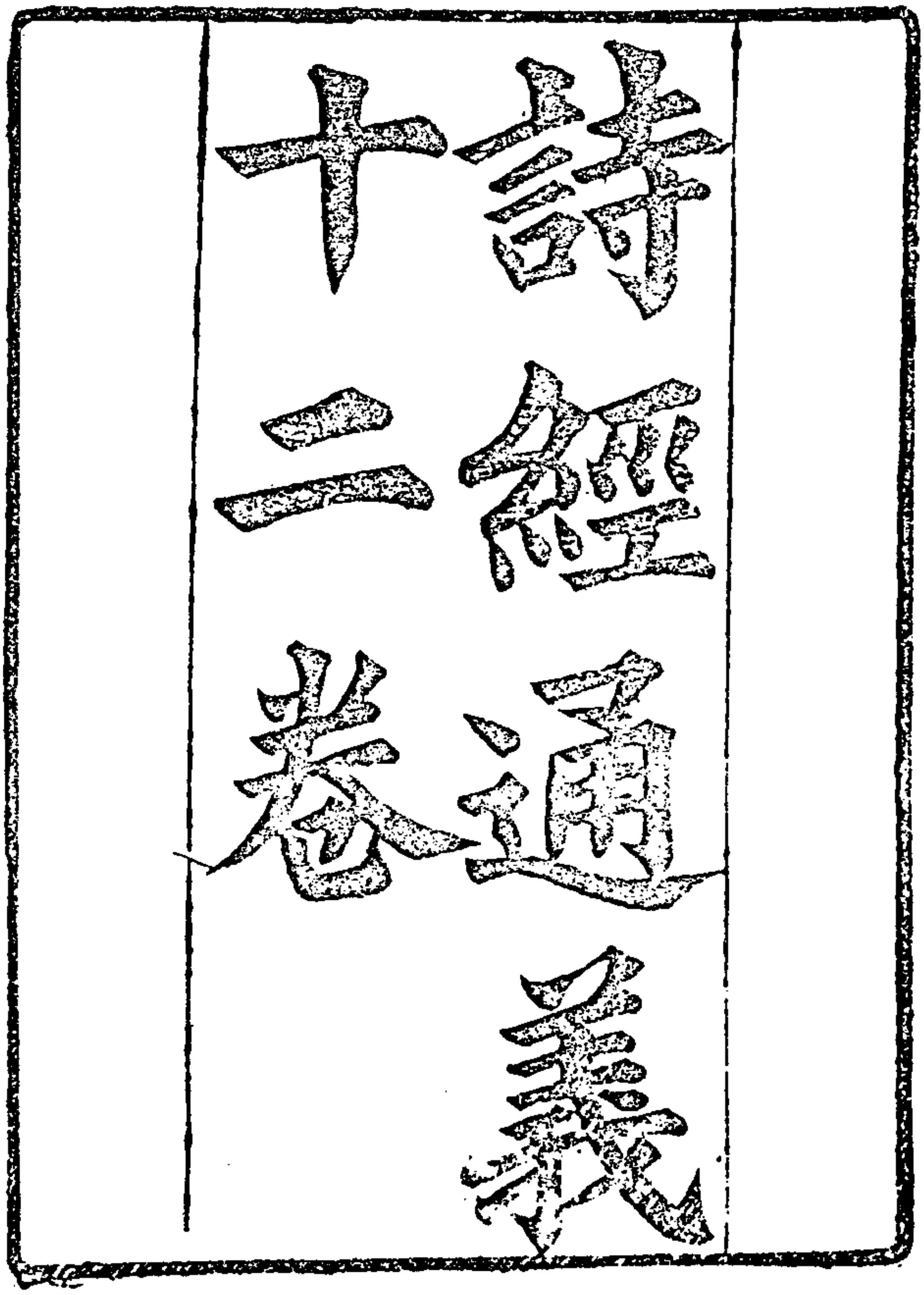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〇七册目錄

文學類

詩總集——詩經

詩經通義十二卷詩譜一卷……清　朱鶴齡輯　芋園　一
治齋讀詩蒙說一卷……清　顧成志著　昭代　一二
詩深二十六卷首二卷……清　許伯政著　芋園　一三
詩誦五卷……清　陳僅撰　明倫　五五　七一　三三
誦詩小識三卷……清　趙容撰　南雲　五七　三
詩經小學四卷……清　段玉裁著　拜經　六〇　五
詩序議四卷……清　呂調陽撰　觀象廬　六五　七



尚瑗之受教我愚菴朱先生正先生辭謏通義之日其時年未弱冠殫精制舉業未暇問歐呂諸家言迨先生作埤傳以尚書爲瑗取應習業時時舉示之繼從事讀左日鈔遂得參討論矣顧予自八齡讀詩經集傳旦夕掩卷背誦比十五六而心頗嗛之謂鄭衛淫風何乃至是非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指而於毛序鄭箋孔疏及書之孔序易之王注皆嘗瀏覽怪其與朱子本義集傳察氏集傳畛域懸殊而未能決所從違先生著書滿家少

陵義山詩集箋註家弦戶誦既乃厭棄辭章肆力經術埤傳左鈔先後授梓獨通義一書屢經更定又卷帙頗重計貲爲難遂巡審愼而先生業已謝世閱四十餘年友人陸堂有言漢儒之失拘守陳言宋儒之失盡反前說宋儒之所欲反者非僅漢壻也伊川易傳談理至精朱子則推本邵氏數學以求畫之頗資詩傳東萊讀詩記其書皆醇正無疵朱子以其祖述小序多所不滿鄭衛淫奔之說獨採漁仲明復古廢三傳語錄臚列參互衷之至當間附己意以相發明崑山顧亭林先生夙與同志遠道寄書往復質證同邑陳啟源於宋明雜說而十三經之名號可無庸矣夫漢代經儒掇拾殘缺於秦燼之後疵纇荒繆固所不免必盡舉而撤之雖神解淵悟豈真能舍此山巖屋壁之所得別有不傳之秘與尼山鄒嶧夢授而牆見者程子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朱子論詩盡撤大小序鄱陽馬氏駁議平允洞暢先生通義之作所宗主也毛公亦有不能無弊者在於執正變之論而篇次錯糅不復詳求槩以前後定美刺楚茨至車舝十章與載芟良耜之報蜡鹿鳴嘉魚之燕賓何有差別而以爲刺幽王

之作辭理全悖矣崧高五詩並美宣王何以竄於大雅終篇此古序之誤有目共知也然而去古未遠刺忽刺佗之屬信而有徵而槩指淫奔不得並於清人之在鄭株林之在陳則毛詩左傳雖並獻河間而平帝時立毛詩於學官已爲定著左傳經范升陳元爭訟俟章帝而始定奚以取彼棄此此集傳之過當也通義一書薈萃兩宋元明諸家之言於朱子集傳外又廣求遺說或問語錄臚列參互衷之至當間附己意以相發明崑山顧亭林先生夙與同志遠道寄書往復質證同邑陳啟源

說詩有特識先生愛重之時取其說朱子有言讀先聖之書須高著眼大著肚不容拘泥習套又謂唐人疏義因謌踵陋未能有所發明夫唐疏之無所發明誠然也經朱儒翻駁數百年奉爲蓍蔡由明迄今因襲更甚娜嬛說約高頭細字之書趨時貿利無有高眼大肚上下千百年間者先聖之遺經逾墮于霧霧晦寞亭林愚菴二氏窮經復古起考亭而相對當樂與揚搉以益衷于無弊歲庚子冬暮瑗自豫章院歸徧陳五經傳疏并庋藏所有諸家言臚列其是非同異從先生兩孫借觀通

義藏稿五十年前亟丈點筆情景恍然負牆敬爲之序

越五載乙巳其次孫泰與廣文士玉刻通義書成爰於舊序增益數語表刻此書之因士玉篤嗜經術庶幾能紹其家學者雍正三年季秋朔日受業門人張尙瑗拜書年七十

與本移序從經最爲得體今從之

古序最簡毛鄭訓多不明鄭尤踳駁故爲後儒所排學者善解而參伍之灼淅辨妄朱子辨說皆可不作矣

訓釋字句貫穿義理朱子集傳備矣今海內家傳戶習故此書不重引其文只畧詮詩中大意惟諸儒說有異同者別白之舛謬者針砭之毛鄭之失已經朱子更定者此不詳述

考論時事多援經證史庶幾子輿氏論世知人之旨云

經文下夾注多引毛鄭及正義語而加以折衷朱元以來諸家之說必取其合于古義者

東萊讀詩記極爲宋人所推華谷詩緝其次也此書義例多取裁焉東萊宗小序其說思無邪說正雅鄭衛說南陔六詩與朱子時相掊擊今備載之以竢論定書記名物度數山川地理禽獸草木其類不可不考此書根據注疏辨證頗詳足補集傳所未及毛鄭與歐蘇呂嚴諸本所分章句各有異同今一以集傳爲正

詩釋文止有音反而不甚詳陸氏所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者也朱子始取吳才老韻叶詩然不盡依用萬歷

間陳季立氏謂古字本有古音與後代不同不必改叶吾友顧寧人氏引申其說又謂沈約四聲不當以律古人之詩二家援證精博可信從無疑矣但細覈集傳所叶之音與二家考正者無甚相遠而四聲不用則平上去入通爲一音入聲轉韻初學多不曉故今仍用集傳所叶叶下之音余友楊旭所補但易爲讀某反某切而平上去入槩不分注庶幾三百篇之文讀之諧協復無以今音律古詩之失集傳中有不當叶不必叶者今悉去之

王文

周南召南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樛木螽斯桃夭兔罝 芣苢麟趾並周國詩○漢廣汝墳並南國詩

召南鵲巢采蘩草蟲 采蘋行露羔羊殷其雷標梅小星江有汜 野有死麕騶虞並南國詩○甘棠武王以後詩○何彼襛矣未詳時次

王武　王成

周頌七月鴟鴞東山武王時周公初封

破斧伐柯九罭狼跋並成王初年詩

正小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常棣伐木天保采薇出車杕杜南陔六詩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蓼蕭湛露彤弓菁菁莪並武王以後成王世詩

正大雅文王大明緜棫樸旱麓思齊皇矣靈臺下武文王有聲生民行葦既醉鳧鷖假樂篤公劉泂酌卷阿並成王世詩

王夷

鄭譜云當夷王時變風始作

邶柏舟頃公世詩當夷王時

雞鳴遵著東方之日東方未明並哀公世詩當夷王時

須時邁成王世詩○清廟維天之命維清烈文天作昊天有成命我將執競思文臣工噫嘻振鷺豐年有賚潛雝載見有客武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載芟良耜絲衣酌桓賚般並成王世詩

厲王宣王

變大雅民勞板蕩桑柔並厲王世詩○抑疑幽平間詩序以爲刺厲王孔氏云追刺

變小雅六月采芑車攻吉日鴻雁庭燎沔水鶴鳴祈父白駒黃鳥我行其野斯干無羊並宣王世詩

變大雅雲漢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並宣王世詩

邶柏舟武公世詩當宣王時

柏舟武公友初封

幽王

變小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巷伯何人斯谷風蓼莪大

淇澳武公世詩當幽平間

王桓　王平

東四月北山無將大車小明鼓鐘青蠅賓之初筵角弓苑柳都人士采綠白華緜蠻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並幽王世詩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頍弁車舝魚藻采菽泰苗隰桑瓠葉朱子謂皆正雅疑錯簡序皆以爲刺幽王　小旻小宛瞻仰召旻並幽王世詩

王風黍離君子于役君子陽陽揚之水中谷有蓷並平王世詩

兔爰葛藟采葛大車並桓王世詩

緇衣日月終風碩人君子陽陽考槃並莊王時　緇衣武公世詩叔于田叔于狩太叔于田並莊公世詩當平王時

擊鼓凱風有女同車並桓公世山有扶蘇詩雄雉匏有苦葉谷風式微旄丘簡兮泉水雨無正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谷風蓼莪大東四月北山無將大車小明鼓鐘青蠅賓之初筵角弓苑柳都人士采綠白華緜蠻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並幽王世詩

王定　王襄　王惠　王僖　王莊

丘中有麻莊王世詩

魯頌駉有駜泮水閟宮並僖公孫文公初王時詩當惠襄年間

河廣惠公清人文公世詩當惠王時

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並當莊王時

水北風靜之水並昭女新臺二公以後詩子乘舟泯竹竿伯兮有狐並宣公世詩當桓王時　牆有茨君子偕老桑中鶉之奔芄蘭並惠公世詩當莊王時

定之方中蝃蝀相鼠干旄載馳並文公世詩當襄王時

南山甫田盧令敝笱載驅猗嗟並襄公世詩當莊王時

王成　王武　王文

初封未詳

成王時叔虞初封

武王時胡公初封

武王時振鐸初封

魏 唐 秦 陳 檜 曹

王幽　王宣　王厲　王夷

蟋蟀僖公世詩當共和時

秦仲爲大夫車鄰之池東門之楊並僖公世詩當宣王時

宛丘東門之枌並幽公世詩當厲王時

羔裘素冠蓺楚匪風未詳何時作嚴氏云夷王時詩

平王　桓王

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之水椒聊蒹葭終南陟岵十畝綢繆杕杜並襄公世之間伐檀羔裘並昭王時碩鼠未詳公世詩當平王何時作嚴平王時氏云當平桓間

鴇羽昭公以後詩當桓王時

墓門桓公以後詩當桓王時

莊王　僖王　惠王　襄王　定王

無衣杕杜並武公世詩當僖王

防有鵲巢月出並宣公世詩當僖惠間

時

葛生采苓並獻公世詩當惠王時

渭陽穆公世詩黃鳥晨風無衣權輿並康公世詩當襄王時

株林澤陂並靈公世詩當定王時

蜉蝣昭公世詩當惠王時

侯人鳴鳩下泉並共公世詩當襄王時

商頌那祀成湯
烈祖祀中宗
長發大禘
玄鳥殷武祀高宗

鄭氏詩譜不可廢歐陽公已言之矣朱子一切不用恐非子與論世之旨但今本注疏大全所列者十五國及雅頌俱各分時代先後與歐陽公所云國譜旁行者不合蓋非鄭譜之舊也今倣史記年表體合爲一圖庶令學者便于觀覽云

國風　松陵　朱鶴齡　輯

周南

關雎

按儀禮關雎爲鄉樂燕樂又爲房中之樂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葢后夫人所諷誦以事其君子則周公制作時已有此詩故程子以爲周公作朱子却云宮中之人喜得太姒之君子則周公制作時已有此詩故程子以爲周公作朱子却云宮中之人喜得太姒未至文王不應先

畜媵妾誰與採其寤寐間事而形容之或以爲王季宮人尤無關預然此只詩人咏太姒之德如是耳豈必求撰人爲誰耶以淑女爲嬪御之賢后妃思得之助供荇菜承宗廟者毛鄭說也以淑女爲后妃下二章左右爲求之非一方者朱子說也朱子實祖匡衡衛治齊詩者也從朱子說則哀樂皆屬文王今據小序以后妃之德言之仍從古注爲是楚樊共姬求美人而進於莊王曰妾所進九人今賢於妾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豈不欲擅愛專寵哉不敢以私廢公也樊姬猶求美人卽太姒可知已求其人而未得無以共內職故有寤寐轉側之憂求其人而旣得有以共內職故有琴瑟鐘鼓之樂此其性情之正非幽閉貞專者不能序所云后妃之德實風化天下之樞機也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下二章之意已明哀窈窕以下語近繁雜嚴華谷疑漢時經師所傳益或然耳朱子亦云序所謂哀樂淫傷都非本旨鄭氏曰關雎之聲和平中度故愷樂而不流于淫蕩淒切而不至于悲傷也按漁仲說樂淫哀傷皆主樂之音節言之以解詩則不合　朱子曰其詩雖若專美太姒而實以深見

文王之德曾南豐云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爲之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實本于躬行之化故內則有關雎后妃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

臺C菜 册 1014版

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此說得之

葛覃

按朱子辨說謂此詩之序皆是惟云在父母家未安不知序明言化天下以婦道所云在父母家者因末有歸寧父母特推其本而論之孔氏云后妃貞專節儉在家本有此性出嫁修而不改得其旨矣

卷耳

朱子辨說詩序首句得之餘皆鑿說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而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昵非后妃之辭也

所得施于使臣者且首章之我獨爲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爲使臣首尾不相承應非文字之體也　愚按我字異解出鄭箋支離毛氏無之序云后妃之志最有味夫求賢才勞行役雖文王之事孰非后妃之輔治于內而志在相成者乎此出賦詩者言外歸美之意觀兔罝芣苢之序皆然不必定以出自后妃之口而後爲其志也諸我字皆當屬文王言之嗟我懷人之我文王自我也我使臣也是文王之親昵使臣非后妃親之昵之也文王親昵使臣故可以我使臣后妃親昵文王故可以我文王由此言之卽以爲出自后妃之口亦豈不可通乎朱子于采采二句改興爲賦又以婦人不當與外事故解作后妃懷文王而託言登山酌酒然詩人特詠其志如此耳豈與外事哉王平仲云此詩惟嗟我懷人乃后妃自我二章以下諸我皆使臣自我也我姑酌彼金罍我姑酌彼兕觥我想像其于道路間酌酒自勞之語馬病僕亦病正見使臣之賢勞君子所當深念也此說亦通

呂氏曰酒醴婦人之職臣下勤勞君必有以勞之卷耳可爲麯蘗故因采卷耳而興感念及酒醴之用以勞賢者不當使之遠行從役首章所以言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周行周道也大東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行亦道也

楊愼曰原詩人之意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作也陟岡者文王陟之玄黃文王之馬痛者文王之僕金罍兕觥冀文王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宮闈而思在遠道若唐人詩所謂計程今日到梁州也

螽斯

按此序言若螽斯句斷下乃推言子孫衆多者由后

如不妬忌故也鄭康成誤讀以螽斯不妬忌爲句夫螽斯微蟲何以知其不妬忌乎歐陽永叔譏序文顛倒蓋亦誤讀之耳

愚意從毛解則螽斯當以興言振振與下振振公子同緇緇多而有軌範也蟄蟄多而不乖離也太姒之能教子于此見之集傳主比說故止言衆多而已

桃夭

三章興中各兼比詠其華喻美色也詠其實喻宜男能教子于此見之集傳主比說故止言衆多而已

繆木螽斯皆詩人詠歌之辭未必衆妾所作

兎罝

也詠其葉喻姪姊之盛也

歐陽義補兎之人布網罟于道路林木之下肅肅然嚴整以興周南之君列其武夫爲國守禦赳赳然勇力外可以扞城其民內可以爲好匹爲腹心見周南之君得賢衆多如此說者泥序語遂謂兎罝野人莫不有才德可用此又近誣愚按此說有理如集傳解則首二句是賦體非興矣赳赳亦不在豕柞時言之表文德之廣被乎江漢也辨說詆其謬過矣辨說又詆前諸序不及文王不知歸美后妃文王之德自見此篇則遠及江漢下篇又遠及汝墳故皆不主后妃

茅苕

兎罝咏功故曰化茅苕咏俗故曰美茅苕治產難序故以樂有子言之　楊氏曰后妃無嫉妒之心則和平矣惟其和平故天下化而和平婦人以有子爲樂矣茅苕和平之詩也天下和平非形容所能盡故每章言采采而已無他辭也

漢廣

王志長曰舊說以漢廣四語形容遊女之不可求窺以爲未盡也商季淫風大行及關雎化洽頓令漢濱遊女靚面有貞閑難犯之色風人乃見王者過化存神眞有若漢廣之不可泳江永之不可方者所以反覆長歌低回不置也毛公于四語前後皆不下一字注腳而古序獨曰漢廣德廣所及也其旨深矣　古人詩多摘取詩中語爲目此云德廣者假漢之廣以表文德之廣被乎江漢也辨說詆其謬過矣辨說又詆前諸序不及文王之德自見此篇則遠及江漢下篇又遠及汝墳故皆不主后妃

而主文王也

汝墳

按列女傳云大夫妻恐其懈于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强之無遺父母憂此解與序所云勉之以正甚合

麟之趾

程子疑衰世以下語爲序之誤誠然鄭氏云衰世謂當紂之時差妥朱子辨說云之時二字可刪

召南

鵲巢

楊氏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以關雎爲文王之妃則鵲巢夫人亦必有主名若謂皆文王之詩則文王繼世之君非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文王一人之身而有聖賢之異無是道也然則二南之詩周公之以風天下無可疑者　夫人以靜專均壹陸佃曰均是妒道壹是妻道　作配國君無成有終之義也故曰鵲巢夫人之德

首章親迎之禮男先女也次章同歸之禮女從男也夫家以百兩迓女家以百兩將昏禮于是乎成矣故

總曰百兩成之

采蘩

黃氏曰國君夫人采蘩有常處奉祀有常禮將祭則僮僮而敬將歸則祁祁而舒此豈勉强所能致乎序曰不失職亦以夫人之德言之

此夫人祭祀之詩或疑夫人祭祀不應服被故朱傳引或說以爲親蠶之詩然文王時尚未有周禮何得據此疑之仍從序說爲正名物疏云夫人被服正在祭前視事之時及祭畢之後也若正祭自然服副不服被矣此說有理

草蟲

王氏曰夫婦之際或至於敝而不終無禮以自防也序止云大夫妻以禮自防毛鄭以初嫁在塗言之蓋未見良人私懷憂懼故不以新婚爲樂而以失禮爲憂其說正矣永叔云婦人見時物之變新思念其君子亦通朱傳祖之　首篇君夫人初嫁也次采蘋大夫妻之職此篇大夫妻初嫁也次采蘋而又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恐未可信當以詩次爲據

首章草蟲阜螽蓋在夏秋之交張衡謂大火流草蟲鳴是也而下二章之蕨薇又是二三月間采蓋詩人之意重在比興于物候有不拘

采蘋

王氏曰自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所謂能循法度也　按朱傳解此詩與序正合鄭箋止因詩末季女二字曲引儀禮先嫁三月教成之祭說遂支離（儀禮婦人先嫁三月教之以蘋藻之教成祭之牲用魚芼

甘棠

史記召公甚得民和巡行鄉邑有棠樹決政事其下召公卒人思召公懷棠樹不忍伐作甘棠之詩　按召公當文王時未爲伯史記周召分陝在成王初年此武王以後詩也因詩繫召公故錄之在召南耳

行露

韓詩外傳召南申人之女許嫁于鄧夫家禮未備而欲迎之女必死不往作詩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劉向列女傳同

首章言貞女畏禮如行人之畏露下二章其對訟之辭也皆詩人詠貞女如此集傳則云貞女自述己志章後卿曰行露雖述召公事與甘棠異時蓋作于文王與紂之時也若召公爲伯文王化行久矣安得有强暴之俗

殷其雷

黃氏曰文王時召公尚未分陝曰召南之大夫皆後世作序者之辭　郝敬曰此詩猶周南之有汝墳大夫有此妻是鵲巢之化行而大夫刑于

可知也　辨說謂詩無勸以義之意故集傳止作思念其夫呂記云再言歸哉正勸以義也遠行從役不辱君命然後可以言歸又引朱氏曰閔之深而無怨辭所謂勸以義也蓋朱子本從序說晚乃更之

摽有梅

此詩女之求男太爲汲汲朱子周旋其說故云女子懼嫁不及時有强暴之辱永叔云梅實有七至于落盡不過一月之間詩人引此以興物之盛時不可久言召南之人顧其女方盛年懼過時而至于衰落乃

期于庶士以相婚姻也此說甚好復不悖序不知朱子何以不采黃東發主此說　范氏曰詩序以關雎言后妃之德而至于男女及時美其盛故喻以天桃欲其早故喻以標梅東山言嫁娶之候亦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聖人親草木蟲魚之變意未嘗不在民也　愚按毛傳葛覃卷耳草蟲行露標梅俱云興也興中各兼比意朱子俱改作賦生趣索然舉此以例其餘

小星

衆妾進御何以言肅肅宵征夙夜在公按鄭氏云羣妃夫人九嬪各率其屬以時御序于王所又女御掌御序于妃進見十五日而周望前先卑後尊望後反之每月王之燕寢非在公而何程大昌章如愚未考故別爲異說

江有汜

王志長曰嫡而能悔賢于不悔者遠矣此詩不美嫡專美媵何也嫡以惠下爲常媵以備數爲職遇勞不怨故足嘉也　按鄭箋使己獨留不行謂不同宮中進御之行卽序所云不以備數也朱子作媵待年于

國嫡不與偕行夫待年于國豈嫡之過而後乃以爲悔乎

野有死麕

麕鹿死在野外林中必用茅草包束之以喻强暴之徒不可使之迫近也吉士誘之言吉士成婚必有媒妁誘道之禮也有女如玉言如玉之身不可以非禮干也舒而脫脫正責之以嘉禮來非教之緩來也至末二語則拒之益嚴所謂惡無禮者如此然此乃風人咏其事而代爲女子之辭如後世陶嬰詩廬江小

吏妻秋胡詩皆詞人所作耳何必云女子自作何彼襛矣

下嫁召南之國能執婦道也其肅雝之德皆本于文王太姒之化故以其詩列于召南而爲文王之風甘棠之詩亦作于武王之世而爲文王之風皆推本言之也

肅雝者王姬之車不敢指切之也二章言族類之貴則先女後男尊王也末章言昏姻之合則先男後女從夫也

王姬毛以爲武王女文王孫說者謂稱平王者猶大詁稱武王爲寧王商頌稱湯爲武王契爲玄王也按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詳舉世系與詩書所稱寧王武王玄王不類正義引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爲媵何得適齊侯之子（王姬豈有爲媵者此說最謬）朱子疑是武王以後之詩又引或說平王郎平王宜臼齊侯鄭漁仲主此說考春秋魯莊十一年書王姬歸于齊左傳冬齊侯來逆共姬共姬者桓公夫人也（春秋書王姬歸于齊者二一襄公一桓公也安成劉氏謂此詩所咏是桓公胡氏春秋傳引此亦作桓公事在莊王十四年莊王乃平王曾孫共姬未詳何王女齊侯之子則僖公子桓公小白也然此乃東遷以後詩不應入正風顧炎武曰何彼襛矣之存于南猶文侯之命之存于書也不欲殊洛邑于西周絕平桓于文武也山堂考索載林氏說以爲桓王女平王孫是已但曰刺詩則于義未允陳啟源曰平王郎平王宜臼猶可通齊侯之子則必非襄桓二公也又按平王崩于魯隱三年太子泄父早卒立其子是爲桓王此王姬乃泄父之女桓王之妹耳而春秋所書王姬之歸于襄在魯莊元年去平王崩已二十八年太子之死又在其前則王姬之年當三十餘矣其歸齊桓者在魯莊十一年則王姬當四十餘矣王室之女何過時不嫁若此耶況經云齊侯必指見爲諸侯者襄桓娶王姬皆在嗣侯之日今舍其身之貴而追稱其父僖公亦無是理愚謂姬姜世昏此平王之孫當下嫁齊侯之世子蓋在春秋以前而其事無考矣集傳以齊侯卽襄公諸兒是誤認桓公爲襄公子林氏以王姬爲桓王女平王孫又誤

認桓王爲平王子皆失考

騶虞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傳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疏合言其仁心如是故以騶虞歎美之愚按蘇傳嚴緝皆同疏辭朱傳引中必叠雙蓋謂一發四矢其中必有雙貫者恐非不忍盡殺之義

楊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本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爲治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

邶

柏舟

郝敬曰朱子改爲婦人不得于夫而作非也忠臣不得於君與賢女不得於夫情相似故忠臣常託賢女自鳴怨而不怒不遇而不忍去序所以目爲仁人也其詞雖似婦人語其實非也　小人在位而嫉不得于君而不去詩之所以作也列女傳謂衛宣公夫人

詩胡氏云此魯詩說也朱子取之改婦人不得于夫而作又極詆序語頃公之時爲鑿空傅會夫序果鑿空傅會則宣公夫人事經史未見庸非鑿空傅會乎朱子於孟子集註仍以衛之仁人立說何獨於此而斥之乎馬端臨云列女傳出劉向向上封事論弘顯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慍也正合毛序之意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

柏舟汎汎中流亞仁人不遇之比我心匪鑒不可以茹茹納也言鑑之于物不擇妍媸皆納其景仁人之心不然善惡不能兼容是以見嫉于人而不遇也（公非說）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威儀嫻習自有常度不可選擇取舍以避禍也如翟方進謂馮參五侯尊貴君侯盛修容貌以盛飾加之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此東萊說）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乃仁人憂國之語若是衆妾豈可以羣小目之國亂君昏則小人衆而君子獨君子憂而小人樂君子之憂憂其國而已憂其國則與小人異趣其為小人所慍宜也故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君子君子既多不少者以著小人之衆也（此王肅公說）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言君道當常明如日月則迭有虧傷耳今衛君任用小人則日如月然是以憂也憂之而不能決去此仁人之厚也（此毛鄭說）

綠兮衣兮綠衣兮綠衣妾衣喻上僭故以二兮字熙平聲掇而丁寧之綠兮絲兮言衣之綠本於絲之綠治絲者非汝乎以自咎

也絺綌以當寒風己之失所亦時實使然以自傷也鏡古平心而終無怨其君子之意詩之所以爲厚也

燕燕

按春秋隱四年書戊申日而不月衛州吁弑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杜預云戊申三月十七日乃一年內事也蓋未幾而君完之讐雪矣此詩作于州吁未殺之先當春夏之交見燕託興宜也州吁之殺也石碏實誘其子厚從州吁如陳而告于陳使殺之時戴嬀大歸必力慫之陳而莊姜此詩或亦有以感動陳

人之心也歟

日月

辨說以詩中寧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謂作子莊公在時譏序說非是今玩逝不古處德音無良等句還以身後言之不必改序

張氏曰綠衣方妾上僭之時故反己自責而已日月之作在州吁弑君之後于是推原禍本以爲不見答于先君之所致亦猶孟子所云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呂記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夫人見薄則冢嗣之位望亦輕莊姜不見答則桓公之位何能有定乎反覆言之蓋推原禍亂之由而非爲已私也俾也可忘謂思莊公思義之薄致嫡庶不定之禍誠使我可忘而我自不忍忘之也末章不欲咎莊公徒傷父母養我不終而已報我不述言莊公所以報我者不必稱述之矣亦不欲咎莊公也　王志長曰此詩胡能有定凡四言之必非無謂按隱三年左傳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不禁石碏諫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杜預云完雖爲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是桓公不爲太子也以戴嬀之塞淵淑慎生子必不若州吁之狂暴況莊姜之教誨有加必克負荷故莊姜屬望莊公之立完甚殷且急胡能有定非指此乎定完本鄭氏之說

終風

郝敬曰終風且暴比賊子飛揚跋扈之態所以爲州吁作也朱子改爲莊姜傷莊公而作非是　王志長曰朱子辨說謂州吁無謔浪笑傲之理故集傳以長曰朱子辨說謂州吁無謔浪笑傲之理故集傳以終風之暴改屬莊公然州吁狂暴且至于弑君而何

有于笑傲其國毋哉按左傳州吁嬖人之子有寵而好兵莊姜惡之或疑莊姜既惡州吁不應有悠悠我思及願言則嚏願言則懷等語是不然惡之者以其有奪嫡之勢思之者不能絕母子之情仍以序說爲正

陳啟源曰說此詩者謂莊姜不忘州吁見侮慢則悼之莫往來則思之至憂而不寐望其思我竊以爲過矣州吁弒君篡國阻兵安忍是衛之賊也衛人不得以爲君莊姜安得以爲子況謔浪笑傲侮慢君母彼

不以母道事莊姜姜顧惓惓以子道畜之哉蓋經文言悼言思言願皆非指州吁也然則何指曰序不云乎莊姜傷己也傷己者傷己之不能正州吁也正之維何曰聲其弒逆之罪告于國人而誅之則甚正然非婦人所能爲故受其侮笑不敢怒也悼之已爾惠然肯來惠順也肯可也見爾雅有順心則可來見鄭箋謔浪笑傲不可來也至于莫往莫來斯亦已矣然國家之禍難其能解于思乎此首二章之意也三四章正言憂悼之情無時可解至寤歎而不寐焉願言則嚏

願言則懷極言其自傷如此然則莊姜所憂悼者宗社之大難也亂賊之橫行也而豈眷眷于州吁哉其篤母子之愛以是爲溫柔敦厚也哉愚按作思念莊公者既不合序作思念州吁者于理未安長發此解善申序旨且于左氏莊姜惡之語甚合

擊鼓

序曰暴亂曰無禮正指州吁簒弒而言辨說譏其淺陋過矣

會氏曰鏜然擊鼓用兵想見州吁好兵喜鬬之狀人所最憚者州吁之所樂國人故以爲怨也爰居爰處以下三章王肅以爲衛人從軍者與其家室訣別之辭蓋一篇之意皆如此歐陽本義亦同

鄒忠胤曰春秋隱四年春衛州吁弒其君完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夫州吁簒國不滿三時而伐鄭之師已再舉阻兵安忍虐用其民宜衛人之怨如此

凱風

凡詩人美刺多代爲其人之言非必其人所作也朱子謂此七子自責之辭以幾諫也亦通

雄雉

序語本顯白毛公所以只解字義鄭箋以上二章爲男曠下二章爲女怨而雄雉乃喻宣公淫亂牽經配序殊覺支離不思序所云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者乃推久役之由久役而婦思其苦卽是男女怨曠豈必章各異詞分配其說耶朱子統作婦人之詩其義始貫蓋本之曾南豐

我之懷矣自貽伊阻歎已之不得從夫而遠去也杜之以久處軍旅之道此東萊說念其夫而呼百爾君子者詩蓋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卽此意也此南豐說末章告一身在外賴同役善處乃得保全

匏有苦葉

按宣公上烝夷姜下納宣姜鄭指夫人爲夷姜者以宣姜本適伋爲公所要詩云雉鳴求其牡明是夷姜孔佩匏渡水朱傳解本國語魯語叔孫穆子曰豹疏叔向曰苦葉不材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于人供渡而已所謂腰舟也此章以渡水之宜喻

男女之有禮二章以徒涉爲犯禮之喻三章方以昏禮正言之末章又以待友同濟喻人必擇偶相從刺公與夷姜犯禮相求非其匹也

谷風

朱子初說云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民化之而谷風作此正序義也後變其說又譏序以爲未見化其上之意夫民風善惡何一不由上致之王者陳詩將以觀政苟無關政化焉取于風

按末章言有洸有潰洸潰爲武怒之狀故首章有不宜有怒語玩既生既育比子于毒此婦人蓋有子而見棄

旄丘

李氏曰其後衛爲狄滅齊桓以管仲之言救之靚衛之德齊爲甚深則知黎之怨衛爲甚切

辨說云序見詩有伯兮二字遂以爲責衛伯誤矣愚按武王封康叔于衛本牧伯故康誥稱孟侯孟侯者五侯之長也非伯而何史記衛世家自頃公以前七世皆名伯此可證矣黎侯以狄難來告正望其修先

世連率之職故序云責衛伯也不應詆其誤　正義以此詩作于衛宣公之時按黎衛壤地相接衛不救黎則禍必及之懿公遂有滎澤之敗懿公宣公孫此詩即難定宣公時然必懿公以前作也左傳晉滅赤狄伯宗罪其奪黎氏地立黎侯而還事在衛穆公六年穆公上去宣公百餘載蓋黎氏世有狄難黎臣勸歸之後黎侯必復國久而又爲狄所逐晉人乃數其罪而立之或據左傳語疑式微旄丘俱爲穆公時詩非也

簡兮

此詩極稱碩人才藝堪爲王臣見衛之不用爲可刺而因有思于西周之盛王西方美人卽序所謂王者蓋言如此碩人安得遇西周盛王而承事之耶東萊云詩歎碩人之賢謂山則有榛隰則有苓惟西周然後有此人物也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見碩人而慨然有懷西周之賢士大夫也彼美人而非今世之人分西方之人分指碩人也嘆美其直西周之人而非今世之人也江左諸人譬言中朝名臣亦此意也說亦通朱子謂賢者

泉水

桑載馳詩許穆公夫人作有驅馬悠悠言至于漕而泉水詩亦有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須漕在楚丘衛求渡河以前本都朝歌不應衛女不得歸寧乃思其地何玄子以爲此亦許穆公夫人詩載公廬漕時作說甚有理但詩序編此于宣公之世不敢易耳

北風

此詩以涼風盛雪病害萬物興衛之時政酷烈病害百姓序所云並爲威虐百姓不親正北風起興之意也辨說云衛以淫亂亡國未聞有威虐者夫亡國之政誰無威虐州吁好兵宣公殺子其威虐可槩見矣何謂之未聞乎　程子曰此詩爲君子見幾而作惟恐去之不速非謂百姓相攜而去也末章詞意益迫切莫赤者非狐乎莫黑者非烏乎以其色而知其物不難辨也衛之威虐如此而猶不去是不辨狐赤而

烏黑也范氏同　此讀詩記詩緝皆取之似可從若如集傳解則烏本孝烏何云不祥

劉瑾曰詩云攜手同車疑此爲仕于衛者所作

靜女

當時男女皆爲淫佚之行故曰刺時衛夫人無德乃推本于上之所化非謂此詩爲刺衛夫人也毛鄭誤以靜女作貞靜之女又引古女史彤管記過之法遂至全解俱謬橫渠衍說遷就愈曲愈離此靜女只深閨幽靜之女曹氏以爲對遊女而言是也朱傳作男女期會之詩此解不易與序說復不相屏華谷亦從之但以彤管爲女贈男歸荑爲男贈女與朱小異耳

鄘

柏舟

呂記史記共伯餘釐音僖侯世子釐侯已葬武公襲攻共伯共伯入釐侯淡音延蔡音延道自殺　按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警于國計其初卽位其齒蓋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而自立則共伯

見弒之時其齒又加長于武公安得謂之早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旣小殮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旣已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髦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事武公未嘗有弒君之惡也史記索隱曰詩著衛世子共伯早卒不云弒殺太史公作世家時說而爲之耳按太史公蓋采雜毛詩左傳俱未行是以其誤若此　郝敬曰此共姜未嫁而自誓之詩古者幼學稱髦士猶今垂髫兩髦卯也分髮作兩髻曰卯齊風甫田總角卯今是也共伯以總角亡故序云早死共姜在室父母欲以別嫁

亦人情也未嫁誓死尤人所難故鄘風首錄之

牆有茨

范氏曰掃之則傷牆道之則傷君必不得已而道之則不可復詳必不得已而詳之則不可復讀詩人之意本不欲道疾之而不能不道旣道而復以爲恥又悔而相戒也

君子偕老

此本刺詩但盛稱其服飾容貌與猗嗟詩意同

桑中

李氏曰姜弋庸皆著姓也衛陳多淫泆之事蓋有由矣惟其公族既化則下化之矣　方回曰朱文公呂成公于思無邪各爲一說成公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當以無邪之思讀之文公則辨之云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文公謂桑中溱洧卽鄭聲衛樂二雅乃雅也成公則謂桑中溱洧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已放之矣王魯齋柏著可言集雖引成公說十三條而桑中詩後一條不錄無乃疑文公之說謂今之三百五篇非盡夫子之三百

詩經通義卷二　三

五篇乎秦法嚴密詩豈獨全意刪去之詩容有存于里巷浮薄之口漢儒病其亡逸取之以足數（近時王陽明主此說）小序又文以他辭而後儒不敢議欲削去淫詩三十有一以合聖人放淫大訓此說余未敢從竊謂桑中溱洧非淫奔者有其事旁觀之人作此以譏刺醜惡若今鄙俚如賺如令形容狹邪之語無所不至豈彼人自爲之乎文公以淫奔之詩出于淫奔者之口故不惟不信小序并大序止于禮義語亦致疑焉謂桑中溱洧等篇未嘗止于禮義也余以爲采詩觀風詩亦史也鄭衛之淫風盛矣其國豈無人焉察見其人情狀從而詠歌之其所以詠歌之蓋將以揚其惡雖近乎戲狎而實足以爲戒也文公謂淫奔者自爲是詩則其人已至不肖大無恥矣聖人何錄焉

淫人妻妾惟恐人知詩人表暴其事指斥女子及期會送迎之地雖幽遠而踪跡不可掩是卽所謂刺也大抵此等詩出自詩人之口便足懲戒朱子駁序并駁東萊且云夫子之于鄭衛絕其聲于樂以爲法而非亂臣賊子之事也此說亦有理但詩與春秋不同春秋所書無廢　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誕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朱子云桑間卽此篇故小序亦用記語按鄭箋謂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于此水出也是桑間濮上本有定所考史記桑間濮上乃紂使師延所作淫聲後師涓從衛靈公游爲公寫之于濮水上師曠以爲此亡國之音　郡縣志云桑間在濮陽城外廣陽里此詩

恐槩言桑林之中耳衛在古兗州桑土之野河淇之間何地無桑況記以桑間濮上與鄭衛別言似不在三百五篇之內陳啟源曰小序所云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語偶與樂記同耳非謂桑中即桑間也記以鄭衛爲亂世之音桑濮爲亡國之音而一則怨以怒一則哀以思則樂音亦不相同安可合之爲一周禮大司樂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注謂淫聲爲鄭衛凶聲爲桑間濮上明有分別東萊謂桑中非即桑間三百篇皆入雅而桑間濮上則俗樂也戰國之際魏文侯與子夏言古樂新樂齊宣王與孟子言古樂今樂蓋皆別而言之雖今之世太常教坊各有司局初不相亂況上而春秋之世寧有編

鄭衛樂曲于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湊洧諸篇其辭雖近于諷一勸百然猶知止于禮義仲尼編之于經所以謹世變之始也論語論爲邦于鄭聲亟欲放之豈有刪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藝乎其說不爲無本朱子則深非之辨擊數千言不少休今按左傳季札請觀周樂爲之歌邶鄘衛爲之歌鄭則鄭衛之詩固可弦可誦矣六卿餞韓宣子於郊賦詩不出鄭志則燕樂亦嘗用之矣夫國風固有不可入雅樂者如鷄奔狐綏桑中洧外等篇夫子只存之于詩以稽時俗而備監戒伯有賦鷄奔宣子知其爲鄭則他可知已蓋凡樂皆詩而詩不皆可樂太史公謂三百五篇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此誠不可信必如朱子說則里巷狹邪之所用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亦何取異國狹邪之詩陳之于磬夏濩武之間哉

鶉之奔奔

楊氏曰此詩列定之方中之前著衛爲狄滅之因也

定之方中

首章言建國之事次章方言相土度地之初屬文之

勢然也既度其可然後卜以決之人謀臧則龜筮從矣卜洛亦然末章則叙其勤勞以致殷富說于桑田文公能重農務本以蕃育其人也非直人也其秉心塞實而淵深騋牝亦至三千之盛如此解于上下文方協此華谷說

劉瑾曰春秋紀事用周正定星中時乃周之十二月衛懿公九年狄滅衛戴公立而卒文公繼立以次年爲元年至文公二年歲首之月齊桓始城楚丘則詩所指定之方中其在文公元年之終楚丘未城之先

歟然詩言終焉允臧驟牝三千則是作于文公之季年追言其始遷時事耳

蝃蝀

程子曰虹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于陽也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今世俗不以手指者因詩之言在西者陽方之氣來交于陰也陽感陰則陽唱而陰從此理之順故崇朝其雨范氏嚴氏皆同此說與朱子集傳異或曰朱子虹見雨止之說于物理未然俗謂虹能截雨此暮虹在東者也馮復京曰按鄭箋朝升氣于西方終其

旨所以諷也

陳氏曰泉水竹竿載馳皆衛女思歸也泉水竹竿作于無事之時故其辭緩以婉載馳賦于宗國已亡之日故其辭切以怨

衛

淇奧

前二章言瑟僴赫喧張之時也末章言寬綽戲謔弛之時也謹密而又寬廣莊嚴而又和易所以爲德之盛也陳君舉云肅肅不廢雝雝僮僮不廢和和有所拘者必有所從也

考槃

辨說詩文未有見棄于君之意則亦不得爲刺莊公

載馳

益篤則賢者益至序所謂臣子多好善也

矣序蓋失之而未害于義也至于鄭氏遂有誓不忘君之惡誓不過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之說則害義殆有甚焉馬鄭氏之失蓋生于序文之誤　愚按孔叢子子曰吾于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于世朱子本此爲說解弗諼弗過弗告甚明　黃震曰弗諼程子以爲通朱傳弗忘不忘君但弗過弗告難此樂也得之但駁序以爲非刺則不然賢者隱處澗谷至于獨寤獨寐獨宿則時君不能用賢之過亦可知已

碩人

詩本閔莊姜不見答卻無一語道及但舉其族類之貴容貌之美來嫁時禮儀之備媵送之多就人情所易見稱述之而莊姜之賢與莊公之狂惑俱見之言外意婉詞厚所爲善于諷刺也

氓

沈守正曰詩雖作于悔恨然悔所託之非人不悔始奔之不正此所謂淫人之悔也　此婦始合後奔終于見棄詩人述其事如此詩曰三歲食貧曰三歲爲婦曰總角之宴則此婦來奔未久不應容色遽爾凋

芄蘭

鄭云惠公以幼童卽位倭左傳惠公之卽位也少杜

預云時方十五六蓋宣公以隱四年立假令五年卽
娶齊女至桓十二年見經凡十九年而朔卽惠公尚有
兄壽則是宣公卽位三四年始生惠公故知爲十五
六也序以此詩屬惠公不爲無據朱子謂不可考當
闕亦疑序太過耳

尚書注云國君十二以上冠佩爲成人左傳國君十四而冠惠公卽位之年非童子也然驕蹇自尊德不稱服則猶是童子而已惠公以讒搆取國爲左右二公子所惡逐之奔齊春秋書衛侯朔出奔齊不言二公子逐罪

之也是詩也其卽二公子之徒爲之歟

何楷曰通篇皆比體是借童子蹴等之狀爲刺

河廣

此詩慈母念子不爲不切而義不可往之意終不自言詩之婉而不盡類如此

伯兮

焉得諼草 爾雅諼忘也詩本言忘憂之草毛傳云諼草令人忘憂朱子又誤連合歡辨詳考異

王志長曰按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王爲中軍衛人屬焉詩云爲王前驅則衛可免於罪故序不云刺宣公而曰刺時也 李氏曰古者師出不逾時所以重民力也春秋用兵多矣未有書師還者獨于莊公八年書之以見逾時而不返也然采薇之役踰年方歸東山之師三年始至詩人乃美之者蓋用之得其道則民無怨懟之心不得其道則逾時之久而人怨矣

從王伐鄭事在衛宣公十三年三國之從王正也而序以爲刺者刺其過時非刺宣公也疏過時者謂三月一時穀梁傳伐不踰時鄭在衛之西南而詩言東者時三國從王必會兵東都乃行也上云爲王前驅下云自伯之東明是從王爲前驅東行伐鄭非謂鄭在衛東也孔仲達解此詩最當朱子終以鄭在衛西疑之又云無明文可考然則春秋非明文耶若但是衛國用兵何以有爲王前驅之語

木瓜

蘇傳言微物必當厚報況桓公之德如此其大則報之者當如何 序說極有據可從毛傳引孔子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此出孔叢子朱子遂云疑亦

男女贈答之詩夫贈答是矣必曰男女何居劉瑾又據集傳以駁序云桓公之德豈可僅比于草木衛人之報何乃自擬于重寶如此說詩真固陋矣

詩經通義卷之二終

巴陵方功惠校刊

黍離　王

劉瑾曰小弁踧踧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怒焉如擣正此詩之意然則黍離之感不待大夫行役之時而已兆于褒姒毋子僭亂之日大夫之忽有所歸矣穆言苗言穗言實劉元城所謂往來非一見也或以彼黍只云離離乃變文叶韻不知離離垂也自秀至實皆可言之桃夭因葉以及花因花以及實所

見非一女也此詩因穉之苗以及穗因穗以及實所過非一時也楊用修謂一日所賦譏元城說爲固殆不然

君子于役

依序說則君子是稱其僚友朱傳作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

謝氏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勞還卒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曾幾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蓋

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體羣臣也本於推己及物之恕而發于序情閔勞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于不知其期仁恕之意泯然矣先王之治何由可復見乎

君子陽陽

蘇傳君子以賤爲樂則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爲閔周也

輔氏曰古之樂官非甚賤實掌教事如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周禮大司樂掌教國子可見故賢者多隱于

樂官如簡兮詩之類至春秋時如魯太師諸人猶知踰河蹈海以去亂

此詩之序最當鄭箋亦有發明朱子初解本從序說後改爲婦人美其夫又謂卽前篇君子之婦則鑿矣

揚之水

朱子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以供貢賦衛王室而已平王微弱威令不行于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使畿甸之民遠爲戍守

故周人以非其職而怨之也又況幽王之禍申侯實爲之此平王不共戴天之讐也乃不能討而反成焉愛母忘父其悖理亦甚矣民之怨也豈不以此歟此據呂記所引與集傳不同

揚之水不流束薪喻王室政衰不能召發諸侯而獨使我周人遠戍不得代也此程子說申爲平王母家甫許皆母族也鄭語史伯謂桓公曰申繒西戎方強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強其讎愛太子必可知也竹書紀年云幽王十一年爲犬戎所弒申侯魯侯許男

鄭子立故太子宜臼于申然則平王戍此三國蓋皆以助己而德之耳孔氏謂甫許皆姜姓故併言之實不成此二國不然

中谷有蓷

按本草莞蔚子益母草一名莞蔚生海濱池澤其性宜濕必陰潤而後能生故暵則乾矣以興夫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年則至相棄也此程子說暵其修矣言修長者亦爲所暵也暵其濕矣言雖生于濕者亦不免也此頻濱說三章次第如此毛傳陸草傷水鄭箋始濕中修終乾之

兎爰

此詩必作于繻葛之後不然何其詞之深悲極怨如此乎蘇傳引或云羅所以取兎也兎之狡則脫矣而雉之介則罹之天下之禍首亂者則逝矣而爲之繼者則受之非其所爲而身受其禍是以寐而不欲動也此說雖不合序却有理

葛藟

王志長曰平王勞民成申因有揚之水之刺其于母族過厚矣惟宜薄者厚則宜厚者薄親疎倒置故王刺之　葛藟枝蔓連屬有宗族之義焉夫葛藟必生山谷丘野之間緜延草木條枚之上今生于水厓則非其地以興宗族之失其所依也此東萊說下乃言王今棄九族遠兄弟而謂他人父彼非王族亦安肯顧王哉朱子解作流民適異鄉呼他人爲父母與意殊不關切

采葛

郝敬曰讒口傷人多乘間而入趙高蠱二世人不得

見而後鹿馬之計行霍光出沐而後上官桀之譖入
故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詩人憂一日不見其慮深
矣朱子改爲淫奔之詩失之千里　唐風采苓之詩
亦以比聽讒則古說爲得情東發云晦菴新說仍從古注
大車
王氏曰序所謂周大夫者卿也故服毳冕周禮司服
所謂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者諸侯之卿大夫也
聞車聲而恐睹毳衣而懼見古大夫能聽男女之
訟也末章言古大夫能使男女有禮其生死信誓之

言皎然如此而今之大夫則聽訟之未能是以爲刺
也刺之之意全在言外朱子謂周衰大夫能以刑政
治其私邑淫奔者畏而歌之則直以爲當時之事矣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古男女守禮之正卽葛生百
歲之後歸于其居意若如朱傳解生旣不得相奔以
同室矣死又安得合葬以同穴耶
丘中有麻
序云思賢不指賢爲何人毛氏則云留大夫氏子嗟
字也又云子國子嗟父歐陽氏云子嗟子國從無證
據下章之子復是何人若泛言留氏皆賢而皆被棄
則尤不可信此蓋賢人退處丘壑藝植爲生國人歎
其身留于彼而不見用故庶幾其來耳愚按留作騭
留之留朱子本之義亦無害然考留本古邑名後人
以爲姓名物疏云說文有鎦而無劉疑留卽劉也此
詩所詠當爲周地今河南緱氏縣有劉聚周
大夫劉康公劉夏劉摯劉狄皆食采于此非鼓城之劉也當時必實有所謂留子
者隱居丘中之地若夫子嗟之爲字歟子國之爲子
嗟父之子之卽前二人歟則固無從而考矣朱子必
坐以淫奔是何留氏之子人盡夫也地理志云周人

之俗纖嗇而治生黍離以下大抵殆蹙憂傷之辭其
風決非鄭衛之比
鄭
緇衣
按諸侯入爲天子卿士皆受館受粻序所謂國人
宜之卽周人耳平王東遷武公有迎立之功周人德
之深故其情見乎辭如此
將仲子
蘇傳莊公必欲致叔于死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未

至于死是以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
序乃云小不忍以致大亂夫莊公豈不忍者哉
按却段之難制國人知之矣祭仲之諫莊公國人亦
知之矣特骨肉間事難以顯言故託爲公之拒仲以
婉諷之意欲公申繹仲語先事而圖之惜乎公之不
悟卒以養成其惡也雖然莊公豈正欲殺段者哉祭
仲諫京城不度而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其始特重違
母意處之大邑迫夫叔浸强盛不得不以同氣爲敵
國伐京克鄢勢迫使然爾是故春秋傳所云處心積

慮志成乎殺者究其末也垂戒之言也詩序所云小
不忍以致大亂者原其初也平情之論也蘇呂云云
蓋據春秋家說從而爲之辭
王志長曰詩辭極似婦人語氣所以鄭漁仲作淫奔
之辭蓋爲鄭聲淫一語所誤

大叔于田

二詩詞若美段意在諷公郝仲輿云凡詩諷刺不在
多言前篇言巷與羣小狎可知此篇言禮禓暴虎粗
豪不檢可知莊公知而不之禁則是陷弟于惡矣

清人

朱子曰此序本春秋傳而以他說廣之未詳何據
何楷曰是時狄人入衞衞在河北鄭在河南故使高
克將兵防禦河上爲克者當枕戈芟舍不遑寧處而
乃盛其軍容嬉遊自若使狄人一旦軼境何以禦之
春秋書鄭棄其師正譏文公命將非人觀此詩可見
舊注但以師久不召爲言失其旨矣
清人作于文公時文公厲公之子也毛詩編在檜兮
有女同車諸詩之前諸詩皆序所命爲刺忽者不宜

越次如是故知詩之錯簡甚多
羔裘
辨說序以變風不宜有美故以此詩爲言古刺今詳
詩意恐未必然集傳作美其大夫之辭按詩所稱彼
其之子如王風揚之水魏風汾沮洳唐風椒聊曹風
候人皆刺則此詩恐非美之三章末二句皆有責望
之意若曰彼其之子果能稱是服而無愧否乎本郝仲輿
遵大路
說

此詩卽難定爲莊公之詩而繫思舊好情詞藹然朱子本從序說後乃改爲淫婦見棄挽其人而留之蓋據鄭聲淫一語以槩鄭風諸篇也夫所謂淫者鄭之聲耳聲與詩有辨詩志也聲辭也（楊愼郝敬俱云）孟子云說詩者不以辭害志如此詩志本思望君子而其詞輕儇乃似出自婦人之口所謂鄭音好濫淫志蓋風氣使然安得以其辭故遂命爲淫詩乎朱子又引宋玉賦遵大路兮撽子袪之句爲證不知宋玉好色賦本出寓言屈宋騷賦言男女之事者多矣豈可盡以淫

辭斥之乎

女曰雞鳴

辨說以詩中未見陳古刺今故集傳云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辭然述夫婦之賢者正所以諷不賢者與序意亦不相悖也二章三章五子字毛鄭俱云賓客甚謬朱子卽指其夫方順亦本之永叔

有女同車

辨說此詩未必爲忽而作疑亦淫奔之詩序者但見孟姜二字遂指爲齊女而附之于忽耳假如其說則忽之辭昏未爲不正而無可刺至其失國又特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也序乃云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　何楷曰彼美孟姜明言齊女事與左傳合而朱子以爲淫奔之詩則昭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于旗賦有女同車宣子稱善豈有淫奔之詩而可登之燕饗者哉　愚按昭公失國罪在祭仲春秋書鄭忽出奔衛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皆無貶辭夫國人正以忽無罪見逐而突因朱人之援擯然稱兵奪嫡苟忽有齊助何至于此故閔惜而追歎之非眞

刺也猶叔于田二章盛侈叔段才藝之美非眞美也章夢易曰此詩只如後人美女篇耳有女同車非已與之同車也將翔將翔下車而遊遨也彼美孟姜又于同車中指其尤美者卽是體態閒雅德音則善其音吐猶子建賦所云吹氣如蘭也咏美人而深致其慕悅之意詩賦如此者多矣月以淫奔不亦枉乎

山有扶蘇

范氏曰山不但有小木而又有大材隰不惟有荷華而又有紉草然則一國之大賢才無不有人君所美宜得其美者也今昭公之朝止見狂狡焉知其皆無人可知矣

壹〇柒 册 1015 版

孌兮

何楷曰孌兮孌兮孌兮其吹女言忽之必爲突所逐猶孌之必爲風所吹也叔兮伯兮呼諸大夫而告之言叔伯其亟圖之汝倡我則我和汝矣謂患無其倡不患無和之者也當時卒無倡之者由忽無忠臣良士也本嚴緝　張氏曰忽蓋不足道而人之情猶不欲遽絕之者以其立之正故爾

狡童

辨說昭公嘗君鄭國矣不幸失國豈可遽以狡童目之且昭公爲人柔懦疎闊不可謂狡卽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況序于山有扶蘇所謂狡童者方指昭公之所美此篇又移以指公之身焉則其說尤舛矣　愚按程子謂春秋止書鄭忽不以忽爲君故詩人目爲狡童此說殊非夫春秋書鄭世子忽則國固忽之國也立不一時而爲突所逐歸國二年旋爲高渠彌所弒中間不書鄭伯非故畧之也生不同盟死不赴告孰從而書之春秋此類多矣杜預譏忽守介節而失大援父

沒而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此蓋爲篡國者左袒

也伊川奈何亦踵其失乎朱子之辨正矣但解此詩爲淫女所作則其失殆又甚焉以愚臆之此詩乃昭公見弒後國人哀之而假狡童以爲刺也狂且狡童蓋當時有此方言動相指斥不必未成人者始可加之也史記箕子過殷墟作麥秀之歌（尙書大傳以爲微子作）曰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可目紂則此不嫌于擬忽矣朱子又謂忽無大罪國人不應數刺之然昭公之復國也祭仲擅權而不能制高渠彌發難而不能于亡則固多可刺之道矣聖人錄此等詩以示戒萬世豈私一鄭忽乎哉

褰裳

按左傳鄭六卿餞韓宣子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意正與序合可證古說相承如此朱子作淫奔解語似近而意則離

丰

坊記云壻親迎見子舅姑（女之父母舅姑承女以授壻恐

事之達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殆卽此類
東門之墠
集傳用序說楊旭曰此思賢之詩序云刺亂謂因亂而賢人隱也男女云云恐是漢人妄益
風雨
范氏曰如晦又甚于瀟瀟而雞鳴終不失其期所以爲不改其度
按辨說謂詩辭輕佻狎昵不類思君子改爲淫女于風雨之時見所期之人而心悅非也此詩音節風雅

中多有之何獨于鄭風而曰爲輕佻狎昵耶
子衿
程子曰學校不修學者廢業賢者念之而悲傷故曰悠悠我心悠悠我思至于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士之于學不可一日忘廢一日忘之則其志荒矣放僻邪侈之心勝之矣范氏曰鄭無忠臣良士大亂五世學廢之由也此詩之義最爲明白朱子例作淫奔出其東門
曾氏曰氓以棄落色衰而相背棄谷風以淫于新昏而棄舊室出其東門則不然夫婦之情未嘗衰薄特
揚之水
殆不可解

朱子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自保于讒閒此忽之所以亡也見呂記蓋朱子初說　郝敬曰國風揚之水有三皆微弱之比一王風比平王不能令諸侯也一唐風比昭侯不能制曲沃也此篇比昭公不能制突也昭公之于突與昭侯之于曲沃其事同故其比同突與子儀子禮皆忽之弟同氣相殘迄無寧歲詩所以謂之終鮮兄弟傷忽之無助也
何楷曰鄭突奪嫡非正然其出奔也諸侯尚有會師而謀納之者忽以世子當立乃自其失位以至復國

以兵革不息室家不保所以爲閔亂

聊樂我員聊可與娛兵戈散亂之後以得免孤曠爲幸也序云思保室家與經末二語本合鄭乃云時亦棄之心不忍絕則非聊樂聊娛之義矣朱傳以爲惡淫奔者而作亦可從

野有蔓草

詩人借男女邂逅以比君子遇主故子太叔賦此詩趙孟曰吾子之惠也言太叔喜于相遇故已受其惠又子羽賦此詩韓宣子曰善哉吾有望矣言君子相遇如但作男女之之意隱然言表鄧元錫曰言俗好獵不言君從禽已所望也

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間則其詞媟矣何以觀志

溱洧

詩人暴其事以刺如衛之桑中云爾非奔者自叙之辭

齊

雞鳴

此與鄭風雞鳴詩同義書大傳云古者后夫人入御于君雞鳴太師奏雞鳴于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曰奏則必有詩矣師乙亦云三代之遺聲

齊人識之豈卽此詩歟

或曰初告言非但雞鳴亦有蒼蠅之聲以蠅飛則天將曙也次告月當作日此朱傳之說言非但東方之明日出且有光以人君日出而視朝也三告則其辭愈迫皆所以速君之起

還

章齊曰子之還兮己譽人也謂我儇兮人譽己也並驅則人己皆與有能也詩人直述其辭不加一語刺之之意隱然言表鄧元錫曰言俗好獵不言君從禽

斯風人之言

著

呂記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音訝輸壻乃先歸俟于大門之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我于著乎而此壻俟于門外婦至揖婦以入之時也俟我於庭乎而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此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我於堂乎而升階而後至堂此升自西階之時也俟我於著乎而庭每節皆俟之也

按此解甚明如鄭氏說則著庭堂皆在嫁者之家正與序反

此詩人託爲新婦之言以刺失禮按著乃朝內之位

人君所宁立處又充耳惟冕服有之士弁則否周禮弁師云玉瑱序云刺時蓋爲當時諸侯以下皆廢親迎之禮毛傳以充耳瓊華爲士服失之矣

東方之日

東方之日東方之月只因其時以起興毛鄭分君臣解支離甚矣歐陽義以日月喻姝子顏色美盛亦有

東方未明

致本之韓詩薛君章句神女賦云其始來也耀乎若皎若明月舒其光洛神賦云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又云彷彿若輕雲之蔽月皆此意

程子曰言其不能正時矣非特刺是官也何楷曰按左傳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曾子亦云僖公卒諸兒以長得爲君政令無常管鮑相謂曰君亂甚必失國二書云無常即序所謂無節者此詩之作當在襄公時

南山

按國語桓公問管仲曰昔我先君襄公田狩畢弋不

何楷曰考左傳桓三年文姜歸魯桓公自與齊侯爲嬴之會而成昏是桓娶姜時既無父母又不由媒妁下二章云必告父母匪媒不得蓋反言之以徵致其意

甫田

辨說云未見其爲襄公之時愚按左傳襄公卽位之四年師首止殺鄭子鏖轅高渠彌五年遷紀八年滅紀九年伐衞納子儀十二年降郚其年遂遇弒其不修德而求諸侯可以概見何必疑之

蘇傳甫田甫田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啟矣思遠人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夫欲得諸侯而求之此失諸侯之道也彼總角之童而至于突然弁也豈其求之哉其道則有所必至也君子之得諸侯亦未嘗求之矣苟修其身而治其政令諸侯不來將焉往　按未章疑是欲速而求大功之喻如舊解吾不謂然以語氣不類

盧令

按國語桓公問管仲曰昔我先君襄公田狩畢弋不

聽國政卑聖侮士而惟女是崇戎車待遊車之裂戎
士待陳妾之餘序以此詩刺襄公可信　何楷曰襄
公荒于田國人賦此以風之鬈與倜明是見其人之
狀貌非陳古也

敝笱

三章皆惡魯桓以刺文姜也朱傳作刺莊公不然郝
敬曰笱之制魚可入不可出敝則魚出矣帷薄不修
之比也莊公于文姜爲子桓公其夫也夫爲妻綱如
笱可制魚夫不能制其妻則固敝笱矣故敝笱刺夫

載驅

而猗嗟刺子序說各有當也

王志長曰豈弟曰翱翔則徜徉自得并慙泪之意
而無之曰行人彭彭曰行人儦儦則禽獸之事公然
與眾人徵逐爲之矣序所云播其惡于萬民也　襄
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文姜疾發會之箋疏解同集
傳作文姜乘此車來會襄公非是以經云簟茀朱鞹
簟茀乃諸侯車飾

猗嗟

母亂而責子故其辭比敝笱爲婉三章皆以猗嗟發
歎歷數莊公之美正見其所不足　或問趙氏制其
僕御之說莊公能行乎曰不能也考莊公之立止十
五歲慶父叔牙季友皆桓公子慶父庶兄也其才不
在人下叔牙又佐之莊公特以母之貴壓于其上其
得立也蓋齊襄爲之援也文姜方挾舅氏以制其子
莊公而讐齊制母焉則國非其有也安能不俯首帖
耳惟母欲之是徇乎哉或曰莊公之受制于母以其
重視此魯國也使公能敝蹝干乘以復讐大義求見

魏　葛屨

王志長曰禮者上下有章而已矣當時魏之卿大夫皆習其君之教而爲褊急無禮之行故以爲刺也詩曰佩其象揥則非士庶以下可知夫管大夫之難爲上與晏大夫之難爲下其不可立教一也不然儉爲美德立國之先務也而何刺焉　朱傳解首章本用毛鄭惟好人異耳好人卽縫裳之女（蘇傳婦人既嫁未廟見猶稱女）

如此解于下章左辟象揥語方順左辟婦入門避夫不敢當尊也象揥婦人之盛飾言女子始嫁治其禮儀如此而遽可使之縫裳要褖以自服歟魏俗如此由其用心褊急吾是以刺之序刺其君意只見之言外朱子疑縫裳之女所作而以好人爲大人則佩其象揥如何作男子之服

園有桃

首二句一章託賦所由鄭解最迂謬夫桃賤果也（家語孔子曰果實有六而桃爲下）棘小棗也園有桃園有棘亦可用其實以爲殽爲食與國雖小亦可用其政以爲治今彼人不能故中心憂之其曰我士蓋賦詩者士也此與前篇二詩皆刺而所刺之故終不明言鄭氏卽以采莫采桑采蘩及殽桃食棘爲刺儉嗇則失興意矣

陟岵

鄭箋作思其父母兄之戒較朱傳想像思已之言更有味

十畝之間

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二面距河僅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可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田迫隘故著十畝之間

詩

閑閑泄泄毛氏訓往來多人以見國之削小此解未安朱子謂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其朝思相率歸于農圃語意豁然蓋本之頖濱

伐檀

郝敬曰朱子改爲美君子之不素餐非也不稼穡而取禾不狩獵而縣貆此無功受祿之比歎君子之不

素餐正所以刺小人也

碩鼠

辨說此託碩鼠以刺其有司也

唐

蟋蟀

序云儉不中禮舉其風俗之舊而言也欲其及時三章上四句是也以禮處樂下四句是也太儉逼下故欲其自樂樂過恐失之淫故欲其節以禮序說無可疑者特所云刺晉僖公不知何據朱子謂特以謚得

之考謚法小心畏忌曰僖非惡謚也歲暮而始爲樂則一歲之中其固陋廢禮者必多矣序所爲刺意在此乎朱傳改爲民間歲晚行樂之詩說亦可從蓋國儉示禮其義原通行于上下耳　張氏曰僖公徒從事儉嗇而不知以禮爲國專務于小者而思慮不能及遠故詩人閔之先欲開廓其心胸謂歲且晚矣不可不念所以自樂然樂不可過甚也于是而思我之所當務與思之所當防者斯可次第而理矣

山有樞

唐俗儉嗇不應此詩忽作曠達語序以爲刺昭公可信也特後序不能修道以下語太繁雜耳是時曲沃成師勢盛昭公不能制日就危亡故詩人作此以諷之其辭不直斥昭公託爲同僚相告語者憂危之情最爲迫切朱子乃以爲答蟋蟀之詩相勸行樂若然不過如後世將進酒箜篌引來日大難之類此何關于理亂者而夫子錄之乎　郝敬曰朱子辨說謂此

詩之辭非臣子所加于君父夫風之作不知所起也作者隱其端而聞者忘其譎故曰言之者無罪若論臣子施于君父何但辭不可倨卽刺亦豈可乎夫人有性情則不能無好惡有好惡則不能無美刺有美刺則其辭不得不深切故有雄狐碩鼠之譬而非詈有狂且狡童之呼而非侮必如朱說欲明忠厚之義反開世主惡謗之端而詩人之志幾乎窮矣

椒聊

惟意主昭公故稱桓叔爲彼其之子彼其者外之之

辭
綢繆

朱傳解此詩與序意本合蓋惟男女失時益見遂其昏姻者之可樂也三星毛作參十月見始見鄭作心三月見東方朱子從鄭而尋主建辰之月言之則化前人之拘固矣毛鄭所說昏期各異呂記亦從鄭惟嚴緝從毛李氏主毛說說苑載越人歌今夕何夕今得與搴舟水流正用此詩今夕何夕語不可云不得見而思之也

杕杜

郝敬曰晉自昭公被弒與沃五世相攻宗族離叛公室孤立故詩人以杕杜特生比晉椒聊蕃衍比沃一盛一衰比晉將折而入沃也如王風葛藟鄭風揚之水皆親戚叛之所以不振安得目為泛泛行道之語乎

羔裘

北風刺虐則云携手同行碩鼠刺貪則云適彼樂國此詩之情篤摯如此信乎唐風之厚也

鴇羽

按綢繆以下四詩序不言刺何君孔氏檮判為昭公詩非也至以鴇羽為追刺昭公尤不然

無衣

辨說此詩若非武公所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以為美之是獎姦誨盜非所以教也　按序本言武公之大夫作此以美武公猶秦風之車鄰駟驖云爾豈謂編詩者以是為美乎　戴氏曰武公恃其強大既欲假重于周耳詩人不當以不能親親為弱主罪若謂曲沃之外別有宗族書傳又無明文朱子作人無兄弟而自傷是矣所云求助于人則不然夫詩已明言不如我同父不如我同姓求助于人者立言固若是乎吾意此詩當與常棣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同讀言行路之人決無相比相佽之理所以勸人之篤于同氣也

又不肯少屈于周故已不請命使其大夫風天子之使而取之其辭傲然與劉仁恭旌節吾自有之但求長安本色耳語意相類鍾惺曰末世天子反爲亂臣所資曹瞞所以終身不廢漢獻

有杕之杜

杕杜特生陰寡人不休息故以爲不能求賢之比中心好之曷飲食之風其推誠盡養以來賢也但云刺晉武公則無考朱傳況言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亦通

葛生

張氏曰雖婦人思存者而作然以獻公攻戰不休知其死亡之無日也則斷之以百年之後庶幾得同歸于丘而已其傷之也至矣

采苓

朱子曰獻公好聽讒言覩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羣公子之事可見也此見呂記集傳止云刺聽讒

苓生隰苦生田野對生圖今必曰生首陽則駕虛之辭耳故以興讒言之不可信胡得焉言徐察其言微

何而得之漢昭帝悟燕王上書之詐蓋察其書所曰來也輔氏曰進讒者不畏人之不聽而畏人之能審一時不聽彼將浸潤而入之以祈于必聽惟審察則無由而進此止讒之法也

秦

車鄰

史記秦自非子封爲附庸會孫仲入爲宣王大夫掖禮天子之大夫視伯于是始有車馬寺人與諸侯同故秦人創見而誇美之

駟驖

按禮諸侯之君乃得順時遊田治兵習武取禽祭廟附庸未成諸侯其禮則闕前篇美仲故但誇其車馬禮樂侍御此篇美襄公故盛稱其田獵圃序說各有當也

小戎

首章言往狩之事次章言方狩之事末章言畢狩而遊觀之事

此詩集傳備矣首章主言車倭收車軫之制梁輈鉤

衡之制游環脅驅御驂之制陰靷鋈續驂馬引車之制也兵車故須暢轂騑驾者駕車之馬不必齊毫也二章主言馬騏駵中服也駟驖外驂也龍盾所以蔽車艬軜控驂之轡也三章主言兵器鋈錞矛之飾蒙伐盾之飾虎韔交韔竹閉緄縢弓之飾與制也郝敬曰詩本託興婦人非必婦人自作也

蒹葭

序說與詩不附毛鄭太泥周禮永叔諸家推衍愈覺紆囘顧濱云襄公不知以周禮治其國故告之曰有

賢者于是不遠也胡不求與爲治哉此近之

周自平王東遷襄公父子畧取岐豐之地頓以攻戰爲威其氣肅殺文武成康之禮教蕩然矣周之遺民思見周之子孫而不可得故有所謂伊人之思焉溯洄游從之言逆流求之而甚遠則將順流而東以求之非道遠莫至者也宛在中央思之切也郝仲輿曰周民習先王禮教數百年矣一旦襄公據有其地始以攻戰得國思昔太和景象不可復見故東望河洛有游從宛在之思焉喜與余合并錄之

終南

補傳周地雖有王命時尚爲戎有序云戒勸者戒其無負天子之託而勸其必取也

按終南山在今西安府跨岐豐之地詩云君子至止謂至終南山下則此詩殆作于畧有岐豐之日乎

世儒謂平王不宜以岐豐之地與秦考其時犬戎弒幽王取宗周非關東一二諸侯力所能制且召犬戎者申侯也立平王者亦申侯也平王既不能背申侯以令諸侯又安能率諸侯以伐犬戎惟秦與戎世爲讐敵勢不得不假手于秦以靖戎難然襄公有功爵之使列于諸侯可也賜以岐西之地則祖宗興王之基一旦拱手授人何以令天下岐西賜而岐東郤豐鎬也史云文公伐戎敗之岐以東獻之周秦郤獻之平王能撫而有之乎周不能有其地亦必折入于秦此周之所以不復振而秦遂有代興之勢也

黃鳥

史記秦武公之葬從者六十六人至穆公用百七十七人子車氏三子與焉按詩人不刺康公而刺穆公

哲三良之殉穆公命之罪其不能革西戎之俗也史記正義引應劭云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蓋三良之殉穆公命之故左氏太史公皆以罪穆公也

王志長曰詩序哀三良也曰哀則不必有譏之之意矣王粲詩結髮事明主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若康公能爲魏顆不從亂命則三良其何以死乎君子是以深尤康公也

晨風

程子曰以晨風與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人君待士儕相謂之言如此欲其君之上奉王命而爲討賊復讐之艱也此豐城朱氏說曰與子同仇者戎弒幽王殺秦仲

乃臣子百世必報之讐也毛傳解序意不明朱子謂序與詩不協故集傳但以秦俗樂于戰鬬言之

渭陽

朱子疑我見舅氏以下又一手所爲按序云卽位首謂晉文公卽位而康公思前事也若康公卽位文公卒已七年矣不應至是始作詩也今從集傳康公爲世子送舅時作

三百篇無齊桓晉文之詩卻附見衛秦二國于衛風錄木瓜以表桓公存亡繼絕之功于秦風錄渭陽以

示文公没後秦晉不當兵爭累世

陳　宛丘

子之湯兮毛以爲刺大夫與序不同然二說本合蓋風行自上刺大夫亦是刺幽公耳朱子以爲不知何指則此詩果安屬耶無望謂無威儀可瞻必斥有位者言之說者謂詩序毛公所作觀宛丘傳知其不然也使序果出毛公不應與傳異同

衡門

蘇傳食魚必鮪鯉娶妻必姜子則終身有不獲者矣故從其所有而爲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無以加之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之心以待之則終亦不爲而已　據序說猶孟子云滕雖褊小可爲善國朱子作隱居自樂而無求之辭語意酷類從之可也但識序愿無立志爲冈倍公之諡而配以此詩則不然凡序所分作詩時世雖不盡可考然相承必有原委決無以諡法强配欺天下後世者朱子之論抑乃過于深文乎

東門之池

蘇傳陳君荒淫無度不可告語故詩人思得淑女以化之于內蓋婦人之于君子日夜處而無間庶可以漸革其非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李氏曰如周宣王之姜后齊桓公之衛姬楚莊王之樊姬皆能夙夜儆戒輔君以成其德不獨人君也吳許升小爲博徒妻呂榮躬勤家業奉養其姑敎勸升修學升感激自厲遂以成名賢女之助如此

東門之楊

麻紵貿女工營茅柔白故思賢女者以之託興朱子作男女聚會之辭意味殊短

疏昏姻失時者毛以爲失秋冬之時鄭以爲失仲春之時按荀子霜降逆女氷泮殺止此毛說所本周禮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此鄭說所本　序說與鄭之丰相類然此事世所希有朱子則曰男女期會而賀約之詩

墓門

墓門凶僻之地棘生必斫之以斧以興陳佗之必當去也梅雖美木生墓門而惡鳥集之以興太子免之終見害于佗也本蘇傳　夫也不良言陳佗也誰昔然矣

言畸昔已然追咎桓公不爲佗置賢師傅以致弒逆之事也顚倒思予亦追咎之辭

序蘇傳同而不用其師傅之說集傳以爲不知何指辨說又謂陳無可紀獨佗作亂以是詩與之夫存序此說亦可垂訓必以無所考據而廢之過矣左傳佗如鄭蒞盟歃如忘洩冶知其必不免夫也不良國人知之此獨非一證耶　郝敬曰陳之有佗猶衞之有州吁鄭之有叔段皆國家大故采風而無刺奚取乎風故陳之墓門與衞之終風鄭之叔于田其立戒同

也

王志長曰按桓公鮑之立佗生才十年耳桓公在位三十八年閒擇良師傅與佗遊寧必佗之不義至此極哉桓公以弟之賢否無與於己而孰知身肉未寒子卽受其毒故父兄之棄子弟實自棄也

防有鵲巢

何楷曰陳宣公信讒事無所考惟史記載宣公二十一年有嬖姬生子欲欲立之乃殺其太子御寇御寇

素愛公子完完懼禍奔齊此亦足爲信讒之一證

月出

陳近楚窈糾慢受等語已近騷人之致神女賦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月賦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意俱本此

株林

朱氏曰衞之亂至牆有茨而極于是有狄入衞之禍陳之亂至株林而極于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衞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

澤陂

王氏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應也澤陂株林之應也極道男女慕悅之情如此所以爲刺蒲比體之芬芳芙蕖菡萏比色之華艷三章皆言蒲菡萏者以柔弱爲質而又極其色之美氣之芳也　或疑碩大且卷碩大且儼不宜以目美人然安知非女悅男之語耶

枪

羔裘

范氏曰急于遊燕而怠于政治此賢人所以去也然其心豈舍君哉故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集傳用序說而不用其大夫以道去君語則豈不爾思何以解之

素冠

會氏曰詩人思見練冠蓋當時止爲一歲服歟　郝敬曰喪制朞年外一月小祥以練熟麻布爲衣冠再

朞外一月大祥又一月禫而服除閏月不計周衰禮廢不行三年之喪如春秋諸侯居喪而親迎會盟征伐大夫以下可知故詩人刺之素冠主練冠是能練冠則能三年矣（以上皆從毛說　按毛以素冠爲至期而練之冠鄭以素冠爲既祥素紕之冠從毛則所謂不能三年直是非自釋服從鄭則謂三年將終特少日月耳王肅與箋合東萊呂鄭從毛朱子則從鄭

有菱楚

序云疾恣謂疾枪君之恣于政刑不知惠恤其下猶所云淫刑以逞也國人疾其君以下當是後人誤解恣字而妄益之鄭氏曲說傅會拗僻甚矣朱子謂政煩賦重國人不堪其苦而作文義粲然朱子每駁序然亦有功于序如此詩是也（王平仲說與余合）　兔爰之尚寤無覺名華之不如無生皆此詩意也東發謂樂子之無室無家恐難指菱楚不亦固乎

匪風

首二句言人之不安如常在疾風之中奔車之上（此張氏說）周道雖適周之路意之所託則周室盛時也北方

魚少烹魚人所願以興周道人所思（此程子說）誰能烹魚乎吾則滌濯其釜鬵誰將西歸乎吾則懷望其有好音謂以周室復興之音慰我也朱傳云我願慰之以好音此好音不知何指

曹

蜉蝣

補傳詩不及小人序者以其將無歸依知其所用小人故不足恃

陳氏曰有法則儉無法則奢儉則寡欲寡欲則小人

無所投奇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得以中其欲而自售小人得志則其國家必有危亡之禍而彼致禍小人亦且立而觀之因而挺之耳孰與圖其難而共其憂哉　鄧元錫曰奢者苟目前爲觀而已而不顧其後故刺之以蜉蝣如蜉蝣之生死止旦暮也卽衣裳楚楚何爲矣夫志競則奢愈競則愈奢歸處歸息歸說不競矣是約奢之道也解末句亦一說　奢則國必敝大猶不堪況小而迫乎衣裳舉一端耳朱傳作刺時人玩細娛而忘遠慮者蓋推廣言之

鳲鳩

鄒敬曰物性誠壹無如鳥之哺子者以鳲鳩比見人不如鳩所以爲刺　以鳲鳩起興刺爲政之不均而其辭乃專美淑人君子蓋卽美以見刺猶鄭之有羔裘也曹未聞賢君足以當此者故知其爲刺也詩緝解末章云思古人而不得見曰胡不使之壽考萬年乎與序意甚合

蘇傳鳲鳩惟在桑而已其子則不可常也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棗是以居一以俟之而無所不及者此得一之要也李氏曰若母無常處則其子不知所在

下泉

田萊多荒惟見稂莠蓨蓍以興民之不得其所此嚴氏說序推本言之以爲其君侵刻所致也末章則追古傷今

程子曰泉之潤物猶政令寬澤之及人今寒冽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蘗生之茂者乃反害之是皆不得其所也所以愾然既寤而歎念周道之盛也

豳

七月

程子曰七月大意憂深思遠周公蓋欲成王知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時稼穡艱難如此詩中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　周公遭管蔡之變作此詩以感動成王故居變

風之末左傳季札觀樂爲歌豳曰其周公之東乎是居東時所作也集傳則云周公以冢宰攝政恐成王不知稼穡艱難故作此以戒之

首章上六句陳人以稼穡爲急下五句陳人以稼穡爲重民用食急于衣此先言衣褐者豳地在西北苦寒尤甚慮事有豫貴于半歲前提策故頻舉七月而言也此張子說二章述女子勤蠶桑之事因春日而有感于情也三章言預備來歲蠶務及絲事畢而麻事又興皆以供公上之用也以上二章終首章無衣之意

四章言取皮爲裘以助布帛因及田獵奉上之事終首章無褐之意五章言時物漸變禦寒不可不用終首章衣褐卒歲之意六章述農圃衣食之事其優老而薄壯則豳俗之厚也七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焉八章述藏冰以備祭祀及燕享祝頌之事見君民相親周之王業所基也以上三章終首章于耜舉趾之意

豳詩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蜡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謂桑女感時思歸是豳風春酒介眉壽是豳雅兕觥祝君公是豳頌或謂豳詩吹之隨事而變其音節可爲雅亦可爲頌或又謂楚茨大田甫田是豳雅噫嘻載芟豐年是豳頌王介父謂豳詩自有所謂雅頌今亡朱子以爲諸說皆通今備存待考黃東發述王雪山以氣別聲之說最爲乖謬長發已辨之

鴟鴞

朱子曰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弭也故周公作鴟鴞之詩以貽之告之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

爲救亂也見呂記按此詩周公自明己志而序以爲救亂者是時國家新造中外危疑公之心在乎安王室以安天下而非爲己謀也黃佐曰鴟鴞詩周公不惟明已之心亦勸王先事之備鴟鴞比武庚我子比管蔡呂記周公謂管蔡爲子者周家語殷民之辭也我室比王室鄭箋作鴟鴞自言又謂周公救其屬黨大謬王肅固已正之朱傳出而詩義如發矇矣但謂周公東征二年得武庚管叔而誅之其後乃作此詩則因書傳誤解金縢弗辟之語孔安國解作致辟之辟鄭氏詩譜以爲避

流言之變而沿襲其訛也考居東東征是二時居東者周公始聞流言而避居子國之東也東不詳其地大抵去國不遠觀金縢王親迎出郊可見東征者成王既迎公歸而往正武庚管叔之罪也居東之時武庚管蔡方相煽爲亂周公處骨肉之間必無遽興師往征之理又成王方疑周公公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于王亦必不從此朱子說金縢王始知流言之罪滕罪人斯得謂周公居東之後成王感悟人爲管蔡非謂卽誅管蔡也自風雷示警成王感悟周公歸乃承王命作大誥往征之東山破斧等詩皆

作于其後觀金縢云居東二年東山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知居東東征首尾共五六年間事朱子晚年與蔡九峯辨書傳弗辟之說以爲宜從鄭氏特詩傳未及追改耳

劉瑾曰此詩專罪武庚而于管蔡則有閔惜之意蓋爲親者諱也如書之大誥亦然觀其告鴟鴞以無毀我室可見其詩作于武庚未誅之先

東山

朱子曰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思有愴恨之懷至于室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爲詠歌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何如哉蓋右之勞詩皆如此

破斧

此大夫代爲征士之辭未見必爲征士所作以答東山也

伐柯

成王感風雷之變出郊親迎周公周人幸公之將歸而作此詩序所云刺朝廷之不知謂公之忠誠如此

何向者朝廷不知乃以流言疑之乎程子云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非也首章言伐柯須斧猶娶妻須媒以比周之不可無公次章言伐柯之則不遠以比欲公之歸亦不遠但陳籩豆以迎之斯見之矣之子卽指周公與下章一例毛鄭種種僻說斷不可從朱子謂東人喜公至而作亦非本旨

何楷曰金縢予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孔穎達云國家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冕衣籩豆是也

此篇言以嬖禮迎公下篇言以冕服迎公也周公關

王室安危二詩斷當主周人幸公歸立說

九罭

郝敬曰朱子改爲周公居東東人喜之而作恐未必然夫居東公之不幸也不以朝廷失公爲憂而以東人見公爲喜立言失輕重之義矣一章謀所以逆公之禮二章三章揣公必歸而託爲辭東人之語四章迎公而歸而託爲東人留公之語也蓋公不忘王室往迎卽返故東人悲公歸而朝廷始者不恤公去詩所以歎其不知也

此詩作于成王迎公之時序云刺朝廷不知與前篇同皆是追刺亦只言外意耳首章以魚網得魚興周人喜得公而見之衮衣繡裳迎公之盛服也二章三章陳往迎時告曉東人之辭遵渚遵陸以鴻之卑飛興公之居東爲失所也公歸無所公歸不復言公歸豈無所乎公歸豈不復乎復言復位相成王也末章承上言公特信處信宿于彼是以我得見此衮衣之服然使風雷不作安能有此無謂公今日歸遂無使我衛悲往日之事也蓋痛定思痛之辭本何玄子說 歐陽

狼跋

程子曰狼貪獸也猛于求欲故陷于機穽羅縶前跋後疐危困如是周公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避大美而弗居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也毛氏以狼之跋疐不失其猛與公之不失其聖夫詩人比興必以類是以香草比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興聖人乎且以上二句

言跋言疐安有几几不瑕之義蓋此詩體與他詩不類故不通耳上二句是反興 傳解公孫作成王大非孫毓已經辨正箋作公孫于齊之孫近之但以爲復成王之位而欲歸老又非是不如程說之精也

詩經通義卷之五終

巴陵方功惠校刊

小雅

鹿鳴之什

鹿鳴

序及毛鄭皆專指羣臣爲嘉賓羣臣而謂之賓者恩禮之厚也集傳兼及諸侯之使蓋本儀禮注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然作詩之本意實爲羣臣孔疏已辨之矣　嚴緝詩求忠荩序

所云盡心謂忠告無隱也上下之情不通則羣臣嘉賓雖欲有以告君而不可得故待燕而後可以盡其心也杜甫詩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得古人用詩之義矣按燕禮鼓瑟吹笙在工歌笙入之時吹笙者以笙吹詩也示我周行德音孔昭蓋在旅酬之後周行至道也德音善言也鄉射禮記古者于旅也語樂記于是語于是道古是也

鄒忠胤曰集傳以鹿鳴諸詩爲燕饗通用之樂歌然燕則有因祭而餕大夫之有功與諸侯享鄰國使臣燕則有因朝聘而飲如湛露之在宗載考是也有因勞而勞如四牡之勞戍卒是也有因暇而會如伐木之飲湑是也又有繼饗而燕如左傳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也其禮不若饗之盛饗在廟燕在寢饗親獻燕不親獻饗爵盈而不飲燕無算爵此燕與饗之別也是詩云嘉賓式燕以敖又云燕樂嘉賓之心則知是燕非饗矣或疑燕禮無用幣之文然周語云先王之燕體解節折則燕未嘗不用酬幣也

關雎夫婦也而曰友鹿鳴君臣也而曰賓蓋王者退處于宮則懼溺牀第故相敬如友以持之尊居于朝則慮隔堂廉故相洽如賓以通之而引翼之資啟沃之益亦因以收焉傳曰師臣者帝賓臣者王此之謂乎

四牡

程子曰四牡之義閔人之勤勞故云有功而見知則

說矣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故曰四牡騑騑
則君臣缺矣　郝敬曰此文王之詩而稱王事者凡
風雅歌文王之事非卽作于文王之世周道大行然
後禮樂興則是成王周公之世矣故稱王事稱天子
文武同也
此爲使臣自述之辭故末章託言作此詩以來告蓋
臣有勞苦患君不知今探其情以勞之所以爲悅非
謂使臣必待知而後悅也
皇皇者華

按周禮大小行人出使諸侯其責甚重燕以遣之所
謂禮也歌以樂之所謂樂也遠而有光華是皇華所
取義也疏草木之華不以高下而易其色臣之出便
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不以遠近而易其志也程子
曰皇華之光明于野猶王澤之流而光華于天下也
故以爲興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廉
則當屬周公無疑左氏蓋傳聞異辭耳
訪疾苦宣道化于天下下國蒙被德澤是以光華
朱子曰叔孫穆子謂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詢
度必咨于忠信之人而詩文乃云周爰咨諏者
東萊謂古語多倒是也汞叔解作周詳訪問集傳因
之然詩旨未必如此六月序云皇皇者華廣則忠信
閔矣可證忠信爲周是此詩本
旨
常棣

按國語引富辰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
其侮則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也

左傳又引富辰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封建親戚以
藩屏周召穆公虎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
周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書
皆富辰之言且其時去召穆公未遠不知其說何以
不同杜預以爲周公作之召公歌之據序云閔管蔡
則當屬周公無疑左氏蓋傳聞異辭耳
首章以常棣之蕚蓍于柎交相映發興至親莫如兄
弟下三章漸次以死喪急難禦侮驗兄弟之至情言
不惟求原野急患難者可恃卽閱牆非令兄弟然猶

愈朋友之無助也五章責人以兄弟之相賴如此乃或無事而忘之乎六章勸人以兄弟之恩當常相和樂末二章又因常人之情多厚妻子而薄兄弟故言妻子雖好合必兄弟具和乃爲樂之久而可以宜室家樂妻子矣人誠究其理圖是事則吾言豈不信然耶朱子曰燕兄弟之詩當極其和樂而此詩專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辭哀蓋周公處兄弟之變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者也文武燕兄弟之詩雖不可見然意其辭氣和平必異於此故序者以閔管蔡之失道發之　蘇傳小人好以親爲怨而樂從其疏故此詩每陳朋友之不足恃者以告之

伐木

朋友故舊兼同姓異姓而言燕主同姓故曰親親以睦正義指上常棣篇非也華谷云後序于理無害而以此說詩則支離

古之聖王有以后妃爲友者關雎琴瑟友之是也有以羣臣爲友者六月飲御諸友假樂燕及朋友是也此詩燕諸父諸舅而序以朋友故舊括之蓋同姓異姓天子有下交之理皆得言朋友也與上篇之以良朋友生與兄弟相較而言者義稍不同或駁朱傳取序首句刪下二句直以父舅兄弟作朋友者爲非不知周之列位非同姓卽異姓也同姓異姓之外更以何者爲朋友乎陳啟源曰常棣伐木二詩兄弟朋友名稱相混愚謂伐木之父舅兄弟卽常棣之朋友常棣之兄弟則非伐木之兄弟當以九族內外別之常棣之兄弟九族以內也伐木之諸父及同姓之兄弟九族之外也九族以外也九族在五服之內可稱兄弟不可稱朋友九族之外無服大傳云六世親屬竭斯可謂之朋友矣九族之內歌常棣以燕之九族之外歌伐木以燕之觀常棣之六章毛傳云九族會曰和鄭云九族從己上至高祖下至元孫之親明是常棣詩燕此而其餘則燕之于伐木不然二詩之兄弟朋友何以別乎

山中伐木必與人共之有朋友之義焉故取爲興而因以鳴木之鳥聲爲比也下二章只一句興辭殺而

意同伐木之人猶不可無助君子于閒暇之時可無
以奠酒盛具召朋友而燕樂之乎詩內凡言我皆燕
朋友者自我也鄭以有酒四句族人陳王恩迨我二
句又述王意太支離
天保
詩曰于公先王周未有稱先王者其作于武王以後
明矣此詩既曰荅前五篇亦作于武王以後
之後明矣
前三章言天之降福于君四五章言祖之降福于君

羣黎百姓徧爲爾德此受福祿之本也末又終四章
以下之意與三章遥接
采薇
程子曰文王遣戍役以守衛歌此詩遣之敘其情而
風以義當時之事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朱子曰文
王既受命爲西伯得專征伐而其征伐也必稱天子
之命以行之此足見以服事殷之實矣或者謂文王
受命而稱王則是二天子也而可乎朱子又以此未
來矣三章云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天子命我城彼朔
方其辭甚鄭重豈是西伯承王命遣其屬爲軍將者
前三章以大義曉之而託于軍士之口道四章五章

期其立功之速而因勉之以戒備也末章預叙得還
之日以閔其勞楊柳依依卽采薇之時雨雪霏霏卽
歲亦莫止蓋相爲首尾之辭
出車
箋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
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
義也按文王之時爲難者昆夷也伐玁狁無考本紀
文王虞芮質成之明年伐犬戎書大傳西伯三年伐
犬夷漢書云隴以西有畎戎顏師古謂犬夷卽畎戎
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
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不與戰是可證采薇序之昆
夷卽此詩所云西戎也若玁狁是北狄卽太王時獯
鬻在朔方之外未聞文王時爲患中國毛鄭以天子
爲殷王受南仲爲文王屬觀首章云自天子所謂我
來矣三章云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天子命我城彼朔
方其辭甚鄭重豈是西伯承王命遣其屬爲軍將者

耶朱子解此詩本用古義集傳更之蓋亦有疑于此耳及考文王之臣四友十亂並無南仲之名惟宣王時常武詩有南仲太祖太師皇父以南仲爲太祖則是南仲之曾孫朱子亦從其說意者南仲爲將西征北討自在成王初年本東陽許氏之說史軼其名氏而詩特著之耶或曰據毛公解常武云命南仲皇父爲二人彼南仲于太祖皇父爲太師是以南仲皇父爲二人彼南仲當卽此南仲也六月爲宣王伐玁狁之詩今采薇出車二詩亦皆有玁狁恐是同時事然宣王北伐旣

有尹吉甫不應復命南仲況采薇出車杕杜三詩相次是周公所定斷非宣王時詩也

首章二章述其聞命而忠敬與臨事而憂勞以慰勞之也三章盛稱元帥之威儀氣燄有扞禦北狄之功四章言自朔方來歸而西戎又警遂承王命移師以伐之移師西伐之命所謂簡書也本鄭箋劉長樂呂東萊同此說五章言南仲伐西戎爲一方所係望如草蟲阜螽其類相應本鄭箋程子東萊同此說末章則言春晚到家叙景物之暄妍稱主將之功伐皆喜而詳之也　此詩兩言王事

多難前玁狁後西戎也西戎近在洮隴玁狁旣却還師伐之自可不勞餘力　季本曰古朔方在今寧夏衞其東北爲北狄其西南爲西戎朔方者狄人通西戎之要路也城朔方則狄失右臂之助不待攻戰可伐其謀故曰玁狁于襄襄者駕出其上也黍稷雨雪叙自北而西往來道塗所見所謂不遑啟居也戎與玁狁先嘗表裏爲患今西戎服則玁狁平矣故曰玁狁于夷小序以爲文王時詩文王無伐玁狁之事亦未嘗爲天子稱王也　陳啟源曰汲冢紀年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距昆夷城朔方逸周書序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玁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稱合此二條可爲出車詩之證帝乙三年乃文王卽位之五年正初立時也西距昆夷則昆夷爲西戎無疑而北備玁狁亦在此詩蓋南仲乃殷大夫帥王師出會諸侯者文王正與之同事然則南仲非文王私屬而天子亦豈殷王紂耶常武詩之南仲鄭氏解爲皇父之太祖意殷亡後南仲之子孫仕于周而皇父正當宣王之世南仲克戎有顯功于殷故詩人推本其祖言之亦作

詩之法也毛傳分爲二人未然又按紀年宣王六年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正與常武太師皇父程伯休父詩相合並不言南仲從王則毛氏之誤益信矣愚按此說與詩序相合何氏古義說亦同汲冢書未可深信而逸周書則兩漢時已有之非僞撰此可據也

杕杜

王氏曰上之人能知其下中心委曲之情而形于歌咏則下說之出車杕杜是也上之人不能知而下自陳其勞苦之狀悲傷之情則怨也揚之水鴇羽是也

范氏曰出車勞帥故美其功杕杜勞衆故極其情朱氏曰四章皆述其未至之思而不言已至之喜蓋未歸時思之切如此則既歸之喜有不待言

魚麗

程子曰太平之時庶物繁盛故能備禮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度闕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度也文武以下傳詩者之言不可取　治內治外文武之政也天保采薇等篇則非文武時作乃天下既定之後周公述文武之志播之樂章耳

南陔

白華

華黍

張氏曰六篇必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于笙非若歌之可習

六月序小雅諸篇魚麗之後次南陔次白華次華黍次由庚次南有嘉魚次崇丘次南山有臺次由儀考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代也歌魚麗笙由

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燕禮亦然朱子以爲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是有聲而無其辭此劉原父說　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呂東萊云此說不爲無理然魯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嚴華谷云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卽所歌之詩也序特因其辭以知其義若本無辭安得有所序之義耶郝仲輿云朱子據儀禮于南陔諸篇曰笙曰

樂曰奏而不言歌以爲有聲無辭之徵今按鄉射亦
儀禮也云奏騶虞貍首騶虞有辭而曰奏則凡稱奏
者非無辭也國語金奏肆夏樊遏渠肆夏樊遏渠卽
時邁執競思文等篇周禮之九夏也金奏九夏有辭
笙奏南陔以下獨無辭乎周禮籥章以籥吹豳詩豳
詩卽七月籥吹七月有辭笙吹南陔以下獨無辭乎
又禮記文王世子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卽維清謂管
奏維清于堂下也管有辭而笙獨無辭乎夫樂由聲
成聲由辭生古未有有聲無辭之樂朱子謂笙無辭
未詳今一依毛公原本詮次（舊本同）

但有譜不知今之腔譜所以調辭也有譜則所譜之
音自成辭矣集傳之說恐不然　鄭氏謂燕禮升歌
鹿鳴下管新宮新宮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
今按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謂之賦
明有辭矣新宮有辭則笙詩之有辭何疑（鄭曉古言曰笙詩有
聲有辭如其無辭宜曰笙調不曰笙詩燕禮升歌鹿
鳴下管新宮新宮今亡有謂斯干爲新宮者非也笙
詩之亡猶管詩之亡也書曰聲依永律和聲自后夔以來未之有改也

南有嘉魚

王志長曰烝然罩罩烝然汕汕興君子求賢之誠甘
瓠纍之烝然來思興嘉賓從王之志惟求賢之誠旣
孚則從王之志自切此詩先後之序也　按嘉魚甘
瓠味之美雖禽之孝皆以喻賢也上籠之如罩下撩
之如汕至誠求賢之道也木瓜甘瓠纍言上能屈己下
賢則賢得以上進固結不可解也烝然來思言上求
之至則賢如雛鳥之羣然來集也曰來曰又俱有親
就之意朱子謂興之全不取義何也顧大韶曰旣不
改什首爲非古于是復爲南陔之什而由庚崇丘尙
仍毛公之舊東萊從頼濱說又悉依六月序編之朱
子則據儀禮以南陔足鹿鳴之什而以白華爲次什
之首又云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崇丘南山有臺由儀
六者蓋一時之詩爲燕饗通用之樂毛公分魚麗以
足前什說者遂分魚麗以上爲文武詩嘉魚以下爲
成王詩其失甚矣今考鄭康成說則魚麗殿鹿鳴之
什毛公以前本如此朱子謂魚麗是毛公所移恐亦
未詳今一依毛公原本詮次（舊本同）

取義矣又何與乎

南山有臺

郝敬曰此詩朱子亦改爲燕饗通用之樂惟以燕禮歌南山有臺爲據夫鹿鳴魚麗嘉魚鮮云有酒猶疑似燕饗此詩不及飲酒本非爲燕饗作也山有草木多材之比也亟歎樂只君子言得賢才則君身君德名譽福祚邦家無窮之慶所以爲樂得賢也　陳啟源曰魚麗嘉魚有臺三詩朱子因儀禮間歌之文遂皆指爲燕饗通用之樂而斥序爲非不知序所云作大行人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注云賓位

者大門內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此一說也王介父謂乘馬路車天子所以好諸侯也有車馬則有儔匹和鸞矣東萊云韓奕之二章王錫韓侯儔匹和鸞金厄三章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卽其事也此又一說也朱子則謂天子燕諸侯之詩君子指諸侯儔匹和鸞諸侯車馬之飾也愚按左傳宋華定來聘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燕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杜預注賦蓼蕭襲取燕笑譽處樂與賓燕語也爲龍爲光欲以

二宮

蓼蕭

澤及四海序隱括興義爲文也王者建萬國親諸侯故其來朝者以蕭草自喻以零露喻王澤詩中君子皆指天子蘇傳同　燕笑語兮言接已之溫厚也爲龍爲光言恩寵光耀及已也宜兄宜弟言兄弟之國同來朝者無不親睦也儔匹和鸞雝雝鄭康成謂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子門故云然疏引周禮大行人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注云賓位

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燕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杜預注賦蓼蕭襲取燕笑譽處樂與賓燕語也爲龍爲光欲以

崇丘

由儀

古樂南陔合吹黃鐘大呂二宮白華合吹太簇應鐘二宮華黍合吹姑洗南呂二宮由庚合吹蕤賓林鐘二宮崇丘合吹夷則中呂二宮由儀合吹無射夾鐘

寵光賓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和鸞雝雝萬福攸同欲與賓同福祿也元凱蓋以賦詩之意是主人頌賓朱子據此爲說與序意亦可相通也

湛露

天子燕諸侯之禮三禮無文鄭以豐草爲同姓是矣又分杞棘爲異姓桐椅爲二王之後則鑿說也朱氏曰前二章言厭厭夜飲所以道其情之相親後二章言令德令儀又美其德將而無醉中亦寓規

彤弓

嚴緝彤弓非常賜也鐘鼓大樂也饗盛禮也設盛禮所以重彤弓之賜也李氏曰周室東遷之後賞罰無章然彤弓之賜惟及晉文侯文公二人則先王盛時可知已　郝敬曰朱子作燕有功諸侯錫以弓矢之樂歌詩言饗非燕也燕饗皆酒而饗主于錫以酒行禮非行禮以飲酒也國語王饗有體鷹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燕或至夜饗行于朝故曰一朝饗之嚴緝二要傳云右勸也三章傳云疇報也孔氏以勸功報功釋之蓋酬酢是燕禮其饗禮爲訓共儉辱

盈而不飲非必有獻疇也孔說爲得愚按燕饗固異然饗畢卽繼之以燕左傳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也宿武子言報宴（報功）樂（宴）而鄭氏解右之疇之引儀禮賓受酢奠于薦右及主人獻賓賓酢主主復酌賓曰疇皆出燕禮蓋言饗可以包燕也華谷引左傳饗醴命宥謂右與宥侑通皆助也饗醴必有賜以爲宥形弓乃宥之大者夫饗禮本爲形弓而設豈有以之爲助者乎

菁菁者莪

陳氏曰正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莪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于學校燕飲而歌之歟

此詩毛鄭以君子爲人君則既見君子主賢才言之不如謂人君樂于得才其說爲長莪蒿雖微物美而可食故爲人才之比首章二章言王者育才如陵沚之育物見此濟濟多士爲之喜樂且有禮儀以晉接之也（謂燕飲之禮儀）三章錫我百朋言人才珍重朝廷猶易云或益之十朋之龜也末章言楊舟于物無不載（從鄭

說以興國之人才無不可用今既見之故我心安適而休休也序云天下嘉樂之乃是旁意韓退之推衍其說文雖工而義無當朱子作宴飲賓客之詩此又失之泛矣　范氏曰養天下之才莫如致敬有禮則賢者出而風俗厚樂且有儀所以爲先也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蓋謂此也

六月

郝敬曰毛公此序歷舉鹿鳴諸詩所由廢一以見世道興衰之由一以見聖人刪詩正樂之意故孟子曰

詩亡然後春秋作詩與春秋相終始非徒爲聲樂而已毛公所以有功于詩也

篇中凡稱我者皆詩人代爲吉甫之辭首章述吉甫受命之始也二章三章言戎事之備四章五章言郝狄之功末章言吉甫既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又進諸友與共飲而張仲與焉

氣矣詩可以觀于此見之　王志長曰宣王于獫狁之難命吉甫爲大將必以方叔佐之至北狄畏威遠竄國勢既壯荆蠻小醜先聲已奪其氣及方叔率師一出遂望風來威是以六月之美吉甫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有不止于將帥之任者采芑之美方叔曰顯允方叔顯則陰陽進退無不明允則賞罰號令無不信此正必勝之將也以吉甫當玁狁而不謂之小其才以方叔威蠻荆而不至于黷厥績宣王之赫然中興豈偶然哉

采芑

孝友之臣居朝見毛傳　宣王所以克成中興之功也范氏曰戎狄四支也朝廷心腹也有孝友之臣日紉王于善然後吉甫征伐有功

車攻

古田獵之制毛傳備矣宣王之往東都以會諸侯爲主因田獵而選車徒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爲戒具以待會同畢而出獵也（此東萊說）赤芾金舄會同有繹言諸侯來朝其儀物之盛等威之嚴如此詩人美之猶後世云不意今日復覩漢官威儀也（此曹氏說）五章六章言田獵時獲禽之衆與射御之良據孔疏以五章爲頒餘獲之射在于澤宮其義可通也蕭馬鳴以下言獵罷而歸始終靜治

吉日

疏留意于馬祖之禱祈是能謹于細微也求禽獸惟以給賓是恩隆于羣下也程子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此下奉上也以御賓客且以酌醴此上逮下也下恆奉上則永無飛隼之嗟上恆逮下則永無尸饔之歎君子所以貴有終也（序卑三隅言之）王志長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盡力奉上（嚴緝諸美田獵耳後之于東都之敖地吉日于西都之漆沮也上之射夫此之賓客皆諸侯也選徒舉柴頒禽之類言于車攻伯禱差馬酌醴之類言于吉日蓋彼此可以互見也（劉瑾曰率左右以樂天子猶車攻之射夫同而助舉柴也進賓客以酌醴猶車攻之大庖不盈也）

鴻雁之什

鴻雁

厲王之後人民離散宣王能使還定安集各復其居詩人賦其事以美之毛鄭解之子爲侯伯卿士蓋指宣王之詩也

此詩自爲問答亦如齊風雞鳴之體

沔水

規王之聽讒而諸侯攜貳也首章言流水必朝宗于海猶諸侯必朝宗天子今乃如飛隼之或飛或止去來無定（本鄭箋下二章同）此亂之所由生也我兄弟諸友可無以禍及父母爲念乎次章以流水湯湯喻諸侯强盛不朝又如鴥隼之飛揚自恣所謂不蹟者也念彼不忘則詩人憂亂之辭三章以飛隼循其陵阜喻諸侯之循道而來朝者今訛言亂政而王不察則彼必譸言是懼矣惟敬可以弭讒故又託爲相戒之言以悟王也歐陽義呂記嚴緝皆同古說惟集傳但云此憂亂之詩按墨子及汲冢書皆言宣王殺杜伯而非其罪殆以讒言致然觀此詩所規容有之矣

鶴鳴

箋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董氏曰此詩其師傅所作歟

毛鄭謂教王用賢其說必有自也鶴善和鳴魚多潛

遠矣

一章二章皆述使者還定安集之事三章又代爲使臣之辭哀鳴嗟嗟憂流民之未盡安集也維彼哲人謂我劬勞以于征于垣言也維彼愚人謂我宣驕以矜憐慰勞言也（本王氏說）蓋深歎使臣之劬勞能知其心者少也

庭燎

列女傳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由是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以此證之果爲

伏故以比賢人園樹山石皆用賢之比也鳴皋聲聞
身隱而名著也潛淵在渚時隱而時見也樹檀下蘀
朝廷當上賢者而下小人也他山爲錯旁求側陋則
可以治國也通篇全用罕譬舉類遞而見義遠納牖
之體當如是也朱傳分作四解文義不貫且是講學
非說詩矣

祈父

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宿衛天子所謂爪牙
也六軍不足用乃出禁衛以從征所謂轉予于恤也

白駒

毛鄭以爲作于宣王末年敗績羌戎之時其說可信
宣王之末不能用賢宣王殺杜伯而非其罪以是知其不能用賢也賢有見
幾而去者同朝大夫惜其去而思之故有是作首章
二章欲得賢者來止其家而留之也此張氏說伊人猶云
彼人乃其人不在而想望之非覿面之稱也三章冀
其來而又愛其去也末章則歎息賢者之遠去猶望
其念已音問無絕蓽谷云極稱其美而思慕之所以
見其人之賢而時之不用爲可刺也

黃鳥

毛鄭以爲宰家相棄王氏蘇氏以爲賢者不得志而
去朱傳則以爲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郝敬
曰民不得所時政使然故詩人託爲民言以諷上所
謂刺也下章放此

我行其野

王氏曰此民適異國從其昏姻而不見收卹之詩也
朱子從之

斯干

厲王流彘宮室圮壞宣王即位更作宮室既成而落
之劉向引詩亦同序說集傳則云未見必爲宣王之時又引或
說李寶之云儀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即此詩考新
宮久亡疏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孔子時年三十餘後此詩亡孔子錄而未得故
子夏不爲之序也不足信
古人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序止云考室者室是總名
言室足以兼寢廟也毛傳不及宗廟而鄭箋以似續
妣祖爲成宗廟築室百堵以下爲成燕寢按鄭云宗廟及路寢
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此詩二章云西南其戶故知是燕寢與路寢文雖不載亦作之可知劉向昌

陵疏亦云宣王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其言與鄭合然則宣王考室必非不及宗廟孔疏云雜記言廟成則釁之寢成則考之此序云考室取義甚廣可以通釁廟也此辨甚明

無羊

箋疏所引牧人謂牧人之官詩所言爾牧養笠薪蒸者乃牧養之人也降阿飲池牧之地也蓑笠負餱牧之具也以薪以蒸遊牧也以雌以雄別羣也皆牧法也矜矜兢兢牛知所畏也不騫不崩無耗敗也畢來既升入于牢也牛盛如此則牛可知眾魚旐旟鄭氏謂牧人得此夢而獻于王華谷謂設辭以頌禱二說皆通　黃氏曰古人以畜之多寡卜其人之盛衰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于是人和而神降之福此頌禱之祠所以詳及于羊牛眾多牧人安逸以致民物富庶之效也

皇甫謐曰宣王三十年伐魯諸侯從此不睦蓋周衰自此而漸也大抵宣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以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並行不可以限斷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

此詩家父乃求車者之先世韋昭以爲平王時作劉瑾據國既卒斬喪亂弘多語亦以爲東遷後詩恐不然蓋節彼南山朗終南山家父因所見起興則是作于未遷之時又詩曰我王不寧曰以究王訩可見其時幽王尚在也

首章以師尹失民望憂周之卒歸于亡也二章言師尹政亂在于不平而召天人之怨三章言太師委任之重尹氏以不平不稱其職也四章言師尹之不平在于遠君子而任小人君子對下小人謂邪正之當辨也勿誣罔君子以爲不可用勿信任小人以自取危殆文意瞭然五章言如用君子則可以回天心而息民怒歎師尹之不能也六章憂尹氏不但不能弭天災抑且生禍亂七章思避亂而無可往也八章形容小人喜怒無定蓋怒以立威喜以植黨也九章責師尹不平而不知反已十章言致亂雖師尹而亂本

冀在王心故終以式訛冀之也

正月

首章言訛言害國甚于繁霜害物故已獨爲懷憂二章言訛言變易好醜故憂心愈甚而反見侮于小人也三章傷國之將亡莫知底止四章究天定之可畏不終于夢夢五章歎訛言之莫懲徒相蒙以自聖六章言上下畏罪而無所自容七章言小人扤我而求賢無實八章言宗周之必滅由王惑溺女色推翻亂之本也九章以棄輔黜載責王之遠賢人而致危殆

十章因言駕車之道當周慎于始斯踰險不難而王昏不以爲意也十一章憂君子之罹害十二章惡小人之比周末章悲小民天椓焚獨爲尤可念也幽王之禍原于褒姒而成于小人專政故前數章皆以訛言爲憂蓋訛言者詩張變幻小人所恃以罔人而惑衆者也此承上後言洽比其隣昏媚孔云與上篇瑣瑣姻婭語合此詩所刺者邘卿尹氏之徒歟

此時鄭氏以爲宗周未滅時作朱子引或說疑是東遷後詩以詩文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爲據然考西周亡後不卽東遷許氏說書埤傳自犬戎殘難至平王卽位首尾蓋數年事此詩既言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又云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其作于未遷之時乎若既遷後人有定主不當爲瞻烏誰止之歎矣

十月之交

鄭氏云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皆刺厲王蓋以正月惡褒姒此篇疾豔妻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所謂番也蘇傳鄭桓公在幽王時與

番蓋先後用事又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誰曰不可漢儒異師相攻甚于仇讐毛公誠改詩第他師將不肯信而韓詩之次與毛詩合此足以明其非厲王之交以歷推之在幽王之六年又周語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是歲三川竭岐山崩伯陽父歎爲亡國之徵與百川沸騰山冢崒崩語合鄭云幽王八年鄭桓公爲司徒桓公死于驪山之禍其司徒必代番爲之者此詩作于幽王時歷歷可據康成云最爲謬說

壹〇柒冊1015版

前三章述天變之後災異洊臻四章言致災由任用羣小又有內寵主之所以難去也五章六章尚言皇父之惡七章八章歎己從事被讒安乎命而不敢自逸也項氏曰幽王時爲惡者皆宜王時故家宰夫戎攻王者棁高之申伯也爲趣馬以亂朝者棸奕之也爲卿士而貪殘擅利爲太師而迷民誤國者常武之皇父尹氏也四人雖未必皆其身亦無皆死之理以此知人才惟上所用唐裴矩即隋佞人雖華歆即漢名臣也嚴緝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大雅所美諸臣皆初年中興之佐幽王時未必存蓋皆其子孫耳

雨無正

元城劉氏恕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其詩之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朱子曰劉說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普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詩篇之名有絕不用詩語者此篇則甚難解纔濱云雨無正猶天失常託天災以刺時也天降饑饉有罪無罪同死即雨失其正也華谷云此詩刺刑罰不中忠言不用遂致人心離散所謂眾多如雨也或曰當從韓詩作雨無極朱子疑前二章皆十句不宜

獨多二句今若分作二章章六句何爲不可且章各一韻分之正宜

喪亂之後大臣多去位其不去者作此以責之首章言天變于上二章言人離其心三章言己忠言不見用而因以敬畏戒羣臣四章責羣臣之莫肯盡言也五章六章言彼之離散而去者蓋以忠直罹尤巧佞易入仕者進退皆難故爾又體其情而言之末章則深責去者以無室家爲辭

劉瑾曰詩文四章言曾我暬御慘慘日悴固可見其作于暬御之臣矣但二章首言宗周既滅繼言正大夫離居卒章又言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似是東遷之際羣臣懼禍離居不復隨平王遷于東都故見諸詩辭如此　先儒謂此篇東遷後詩以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恐非逆料未然遷于王都正指東都也若止以去而挽之來則曰遷曰歸皆可何必以遷爲辭乎幽平之際災變頻仍臣工解體考之文侯之命可見其曰殄資澤于下民卽此詩降喪饑饉斬伐四國之謂也其曰囚或耆壽俊在厥服卽此詩正大

夫離居莫肯夙夜莫肯朝夕之謂也其曰侵我國家純卽此詩戎成不退之謂也平王遷洛本迫于戎難其時將兵匡衞者晉文侯鄭武公衞武公而外無聞焉觀詩末有昔爾出居語知幽王之末大臣多避難潛身者此詩人所以深責之也

小旻

四篇皆以小名其義未詳若謂別其爲小雅小雅多矣何獨別此四篇大東名小東正宜何反以大名乎小旻小明別于大雅召旻大明則小宛小弁將何別

乎又謂宛弁刪其大而小者獨存此說近之然亦無證據

前二章言謀有善不善而不能擇三章言謀之非其道四章言謀而不能斷故于事無成五章言不擇賢者謀之必將致敗末章言懼禍之深

小宛

朱傳作大夫遭亂兄弟異祉而相戒之詩此解最明切復不悖序首章以鳴鳩亦可戾天興兄弟當努力以求及其親也次章欲其敬威儀以治身所以繼先人也四章以毋辱所生申首章之意五章至末章言遭亂如此易罹刑獄故雖無罪之人猶懷恐懼而可無戒乎

詩雖不顯斥幽王而彼昏不知壹醉日富政與賓之初筵同旨至哀我塡寡宜汙宜獄及集木履冰等句則刺時之意莫切于此解者必欲牽合幽王父子事故其說穿鑿無理今盡汰之

小弁

郝敬曰凡詩託爲其人之言不必眞出其人之口也

毛公獨于此詩明之者非謂小弁獨託而他詩皆眞也以明子之于父無刺而小弁之親親非宜曰所及耳　辨說云此爲放子之作無疑但未見必爲宜曰耳愚按詩言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是憂國家之將亡非宜曰作必無此語況孟子集注已純用序語何此獨疑之

前五章皆言被廢無依故心憂之甚皆怨慕之辭六章以下純乎怨矣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信讒不舒究之此是幽王黜后放予之本宜曰作詩時其身

已被逐故曰舍彼有罪予之佗矣宜曰之廢也其始必幽王嘗泄其意于語言之間左右因傳會而成之故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李泌所謂左右聞之將樹功于舒王太子危矣者也此東萊說宜曰既廢伯服遂立爲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逐子之悲同于棄婦故其辭一也

朱氏曰小弁前六章皆興白華八章皆比小弁婉以切猶有望之之意父子之道也白華簡而莊不無責之之意夫婦之道也

巧言

首章爲傷亂之辭以發端次章言亂生于讒讒生于王之涵容不斷漢弘恭石顯與蕭望之周堪劉更生相辨論元帝始不之察其終也望之等皆爲恭顯所排則譖始既涵之失也三章言信讒致亂雖屢盟何益左傳幽王爲太室之盟諸侯畔之此其證也盜言孔甘亂是用長四章言已能忖度讒人即讒言詆爲盜者疾之深也四章述讒人之情狀因以其身所必受者戒之五章之心也五章備言聽言宜審巧言尤不可惑蓋讒人之言非巧不入詩人所深惡也故摘取巧言二字名篇末章斥讒人所在而深賤之言本易騶除特王不悟爾按晉語幽王與虢石父比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又鄭語虢石父讒佞巧從之人而立爲卿士此詩于信讒之禍痛之深矣彼何人斯殆指虢石父之徒歟

何人斯

三言彼何人斯皆假託暴公之侶以刺暴公也前六章反覆言不入之可疑七章乃責以大義末章又峻其辭焉雖云絕之仍有冀其悔悟之意　蘇公與暴公同爲王卿士其從行之人亦卿士也詩云不入唁我知蘇公是時已因譖失位吹壎吹篪追言同爲王臣之日也蘇之絕暴必因國事參商故責其反側若薄物細故不應詆斥如此

巷伯

首章二章言讒口中人小可使大虛可成實也三章四章述讒人之情狀因以其身所必受者戒之五章六章訴之天而欲其死亡末章又以讒禍警在位諸臣也　朱子謂寺人以讒被宮刑爲巷伯而作此詩

蓋因班固論司馬遷云跡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而有此說又引楊氏謂寺人親近而遭此讒則幽王之不明可知

小弁以下四詩作而內外上下皆困于讒矣此幽王之所以亡也

詩經通義卷之七終

巴陵方功惠校刊

谷風

谷風之什

呂氏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皆小人之交俗薄道絶由于上之所致故以刺也

章夢易曰谷風和調及其久而大也則雨從之又及其變也則爲焚輪矣若有崔嵬之山薇之則旋轉阻鬱而草死木萎矣夫其初之和調非不善也而後乃

至于迴旋害物以比朋友之始相慕用後漸疎遠以成仇怨也維山崔嵬是比讒間之人此四句以易象

山下有風蠱證之便明

郝敬曰小雅短章疊詠如此篇類猶似風體大雅俱

莊嚴大篇所以有大小雅之別

蓼莪

首二章自傷不得養父母而報其恩三章言父母與子相資故以失養爲戚四章言父母生我之恩不知如何可報末二章以南山氣寒飄風暴發傷已見役之勞苦本鄭說歐蘇同不得如他人之終養其親也

大東

首章思周道也周道雖指道路言意實在周之王道與匪風同

國豐饒簋飧棘匕百禮皆備蓋由周道坦直而賦役甚均其時君子小人恃以各得歐蘇同至于今則不然是以睠顧焉而出涕也二章三章述東人皆困轉輸而庶幾其休息四章歎王政不均東人勞苦而西人則驕奢得志也五章至末卽酒與佩以言西人之徵求不已從集傳說嚴緝呂記同故無可控愬而仰愬于天又無

可歸咎而歷咎東西南北之象緯所謂告病之辭也

維天有漢以下鄭意皆喻眾官廢職蓋惟廢職故不恤民勞也汞叔云天雖有織女不能爲我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爲我駕車而輸物雖有啟明長庚不能助日爲晝裨我營作雖有天畢不能爲我掩捕禽獸雖有箕不能爲我簸揚糠粃雖有斗北斗不能爲我挹酌酒漿箕斗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于東也皆作望天怨天窮困無聊之歎最得情旨朱傳純採用之

四月

蓋氏曰韓詩四月歎征役也　大夫行役南國以六章言江漢知爲南國自初夏歷秋至冬而未得歸故前三章敘其始末以發歎也孔叢子引孔子曰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蓋于先祖匪人句見之四章推亂之所生曰莫知其尤者不忍斥言王也五章言禍亂之來無時可免六章言勞瘁之臣棄之在下七章八章言如此則欲去而不如魚鳥之遂性天淵欲居而不如草木之得依山隰惟有作歌以告哀而已

北山

補傳大東言賦之不均此篇言役之不均讀後三章知當時以役使不均不得養父母者非獨賦北山之一人也連用十二或字章法甚奇

無將大車

郝敬曰小車駕馬大車駕牛車行利輕而惡重貴馬而賤牛故以牛車爲小人負重之比始不察而用之至于誤國僨事所以可憂朱子因篇次北山小明間遂改爲行役勞苦而憂思哲之作非也　將者推之挽之也君子推挽小人小人既進必傾害君子無所不至觀自塵自瘕自重俱有咎已之意如王介甫引用呂惠卿後每歎爲禍建子所誤是也

小明

此詩乃西征之大夫寄其僚友之處者而作前三章說東發取之存以待考以仕于亂世久役不休故有懷歸之歎後二章則與其僚友自相勞苦而告以善全之道也

王志長曰此詩雖敘行役之苦而多悔恨之情各章念彼共人思自全之策惟有恭順可化憂患爲景福至于誤國僨事所以可憂朱子因篇次北山小明間處亂世而獲安全其爲怨悔語甚明若但以爲爲久役而作恐不盡作者之意　章潢易曰昏亂之朝遠

壹〇柒 册 1014 版

之猶可以免禍近之實難以保身故小明之大夫遠行久出雖其甚苦而不敢即歸者畏歸而有罪罟譴怒之反覆也若在朝之僚友進退維谷罪罟譴怒在所不免惟靖共正直可爲神明之所佑耳君子本共又勉之以靖共靖即自靖自獻之靖能自靖而共始至也

鼓鐘

刺幽王爲流連之樂而不知禍亂將作也

董氏曰樂雖正而用于淮上則其地遠也用于三洲則其役久也其地遠其役久則民愁而音變淒苦之氣貫金石入匏笙故聞之者憂傷也同音不僭皆言聲是而人非所謂淑人君子其德不猶也

疏鄭氏申候握河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爲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今按毛詩小雅七十餘篇刺幽王者過半前此何無一詩豈有之而皆刪耶是矣苾芬孝祀八語獨不可爲王者之嘏辭歟馮嗣宗云集傳解此詩皆準少牢饋食禮至鼓鐘送尸引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則仍以天子之禮言之矣何玄子云祭禮之見于少牢饋食者初無祝祭于祊鼓鐘送尸之文即此可證其非矣又況滌牛燕毛皆天

楚茨

有刺詩故毛鄭從序皆以此詩屬幽王

說可通

愚按儀禮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疏以此大夫嘏辭故畧天子嘏辭必多于是矣苾芬孝祀八語獨不可爲王者之嘏辭歟馮嗣宗云集傳解此詩皆準少牢饋食禮至鼓鐘送尸引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則仍以天子之禮言之矣何玄子云祭禮之見于少牢饋食者初無祝祭于祊鼓鐘送尸之文即此可證其非矣又況滌牛燕毛皆天

子之禮乎

首章述黍稷既成爲酒食以祭祖考所謂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也二章述助祭之禮職祀禮之著明而神福之三章述俎豆之盛主婦之虔賓客之賢旅酬之洽四章述祝傳神意以嘏子主人五章述祭畢送尸祝告利成歸俎而留同姓焉末章述燕寢受福而并載燕者之慶辭也樂章一升奏爲一闋故各章下繫以受福之語

何楷曰楚茨信南山皆一時所作特此兼言烝嘗下專言烝祭耳此章祭祊以前尚有灌地迎牲告幽全升臭等事故言祀事孔明而不詳及之者以與信南山互見也嘗禴烝嘗祠烝祭祊禮器之言祊者而得之郊特牲云詔祝于室坐尸于堂用牲于庭升首于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蓋汲汲于求神也自是而神若禮器云納牲詔于庭血毛詔于室羹定詔于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于堂爲祊于外互相備也

特牲于直祭祝于主之下卽繼之曰索祭祝于祊禮器于設祭于堂之下卽繼之曰爲祊于外互相備也皆曰于彼乎于此乎蓋汲汲于求神也自是而神若至矣始行薦熟之禮則下章執爨以後云云是也楚茨詳薦熟以後事而畧于前但以祀事孔明一語該之此詩大旨與前篇同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乃粲率土之濱因而升牲首于室郊特牲所謂直祭祝于室而直祭也此禮器云納牲詔于庭血毛詔于室羹定詔于堂爲祊于堂也設坐于堂亦設有牲燭之祭焉所謂設坐于堂也自解之曰首也者直也是可見升首之爲直祭也此猶恐神之或不在求而未之得也因于祊以求之郊特牲于直祭祝于主之下卽繼之曰索祭祝于祊禮器于設祭于堂之下卽繼之曰爲祊于外互相備也皆曰于彼乎于此乎蓋汲汲于求神也自是而神若至矣始行薦熟之禮則下章執爨以後云云是也楚茨詳薦熟以後事而畧于前但以祀事孔明一語該之信南山詳朝踐以前事而畧于後亦以祀事孔明一語該之此古人文章互見之法也

信南山

前三章言黍稷之盛由于土宜得而天時和遂穫之以爲祭享之用也四章五章述獻新及割牲之事末章則祭而受福

甫田之什

甫田

朱傳以此詩爲述公卿有田祿者力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東發非之定爲王者之詩

首章述徹法取民及補助勸農之事二章述報成與祈年之祭三章述天子省耕時事末章述豐年之樂

東萊曰此詩後二章皆述前二章之意三章所言申首章南畝勞農之事也故曰會孫來止田畯至喜四章所言申二章田祖祈福之事也故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自會孫之稼以下所謂大福也

按周禮籥章氏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而此詩有琴瑟擊鼓以御田祖故說者以爲即豳雅也但祈年田祖與社方不同時徐玄扈云此詩本報賽之樂當作于秋祭時而首述耘耔次述報祈次述省耕末述收穫蓋詩人叙事錯舉成文必拘拘于時月次第則失之矣

大田

朱傳以此詩爲農夫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恐不然補傳曰此詩疑爲王者省斂因舉方祀而作所謂擇稺秉穗皆省斂以助不給之事也

首章地廣而盡耕種之功次章苗盛而祛蟲螣之害三章望雨而豫期年豐末章有年而徧舉方祀

李氏曰以上四詩詞雖不同其意則一始皆言黍稷次言祭祀末乃以福祿終之張文潛同此說愚謂前二詩詳于祭祀而畧于田功後二詩詳于田功而畧于祭祀前二詩爲烝嘗之祭故多祝嘏之辭後二詩乃祈報之祭故多勸農之語旨各不同

瞻彼洛矣

集傳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之之詩濮氏曰洛邑初成成王嘗往受諸侯之朝宣王復會諸侯于此序所謂明王也安知非當時美之而詩必別之爲思古歟

毛鄭于裳華桑扈鶴鴦所云君子之子皆爲天子而

此篇君子又謂諸侯止因解韍韐爲士服故不得不異其說耳箋諸侯世子服士服入見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　士冠禮爵弁服纁裳韎韐凡衣從冠色弁韎韐則衣亦韎韐也考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卽左傳所云韎韐之跗注本王氏肅之說意天子亦然從集傳可也廣謂仰視日瞻詩云瞻彼洛矣其爲諸侯美天子之詞甚明

裳裳者華

蘇傳爲序說者不過以乘其四駱爲守先人之祿位是以似之爲嗣其先祖至于小人讒諂則是詩之所無

集傳此天子美諸侯之詩鄒忠胤曰孔叢子載孔子曰于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世保其祿也于末章見之蓋前三章所稱之子指繼世之新侯末章所稱君子則追美其先人也先世之君子才全德備左宜右有是以其子孫肖似之此朱子初說見讀詩記　曲禮諸侯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謂繼先君之德乃得受國而見天子此云似之卽小宛所云式穀似之也篇中未有刺意鄭箋尤多踳駮　王志長曰章首二句鄭氏謂與君臣而後儒以爲興賢者之世類之子鄭氏謂古明王而後儒以爲亦指賢者之後皆後儒爲勝左之右之當讀如左右逢其原之左右亦不必如毛氏以吉凶爲說

桑扈

集傳謂天子燕諸侯之詩君子皆指諸侯今按之屏之翰百辟爲憲卽維周之翰四國于蕃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也從朱說甚安記曰高而不矜所以常守貴滿而不溢所以常守富此戢難那福之義也彼交匪敖卽戢難之見于飲酒者也中亦寓戒勉之意

鴛鴦

集傳謂此詩所以答桑扈或然君子皆指天子也朱子語類小雅燕飲諸詩道主人之意以譽賓如今人宴飲有致語之類亦有敘賓客答辭者如鴛鴦詩是也愚謂天保詩康成以爲答上五篇則朱子以鴛鴦爲答桑扈亦非創說　鴛鴦乘馬雖卽所見以起興卻有旨鴛鴦于飛畢之羅之不射宿不盡取也在梁戢翼若其性也厩馬摧秣飼之有其時又有其節也有節于馬不食粟見之　王肅本鄭箋無妄費卽此可見劉氏同宜其享福祿于遐遠也頌弁

辨說序見詩言死喪無日便謂孤危將亡不知古人勸人宴樂多爲此言如逝者其耋他人是保之類漢魏以來樂府猶多如此少壯幾何人生幾何是也

序謂刺幽王不能宴樂同姓然詩云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末又云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則此時兄弟甥舅已同在賓筵且厭厭夜飲矣何鄭箋云皮弁酒殽宜以宴而弗爲乎朱子作宴兄弟親戚之詩是已其以君子爲兄弟則不然此詩乃同姓諸公與宴者所作故曰薦與女蘿施于松柏蓋以兄弟之託王譬蔦蘿

詩經通義卷八　三

之託松柏此頴濱說則君子當指時王無疑也死喪無日無幾相見與唐風山有樞不同彼是痛國之將亡此懼王疎遠宗族故以死喪無日感動之冀其常相親

睦耳此豐城朱氏說

車舝

鄭箋衍序說與陳風東門之池同解或曰彼爲譎諫此則難通無論豔妻驕孋寵不再移其時申后被廢而乃勸以別選賢女非不德也詩人何不諷復故嫡而乃勸以別選賢女抑戒故集傳從韓詩序以爲武公悔過而作若止是豈不悖哉今按左傳叔孫婼聘于宋宋公享昭子賦

新宮昭子賦車舝其時將爲季孫迎宋公女則此自當從朱傳爲燕樂新昏之詩然泛言新昏又與王者之政無干不得入小雅吾意詩言季女碩女猶關雎之淑女必是納爲后夫人者詩人喜得賢媛爲君子配故一則曰德音來括再則曰令德來教諷君子之勿悅其色而好其德也集鶉喻來配析薪喻胖合喪服傳夫妻胖合也行大道而調車馬言親迎時如此此東發說集傳引表記云乃斷章取義應門關車牽蓋首尾之辭　西亭王孫疑昏禮不賀記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新

青蠅

三章一例皆比朱傳所分吾不敢從

賓之初筵

後漢書引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幽王沈湎淫戾武公既入必有侍燕之時故曰飲酒悔過非武公自燕其臣也　朱子謂此類

抑戒故集傳從韓詩序以爲武公悔過而作若止是刺時者武公幽王

之時入爲卿士不敢斥言王過借悔過以刺之

考射禮有三大射賓射燕射也大射者天子將祭擇士于澤射于射宮射宮在郊中者得與于祭不中不得與賓射者諸侯來朝與之射于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卽與射于寢三者其處不同其侯亦別冬官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注春音蠢作也作其容體與之事鬼神 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皮侯大射侯也五采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何楷曰三射皆有飲酒之禮但賓射燕射因燕射是因祭而燕而射意止于嫓賓大射是祭而射意主于擇士飲酒乃其中之儀節毛氏以此篇爲

燕射鄭氏以爲大射崔靈恩集注以一章爲大射二章爲燕射鄭也箋舞笙歌至子孫其湛也引大射禮申鄭也集傳參取毛鄭孔疏引燕射鄉射禮申毛兼兩家之義長發氏疑其錯雜著論辨之詳稽古編今按首章述古人將祭大射以擇士先行燕禮大侯既抗以下則射事也二章言祭而又燕因燕而又射卒言祭禮之盛鄭氏所謂燕行烈祖其非祭歟者是也疏鄭以爲大射擇士與祭故于此言祭事子孫主祭之子孫也子孫湛樂好之無已也二章三章美其車旅之盛又卽下服而明是受釐而燕飲矣各奏爾能明是燕而又射矣賓載手仇室人入又言賓黨射則手敵主黨人射又手見其上交之小心所以爲可尋也四章五章美其能盡忠天子而享福祿于優游也

魚藻

魚藻之什

詩經通義卷八 十七

卷耳

孔叢子載孔子曰于采蘋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集傳則謂天子所以答魚藻首章言諸侯來朝而卽下服而卽下服而卽下服

或疑幽王雖無道諸侯豈可不朝事思謂夫子錄此詩蓋以示戒也王者之待諸侯懷遠以恩招攜以禮其時兄弟方來朝享不絕幽王失禮諸侯數徵會之而無信義諸侯咸貳相戒莫朝驪山之禍卒基于此夫子錄豳諸詩于正雅又錄菀柳于變雅王者待諸侯之道亦可見矣

都人士

郝敬曰衣服者身之章先王所以齊民俗辨等威莫先于此王畿首善之地明王端好貴家大族不敢競

浮華以傷雅道四方于是乎取正焉幽厲奢淫都人化之士女服冶富首炫服如後世高髻大袖之謂服妖詩人所以興刺也

朱傳作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者都邑之盛人物容儀之美作此以歎惜之亦可從

士者貴賤通稱首章都人士論長民者故不言女二章以下統言男女也臺笠緇撮賤者之服充耳帶厲皆貴者之服也

何楷曰首章專以士言而曰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則是言其德之備美也二章以下兼言士女但稱其服飾而已蓋曰非惟有德之士大夫其威儀文辭不可得見雖世家大族之女容儀亦不可見矣以深致其盛衰之感也此主集傳之說

采綠

郝敬曰幽王使人不以道詩人託閨怨以刺之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新昏三月不從政卿其私也今使其室家睽離匹婦銜怨故聖人錄是詩以明王道本乎人情　愚謂若是成役無有期以五日者華

谷以新昏言之極有理

黍苗

疏裕高言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云因是謝人與四章章章皆謝功相當故知此南行謂召伯營謝邑也時召穆公為司空故主營繕之事按殷輅谷謂此詩乃兼美營謝伐淮夷二役蓋以徒御師旅及烈烈征夫為平淮夷之事耳然平淮與營謝未見同時注疏皆無此說今不取　朱子曰此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非刺幽王也與大雅崧高相表裏

何楷曰崧高意重申伯此詩意重召伯命旨各別愚按國語注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黍苗道召伯

述職勞來諸侯也韋昭已有是說

隰桑

朱子謂辭意與菁莪相類疑與上篇皆脫簡在此也

末章詩人自道其愛賢之意

白華

辨說漢書注引此幽字下有王廢申三字可補序之闕下國化之以下皆衍說耳程子曰詩序但見詩有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卽云教載絶不成語　按古人作詩非若今人先言當時事如此詩中所不及

此周人爲申后之言以刺王也首章以白茅束白華有題目而後爲之序非題也詩陳于太師肄于樂工教于國學其作詩之由必轉相傳授說詩者乃繹其意義而爲之序大抵出于子夏之徒而漢之經師如衛宏輩又各以其見增益之所以其辭不免殽雜雅鄭

與夫婦有相申束之義歎王之遠我使窮獨無依也

二章言雲氣無不覆露菅茅均被其澤焉今王不如是豈非天運之艱雉乎三章言小水尚能溉物而王澤獨不及我四章遂言桑薪之善而但以烘燎灶竈我之失職猶是矣能無念王而心勞乎五章自傷誠意不能感動乎王也本伊川說已雖念王而王曾不顧已則鼓鐘聲聞之謂何六章以鶉鵠饑傷嫡妾之倒置七章以禽鳥好匹非偶處之失常末章方顯其意言扁石非乘石履之則卑王今寵惑賤妾適自賤其身所以憂之而成病也

緜蠻

程子曰詩序必是同時所作然亦有後人增者如此序但見詩有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卽云敎載絶不成語　按古人作詩非若今人先

有題目而後爲之序非題也詩陳于太師肄于樂工教于國學其作詩之由必轉相傳授說詩者乃繹其意義而爲之序大抵出于子夏之徒而漢之經師如衛宏輩又各以其見增益之所以其辭不免殽雜雅鄭

詩尤多伊川謂詩序作于同時尚非的論

郝敬曰朱子辨說以詩中求見刺大臣意夫行有後車能飲人食人非大臣而何又謂序言褊狹無溫柔敦厚之意不知溫柔敦厚以求詩非以求序也況詩人之旨不敢直斥而自託于鳥不敢辭勞而但告哀于人志苦而詞鄙乃所謂溫柔敦厚也又謂全詩皆鳥言尤不成文義

瓠葉

燕禮之至豐者魚麗是也易所謂大享養聖賢也其

至薄者瓠葉是也易所謂二簋可用享也然此詩與
魚麗氣象不同自應屬之變雅古者蔬以苦羹未聞
兎醢未聞用苜此詩
明是衰世荒儉之象
漸漸之石
朱子解此詩一本歐陽可正康成與王肅孫毓將戎
狄荆舒分配詩辭之謬
幽王季年繒西戎發難此其事之見于史傳者也觀
此詩則荆舒又叛之于東蓋周都豐鎬去東南絶遠
西戎有變則東南挺起應之如今時楚粤箐峒中蠻

猺出没不恆中國坐受其敝漸石之刺興而苕華何
草不黄繼之作矣東征之事不載于史而詩著之詩
可以裨史闕也 王志長曰幽王淫昏嬖寵申侯犬
戎將甘心焉其大患在西爾乃徹腹心之衛問罪荆
舒是忘榱棟之焰而救郊原之火也篇中三言武人
東征豈逆見驪山之禍而隱諷之乎
何草不黄
自菀柳至此多似風體夫子猶存之雅者不忍忘周
之舊也

詩經通義卷八終

巴陵方功惠校刊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

序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受命作周猶康誥云肇造區夏乃後人推本言之耳史遷遂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稱王之始漢儒惑于讖緯又雜以赤雀丹書之說其誣甚矣永叔頼濱皆有辨然文王

雖無稱王事而受命改元則不可謂妄周公言文王享國五十載而武成云惟九年大統未集九年非受命之年乎（予有辨詳尚書稗傳）

古序文王以下諸詩並不言作者何人惟呂氏春秋引文王在上四語以爲周公之詩束萊謂非周公不能作

國語文王大明兩君相見之樂也口口兩君相見必歌文王大明者欲其知周家世德如此明尊王之義也朱子謂周文公追述文王之德以戒成王因以爲天子諸侯朝會之樂首章言文王有顯德而受天成命也德顯即於昭之謂命時即維新之謂陟降左右即在上於昭之謂也二章言天命集於文王不惟其身又使其傳世永久三章述文王得人之盛以明其世顯者如此四章推言文王以敬德爲受命之本故天命文王有此商之孫子而商後人皆臣服之也五章述殷後人祼將之事而因以爲戒六章戒成王當念祖而監殷配命言其用配帝言其體其義一也末章又申上監殷法祖之意能法文王則萬邦信之

而天命可永保文王即天也　此詩自三章以下語相承接纍纍如貫珠王世貞謂是曹植贈白馬王詩章法所祖

大明

此詩朱子謂亦周公作以戒成王首章言天監明德故周以之興而殷不免于亡也二章述太任生文王三章述文王之德四章述天命太姒以配文王五章六章述文王親迎太姒生武王以伐商也七章八章述武王伐商天人協應之休以終首章之意　陳櫟

曰人必有配偶之賢而後有嗣續之賢故詩美聖德往往推其所自來如生民言稷而及姜嫄此詩言文王而及太任言武王而及太姒皆是也聖賢之生豈偶然哉

緜

朱子曰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文王因之而受天命也

首章二章言太王自豳遷岐周之事四章至七章詳定民居次築宗廟宮室立門社之事八章言由太王

至文王而昆夷始服末章言文王受命之事歸功四友是章末波瀾

域樸

王志長曰首章言文王得人之助次章言助祭得人三章言師行得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二者舉重而言也然一代之才天生之必君成之四五章遂推文王造就人才之本雲漢爲章言其規模之廣大追琢金玉言其陶冶之精純而總歸于我王之勉勉域樸之勉勉作人之本也文王之亹亹思皇之本也思齊之無斁譽髦之本也蓋造就人才非德之盛者不能也　祭祀軍旅才皆可用見文王之能官人而人皆趨向之也雲漢自然之章也追琢勉然之章也追琢之綱紀乃其所以自然之章與自然之章相成而勉勉之功用乃見

旱麓

鄒敬曰文王以聖德承祖考基隆之業可以王而不王小心恭順養和平之福以啟後人故曰豈弟君子干祿豈弟詩人可謂善頌而古序曰受祖也箋疏誤

以詩中君子即太王王季朱子因詆序說爲謬皆未深究其旨耳文王以下諸詩義各不同首篇言代商之事故序曰作周次篇言文武之生故序曰文王有德後命武王三篇言遷岐故序曰興由太王四篇言左右諸臣故序曰能官人五篇言祀神故序曰受祖又歷序祖德而於大王王季借詩中福祿語以推重其功德見文王凝承祖德者厚非以此詩爲爲太王王季作也箋疏之誤并以累序故讀詩難讀序亦不易也王志長曰前人有治功而後世涼薄不能承受

則先烈易隳后稷公劉太王王季之業非文王不能載也故曰受祖也　按後序干祿百福語不成文鄭氏以詩中豈弟君子爲太王王季毛傳本無此說疑後序毛所未見也（此東萊說華谷同）　朱傳解君子爲文王得之朱子又云詩中有享祀神勞等語或受釐之樂歌林屬于山爲麓承山之氣者也其山高大則麓之得其氣也深厚其氣深厚故草木盛長旱麓之榛楛眾多惟得山氣厚也山喻祖先麓喻子孫榛楛喻福祿也（此華谷說）玉瓚黃流言主祭之事賦中有興意集傳所謂兒寶器不薦夫爨味而黃流不注于瓦缶則知盛德必享夫福祿而福澤不降於淫人是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鞏愈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周家作人其氣象如此（此頗濱說）言作人而即以助福得福繼之蓋祖先遺子孫之業莫大于人才（此東萊說）子孫善承其道則百福集矣求福不回與首章干祿豈弟應何法略同

思齊

鄭敬曰母聖妻賢聖人之遇而其所以聖不在此無

斁者乃其所以聖也無斁則純純一不已文王之所以爲文也二南之化始於宮闈孚於祖考達於家邦故首章言母妻之賢和敬謹於壺內其培植者深也二章言宗公之惠和敬孚於鬼神其感通者遠也三章言德純肅雝遭大難而不變四章言功妙神化開永學而作人此孰非造端於齊媚之徽音而醞釀於肅雝之無斁者故論文德之純無若思齊此序謂之所以聖也王志長曰若如舊解似文王之聖都賴家庭況周姜太任旱麓受祖之說已包舉在內太姒嗣

德方以爲文王刑于之效奈何亦指爲文王之所以聖乎如郝仲輿說可以無獎　首章言文王之聖本於太任之賢而太姒嗣之則化成於內次章詳文德之孚格神人而臨保式入則文王之所以聖也終言譽髦斯士則化成乎天下矣即前詩遐不作人意

皇矣

首章二章言天命太王鄭箋指文王亦是但於次章作之屏之等句難通太王當殷高宗祖甲之時王室方大競豈有西顧與宅之理此是後人追言猶頌言

實維太王實始翦商也愴其式廓朱傳載或說鞫鄭箋爲長言四國中有究心治理度量民瘼者帝心卽眷定焉而增大其疆宇惟太王可以當此耳作之屏之八句頌所云天作高山太王荒之也帝遷二句頌所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也此本太王遷岐時事鄭箋謬作昆夷朱子遂引混夷駾矣爲證不知此在文王時不可言太王也此章既主太王則厥配指太姜何疑鄭氏以爲太姒亦非也三章言天命王季繼太王而啟文王也作邦作對又當從鄭箋卽以文王言之追遡太伯王季者太伯讓於王季而後文王起也

四章當是詳文王之德此詩之序專重文王不應畧文德而遽及其武功從左傳說可也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依其在京侵自阮疆依遏也言文王先駐兵國都爲三軍聲援此東萊說然後出兵自阮疆以侵密也陟我高岡軍行右也命文王伐密定密地卽徙都于程一作

靈臺

張子曰民之歸周已久序因靈臺之詩益見其親附耳若謂至此始來附則不然如東西南北無思不服非作辟雝而後服也

郝敬曰詩人作是詩以見文王造周功成蓋民樂而後君樂民樂君之樂而後見民樂也雖民心歸周不自今始而文王之求寧今始覩成焉故序曰民始附也

靈臺

箋文王立靈臺而知民之樂附立靈沼靈囿而見物類之得所以爲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合樂辟廱鼉鼓于中和之至按鄭氏以辟廱及三靈皆同處在西郊振鷺云於彼西雝故知在西郊也卽接臨衝攻城之具訊馘伐聝殺敵之功崇侯虡紂故服之視密爲難也左傳袁準正論云靈臺望氣之觀辟廱大射養老之處

何楷曰辟雝作人論樂興化乃文王制作之大者故
詩人重叠言之
下武
王志長曰文王有聲曰繼伐則此言繼文者非繼文
王也繼三后之文德也太王王季文王功德雖大然
世守臣節文王服事尤謹至武王肆伐清明三后規
模盡變恐後世疑其有戾於祖父在天之靈故此詩
歷言繼文之美曰王配于京曰世德作求曰孝思維
則曰昭哉嗣服曰繩其祖武詳言武王伐商正其善

繼善述與三后之恪守臣節無悖故繼伐者武王救
世之事而繼文者武王達孝之心二詩之意互備而
著者也 周家三后之緒繼於武王武王成信於天
下以孝思爲本順德者孝也二章三章四章皆詳言
首章之義五章六章又言武王之道足以福及後人
文王有聲
王志長曰繼伐當爲功伐之伐左氏莊二十八年傳
云且旌君伐杜預注伐功也下武言武王繼列聖之
德故言繼文文王有聲言武王繼列聖之功故曰繼

伐德無愧于列聖則知武王無取天下之心功無愧
於列聖則知列聖當武王之時亦不能不有天下矣
武王之大雅止此二篇可謂精微廣大無所不該鄭
氏因經文有既伐于崇一語遂云文王伐崇而武王
伐紂則古序繼伐之說不明兄紂與崇豈可並言哉
前四章詳文王遷豐之事首以適駿發端言述前人
之事而益大之也書大傳云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須
遷程越三年伐崇自程遷豐豐卽崇國之地故言作
邑於豐而先之以伐崇也築城二句作豐之制也作

豐則規模日廣似有急于取天下之心然其意不過
述追周家孝德而已其功豈不甚大可爲四方之屏
翰哉後四章詳武王遷鎬之事豐鎬相去二十五里
豐在豐水之西鎬在豐水之東此言東注蓋據鎬京
所見也豐水東入河惟禹之功以興四方同歸周惟
武之德若如集傳解則武王君天下全賴禹功矣鎬
京既宅首舉辟雝之禮養老教士所以悅服四方而
成龜兆之占也末遂以豐芭興人材之盛武王之時
多士烝烝其才豈不皆可仕乎此華谷說此蓋以傳及孫

謀者而燕安輔翼其子耳孫所該遠乎則指成王也帝王之愛子孫莫大乎貽之以人材此章嚴說爲長首尾四章稱文王武王中四章稱王后皇王特變文以成章耳章末各用烝哉結之又詩之一格

生民

此詩敍后稷功德以明配天之由非郊祀后稷之樂歌也郊祀樂歌則周頌思文是頌主嚴肅其辭簡故於此詳之首章原后稷之所以生下數章俱述后稷

之事六章七章言其以功封邰始爲宗廟羣神之祀末章則言子孫始郊天尊后稷以作配也此詩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即閟宮所云上帝是依豈有形跡之可求哉此華谷說巨跡之說出列子列子后稷生乎巨跡司馬遷好奇而載之康成信讖緯傳會是說遂謂姜嫄無人道而生子誕莫甚焉姚舜牧曰姜嫄生后稷特異以怪誕敬歆爲祖指歆動則下云載震載夙又是何歆歆如有人道之感如鄭氏解拇乃足大指耳若何必以無父神其說也若經之談朱子卻信之殆不可曉又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家語世本大戴禮史記俱云姜嫄爲帝嚳妃無可疑者康成據命歷序云帝嚳傳十世堯非嚳子稷年又少于堯帝王之愛子孫莫大乎貽之以人材此章嚴說爲長姜嫄不得配帝嚳故云高辛氏世妃謂後世子孫之妃也其說亦非可從皆當以毛傳爲正姜嫄於從帝郊祖之時若有神靈歆格感而懷妊此於事理固有之稷之見棄以不坼副無菑害蘇明允謂如鄭伯寤生驚姜氏遂惡之之類牛羊腓字寒冰覆翼如若敖之棄於菟乳之昆莫之棄野鳥銜肉飼之之類偉人之生固有默佑者何疑於后稷哉

行葦

辨說此詩章句甚明序不知比興之體與全詩之意而碎讀之但見勿踐行葦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但見以祈黃耆便謂養老乞言但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

周道親親故序以忠厚括之自周家忠厚以下東萊云意是講師附益王志長曰孔子以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行葦之謂也君子敬其親無往而不敬也愛其親無往而不愛也敬愛及於行葦者可以治天下矣篇中言養老言燕兄弟孝之推也故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與之兼賦者也周家忠厚以下捡拾詩中語以發明首句忠厚之意與經正合而朱子以爲不知比興之體東萊亦以爲講師附益之辭余竊謂不然

鄭箋謂周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擇可與者以爲賓大禮將祭而射是爲大射大射則先擇士未聞養老亦然也王肅以此爲燕射是東萊主此說第燕射于旅酬後爲之而此設文于曾孫維主之上故孔氏疑其先燕射而後酌酒不知次章卽云酕舉獻酢以賢子孫也釐爾

獨非酌酒乎序實以賢序實以不侮實卽交兄者老亦必有祈爾之禮明矣今按儀禮燕射如鄉射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觶無算爵獻酬尙多故言酌大斗壽黃耆於旣射之後此東萊說郝仲輿疑詩中絶無祭祀語以朱傳祭畢而燕爲非以今考之周先王射必有祭冬官祭侯是也考工記將射有祭侯之禮其說女彊欽强食說女曾孫諸侯百福燕

射亦有祭賓筵次章烝衎烈祖是也況四章言曾孫維主曾孫非主祭之稱乎但詩意重在燕親故語不詳及耳酌大斗祈黃耆朱傳不用序說引古器物款

識以爲頌禱之辭然攷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然則燕飫時固當行養老之禮矣前章言既醉篤前章言既醉篤而設詩序當從甚明

既醉

朝野清寧無事而後祭祀以時燕享以禮故序曰太平也　或疑人有士君子之行止是四章下二語括詩義不全愚謂此語合與祭之人言之朋友攸攝攝以威儀錫以賢臣也永錫祚胤錫以賢子孫也釐爾女士錫以淑配也無一人不可以當神嘏者此太平之極也

蘇傳成王與羣臣祭畢而燕於寢羣臣作此詩以美之集傳則云女兄所以答行葦　鄭箋以景福爲洪範五福孔疏云君子萬年壽也天被爾祿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昭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考終命也說近牽合以令終爲考終祝之令終在於有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以令終祝之始卽仲尼所云愼厥終惟其始之意也四章設爲嘏

辭五章以下則承嘏辭之意而衍之天被爾祿景命有僕錫祚也釐爾女士從以孫子錫胤也問以胤而言福祚問以祚而言胤嗣義互見爾

鳧鷖

序本因祖考而廣及神祇九廟安靈公尸醉飽則孝子之守成可知矣五章皆言公尸又第四章有既燕于宗語其爲祭宗廟甚明鄭氏以在涇在沚在渚在潨在亹分配天地宗廟社稷山川永叔已正其謬孔疏云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集傳從之鄭謂天地諸神社稷山川俱有尸張橫渠楊信齋皆辨之然石渠論云周公祭太山用太公爲尸白虎通云周公祭天用召公爲尸兒既醉詩孔疏其說不可謂妄但祭祀樂章宜入頌不入雅況繹祭詩自有絲衣矣疑此是賓尸後燕同姓于廟寢而作

假樂

此詩未詳所用意是受釐之詩集傳則云公尸所以答鳧鷖　依箋疏解全詩皆主成王言當規于頌後二章卽申前二章意耳集傳作稱願其子孫亦可通

公劉

首章述公劉自邰遷豳之事毛鄭以公劉居邰遭夏人亂迫逐遷豳且以爲棄積倉而去者之此章氣象整暇不見迫逐之意以國語史記參之蓋自不密已竄于戎翟之間今慶陽府境內有不窋城公劉自此遷豳至公劉而復興疆場積倉內治既備然後裹糧治兵拓大境土而遷居于邠也此東萊說次章述公劉至豳相土居民之事帶劍珮以上下山原美其有是珮服而親是勞苦也亦東萊說三章述營度都邑之事處處廬旅言言語語謂安民館客施敎令也四章述定居之後上下相親與羣臣飲燕以聯屬之也五章述辨土宜因定軍賦興稅法豳在梁山之西度山西之田益廣民居也末章總序其始終渡渭爲亂取厲及鍛卽史記所云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者也止旅廼密芮鞫之卽言新附者眾皆就澗水內外而居　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蓋召公之志也

泂酌

左傳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鄭箋云有忠信之德潔齊之誠

以薦之蓋本此爲說

卷阿

辨說求賢用吉士本用詩文後之說者誤以豈弟君子爲賢人遂分賢人吉士爲兩等失之矣　愚按此與上篇同一豈弟君子同是召公所作不應此篇君子忽爲賢人菶菶泥泥序說謂求豈弟君子以任用吉士尤支離斷以朱子爲允

板

上篇責詞緩以是用大諫終此篇責詞深以是用大諫起各一體格

蕩之什

蕩

兩言上帝以託君也君之惡若命於天然非天使之也人自不以善道終故致命之多僻耳此章爲綱以下七章詳鮮終之事鄭云厲王弭謗召穆公朝廷之臣不敢斥言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

抑

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毋謂我耄而舍我必恪恭朝夕以交戒我於是乎作懿以自警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韋昭注懿讀爲抑卽大雅抑之篇也侯包曰包漢人學韓詩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與序說同惟不言厲王　行年九十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與楚語小異　孔氏曰如國語說武公年耄始作抑詩按史衛世家武公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十六年卽位平王十四年卒戴埴曰劉恕通鑑外紀用汲家紀年以武公爲宣王卿士之日此說是也考之前後與史記止差一年　則厲王之世武公特諸侯之庶子爾未爲國君不應與知王朝美惡便託譏刺必是後公追作蘇傳主此說　朱子曰序所云刺厲王失之據史武公卽位不與厲王同時又詩以小子目其君而爾汝之無人臣禮與所云敬威儀愼出話者自相戾或以爲追刺則聽用我謀庶無大悔豈所望於既往之人耶全詩之指與賓筵所悔相表裏其曰爾曰汝曰小子皆使誦詩者命已之辭也當以左史之言爲正　國語不及刺王詩序及毛鄭並不引國語愚謂二義相須當折衷取之篇中爾汝小子及手携耳提諄諄藐藐等語皆設爲老成訓戒後生之言用以自警意實在諷刺時王古人不欲顯斥君惡故隱託其辭如此若止曰自戒則是侯國之時與王政無關序徒以此詩在蕩之後桑柔之前遂目爲刺厲王不知武公卽位年四十餘當厲王時不過年二三十許耳嚴華谷從補傳謂作于爲庶子之時此謬語也考武公嘗爲幽王卿士賓筵之詩既爲刺幽作則此詩亦可例推矣劉瑾曰賓筵抑二詩衛武公作於爲王卿士之日此說是幽王任羣

小惑豔妻膆奄寺其出話無常威儀不類可知故詩
中屢致意焉平王之初武公將兵平戎有功則訓四
方謹侯度戒戎作逷蠻方夫亦素所勑厲者然乎天
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明是指流彘
之事本郝氏經解蓋追言厲王之覆轍以申監戒卽謂之
刺厲王可耳或人據亦聿既耄語以爲武公年九十
五作從國語此又不然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借曰未知
亦聿既耄若曰汝且長大矣且老耄矣日月逾邁可
不省乎此皆假設進諫者之辭非眞謂已年已耄也

如以詩有亦聿既耄卽云作於既耄之年然則亦既
抱子將亦云作於抱子之日耶此詩編在大雅知必
武公入相王朝之時借自警以託刺及其耄也猶誦
之而不忘焉古今諸儒之解惟侯包爲通義朱子集
傳引之却刪其刺王室一語蓋務欲排序以合於國
語之說也東萊篤信小序又并國語史記而疑之與
朱子同矣　王志長曰或以刺厲王爲名而意在幽
如蕩咨女殷商之體
首章概言威儀爲修德之符哲人之愚正以無威儀
而見其愚也次章舉用人舉修德舉出令治道之大
端畧備又終之以威儀所以申首章之意也三章四
章始直言諷王而告之以修內攘外之事五章六章
言人君之道當備不虞謹出話苟言而無失則獲報
及於子孫矣七章言自修於顯尤當勿懈於微蓋以
神無往而不在也八章戒王修德之事而又以爲善
爲不善蓍其應之必然九章言人之質性不同非溫
恭不可進德故有可告語不可告語之異十章至未
章則因王之不可告語而深致其憂危迫切之情焉

然其辭俱若爲他人之戒已責己者此主文譎諫之
道也
鄭氏解此詩多謬如靡哲不愚謂刺王政暴虐賢者
佯狂彼童而角譬王后與政事寡虹小子爲天子未
除喪之稱皆汨亂詩義之大者永叔論之詳矣集傳
最簡當然因永叔辨正之力居多

桑柔

周本紀厲王三十年好利說榮夷公芮良夫諫不聽
此詩當作於其後中云天降喪亂滅我立王疑在共

和之時此朱子說　本紀厲王出奔於彘召公與周
公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
乃立大子靜　時厲王尚存故陳其事而刺之匪言不
是爲宣王
能胡斯畏忌則衛巫監謗道路以目也貪人敗類職
盜爲寇殆卽指榮夷公之屬歟朱氏曰厲王之惡曰
貪曰暴而已惟貪也故所用皆聚斂之臣惟暴也故
所用皆暴虐之臣此詩惟彼忍心是顧是復則用暴
虐之證也貪人敗類職盜爲寇則用聚斂之證也蕩
詩云曾是彊禦卽忍心之謂曾是掊克卽貪人之謂
貪人用必至於竭人之財暴人用必至於竭人之力

民財竭而愁怨作民力竭而謗讟起國隨以亡則君
子之憂何時而息哉

雲漢

宣王遇旱年月經傳無文皇甫謐以爲宣王元年不
藉千畝周本紀不藉千畝在十二年　天下大旱至二年不雨至六
年乃雨謐此言不知何據按詩曰饑饉薦臻疑旱非
止一年故世紀云然竹書又云宣王二十五年大旱
王禱於郊廟乃雨今以序語詳之旱當在宣王初卽
位之時竹書不足信

白首章至五章所以憂旱者至矣昊天上帝寧俾我
遯言苟我之不德不當天心寧使我避位而去毋以
我故苟斯民也下章靡勉異去又言棄位避灾非人
主之義故靡勉於此求濟斯難不敢去也　此蘇氏說勝集傳
七章言救旱有實政非徒籲呼禱祈而已末章又勉
羣臣以毋棄賑救之成功庶幾得雨以安此生民乎
民安則眾政定矣

崧高

郤敬曰申伯出封於謝尹吉甫送之此事已見詩中

故序不復贅吉甫對揚於朝而國史錄之聖人存之
以表親親崇賢封建復古之治人臣立功紀勛見於
小雅人主治定功成見於大雅雅詩至大雅作者之意
愈遠序者之義愈精故雲漢不謂救旱以明格天之
德崧高不謂贈行以明親賢之禮烝民不謂贈山甫
以表使能之功梁山不謂美韓侯以紀馭福之柄江
漢以下皆可知也

申侯先受封于申今命爲州牧故改邑於謝漢志南
陽宛縣有申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其地相近

春秋時楚得申呂始彊漢高祖入關光武起兵皆先取宛爲形勢控扼之要故曰南國是式曰登是南邦曰南土是保正以翰周期之也此王伯厚說鄛卽董卓鄛塢在岐之東鎬之西飮餞不於鎬而於鄛者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太廟周先王廟在岐周故王至岐周册命申伯而餞之於鄛也此曹氏說曰王之元舅知宣王姜氏所出又曰申伯番番知申伯是時已老從曹氏說周本紀云申侯與西戎共攻幽王彼申侯必此申伯之子或其孫也王伯厚乃謂宣王封申伯以召驪山之禍

豈不謬哉

胡氏曰崧高與黍苗相表裏黍苗述召伯營謝之事崧高則尹吉甫送申伯多述王命故雅有大小不同烝民

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於齊尹吉甫作此詩送之烝民四語爲通篇發端下皆言山甫之能全是懿德國語載宣王立魯公子戲仲山甫諫料民太原山甫又於國子中詢魯侯之孝能訓定其民者詢明於若否故柔不茹剛不吐既非胡廣趙戒之柔而流於佞復非汲黯朱雲之剛而近於狂所以能補袞闕而爲中興之佐也城齊毛傳以爲徙都臨淄則當上在夷王之世故疏謂史遷言未必實朱子意其徙於夷王時至是而始備城郭之守理或然也甫徂齊而旋速其歸蓋以山甫永懷袞職有不忘於心者非吉甫孰能明之

韓奕

李氏曰此宣王錫韓侯以命耳曰能見賜之者非妄予得之者非妄受春秋書錫命三莊元年王使榮叔

來錫公命文元年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八年王使召伯來錫公命皆妄予妄受何以爲能錫命乎郝敬曰朱子駁序謂錫命諸侯爲常事非也如天子錫命諸侯則幽厲不衰王迹不熄矣如天子常能爲常事則夢蘭湛露彤弓不足稱盛美矣又謂春秋戰國亦有行之者夫春秋戰國何嘗知天子哉平王命晉文侯惠王命齊桓公襄王命晉文公顯王命秦孝公皆不得不命非力能制命者也宣王之命韓侯則不然有南征北伐平淮會洛之功然後有封申錫

韓之舉安得與彼相方乎張文潛耒曰崧高之序止於建國親諸侯蓋周至厲王亂極矣王室衰微天子且不能有國而況能建國乎諸侯背叛搆怨連禍而況能親諸侯乎賞命不行於上則褒賞申伯爲可美也錫命不行於下則錫命韓侯爲可喜也楊子曰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方宣王之初可謂習亂矣而宣王始能行天子之職詩人爲樂其始治而好之此所以美之也

韓侯來朝受侯伯之命而歸尹吉甫作此以送之集傳謂韓侯初立來朝引禮卽位除喪以士服入見聽命天子毛鄭諸家都無此說宣王平大亂命諸侯周道煒然著明故首章以禹功儗之詩曰以其介圭入覲於王知是修常朝之禮又曰奄受北國因以其伯知是命爲侯伯（鄘州牧）周禮正北曰并州蓋爲并州牧兼領諸夷部也中述韓侯娶妻之盛者汾王之亂王室幾亡宣王任賢使能然後王甥更適樂國而威儀具備光顯如此王室尊安人情暇樂亦可因是想見此是文章波瀾

顧炎武曰水經注聖水逕方城縣固城北又東南逕韓城東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韓號非也（魏書地理志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按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爲梁門今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城村卽漢之方城縣也水經注亦云溠水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舊說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曹氏曰武王子初封於韓其時召康公封於北燕實爲司空王命以燕眾城之竊疑同州去燕二千餘里卽令召公爲司空掌邦土量地遠近興事任力亦當發民於近甸豈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爲築城者哉召伯營申亦曰因是謝人齊桓城邢不過宋曹二國此皆經中明證況貊乃東北之夷而蹙之靡國不到亦似謂韓土在北陲之遠也又曰毛傳梁山韓城皆不注其地鄭箋乃云梁山今在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至薄彼韓城燕師所完則自知其說之不通故訓燕爲安而曰大

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眾民所完築惟王肅以梁山爲涿郡縣之山以燕爲燕國孫毓亦云今於梁山則用鄭說於燕師則用王說二者不可兼通而又巧立召公爲司空之說亦甚難而實非矣又其追其貊鄭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因於箋末添二語云其後追貊爲獯鬻所逼稍稍東遷此又可見康成之不自安而遷就其說也今按此說有理王伯厚困學紀聞亦引水經注韓侯城爲據但梁山韓城在北國者不著而晉所滅之韓國自在同州又馮翊梁山爲大

河所經春秋時嘗壅河三日不流禹施功於此必多故首云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若從水經注於末章可通而於首章又未合姑闕之以俟明者　愚按黍苗詩召穆公城謝凡任營車牛徒御師旅皆自京師率之以行此正古司空之職其先世召康公城韓當亦然召康公爲司空雖未見經典而宣王時穆公爲之恐是世職　因召公封國在燕遂謂燕師所完非必發燕地之眾往築韓侯之城也奄受北國因以其伯或是分陝二伯之伯故東北蠻夷皆在所統康成追貊東遷之說殊不足據集傳解

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有夷則在淮北者也揚州有夷則在淮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言淮夷以地理考之江漢之濆王命召虎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

詩曰江漢之濆王命召虎蓋宣王征徐戎時道出江漢卽於是水上命召穆公東萊謂或者會江漢之

師以伐之是也惟由江漢進兵故詩因以之起興渤海胡氏疑江漢合流大別山去淮夷絕遠昧其義矣首章言討罪二章卽言告成蓋淮夷望風而服不待戰也三章言辟地定賦之事古人用兵之後必急去苛政平稅法所以大慰民心也四章述王命召虎上繼祖烈之辭五章來旬來宣以下至六章自召祖命皆述王賜召虎策命之辭所云用錫爾祉也虎拜稽首盡末章述召虎受賜而深致其稱願之意如此

王志長曰方叔南征蠻荊考之采芑亦以戎車致勝

江漢成功宣三代以來涉險出奇之祖

常武

朱子曰詩中無常武字召穆公特名其篇蓋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爲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

此詩美宣王自將平淮北徐州之夷也淮水中界南北淮北卽徐州鄭氏謂既定淮浦之國遂進而伐徐季彭山云當時挾淮夷以叛者徐戎也故省徐土以威之而淮夷自服淮夷亦在徐州之域故總謂之徐

方云首章一章述王命元帥及大司馬之辭也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毛氏云命卿士南仲主兵皇父帥師者受命於廟皇父爲太師意謂南仲主兵皇父疏云太祖后稷監撫王肅述毛云皇父以三公而撫軍也殊南仲於左傳南仲卽南仲也見出車爲皇父以卿士兼太師孫毓述鄭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王命親兵也鄭氏以王命卿士爲大將不應並命二人故云用其以南仲爲太祖者今太師皇父是也祠廟未有於太祖之廟者故以南仲爲太祖非命於太祖也孔氏依違兩說

朱子則斷從箋介甫楨濱東萊華谷俱同尹氏掌命卿士卽內史也策命程伯休父爲大司馬楚語程伯休父重黎氏之後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是也周禮司馬職云及師大合軍大師謂王親征則掌其戒令故云左右陳行戒我師旅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期以蚤平徐土歸就朝廷職業程伯與皇父皆公卿之官所謂三事也三章述王師在道時事四章五章述進兵克敵時事末章則言徐服而振旅王猶允塞不尙權也王曰還歸不黷武也所謂因美爲戒者如此

張文潛耒曰先王之道文所以立常武所以禦變宣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則其武也未嘗去文也何以明之詩云惠此南國省此徐土而終之以王猶允塞所謂修文德以來之也雖然因以爲戒武不可觀故也夫以宣王中興之君皇父賢才之將而征蕞爾之徐土必曰旣敬旣戒者兵凶器戰危事也不留不處尙神速貴省費也王舒保作舒者不竭士力以逐利保者軍行必依水草山陵所以爲固也王者之兵不以怒戰怒戰者不勝其忿者也王奮厥武如震如怒則

未嘗震赤嘗怒也如雷如霆如震如怒所謂先聲後實也徐方震驚而後進厥虎臣擊其亂也鋪敦淮濆則我乘地利敵逼於水矣所以能執醜虜也王旅嘽嘽以逸待勞也如飛如翰管子所謂有飛鳥之舉善超高也如江如漢所謂有積水之洋善守下也固如山之苞止營壘也順如川之流行部伍也緜緜爲弱外誘敵也翼翼爲飭內謹法也先王之用兵雖動以仁義然行之有紀馭之有術不爲小仁未義以陷人於死地所謂有常德以立武事者也

淮夷徐戎並興挺禍自伯禽就封已然穆王時徐戎卒九夷以伐宗周遂有儆王之亂厲王時淮夷入洛命虢公長父征之不克見後漢書及後漢書 宣王初年先逐玁狁繼征荆蠻二方既平乃謀東畧伐淮詩云江漢之滸王命召虎伐徐詩云王奮厥武如震如怒二師意同時並發此劉攽楨說 蓋淮徐接壤勢相犄角又徐大而淮夷小故淮夷則遣召穆公徵兵江漢南下經畧而徐方則以天子六師臨之詩曰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知是天子親將駐淮遏截南

召旻

蘇傳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於小旻而已序旻閔也以下蓋是衍說爾 潛笠江曰瞻卬言內惑於嬖妾召旻言外嬖於小人蓋內有褒姒之寵則外無召公之臣矣低昂輕重之勢如持衡然故曰後宮色盛則賢者隱微孌嬖倡言則善類喑啞邦國殄瘁恒必有之二詩非千古之永鑑哉

陳氏曰周南繫於周公召南繫於召公化之盛者必有待於二公也風之終繫以豳雅之終繫以召旻化之衰者必有思於二公也

詩經通義卷十

十七

詩經通義卷十終

巴陵方功惠校刊

周頌

清廟之什

清廟

朱子曰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即謂此鄭氏曰朱絃謂練朱絃爲絙練則聲濁越瑟孔底也疏之使聲遲倡發曲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

按一倡三歎是四人歌之每成一句已似一章何未自然成韻周頌多不叶韻殆以此與歎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管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偏聞之猶古清廟之瑟之意也

維天之命

蘇傳文王受命未終而沒周公成王繼之天下太平以爲文王之德所致也故以告之郝敬曰不言治功而言天命文德者治具鋪張非太平也太平無象故以天命於穆文德不顯形容其至天無言而萬物生聖無爲而萬民化此所以爲太平也

維清

劉氏曰象則文王之樂所謂象箾者蓋文舞也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以序曰奏象舞其辭曰文王也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其辭曰於皇武王也內則十三學舞勺勺大舞也十五學舞象象則象箾也蘇傳同曹氏曰季札觀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文王樂也見舞韶箾者舜樂也是象有箾韶亦有箾左傳注以象箾之箾音朔韶箾之箾音蕭嚴說者謂舞竿曰箾然則執箾以舞猶干舞也執籥以舞即籥舞也樂以象成文王雖大業未究而本其功德之所起可得而形容也故作樂以象

之謂之象舞鄭氏以象舞爲專象刺伐然籥非刺伐之物也何楷曰按舞象節而歌維清賈氏謂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殆近之若舞籥則歌二南鼓鐘所謂以籥以南是也武舞左執朱干右執玉戚文舞則左執籥右秉翟故知象節之舞原武舞康成之解非無據也華谷謂文王作樂宜象文而不象武夫文之爲文武之爲武從其重者言之非謂文王不足於武王不足於文也戡黎伐崇邊密不彰彰歟　陳啟源曰勺象皆舞曲也鄭氏注內則以勺爲文舞象爲武舞其維清序云奏象舞獨見於左傳襄二十九年不在六樂之列見孔疏與大武之象異大武之象象武王之伐維清之象象文王之伐此雖經無明文先儒相承之說當有本也況文王七年五伐其武功最多豈必專象其文耶愚按玄子長發之說最爲得之可正曹嚴諸家之偏論左傳明言見舞象節節爲舞干干非武舞乎康成惟專主武舞故解文王之典爲征伐之法肇禋爲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枝紂之黨　後儒以

祭天非文王事又枝伐出緯書故不用其說然伐崇而類祭見皇矣詩類祭之爲祭上帝見舜典秦誓及王制鄭說不得謂之無稽

烈文

朱子辨說以詩中未見即政之意故集傳但云此祭於祖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然序說本通不必易宗廟之中助祭爲重觀此詩及載見詩可見揚子雲云孝莫大乎寧親寧親莫大乎寧神寧神莫大乎萬國之歡心

天作

郝敬曰時祭之樂非一章此詩止頌太王文王當時舉功德之最盛者歌之耳朱傳作祭太王之詩不兼文王蓋以文王若與祭不應遺王季也然詩并頌二王安得獨爲祀太王文王安得遺王季后稷從序說是　何楷曰周易爾言王用享於岐山則岐山之祭周固有之矣季彭山以此爲祀岐山之樂歌亦一說

昊天有成命

蘇傳此詩有成王不敢康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爲此言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也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庸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朱子曰國語叔向引此詩而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其爲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而毛鄭舊說定以頌爲成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爲之說以傳己意古今諸儒無有覺其謬者獨歐陽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辨明矣然學者狃於習聞未肯深信也小序又以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爲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往往亦襲其誤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於一句次言文武受之者亦止于一句至于成王以下然後詳說不敢康寧緝熙安靜之意乃至五六句而後已則其不爲祀天地而爲祀成王無可疑者又況聖人制爲祭祀之禮必以象類故祭天於南祭地於北而其壇壝樂舞器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於圜丘則古未嘗有此瀆亂繁雜之禮若曰一詩而兩用如所謂冬薦魚春獻鮪者此劉安世說則此詩專言天而不及地使於澤中方丘奏之於義何取乎序說云云反覆推之皆有不通故今特上據國語旁采歐陽以定其說庶不失此詩之本旨耳或曰國語所謂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者其說成字不爲王誦之諡而韋昭之注大畧亦如毛鄭之說矣此又何耶曰叔向蓋言成王之所以爲成以是三者正猶子思所謂文王之所以爲文班固所謂尊號孝昭不以宜乎者耳韋昭何以知其必謂文武以是成其王業而不爲王誦之諡乎蓋其爲說本出毛鄭而不悟其非者今欲一滌千古之謬而不免於以誤而證誤則將何時而已耶或者又曰蘇氏不信小序而於此詩無異辭且以爲周公制作所定後人不容復有改易成王非創業之主此詩不應言基命執競不應言奄有四方此又何耶曰蘇氏不信小序未嘗見其不可信之實也夫周公制作亦及其

身而止耳若乃後王之廟所奏之樂自當隨時附益若商之玄鳥作於武丁孫子之世漢之廟樂亦隨時而更定焉豈有周之後王乃獨不得褒顯其先王之功德而必以改周公爲嫌耶基者非必造之於始亦承之於下之謂也如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豈必謂太王王季之臣乎奄有四方皇矣王季章中已有此句矣又豈可以其太早而別爲之說乎　愚按周禮冬至祀昊天於圜丘夏至祀地祇於方澤禮記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天地分祭禮有儀繁重則憚勞賞賚優渥則憚費故多主合祀南郊之說宋元祐間蘇子瞻條議最明晰合宜但引昊天有成命詩序以爲合祀天地之證則不然夫昊天有成命乃成王郎政郊見上帝之詩序言天而并及地猶言父者并及母經典多然禮記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器用陶匏象天地之性也亦兼地言之若如子瞻說則周人本無合祀之禮安得有合祀之詩乎祀天而詩不詳言天者以天無聲臭非形容之可既也周郊配以后稷而詩不及稷者以獻稷自有思文又受命配天始於文武則專稱二后其宜也昊天不可形容故成王不敢康以下推本文武受命對越上天之小心以形容之頌文武卽以頌昊天也（郝仲輿詩解鄒潛谷詩繹皆同此說）成命言天命之成成王言王業之成二成字對舉如必以爲指成王誦則下武云成王之孚酒誥云成王畏相又將何指乎朱子挨國語云以爲成王誦之證夫左氏解經就文立義多違本旨故韋昭注取鄭訓以救之今謂國語說此詩爲必可信則左傳郤降齊師引皐陶邁種德德乃降以降爲降服之降此亦可據之以解書乎國語之解每懷靡及周爰咨諏朱子何以仍不用其說乎朱子又援商頌武丁孫子謂周頌亦當有昭王以後之詩夫商頌作者非一世周頌止作于成周盛時恐不可同論（周頌美先王之盛德告已之成功成王之初禮樂新定故頌皆作於其時此見孔疏甚明）本紀云昭王之時周道微闕班固云成康沒而頌聲寢昭王作頌本無依據止斷以執競一詩不知執競是九夏之一昭王以

後必無人更撰此樂章也朱子說詩專取明白簡直此以論風雅猶可頌告神明辭旨幽奧安得盡繩古注而一以明白簡直者求之乎呂記嚴緝皆不用朱說王志長曰此詩頌二后耳何以郊祀天地用之夫帝王之功莫大於作君師以靖亂則昊天之德莫大乎生帝王以開治矣桑柔云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板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節南山云天方薦瘥喪亂弘多瞻卬云瞻卬昊天則不我惠蓋疾喪亂者每致憾于天之生暴君則樂太平者必致頌于天之生聖主然則肅然于禋祀之下者舍篤生文武又何以頌天地之大德也哉

我將

朱子語類郊曰天明堂曰帝一天而分祭何也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以神祇事之故謂之帝帝居中文王西坐東向

饗帝明堂三禮不言何時惟月令云季秋大饗帝鄭氏注謂即饗帝于明堂大饗謂徧祀五帝然月令者秦世之書周制未必然也此孔氏說明堂配帝不及武王

故孝經以爲周公之孝康成誤解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遂云以文王配五帝五方之帝及五人帝帝嚳等于堂上以武王配五人神神勾芒等于庭中其說迂怪鄭以祖宗之配蘇傳辨之甚詳自漢以來明堂乃有並祭五帝及三宗並侑之禮去嚴父之本意遠矣

時邁

周禮春官鐘師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一作韶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注云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籥云樂歌之大者稱夏又引呂叔玉云肆夏云樂歌之名樊矣又曰樊禮也二說必有一誤

周頌也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又國語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昭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周禮九夏之三也杜預左傳注同二說不同既曰肆夏一名樊矣又曰樊遏執競何也二說必有一誤

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毛氏曰今謂時邁爲肆夏不過因詩有肆于時夏之一語耳或云別自有樂章鄭司農謂九夏諸篇頌之類也樂亡而諸篇亦亡故皮日休有補九夏歌劉敞鄭樵則直云九夏皆有聲無辭

陳氏曰此詩是告方岳以革命之事因時巡而震服諸侯故其詩與他廟樂不同考武王在位止五年

集傳引周制十有二年云云者蓋此詩本述武王巡狩事後王時巡因而皆用之耳　黃氏曰武王巡狩之事詩有時遵書有武成時邁告祭之樂章也武成此詩次第先後多不可考如此篇定爲昭王以後未聞識其故事以示天下後世也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詩則是錯簡當移酌桓般賚之末其難改五也夫不告祭懷柔之實也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此莫不震疊繼周公作禮樂卽有新聲可以配九夏乎其難改四也周頌成康猶雖詩云文武維后皆非舉謚爲言也康侯之實也假武修文歸馬放牛此非戢干戈櫜弓矢之意顯成康猶雖詩云文武維后皆非舉謚爲言也康侯乎建官位事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此非求見于易寧侯見于周禮寧王見于大誥玄王武王見于商頌成王見于酒誥及下武此詩所云成康其類懿德以保之乎

執競

鄧元錫曰昊天曰成王執競曰成康于時成康未有謚不嫌也又安知二王之謚不舉頌爲稱乎　愚按朱子改序作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竊反復求之難改者有五夫此詩之歌于祖廟者非時祭則祫祭也天子七廟廟各有主祫則羣廟之主咸入太廟三王並祭此何禮耶如謂舉功德之最盛者不應上舍文王而下遡成康其難改一也既曰祭三王矣頌武王僅二語不顯以下皆頌成康豈成康功德遠過武王耶其難改二也文武並受命開基之主祀文王有詩何祀武王獨無詩其難改三也此詩與時邁思文爲三夏皆樂章之大者昭王以後未聞繼周公作禮樂卽有新聲可以配九夏乎其難改四也周頌次第先後多不可考如此篇定爲昭王以後詩則是錯簡當移酌桓般賚之末其難改五也夫不顯成康猶雖詩云文武維后皆非舉謚爲言也康侯見于易寧侯見于周禮寧王見于大誥玄王武王見于商頌成王見于酒誥及下武此詩所云成康其類

思文

公羊傳郊則曷爲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疏國語引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則此篇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也黃氏曰生民爲述事之辭思文爲告神之辭此雅頌之所以異歟

寓而後教之說鄭解非是

臣工之什

臣工

疏諸侯助祭于廟　蘇傳諸侯朝正于王因助祭于廟按蘇說依鄭箋朝正見左傳

祭畢而遣之天子賓敬諸侯不直戒其身呼其臣以警切之實亦戒諸侯也張氏曰先王深知禮義之本原起于稼穡故于諸侯之歸首戒之以農事也先王巡狩較諸侯之功罪其處始于土地辟田野治其罰始于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于

新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于土地田野之政則先王之意可槩見矣　詩曰來咨來茹其爲勑遣就國之辭明矣若但爲訓農官何與于頌耶周之先以力農開國故因廟祭遣歸而以王家之成法訓之暮春夏正建辰月也宗廟之祭皆用仲月則春祭宜在建卯之月周四時之祭皆用夏正仲月本春秋家啖趙之說助祭而歸正及莫春故告以農事不可緩也此朱子初說見呂記

官

振鷺

朱子曰振鷺詩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古者祭祀每一受胙主與賓尸皆有獻酬之禮既畢然後亞獻至獻畢復受胙如此禮意方接續至唐時猶

噫嘻

按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云郊祭天而配以后稷

然黃光昇曰正祭時未聞有獻助祭諸臣之樂歌統于尊也祭後歸賓客之俎獨留同姓燕飲二王之後不在意是他日燕飲歌此詩愚按如黃說則此詩當班之于雅矣古者諸侯來朝見于祖廟見則必與于助祭此詩或是初來朝時作列之頌者以其陳于廟中也謂助祭時所獻則未必然

豐年

陳氏曰噫嘻祈之于春夏豐年報之于秋冬是一體之詩序于祈曰上帝而報不言者省文耳按鄭氏以報爲嘗烝據詩云烝畀祖妣也然載芟祈社稷亦曰烝畀祖妣豈亦祭宗廟乎賴濱云報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朱子因之云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此說得之且與序合朱克升集傳初本作穀始登而薦于宗廟報賽田事乃其改本又辨說纔小序爲誤及爲集傳仍用序說

蘇傳豐年載芟皆非宗廟之詩而曰烝畀祖妣何也以爲所以能進享先祖者皆方蜡社稷之臣也

有瞽

朱子曰通言先祖也孔氏以始作大武之樂蘇傳嚴緝同

郝敬曰禮曰凡釋奠必有合也凡大合樂遂養老此則始作樂而已非爲釋奠養老也

潛

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于寢廟此其樂歌也

彭氏曰祭時九州美味莫不畢具然樂歌必言其所興之地取所產而薦之者示不忘本亦思其所嗜之意也王志長曰知三星在罶爲凋殘之狀則知潛有多魚爲豐豫之徵頌于廟宜矣

雝

辨說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卽后稷也禘也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也按鄭氏謂帝嚳丘而以嚳配之也王肅則云大祭于明堂之自出夫周人之廟至稷而止又推而上之曰稷生于姜嫄乃立姜嫄之廟曰先妣姜嫄帝嚳者祀昊天于圜廟是嚳無廟矣無廟則無主無主則無以禘無廟而以嚳爲祖廟非禮也頗濱致疑于此故詩傳非肅而取鄭然鄭說禘郊相亂斷不可從愚謂周人之禘則設主配之以稷是等嚳于天也等嚳于天何不可哉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

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謂之吉禘
春秋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是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曰祭太祖則宜爲禘嚳于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辭無及于嚳稷者若以爲吉禘于文王則于時不協武王嗣位十三年伐紂後爲天子詩稱天子穆穆其非免喪之祭甚明　嘗是武王祭文王而傳謂此武王祭文之詩若是武王祭文王詩中不徹俎之詩後乃通用于他廟耳集傳云皇考文王猶烈考也郝敬曰禘行于太祖之廟追祀太祖所自出之帝而下逮羣廟之主即大祫也合饗曰祫先公先王皆在詩書不諱之例又按郝氏解大暑祖東萊惟烈考文母小異耳烈考指武王毛傳本有此說說武王無競維烈

故稱烈考洛誥云光烈考武王立政云揚武王之大烈其明證也烈考既屬武王則文母自可屬邑姜不必以逢古注爲嫌也至于禘祫之分諸儒尤爲聚訟今世所尊信者謂禘祭不兼羣廟之主以其疏遠不敢褻此趙匡伯循之說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張純答光武問之說也然稽之經典實無明文惟曾子問云祫祭于祖爲無主祫祭則廟虛而無主而不及禘王肅謂禘祫皆殷祭舉祫則禘可知未見禘不合食也公羊文二年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五年而再殷祭楊氏謂

三年一祫五年再祫猶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于祫祭無與也鄭康成臆揣爲禘祫相因之論又妄據春秋魯禮及緯書以文致其說其謬可勝辨哉（辨詳文獻通考）及考禮記大傳則禘祫本一祭而異名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諸侯不敢禘但祫于太祖之廟）大夫士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省祭也干與也）大夫上不敢祫必有大勛勞見察于君乃得與祫四世及其高祖（見致堂胡氏謂王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合食于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于太祖廟合羣廟之主而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上下之殺也所謂不王不禘者也魯侯國當用祫而以賜天子禮樂得行禘禮故春秋論語言禘不言祫也（左傳疏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左傳無祫語祫禘止是一祭故杜預以審諦昭穆爲禘鄭玄解大傳合禘于說禘祫亦與大傳同朱子論語注不用其說與其更無祫也明其說與古王制所云春祠夏禘又云天子祫禘祫嘗祫烝又云諸侯禘一犆一祫又云諸侯礿而不禘禘則不嘗其言紛錯殽亂莫可依據蓋王制乃漢儒雜采傳記爲之非孔氏之舊也今觀詩序雖禘太祖也而歌皇考文母長發大禘也而歌

武王與與祭之阿衡則禘祭之合饗羣主明矣知禘祭之大饗羣主則禘祫非二祭復何疑乎郝氏之說頗似駭俗深得大傳之旨故特著之（辨詳文獻通考）

載見

蘇傳烈文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此言始見武王廟其成王未即政歟　郝敬曰武王年九十三崩（見禮記）成王年十三即位（見世史）此詩乃初朝見諸侯率以祭武王廟之樂歌也孔氏惑于明堂位七年即政之說以此爲七年後成王即政作蓋據洛誥周公誕保文

武受命惟七年彼謂成王七年周公留洛耳（依孔氏書傳）非謂七年前成王非親政也十三歲即位而又七年則二十矣乃始朝見諸侯乎

有客

王者崇重先代之後故于其來朝祖廟作詩美之振鷺作于始至有客作于將歸玩詩辭可見

武

箋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張氏曰武以奏之冠者舞之朱子曰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辨詳後）大武

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是也然傳以此爲武王所作今觀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說誤矣曹氏曰孔子語賓牟賈以武樂始于總干而山立終于周道四達禮樂交通豈止于武功而已哉季本曰樂記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孔氏謂樂有文舞有武舞其入廟也必先文而後武故祭統曰及入舞君執干就舞位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通典序此于九獻之後蓋樂舞之節如此　左傳楚子曰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日

章者周頌以一句爲一章一人倡三人和者定爾功其三曰三篇爲第三篇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桓爲第六篇綏萬邦屢豐年篇次與今不同杜預注謂楚樂歌次第按周頌皆止一篇左氏云云疑未正樂以前其篇次如此耳

詩經通義卷十一終

巴陵方功惠校刊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按此及小毖四篇王肅述毛以爲周公致政成王始朝于廟之樂歌鄭以成王免武王喪將卽政而朝廟作閔予小子訪落敬之詩小毖詩則作于歸政之後長發以王肅義爲然

訪落

此詩朝廟後作以道延訪羣臣之意多難指管蔡之事而言

敬之

敬之以下述羣臣之戒辭維予小子以下承其戒而答之也鄭氏謂成王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乃居攝大謬按蔡仲之命云惟周公位家宰正百官羣叔流言蓋武王初崩周公卽攝政爲成王元年時卽有流言之變所謂攝政者不過行家宰之職耳非眞如明堂位所云負斧扆南鄉而朝諸侯也歸政于王大約在東征之後此詩歐陽駁鄭義最明

載芟

月令孟春天子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載耒耜躬耕帝籍此其祈穀于社稷之樂歌也愚按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立社曰王社二社皆應以春祀之疏云泰社在庫門內之右故小宗伯言右社稷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崔氏靈恩云王社在籍田中王所自祭以供粢盛周頌序春籍田而祈社稷是也蘇頲濱主此說陳氏祥道禮書又云國語王籍則司空除壇農非謂社稷建于籍田也然考穀梁傳云天子親耕故自立社爲籍而報也又王肅云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據此則崔氏之說不爲無本季本曰祭社則以稷配故經傳凡言祭社者稷在其中朱子謂詩意與豐年相似改作秋冬報蜡之樂歌非也又按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然則天子祈社在仲春與孟春耕籍異月序連言之蓋謂春時既耕籍田而又祈社稷凡以重民事也如此則不主崔氏之說亦可陳

敬源曰此詩孔疏引祭法以序云祈社是泰社其祭法疏引載芟序則以此詩所祈是王社兩疏皆出孔氏而說不同按詩言主伯亞旅婦士依自說民間父子家室知是爲民祈祭若籍田終畝惟甸徒三百人乃庶人役于官者不得有斯稱也則籍田祈社當合爲一事而社爲泰社無疑矣

載芟二句言耕千耦二句言耘侯主以下詳耕之事也播厥以下詳耘之事也載穫至末言秋成之豐備禮祭祀自古如此今胡不然

李氏曰噫嘻豐年其說爲畧載芟良耜其說爲詳蓋祈上帝所以尊之也故其辭畧祭社稷所以親之也故其辭詳

良耜

邦家之光胡考之寧祈之辭也振古如茲庶其勿替引之乎殺時犉牡有捄其角報之之事也嗣續古人豈非社稷之功乎二詩語意微別朱子辨說謂未見祈報之異不然

方回曰以成周之盛而祈社稷無祭地之樂章何也胡五

峯謂社卽是祭地詩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此亦人主親祭周頌別無祭地之詩卽知祈報社稷爲祭地也

絲衣

蘇傳絲衣本宗廟之詩其曰靈星既已失之又以知毛氏雜取衆說以解經非皆子夏之言凡類此耳

按鄭箋皆引特牲之文疏云特牲雖士禮而士卑不嫌同君故準特牲爲說也朱傳采用其解而不從繹祭之說豈以繹祭之制于禮有未詳歟　馮復京曰此繹祭輕故使士耳朱傳汎言祭而飲酒非是

酌

疏武王酌取先世之道除殘去暴育養天下故詩人爲立篇名曰酌酌左傳作汋古今字耳朱子曰酌卽勺也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注云勺則十三舞內則十三舞勺詩作酌舞勺學武也舞象學文也卽歌此詩以爲節而舞也　曹氏曰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故以詩爲舞也然此詩與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爾　禮記舞莫重于武名武王至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

歌舞以待旦故名焉嚴緝說者多謂酌即是勺然考漢志周公作勺以皆繼治世也若酌頌則述武王用兵創業酌其時宜解酌字不用序說本蘇傳故序云告成大武則此酌是武舞之樂與勺別也禮儀禮記皆滅酉旁作勺蓋古時字少通用耳嚴謂彼言成王之勺不然朱氏據左傳以桓查二篇皆大武篇中之一章然則酌與賚般一體亦大武篇中之一歟辨詳後但古人制樂多沿襲前人為之張子謂周公制樂時于大武有所增添其說是也如漢武德舞高祖所作象其除暴蓋武舞也後孝景

采武德舞為昭德之舞以尊太宗孝文之廟則為文舞矣周公增大武以為勺亦猶是也勺舞必自有樂章今不得而考講師見此頌名酌遂以酌祖道養天下之說攙入之此正說成王之勺非武王之酌也兼此詩所言遵養亦非養天下也按說文酌勺皆挹取之義漢志云周公作勺言能酌先祖之道也安知斑氏非用此序語以言成王之樂耶嚴謂講師攙入亦不然詩震曰此詩即成王之勺也成王初年多方騷動能繼武王之武以定天下我龍受之載用有嗣皆主成王而言養時晦用大介乃推本武王之功以起之也序所云能酌先祖之道者也安知斑氏非用此序語以言成王之樂耶嚴謂講師攙入亦不然詩震曰

桓

郝敬曰講武類禡武王所以克商也而其心在乎安民保士定王業答天心非利天下而為之也故曰武志

朱子曰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六章賚爲大武之三章則今之篇次蓋已失其舊矣又此詩內已有武王之諡則其謂武王時作者亦誤矣序以爲講武類禡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用之于其事也歟

賚

大封功臣乃繼述文王之大者故此詩以文王敕勸之言文王勤勞天下故我受其業佈此茅土以賚有功皆文王之意我紬繹思之不敢忘也又言崇德報功往以求天下之安定此周命之所以維新者爾美哉

哉爾諸臣受封賞封必有賞如車旗命服之類亦當以文王之德紬繹思之不可忘也篇中我字詩人代爲武王之辭朱傳云此頌文武之功經文並不及武或云文武恐文王之誤

何楷曰武成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說者以散財發粟即大賚之事非也散財發粟不過一時矯革之政所及幾何必藉眾諸侯來旬來宣而後天子之德澤始遍此賚之詩所爲作而賚之所以名也

般

曹氏曰說文般旋也今名篇曰般取盤旋之義巡狩而遍乎四岳所謂盤旋也王志長曰按般鄭氏云樂也蘇氏云遊盤也以此訓般是孟子所謂般樂怠傲秦誓民訖自若是多盤之說斷非武樂命篇之旨曹居貞引說文近之天子巡狩按節徐行盤旋而返故謂之盤耳

此詩與時邁相似亦告祭之樂歌也曹氏以爲頌成王不然

郝敬曰酌以下四章皆武王詩次成王後者武樂或定于成之季年也

按朱子謂春秋傳以武爲大武之首章桓爲大武之六章賚爲大武之三章嚴華谷因其說謂酌與般亦大武篇內之一章以愚考之其說誤也周頌簡嚴故篇止一章無有疊章者左傳楚子云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既以耆定爾功爲大武卒章則傳未嘗以武爲大武之首章而下之其三其六斷皆以篇言而非以章言矣杜預注本如此傳之意蓋謂武爲

王之樂桓與賚亦皆武王之樂故以其三其六數之雖當時篇次已不可考然桓賚四篇必無屬武樂分章之理今卽以傳證之隨武子引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又引武曰無競維烈以酌與武對舉則酌非大武篇中之一章而其餘可知已況頌各一章章各一義武頌功酌頌成桓頌志賚頌封賞般頌巡行皆爲武王作也如酌桓以下不過武樂內之一章而已則作詩者何必各立篇名以繫之耶後之僞作申公詩說者遂以武爲大武之首章賚爲二章時邁爲三

章般爲四章酌爲五章桓爲六章巧合武樂六成之數此又以說詩爲舞文實考亭誤解左傳啟之也不可不辨

魯頌

駉

疏僖公生時不應聽臣請王自頌已德明是僖公薨後也本鄭氏說文六年行父始見于經十八年史克始見于傳然則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之世序云史克作是頌不專指駉篇則四篇皆克所作嚴緝孔氏謂魯頌作于僖公身後非也觀閟宮等篇多未有事實而願其如此如俾爾耆艾黃髮兒齒明是生前祝頌之辭蓋生前作之後乃聞之天子以自解耳未必作于得請之後也愚按左傳行父没于襄公五年上距僖公薨時已六十年當僖公朝恐無請頌之事嚴說或然馬有四種首章言良馬良馬朝祀所乘故曰斯臧二章言戎馬戎馬齊力尙强故曰斯才臧言其德才言其用也三章言田馬田馬齊足尙疾故曰斯作四章言駉馬駉馬主給雜使故曰斯徂作者習其動作之則可以變駉爲良而利有攸往于此見僖公之善牧馬也

有駜

何楷曰此詩疑僖公飲酒泮宮而作以振振鷺鷺于飛意之周頌振鷺于彼西雝鷺固澤鳥也又疑泮水

首章二章言僖公至泮水從之者眾而樂親其教也
三章言與羣臣飲酒因祈其壽考而服眾或云古者
養老于東序在泮飲酒行養老之禮永錫難老祝之
也四章稱僖公德兼文武以起下征淮夷五章至末
皆未然事獻馘獻囚獻功必在于學者先禮儀而後
勇力也角弓束矢班師之事懷音獻賂服遠之功皆
有膺戎狄懲荊舒荒大東服蠻貊之事乎按閟宮即
末章新廟從集傳說蓋周公之廟也毛傳以新廟為閟公
廟固非以閟宮為姜嫄廟亦非詩舉姜嫄特原郊祀
后稷之故若魯人立廟則三禮未聞疏大司樂舞大濩以享先妣以

詩有之式固爾猶淮夷卒獲有所未獲而欲終之則
其所獲尚小也今此詩之言甚美而大其君臣之辭
歟劉瑾曰朱子以作泮宮克淮夷他無所考故不質
其為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淮夷為頌禱以愚攷之春
秋不書常事則夫泮宮之作十二公之經固宜皆無
所見也至于僖公克服淮夷雖亦不見于春秋而僖
十三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為淮夷之病郤矣十六年又
從齊桓會于淮為淮夷之病郤矣但詩中所言不無
過實將左傳淮之會公見執于齊其辱甚矣
不應作詩詩美余春秋集說別有辨

閟宮

嚴緝此詩止為僖公能修寢廟張大其事而為頌禱
之詞序摘詩中復周公之宇一語以題之非其實也
攷春秋所紀僖公伐楚侵陳伐鄭圍許等役皆齊桓公
晉文公主兵其自用兵者伐邾敗莒滅項皆小國爾豈

此知姜嫄之廟在周魯無其廟復周公之宇蒙前章大啟爾宇大抵
僖公之修廟祀志在邀福周公恢拓土境耳故序以
此語譏括全篇朱子辨說謂誤解修周公之屋宇恐
作序者不應陋至此
首章二章述周所自始與周公所自封三章述周公
封魯之盛施及僖公能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也四
章五章六七章稱願其有攘荊舒服淮徐之功申上
章極言受福之多也八章極言受福之多
熾而昌壽而臧保彼東方意也八章
欲其復侵地宜室家臣庶以長保魯國也黃佐曰隱
成于鍾巫

桓殞于彭生殷賊于閨肇閟喪于圉皐陶庶之四公皆不令終故此詩頌僖惟以壽考爲言見魯人之厚也末章敘所以新寢廟者與首章開端相應胡氏曰閟宮章依倣殷武而作

僞子貢詩傳云僖公八年始用郊禘史克頌之賦閟宮按魯之郊禘不詳所始明堂位曰成王命魯公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此不可信呂氏春秋云魯惠公竹書隱公紀年通鑑外紀同劉恕曰惠公止之則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昔者荊人請大號周人不許荊人稱之然則魯之郊禘可知也王伯厚謂惠公此請蓋在平王

之季也僞傳云云徒以此詩有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及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爲據而說者又云夫人不稱謚不稱小君蓋成風也左傳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載梁以爲成風成風妾母時聲姜與成風同與廟祭故詩以妻母稱亦可謂巧于附會矣然魯僭郊禘必非始自僖公若僖公爲之行父史克請命天子而頌之此越禮之大者夫子顧錄之以爲天下後世勸

將以爲奏格者也三稱湯孫皆指主祭之時王不知鄭氏謂是太甲自歐陽永叔疑於赫湯孫時王不應自誇戴岷隱遂以爲商世之先王黃東發云樂以悅神故曰於赫湯孫穆穆厥聲以侈言其樂之美猶飲食云茲芬芬以侈言飲食之美凡以悅神非自誇也武王祭山川自稱有道曾孫豈亦自誇耶　樂記商人倘聲倘聲求諸陽也于此詩見之祭義禘有樂嘗無樂此詩云顧予烝嘗則秋冬非不用樂矣

辨說此詩未見爲祀中宗言湯孫則亦祀成湯之詩也序但不欲遽篇重出又以中宗商賢君不欲遺之耳按中宗中興本於成湯故頌始烈祖及爾斯所正言自湯及中宗也湯孫凡後王主祭皆得稱之朱子說亦通但古序不必易耳既載清酤亦有和羹皆言祭之始東萊引儀禮冕定可正鄭箋曲說殷格無言時靡有爭永叔謂執事之臣總無諠譁又不交侵職位義本毛鄭較朱傳爲優矣約軧錯衡八鸞鶴鶴諸侯助祭而始至也以格以享諸侯來助祭致享于神也來格來饗神來至而歆饗也祀中宗而曰湯孫者有天下以湯故也

劉瑾曰頌詩皆自歌工道達主祭者之意自歌工指主祭者則曰爾自先祖指主祭者則曰湯孫自主祭者而言則曰我曰予立言雖殊所指之人則一如周頌雖詩既稱天子又稱孝子又稱我稱予亦然

前篇多言樂衍之以聲也此篇多言味侑之以食也

玄鳥

其義可互見

此與殷武同爲時祀但所述之事各有廣狹鄭氏以爲若是時祀不應遠述上祖故改祀爲祫按本紀盤庚以後殷業寖衰至高宗乃復興頌高宗而推本祖德正以表中興之功耳

玄鳥生商毛傳爲玄鳥至日祈于郊禖而生契此說有理鄭引簡狄吞卵出緯書中候及太史公不足信也方命厥后奄有九有以成湯創業而言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以武丁中興而言也武丁孫子言武丁善爲湯之孫子此孔氏說華谷同非謂武丁之孫子也朱傳指武丁之孫子本鄭箋武王靡不勝武王卽成湯也與長發武王載旆同言武丁之善爲孫子者以其于成湯之事無不勝任故諸侯服從而皆來助祭如下文所云也是時殷道已衰而復興故云肇域彼四海與湯之正域彼四方蓋先後重光也朱子不主序說故汎言祭祀宗廟之樂而以武丁孫子爲時王主祭者與東萊說同若子孫祀其先王而誇言已之武烈于義未安又以武王湯號武丁之孫子亦以自稱此殆類于楚義帝之自稱懷王矣皆非是

長發

王氏曰雝序曰禘太祖周無四時之禘故也此序曰大禘則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為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為大王制祭統言春祠夏禘秋嘗冬烝孟注云蓋夏殷制商人之禘契為太祖其所自出之帝則譽也祭法殷人禘譽而郊冥冥契五世孫詩不言譽而言有娀猶生民不言譽而言姜嫄也朱子意其為祫祭之詩然禘祫非二祭說見雝詩

首章二章述玄王相土之事明商所由興三章以下

述湯受天命而享百祿秉鉞四征王有天下由得賢臣為之輔也綏旒以旌旗喻駿厖以馬喻綏旒以旌旗喻駿厖以馬喻諸侯附著駿厖喻能乘載諸侯也敷政優優言政事敷奏以勇言武功惟先政事而後武功故其興師翦亂一本三葉不勞而定也伊尹以佐命元功得與大禘之祭故章末并及之

殷武

朱子曰高宗中興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列此詩則廟成始祔而祭之詩也禮三年喪畢祔主于廟愚按玄鳥詩序已云祀高宗也此詩又云祀高宗故集傳以不遷之廟立說蓋商止三宗武丁既尊稱為宗必特立寢廟斯說可通也但不必以文武世室百世不祧之制例之元稹云太戊武丁雖有中宗高宗之名特子孫加之謚號非不祧之說又考其世次高宗迄殷亡僅八君祖甲庚丁又弟及紂乃高宗七世孫紂之時高宗尚在三昭三穆中未應祧也百世不遷之廟誰立之乎劉瑾以為立于帝乙之時是并數二及為世其疎甚矣長發辨之最悉

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三章言既服荊楚則諸侯來王所先者惟農事耳四章言高宗所以受命中興者天監其刑賞之不頗也五章備言中興之盛慶及子孫末章以立寢廟終之與魯頌閟宮異彼更新此始作也從朱子廖成附祭說人主繼衰亂之後非武功不能中興此頌高宗而首陳伐荊楚者三代以前皆都西北楚據南方世亂則先畔世治則後服天下常視之為向背也按易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說者謂鬼方北狄種夏曰獫狁殷曰鬼方周曰獯鬻今觀此詩頌高宗武功止曰奮伐荊楚采

入其阻而已其時之不來王者自在南不在北意鬼方卽荆楚之地夷俗尚鬼故以鬼方名之考竹書高宗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氏羌來賓此亦可證鬼方之非北狄矣　鄭箋以三四五章皆爲曉告楚則大謬高宗之功豈止服楚可頌乎頴濱解出始訂其譌朱子從之

治齋讀詩蒙說

襄者光祿沈敬亭先生詮易畢欲從事於詩嘗語余曰吾釋詩不惟其義且以法余曰釋詩義者詳矣惟讀者善擇取之耳詩法備於三百篇而抄有詳說其妙者童而習之皓首莫能言亦學者之恥也得一筏以津逮焉甚善無何先生病未就而三十年前先生嘗書詩簡端三百餘條余竊欲取其論法者賓之卒然亦未暇以爲今歲課兒是經乃輯成一卷名之曰蒙說其間傳會鄙見大抵尋行數墨然以是授童子俾少究心篇章字句之妙不至如木魚漆鴨日與習而殊無味未必非納約自牖之一道也歲閼逢敦牂月中鄉老農顧成志心勿氏書於稻香書屋

治齋讀詩蒙說

太倉顧成志心勿著

通說

古人詩無所爲題曰篇名而已詩疏謂篇名皆作者所自名舉書金縢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爲證是已名篇亦無義例大都取本詩中何字或全取首句或摘取一二字三四字（漢魏郊祀歌鐃歌曲名以篇首字爲題）題此社詩亦間有之　或摘取中間及篇末之字其舍篇中句字而別立一名者小雅雨無正巷伯大雅常武韓詩篇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則亦取篇首字也巷伯他人所名酌賚般取樂節爲名皆無深意惟常武一篇特立篇名應自有義蓋三百篇中特見者古人篇名系後人篇名應自有義蓋三百篇中特見者古人篇名系後人篇名冠篇前冠篇前謂之爲題可已

後人引篇名不必全左傳昭公二年韓宣子來聘李武子賦節之卒章節卬節南山也宣公十年胡赤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揚水卬揚之水也

按詩疏曰金縢既言爲詩乃曰名之則先作詩後爲名也曰知錄曰古人之詩有詩而後有題今人之

詩有題而後有詩者有詩而後有題者其詩本乎情
有題而後有詩者其詩徇乎物篤哉
詩中篇名少纔一字多不過五惟吳天有成命一篇後乃漸繁
有至十數句者蓋由不知古人篇名自篇名序自序而題與序混或以序爲題故也以上說篇名
書喜起明良二歌經典言詩之最先者按帝庸作歌
三句卽喜起歌序也皐陶拜手稽首七句卽明良歌序也詩之有序不自三百篇始矣帝作歌皐陶賡之卽倡和體所始

三百篇序人所爲今人詩序己自作如張衡四愁詩序爲焦仲卿妻
詩序亦他人作三百篇序不必盡出當時而辭自簡質後
人漸文而繁序文而繁則詩減味矣○唐元微之白樂天詩
序頗有倣古體者古人詩序序與詩離今人詩序序與
詩附而書并序變也以上說序
曰知錄曰古詩用韻之法大約有三首句次句連用
韻隔第三句而於第四句用韻者關雎之首章是
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用韻者源於
此一起卽隔句用韻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漢以
下詩及唐人律詩首句之不用韻者源於此唐人律詩
謂之側入體自首至末句句用韻者若考槃清人還著
十畝之閒月出素冠諸篇及卷耳之二三四章車
攻之一二三章七章長發之一章至五章皆是凡
漢以下詩如大風歌若魏文帝燕歌行之類源於此自
是而變則轉韻矣轉韻之始亦有連用隔用之別
又有止下句各自爲韻若兔罝及采薇之首章魚麗
之前三章卷阿之首章者或謂之閒韻又爲兩韻叉
說相叶而田人二畢又各自相叶此隔句相叶之變格也瞻卬二章有收相叶奪
有首末自爲一韻中

間自爲一韻若車攻之五章者生民三章首六句字翼相叶中間林林然○思齊二章公恫與末那叶而中間天民相叶亦
抑四章尙亡與下章叶而中間寐內又叶亦相類有隔半章自爲韻若生
民之卒章者謂登升相協時祀悔相協歆則與末句今韻協登升不協歆今者蒸侵二韻不
通也有首提二韻下分二節承之若有瞽之篇者
此皆詩之變格然亦莫非出于自然非有意爲之
也
按首尾相叶若車攻五章已爲用韻之變然三百
篇閒亦有之至于生民卒章之叶法破碎支離而
他處亦絕無終末敢信○又按亭林先生本唐陸
德明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爲詩本音一書而

獨持蒸侵不通韻之說注小戎卒章云古蒸侵不相通此音與興韻大明七章林心與興韻豈方音不同耶四聲可通而此獨爲古音之限不可踰○閟宮五章綏與勝膺懲承叶蒸侵通也毛奇齡古今通韻則謂蒸侵本通三百篇後有漢神弦曲芙蓉發盛華澡水清且澄弦歌奏聲節琴鬆異鄉土非我同心三事惟艱莫我肯矜揚雄元后誄亭國六十祀落而心事惟艱莫我肯矜揚雄元后四海傷懷擗踊拊心崩

詩本音謂詩有腰韻一句之中上下相協如元戴氏侗曰句而二韻按腰韻有二有一其虛其邪之虛邪葛生誰與獨處之與處白華鴛鴦在梁之鴛梁皆是也候人薈蔚相叶婉孌有二句之中上下各自相協如匏有苦葉有瀰濟盈有鷕雉鳴之瀰鷕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之盈鳴是也寫以反按卷耳之崔嵬陟岡之梼檮杌邱之蘖夾皆可爲三百篇之疊韻

句末語助不入韻而以其上一字爲韻如關雎次章之流求三章之采友芼樂相協是也虞書喜起歌已然有末雨字並爲語助而韻在兩字之上者如齊風著之乎而是也亦有末非語助而韻在其上者如北門之適我益我謫我敦我伐木之酾我酤我鼓我舞我及蘀兮之四女是也漢首章不可休息息本思字之誤非此例

亦有倒以語助爲韻者如北風既亟只且之且叶上虛常棣亶其然乎之乎叶上圖溱洧之乎且相叶是也

日知錄曰古人不忌重韻有四韻成章而惟用二字者如株林之首章是也有二韻成章而惟用一字者斯干之七章是也又如采蘋首章連用二獵狐之故正月二章連用二自口十月之交首章連用二而微車牽三章連用二庶幾文王有聲首章連用二有二而用二有聲名昇卒章連用二百里又如行露首章連用三起末俱用露字簡兮卒章連用三人字那連用三聲字其重一字者不可勝述按簡兮人那之首章之兩韻皆重斯干七章之一韻之奇者楊之水懷哉懷哉一言而重韻成章三百篇有三句韻隔二句至第三句方用韻秦始皇泰山刻石嶧山諸碑倣之其體遂純然節慢音疎故後人學之者鮮

詩本音曰古人之詩言盡而意長歌止而音不絕故有句之餘有章之餘句之餘一字二字之語助是

也章之餘如于嗟麟兮其樂只且文王烝哉之類是也記曰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凡章之餘皆嗟歎之辭可以不入韻

三百篇中變文協韻即今人所呵趁韻耳而古人不以爲嫌後人亦不以是病古人者義無害也義無害猶可況趁韻乎自求工于辭而韻始嚴言詩者無不斷斷于此矣

首聯不入韻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東山我徂東山慆慆不歸首章歸與下歸悲衣枚叶餘章皆不叶顧麟士謂之獨韻起調蕩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六章商入韻餘皆不叶唐詩亦有之如太白行行且遊獵篇首二句邊城兒生平不讀一字書是也卒聯不入韻如殷其雷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有杕之杜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桑中送我乎淇之上矣嗟歎之辭如于嗟麟兮于嗟乎騶虞不在此例老杜悲陳陶用紙韻而末句單用至字入冥韻何義門以爲一韻獨用是也

句有韻叶上而義聯下者如七月之一之日于貉斯干之如鳥斯革節南山之誰秉國成下攸姓乃轉韻駉之

薄言駉者是也有韻叶下而義聯上者如鶴鳴之其下維蘀其下維穀文王有聲之自南自北生民之以赫厥靈及下句不康禋祀是也有一聯上句叶上韻下句叶下韻如皇矣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是也皆韻法之變以上說韻

風詩與雅詩其體不同雅詩實鋪敘處多風詩虛蘊藉處多然風詩亦有盡情發露如螽斯卒章及相鼠之屬雅詩亦有含蓄不露如鶴鳴鼓鐘之屬其有先敘而後斷者如采芑車攻有先斷而後敘者如

宛邱彼何人斯北山黍苗

長篇有就本事近結者頌弁閟關之類是也有離本事遠結者斯干無羊之類是也

毛大可曰詩有興之興野有死麕之二章以林有野有伐木以丁丁興嚶嚶是也若菽之白以興女猶友聲之興友生○按小宛中原有菽之興螟蛉有子亦然小弁四五章興下著譬又是一格頗不同　以邶谷風爲全篇皆比則蓼莪渭淒渭梁

筍皆比之比詳見本篇

詩有三章句調全不變者至四章則變引喻亦然如湛露卒章別引其桐其椅下泉卒章別引芃芃黍苗菁莪卒章別引汎汎楊舟是也（賦體句調有四體惟蓼蕭四章兔罝五章引喻皆不變者與）

有一篇諸章同用一興或一比者而非複也（如桃夭斯之類有一篇每章各用一興或一比者而非雜也如四月八章各自爲興白華八章各自爲比）

大雅文王下武既醉三篇下章首句蟬連上章之尾

後曹子建贈白馬王彪顏延之秋胡行祖之蔡中郎飲馬長城窟晉西洲曲復施其法于一章之中纏綿委折而節拍更緊遂極情文之妙（桑扈之屏之翰假樂之綱之紀截上章尾句虛字鴛鴦二章章末一字而下連接九子更奇（靈臺卒章雙承上章末二句元鳥二章方命厥后單承上章尾一字魚藻三章首句分頂前三章尾字又是一格）

詩文皆有倒點倒插如采蘋之季女蕭蕭之仲氏一篇倒點也小戎各章之言念君子一章倒點也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一段倒點也上七句直敘下句皆謂蟋蟀倒

韻者爲多

甘棠章末俱單句結下小星同行露首章單句起下江有汜同在中間者

章法一變後人祖之爲促句體（杕杜同行羽父每句此促句之）

三百篇中對偶之句爲律詩兆端如靚閟既多受侮不少發彼小豝殪此大兕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念子懆懆視我邁邁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而又有扇對如昔我往矣四句當句對如蟋蟀首蛾翟檜楫松舟有閒無聲侶予和女匪我伊嘉彼疏斯粺等句

或正對或遞對或開合或反覆皆開後人儷句之漸○有以對句起者嗸嗸啐啐蟲趯趯阜螽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有以對句結者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二句一聯四句一截三百篇之常體有參差變化而不拘者其變也

三百篇造句大抵四言而時雜二三五六七八言意已明則不病其短旨未暢則無嫌于長短非窘也長非冗也詩疏曰言已申情惟變所適播之樂器俱得成文是也○三百篇八言已少下四如蓼莪三章連下九我北山四五六章連下十二或連下五我六以緜四章連下八酒生民五章連下十實頎人卒章六黍字鴈鴈卒章五黍字極錯落又極自然

有斷續句如室人入又酌彼康爵本上句三字下句一字○按入又亦可爲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古注敏字訓疾詩有之履迹疏引詩作履迹故各四字欲令齊移屬下句亦趁韻纘女維萊長子維行本上句二字下句六字合成句如不念昔者伊余來墍不如叔也洵美且仁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我其夙夜

按詩疏曰句者聯字以爲言則一字不制而曰知錄

畏天之威 疏義亦為斷續句 分屬句如及爾如貫諒不
我知二句義不相洽上句屬上文下句屬下文 轉摺句如云何吁矣
曰路出車往城于方 朔方而單曰方月侵鎬及方同 六民勞憯不
誰與獨處云徂何往無獨斯畏 中間意轉而又摺 重疊而單曰明
畏明臣工將受厥明 明明賜明明賜 敷演字句如蟋
蟀無已太康 太卽汰也書不遑暇卽遑左傳十年
康巷伯亦已太甚 食暇卽遑 反覆句本句如不遠伊
尚猶有臭猶卽尚此類甚多 魚藻魚在在藻王在在鎬 中複一字與複
承句畧相類 湊泊句如既伯既禱匪載匪來爰始爰
謀如沸如羹第三字皆湊成為句 複承句其連者如不我
以不我以人涉卬否人涉卬否相閱者如君子于
役二章各複一君子于役采苓三章各複一人之
為言雲漢卒章複下瞻卬昊天其複二字者在上
如言告師氏言告言歸中閒如以望楚矣望楚與
堂在下如奉時辰牡辰牡孔碩胡不相畏不畏于
天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其德克明克類 貫下句如樹之榛栗椅桐梓漆 樹之至下句貫
力方剛 鮮我貫至下句 荓之莊荄茂哀哀咩咩 荓之貫至下句 錫之
山川土田附庸 錫之貫至下句 承上句如綏猶且惠淑
慎其身 其身統承上句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不僭統以承上句
本元朱氏公遷集
傳疏義剛益之

詩中有以避上字而易者如思齊上曰思媚周姜下
句避祖周而曰京室之婦是也有帶言而不嫌錯
出者如寘之初筵弓矢斯張帶言矢是也有以實
字而作活字者如要之襋之襋之要襋桑者閑閑之
桑薪是穫薪之薪露彼菅茅之露自土沮漆之土
是也有字同而意異者如君子于役不日不月之
不日爲遠意靈臺不日成之之不日爲近意豈弟
君子之豈弟皆爲贊美微笱齊子豈弟之豈弟獨
爲醜詆是也以上說體

徐子先光啟論四牡篇曰勞人而反託爲其人之言想
見詩人寓意之妙所以風人美正刺淫或摹寫其
詞以爲懲勸不必正爲其人之言也行露著氓之
類皆以爲婦人所自作拘甚矣四牡杜杜如無禮
經及左國明文可證有不定爲久役而怨其上者
乎

鍾伯敬惺曰詩以物紀時所謂以草木爲春秋也如
汝墳之條枚條肄摽梅之實七實三及杜杜之有
睆其實其葉蓁蓁不過就一物更易數字時序了
然而讀者若不覺想其筆端之妙 按不惟草木
蟲鳥風雪衣服之屬皆然暗點法亦卽暗渡法
詩中多有暗渡暗轉法如綠衣黃裏綠衣黃裳吹
彼棘心吹彼棘薪良士蹶蹶良士休休之類皆是
只寓意一二字中渾然不覺化工也
大明云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上下意複此古人拙趣
後不必學劉越石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某爲
效顰矣
詩中相同句毋逝我梁四句谷風小弁喓喓草蟲四句草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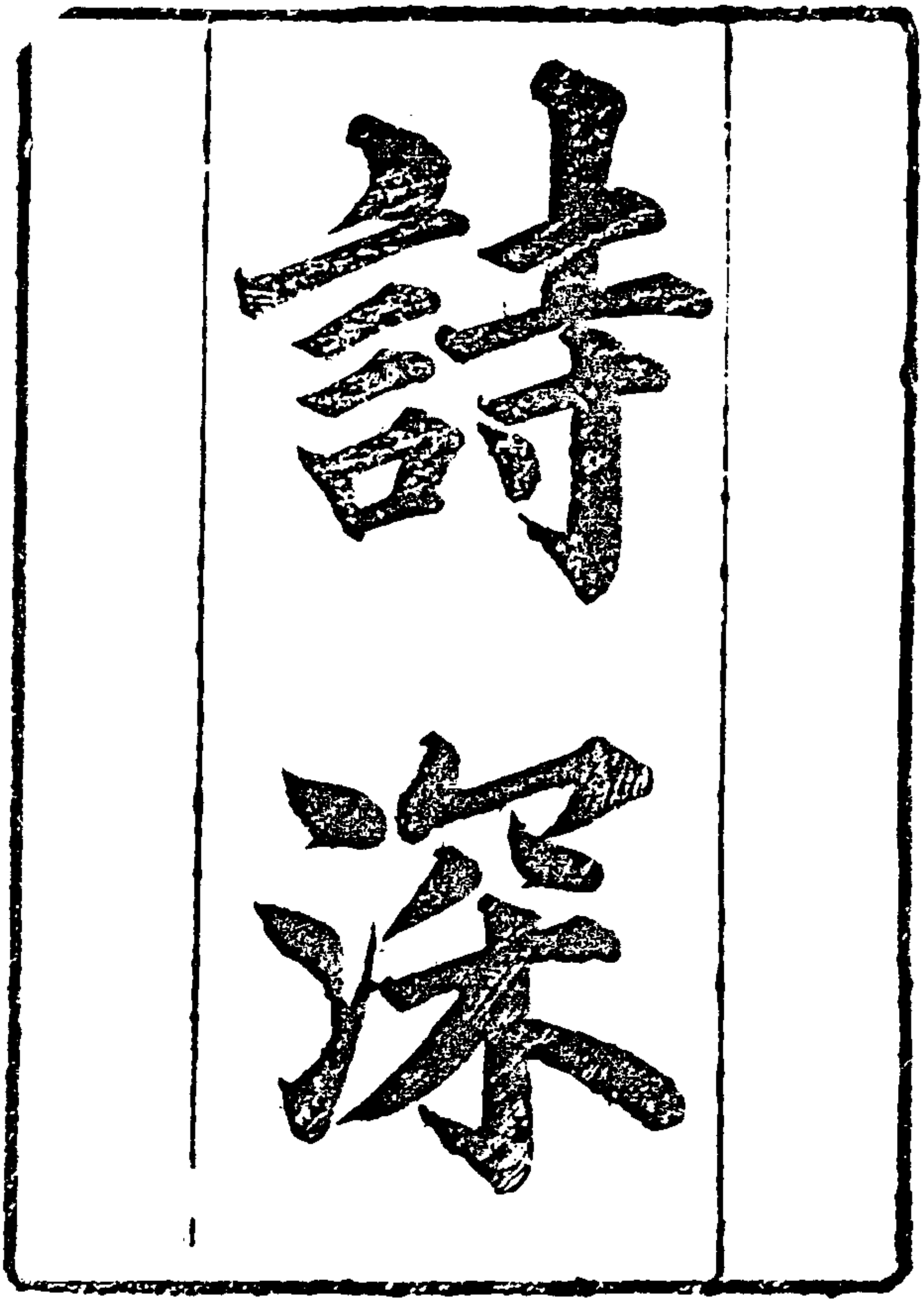
出車曾孫來止四句甫田大田萬億及秭四句豐年
者柝薪如之何四句南山伐柯芃芃黍苗一章下泉黍苗
山烈烈一章蓼莪四月有略其耜俶載南畝四句載芟良耜
二句一句相同者尤多古人于前人之作成誦在
口意所偶同句如已出非欲襲之亦不必以襲爲
嫌而故避之也漢魏而下詩句相同者當類此
後人作詩多自謙之辭古人無是也巷伯云寺人孟
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何人斯云作此
好歌以極反側節南山云家父作誦以究王訩正

月云維虢斯言有倫有脊四月云君子作歌維以
告哀自稱爲君子而掇高烝民一則云吉甫作誦其詩
孔碩一則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此非自譽欲人
知其言之善而聽之耳
殷人不諱名故元鳥爲祀高宗之樂歌從序說而直稱
其名曰武丁周人尊名卽所怨惡亦以字若氏惟
江漢以王命而稱名虎君前臣名也巷伯詩疏
君父之前自名朋友之接自字寺人孟子家父作
誦吉甫作誦皆自字也然則後人投贈詩稱己名
猶爲自卑而直呼朋友名者失之亢矣古人辭
質有稱爾汝者卽君父無嫌書亦或云此自天祖
稱之不必盡然也以上雜說

治齋讀詩蒙說跋

近人詩經解莫善於閻潛邱毛朱詩說辨香不墜若
治齋者殆其嗣響歟是編爲盧學士抱經先生手鈔
本內分說篇名說序說韻說體雜說五門卷帙無多
而能奄有衆長視彼刺刺不休累牘連篇者當不啻
雅鄭之分也壬子七月七日震澤楊復吉識

孫採撰嘉肇初校字



詩綱辨義十三則

巴陵許伯政著

樂歌曰詩首見於虞書今按詩言志者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也歌永言者言不盡意又嗟歎之永歌之舞蹈之也聲依永者歌之　調必文之以五聲所謂情發於聲也律和聲者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大序之言祖述虞書乃詩教　義蓋樂爲心聲而詩又爲樂源也古樂莫盛於虞韶帝庸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其喻言卽風而已具譬諸易首乾卦元亨利貞猶之賦也潛見飛躍雜物撰德猶之比興也由是言天下之事形之升歌搏拊琴瑟以詠者故紀於后夔言樂之後九敘維歌疑卽九成之間歌夔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言歌舞之間作也孔氏書序舜作九共九篇疑卽九歌如五子之歌其一其二之類緣壁經古文摩滅而遂亡之九共猶曰九夏或因太甲盤庚篇數亦以爲有書九篇殆非矣大武六成象四海之永清簫韶九成象

六府三事之允治故禹曰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也

舜皐之歌載虞書五子之歌載夏書皆詩也而止名曰歌頌之名殆始於商故商頌五篇附載三百又按虞歌之元首股肱商頌之緜旐駿厖雖厲賦體比興之義已彰唯別無所謂風雅然則六詩之教至周乃備一曰風者上之化下如風以動之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所謂風之自也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者心聲之感發正言天下之事形潛見飛躍雜物撰德猶之賦也比興也由是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曰雅雅者正也所謂遠之近莫敢不一於正也由是美盛德之形容告成功於郊廟曰頌所謂微之顯皆誠之不可揜者通于神明光于上下也心之所之至此則自新以新民新命者無所不用其極矣故曰大哉關雎天地之基也

詩三百孔子屢稱之載在論語今考毛詩篇數笙奏有六本無其詞商頌五篇另附於後周代之詩實三百篇三百之得名殆由於此孔子所稱非必在刪定之後況刪詩之說漢以前不見於經傳史遷始云古詩三千餘

臺C業 刷1015版

篇孔子去其重得三百五篇孔氏書序亦云刪詩爲三百篇孔穎達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孔子所錄不容十去其九遷言未可信也竊嘗就所見聞參之孔子蓋序詩而未嘗刪詩何也詩以言志卽敷陳直言而反覆詠歎與書史記事不同加之借物比興寓意微婉使無序文發其綱要千載之下曷由考其八暨幽其一百七篇皆文武之政教所形周公之制作所定其用于邦國鄉人朝廟郊社軍賓掌在太師樂部攸與世乎若商頌十二七篇無可復刪周詩之正者四始無可復刪周詩之正者四始

其文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此其辭意與冠禮分傳誦已久卽舊章也設更有多於此者孔子方幸爲之醴辭相似故周公制作時繫於禮不入於詩非孔子未喪之文曷爲刪之變雅變風之作譏諷時事者下以守府孰爲采之諸侯放恣孰爲貢之不得領在樂官也刺上非樂章也散見列邦者國異政家殊俗其時天王考之春秋自魯僖之末以迄獲麟一百五十餘年唯株林澤陂作于定王之世而他無聞焉所謂迹熄詩亡非有而不錄也循是求之正詩止有此數變詩本無成編孔子生當周季傷變者之亡而不作思正者之久將失傳於是歷聘之餘就其見聞所得凡三百餘篇爲之序次其義道基正始故提全詩之綱於關雎正之將變又著廢缺之由於小雅其間卽有置而不錄者不過如滄浪清濁之歌倩盼素絢之吟唐棣室遠之詠章句寥寥無國可附者耳又如芟蓼之歌黍苗之詩以言志卽敷作于宋而辭氣鄙倍較之齊盧令秦權輿體格尤爲卑隘乃不採之詩教之亡卽此亦可徵焉然則非舊有成編亦不得謂之刪也又如諸侯以貍首爲射節射義記

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此其辭意與冠禮之醴辭相似故周公制作時繫於禮不入於詩非孔子刪之安有三千餘篇而十去其九者哉

史記又稱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說者遂謂詩既經夫子刪定三百皆雅樂又謂鄭聲淫自其土地風氣之發於聲音言之非繫乎詩辭又謂邶鄘衛之分由所采異地故音節不同會不思子謂武盡美而未盡善是武猶不能悉合於韶況鄭衛之音比於慢安能求合于韶武先王之樂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皆本於心然後樂器

從之今謂孔子所弦歌者三百之詩也則鄭詩者鄭人自歌其土風不出乎國志詩與聲本一貫也何故發聲則淫而詩音則雅若柄與鑒乎五方之風氣因乎水土其發于聲音者固不能齊但邶鄘衛皆在殷畿千里之內今與鄭地並隸中州其風土相近也雅鄭不同部則貞淫相去甚懸也設邶鄘諸詩雖爲衛作音節尚異於衛何故鄭衛之音獨可合於韶武雅頌豈非迂僻不根之論乎今按詩之始敎以六德爲本六律爲音故詩者中聲之所止語夫詩之至也自周道傷於幽厲而變雅

作王綱弛于東遷而變風作侯氏僭天子之禮樂而魯頌作則非復正始之中聲譬諸中晚之卑于初盛化治之變爲天崇皆氣化人事之消長蒸嬗于人心而有以使之然矣孔子錄而序之分類列于四始之後正欲誦歌之者觀夫治世之音如彼其安以樂衰世之音如此其怨以怒亡國之音如此其哀以思皆政之乖和爲之故斯民所以哀傷者由于懷舊而思先王之澤王澤終不下究則政散民流之區漸入于淫且蕩而詩亦因以亡焉必能鑒末俗遵先型俾詩之變者復乎正庶樂之淫者可還于雅斯則聖人序詩垂訓之志也如第硜硜然堅指聖經不爲錄淫之具則將謂東遷之王聖如文武列國之君德如周召夫子取其詩歌雖桑中溱洧亦協中聲可施於禮義毋乃與於導欲妖淫之甚而不自省也夫

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而不及于風何哉二南惟兔罝甘棠羔羊騶虞四篇不言婦女其餘二十一篇皆陰教所繫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風天下而正夫婦無僭褊之嫌也二雅言王政而政又有小大

小雅之大樂有諸侯大夫得用者有不得用者大雅周頌乃天子廟朝之樂是以各有其所焉方周道之盛辨上下定民志名分截然莫不各止其所也及王綱解紐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然其始稍陵夷雖天討不加人猶識其非而風刺之漸積既久踵而益甚樂工肆習皆昧其本始於是湛露彤弓以燕甯俞文王之三以享穆叔雍以徹于三家之堂蓋雅頌之失所至此極矣夫子聖人靈不心知其非而文獻不足則言之無徵歷聘既久所見聞于識大識小者皆確可引證然後自

衛反魯殺然釐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云當是時樂工之賢者恍然見文武周公之舊制乃相與不安於僭竊而逃去是則正樂序詩各爲一事而說者每混而一之此鄭衛皆雅樂之說所以聚訟不已也朱子極辨桑中溱洧必非雅音而其解正樂但云殘闕者補之失次者序之又云王迹熄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子自衛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爲三百篇則其誤亦同於諸家竊謂聖人之修述六經一曰翼易一曰刪書一曰序詩一曰定禮一曰作春秋其義庶各有當

惟詁訓箋疏是務辨之彌詳違之益遠猶求入室而閉之戶也程子曰詩大序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蓋夫子慮後之不知詩故序關雎以示之斯言信得其實矣但卽序之源流考之夫子所序奚止關雎何也漢興詩有四家魯人申公受詩于浮邱伯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號魯詩齊人轅固生作詩傳號齊詩燕人韓嬰推詩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號韓詩是三家之詩皆自爲傳訓無所師承也毛詩之傳一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妙申子妙申子傳大毛公兩說雖不同其傳自子夏則同也鄭箋云眾篇之義合編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之各置於其篇端孔疏云毛傳不訓序者以分置篇首義理易明故不爲傳據此是古訓傳作於大毛而由子夏以來轉相傳授者獨此序義耳序義非子夏所能言則眾義合編皆孔子成之而卜商親受業焉其傳授之淵源遠矣易象傳

序詩非注詩也注詩如后妃既成絺綌而賦此詩之類是也序詩如葛覃后妃之本卷耳后妃之志凡繫篇名以制義而辭尚體要者是也士生百世之後取古詩而注之豈不博考遐稽澄思殫慮期于至精且當究之其詩作于何人何時何事臆度而非眞知則毫釐差而千里繆者多矣序詩者時與事人與世早已洞晰于胸而非屑屑爲之分疏也提其綱領舉其樞要以示學者欲學詩而不由序

亦孔子所作彖言乎象故明卦象者稱大象傳爻言乎變故明爻象者稱小象傳所謂卦有小大也六詩基化于關雎故統論全詩以冠三百若綱之在綱因名大序衆篇之義各指其所之如樛木后妃逮下也漢廣德廣所及也其屬辭比較之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文法相仿因名小序其初合爲一編大小之序有條不紊及毛公分置篇首轉似詩之命題又似篇名之注語則序次之意既隱大小之稱亦混矣朱子云案後漢書儒林傳衛宏作毛詩序今傳于世則序乃宏作

然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隋經籍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衞敬仲更加潤益今案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出其家傳詩授王以不在漢朝故不列于學又史稱獻王修學好古所得倘書禮記毛氏詩左氏傳孟子皆古文先秦舊書朵禮樂古事稍稍增輯是古文舊書小毛爲博士時俱所親見今序文中附會左氏孟子諸書以立說者大抵小毛採輯于前宏又附益于後隋史所志洵爲明確然其手筆各別見義尤多粗陋續貂之跡瞭然莫揜茲編既合古序于首卷屏續序以還其舊而解詩則仍置篇端分古序續序以別之並辨其義焉古序亦間有殘闕而大毛補之者其說與雅頌分什之由另具于北山

而不混觀燕禮之工歌笙奏間歌及歌鄉樂又足證也且詩者志之所之感物而動達意而止故名篇在詩成之後非別有所取義漢高祖置酒沛宮召故人父老道故舊爲笑樂擊筑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四海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因名大風歌項羽兵敗至垓下夜起飲帳中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因名垓下歌此皆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迄今誦之興亡異勢故一則安以樂一則怨以怒哀以思仁暴殊施

故一則不嗜殺人遂一四海而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之胸懷亦露一則武人爲于大君竟無以保妻子而喑啞叱咤千人自廢見人慈愛言語嘔嘔之氣象亦傳眞由其時近古猶彷彿三百之遺意後之爲詩者卽景卽事卽物以命題乃搆思選辭而成之追琢彌工性情彌遠其詩亦有題名而無篇名矣續序每從篇名生義兩無正曰兩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非所以爲政不知此詩首引天降饑饉以陳言其饑饉由于淫雨傷稼故名雨無正猶之寺人孟子曰巷伯天子之功曰常武名義皆

繹序之本文自當見之

取諸篇中明明上天明明在下其始皆名明而誦者加小大以別之召旻韓奕小旻小宛小弁皆可類推箋疏之家橫生異義而後人又或效尤焉是求解經而適以蠹經也

四始之稱創見於大序解之者其說不一史遷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淸廟爲頌始孔疏曰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是興廢之始成伯瑜曰始者正始也周召二南國風之正始鹿鳴至菁莪小雅之正始文王至卷阿大雅之正始淸廟至般頌之正始王安石曰風也二雅也頌也雖相因而成其序不相襲故謂之四始今按序稱關雎風之始故史遷推類言之序稱王政所由興廢故孔疏依傍言之序稱一風五雅六頌而雅又有小大故安石圓融言之然衷之於理遷說韋合而失之誣孔說勦襲而失之濶王說調停而失之游唯成氏之言明正切當獨得眞詮蓋四詩之正者其始正也是謂四始及其久而皆變焉變乎其始者也是謂變風變雅不言變頌者魯獨有之父母之國故微之也細

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又曰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知其說者其唯孟子乎蓋孟子所云王者之迹卽先王之澤也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則其迹亦寖熄焉文武之化始于二南四方之風形于二雅成功盛德播以頌聲由是子孫臣庶相與遵循之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風雅之變者末由作也厲幽踵武政猶有存者當是時式救爾後必稱皇祖維今有舊必

稱召公顧瞻周道則思西歸念彼周京則思郇伯唯前王之芳躅猶留一綫于人心故哀吟感歎庶幾旦暮見之風雅所以雖變而未亡也序次之以附四始俾百世之下賴以考見得失可觀可興而國史所明之迹無庸取材矣蓋孔子所取乎詩者吟詠性情皆心聲也非史策之浮僞可及王迹者一代之人心所繫維也故懷其舊俗以形于言迄夫道失民散風俗日趨于汚人心漸昧其舊剝極之迹譬諸梏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是故茫菲草黃有作則人亡國瘁無復凡伯家父諸賢而雅悉合于毛詩此猶曰遷言未足信耳抑廊衞周樂既分皆周樂也其間豈無他國之風安得由二南及檜以下也設如史遷古詩三千餘篇之說則所刪二千七百篇

每讀左氏季札觀樂之文無義蘊可尋而謬妄尤甚案季子來聘在襄公二十九年孔子方八歲未正樂序詩于商周也夫

三部魯工何以合歌且憂而不困乃聞歌知之而曰吾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今按憂而不困舉似二君之德極不相肖札未覩樂之先何從聞其如是而指爲衞風之證耶其三十九篇內新臺牆茨桑中鶉奔倫理滅絕以致定中再造亦憂而不困乎鄭曰細甚先亡既影附於弊淫亂雅之意矣但既爲周樂何故雅鄭兼收其後孔子正樂奚爲不放之也凡人憂思則知戒懼歌王曰思而不懼是囚心衡慮而不作勢將死於安樂何美之有君子審音知樂而歌之所憑者唯聲與詩本樂記言

遷以後宗周已滅故繫王城較之周南雖盛衰迥異非

之敖辟喬志者齊音也就三百考之荒淫無節烏獸內亂者齊詩也歌齊曰泱泱大風國未可量於聲詩兩無所據毋乃姑妄聽之姑妄言之乎能夏則大歌泰似為近之至於魏當閔公元年為晉獻所滅其詩雖存實亡國之音也今曰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揆其意中以魏詩皆為晉作晉方主盟中夏遂從表裏山河生義而為此說故唐本晉詩又從國名生義舍唐叔受封而歎美陶唐氏與續序如出一手也陳曰無主難久似專指株林若宛邱刺幽公當屬王之世衛門誘僊

公當宣王之世逮觀樂時傳世二百七十餘年斷其無主難久將札言之不中乎抑樂工未歌此數詩乎序稱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言其經夫婦成孝敬乃道之造端與肇基王迹之義迥別今二南曰始基猶未勤而不怨象衛南儛曰美哉猶有憾是謬認始基為肇基惜其三分有二未能身致太平則與聲淫及商無異而文所見不出漢人共謬為大言以欺世求諸續序則多此反聞韶于齊何也大抵以國風皆周樂以魯樂備六代大謬但魯樂果備虞韶孔子魯人也札得觀韶于魯子則影附四海永清曰周盛若此大夏則影附不矜不伐曰勤而不德韶舞則影附盡美盡善曰甚盛蔑加猶無及于舞而遽以五聲八風對言之淺陋尤易見也大武乾凍合無味又不知舞以節八音行八風此方論歌未

巷伯者何以稱怨而不言乎豳詩迎寒暑豳雅祈年豳頌祭蜡載在周禮掌于籥章歌豳必不越此何以云周公之東即就居東言之鴟鴞救亂狼跋美公哀而不傷猶似之與樂而不淫何涉乎三頌事異世殊斷難合歌於歌頌而統稱盛德之所同湯濩猶有慙德而魯僖之頌不但同德于商且比盛于文武不已妄乎況大雅曰曲而有直體即曲而不屈也未足以該文王之德頌則曲直遠邇遷復哀樂用廣施取處行對舉成文外強中乾湊合無味又不知舞以節八音行八風此方論歌未及于舞而遽以五聲八風對言之淺陋尤易見也大武大謬但魯樂果備虞韶孔子魯人也札得觀韶于魯子反聞韶于齊何也大抵以國風皆周樂以魯樂備六代所見不出漢人共謬為大言以欺世求諸續序則多此附衷以古序則極支離殆由河間獻王所得舊書有毛氏詩左氏傳詁訓之士遂相與採拾增輯為之說又考武帝元光五年河閒王來朝獻雅樂所獻之樂大約歌

用四詩舞稱六代而總以周樂爲名當日獻之漢朝必先有援據好事者因　峽繁事雜竄入注說以爲引用詩樂之證耳今考左氏本文敘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與語畢又敘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聘子鄭適衛適晉文理一線而其間歷敘與諸國卿大夫言者繁簡有條向背有法兼入晏子之納邑免難及宿戚聞鐘一大段雜而益整至賾而不可惡起止亦復屹然乃于禍必及子之下橫空填入此文由歌及舞由風及雅頌由文武及湯禹舜請觀起請觀結手筆

庸瑣義意空疎蓋與僞泰誓等耳讀左說詩者皆不可不辨也

學詩之道有四一曰作詩發言必根于志之所之是謂心聲廣博物理依于音律是謂出納五言虞書曰予欲聞五聲六律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又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周禮曰太師教六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以六德爲本以六德爲音記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皆作詩之教也一曰誦詩必反求而內省愼修而篤行不徒口耳之粗迹子曰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誦詩三百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又曰不學詩無以言經解曰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白圭愼言則南容三復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則子路終身誦之皆誦詩之學也一曰說詩必心領神會發揮旁通論

世以知其人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又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孟子曰固矣哉高叟之爲詩又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又曰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皆說詩之方也一曰賦詩古人于詩不以多作顯才而以能賦發志必熟悉義理乃精于節取曉諳音節乃善于謳歌用能即故生新切中事幾之會兼通彼已之懷故詩僅三百而朝聘燕饗軍旅之際其用不窮晉侯享魯公賦菁莪於是莊叔以公降拜而賦嘉樂鄭

伯宴文公子家賦鴻雁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於是鄭伯拜公荅拜范宣子來聘賦摽有梅則季武子以歡以承命許之武子賦角弓又賦彤弓則宣子亦以敢不承命許之穆叔如晉賦圻父中行獻子曰偃知罪矣賦鴻雁之卒章范宣子曰丐敢使魯無鳩乎范宣子賦黍苗以享武子則再拜稽首而賦六月穆叔賦載馳之四章以感叔向則曰肹敢不承命季武子賦常棣之七章以受享則宋人厚賄之賦魚麗之卒章以復命則公賦南山有臺以嘉之晉人賦

嘉樂以享齊鄭於是國弱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而晉侯拜齊君之安我宗祧也又拜鄭君之不貳也他如七子賦詩趙孟稱爲數世之主趙孟賦瓠葉穆叔知其欲一獻之禮六卿皆賦以餞韓起起因以知鄭其庶乎皆賦詩之事也

經解曰詩之失愚其故何哉聖人修述六經以持世教故時雖舍而天下文明焉夫唯至教淵廣學者不能徧觀而盡識於是各循其性之所近以學之而受益無方入其國觀其爲人即可知其教之所得力是謂專經之學也詩之爲教信以發志而穆如清風故無疾言無遽色發乎情止乎禮義故哀樂不過其則動靜不失其常體之以治厥身心暢于日用鄙可寬薄可敦矜躁釋而辭氣和平鎔刻消而襃益稱物以經夫婦雍睦刑于家庭以親族黨任恤式于閭里其爲人也庶乎溫柔敦厚矣雖然羅變如宜臼而曰我無令人則能慕而不能怨居時如有鰥而曰必告父母則知經而不知權誦北山者非深體夫我將教孝之心勢必至于臣父而非所以爲子詠常棣者不大明夫破斧滅親之義道固出于愛

兄而非所以爲臣充斯類以行諸朋措諸家國天下常變雜投跋胡壷尾小雅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斯之謂也非愚而何然豈詩之愚人哉亦弗深者自失之而已矣若夫說詩者以文害辭以辭害志小則淇泉之綠竹匪爲二物大則執競之成康判爲二王稱此以求而詩之失愚殆不可以更僕數也即如嚴君平之學易履亂而嘫然不汙遯世而確乎不拔律己必砥乎廉隅語人必依于忠孝盈虛消息與時偕行可不謂潔靜精微乎惜夫開肆下簾唯講老子且欲著

書以述後世攷乎異端其蔽也賊賊與愚爲害不同其失則一愚成斯編而號之曰深匪云能之姑以自勵夫願學之志云爾

夏殷之禮文獻無徵孔子猶難言之況焚坑以後六籍僅存而殘闕不少樂無經周禮無冬官儀禮尚書亡逸皆過半春秋則經全史缺雖有三傳而公穀之解經鮮事實左氏之紀事多浮誇折衷以符經旨自昔難之其間唯文周之繫辭孔子之十翼獨爲完書次之則詩者古人之文與事三百具存也序者聖人之所取義鴻綱

舉鉅目張非書序比也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據此則其年至九十唯口授譌錯由所得舊簡歲久壞爛而又別無寫簡耳孔壁古文出時人無能知科斗書者孔氏以所聞伏生之書今可考三百事義者獨賴此序之存豈若茫茫墜緒文攷論文襄定其可知者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原合書同出壁中矣雖然序果裁自聖筆必于要義有所發揮今讀其辭不過節書中事略記其篇名本屬贅旒又九共九篇咸乂四篇太甲三篇之類意在詳其篇數而已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孔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由是論之此序乃藏書時處其簡編歷久或蠹朽凌亂因序次篇名數目以備考及與經俱出孔氏念皆先人遺跡附經以傳俾後學知刪書舊有此數故書序唯稱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子周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今其存者五十八亡者四十二而序

不與焉及其承詔作傳乃言書序所由作則序非聖筆明矣若夫詩序二南大雅豳詩標旨趣者居多小雅周頌商頌明事類者獨晰變風變雅魯頌其書法或婉或直或平或峻或予或奪或顯或晦悉與春秋相表裏于攷論文襄定其可知者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原合今可考三百事義者獨賴此序之存豈若茫茫墜緒文獻湮苦于無徵哉其他聲韻音釋字義物名地理制度官爵朱傳頗集百家之成茲編所見有與集傳異者則注之凡不注者皆從集傳唯逆志于文酌發其本旨雖多與集傳不符即就詩以斠陳之不能悉爲之注也

或問朱子力駁詩序而後學說詩每不從集傳然則
晦翁之學非歟曰吁是何言歟子朱子古篤學力行
之君子也其質性似曾子嘗曰學者須剛毅果決悠
悠終不濟事則其爲學亦由行入唯敏達不逮子貢
故尤加意于格物致知蓋求擴充其所短也昔孔子
自敘有曰四十而不惑孟子亦曰我四十不動心今
讀晦翁所爲傳注或積疑數十年究無定解或兩義
並存不敢軒輊或晚年所見異于少壯而亦未肯追
改前說卽此以窺其學力所到殆可與立而未優于
不惑若其困而學之隨事體察則曾子以後所僅見
者使獲遊孔子之門一貫之道庶可以與聞矣噫孟
子之生去聖世未遠又近聖人之居然而無有乎爾
則亦無有乎爾蓋深懼夫見知者邈則聞知者久且
益難況秦火以來遺經僅存諸子百家羣言嘈亂如
治絲而棼之雖曰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而欲於棼
絲中擇焉皆精語焉皆詳中人以上其難之故孟子
七篇所言猶問不慊于人心又何異夫集傳之未能
無小疵也伯政 童年學詩謹守集傳長而博考旁參

古詩序

周南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此節首語序關雎本篇因明其在詩爲風之始入樂則用之廣而並釋風義以領全詩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此節言詩發於志皆情之感動其形於嗟歎永歌舞蹈則樂之聲容已具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此節明變風變雅之所由作蓋上以風化下風之正義也而先王又使卿大夫至于士庶皆得以風刺上主文譎諫其言婉而易入故亦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由於政之感人心者或和或乖或民困其得失不同也故有以正之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此況於感人乎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此節明先王之以詩教必始于經夫婦漸及于移風俗故關雎爲風始風又爲六義之首其體已備乎賦比興而雅頌則功化之極也故董于曰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此節明變風變雅亦由刺上而作也

變矣變雅亦由刺上而作也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此節明序詩存變風之故較國史尤重也蓋得則政和失則政乖民因國史祇明乎其往迹而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因之吟咏性情以風其上皆當時之人達於前此所以得今此所以失之事變而懷其舊俗之美以形于言者也故變風之哀傷

發乎情慤若則止乎禮義發乎情可以見民之本性止乎禮義可以見先王之澤維繫于人心而不釋非國史可及也大抵詩本性情史則事迹而已

變雅作于東遷之前變風莫多于平桓之世及莊釐惠襄而漸少魯頌以後無詩可錄所謂迹熄詩亡故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者之深切著明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

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此節言因變以溯其始則風者一國之事本于一人由是形四方之風謂之雅而小大攸分美盛德之形容謂之頌而成功可告是謂四始乃詩之至也豈變者可幾哉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云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此節又明四始必始于二南而歸本于先王之風教以結之二云字舊作公今正之說具周南○此序統論全詩以爲綱領故名大序程子以爲孔子所作洵足破序題于國史之謬說諸家尚多誤解故釋其義略如右餘皆小序

葛覃后妃之本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

樛木后妃逮下也

螽斯后妃子孫眾多也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
兔罝后妃之化也
芣苢后妃之美也
漢廣德廣所及也
汝墳道化行也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甘棠美召伯也
行露召伯聽訟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
殷其雷勸以義也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
小星惠及下也
江有汜美媵也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
騶虞鵲巢之應也
邶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

擊鼓怨州吁也
凱風美孝子也
雄雉刺衛宣公也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旄邱責衛伯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
泉水衛女思歸也

北門刺士不得志也
北風刺虐也
靜女刺時也
新臺刺衛宣公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

邶

柏舟共姜自誓也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

桑中刺奔也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
蝃蝀止奔也
相鼠刺無禮也
干旄美好善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

衛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

考槃刺莊公也
碩人閔莊姜也
氓刺時也
竹竿衛女思歸也
芄蘭刺惠公也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伯兮刺時也
有狐刺時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

王

黍離閔宗周也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
君子陽陽閔周也
揚之水刺平王也
中谷有蓷閔周也
兔爰閔周也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
采葛懼讒也

大車刺周大夫也
邱中有麻思賢也

鄭

緇衣美武公也
將仲子刺莊公也
叔于田刺莊公也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
清人刺文公也
羔裘刺朝也
遵大路思君子也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
有女同車刺忽也
山有扶蘇刺忽也
蘀兮刺忽也
狡童刺忽也
褰裳思見正也
丰刺亂也
東門之墠刺亂也

九

風雨思君子也
子衿刺學廢也
揚之水閔無臣也
出其東門閔亂也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
溱洧刺亂也

齊

雞鳴思賢妃也
還刺荒也
著刺時也
東方之日刺衰也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
南山刺襄公也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
盧令刺荒也
敝笱刺文姜也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
猗嗟刺魯莊公也

十

魏
葛屨刺褊也
汾沮洳刺儉也
園有桃刺時也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十畝之閒刺時也
伐檀刺貪也
碩鼠刺重斂也
唐

蟋蟀刺晉僖公也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
椒聊刺晉昭公也
綢繆刺晉亂也
杕杜刺時也
羔裘刺時也
鴇羽刺時也
無衣美晉武公也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
葛生刺晉獻公也
采苓刺晉獻公也
秦
車鄰美秦仲也
駟鐵美襄公也
小戎美襄公也
蒹葭刺襄公也
終南戒襄公也
黃鳥哀三良也
晨風刺康公也
無衣刺用兵也
渭陽康公念母也
權輿刺康公也
陳
宛丘刺幽公也
東門之枌疾亂也
衡門誘僖公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
東門之楊刺時也
墓門刺陳佗也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
月出刺好色也
株林刺靈公也
澤陂刺時也

檜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隰有萇楚疾恣也
匪風思周道也

曹

蜉蝣刺奢也
侯人刺近小人也
鳲鳩刺不壹也
下泉思治也

豳

七月陳王業也
鴟鴞周公救亂也
東山周公東征也
破斧美周公也
伐柯美周公也
九罭美周公也
狼跋美周公也

小雅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常棣燕兄弟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天保下報上也
采薇遣戍役也
出車勞還率也
杕杜勞還役也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蓼蕭澤及四海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師眾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魚麗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邱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隧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以上正小雅序兼明王政之廢著正雅所由變也
興廢相倚其泰之九三乎以氣化言則無平不陂無往不復以人事言則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覩其辭之煩而不厭開示之意至為深切而著明其文尤似繫辭當合大序參觀之

車攻宣王復古也
吉日美宣王田也
鴻雁美宣王也
庭燎美宣王也
沔水規宣王也
鶴鳴誨宣王也

祈父刺宣王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黃鳥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斯干宣王考室也
無羊宣王考牧也
以上宣王之世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小弁刺幽王也
巧言刺幽王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
巷伯刺幽王也
谷風刺幽王也

蓼莪刺幽王也
大東刺亂也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
北山補序大夫刺幽王也
無將大車補序大夫悔將小人也
小明補序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鼓鐘刺幽王也
以上幽王之世北山以下古序殘缺毛公補之說見北山
楚茨補序刺幽王也
信南山補序刺幽王也
甫田補序刺幽王也
大田補序刺幽王也
瞻彼洛矣補序刺幽王也
裳裳者華補序刺幽王也
桑扈補序刺幽王也
鴛鴦補序刺幽王也
頍弁補序諸公刺幽王也

車舝　補序大夫刺幽王也
以上亦正小雅
青蠅　補序大夫刺幽王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
魚藻　補序刺幽王也
采菽　補序刺幽王也
角弓　補序父兄刺幽王也
苑柳刺幽王也
都人士　補序周人刺衣服無常也
采綠　補序刺怨曠也
以上作于厲宣幽平之世
黍苗　補序刺幽王也
隰桑　補序刺幽王也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
緜蠻　補序微臣刺亂也
瓠葉　補序大夫刺幽王也
漸漸之石　補序下國刺幽王也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

何草不黃　補序下國刺幽王也
以上作于宣幽平之世自北山以下至此唯鼓鐘
賓筵苑柳白華苕之華五序得之餘序與詩意刺
謬而書法尤淺妄如無將大車則附會篇名曰悔
將小人小明則主自詒伊戚曰悔仕亂世頗弁則
因兄弟甥舅而屬之諸公角弓則因兄弟無遠而
屬之父兄見都人士狐裘垂帶之文遂曰刺衣服
無常見采綠五日爲期六日不詹之語遂曰刺怨
曠嘗讀毛傳云緜蠻小鳥貌鳥止于阿人止于仁
義此姑摘其大略云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緜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旱麓受祖也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皇矣美周也
靈臺民始附也
下武繼文也
文王有聲繼伐也
生民尊祖也
行葦忠厚也
既醉太平也
鳧鷖守成也
假樂嘉成王也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
以上正大雅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以上變大雅
清廟祀文王也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維清奏象舞也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昊命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執競祀武王也
思文后稷配天也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豐年秋冬報也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雝禘太祖也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武奏大武也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小毖嗣王求助也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良耜秋報社稷也

絲衣繹賓尸也
酌告成大武也
桓講武類禡也
賚大封於廟也
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
魯頌
駉頌僖公也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商頌
那祀成湯也
烈祖祀中宗也
玄鳥祀高宗也
長發大禘也
殷武祀高宗也

以上乃毛公之前眾義合編之舊也今編周南第一卷召南第二卷邶第三卷鄘第四卷衛第五卷

王第六卷鄭第七卷齊第八卷魏第九卷唐第十
卷秦第十一卷陳第十二卷檜第十三卷曹第十
四卷豳第十五卷小雅鹿鳴至菁菁者莪第十六
卷六月至無羊第十七卷節南山至鼓鐘第十八
卷楚茨至車舝第十九卷青蠅至采綠第二十卷
黍苗至何草不黃第二十一卷大雅文王至卷阿
第二十二卷民勞至召旻第二十三卷周頌第二
十四卷魯頌第二十五卷商頌第二十六卷悉遵
古序定之而以統論詩綱及合編古序分上下二
詩深首卷下
卷另列於編首共二十八卷

臺C柒 朋 1014 號

國風

集傳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尙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爲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

三國爲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辨義古者天子之邦畿諸侯之封域俱曰國中國之有風序所謂風教由上而被於下自邇而行於遠如風以動之也九州之大燥濕殊方川谷異制惟聖人愼厥身修型家以敎國而漸於天下則王者既興列侯率服德敎明於上風俗同於下一時之形諸吟詠者無邪慝之志而有和平之音若二南之爲正風是已夫詩樂章也盛世禮樂自天子出風雖貢於列國

次於後說詩者乃云合之凡十五國毋亦語焉而不詳歟

周南

鄭譜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八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

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
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狩
述職陳頌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
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
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
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
正經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太任思
媚周姜太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
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

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
有斯德與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風之
始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
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
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子以騶
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爲節今無貍
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死謚曰
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也爲禮樂
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問者曰周南
召南之詩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
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
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時徐及吳楚僭稱王號不
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
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
詩蔑而不得列於此
集傳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
州境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
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寖廣於是徙都於

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
周公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
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
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於鎬遂
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
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筦弦
以爲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
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

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
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
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於天子也岐周在
今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
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鎬在豐東
二十五里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
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
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
辨義周地名古公遷岐始居之遂基王迹而其後嗣

因以爲王天下之國號故作皇矣篇以美之其詞曰
乃眷西顧此維與宅本太王荒之而言也迄於文王
既受帝祉則曰依其在京又曰萬邦之方蓋濯濯然
四方攸同之規模矣是以周公相武王克殷歸豐追
王文考爲受命作周之祖作象箾以象其武功歌維
清以奏之又作南籥以昭其文德乃次文姒時關雎

誤耳如謂侯風不敢繫於天子故繫召公則周公非
王者也何以繫王者之風且二南乃周公制樂之所
命其肯攘先王之德教爲己功乎太姒文之妃也二
公文之子也今說詩者或歸美后妃先儒尚執妻道
無成之義以譏其誤至於追述功德興一代之嘉樂
乃舍君父之主名繫以臣子而莫之非焉誤尤甚矣
吾聞大武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
詩附於其部而命之曰周南所以著其爲一代王者
右是分陝在大封之後故周召以三公兼二伯之職
若大統未集冕旒之稱文止曰公侯彼二公者猶然
之風也然後因周及召以繫諸侯之風並列爲鄉樂

麟趾之公子不得稱公也爲由而爲方伯哉南言化自北而南匪惟德之漸被爲然也天心開治地氣應之王者作樂崇德以鳴天地之豫奮於南不倚於北洋洋乎斯和平之感人也夫

關雎

古序后妃之德也

續序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集傳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此詩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爲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如雎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即其辭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首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辨義續序以思賢爲說似見其意但分論語之哀樂淫傷各爲一義謬矣天子之匹商以前皆曰妃周始立后又正嫡曰王后嬪御之貴次於后者曰妃古序統稱后妃猶曰王者之配蓋此詩首稱淑女爲君子之匹即德音來括之意其下極言君子求匹之誠及交愛之志則是寡妻之刑始于此而儀刑萬邦之氣象具焉所以爲后妃之德也集傳引匡衡之說最爲得之在易屯之初九利建侯者天造草昧而震爲長子以貴下賤君德也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文王所以撫方夏也蒙之九二納婦吉者剛柔始接而坎德剛中以智帥人夫道即師道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關雎所以基王化也修己以敬者必敬其妻子也有道乃以安人而極於安百姓故曰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抵古人新昏用雁皆有詩以言己志其亦敎婦初來之意與此由歌者代致其辭故稱君子說具桃夭篇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琴瑟友之猶言如鼓琴瑟琴友者大琴配大瑟中琴配中瑟

小瑟也鐘鼓樂之卽鼓鐘聲聞之意○周文王爲世子娶莘女姒氏以爲配此其用登之詩也言關關和鳴之雎鳩相揭在河之洲今窈窕淑女庶乎君子之好匹也以君子之求匹言之參差荇菜則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則寤寐求之當其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其誠切如此今既得之參差荇菜則左右采之以擇其精矣窈窕淑女則如堂上之琴瑟同聲友之以和於內矣參差荇菜又左右芼之以薦其馨矣窈窕淑女又如堂以下鐘鼓樂之肅雍和

鳴而聲聞及遠矣

關雎三章○擇臣擇配求賢之義莫大焉君下士男下女其義一也故寤寐以求淑女與夢賚貝弼均此恭默之思非滋感於情欲故曰幽宴紛沸德之所藏道之所行明其不疚於人之所不見也自人性弗明至以食色爲仁內則混人欲爲天理喜樂怒哀發不中節而位育之本撥矣先儒每謂哀止於輾轉反側故不傷樂止於琴瑟鐘鼓故不淫如其哭泣焉斯傷矣沈湎焉斯淫矣竊謂雅鄭之分根於性情撫桐者音發於指而人知其志擊磬者聲傳於戶而人見其心少有淫心斯偶形諸拊擊者皆淫聲矣奚待於沈湎況澤陂之輾轉伏枕亦此寤寐之悠悠而或悅德或悅色譬諸均此渴懷一求妙荼一思鴆酒故哀而不傷者唯此耳蓋哀樂之發固自有節而必以未發之中爲本使大本不立徒節於其流而不爲已甚其得謂之和乎故不淫不傷唯盡性之至誠能之關雎所以爲天地之基也朱子曰主於德而言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主於色而言則樂必淫哀必傷此幾微

之理毫釐之辨其論最爲明切但集傳又云宮中之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求之不得則憂思不能自已因謂孔子之說以言幸而得之則喜樂又不能自已因謂孔子之說以言所以形容文王性情之正若其衰其樂舍文德而歸本詩人則於正始之義爲隔越矣

葛覃

古序后妃之本也

續序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工之事躬儉節用

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集傳蓋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

辨義續序以在父母家爲后妃之本誤矣記曰文王九十七武王九十三按武之繼立十有三年而伐紂既克商又七年而崩通計之文考蓋年二十四五而生武王武尙有同母兄伯邑考則親迎于渭殆當既冠之後書稱文王受命惟中身是太姒來嬪遽事王季幾三十載其逮事太任可知也大明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又曰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如以初載爲始生之年則姒與文齊齒卽不然其少長當不甚相懸而此云歸寧父母且有師氏其不在中身受命以後可見矣然則此詩之作后妃方爲世子之婦婦功莫重於蠶績而葛成於盛夏蠶功已登於前績事猶待於後其間女工少暇故因此以告歸婦事舅姑衣沾和灰請澣今溽暑歸寧恐曠婦職故以薄汚薄澣爲請而衣之澣否仍不敢自專其婉娩恭順之誠合文王世子觀之則所謂后妃之本蓋曰孝者德之本也

教之所由生也使僅因葛成而賦其末章不幾於贅

附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黃鳥飛鳴懿筐求桑之時也言告陳此詩以告也我

私我衣我其所尊也○大姒因葛成而陳此詩以告
歸寧言春日載陽之候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
萋猶未可采也但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聞其鳴之
喈喈於時蠶務方興其敢言及已私乎及乎盛夏葛
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其材成矣是刈之是濩
之或爲絺或爲綌皆服其爲之勞無敢厭斁則葛
事成而女工稍暇矣是用作詩言告師氏使之言告
言歸如其許我則請薄汙我私薄澣我衣並請其害
澣害否之命而遵行之於是歸寧父母焉

葛覃三章○興也香稻者不識秧針之狀曳輕紈者未
詳浴種之形大姒大邦之子也賦葛必言其蔓生於
何地詠葉必紀其盛密於何時於以見造化之所生
成方其萃茸於莽墟幽谷已具蒲鞂衣裳之用而貨
不可棄於地矣黃鳥即倉庚飛而集集而鳴正見其
趨時應節而蠶事之不可後也夫尾接毛毨奕奕以
之覘候瓜生苦秀月令以之記時古人精察乎此則
天地之氣化人事之節宣灼然在目確然於胸而裁
成輔相之道出焉即其時田夫野女卜草占雲可識

陰陽之故所以然者先王劃九州建萬國大者百里
小者不能五十里其間鄭邑都鄙星羅碁佈而授田
者五畝之宅半在城邑苟非交易之廛隙壤必樹桑
麻即凡在市之物皆日用恆需中於法式無淫巧以
傷心其民所講者樹藝種植之務而景物皆所朗親
所服者飲射讀法之訓而禮樂皆所目覩東作于田
秋成入邑既非判然鄉市而軍政寓農無兵民之異
籍若夫王后尚有公桑則夫人內子命婦士妻蠶績
可知所以上自天子下逮庶人耕桑衣食洞悉其源

流地紀天時周知其消息也自秦漢以下一邑之大
或數百里遠鄉者不覩城市近市者不識田蠶而官
府制度風土景物又無論焉則鄉邦懸隔矣氣機流
布時物之情狀日滿於目而無由察則天人關絕矣
卷耳
古序后妃之志也
續序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
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
也

集傳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豈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羑里拘幽之日而作歟然不可考矣

辨義此懷人之詩經文甚明但朝會征伐非處憂患太姒卽思念何至於永傷吁嗟故謂是詩因拘幽而作尤得其旨託言采卷耳者聚斂疏材臣妾之職獲罪於君因託於職之至卑賤者以見志不盈頃筐謙言未有功也寘彼周行冀得復還供職也疲馬當險道以喻君方阻諫力欲効而不能永懷永傷卽就旅

愁言之以比其有憂患也凡此比意亦若進言曰匏瓜繫宣勞曰犬馬云爾左氏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又解之曰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衞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可見此詩本以周行比職位故左氏論官人之亟而借引之以明人君之於賢才常以嗟我懷人寘彼職位爲志則能官人又恐人未曉其借引之意故推廣而言上自王公下及采衞大夫各居其列皆詩之所謂周行也續序遂影附之以爲求賢審官易思斯干考室所以似續妣祖其生女之

視辭曰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正文姒之家法也於其子孫弗率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宗周之所以亡也況求賢審官君相之先務綱紀四方莫大于此在文王之聖固不謀及婦人而敘德若太姒又烏肯干預外事至於朝夕思念爲此出位之謀哉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痛矣云何吁矣

寘位置也周行卷耳所生也○太姒懷文王之蒙難而作是詩言其方勤所職未竟所事如采采卷耳不盈頃筐而去之嗟我懷人願仍寘彼周行以供職也

今則譬諸旅人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力難前進矣願我人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乎道阻耳又如陟彼高岡我馬玄黃險益重力益憊矣願我人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乎羈旅矣又如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亦痛則左右無人矣我之懷思云何之吁嗟

卷耳四章○羙里之囚非辜蒙譴文母此詩陳供職之勤勞而極於卑巽當大難之猝投而安於順受既深契乎止敬之素懷矣冀其酌酒念其永傷者必有坦蕩自得之胸乃足以處困必有戒懼不息之誠乃足以出險文明柔順如見其心所以爲后妃之志也然則葛覃可以教孝卷耳可以教敬是以被之管絃由房中以達於鄉國俾子孫臣庶咸知所觀法焉使徒閨人念遠幽思之極結爲幻想李唐詩人往往有之豈所語於周南歟

樛木

古序后妃逮下也

續序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集傳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故眾妾樂其德而稱願之

辨義嫡之於妾譬諸相臣之於人才果其吐握以勞賢則無嫉妒不足以稱之如第無嫉妒之心而未嘗攻攻汲引是悅賢不能舉惡足謂之逮下哉故逮下與惠及下其氣象有安勉廣狹之不同於此辨之續序之淺可見矣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君子文王也履躡隨也將扶也○太姒逮下而眾妾歌之言其垂意以宮人寵如南山有樛木葛藟得以纍之故承事君者咸願樂只君子諸福隨所至以綏之餘倣此

螽斯

古序后妃子孫眾多也

續序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眾多也

蟄宛有濟濟辟王左右趣之之風妻道無成故逮下之福歸美文王讀詩者觀關雎之寤寐求匹及所云友之樂之者則王假有家之道著矣序於家國諸篇詳列后妃所以著其正家而天下定又見其勞於求賢逸於任人爲內治之最盛豈謂徒擁虛器而爲寄生之君歟

集傳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之羣
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
辨義集傳不妒忌三字易爲逮下於義益精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宜卽宜男之宜蟄猶蟄蟲之蟄○此宮中生子之祝
辭也言螽斯羽止則詵詵而和集兮故能宜爾子孫
已生者振振而仁厚兮螽斯羽作則薨薨而羣飛兮
故能宜爾子孫方生者繩繩而相續兮螽斯羽伏則
揖揖而會聚兮故能宜爾子孫未生者蟄蟄然鍾和

秀而未有艾兮
螽斯三章
桃夭
古序后妃之所致也
續序不妒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集傳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昏姻以時故詩
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
其室家也
辨義凡男女昏姻必待父命媒言謂之以正各及其
嫁娶之年謂之以時不但仲春而已然序書后妃之
所致者亦非專指此言之也蓋此詩乃民間初昏之
夕祝願之辭而其所祝願者夫妻好合子姓蕃衍門
內雍睦是能志於正而不誨以淫非關睢正始於上
有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何以致此於國人哉大抵二
南有關睢桃夭鵲巢何彼穠矣小雅有車舝齊有東
方之日唐有綢繆皆新昏之詩嘗考士昏禮自婦至

揖入以至用昏禮儀最盛爲時最久夫婦始接不宜
默然無詞以交其志則合巹之際必有詩歌故車舝
云式飲式食式歌且舞亦若後世致語之類耳其詞
多出於主人譽婦者所謂式燕且譽以男下女倡隨
之義也惟正則主於德故詞旨莊和變則主於色故
情意狎暱蓋貞淫根於教術而家國天下之否泰伏
焉矣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娶婦以助夫廣嗣爲本事上接下睦族和鄰又女行
之枝葉○此民俗新昏者合巹所歌也言其男女及
時如桃之夭夭而方少灼灼其華而初開則之子于
歸必宜其室家而交相愛矣由是以蕃嗣續如桃之
夭夭有蕡其實則之子于歸必宜其家室而允有終
矣由是以修婦職如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則之子于
歸必宜其家人而庭無間言矣
桃夭三章○後世新昏致語託于擯相樂工之口修

詞必以諧謔爲工雖士大夫之家亦然其間污風陋
俗尤有不可殫述者既非所以敬大昏尤非所以正
始蓋習而不察也由來久矣

兔罝

古序后妃之化也
續序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眾多也
集傳化行俗美賢才眾多雖罝兔之野人而其才之
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
辨義此詩謂文之羅賢如罝網說者乃以罝兔爲武
夫所事誤已蓋文王之求賢未得而思既得而樂內
則淑女爲好逑外則武夫亦爲好仇而國人皆相與
詠歌之由德教之風動故序以爲后妃之化也春秋
傳嘉耦曰妃言男女及時若詩稱文王嘉止是也怨
耦曰仇言過以相與若孟子稱怨女是也曰妃曰仇
皆匹耦之義但有及時過時之辨耳晉穆侯命太子
曰仇有過時之兆弟曰成師則得眾之兆故師服以
爲兆亂曰兄其替乎鄭氏誤以仇爲怨仇於關雎則
云淑女能爲君子和好眾妾之怨於此詩又云武夫
能爲公侯和好敵國之侵伐蓋記問之學膠執成說
其害義每如此故特辨之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周民相勸於文王求賢之廣用賢之專而詠歌之言
其網羅賢才如肅肅兔罝椓之丁丁以張之故得此
赳赳武夫公侯任之若干城也且賢路廣闢如肅肅
兔罝施于中逵故得此赳赳武夫公侯親之若好仇

也且蒐羅不遺幽隱如肅肅兔罝施于中林故得此
赳赳武夫公侯信之若腹心也
兔罝三章○求賢比於兔罝言羅而致之者搜巖剔穴無遺逸之士也官人比於椓橛言采而聚之者百司庶職皆譬髦之選也然官人本於作人則長養而成就之者可知矣至於寤寐求賢其干城以任之腹心以信之皆以好仇之念爲本蓋深嗜篤好於武夫尙然況德賢之大者乎

芣苢

古序后妃之美也
續序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集傳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辨義書稱文王詰教小子有正有事謂毋敢淫心舍力也況婦女歟是以女子無故不出中庭送迎不出門卽田間之婦采藥求桑猶彼南畝無非事者漢有游女最非善俗惟被化而草心漠廣所以詠也若婦人乘時無事招邀儔侶翳翔原野采物賦詩以相樂

惡足稱俗之美而爲化行之所致哉按芣苢治難產或謂宜懷妊或謂令人有子故婦人采此以爲佩如佩蘴草以宜男皆古俗也然則螽斯作而芣苢應之豈非后妃之美歟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采采取也凡取物足用曰有衣自交領以下當右而在旁者謂之衽執衽謂之袺扱於帶謂之襭若以衣貯物則不得偏執其右衽以扱於帶間矣○婦人弗無子者述其采芣苢爲佩之事以成此詩言采采采芣苢始而薄言采之繼而薄言有之既有則薄言掇之既掇則薄言捋之由是薄言袺之爲佩而執衽以繫之也由是薄言襭之扱所佩於帶間以斂束之也

芣苢三章

漢廣

古序德廣所及也
續序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

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集傳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遊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爲比而反覆詠歎之也
辨義德卽首篇后妃之德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至此則德化寖廣其所及如集傳言化之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變其俗卽此序之注疏但傳以端莊靜一稱遊女因喬木生義今按喬高也其小枝

皆上緩故曰上竦凡木未有無枝者集傳兼言無枝以見其不可休息誤已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賦之
辨義道言也前篇爲德廣所及讀此詩所言則德化流行將洽於天下蓋汝水切近紂都而詩稱文王曰

汝墳

古序道化行也
續序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集傳汝旁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
辨義道言也前篇爲德廣所及讀此詩所言則德化流行將洽於天下蓋汝水切近紂都而詩稱文王曰

父母孔邇是爲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時矣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怒如調飢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文王率有二之民以事殷故婦人閔其君子行役之

勞而詠此以慰之言往歲遵彼汝墳伐其條枚其時

未見君子思念之深愁如調飢此日遵彼汝墳伐其

條肄幸而既見君子庶乎不我遐棄耳惟是容顏憔

悴非去時之丰采如魴魚本白而赬其尾可見王室

之役酷烈如燬也雖則如燬而父母之撫綏既孔邇

矣

汝墳三章

麟之趾

古序關雎之應也

續序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

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集傳文王后妃德修於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

詩人以麟之趾興公之子

辨義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夫不善之積至於臣弒君子弒父其餘殃於家國者極矣善之積而子孫賢聖有王者之瑞其餘慶於家以施及天下者又極矣自古夫婦之遇莫盛於文姒而其所以盛者無他焉言有物行有恒謹幾於獨知之地造端於居室之近而已聖人次諸周南之終而曰關雎之應開示之意深切而著明讀者奈何以訓詁求之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周人詠歎其君之子孫宗族莫不仁厚爲邦家之瑞也言麟之趾行不妄踐也今振振公子之由仁以行于嗟麟兮麟之定動不妄抵也今振振公姓之順理以動于嗟麟兮麟之角武而不鬬也今振振公族有德威而無暴猛于嗟麟兮

麟之趾三章

周南十一篇○序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而關雎一篇又正始之始基也仰則天俯則地由順正以行其義而位育之本立矣於是以御於家葛覃卷耳而刑于之德著樛木螽斯而多男之慶彰於是以被於國與天下桃夭兔罝芣苢所以顯西土漢廣汝墳所以光四方若麟趾則又王者之瑞而序因以爲關雎之應也其諸篇中家人稱之曰君子國人稱之曰公侯天下歸心稱之曰父母皆主文王而序獨詳列后妃者所以深著關雎之爲本也是故家之詩五國之詩三天下之詩二風行自上故內詳

而外略化行自近又遍詳而遠略也且周南爲王者之風由其子孫制禮作樂追王文王而繫之誦汝墳者知王室之王爲紂誦麟趾者知公子之公爲文則以服事殷之至德昭矣惡有大統未集而九年稱王之陋說歟

詩深卷一終

召南

鵲巢

古序夫人之德也

續序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

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集傳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

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

諸侯而其家人美之

辨義女子有德卽諸侯正心修齊之效溯其被化所由皆先王之所以教若取文王后妃而分屬之文脉雖密而於事情則迂闊矣月令季冬鵲始巢鄭箋云冬至架之至春乃成此正積累以致爵位之說所從生也禽經曰鳩拙而安此集傳本之而有專靜純一之解也然以鵲喻諸侯鳩喻夫人殆非詩之本旨嘗考國君娶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故以鵲之有巢比之夫人之嫁也以娣姪從故以鳩居比之蓋先王制禮凡爲妾媵者其事君也進御而不敢當夕其有子也年長且賢而不得入廟而敢並嫡子其生不得主蠶而承祭其死不得入廟而祔姑是家實夫人之有而娣姪若寄寓然惟夫人之德逮以恩禮則祁祁盈門者將如鳩之安然樂育於鵲巢矣此詩詞雖稱美而規勉寓焉正始之道國君之所以敎也上承樛木下啟小星其在斯乎

維鵲有巢糸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國君用爵於夫人而歌此詩言夫人有家而娣姪從之如維鵲有巢維鳩亦來居之故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由是妾媵各分其職如維鵲有巢維鳩方之故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由是事君必備其數如維鵲有巢維鳩盈之故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鵲巢三章○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本房中之樂而燕飲合樂又通用於鄉國者風天下而正夫婦所以廣敎化也至用於合登惟天子得

歌關雎鵲巢之作必有由始大抵諸侯之合巹者皆
可用歟
采蘩
古序夫人不失職也
續序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集傳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
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也
辨義夫人之職莫大於奉祭此詩宮闈之所弦誦以
警忽忘所以爲房中之樂也使人誦之故稱其君曰
夫人敘其職之所有事以爲此詩言于以采蘩則于

公侯按籩豆之實五齊七菹蘩殆豆實之一歟但籩
人掌籩實豆人掌豆實則采蘩亦必甸師供之如供
蕭茅及野果蓏之類惟先事傳其戒命俾之恪慎豫
備斯爲通論舊說謂夫人躬臨沼澗親采明敬竊恐
先王制禮未必若是縟瑣而不達於大體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夫人敘其職之所有事以爲此詩言于以采蘩則于
沼于沚矣于以用之乃公侯之事受福恆于斯也于
以采蘩則于澗之中矣于以用之乃公侯之宮神享
恆于斯也是故副褘以薦之被之僮僮夙夜在公執
事必有恪也廢徹以終之被之祁祁薄言旋歸去事
必有儀也
采蘩三章○諸家釋此詩者或主親蠶或主祭祀至
解及於被則兩說俱窮於無據以爲祭祀則夫人宜
服副以爲親蠶則告桑服編受繭服副均不用髮髢
於是主祭祀者以夙爲朝視饎爨夜爲先夕視濯而

謂詩文不言正祭主親蠶者又或移而屬之三宮夫
人及世婦之首服會不察其爲鄭箋所誤而未之詳
攷也毛氏曰被首飾也謂被乃首飾之通稱耳鄭箋
遂以爲髮髢而引少牢爲證今攷少牢之文本爲被
錫鄭謂宜讀髮髢非別有根據也但鄭於內司服辨
外命婦之服曰其夫卿大夫則命婦服展衣又於追
師辨外命婦之首服曰展衣者服編苕然則少牢之
主婦大夫妻也宜命服以承祭奈何首服髮髢而所
謂衣侈袂者乃褖衣乎竊謂少牢云主婦被者首飾

也錫衣侈袂者身服也錫衣猶曰命服惟侈其袂以別於君夫人之展猶之君與大夫均服羔裘而大夫必豹袪以爲差別鄭不審主婦被爲句并錫而讀之改爲髮髮既誤矣又引以證此被之爲髮髮則兩誤矣蓋少牢之主婦服編而稱被此詩之夫人服副而稱被可知被爲首飾之通稱毛傳非誤而鄭之不詳句讀改易經文以伸已說其疑誤後人甚矣

草蟲

古序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集傳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辨義毛傳釋首章云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釋我心傷悲云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鄭箋遂指爲大夫妻當出嫁之時自言其情事不知此篇乃女子許嫁其母命之禮自防下篇教之四德成其婦順以制行言之故曰能以能循法度有禮有法閑家之則備矣覯遇也即覯爾

新昏之意若閨人獨居思遠既見則降而又舉舉於既遇其情不已蕩與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草蟲阜螽同類而異種有男女別姓之象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有男下女待禮而行之象既見婚禮成也既覯遇主得人也○此大夫妻戒女之詩蓋女許嫁而母命之也言偶見喓喓草蟲趯趯阜螽嘉相從之合禮念爾之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惟願亦既見止亦既覯止而得主有常我心則降耳今則陟彼南山言采其蕨之時于歸伊邇矣猶以爾未見君子憂心惙惙惟願亦既見止亦既覯止而倡隨有道我心則悅耳陟彼南山言采其薇父母將遠矣正以爾未見君子我心傷悲惟願亦既見止亦既覯止而詒罹可

免我心則夷耳
草蟲三章○每見後世閨怨詩多繫春秋與此詩之
感時物無異然禮防既潰徇私若靜女先述若山有
扶蘇則風之變而益下發乎情不止乎禮矣噫闕睢
遇以聖車輦遇以仁既覩之時義大矣哉自求匹耆
不志於得賢交愛者匪誠於悅德故柏舟之仁不遇
於上谷風之勤見棄於下是由尼山以彼婦出走而
子輿之仁義廢於迂闊也蓋貞沮氣自綱之不正
始然後讒諂面諛之人至而淫辟之罪多矣

采蘋
古序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續序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集傳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
敘其事以美之也
辨義毛鄭皆以此詩爲敎成之祭今按昏義古者婦
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敎于公宮祖廟既毀敎于宗
室敎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敎成祭之牲用魚芼之
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然則序書大夫妻能循法度

其旨甚明集傳沿續序而誤耳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季女所敎之女也○大夫妻將舉敎成之祭而先敘
其法度以敎之言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
彼行潦分地以備其物也于以盛之維筐及筥分器
以別其品也于以湘之維錡及釜分調以正其味也
于以奠之則在宗室牖下告敎成于先祖也而此祭
誰其尸之維爾有齊季女婦順于是乎成也

采蘋三章
甘棠
古序美召伯也
續序召伯之敎明於南國
集傳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
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辨義召南諸詩皆不得主文王之世化行南國爲解
說已見前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甘棠曰蔽芾其護惜於平日久矣黃耆又指之以丁
寧其後生曰此蔽芾甘棠愼勿翦之愼勿伐之乃召
伯所茇也餘倣此
甘棠三章
行露
古序召伯聽訟也

新序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强暴之男不能侵陵
貞女也
集傳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
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爲强暴
所汚者自述己志作此詩以絕其人
辨義室家不足亦不女從訟所由與也與今律文所
載期約未至男家强娶者正同卽此已乖正始之道
又因不從而訟之其不自克甚矣此詩女之訴詞殆
召伯旣聽其訟遂以達於王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
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
速我訟亦不女從
厭浥行露春露旣濡也請期以旦親迎用昏所謂夙
夜也謂行多露言不獨此春也○女待期而致訟故
陳此於召伯以訴其志言厭浥行露正女歸之候豈
不知夙夜有行乎正謂行亦多露故遲歸有時耳今

乃因此以致訟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
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雖速我訟而室家之期不足諒不能
以固君子矣若遂因訟以强我誰謂鼠無牙何以穿
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而違禮之
行亦不女從矣
行露三章○六禮備曰聘所以娶妻禮不備曰奔所
以納妾凡屈節爲妾由女本願故聘則男下女而奔
則女下男極之桑中竊妻亦名爲奔賤之也六禮成
於仲春而始於霜降以羣生閉藏平陰爲化育之始

故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始行禮焉由納采及請期爲許嫁乃笄而字之敎以四德三月敎成然後于歸請期以上諸禮皆奠雁用昕故曰雖雖鳴雁旭日始且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設前此有故不得行禮及冰泮而農桑起則昏禮殺於此殺禮爲昏如納妾然故周禮云奔者不禁權其變也若無故而不用令則罰之矣或謂霜降至仲春皆古人之昏期究與周禮媒氏之文互異說詩者不可以不辨也

羔羊

古序鵲巢之功致也

續序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

集傳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鵲巢之正本於正身也此下至騶虞亦七篇而曰鵲巢之應極其效於羣生之茂育也諸侯之上爲王者則鵲巢之德所自出其下爲大夫則鵲巢之功所由致是也

辨義召南至此凡七篇而序曰鵲巢之功致明百官之三英而豹飾則大夫皆同委蛇行可從迹也○此詩詠大夫之容服以謹威儀也言羔羊之皮則有素絲五紽之飾矣退食自公則委蛇委蛇而止進必有度矣羔羊之革則素絲五緎矣委蛇委蛇則自公退食之時矣羔羊之縫則素絲五總矣委蛇委蛇則退食自公之際矣

羔羊三章○古人臣在朝之容自入公門至復位詳

故王者聖諸侯賢諸侯賢大夫正而化不究於遠邇首末之有也歸功鵲巢深著其以正始爲基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其斯之謂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紽合素絲於皮之縫中以爲飾其飾在表皮裏曰革緎卽裏縫也總則兼表裏言之或謂國君服純羔大夫則於裘之前後左右四縫及衽之邊皆以絲紃之謂英之謂之五紽上大夫惟左右二縫及衽邊有之謂之三英而豹飾則大夫皆同委蛇行可從迹也○此詩詠大夫之容服以謹威儀也言羔羊之皮則有素絲五紽之飾矣退食自公則委蛇委蛇而止進必有度矣羔羊之革則素絲五緎矣委蛇委蛇則自公退食之時矣羔羊之縫則素絲五總矣委蛇委蛇則退食自公之際矣

羔羊三章○古人臣在朝之容自入公門至復位詳

於論語退食之容則當於此詩想見其氣象昔子張問從政孔子以威而不猛爲五美之一若衣冠瞻視之正以尊者臣徒致飾於外而有獵然者乎中以發之則斯民之屬目聳心在是卽所以服敎畏神亦由是矣然則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正身以正朝廷也此詩所詠非法服不敢服非德行不敢行所以正百官也退食如此在朝可知矣當合羔裘篇之刺朝者參觀焉

殷其靁

古序勤以義也

續序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集傳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行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

辨義續序甚陋集傳亦沿其誤蓋往役義也時使所以勸百姓也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之大民勸矣哉春秋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是役功既畢有食役夫之禮此詩蓋其樂歌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如殷薦上帝之殷盛也仲春日夜分雷乃發聲毋作大事以妨農事之時也何斯斯役也違斯斯時也不違農時是也○役功既畢而食役人以遣歸故託

於其室家思望之情而歌此詩言殷其靁在南山之陽則農功起而役止矣何斯役乃違斯時而莫敢或違乎想我振振君子必不怠緩誤公以愆期也殆其歸哉餘倣此

殷其靁三章

摽有梅

古序男女及時也

續序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集傳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

不及時而有强暴之辱也

辨義及時旹及其嫁娶之年非謂仲春也哀公問曰男子十有五而娶妻之年非謂仲春也哀公問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則可以生民矣而禮男必三十有室女必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昏矣可見三十二十乃聖王酌爲嫁娶之極限俾男女及時不復遲逾也故行露之室家不足女未及笄而强娶是謂不及期若二十無故不嫁是期已至而故違皆

法所必禁所以當其世無三十不娶之男二十未嫁之女也拘牽文義者遂謂男未三十不可娶女未二十不可嫁毛鄭釋詩又以摽梅爲時過其說曰女二十春盛不嫁至夏則衰集傳因之以爲懼强暴之辱今求諸詩辭未見懼辱之意竊謂如其說雖文武爲君周召爲相必不能違天命拂人性齊天下之男女三十而後娶二十而後嫁也果其能之則自春徂夏過時甚暫何其不可姑待至此也況强暴之人惡計禮制偶慾仲春之期尚懼其辱則自及笄以至于二十亦曰殆哉夫强暴之來本無所據而汲汲求嫁如集傳之解且美其名曰知以貞信自守則詠摽兮首亦可言時過太晚冀叔伯之倡予與冀庶士之求我均可藉口於懼嫁不及時有强暴之辱風其吹女更可指爲强暴之比千載以下誰貞誰淫何從辨之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摽擊也梅者中饋所需失時弗取則易黃隕故借爲

男女及時之興七兮三兮同樹之果花開有遲疾而結實因之大約先熟者七後熟者三也我女父自稱也庶士士也秀士選士俊士皆是如後世稱秀才曰諸生也吉吉卜也今指現在納幣之期言之既納幣則昏姻定矣○此女家既受納幣而醮使之詩言摽有梅先取其實之七兮求我庶士則先迨其吉卜而納之兮摽有梅次取其實之三兮故求我庶士又迨其今日而定之兮摽有梅取七取三皆頃筐以塈之求我庶士迨吉迨今皆迫其使者之傳命以謂之也

摽有梅三章○春秋傳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實君在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據此可徵此詩乃女家受幣之所作蓋宣子言已之奉命來聘如使者奉主人之命及時求好于女家故武子荅以君命誰敢不遵今子賦摽梅以譬於草木則寡君在君如梅之已登中饋乃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及時相求之有歟

小星

古序惠及下也

續序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集傳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妒忌以惠其下故其眾妾美之如此

辨義羣妾進御自安義命由於國君有修齊之德夫人無妒忌之行故曰惠及下也後人爲之近則鳴其人無妒忌之行故曰惠及下也後人爲之近則鳴其寵盛遠則惜其愛弛非怨即不孫矣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惟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小星二章

江有汜

古序美媵也

續序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集傳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彼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

辨義羣序自文王之時以下覆解媵無怨嫡悔過之

故蓋國君一娶九女正嫡之外二媵六妾所謂數也
此媵從嫡于歸其嫡嫉之不使備媵數又勞苦之媵
能勤慎無怨嫡因自悔而作此詩其文甚明後人因
言備數遂以待年爲解而集傳從之嘗攷諸侯娶一
國則同姓之國媵之女之本國亦有媵但其數不出
九女凡女年八歲以上卽可備媵妾之數而必待年
於其國及年十五然後歸之以從嫡春秋隱公二年
伯姬歸於紀七年而叔姬歸伯姬爲嫡叔姬爲媵待
年遲歸此其明徵也集傳既云此媵待年於國則於

禮不得與之俱行奈何尤嫡之不與偕乎嫉從嫡者
也而責嫡之不過我與俱尤非情理且此詩爲嫡美
媵則有改過不吝之風而媵之遇勞無怨以感嫡心
者亦因可想見若爲媵所作則其辭氣直已以歸曲
於人毫無迴護不惟有傷忠厚又豈下之所敢施於
上者哉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之子媵也以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以用也與許
也過指宮中之以恩信相經過而言也其嘯也歌
歌此詩○嫡悔過而作此以美媵言江猶有復入之
汜乃之子歸而不爲我所以我則愧于江矣深不我
以故其後也深悔之江猶有岐成之渚何之子歸而
不爲我所與乎惟不我與故其後也安處之江猶有
別出之沱何之子歸而不爲我所過乎惟不我過故
其嘯也歌此以慰之

江有汜三章

野有死麕

古序惡無禮也

續序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
當亂世猶惡無禮焉

集傳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爲彊暴
所污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

辨義惡無禮者自惡也與孟子稱陽貨欲見孔子而
惡無禮文意正同乃續序推其本於彊暴相陵集傳
明其旨爲貞潔自守皆因懷春誘之二語有類狹邪

遂指感帨吠尨以從其類其不敢斥爲淫奔者以詩
在召南故也雖然女因懷春以致外誘其釁既自已
開矣誘之者勢將感帨吠尨則是入室之盜切近之
災而止謂之姑徐徐云爾其能俾免乎況如玉既稱
貞潔之女吉士豈爲強暴之男此其說之不可以通
甚矣按周禮獸人供死獸生獸詩於麕鹿言死者毛
傳謂羣田之獲而分其肉是也白茅包之卽易云藉
用白茅不欲措諸地之意也懷訓思念然又訓歸又
訓來爾雅釋詁訓至又訓止不專訓思也誘導也禮

有誘射論語稱善誘衛門書誘僖公非導人爲非曰
誘也內則麕鹿之肉有脯有軒肉曰脫之又婦事舅
姑左佩紛帨曲禮尊客之前不叱狗又曰無投與狗
骨昔鮑永以妻叱狗母前而出之皆惡無禮之謂也
由是求之詩意序義皆顯矣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使尨也吠

懷歸也懷春歸於仲春也誘引導之若婦從壻降自

西階先歸俟於門而導以入是也脫脫取麕鹿之肉
脫其筋膜也無使尨吠筋膜既脫無投與尨使取爭
也○此詩述新婦之敬養若其心常惡無禮亦所以
爲閨訓也言田於野而有死麕則白茅包之以歸矣
有女歸於仲春吉士導之則中饋有人矣薪於林而
有樸樕田於野而有死鹿既白茅純束之矣有女溫
潔如玉則中饋又所夙嫻矣於是舒徐而脫脫其筋
膜兮常自檢曰無搖感我帨兮致身容之不肅也無
投所棄而使尨也吠致信聲之駭尊聽也

野有死麕三章○人必常存惡無禮之心而後能居
處恭執事敬唐人詩曰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未
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志意甚美然其揣摩意旨汲
汲謀諸人者由素未學禮故也古人則自有內則之
教如規矩之於方圓鮮不合焉馬噫美質易得至敎難
聞此古今人之爲學所以不相及也

何彼穠矣

古序美王姬也

續序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

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也

集傳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是作詩以美之此乃武王以後之詩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舊說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或曰平王卽平王宜臼齊侯卽襄公諸兒事見春秋未知孰是

辨義此主人用卺之辭式燕且譽故曰美王姬也王姬稱孫者遣嫁必告於祖廟也不稱王之女者天王

之女嫁於諸侯同姓之國主之諸侯親迎不敢以甥舅之禮敵王也稱侯之子者如武王以元女妻虞閼父世子滿之類父在斯爲子也說者以詩在召南知平王之非宜曰因之訓平爲正會不辨齊侯亦非齊國之侯或遂疑其非諸兒卽小白雖然成王不敢康必固爭爲王誦若成王之爭雖欲指爲誦而不能矣自彼成康必固爭爲王誦王釗若文武維后雖欲解爲文王武王之爲君而又不能矣然則詩以言志豈可舍志而泥其文求知其人而竟不論其世乎帝女

曰釐降卽下嫁也自秦人始有尙公主之制而漢制仍之與贅壻相似續序作于漢人因之上遡周制以爲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與今尙主不同而車服亦未察其不繫其夫僅下王后一等後儒多笑其陋

爲塾師之淺解耳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鈞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唐棣之華或赤或白桃李亦然皆取其異色而同時並開以比王姬之車服不繫其夫而聯姻也平等也平王孫猶曰尙公主齊妻之爲言齊也○王姬下嫁於諸侯而歌此以用卺言下嫁之儀何彼穠矣譬如唐棣之華赤白交映也然則曷不肅雝此王姬之車天家所釐降也以敵體而言何彼穠矣卽華比之如桃李之並開也自此侯子平乎王之孫王孫齊乎侯之子而從人之道著矣以伉儷而言其鈞維何維絲伊緡也自此齊乎侯之子平乎王之孫而帥人之責重矣

何彼穠矣三章

騶虞

古序鵲巢之應也

續序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集傳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

辨義麟趾詠子姓之仁厚以修齊言之而教始夫婦極功察此而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善推其所爲者在是矣當合羔羊序參觀之細玩此詩意義與麟趾之借物相形者迥異說者見兩篇分居二南之末而章末于嗟之辭偶相似序一書關雎之應一書鵲巢之應遂指騶虞爲仁獸以配麟趾誤矣

彼茁者蓬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壹發五豝言壹發矢則虞人翼五豝以待射示蒐擇不盡殺之意與易稱王用三驅失前禽相似騶騶御也虞虞人也○國君將春田而歌此以戒命其從田者蓋正春田之時也每壹發必驅五豝以待乃春蒐之禮也于嗟乎騶御虞人咸敬體之餘倣此

騶虞二章

召南一十四篇○周禮天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二

曰長鵲巢采蘩之公侯是也五曰宗六曰主草蟲之大夫采蘋之宗室是也一曰牧甘棠行露之召伯是也開國承家而牧伯領之封建之大勢也其教皆造端於夫婦正始之道也且大夫者民之師帥由鵲巢之功致羔羊之正而後殷雷之勸義標梅之及時禮義皆有所錯焉至於小星惠下江汜悔過野麕惡無禮又可見其衽席之閒中饋之事雖婦人咸知安命遷善好禮而人性之已盡矣然則其致此者觀彼穠之美王孫而先王之所以敎因可遡焉於是遠邇正

羣生遂應以騶虞而王道成也其詩之時世蓋由克商以後分土列爵建官位事貢自侯國而得之其錯見於諸篇者昏姻祭祀訟獄力役蒐田車馬宮室衣服飲食器用雖蘋蘩錡釜衮裯紛帨叱狗驅豝之節緻悉備舉等威詳明故嘗謂周南道以德始於家人召南齊以禮洽於天下非武周繼之不足以成文德非文姒始之不足以興禮樂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旨哉言夫

詩深卷二終

邶

鄭譜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幷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

集傳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踰衡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

說以此下十三國皆爲變風焉

辨義邶鄘莫詳其始封而諸詩皆爲衛作是北邶南鄘其境跨大河之南北卽武王封衛之疆域與穆陵無棣賜履於齊山川庸俾侯於魯無以異耳書稱衛叔封康叔於衛使衛曰沫邦本居河北今考邶詩之作亦皆在河北其後野處漕邑徙居楚邱均屬河南而鄘詩自定中以下則衛旣渡河之後所作也且沫水在朝歌之北而衛稱沫土鄘亦詠沫鄉尤可證邶鄘本爲衛疆而非周初封國之號矣是以孔子序詩取三十有九篇而

三分之因卽衛疆繫衛詩以爲別而仍繫衛於各篇以著之蓋盛王在上諸侯之風統於召南僅十有四篇而一道同風之治以彰至於王道衰國異政家殊俗一衛之詩變故相尋其多若此故分著其禍亂之始終次諸召南之後俾讀者因流遡源則知莊姜之仁共姜之貞沿化於關雎武功之德紹聞於麟趾何非先王之所以敎而仁不遇於君貞不諒於母德不率於子係風安得而不變哉自說詩者誤稱詩采於太師序題於國史遂謂衛幷邶廓史存其舊號曷思

王朝之政敎號令不行故强大兼幷且凡伯聘魯戎人伐之王人救衛諸侯抗之乃獨能遣采風之使歲周列國徧采無遺因以握興滅繼絕之權於史筆其信然乎又有謂音節各殊及所采之地不一者夫莊姜齊侯之子衛侯之妻也何以其詩獨習邶音而采於邶地凱風曰在浚之下干旄曰在浚之郊均此浚邑或繫邶或繫廓泉水載馳竹竿皆衛女之嫁出者而一邶一廓一衛音之殊節乎抑采之異地乎循是求之其說均不可得而通矣封疆說具采芑

柏舟

古序言仁而不遇也

續序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集傳婦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柏舟自比列女傳以此爲婦人之詩今攷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歟

辨義關雎變而爲柏舟仁與不仁而已矣故聖人序詩以始變風而題曰仁而不遇以著之不書莊姜恐類於其自譽耳不遇之義已見草蟲易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仁惡在張子謂三百三千皆仁之所體是也惟關雎之哀樂卽天理之節文是以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悉此心所推暨今莊姜自言威儀棣棣可見其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雖極所遇之窮至於逢怒受侮而固守初心不肯逢其君冒貢於非幾可謂造次顚沛必於是矣斯心卽羣生之所懸命而其如不遇何哉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序於柏舟亦云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

敖以遊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
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
可選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
辟有摽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
能奮飛

如有隱憂本無不可言如有所諱而難言也茹納也
兄弟若仲氏任只之類羣小疑人也○莊姜自言其
不遇如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是以耿耿不寐如有隱
憂微我無酒可以遨以遊而遣之也何謂隱憂鑒之
照物妍媸並茹若我心匪鑒明見其非則不可以茹
矣亦有兄弟之知我心者不可以據之自明及薄言
往愬則又逢彼之怒而此心終難白矣雖然石可轉
而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席可卷而我心匪席不可卷
也蓋威儀以定命所當棣棣然不可選也豈緣逢怒
而易我心哉因此憂心悄悄每見慍于羣小覯閔既
已多復受侮不少靜言思之惟獨寤之時辟然有摽
而已蓋妾不可侮嫡如日居月諸胡可更迭而微我
故心之憂矣如匪澣衣之加乎身也但靜言思之義
無可去不能若鳥之奮飛則亦固守我心以安於所
遇而已矣
柏舟五章○說者多主續序爲仁人不遇於君編謂
十月之交因日食以陳言故及於不用其良以明變
匪虛生至此詩借日月迭微爲比以喻妾之侵嫡則
可若比小人專恣君柄下移仁人當此如位卑不得
言高潔身去亂可也如爲親貴大臣則不得謂之不
遇矣讒邪蔽明正宜直陳得失以去就爭之奈何傷
兄弟之莫據奮飛之不能乎蓋君臣朋友均有不可
則止之義惟婦人事夫從一而終故不能奮飛者審
於義而安之集傳解爲恨不能奮起而飛去於語意
固未協也孔叢子稱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
易謂因此見彼兩柏舟皆然也或遂以此非婦人之
詩固亦甚矣

綠衣

古序衛莊姜傷己也

續序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集傳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

辨義續序因詩以裏嬖爲比故謂夫人失位今按莊姜廟謚也使其失位則不得入廟祔姑而從先君之謚卽其自稱亦不得仍曰寡人矣或謂莊姜無子莊公又娶陳女爲夫人然桓公嬖嫣之子也使厲嫣爲夫人所生孝伯又早死則失位之莊姜不得以其娣之子爲己子且州吁寵而桓得立正以其撫爲嫡子故子以母貴也然則莊姜無失位之事所娶陳女若魯女歸宋而齊人來媵之類卽從莊姜來嫁者耳大抵莊姜之持禮甚嚴言笑不苟未嘗少自貶損極忤莊公之意雖正位宮闈而接遇甚疎故嬖妾之盛君以色荅恃寵驕淫此其邪正殊趣判若黃綠衣顯裏晦衣上裳下以比君心之好尙賤正而貴邪故其憂甚大昔漢文所愛愼夫人與后並坐楊貴妃寵而後宮無進者此其接待之恩禮正嫡莫與並自古女寵之禍類然矣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此詩之傷己卽前篇所以不遇之故也蓋君心惑於嬖妾使邪蔽乎正如綠兮衣黃裏是以心之憂矣曷維其已且邪尙乎正如綠兮衣兮綠衣黃裳是以心之憂矣曷維其亡蓋是綠兮本質則絲兮其

染於綠也乃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之以德刑家者必俾無驕淫之訧兮此我心所以憂也若我之見疎如絺兮綌兮適當淒其以風之時我思古人之以貞處困者實獲我心矣又何憂乎

綠衣四章

燕燕

古序衛莊姜送歸妾也

集傳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爲己子莊公卒完卽位嬖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而莊

差送之作是詩也

辨義讀此詩及此序陳女爲莊姜從嫁之妾益見矣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愼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

燕燕雙燕也差池相次不齊之貌其比意如唐人詩

大婦前行小婦隨也齊飛而上曰頡下曰頏其音如之非一上一下也○莊姜送歸妾而作此以贈別言嫡妾之聚行動則俱先相隨如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今之子于歸遠送于野從此不復相隨矣是以瞻望弗及泣涕如雨也其往來則形影相伴如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今之子于歸遠于將之從此不復相伴矣是以瞻望弗及佇立以泣也其友聲則鳴和相聞如

勖寡人

燕燕雙燕也差池相次不齊飛而上曰頡下曰頏其音如大婦前行小婦隨也齊之貌其比意如唐人詩之非一上一下也○莊姜送歸妾而作此以贈別言嫡妾之聚行動則俱先相隨如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今之子于歸遠送于野從此不復相隨矣是以瞻望弗及泣涕如雨也其往來則形影相伴如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今之子于歸遠于將之從此不復相伴矣是以瞻望弗及佇立以泣也其友聲則鳴和相聞如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今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從此不復相聞矣是以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也蓋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愼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又我之益友也安得不拳拳於此別乎

燕燕四章

日月

古序衛莊姜傷己也

續序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于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集傳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又曰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爲厚也

辨義朱子嘗辨德音無良非所宜施於莊姜之賢而肯以詩當莊公在時所作然妻道也臣道也若斥其君曰乃如之人呼日月而訴其無良儻然屬聲詛呪矣委巷之婦稍明分義者不出此曾莊姜之賢而肯出此於其君乎且夫人何德於君既責其不我報又責其報我之不述如其說怨毒已深惡有望之之意似此

而尙爲詩之厚必如之何而後謂之薄也或謂報荅也但續序所云不見荅者對荅之荅謂情意之不對其義與報答異矣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逝亡也指桓公言之○莊姜傷已遭州吁弑立之難而作此言人君之智臨如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與逝者不明古義以相處是不智也胡能有定以定國寧謂其不我顧養耶人君之仁覆如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與逝者不念無猶以相好是不仁也胡能有定寧謂其不我報德耶蓋師古由禮之早如日居月諸當其出自東方而人皆仰之

乃如之人兮德音早矣無良胡能有定俾也但使不我顧也固可忘矣相好乃一本之恩如日居月諸皆東方所自出而不相悖焉今使逝者徒傷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卽其報我而亦不足述矣

日月四章

終風

古序衛莊姜傷己也

續序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集傳莊公之爲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

但以終風且暴爲比

辨義朱子辨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僅就莫往莫來二語觀之其說似矣但謔浪笑敖卽狂蕩暴疾之發於行事者旣擬諸形容又敷陳其事安在其不忍斥言也且惠然肯來謂子之來朝其母則可若夫人之事君以禮見則展衣而朝進御當夕則適君寢鳴玉告去未聞坐致君之來也如謂寢門而曰惠然肯來以爲分誼應爾而已子因而得臨幸然守禮如莊姜肯以爲分誼應爾而曰惠然乎夫州吁有寵好兵莊姜惡之其以完爲已子因而得

立州吁所甚怨也及弒立得志肆其侮慢讀燕燕則知戴嬀不能安其身故避禍而去讀日月及此篇則知州吁之弒兄慢母安忍無親罪狀昭著衛人之亟亟討賊未必非感發於此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肯來來朝其母也莫往母之於子無往見之禮也願

言猶曰每念及之○莊姜傷己遭州吁之暴而作此言其狂悖如終風且暴顧我則惟嬉笑加之戲謔放浪嘲笑敖慢無人子之禮是以終心是悼也且其狂蔽如終風且霾我猶冀其惠然肯來乃我莫往見彼莫來朝悠悠我思之此憂何日已哉至於狂昏日甚如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耳蔽甚雖開如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徒使我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終風四章○左傳載衛定姜數獻公之罪曰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與此所云莫往莫來者皆責其無禮於嫡母也漢廷臣詰奏昌邑之罪於太后前斥其引納騶宰官奴居禁閣內敖戲與孝昭宮人蒙等淫亂太后曰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耶此云謔浪笑敖大略與太后所以詰昌邑者亦相仿也莊姜值此念及君薨子弒國廢有定悠悠我思不遑假寐愁苦之深情見乎詞矣

擊鼓

古序怨州吁也

續序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

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集傳舊說以此爲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

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

辨義春秋傳隱公四年夏宋衛陳蔡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及秋復伐之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今卽詩中不我以歸及爰居爰處詞意觀之州吁蓋欲假修先君之怨外求寵於諸侯而內和其民因始伐宋能得志遂使公孫文仲頓兵境上俾習以待再舉故

軍士怨思若此其所云擊鼓踊躍求馬林下與清人之駟介逍遙左旋右抽情事正相仿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州吁虐用其民從軍者怨之而作此以貽其室家言

其在軍每聞擊鼓其鏜之聲則相與踊躍用兵矣憶

彼土國城漕者勞役雖同而我獨南行則危苦尤甚

矣現今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兵禍相連而不我以歸

我惟憂心有忡矣是以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

之于林之下失伍若此蓋有死氣而無生心矣回念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相期偕老豈甘

心死別哉于嗟此日之闊兮竟不我活兮于嗟昔者

之洵兮殆不我伸兮

擊鼓五章

凱風

古序美孝子也

續序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

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母心而成其志爾

集傳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

故其子作此詩

辨義此詩敘七子自責而略不及其母之過所以深

體其心即孝子傳也韓退之拘幽操其用意庶幾似

之若七子幹母之蠱積誠幾諫必惟恐人之或聞而

又自作此詩流播人口則有借母立名之心不足以

為孝矣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孝子自責以感母心故詩人敘其志以美之言其幼

而鞠育如凱風自南吹彼棘心穉弱而難長迨至棘

心夭夭母氏之劬勞甚矣長而成就如凱風自南吹

彼棘薪材成而不美則是母氏之德聖善而我無令

人以報也爰有寒泉在浚之下猶供人之用矣今有子七人而使母氏勞苦乎睨睨黃鳥載好其音尚悅人之聽矣今有子七人而竟莫慰母心乎

凱風四章○從一而終者婦人之大節而孟子以此為親之過小豈小其失節哉嘗卽愈疏不可磯之義求之蓋曰一念雖差過而未遂譬諸蛇之方虺火之始然斯為小矣人子當此惟有負罪引慝積誠婉諭可以挽回若遽呼天怨懟則已心未盡矣以悟親之心或反至激怒而成之故曰不可磯亦不孝也若夫

小弁之親昏惑信讒廢嫡屏子悍然見諸行事而弗顧則如火勢燎原莫可撲滅於是而不怨是目擊其就死而心弗慟豈但秦越人之相視肥瘠故曰愈疏不孝也說詩者但見敘七子之自責不及其他遂疑其未能悟母以成厥志不已惑乎

雄雉

古序刺衛宣公也

續序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

集傳婦人以其君子從役於外故言云云

辨義細玩詩情全非閨思嘗合小明參觀之蓋卽行役之大夫所作如我之懷矣二語與心之憂矣自貽伊戚相似展矣君子二語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相似瞻彼日月一章與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暮相似百爾君子一章與嗟爾君子兩章惓惓勖望之意尤相似且婦人稱夫曰君子而泛及於百爾古人修辭必不若是之牽混至於稱朝臣為百爾則經史所載頗多以其雄雉起興取其耿介文明

脫然塵網而歎已之不如風刺之意最深婉且與不忮不求之意相引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宣公之大夫久役不得歸而作此以貽其僚友言雄雉于飛泄泄其羽而自得也今我之懷友矣直自貽伊阻耳安能自得乎雄雄于飛下上其音而相聞也

今展矣君子實勞我心之思耳何由相聞乎蓋瞻彼
日月悠悠我思既隔隔之甚久而道之云遠曷云能
來又相見之無期惟念百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但
能不忮不求斯何用不臧矣

匏有苦葉

雄雉四章

古序刺衛宣公也

續序公與夫人並爲淫亂

集傳此刺淫亂之詩

辨義集傳不信古序故不言刺宣續序泛言夫人亦
未知何所指但詩稱雉鳴求牡則與新臺不同舊說
以爲夷姜庶幾得之按春秋隱公四年十二月衛人
立晉至魯桓十二年十一月而卒是宣公在位十有
九年耳其爲子伋娶齊女而自娶之當在卽位之後
不久及生壽暨朔而朔能構伋壽能竊節先往必去
卒年不遠矣由是推之宣公之烝夷姜生伋子事在
莊卒桓立之際故卽位之時伋年約十四五可爲娶
於齊也大抵當其先中毒之醜國人或不及知卽知
之猶爲之諱迫其卽位居然立夷姜爲夫人而囑其
子於右公子故國人刺之以爲其始既不量淺深而
濡軌不顧求牡不羞矣此豈奠雁歸妻之正而使之
正位宮幃何其昧於須友之義哉試觀宣姜納而夷
姜縊其失位寵衰又可見矣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宣公以父妾爲夫人而衛人刺之言凡事不可妄行
如匏有苦葉而難用濟有深涉而難渡卽當深則厲
淺則揭矣況有瀰濟盈其難渡易見有鷕雉鳴其失
雄易見乃濟盈而曰不濡軌是自趨淪陷也雉鳴而
竟求其牡是甘爲瀆亂也彼雝雝鳴鴈用於旭日始
且者以士如歸妻必待冰未泮而行之蓋嘉耦猶不
可苟合況求牡之賤而可以爲耦乎招招舟子人涉
而卬獨否所以人涉卬否者卬須我友也蓋利濟尙
不可妄行況濡軌之患而可與共濟乎

匏有苦葉四章
谷風
古序刺夫婦失道也
續序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
國人傷敗焉
集傳婦人爲夫所棄故作此詩以敘其悲怨之情
辨義易稱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言久於其道也身
不行道其奚能久且婦人前貧賤後富貴雖有罪不
出所以厚人倫矧可無罪而棄之此詩所刺猶諺所

云貴易妻耳續序誤矣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
以下體德莫違及爾同死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
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
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
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我之棄行道遲遲實與中心有違不忍遽去而夫
之不遠伊邇薄送我畿則絕意甚矣誰謂荼苦以我
之苦較之其甘猶如薺也彼宴爾新昏如兄如弟豈
復念此耶蓋我以無違見逐由夫之惑於新昏而往
事未嘗不明譬諸涇能以渭濁而湜湜其沚者自在
也但其宴爾新昏不我屑以耳我將囑以毋逝我梁
毋發我笱庶幾察行跡以回心而我躬尚不見閱遑
恤我之去後哉夫我之隨事盡力如就其深矣方之
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今何有何亡必黽勉求之

壹〇柒冊 1015版

卽凡民有喪亦匍匐救之皆我梁我笱之具存者今乃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則是旣阻我德遂若賈用不售也豈眞未察其清濁哉回思昔肓常恐肓鞠及爾顚覆豈其旣生旣肓比予于毒乎細推物理以驗人情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原屬不甚戀惜之物觀今之燕爾新昏是前此特以我御窮耳本無志于同死穀矣又何惑其旣采葑遂拔根也是以有洸有潰旣詒我肄騙之惟恐不去全不念及昔者伊予來墍之情事矣

谷風六章

式微

古序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集傳舊說以爲黎侯失國而寓于衛其臣勸之

辨義諸侯失國託于諸侯謂之寓公序曰黎侯寓于衛則失國可知察此可悟古人之書法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故故國也中露草中露也○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國而作此言式微矣式微矣胡不歸獨微君之故

國乎胡爲乎寄託若中露也式微矣式微矣胡不歸

獨微君之躬乎胡爲乎困窮如泥中也

旄邱

古序責衛伯也

續序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集傳舊說黎之臣子以責於衛時物變矣故登

旄邱之上見其葛長大而節疎闊因託以起興辨義衛伯之解續序得之靡所與同袁加充耳其詞切直故以責書葛節疎闊時方盛夏非衣裘之候詩人感懷時物必不以裘敝爲言蓋黎以舊冬蒙戎禍歷此夏而衛不救所謂多日者此也是於六義賦而非興矣

旄邱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裒如充耳

稱衛諸臣曰叔伯猶今人稱彼此曰甲乙也責衛伯而止稱諸臣猶布之下執事及左右不察之類也○

衛伯不救黎患而黎人責之言旄邱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則時已盛夏矣叔兮伯兮何多日而不救也夫始而望之曰何其安處也必有與國也繼而望之曰何其遲久也必有他故也乃我以狐裘之時蒙戎患則是叔兮伯兮靡所與同患者矣嗟此瑣兮尾兮流離之子甚可憫也叔兮伯兮竟裒然嬉笑自若而置

若罔聞如充耳哉

簡兮四章

簡兮

古序刺不用賢也

續序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集傳賢者不得志而事於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

故其言如此若自譽而實自嘲也

辨義周禮四方以舞仕者屬旄人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又簡師祭祀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亦如之是羽籥之舞擊鼓爲節簡簡兮簡兮謂奏鼓簡簡非輕世肆志也

何

簡兮四章○碩人俁俁其糾糾武夫之儔歟西方美人兮其如不用賢者以舞仕故在燕之賓刺其君之不用也言擊鼓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於日之方中之時在前上處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美人乎然則彼美人兮洵乎西方之人兮其如不用賢者屬旄人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又簡師祭祀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亦如之是羽籥之舞擊鼓爲節簡簡兮簡兮謂奏鼓簡簡非輕世肆志也

人之思言其願自附於公侯之好仇而弗可得也於此可以想前王之不忘矣自說詩者影附屈騷以美人比君後世倣之形諸咏歌輕儇押暱自許爲忠愛竊謂三閭被讒於鄭袖故其憂愁幽思類於鷄鳴之思賢妃至於詩人之旨所以風其君悅賢當如悅色卽如干旄曰彼姝侯人曰季女皆以比賢者又若防巢之稱君葛生之稱夫皆曰予美者親愛之辭所謂妻之美我者愛我也臣道本同於妻道而乃以美人比君則三綱倒置悖逆莫大乎是焉凡儗人不于其倫知禮者猶譏之況君臣之大倫寔可不辨其舛乎

泉水

古序衛女思歸也

續序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集傳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

辨義此序傳之毫無異義者凡古序之書法最爲詳盡而詩義顯明則序辭平直若其本隱以發難顯之情則或繫或簡書法各別讀者詳味自能得之不能悉舉也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問如雜佩以問之問遺以物也瑕玷也○衛女思歸不得故使人問於姑姊而作此以胎之言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況我之於故國乎是以有懷于衛靡日不思爰進變彼諸姬聊與之謀曰前此出宿于泲飲餞于禰是女子有行既遠其父母兄弟矣今父母終故使人問我諸姑遂及伯姊也若由此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固可遄臻于衛矣但問心雖不瑕於禮則有害蓋詢謀之僉同如此是以我思

肥泉惟玆之永歎耳思須與漕惟我心悠悠耳安能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乎

泉水四章

北門

古序刺士不得志也

續序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集傳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
門而賦以自比

辨義集傳所云亂世暗君蔽於續序忠臣之說而誤

今卽出自北門我入自外詞意考之此士蓋終年行
役內顧堪憂故困不得志耳如以向北比暗君大於
人臣北面之義有礙而與下文語意尤相刺謬蓋賢
者身處亂世則不可榮以祿矣卽爲貧而仕正宜辭
富居貧以終寠自安也若忠臣身處事內蒿目時艱
分難引避則公義私恩不兩重雖妻子可捐何有於
貧窶而刺刺然以交謫爲憂不已謬乎

北門三章○四牡勞使臣之來所以體恤其私者至
矣今室人交謫我艱莫知則將毋來諗之風已渺序
曰四牡廢則君臣缺其斯之謂乎

北風

古序刺虐也

續序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集傳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

辨義續序率臆言之而不達於理其所見淺鄙類如此朱子嘗辨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故以北風雨雪比危亂將至但風雪之氣象所以愁慘者以其能摧傷萬類也況自古淫亂之君縱欲敗度每至亂罰無辜古史殘闕豈可以衛事偶無傳聞斷

其君之必無虐政哉孟子曰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此詩之刺意如之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亟數也只且之爲語辭猶曰耳矣也○衛之虐政亟行思避地者作此以刺之言虐之漸而必甚如北風其涼則雨雪其雱矣惠而好我者攜手同行可矣若復其舒其徐則端兆既亟見矣北風其喈則雨雪其霏矣惠而好我者攜手同車可矣若復其舒其徐則既亟見耳矣蓋虐政之以疑似株連如妖狐色赤遂謂莫赤匪狐凶烏色黑遂謂莫黑匪烏當此時惠而好我者攜手同歸可矣若復其舒其徐則既亟見耳矣

北風三章○漢昭烈禁私釀將抵有釀具者罪之適簡雍從登樓指男女偕行者謂帝曰人欲行淫何弗縛之昭烈問故對曰彼有淫具與私釀同昭烈乃釋有釀具者夫禁私釀則非禁釀具矣及其蔽也比而同之何異誅岩官而無鬚者受戮此卽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之說也況以莫須有而興大獄者乎

靜女

古序刺時也

續序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集傳此淫奔期會之詩也

辨義詩意淺顯續序妄矣序以刺時書者十有三篇蓋其詩雖作於此國而或言上政之失或言民俗之污推之當時風氣大略皆同則以刺時書之按此詩及桑中氓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簡兮狡童丰東門之墠溱洧還東方之日盧令東門之池澤陂共十五篇皆男女行私及禽荒色荒之作於人本無所譏刺然而思怨雨汝其細已甚柔曼尤易以惑人故特正其失而書刺自作者論之未嘗不得其羞惡之本心而讀者察此則足以究夫政教之衰而堅其懲創之志

若但曰此淫奔期會之詩不過講師之訓詁而序可以不作矣故曰序詩非注詩也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靜女猶言幽閨之女彤管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貽之以爲盟證也○時人自奇其私約而欲述之言靜女其姝相約俟我於城隅方其未至愛而不見不勝搔首以踟躕及其至也靜女其孌惟貽我彤管以盟心而不亂故無形管之有煒益悅懌此女之美也既別之後我因自牧歸之以荑柔滑而潔白洵乎美且異矣然匪女之爲美也持此爲美人之貽庶物如其人耳

靜女三章○左氏曰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蓋曰雖其越禮私盟而能明志於彤管猶可略瑕取瑜耳此亦染於時俗之見聞而不察矣蓋捨作者之本心曷嘗不慕靜女之非蕩嘉彤管之爲貞乃欲動情勝遂不待父命媒言而私要之將謂藉一日之約訂終身

之好庶幾權而不失其正會不思枉尺直尋之必不可爲也是故靜女之短垣甫踰城崖之說輻紛如士君子立身必以禮自防若草蟲速訟不從如行露然後可

新臺

古序刺衛宣公也

續序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集傳衛宣公爲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

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蘧篨不鮮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蘧篨不殄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衛人刺宣公之要子妻而作此言新臺有泚下臨河水之瀰瀰以要齊女自有燕婉之求若蘧篨之人世不鮮少也新臺有洒固臨河水之浼浼矣但齊女本有燕婉之求若蘧篨之人世不殄絕也彼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其誤投甚矣使燕婉之求而甘心得此戚施則自誤不尤甚歟

新臺三章

二子乘舟

古序思伋壽也

續序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忠之作是詩也

集傳舊說宣公納伋之妻是爲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恕伋於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

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

辨義序以思書者九篇二子乘舟曰思伋壽孝弟之感也邱中有麻曰思賢懿德之好也遵路風雨皆曰思君子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也寒裳思見正臺草思遇時男女以正昏姻以時人之本願也鷄鳴思賢妃遡風敎之始也匪風思周道下泉思治懷先王之澤也世雖衰風雖變觀其所思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衛人傷伋壽之死於賊而思之言二子乘舟汎汎其景而竟去矣使我願言思子中心養養而莫定也二子乘舟汎汎其逝而不返矣使我願言思子其心不瑕而其身有害也

二子乘舟○二子遭人倫之變爭相爲死雖未協於道而志則可悲史遷以申生並論庶幾得之或乃譏

其不能如舜之烝乂格姦非薄責於人之道矣夫有關雎之夫婦斯有麟趾之子姓風教變而莊宣則其子爲吁爲朔而譏殺之禍興焉和召和亂召亂吁可畏哉

邶十有九篇衛莊公武公之子也嗣立於平王之十有三年東遷之始也今讀其詩柏舟之仁不遇綠衣之妾多訛浸至君弒國危妻子莫保如燕燕日月終風擊鼓所咏豈非身教不修正始之乖其道與夫下有凱風之孝難恃以化淫風上有雄雉之役卽因

以覘稗政況苦葉又復宣淫而谷風遂至相棄可見桃夭者關雎之化柏舟者谷風之倡爾敎民儆理不誣也迄於式微旄邱鄘患不恤所以戒戎作者安在簡兮賢才不升所以遠惟考成者又安在是故泉水度義雖有先澤之存北門爰摧莫收體士之報加以北風之肆虐靜女之行私新臺之瀆亂民俗頹君綱淪則兄弟相讒父子相賊二子乘舟而宗社岌岌矣

詩深卷三終

鄘

柏舟

古序共姜自誓也

續序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集傳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

辨義衛詩之列於邶鄘者莊姜宣姜皆繫衛而共姜獨否著其爲世子之妻以別於君夫人也讀髡彼兩髦則共伯之死父母俱存合觀序之書法而史記人姜自殺之說不足信矣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不諒母而作此以自誓言汎彼柏舟在彼中河有操之者矣今髡彼兩髦實維我儀非汎汎之流也我雖之死矢靡他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有槩之者矣今髡彼兩髦實維我特非不槩之舟也我雖之死矢靡慝志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舟二章

牆有茨

古序衛人刺其上也

續序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辨義春秋傳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逼之齊人此舉必執納子媯之醜以致詰故詩人作此詩以刺之

集傳舊說以爲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而衛方主少國危又無可執詞以爭不得不含垢聽命實通國之大恥也細玩此詩殆因此而作其所云自毀以致人毀故序特書衛人刺其上以該之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長且辱而不可詳不可讀者兼追咎於宣公之不可埽之言之醜也

醜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毒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毒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衛人恥之故刺其上而作此詩

言牆有茨其敗葉不可埽也中毒之言其敗行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甚醜而塗蓋難施也牆有茨其根株不可襄也中毒之言其根由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甚長而茂截難盡也牆有茨其枝蔓不可束也中毒之言其禍蔓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甚辱而刺痛難受也

牆有茨三章

君子偕老

古序刺衛夫人也

續序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集傳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

辨義傳載齊人强昭伯而宣姜未聞其不可是其既長也

聞齊命卽棄衰絰飾容服甘心革面以從頑此詩亦因此而作君子偕老子之不淑極言其忘恥棘欲爲先君之罪人故序書刺衛夫人以著之春秋之春君母薨稱夫人葬稱小君從先君以正厥終律以未亡人之道不繫其子所追尊也合觀此序之書法曾文姜衛宣姜罪通於天矣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山河就衣之所繪山藻而言故曰象服不淑猶言凶禍以遭君喪言之與遇人不淑同義胡天胡帝不忍斥言祖廟也○宣姜棄先君之衰服以從頑而衛人刺之言夫人現與君子偕老則副而從祭有橫笄六

珈之飾其倭倭舒徐佗佗安重如山之立如河之行
皆與象服是宜今子之身遭不淑而服此云如之何
耶但見玼兮玼兮其從祭之翟也又理其鬢髮以如
雲不屑髢也加以玉之瑱也象之揥也修其揚且之
皙也冶容若是將事天乎胡然而天也將享帝乎胡
然而帝也其干神怒也必矣瑳兮瑳兮其見君之展
也以之蒙彼縐絺是紲袢以自敝也今觀子之清目
揚眉而又揚且之顏也展如是人之媚態兮所謂邦
之媛也其玷毋儀也甚矣

桑中

君子偕老三章

古序刺奔也

續序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
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集傳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將
采唐於沫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

辨義此後世豔歌之類以之入樂妖淫靡慢所謂新
聲遞變也樂記探厥本始由於其政散故其民流遂

麗華唐人觀妓之詩也使指碧玉麗華即妓者之名
不亦以辭而害志歟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衛俗習於淫奔而里巷之民作此歌言爰采唐矣沫

之鄉矣於時云誰之思其美則如孟姜矣思其期我乎則有桑中思其要我乎則有上宮思其送我乎則在淇之上矣餘倣此

桑中三章

鶉之奔奔

古序刺衛宣姜也

續序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集傳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爲惠公之言以刺之

辨義詩以頑爲首而序專斥宣姜卽弒君書趙盾之義也盾兄也上卿也有弟弒君而不討是謂盜主宣姜嫡也君母也從子瀆倫而不恥實爲亂階兩人之罪狀既舊若穿若頑傑服上刑而已不待讞而定也是故詩如史之文與事而序則聖人之所取義詩亡然後春秋作此之謂矣古人於事關君國者多以我言之如微子曰我用沈酗于酒春秋曰齊師伐我而臣民之分誼休戚一體于茲可見焉使此詩必爲惠公之言則左氏傳曰仲子歸于我何以爲之解乎凡詩中如念我無祿念我土宇及我是用急之類皆通指君國必解爲詩人自指則以文害辭矣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古序美衛文公也

續序衛爲狄所滅文公徙居楚邱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以美之

辨義凡變風之美其君者惟衛武子以全美而書德其但書美某公者不過事行之一節而所美亦有是有非卽如刺詩中其過亦有輕重大小之別直筆書

之讀詩自見至此詩當國家殷富而追敘建國之始
事非營立宮室之時所作經文甚明也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
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
云其吉終然允臧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
心塞淵騋牝三千
文公徙居楚邱而能終致殷富故詩人追敘其事以

美之言當定星之方中作于楚宮又揆之以日景作
于楚室所以順天時而盡其制也彼時卽樹之榛栗
及椅桐梓漆以待用而今爰伐爲琴瑟矣其未營築
之先升彼漕虛矣以望楚邱矣既望楚與堂邑以得
其形勢遂景山與京邱以正其方面又降觀于桑以
察其土宜所以據地勢而乘其利也彼時卜云其吉
今則終然允臧矣至于人事之克勤每當靈雨既零
卽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而說于桑田以勸課之故匪
直也人之殷富惟其秉心塞淵騋牝應務卽馬之騋而

牡者今亦三千矣
定之方中三章
蝃蝀
古序止奔也
續序衞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集傳此刺淫奔之詩
辨義止奔禁止淫奔也不齒如鄉飲酒禮列諸外坐
不與序齒以深恥之蓋破滅之餘懲創往事故其教
約如此末章乃誓之之辭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莫之敢指若時俗以指虹蜺爲忌也○文公止奔而
作此以誓之言淫奔之行衆所賤惡如蝃蝀在東莫
之敢指故女子有行當遠其父母兄弟不可苟合也繼自今乃有
且私奔之耦旋至乖離如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故女
子有行當遠其父母兄弟不可私奔也
如之人也則是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郊遂

具在其足刖于齒序哉

蝃蝀三章

相鼠

古序刺無禮也

續序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辨義詩言無儀無止即抑詩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之訓所以責士大夫非纖細民也蓋前篇懲汚俗而約民以法故書止此篇整綱維而勵臣以恥故書刺義

各有當而文公之卒能存衛者其初政即此可觀矣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相鼠三章

干旄

古序美好善也

續序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集傳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賢者彼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畀之而荅其禮意之勤乎

辨義詩稱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則是諮詢善道故曰美好善也但續序以好善爲文公之臣集傳因謂大夫盛其車旗往見賢者今按周禮司常所掌大夫士建物州里建旜皆職所常建故各象其事與名號而祭祀賓客亦各建之大司馬之百官載旜惟秋教治兵則然今詩咏干旟言馬不言車既無以知爲大夫之車旗況見賢而盛稱其旌旄車馬有類于增輝主辜者何足以見樂道忘勢而爲禮意之勤哉竊謂浚衛邑也曰郊曰都曰城可見此人乃鄉遂內州長鄽長之類文公聞其賢欲諮以善道故建旟以招之者常禮也加素絲良馬爲聘者特隆其禮也此詩浚人所作故見其自郊而漸至於都城耳

子子干旟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子子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

以告之
素絲帛也紕組祝皆言維屬之所謂束帛也四之五之六之有加無已也○浚邑州里之長文公聞其賢而備禮以招之故浚人美其好善而作此言子子干旄旌來在浚邑之郊招之既有禮矣而又素絲則紕之良馬則四之厚意若此彼姝者子何以畀之餘倣此

干旄三章

載馳

古序許穆夫人作也

續序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集傳宣姜之女為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于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為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爾

辨義自傷不能救乃賦詩之本旨蓋以恤憐救患感風當時之大邦非專為義不得歸而作也玩左傳敘事及末章語意自見蓋載馳賦而後齊桓有成漕歸

物之舉當合木瓜參觀之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眾穉且狂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

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許人卽大夫君子也眾穉指國之少年而言也芃芃春麥盛長也春秋閔公二年十二月狄入衛是月戴公卒于漕此詩之作殆當僖公元年之春歟○許穆夫人閔衛之亡而作此言載馳載驅將以歸唁衛侯故驅馬悠悠言欲至於漕邑乃許之大夫跋涉而來我心則憂其執儀來告矣既不我嘉不能旋反但視爾雖不我臧我思終不遠也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雖不臧我思終不閟也因之陟彼阿丘言采其蝱

以解鬱結惟是女子善懷亦各有道今許人既執義以尤之而眾稱且生狂議蓋謂歸唁則非求救爲是耳但衛以去冬遭禍而今我行其野已芃芃其麥矣爾欲控于大邦果誰因亦誰至乎然則大夫君子無我有尤也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者聊盡此心爾

載馳四章

鄘十篇○衛詩之列於邶者首柏舟所以彰莊姜之仁終乘舟所以著宣姜之忍遡而上之則又有共姜此莫非齊女而柏舟之矢何其貞牆茨之淫何其甚

也蓋仁者乘則忍者進觀君子偕老之弗顧其所由來者漸矣于是桑中之淫風大肆鶉奔之物類貽羞國欲不亡其可得乎幸而定中再造蝃蝀以止奔相鼠以刺無禮干旄以好善惟其懲往勵勤故國維漸張而卒致殷富也非然者載馳唁衛不絕如綫然則觀其存亡之故寧不足爲炯鑒乎哉

詩深卷四終

古序美武公之德也

續序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於

周美而作是詩也

集傳衛人美武公之德

辨義詩稱終不可諼是武公既卒而追思不已故感

懷綠竹而如見之也續序以有匪爲文章切磋琢磨爲聽諫諟僩赫喧爲以禮自防因重較而曰入相於周不過隨文衍義影附國語謚戒以爲之說耳大抵續序不成於一手故其得詩旨者頗有而淺陋如此類者正不少讀者分別觀之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

兮僩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

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衛人不忘武公之德而作此言瞻彼淇奧綠竹始生而猗猗矣思我有匪君子其學也如切如磋其自脩也如琢如磨因之瑟兮僩兮恂慄中存赫兮喧兮威儀外著是以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堅茂而青青矣思我有匪君子則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矣此其齊明盛服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是以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密比而如簣矣思

我有匪君子知剛如金知柔如錫中規如圭中矩如璧寬由是漸近自然寬兮綽兮猗歟其在重較之上兮即有時善戲謔兮亦不爲虐兮德盛禮恭至此所以有匪而不可諼也夫

淇奧三章○如切如磋則智及之矣如琢如磨則仁能守之矣瑟僩赫喧而服飾尊嚴皆莊以蒞之事由中發外充實而有光輝是也金錫圭璧而和易中節皆動之以禮之事由勉入安所謂大而化之也中庸曰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言知好學力行而後

能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以脩其身聖學之序莫詳於此先儒之注論語以動之不以禮爲動民誤己

考槃

古序刺莊公也

續序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集傳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閒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樂也

辨義賢者隱處最非可美之事衛有考槃秦有兼葭小雅有白駒皆咏君子之肥遯以刺其君聖人錄之

悼上下之不交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邁草也毂可抽出曰軸○詩人述賢者之高尚以刺其君言考槃在澗以是成碩人之寬墊隘不歷於其目也彼且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斯樂矣考槃在阿以是植碩人之邁幽芳日涉於其趣也彼且獨寐寤歌永矢弗過斯願矣考槃在陸是以息碩人之軸馳驅人閒矣

考槃三章○隆中高卧抱膝長吟宛然考槃之風所云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實武侯之本志也及三顧受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然則出將入相何如梁甫吟哉吾觀荷蕢之果曰莫己知也可見鼎足三分少延炎運殆亦迫於知己之感故不逆計成敗利鈍而爲之所謂以安社稷爲悅者歟若夫伊呂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設天心未開治而無

應運之王者必非三聘後車之所能起也至於舍之則藏而未嘗果斯則正己物正乃乾九二之大人非孔子其孰能之孟子當處士橫議之世不得不以道自任使先聖微言不亂於楊墨天下雖無道彼將閉戶於鄉鄰之闢敢效轍環之迹哉

碩人

古序閔莊姜也

續序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集傳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卽
謂此詩
辨義閔傷念也事勢之已然而無如何者傷念之而
已序以閔書者七篇碩人閔莊姜也而二南之基墜
矣黍離閔宗周也而雅頌之音歇矣君子陽陽中谷
有萑兎爰閔周也而王者之迹熄矣揚之水閔無臣
也而政逮于大夫陪臣將執國命矣出其東門閔亂
也而風敎衰民不興行正始之德其鮮久矣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
侯之姨譚公維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
笑倩兮美目盼兮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
夫夙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
姜孽孽庶士有朅
莊姜無子而衛人閔之言碩人其頎立心如衣錦褧
衣不自表暴若以其族類言之則齊侯之子衛侯之

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如此其貴盛也以
生質言之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
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如此其姝麗也以來
嬪之光顯言之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
鑣鑣翟茀以朝於時皆願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以親
之誰不慶吾君之得此嘉耦也以宗國及士女言之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
庶姜孽孽庶士有朅又若此其富饒而姣好也何所
不慊於君心而終以無子歟
碩人四章

氓

古序刺時也
衛文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
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如耦
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集傳此淫婦爲人所棄而自序其事以道其悔恨之
意
辨義續序以時爲宣公之時以無別奔誘釋首二章

華落相背釋三四章自悔喪耦釋五六章蓋影附春
秋傳士之二三猶喪妃耦以爲說耳夫此女卽易稱
見金夫不有躬者也然後代詩歌每多此類讀之者
多薄其士之負初而且爲女惋惜是身不爲盜而咸
有盜心也刺時之義其可不惕然內省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
于頓邱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
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
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兮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
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三歲爲婦靡室勞兮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
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
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夫人之始亂終棄而敘述之言氓之蚩蚩儼

若愿謹可託者當其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也來卽我
謀耳我未敢遽允故送子涉淇至于頓邱而告之曰
匪我愆期子無良媒願子無怒秋以爲期未晚也及
秋而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及既
見復關相與載笑載言於時爾言卜矣爾言筮矣其
體皆無咎言故以爾車來以我賄遷也此其厚貌飾
詞以誘我如桑之未落其葉沃若而可愛也于嗟鳩
兮無食桑葚以致醉于嗟女兮無與士耽以致誤士
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則受誑包羞不可說也

試觀今之絕情反目如桑之落兮其黃而隕沃若者
何在自我徂爾歷今三歲食于貧苦賄遷者又何在
觀茲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昔之送子涉此今之去子
復涉此是女也不爽而士貳其行也乃知士也罔極
二三其德而不足託矣細思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
興夜寐靡有朝矣我心不爽則言既遂矣子德二三
則至于暴矣兄弟不知方且咥其笑矣靜言思之惟
有躬自悼矣蓋我本期及爾偕老豈期老使我怨乎
夫淇則有岸隰則有泮若我之茫無泮岸將何所依

以待老也迴念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實不思其反背至此也爾時反是之不思而今若此此生亦已焉哉

氓六章○總角私盟貿絲卽謀秋期賄遷三歲見棄其被逐非由年老色衰可見矣蚩蚩氓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此類是也

竹竿

古序衛女思歸也

續序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集傳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

辨義此詩所以思歸之故與泉水迥異彼云遄臻有害非勢不能歸父母終而于禮不可也此云遠莫致之非勢不能也或山川遼邈而旋車禮不可歸道路阻而于勢不能也

之匪易或鄰敵搆釁而假道之維艱故使人窗于父母並寄此詩若果適人而不見答則終身之憂也賢女值此惟淑愼其身懼以出歸詒罹耳豈遨遊故國足以寫憂哉

籧篨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衛女思歸不得而作此以寧于父母言籧篨漸殺之竹竿以釣于淇者地相近也今我豈不爾思之甚長不殺乎遠莫致之無如何也每思泉源在衛之左淇水在衛之右惟女子有行獨遠其父母兄弟不得常在左右焉使亦如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則巧笑之瑳愉婉可以承歡佩玉之儺容臭可以佐具而其如終遠何也嗟淇水之滺滺安得理檜楫命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乎

芄蘭

古序刺惠公也

續序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集傳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强解

辨義春秋傳稱宣公卒惠公幼杜預以爲年十五六蓋推論其時世而知之其說已見於苕葉矣人生十九以前猶曰幼謂之童子二十曰弱然後加冠謂之

成人此雖國君之世子亦然也惟沖年嗣立則歲星一終卽可冠既冠則佩服如成人惠公之冠當在宣公既葬以後此詩蓋因冠而作也

芣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芣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我我其國也知猶乾知大始之知主也甲之爲長言君長之也○衛人刺惠公雖冠而行猶童稺也言其

柔蔓不自立如芣蘭之支但以童子而佩觿耳雖則佩觿其能不我主也惟是容兮以自飾而已餘倣此

垂帶悸兮以自飾而已餘倣此

芣蘭二章○魯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及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女叔齊譏之以爲屑屑習儀以亟若此詩所刺容遂垂帶又儀之末焉者然則衛惠魯昭先後一轍惠之出奔也非諸侯貪賄抗王師以納之其能復入哉

河廣

古序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集傳宣姜之女爲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卽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爲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

辨義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是此詩之作衛在河北宋襄公未卽位也說苑宋襄爲太子請于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左傳僖公八年冬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辭曰能以

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夫不言母之愛子而託于舅蓋由不忍傷父之意然夫人之思子不止形諸哀吟有以深感襄公之心卽此亦可想見惟前請未獲命所以父疾而又固請之蓋慈母愛子本屬天性一旦義絕于君河匪廣也宋匪遠也而母非子南咫尺有天涯之隔閔斯鬻子形諸吟咏可見其動于情之不容已又能安于義之無可如何而未嘗怨而于詩之事理時世亦毫無滯碍矣自鄭箋以辭害志遂謂思往宋而義不可縢謂桓公在時必無出婦思返之

理若襄公既已卽位不惟衞徙楚邱無河可渡而母出與廟絶尤不宜復萌此想也使此時思及往宋是前乎此者未嘗思今見先君已沒其子卽位思以國母就養而義有不可遂不勝其拳拳而作此焉則亦愚婦之鄙情安見其發於愛子之至性而有循禮度義之志哉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宋襄公母歸于衞思襄公而不止故言其母子之睽

隔誰謂河廣伹一葦杭之曾不容乎刀之小也其覿面之難期誰謂宋遠伹跂予望之曾不俟乎崇朝之久也我安能已於思哉

河廣二章

伯兮

古序刺時也

續序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返焉

集傳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

辨說此篇序次于宋襄齊桓之間而有爲王前驅之

語可見五霸選興挾天子樓諸侯以相征伐凡小弱之國率兵車以會時事者由大國假王命以號召之不敢不赴序所以書刺時也唐鴇羽秦無衣皆當以是推之或見春秋魯桓五年有宋衞陳從王伐鄭之事遂指爲此詩之所由作果爾其時衞惠未立宋襄之母猶未生不當序次于其後矣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婦人憂其夫困于久役而作此以刺時言我伯兮揭然而武兮人咸推爲邦之桀兮遂使伯也執殳爲王前驅焉自伯之從役而東我則首如飛蓬豈無膏沐將誰適爲容飾也蓋屢望伯歸而不歸如其雨其雨杲出日是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也而何惜于飛蓬乎今亦焉得諼草言樹之背以忘憂是以願言思伯使我心痗也又何畏于首疾乎

伯兮四章○北山曰嘉我未老鮮我方將膂力方剛

經營四方此詩之首章其刺意正復似之夫狀貌魁偉得之于天獨至兵役繁興選其材武驅于鋒鏑則人轉以魁偉為不幸甚或墜馬折肢而不為禍手足殘廢而羨為福其情不亦可憫歟

有狐

古序刺時也

續序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集傳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

辨義喪妻曰鰥喪夫曰寡皆民之窮于天而無告者豈必男女失時國亂民散而後有此惟在人君矜全之毋使失所斯王政之所必先也故周禮媒氏以仲春合男女又司其無夫家者而會之則不獨凶荒為然矣蓋先王最崇節義而不能責望之氓皆矢以靡慝也于是酌為會合之令使媒氏掌之當其年齒辨其族類成其室家俾之得所而又陰消夫瀆亂之萌聖人之慮深而制善也如此讀是詩可見當世之君哀此鰥寡之無政書曰刺時則不獨衛國為然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婦人之職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無裳無帶無服皆寓言無妻也○寡婦感鰥夫之獨行而作此言有狐綏綏獨行在彼淇水之梁使我心之憂矣之子殆亦無裳故耳蓋同病相憐之意也餘倣此

有狐三章

木瓜

古序美齊桓公也

續序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遣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集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

辨義朱子曰此詩若為衛人欲報齊桓而作則齊桓之惠何止木瓜而衛人實未嘗有一物報之今攷齊桓本無大惠於衛也春秋閔公二年十二月狄入衛其君死其民散其國滅齊非有一旅之援及宋桓迎衛遺民渡河立戴公以廬于漕而旋卒許穆夫人賦

載馳然後齊使無虧成之歸以乘馬祭服豬羊雞狗魚軒重錦焉夫齊桓主盟安攘衛之宗社危亡而不救至於破滅之後區區歸物何補於亡豈非虛餐之惠哉詩咏木瓜紀實也春秋書城者二十有九僖公二年正月城楚邱與定中所紀時事各異昔凡伯聘魯戎伐之於楚邱殆在魯之封內非衛楚邱也今魯人自城之故其書法與城中邱城武城城邾瑕之類皆相仿較之齊師曹師宋師城邢諸侯城緣陵內大夫會諸國大夫城虎牢城杞城成周者迥乎不同左

氏指爲封衛廬解而無事實又合遷邢論斷之附見閔公二年皆非史冊紀事蓋與誤尹氏爲君氏同耳且此詩乃衛人謀報齊之詞瓊琚之喻但欲豐其餽貽以修好其事雖無史傳可徵而聘問往來乃常事之不勝書者朱子何由知其無一物報之蓋齊桓志荒本無存衛之意故歸物以假仁衛方新造非有報齊之誠特加厚以結好讀一詩而兩國之情事皆見矣然則何以爲美桓據衛人思報之詞謂非美桓則不可然而桓公之美美止於是爲曠虞之風而已

矣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衛人謀報齊惠以結好也言投我以木瓜之薄我請報之以瓊琚之厚匪報之也庶永以爲好而結其懽也餘倣此

木瓜三章○孟子曰五霸假之也又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蓋以天下爲可假者天下皆得而假之我方詩所以賤其假之功車甲成漕削之于史所以正其假之罪

衛十篇○讀邶鄘諸詩衛之禍亂積于帷闥延及數矣于其後嗣弗率故以莊公爲子而賢人遠引考槃刺之正始道衰碩人傷之又況宣衛以降乎是故閟其民俗奔誘若氓蚩不如竹竿之嫁女猶知循禮也

攷其侯度因蒙若艾蘭不如河廣之出女猶能度義也蓋循禮度義者先公之懿訓所留而舊猷弗踐其如此子孫黎民何哉嗣是遷國方新時事孔棘伯兮之徭役繁興有狐之觫寡莫恤勢不能不聽命于强大而木瓜作焉蓋王澤竭斯霸力張世運升降之故于斯可以觀矣

詩深卷五終

王

鄭譜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謂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於申而立之是爲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

辨義王以位言周天子也以地言東都洛邑王城也

今讀其詩閔宗周者一閔周者三刺平王者三刺周大夫者一其一曰懼讒其一曰思賢而王綱之傾頹悉見於此矣是故德如文王則岐山百里而風教四溢於以朝諸侯有天下周之所以爲周也迄於平王雖宅土中不過依遷圖存自邑告命豈非不能儀型文王之故乎當是時豐岐爲犬戎所奪宮廟邱墟所以聖人序詩不接於二南明其已絕於宗周而仍於國異政家殊俗之中存其共主之號斯春秋正月繫王之義也夫

黍離

古序閔宗周也

續序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傷徃徘徊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集傳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辨義六義之有興皆主言此事而借彼物相形故有正興者如以荇菜興淑女則其寤寐求之欲資以奉神理物可見有反興者如言之子歸不我以而先言江有汜則自悔其不能容納細流可見此亦詩者志之所之之一端也至於小星黍離直賦其所見原非比興其在東在公離離靡靡音韻相叶則六詩皆然

集傳乃以其字韻相應爲興而於義無所取既失詩之本旨又取義於稷之穗如心之醉稷之實如心之噎又加揚之水本爲比體而謂其取之不一字爲興

類皆纖巧穿鑿讀者審之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離離穗實下垂之貌月令仲夏登黍孟秋登穀嚴陵方氏曰穀稷也然則黍言離離稷言苗其實日過此

歟○過宗周者閔宮廟之邱虛而作此言彼黍方離離彼稷之苗又生使我乍過之行邁靡靡而不前中心搖搖而莫定知我者或謂我心之有憂不知我者且謂我何所尋求而徬徨於此也悠悠蒼天致此者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由穗而實可知矣使我行邁靡靡而中心搖搖者益昏惘如醉也知我者或謂我心憂不知我者且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我心憂不知我者且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由穗而實更可知矣使我行邁靡靡而中心如醉者益哽咽如噎也知我者或謂我心

憂不知我者且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黍離三章○箕子麥秀歌因見麥秀而作則黍方布種而承言禾黍油油與此之因黍及穉因苗及穗實皆感此以思彼則知物態日新日異故宮愈久愈湮所謂百端交集一往情深也自孔疏以爲役事未周往返歷道其所更見元城劉氏因三分之爲所感不變如其說將三見之三咏之乃合爲一詩乎抑初再皆嘿然至三見之後始追憶前情而賦之乎例此以求桃天之華實葉亦屢見而歎美乎不惟固於爲詩計併不可月計則曷其有會面之想也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平王之役民無期故行役者之家室作此以刺之言君子于役之始已不知其歸期則曷時而至哉雞以時而棲子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皆可預知也君子之于役獨否如之何勿思自君子于役之後不可日計併不可月計則曷其有會面之想也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皆不欲期也君子之于役獨否亦思其苟無飢渴之爲幸而已

君子于役二章

君子陽陽

古序閔周也

續序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集傳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爲勞而安于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歎美之皆可謂賢矣豈非先王之澤哉或曰序說亦

故仍從續序歟

通宜更詳之

辨義庶民之家安得東房舞位而簧韻悉備故集傳既指此爲前篇婦人所作則不得不以久役爲大夫也但既爲大夫則非貧賤之人矣雖行役勤勞亦臣誼所應爾乃國方多難而安其家室式歌且舞全不思食君之食憂君之憂而沾沾以自樂爲賢賢者固如是乎先王之教辭三以宣其始靡及以感其心國爾忘家惓惓訓戒而似此者又安得爲先王之澤哉昔漢元帝優游不斷孝宣之業以衰史稱其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蓋優柔之主每溺於晏樂如此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而日益不振觀此詩所詠豈非漢元之類歟故序以閔周書之蓋曰自棄則不可與有爲樂其所以亡則不可與有言爲我心惻而已矣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君子周王也陽陽無所用心也房房中也○周王恒於歌舞其樂師之賢者閔之而作此言君子陽陽然

例

辨義申事之見於詩者屢矣蓋周自昭王南征不復而楚漸大宣王中興方叔南討蠻荊來威乃封申伯于謝扼南楚之襟喉爲東都之藩屏故侵高曰南土是保黍苗曰王心則寧其慮遠矣及申后黜而白華作申侯遂與犬戎弒幽王而宗周覆滅王室東遷是申侯不但王室之賊亦其祖父之罪人也使平王能正其罪而討之庶威靈可振於天下楚亦安敢肆其憑陵哉乃德申立已而爲之戍守以此召發諸侯無

惑乎諸侯之抗命不至而王弗能詰故王民遠戍而怨思若此也於是荆楚益無所忌卒之諸姬盡于漢上問鼎及於周疆豈一朝一夕之故益王綱傾頹兆已見於揚水之刺矣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凡詩稱彼其之子皆外之之辭此則指諸侯而言也

○周人怨平王之戍申而作此以刺之言其闇弱不足以令諸侯如怨揚之水不能流束薪是以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而王民遠戍也懷哉懷哉餘倣此

揚之水三章

中谷有蓷

古序閔周也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歎矣遇人之艱難矣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周之婦人凶年逃散而歌此以告哀於人也言歲旱草木枯中谷有蓷亦暵其乾矣有女因此仳離相與嘅其歎矣嘅其歎矣由遇人之家計艱難不能完聚矣

中谷有蓷且暵其修矣有女仳離條其歗
矣條其歗矣由遇人之逢時不淑凶禍相仍矣中谷
有蓷暵其溼矣有女仳離相與啜其泣矣啜
其泣矣由死亡之所驅迫何嗟及矣
中谷有蓷三章○凶荒之歲使草根木皮稍可苟延
恩民猶不忍輕棄其室家至於赤旱草枯道殣相望
而妻子離散之慘立見矣於此而責其夫婦之不恒
恩誼之衰薄是必齊嵯嵯之堀皆矣溝壑不忘之志
而後可豈仁恕之論歟聖人之錄此詩正閔此無辜

荒政不足以聚之遂使之摧心割愛以至於此也故
凡天災流行饑驅之衆望賑貸之及而呼號蹌牧合
之堂而講課則其心尚有所繫於上而未肯決然舍
去其鄉亟謀還定而安集之毋俾作慝猶易爲力不
然室家既絶如彼棲苴長厚之民化爲凶險則賊民
興而禍亂作矣

兔爰

古序閔周也

續序桓王失信諸侯背畔備怨連禍王師敗君子

不樂其生焉

集傳周室衰微諸侯背畔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
辨義續序之說雖影附春秋傳而求諸詩中未見此
意故集傳不取即其所取諸侯背畔一語於詩亦無
當也今按此篇及中谷列於揚水葛藟之間本古序
求之亦作於平王之世集傳謂其猶及見西周之盛
然則我生之初尚無爲其指宣王時而言乎大學傳
曰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
何正與是詩可相發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
百罹尚寐無叱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
百憂尚寐無覺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
百凶尚寐無聰

詩人閔周衰之不競而作此言小人召禍而免其身
君子忠直以受其敗如有兔爰爰雉離于羅貞由我
生之初尚無爲而羣小肆惡于其閒以致我生之後

逢此百罹而莫可挽救也亦尚寐無吪以待斃而已矣餘倣此

兔爰三章○尚寐無吪有剝牀以膚之象焉有致命遂志之思焉所謂過涉之凶不可咎者歟

葛藟

古序王族刺平王也

續序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

集傳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歎

辨義古序甚明續序亦是宋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卽指此詩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兄弟凡族人皆是如諸侯稱同姓爲兄弟之國也遷居者于其新鄰以行齒相稱尊於我者謂之某父某母長於我者謂之某兄其實外親而內疎也○平王東遷王族之從遷者不得其所而作此以刺之言其聚族於宗周如緜緜葛藟在河之滸本支相庇蔭也今則終遠兄弟謂他人父已可憫矣乃謂他人父亦莫我顧將何所託庇乎餘倣此

采葛

古序懼讒也

集傳蓋淫奔者託以行也

辨義古序灼知詩志其提綱在辭氣之表續序雖依序詁詩而索解于字句之間故求合愈離至於此篇序義與詩詞迥不相蒙訓詁之說無可依傍此其所以闕而不釋也然與其指爲淫奔曷若闕疑之爲愼又況詩與序俱存其義未嘗不可繹乎大抵君子任事不苟近功庸王任人每欲速效此讒言所由興也蓋進讒者若侯其功建效立而言之則其讒不行故每逢迎君意急急而持之于旦夕之間使聽者但見其

目前之寡效而並疑其後此之無成是以君子懼之
耳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葛可爲絺綌發生於春分時及夏至而材成所謂三
月也蕭可供祭霜露既降正用蕭之時所謂三秋也
艾可療疾蓄之乾久則效孟子所謂三年之艾也○
詩人懼讒而作此言天下事成之必有時而讒言使

成于旦夕譬彼采葛兮一日不見葛之成如歷三
月兮既成矣用之亦有時而讒言使須用于旦夕譬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蕭之用如在三秋兮既用矣效
之又有時而讒言使責效于旦夕譬彼采艾兮一日
不見艾之效如逾三歲兮則亦誰能任其事哉
采葛三章
大車
古序刺周大夫也
續序疏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
聽男女之訟焉
集傳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
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
葬義大夫者民之師帥先王以車服命有德俾之化
民而成俗也德不足而任政刑其有愧于車服多矣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詩所刺
者是也誦末章所云可見其爲惡之心未嘗須臾忘
矣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哼哼毳衣如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此刺周大夫不能化民以德也言大車有檻檻之聲
毳衣有如菼之色德足稱之民豈不爾思乎今但畏
子不敢耳大車有哼哼之貌毳衣有如瑊之容德能
宜之民豈不爾思乎今但畏子不奔耳而其思奔之
心方死生以要之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且天日以
誓之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又安保其終于不敢乎
大車三章

邱中有麻

古序思賢也

續序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集傳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邱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然而來乎

辨義細繹詩文未見賢人放逐之意續序屬之莊王殆與兎爰之桓王同爲傳說之訛耳而集傳遂改爲婦人所作噫一女同時而私二男又疑二男各異心而私二女何其甚也

邱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邱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邱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留國名子爵也公羊傳古者鄭國處於留鄭既取鄫乃遷鄫焉而野留然則留子國廢於西周之末鄭從平王東遷初處於此其後乃食湊洧此留疑即在陳宋之東者歟嗟歎息聲本言嗟彼留子而言彼留子嗟者倒文叶韻與伐檀之清且漣猗相似猗亦嗟聲也○留子者東都畿內之諸侯周衰國廢故後人過其故邱思其賢而作此言邱中竟有麻矣嗟夫彼昔時之留子也嗟彼留子我願其來此之施施矣邱中竟有麥矣彼固留子國也彼留子國我願其來食於此矣邱中竟有李矣彼固留之子也彼留之子追思其賢如貽我佩玖常服之而不諼矣

邱中有麻三章○或問子何所據而知留爲國子爵也曰詩言彼留子國是足據也蓋稱其爵則曰留子故承言來施施者想見其衣冠瞻視從容自得也稱其封則曰留子國故承言來食者想見其受地有

田祿若楚茨抽棘南山疆理之美也稱其人則曰留之子故承言貽玖者想見其賢聲之入人佩服之而不能忘也是即序詁詩皆脗合而無所齟齬矣如必旁徵而遠引則毛氏以留爲氏子嗟爲字子國爲子嗟之父集傳以子國子嗟皆男子之字果有他文可據歟

五十篇○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是故讀黍離而宗周之覆滅有由然也繼以平王之闇弱轍欲不東惡可得乎然且民勞弗恤于役刺之矣加以君子

陽陽可閔哉般樂怠敖以自求禍也政令不行揚水
刺之矣加以中谷免罝害並至雖有善者
亦末如之何也於時天潢之裔以降爲皂隸爲憂故
葛藟刺之而采葛尤有作焉則是國有忠良欲竭智
效能而每懼其阻執於讒口也君德若是關雎麟趾
之化不足紹於先王矣而刑政以止奔大車安得而
不刺鴟鵲巢鴟虞之德益不可復見於諸侯矣試誦
邱麻之所謳思豈非親賢遺澤蕩然無有僅存者歟

詩深卷之六終

鄭

鄭譜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桓公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眾奉辭罰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鄶薄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集傳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友爲采地後爲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爲

緇衣

古序美武公也

續序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
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集傳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
之故作是詩
辨義鄭桓公既死犬戎之難然後其子武公定平王
於東都鄭亦自咸林徙封新鄭而武公又爲平王卿
士此詩作于東遷之後是專美武公而與桓公無預
矣續序因敝又改爲之文而兼父子言之欲以明其
考古之詳適以彰其說詩之陋也且以緇衣之宜爲

國人宜之誤尤甚矣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
緇衣之席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
緇衣三章○孔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今讀其詩
第欲衣之食之而無一語及武公之賢何哉製荷爲
衣紉蘭爲佩非不芳且潔矣然佩諸西子之體則愈
增其妍施於無鹽之身則適形其醜是故均此緇衣
自賢者服之而民之爾瞻者獨覺其宜焉好焉蓆焉
是此衣易得而稱此衣之人難得於是思及於敝則
願改爲之思及於服之以適館則念其治事勤勞不

遑戾食而欲授餐於還歸之際噫何其好爾之無射
也由此以推衣食之謀至瑣屑亦至懇誠長民者恩
勤之至惟恐或授之飢或授之寒斯卽父母之心也
故其民之愛戴咸欲解衣衣之推食食之雖子弟之
眷其父兄何以加茲乎

將仲子

古序刺莊公也
續序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
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集傳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辭
辨義續序曰害弟曰失道弗制似尤莊公積慮之成
於殺矣而其下文又自相矛盾何則祭仲之諫欲公
早除蔓草逢君之惡賊其天親其可聽乎公之不聽
姑待其惡積而自斃忍毒之至也豈小不忍乎續序
之陋如此乃集傳鄭氏之說斥爲淫奔噫
詩在召南雖有女思春以致外誘幾於感帨吠尨止
謂之姑徐徐云爾猶得稱貞潔不幸而列於鄭則雖
畏父母畏諸兄畏人言拒諸聖點之外而不免爲淫

奔如此說詩果可爲定論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
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
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
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仲子祭仲也樹木於我里牆園比叔段已在莊公防
範之中姑俟其長而縱尋斧焉非愛之也若惡未著
而戕母之愛子則無以塞姜氏之口服父兄百官萬
民之心所謂畏父母畏諸兄畏人言者也○鄭莊公
惡養天倫詩人述其荅祭仲之意以刺之言將仲子
兮慎無踰我之里無遽折我所樹之杞以敗我成謀
也豈敢愛之乎方樹而即折畏我父母之必有言矣
仲之忠諫可懷也父母之有言亦可畏也餘倣此
將仲子三章
叔于田
古序刺莊公也

續序叔處於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悅而歸之
集傳段不義而得眾國人愛之故作此詩
辨義繕甲治兵不義得眾俱本左傳但子封曰厚將
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是豫料其不能得眾之
辭及後伐京而京叛又可見叔之未得眾心矣烏有
國人悅而歸之之事蓋此及下篇詳敘叔之恒遊畋
耽晏樂昵便佞即莊公所云多行不義必自斃之實
也況公之防叔甚詭安知不密置腹心於其側導之
爲惡以至此歟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莊公縱叔段之荒亡驕奢而詩人刺之言叔有時于
田則巷無居人矣豈無居人不如叔也賚予之善洵
美且仁耳叔于狩則巷無飲酒矣豈無飲酒不如叔
也諧媚滿堂洵美且好耳叔適野則巷無服馬矣豈
無服馬不如叔也顧盼自雄洵美且武耳
叔于田三章○此篇本欲著其昵比羣小酣酒馳馬
之失而借于田適野以反揚之乃詩之工於立言者
是謂王文而譎諫

大叔于田

古序刺莊公也

續序叔多材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
集傳叔多材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
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
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良御忌其御也抑磬控忌其射也抑縱送忌蓋縱之
從獸無厭乃如此叔于田乘乘鴇其駕車之制兩服
齊首兩驂如手及叔在藪火烈具阜而田事將畢但
見叔馬慢忌叔發罕忌左右從田者相與抑釋冰忌
抑鬯弓忌蓋縱之驕貫自得又如此
大叔于田三章○先王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卽
或用之亦刈草爲防納禽其中焚之而射耳夫藪富
得民周禮列於九兩以其爲財用所自出也今舉而
揚且阜焉則是燎原之勢傷物生絕民利鞍騁馬禾

稼中百姓詈呼者又有甚矣鄭人豈其愛之歟

清人

古序刺文公也

續序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敵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集傳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為之賦此詩

辨義此詩當以左傳所載為正續序公子素之說未知何本而于詩未有當也蓋文公本意欲待師散以歸罪于克及師散而克不敢不奔矣夫以惡一臣之故不惜久勞師眾以成其罪豈非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乎春秋所以書棄其師也此詩極形容其久而不召是謂棄之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羔裘

古序刺朝也

續序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集傳蓋美其大夫之辨然不知其所指矣

辨義刺朝如宋人諫院記及待漏院記之類此就衣服言之彼就官與地言之皆以風刺其同朝非有所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舍命不渝言順受其正而不以妖壽窮通得喪貳其心也○詩人風刺其朝列而作此言羔裘之毛色如濡洵乎直且侯矣彼其之子果能舍命不渝庶與直順者相符耳羔裘而以豹飾取其孔武有力也彼其之子果其邦之司直庶與武力者相稱耳羔裘晏然而盛兮三英粲然而明兮彼其之子果其邦之彥兮庶與晏粲者相宜矣

羔裘三章○舍命不渝有守也司直有為也邦彥有

猷也

遵大路

古序思君子也

續序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集傳淫婦為人所棄故于其去也摯其袪而留之

辨義此朋友思念之辭詩意甚明君子學道者之通稱續序不達其義而指為莊公集傳力排序說而斥為淫婦過矣風雨篇同此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寔故也

不寔故猶曰非旦夕之交魏棄也○詩人思君子之袪兮別久別而作此以貽之言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惡兮我與子不能急速而成意可謂厚矣今子無我惡兮我與子不能急速而故舊也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別況猶在目矣今子無我魏兮我與子不能急速而聯情好也

遵大路二章○朋友之交雖出處語默時位不同而惟道義為能久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若意氣之士境過則情遷故樂於新知遂

生惡故之意睽于晤對漸萌棄好之心讀此詩而古道照顏色矣

女曰雞鳴

古序刺不悅德也

續序陳古義以刺今不悅德而好色也

集傳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辭

辨義詩意甚明續序集傳均由不得首二句之解而誤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

鳧與雁
戈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在手曰御鼓之也○士不悅德故詩人敘其婦語夫之辭以刺之言女曰鷄鳴可以興矣士則緩之曰姑俟昧旦子時女興而又告之曰子試興而視夜明星既有爛矣當是時正可將翱將翔弋鳧與雁矣子果之偕老好合之情當如琴瑟在御莫不靜好豈但御杯酒之歡于旦暮哉且子素所交歡者我若知子之來之請解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請解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請解雜佩以報之蓋隱風以賢易色又欲捐棄讒嗇不爲悅已之容其規戒至爲婉切矣

女曰雞鳴三章
有女同車

古序刺忽也
續序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
集傳此疑亦淫奔之詩
辨義古序之書美刺某人者附庸則秦仲公子則陳佗邦君則衞鄭齊唐秦陳六國共十八君必書美某公刺某公誘某公在邶鄘必書衞某公在唐必書晉某公齊見于衞曰齊桓公魯見于齊曰魯莊公其明確不混如此他如怨州吁思伋壽哀三良詩篇明晰皆一見可決使此詩果刺世子則當如秦仲陳佗之例而書鄭忽若作于卽位被逐之後則當書昭公而其書法旣不然矣又如刺時刺虐刺朝刺奔刺亂刺荒刺衰刺褊刺儉刺奢刺貪以及懼讒疾恣疾亂思治之類皆以一字括全詩而此云刺忽其書法則如一矣忽者慢也輕也不省事也其事不同於奔其行未至于亂而邪辟旣接于心衛輕慢遂發于形聲故書曰忽盖主乎生于其心而言則忽者亂之始主乎

害於其事而言則亂者忽之終凡古語或稱治忽或稱治亂當于斯辨之大抵古人立文嚴謹各有確義即如孟子所釋流連荒亡之義其解似創而詩序書刺荒耆二篇皆從斯無厭之事則非孟子之創解也審此而此以下四詩續序誤解刺忽之旨其陋不待辨而明矣書刺之義已見靜女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同車二女也孟姜解見桑中德音即佩玉之聲○男遭女于道而悅之故言有女同車其顏皆如舜華將翺將翔之際又見佩玉有瓊琚之飾彼美其孟姜乎洵乎顏之美且佩之都矣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又聞佩玉之將將彼美其孟姜乎即此德音令我思之不忘矣

有女同車二章○詩意如宋督目送孔父之妻於路曰美而豔

山有扶蘇

古序刺忽也

續序所美非美然

集傳淫女戲其所私者

辨義易曰先迷失道此詩及下篇是也其所志不復知有德矣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子都之姣見孟子子充殆古之體貌魁梧者歟○女自擇壻而難其人故言山有扶蘇之菁葱隰有荷華之芳潔今閭人不見子都之姣而乃所見皆狂且何也山有喬松之聳拔隰有游龍之疎放今閭人不見子充之偉而乃所見皆狡童何也

山有扶蘇二章

褊今

古序刺忽也

續序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

集傳此淫女之辭

薄兮薄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薄兮薄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此詩卽老女歎之類言其時過不可待如薄兮薄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有以夫道倡予者則予亦和女而立也與
矣餘倣此
薄兮二章○昔趙德麟所娶王氏女暮年未嫁詩曰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其情思頗類此雖內有怨女由于不遇摽梅及時之盛世而律以守已之道則其志忽矣

狡童

古序刺忽也
續序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集傳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辭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狡童二章○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則輿脫輻矣是以言食餐息于男女居室之事其細已甚而離德離心之禍伏焉故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褰裳

古序思見正也
續序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集傳淫女語其所私者
辨義思見正者思見男女之正也褰幃裳也士昏禮

曰主人乘墨車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有裧裧卽幃裳凡娶婦之車后夫人以翟卿大夫及士之妻皆用後但大夫以上女家供之士妻之車則夫家自供之
後漢書輿服志舊典傳車垂赤帷裳及賈琮之部命御者褰之以遠視聽梁商爲領軍出行嘗褰車帷左右諫之景宗謂所親曰今來揚州作貴人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坐車中如三日新婦是詩詠褰裳謂開車之帷門也說詩者因涉湊洧遂以裳爲下裳以褰爲揭不知曲禮所云暑無褰裳亦謂開之

以受風若涉水當云揭不得云褰揭高舉也揭竿爲旗西柄之揭是也又或通褰爲搴拔搴拔取也楚詞搴木蘭于中洲史記斬將搴旗皆拔取之義與褰之訓開迥異故五臣天台賦游氣高褰注曰褰開也蓋褰者士始往迎而婦車空故開之以別于迎來者使旁觀之耳目不惑卽古人別疑之義及婦從壻降自西階而升車于門外乃垂其裳而壻爲之授綏御輪焉涉消言其道之所經非因涉水而褰褰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男悔婚而女思見正故述已志以告之言子惠顧前盟而思我則褰裳涉溱以迎矣子不我思豈無他人之求乎但改適乃狂童所爲尤而效之是狂童之狂也且其可效之哉子惠思我則褰裳涉洧矣子不我思豈無他士但如此則狂童之狂也且何忍爲之哉

褰裳二章○左傳鄭六卿餞韓宣子于郊皆賦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叔拜蓋拜宣子之許已也夫鄭小而晉主盟故太叔以爲鄭之附晉猶女之託人亦既申之以盟好矣今上卿修好來聘是惠思而涉溱洧也設棄我不思則當今如齊如楚豈無他人但爲此則狂童之狂實鄭所不敢出者是以宣子感其意而許之乃續序不達思正之義影附左傳以大國爲解箋疏遂舉而屬之突忽集傳又斥爲淫女而以末語爲謔辭則是太叔以狂童謔宣子不幾召怒而挑邦釁哉

丰

古序刺亂也

續序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集傳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夫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也

辨義雎鳩生有定耦而不相亂因以爲風之始焉此以下書亂者四篇蓋恬然不知有從一而終之義視俄崩之婦又爲下之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俟巷塘俟婦于門外也俟堂升自西階也悔悔盟之
悔背棄也將相將也雞狗亦得將是也○婦人怨其
夫之棄已而思改適故言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既
正夫婦之禮矣今乃悔棄予而不送兮子之昌兮俟
我乎堂兮既申偕老之約矣今乃悔退予而不將兮
是子之有美不彰如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安能甘此

抑鬱也叔兮伯兮駕予與行可矣餘倣此
丰四章
東門之墠
古序刺亂也
續序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集傳門之旁有墠墠外有坂坂上有草識其所與淫
者之居也
辨義不待禮而相奔猶爲夫婦此則男女無別故以
亂書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此女蠱男之詞言東門之旁有墠茹藘在其阪上而
子居在焉其室則邇矣但素無洽比而其人甚遠耳
東門之旁有栗其下有踐家室我所居也豈不爾思
子自不我即耳
東門之墠二章○狡童作而丰繼之同車扶蘇薆兮
作而東門之墠又繼之始于忽終于亂堅冰之漸次
也然則雞鳴之不悅德豈非履霜之始歟家人之初

九曰閒有家志未變也上九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
也垂訓切矣
風雨
古序思君子也
續序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集傳淫奔之女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
也
風雨凄凄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詩人思君子之久不至而貽此以招之言當風雨淒淒之晨聞雞鳴喈喈之聲寤思爲之不夷若既見君子云胡不夷歟況風雨瀟瀟之有聲兼雞鳴膠膠之相雜思益鬱而不瘳若既見君子云胡不瘳歟且風雨甚則天雖明而如晦雞鳴之聲更喈膠而不已此際之思何由喜慰若既見君子云胡不喜歟蓋極言思甚而病以冀其必至也

風雨三章

子衿

古序刺學校廢也

續序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集傳此亦淫奔之詩

辨義孔氏疏定本云刺學廢也無校字今從之學國子衿三章○善哉育材先王萃天下之士于學而董之以師儒所謂以賢與道得民者也是故教術出于一而人材由是興菁莪廢而上無禮子衿刺而下無學矣夫教學之脈不容一日而或絕上弗收其權則下必分其任其正者守先以待後其邪者非聖而橫議此古今事勢之必然者也然則後世之聚徒講學其臨之其有雙闕如宮門之制宜矣況城上安得有闕

子衿三章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猶云國學所以別於鄉校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青衿學子之所服往往教也音絃誦也青佩士佩瑀珉而青組綬來來學也古之學者時教必有正業三月而一時也○鄭學廢而師儒作此以刺之言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之思矣縱我不往教子寧不嗣其絃

誦之音乎青青子佩悠悠我思之長矣縱我不往教子寧不來學乎蓋士習之輕挑兮放達兮竟在彼城闕兮是以思子之心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子衿三章○善哉育材先王萃天下之士于學而董之以師儒所謂以賢與道得民者也是故教術出于一而人材由是興菁莪廢而上無禮子衿刺而下無學矣夫教學之脈不容一日而或絕上弗收其權則下必分其任其正者守先以待後其邪者非聖而橫議此古今事勢之必然者也然則後世之聚徒講學其

端兆不已見于此詩歟
揚之水
古序閔無臣也
續序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集傳淫者相謂
辨義閔無臣者其君之自閔也唐文宗詩曰輦路生秋草上林花滿枝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亦此詩之類也今未知此詩作于何君續序指爲閔忽本沿

刺忽之謬但鄭人當公子五爭之際兄弟若寇讎而祭仲高渠彌輩視其君之廢置弒立如奕棋然則作此者疑亦非昭卽厲也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鄭君閔無臣而作此以告其所親暱也言其孤微不足以制強臣如揚之水不流束楚是以終鮮兄弟惟予與女之相倚也女愼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而欲離間之耳餘倣此
揚之水二章○漢獻以討賊託伏完而完終族鄭萬以誅姦付雍糾而糾卽尸者豈有他哉其主悼悼于上終鮮兄弟而維予與女故也夫以出口入耳之言相託付非不密矣其受託者自矢無信人言而欲竭智効力焉非不忠矣然一舉一動不爲左右之所伺卽爲妻子之所疑其能俾免乎魯昭公欲去季氏子家以爲不可卒之日入憑作雖有子家無如之何也

況昏庸之主羣疑滿腹每子其素所親信者方鰓鰓焉恐其信人言而背已觀子家以言既出口遂求醫子公宮以自明其情可見矣卒之所謀雖忠而公屢弗用豈非人實迋女之隱疑橫踞于其間而不解歟
出其東門
古序閔亂也
續序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集傳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

辨義此所閔者淫亂之女非淫奔也讀詩自見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如雲飾之麗也如荼容之皎也○此詩閔冶容之誨淫也言出其東門有女之飾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也蓋縞衣綦巾聊樂我員而醜盼于斯胡爲哉出其闉闍有女之色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也蓋縞衣茹藘聊可與娛而辭氣于斯冥益哉

出其東門二章○此篇當與有女同車參觀之彼云德音不忘是既見而猶憶此云匪我思存則當見而不亂逸志善心辨諸此而所謂思無邪者可識矣
野有蔓草
古序思遇時也
縯序君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而會焉
集傳男女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
辨義思遇時者思昏姻之遇合及時也大昏必備六禮其或阨于時勢則殺禮爲昏苟不期而遇故稱邂逅綢繆曰見此邂逅是也夫禮本重于色然親迎則得妻不親迎則不得妻聖人必有以權其變故任人以此問屋廬子孟子謂其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此中輕重之權衡可識矣惟衰亂之世小民雖有昏姻之約而或困于役或窘于財并不得遂其邂逅之願故此詩作焉甫田詠總角侯人詠季女皆曰婉孌猗嗟詠魯莊曰清揚俱少好之稱若因此斥爲淫女其可乎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此及澤陂俱言有美一人者定耦之稱此則指其所聘而言也○鄭民不得及時昏會而作此言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滋長所以及時也今我有美一人年之

少好清揚婉兮安得邂逅相遇適我室家之願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及時所以滋長也今我有美一人婉如清揚正于歸之年矣安得邂逅相遇使有室有家而與子偕臧乎

野有蔓草二章○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木子于郯傾蓋而語終日顧子路束帛十匹以贈之子路對曰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因引此詩曰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吾于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蓋子路以中道相見比子女之無媒故之以匀藥

孔子以爲木子之賢而中道贈之譬諸男女之邂逅相遇雖非昏禮之正不同無媒之合若必待介紹升堂以相見則人事無定將終身不之見也豈不爲失時乎說詩者反據此指爲朋友期會而作誤已

溱洧

古序刺亂也

續序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集傳此詩淫奔者自敘之辭

辨說桑中書奔以其期會行私言之也此則采蘭祓浴爲風俗士不識閑家之節女不守閫觀之貞乘時並出舉國如狂士女雜沓相謔相贈恬不爲怪非亂而何每見通都大集歲時故事相與斂錢賽會歌舞倡優比赴會來觀者夫挾其妻父攜其女雖貴族士女有盛飾而游者豈非亂之所由生與聖人錄此于經而題曰刺亂垂戒切矣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既且以下皆士勸女之往觀而述所已見以動之也

○鄭俗淫亂故里巷之民歌詠國俗而敘其士女問荅之詞言溱與洧方春流之渙渙兮士與女方羣出而秉蕑兮于時女之未出者問士曰觀乎士荅曰既且今且偕子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但見維士與女伊其相謔又贈之以勺藥也餘倣此

溱洧二章

鄭二十一篇○鄭徙新邑武公其開國之君也緇衣好賢庶幾乃心王室者歟繼以莊公將仲子叔于田刺之害弟誓毋人倫廢矣延及文公清人刺之惡臣棄師刑政紊矣羔裘刺朝公族在位奢偪無度可想見矣其風自上如此遵路之思君子雞鳴之刺不悅德先王遺俗猶有存者乃士有同車之歌女有扶蘇藭兮之詠志淫好辟而狡童作焉夫婦之道苦矣褰裳思見正民之性也惟其不能正室而丰作焉加以

蕩若東門之墠淫辟之罪多矣所以然者風雨之思無殊遵路而學廢于子衿則士習于挑達蓋教化衰微風俗頹敗匪一朝夕之積也試讀揚水之閔無臣乃知莊公紹德愧於緇衣斯其臣踵之以檀朝政忽薄施于母弟斯子孫效之以事兵爭何惡夫民不興仁而習俗偷薄乎猶且東門徒閔其亂野蔓莫慰其思士女之淫風惡能不大肆于溱洧閔哉

詩深卷之七終

齊

鄭譜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邱周公致太平數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懿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

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

集傳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爲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爲大國今青齊淄濰德棣等州是其地也

辨義周有天下分土建邦同姓之國魯爲宗異姓之與兩東方皆當哀公政衰懿王烹之齊之變風始作尤屬附會且續序以此詩陳賢妃警戒相成之道集國齊爲大此皆山東諸侯之望而仁義禮樂所漸摩

以成俗者也及王道缺微魯乃有頌周公其衰矣齊詩十有一篇若色荒若禽荒廢親迎恣內亂者竟居其九而魯亦亟染其污焉然則先王之風化所以經夫婦厚人倫于以刑百辟而毋或封靡于爾邦者今安在哉蓋始于風教之衰終以人倫之廢其漸然也是故亂雅莫淫于鄭聲而以齊風次之有以也夫

雞鳴

古序思賢妃也

續序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之道焉

集傳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爲眞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于逸欲何以能此故詩人敘其事以美之也

辨義據古序變風作於厲幽之世惟鄘柏舟唐蟋蟀秦車鄰陳宛邱衡門及檜詩四篇餘皆東遷後之詩也續序以此篇及還屬哀公未知何據鄭箋又指著與兩東方皆當哀公政衰懿王烹之齊之變風始作尤屬附會且續序以此詩陳賢妃警戒相成之道集

傳因分爲初告再告三告但賢妃既心常恐晚聞蠅聲誤以爲雞聲諄諄相告則當雞之既鳴必夙興以待旦不至又誤月光爲朝光爲之再告何肯遲至蟲飛薨薨之候猶同寢於君側而三告之果如其說是口雖屢告身實安卧不留於逸欲者斷不出此矣況雞未鳴之先必無蒼蠅之聲何由聞其似者而以爲眞哉蓋人臣雞鳴來朝辨色入朝入君曰出視朝皆常期也今雞既鳴旦有蠅聲東方明兼有月出之光正朱夏初秋望後晦前之晨景乃百蟲皆作猶然同言狎暱女盛專寵之情形宛然見於言下是謂王文而譎諫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夢詩人所以思賢妃也大抵甘與同夢予故子憎其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昌衣冠劍珮之盛以辨色言之○詩人憂其君之色

荒晏朝而思賢妃以告之言雞既鳴矣則來朝者既

盈矣今匪但雞之鳴且有蒼蠅之聲東方明矣則

入朝者既昌矣今匪但東方則明先有月出之光以

故百蟲皆作飛聲薨薨予卽甘與子同夢會朝者且

及朝歸之候矣俟君不出無庶以予故而子憎也

雞鳴三章

還

古序刺荒也

續序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

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

集傳獵者交錯于道路且相稱譽如此而不自知其

非也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來亦必有所自矣

子之還兮遭我乎猱之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

好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猱之道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

儇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

臧兮

齊俗喜獵較而里巷之民作此歌言子之還便兮前

日遭我乎猱山之閒兮相與並驅從兩肩兮獪且揖

我謂我之儇利今餘倣此
還三章○詩意揚人以譬己不但謂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蓋曰子雖賢尙遜我一籌耳夸詐之習氣宛然
著
古序刺時也
續序時不親迎也
集傳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己也
辨義充耳之制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其紘人君五色

臣則三色然則此詩所刺者蓋卿大夫之家也禮稱國君冕而親迎士爵弁漢人亦稱大夫以上親迎冕服則其有充耳可知矣夫弁冕所以敬大昏今不親迎而徒盛其服飾是逐末而忘本故詩人刺之序書刺時則不但齊俗爲然也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尙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尙之以瓊英乎而
乎而者僅此之詞○時俗不親迎故詩人託于婦至

東方之日
古序刺衰也
續序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集傳辨說云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
辨義衰者風之衰卽就詩教言之蓋風始于經夫婦關雎之德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其盛爲桃夭爲鵲巢爲車舝風變至于此詩其旨諧而弗莊其情狎而弗敬則風教之衰甚矣續序以衰爲君臣失道而斥詩爲淫奔妄已書刺之義已見靜女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在我室兮履我即兮○履踐隨也履我即猶言具壻乃揖婦即對延皆坐也閨房戶也在我閨用昏之後壻出脫

服于房婦亦脫服于室壻乃入親脫婦纓是在房戶之間也脫寫曰發揚子方言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發是發卽脫服也○此齊俗新昏者合登之歌言女年少如東方之初日兮今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而卽席兮女容之盛如東方之滿日兮今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而發其服兮

東方之日二章

東方未明

古序刺無節也

續序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

焉

集傳此詩人刺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

辨義天地節而四時成人君召令不時卽無節也續序因言未明求衣以無節屬之興居以不能辰夜歸

咎于挈壺氏逐句生解陋甚矣集傳之釋末章似譏其君狂夫之不若恐亦無是理按春秋傳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其言與無節相合疑此亦刺

襄公之詩序主闡發其義故書法如此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晞顚倒裳衣倒之顚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詩人刺其君之召令無節而作此言東方未明顚倒衣裳可謂早矣乃顚之倒之自公召之是猶責其不早也東方未晞顚倒裳衣不爲晚矣乃倒之顚之自公令之是猶責其太晚也夫召令有時譬如折柳樊圃以爲限雖狂夫亦瞿瞿而不敢越今不能辰夜則臣下罔攸稟令不失之夙則失之暮其何所遵守乎

東方未明三章

南山

古序刺襄公也

續序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集傳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

辨義續序蓋以曷懷曷從曷鞠曷極解爲大夫不忍懷祿相從坐視其鞠極故云作詩去之今玩前二章

刺其恃高縱淫而懷既嫁之女不顧匹耦而從有夫之婦語意猶泛後二章言及不可告父母通媒妁乃見其鳥獸之行神人胥憤若移而屬之魯桓是輕詰元惡聲討于彼害之人非情理之允也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則齊子止曷又極止

襄公淫于文姜而齊人刺之言其恃高位以求邪色如南山崔崔雄狐綏綏不思魯道有蕩齊子則由歸大夫而其爲廷臣風諫之作讀序則知之矣既曰歸止是既嫁之女也曷又懷止乎物各有耦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今魯道有蕩齊子則庸止矣既曰庸止是有夫之婦也曷又從止乎況蓺麻如之何必橫縱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則

齊子非可告父母者曷又窮淫若此乎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則齊子非媒可得者曷又極欲若此乎

南山四章

甫田

古序大夫刺襄公也

續序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集傳以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

辨義此詩與衡門鶴鳴相似衡門書誘鶴鳴書誨可知爲人臣陳善納誨之詩也此則閉邪糾繆義當書刺然但書刺襄恐讀者未由知其所刺何事故特書大夫而其爲廷臣風諫之作讀序則知之矣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襄公荒心于遠大而大夫陳此以刺之言量力而行

者必無田甫田力不給而貪爲之則維莠驕驕維莠
桀桀矣度勢而謀者必無思遠人勢不通而妄求之
徒勞心忉忉勞心怛怛耳故事貴循序漸進如婉兮
孌兮總角丱兮乃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此豈欲速助
長使之然歟
甫田三章○春秋之初其詩如此見理分明猶有先
王之澤
盧令

古序刺荒也

續序襄公好田獵畢七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
古以風焉
集傳此詩大意與還畧同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齊俗競走狗而里巷之民作此歌言家有盧令令其
人多豪俠而尚意氣我知其美且仁也家有盧重環
其人多矜貴而好修飾我知其美且鬈也家有盧重
鋂其人多材武而偉儀表我知其美且偲也
盧令三章
敝笱

古序刺文姜也

續序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
爲二國患焉
集傳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
文姜故歸齊而從之者眾也
辨義續序謂此詩惡魯桓之微弱集傳以爲刺莊公

之不能防閑其母皆就敝笱生義然不如古序刺文
姜之確也蓋魯桓不聽申繻之諫而與姜氏如齊其
咎不在微弱況詩稱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如雨如水
明指文姜之屢會齊侯而言事在桓公被害以後奈
何以不能防閑惡之哉至于魯莊即位去諸兒被弒
中間八年矣觀春秋所書築王姬之館會伐衛之師
次滑以謀紀雖而不敢救狩禚以會齊人而不知羞
受衛俘之歸忍郊降之辱而姜氏之往會齊侯者又
不一書而足焉是魯莊忘親事仇方謂殺父之大怨

請誅一彭生即足以除之由此屈節媚齊陷母于極
惡陰利其往來兩國以結歡夫豈力不足于防閑實
不欲防之而且縱之以逢其欲昔人謂唐中宗懿
公皆下愚魯莊又有甚焉孟子曰不仁不智無禮無
義人役也其斯之謂矣使其稍知痛父但以母故力
不能防則當襄弒姜薨之後亦宜懲往易轍乃姜死
甫踰年身自如齊納幣加以觀社遇穀盟扈猶恐媚
齊之未至爲丹桓楹刻桓桷以侈逆婦朝廟之觀而
媚以大夫宗婦之覿幣喪心至此則其俗母蠱以事

仇罪狀益著而第以不能防閑譏之惡足以蔽厥辜
歟夫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文姜身爲國母而喪恥徇
欲時諺比人之無行者有云破網裏髮敝笱之刺其
義亦猶是耳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此詩刺文姜之無恥也言其敗防蕩檢以放縱其淫
惡如敝笱在梁其魚魴鰥是以齊子歸止盛其從者
出如雲之輕至如雨之驟來如水之源源不絕也

敝笱三章

載驅

古序齊人刺襄公也

續序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馳于通道大都與文姜
淫播其惡于萬民焉

集傳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

辨義序詩之例鄭詩不書鄭齊詩不書齊而此篇獨
繫之齊人正恐讀者但見詩稱齊子不辨其何以刺
于魯齊人何從見其薄薄惟屬之襄公則知簟茀者
國君之路車非夫人之翟茀因以知齊人目擊襄公
之薄薄載驅遂想見齊子之發夕魯道而後詩意了
然可謂發淫人隱微深錮之疾而善言其情狀矣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四驪濟濟垂轡瀰瀰魯道有蕩齊子翔翔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發夕宵發也○此刺襄公之無恥也言其始而疾行
載驅薄薄急驅簟茀朱鞹以往惟恐後期也遂思魯
道有蕩齊子亦發夕而來矣漸而徐行四驪濟濟垂
轡瀰瀰恬肆自得也遂思魯道有蕩齊子亦豈弟而
至矣及其既至當汶水湯湯之旁有行人彭彭之衆
而于魯道有蕩與齊子共翱翔焉雖指目環集而不
顧矣餘倣此
載驅四章

猗嗟
古序刺魯莊公也
續序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
閑其母夫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
集傳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所以刺
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
則臧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
我甥兮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
禦亂兮
魯莊公阿母意以事仇故齊人因射事以刺之言猗
嗟貌之昌兮形體則頎而長兮揖讓則抑若揚兮審
固則美目揚兮升降則巧趨蹌兮是以射則臧兮猗
嗟才之可名兮美目之揚由氣之清兮抑揚趨蹌由
儀之既成兮是以射之臧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矣
我君之甥兮猗嗟年之變如兮清揚婉兮亦既舞則
選兮又能射則貫兮則四矢之反兮曷以禦外侮之
亂兮
猗嗟三章○諸兒之紱兆已見於此詩蓋國人之共
憤也久矣當令刺無節以下細究之
齊十一篇○太公之封于齊豈非與魯共秉周禮以
治其國者哉自周德既衰齊風亦變其上有色荒之
君而雞鳴作其下有禽荒之俗而還作讀著而知其
禮廢于親迎讀東方之日而知其化衰于正始讀東
方未明而知其政令之無常則是君臣朝野之閒相
與簡棄禮法以從事而南山之內亂遂由是以興焉

猶且君心日荒于功利而甫田刺之民俗日趨于奢詐而盧令歌之先王之所以教者益致消亡矣乃倣笱載驅罪大惡極而秉禮之邦不恥于爲役此猗嗟所以刺也孟子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其斯之謂歟又曰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其序詩之旨與

詩深卷之八終

魏

巳陵許伯敭著

鄭譜魏者虞舜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

集傳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陘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周初以封同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今河中府解州卽其地也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觀樂之文魏曰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儀卑曰憂深思遠有陶唐之遺民遂附會其說不知唐

性先王之澤于斯可見聖人安得而不錄之

葛屨

古序刺褊也

續序魏地陘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集傳此詩疑卽縫裳之女所作

辨義續序於魏唐之首篇獨詳其民俗緣左氏季札

魏之勤儉由其地瘠民貧異於沃土故耳夫水土之風氣雖殊而王者道以德齊以禮則民行不囿于習俗其好尚自無過不及之差世教衰民不興行勤儉之風遂流爲褊嗇沃土之民遂習于淫侈此所以國異政家殊俗也考鄭衛唐魏之俗者當於斯平察之即如使女縫裳亦違禮之小者而詩人刺其褊心何哉先王制禮小大由之有國有家者本此制心而循之以應酬萬事則條理精密之中有以裕其廣大和平之氣象而措之則正施之則順矣昔子夏問政孔子以無欲速無見小利告之然則心之所以褊者欲速見小乃其病本也鄭譜以儉約之化原於舜禹豈非訓詁之陋識哉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此刺褊之詩言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而非其時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而非其禮其意不過要之襋之好人服之以美觀耳自好人之外觀言之提提安舒宛然左辟佩其象揥是以爲刺

身勞之也至于利不可專則受大者不取小使偏于儉斯難乎爲下矣孔子曰儉則固專言刺儉則不中禮可知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此刺貴家之女而親臣妾之職是偏于儉也言彼汾
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論其勤儉美無度矣美雖
無度而所親者殊異乎公路之職也彼汾一方言采
其桑彼其之子瞻其儀容美如英矣美雖如英而所
事者殊異乎公行之女也彼汾一曲言采其蕘彼其
之子仰其人品美如玉矣美雖如玉而所爲者殊異
乎公族之體也

汾沮洳三章

園有桃

古序刺時也

續序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
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集傳詩人憂其君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

辨義續序極支離而集傳節取之然所謂國小無政
求諸詩中未見確義又以園桃興歌謠而無所取義
則詩情益泛濫而莫知所謂矣孟獻子曰畜馬乘不
察于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況桃棘乎公儀休相
魯不欲奪園夫之利誠以君相者導大利而布之民
者也惟導利之權總于上公之而下私則治野人養
君子分誼明而體統正雖有貪夫無可肆其侵奪若
使貴勢之家下侵民利析及秋毫必至貧氓之生計
日蹙此詩人所以憂也書曰刺時則豈獨魏俗有是
哉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
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
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
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
誰知之蓋亦勿思

歌謠以行國即指此詩曰驕曰罔極言時人反責其
侈肆不知節儉也○此刺專利之詩言貴家之園有
桃利其實之爲殽是以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以風之
不知我者將謂我本士也而反驕侈彼人之勤儉是
哉子曰亦何其也然則心之憂矣其誰能知之其誰
知之蓋亦勿思其樊耳餘倣此

園有桃二章

陟岵

右序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續序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集傳孝子行役不忘其親

辨義詩稱猶來無止猶來無棄則其遠行從役必有不得已於此者矣然作詩之志主于思親非若揚水鴟羽爲刺其上而作故以孝子書之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讀此可以見其善體親心合凱風觀之莫非先王之澤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愼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愼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愼旃哉猶來無死

陟岵三章○詩意與小雅杕杜後二章相似不注自見

十畝之閒

右序刺時也

續序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集傳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子其朝而思與其友歸于農圃故其詞如此

辨義續序甚陋集傳尤誤蓋詩所以書刺時者當時廢井田之法於公田十畝外稅其廬及私田故魏民懷其舊俗而作此也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周人徹法八家同井中田有廬蓋取公田百畝中之二十畝而八分之所謂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也是故每夫一廛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其制廬舍在內公田次之私田在外詩言十畝者公田也其間廬舍也其外私田也宅傍樹桑匹婦蠶之所謂桑者也○徹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饁彼南畝桑者于此泄泄兮行

故日出而作行與子逝兮而今安可得歟

十畝之間二章

伐檀

古序刺貪也

續序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仕進爾

集傳後世若徐幹之流非其力不食其厲志蓋如此

辨義詩意分明集傳誤甚孔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此詩所刺是也讀此知魏之井地廢世祿猶行與滕相似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嗟之猶然坐糜廩粟不稼不穡胡取禾於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此懸貆兮彼君子兮必不若是之素餐兮餘倣此

伐檀三章 語云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言任重致遠之具修之在我非將爲車而先問道之夷險廣狹以曲就之也況肯枉用其力子河干歟蓋舟楫非以行陸輪輻非以濟川持非其具而倖有功者鮮矣于此而轉歎河之深道之阻欺世乎欺己乎不過貪得苟食之鄙志使之然耳然則檀車豈不足以利天下哉

壹〇柒 册 1014 版

唐賢貪古方聞桂附之捷于已疾而妄投于熱證其疾益增則歎曰非吾方之不古而爾恙之難療因之索賢弗已即主人亦敝于其說而莫之非也三代以下士之竊斯術以巧取于世者不鮮有志爲君子者烏可不三復于斯篇

碩鼠

古序刺重斂也

續序國人刺其君重斂貪于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集傳民困于貪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已而去之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直

彼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顧顧惜也德加恩也直伸恕也勞撫字也永號催科之中猶存撫字用一緩一則猶我勞也永號長呼也○魏民刺重斂故託言碩鼠碩鼠無食我黍我麥我苗三歲貫女而莫我肯顧則竟成無我矣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有其始詩稱三歲貫女則前乎此者未嘗有是此春秋所以書初稅畝也夫始望其我顧謂惻然顧恤其身家而仍循舊制也莫我顧則加徵歲爲常額而民不得所矣然猶冀于歲額之常或孤貧復除或凶年蠲免是猶我德也莫我德而稱貸以益苦情不獲直矣所冀者催科之中猶存撫字用一緩一則猶我勞也至于莫我勞而追呼日迫惟聞永號之聲矣不得已而去之有業可安則得我所也即不然而苦情可直也又不然而十室九空永號之聲復向誰追呼

于旦暮也噫爲民上而使民至此其謂之碩鼠也固宜

魏七篇○孔子序詩之時魏之滅久矣而其詩尚在存亡之故可得而考焉夫國之亡也必先去其禮君德民風覘其一可以知其他是故褊若葛屨則使人不以道急遽而乖其所以序儉若汾沮洳則貴賤無等苛細而失其所以理其禮亡矣於是貴勢之家專利自封而桃園刺之行役之民憂我父母而陟岵思之又況井地授田先王之大經大法而竟使十畝之閒斯民不得樂其樂利其利焉當是時雖有善者難與圖存而且朝有伐檀之貪人雖有小惠民弗懷之而且野有碩鼠之重斂國欲不亡其可得歟

詩深卷之九終

唐

巴陵許伯政著

鄭譜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會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

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會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集傳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爲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辨義叔虞以成王母弟受封於堯之舊都建國曰唐其子燮因晉水而改號曰晉或亦若衛土之稱沫邦及相沿既久遂名晉而不名唐焉至孔子序詩於其篇端悉繫晉而仍以唐題其國號何哉封建王者之大權也叔虞之封成王分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則帶礪之盟天府藏之與國無窮如之何其可改也使先王分土建邦而侯氏之子孫擅改其封號是大放王命以干天討矣故楚僭王號而作春秋仍書子晉更國號而序變風仍書唐其義一也且諸國之風棄王弒君篡國之禍而賂王襲封者唯晉然則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序詩之垂訓大矣其次於齊魏之後卽循前王分封之先後爲序集傳以爲仍其始封之舊號庶幾得之若續序所云憂深思遠儉而用禮有堯遺風已屬訓詁之鑿說而鄭譜更爲洪水九年殺禮救厄之論以附會之其鑿尤甚曷思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豈皆先聖之遺風使然哉

蟋蟀

古序刺晉僖公也
續序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
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
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集傳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
歲晚務閑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爲樂
辨義續序集傳均與詩之本旨相背讀者辨之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
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
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太康職
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僖公荒于樂而晉人刺之言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
我不暫樂則日月其除而嗣歲又與矣今君無已太
康乎宜循職而敬思其居也如謂好樂無荒其居則
良士必瞿瞿而心驚矣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
樂則日月其邁而無暇爲樂矣今君無已太康乎宜
循職而周思其外也如謂好樂無荒其外則良士益
蹶蹶而震動矣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則日
月其慆而百爲又起矣今君無已太康乎宜休休以
自逸矣
蟋蟀三章
山有樞

古序刺晉昭公也
續序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
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
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集傳此亦荅前篇之意而解其憂
辨義續序之淺拙于此篇可盡見其底蘊朱子嘗論
詩所以興起人處全在興如山有樞隰有榆別無意
義只是興起子有車馬子有衣裳耳竊謂詩之能興
起人者由性情之感動雖樵夫牧豎當其觸物興懷
各有志之所之以發于嗟歎形于咏歌即如孺子滄
浪之歌言最淺近而意味悠長聽之發人深省緣其

天機洋溢活潑潑地故也若別無意義止取一二字之呼應爲興則詁者方厭其牽合無味又何能使興起人處全在此此論未免疑誤後人也細玩此詩比而非興若舍是求之則辭意汗漫無所歸宿如續序之逐句立解而已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晉人憂昭公之孤立將亡而作此以刺之言國之有人如山有樞隰有榆惟所用之今子有衣裳可以章德而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可以庸賢而弗馳弗驅一旦宛其死矣徒爲他人是愉耳又如山有栲隰有杻惟人取之今子有廷內可速諸父諸舅而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可樂羣臣嘉賓而弗鼓弗考一旦宛其死矣徒爲他人是保耳又如山有漆隰有栗惟人采之今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而人皆紂臣也或聚或散或吝或予一轉移間而仁暴異用知此鮮不興亡而作此以刺之有國之有揚之水

古序刺晉昭公也

繽序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集傳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是桓叔其後沃盛彊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

服萬姓人知財粟爲紂物不知善人皆紂臣也或聚或散或吝或予一轉移間而仁暴異用知此鮮不興亡而作此以刺之有國之有揚之水

辨義考左傳及史記晉昭公當平王之二十六年封桓叔于曲沃沃雖漸彊晉傳六世至緡而後武公伐晉滅之其先六七十年晉人屢攻沃師而拒之未有叛晉歸沃之情事使當昭公時國人皆欲叛晉歸沃則桓叔早已得志何待武公續序繆解此詩而集傳從之誤已竊謂詩人卽物比喻各有攸當卽如均此揚之水然言不流東薪可知强臣逆命于下而咸令不能行之若揚水之中白石鑿鑿則是强梁磐踞奮肘於內豈但不能流之而已乎桓叔雖强梁不臣分

封在外非君側之惡與喻意不類且其恃强叛晉興師侵伐並非陰謀有何不敢告人之有細玩詩意殆爲潘父之將謀弒逆而作歟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古序刺晉昭公也

續序君子見沃之盛强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集傳此不知其所指序亦以爲沃也

辨義讀此益知晉人無叛晉之情而白石之非比沃也

椒聊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

揚之水白石鑿鑿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子昭公也從子于沃不敢斥言弒逆也君子指賊臣

且
晉人憂沃之益强而作此以刺昭公言椒聊之實其蕃衍既盈升矣彼其之子其碩大既無朋矣然則無朋之勢將如椒聊且必至遠條且豈但盈升而已哉
餘倣此
椒聊二章
綢繆
古序刺晉亂也
續序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集傳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遂其昏姻之禮者詩人敘其婦語夫之詞
辨義唐人遭亂而有新昏別之詩亦此篇之類也集傳沿續序而誤耳夫庶民雖貧既得遂其昏姻之願何至合昏之夕三星在天方束薪於野且束薪何以稱綢繆而詩意何所取興于束薪哉如謂其喜甚自慶則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謔浪甚矣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晉民逢亂新昏者有別離之憂而歌此言此夜之綢繆如束薪雖聚而必散故仰見三星在天而歎今夕何夕見此良人也子兮子兮此身未分明其如此良人何此夕之綢繆如束芻故仰見三星在戶而歎今夕何夕見此邂逅也子兮子兮相對如夢寐其如此邂逅何此夕之綢繆如束楚故仰見三星在戶而歎今夕何夕見此粲者也子兮子兮今夕昏晨告別其如此粲者何
綢繆三章
杕杜
古序刺時也
續序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
集傳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子人之詞

辨義續序穿鑿集傳得之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無兄弟者不見恤于人而作此以刺時言有杕之杜

其葉湑湑以相蔭今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

同父之枝葉相庇也嗟行之人目擊踽踽之況胡不

比焉人無兄弟窮于無告矣胡不佽焉餘倣此

杕杜二章○生而無兄弟者天也惟先王之世本俗

以安之重兄弟之聯八刑以糾之嚴不恤不任之禁

而鄉田同井比閭相賙雖有孤生之民亦自忘其睘

踽之苦迄於衰世親睦道缺而後其民覩物愴懷歎

無兄弟之大可哀也輔氏遂以爲有常棣之遺意庶

幾大序所謂厚人倫者不知常棣所云永歎無戎指

急難外侮揆諸分義非眞朋所能劭者言之卽如律

居謂居處究謂究圖居居究究如于時處處于時言

言聿文以足意也○大夫浚民于私邑而其民刺之

言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其所居久矣豈無他人維予

助正先王所以敎厚使指他人不如同父爲厚人倫

則將使人獨親其親獨子其子以長偷薄之俗烏可

以爲訓歟

羔裘

古序刺時也

續序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集傳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强解

辨義古者開國承家于孫世及而民皆服從其政敎

歷久不渝者無他焉民之所居卽其居故厚下以安

宅而藏身無不固民之所究卽其究故罔咈百姓以

從己之欲而詢謀鮮不同及其變也哀刑政之苛者

吟詠性情以諷其上如此所謂達於事變懷其舊俗

也豈非先王之澤哉書曰刺時其感深矣

裘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居謂居處究謂究圖居居究究如于時處處于時言

言聿文以足意也○大夫浚民于私邑而其民刺之

言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其所居久矣豈無他人維予

之故家是念也羔裘豹袪自我人究其所究久矣豈無他人維子之舊好難忘也

羔裘二章

鴇羽

古序刺時也

續序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

集傳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

辨義孟子曰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父母詩

所刺是也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時君奪農時以役民而其民刺之言我之不得所如此

鴇羽三章

無衣

古序美晉武公也

續序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集傳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爲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

其請命之意

辨義朱子辨說云此詩非武公自述其請命之意卽詩人著其事而陰刺之序以爲美則是獎姦諛盜故特辨之以正人心誅賊黨庶幾大序所謂正得失者而以附于春秋之義論可謂正矣但此詩之美晉武作者美之非序者美之也且里巷淫邪之詩皆愚夫愚婦自道其荒淫之實無所恥諱故正其失而書剌至于亂賊之黨乃當世之姦回具過人之才智既已悖逆君親戕滅倫理又相與昧心獻諛以苟富貴使

不聲其獻諛之罪而但責其所美之非既失討矣又
指爲詩人陰刺之將使讀者認賊黨爲忠良徒欲歸
罪於元惡而反故出其黨羽春秋之義安在若更指
爲武公自述請命之意則賊黨益脫然于議外所謂
正得失者又安在夫符命之作美新室也九錫之文
美魏公也而作者之罪遂昭揭于萬世而不可揜此
序之書法亦若是而已是故春秋成而亂賊懼者如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王使榮叔來錫桓
公命當時魯人書於史冊本以爲美事聖人亦據事

直書之然讀之者苟知仲子乃惠公之妾桓公乃弑
兄自立之人則王之歸賵錫命其非固不待言而宰
咺榮叔身爲王臣靦然銜命以來其庸鄙鮮恥之面
目如將見之矣又如趙穿弑君而書盾許止不嘗藥
而書弑後世之人但知盾爲穿兄而位則正卿止爲
買子而手自進藥雖欲肆其無父無君之心代爲辨
雪而無詞可措焉誠惟聖人有以洞燭其隱微善發
其情狀于以詔示來世俾奄姦同之人自懼其有欺難
售無地自容而廢然消沮斯之謂誅賊黨正人心故

曰爲人君而不通于春秋之義前有讒而不見後有
賊而不知夫豈不得其情徒忿然書之爲讒爲賊遂
能讋懾之使思而不敢發哉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子武公也○武公既請命而受服以歸故其黨美之
言前此豈曰無衣七兮不如今子之衣安且吉兮餘
倣此
無衣二章○豈曰無衣云者言子力自足以取此不

過餌此共主之空名以箝制羣口而莫如子何耳卽
此一語無君無王之肺肝畢露矣莽操之竊國旣已
廢弑由已又必僞爲遜讓願爲周公而不能遂明農
之志願爲文王而不能終服事之誠噫何其自欺也
此詩之情事雖殊鬼蜮之伎倆則一聖人錄之于經
所以揭其情狀昭示萬世故嘗稱患失者曰鄙夫譏
舞佾者曰是可忍忍則鄙鄙則忍千古小人之爰書
有杕之杜
定矣

古序刺晉武公也
續序武公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集傳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
辨義續序仍牽用杕杜篇以爲之說陋甚矣孟子曰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此詩之刺意如之集傳非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杜赤棠也其實酸澀噬飲食也○詩人刺武公之悅賢而弗能養也言有杕之杜生于道左而行人弗顧彼君子兮豈以飲食而肯適我哉但君果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以致其養也餘倣此

前有不枰枰匕惻乎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其謂是歟

葛生
古序刺晉獻公也
續序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集傳婦人以其夫之久從征役而不歸
辨義周禮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家人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今按此悼亡之詩而書刺獻公者續序所云好攻戰是也
凡好戰之君孤人之子寡人之妻而弗顧陳此于其

亦國士自命于是飲食之恩重而道德之風邈矣
葛生
古序刺晉獻公也
續序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集傳婦人以其夫之久從征役而不歸
辨義周禮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家人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今按此悼亡之詩而書刺獻公者續序所云好攻戰是也
凡好戰之君孤人之子寡人之妻而弗顧陳此于其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予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誰與獨處猶言何人伴孤寂誰與獨旦猶言誰適爲容皆引起歸于其室之意也枕粲衾爛蓋新昏未久之大者變而弼下謁世公子以養士稱佳方術雜技
者其居其室卽野域也○婦人悼其夫死於攻戰不

得族葬故哭於其墓而作此以自矢言葛生蒙楚而
蘞亦蔓于野矣予美亡葬於此其誰與獨處乎葛生
蒙棘而蘞亦蔓于域矣予美亡此其誰與獨息乎痛
思角枕粲兮予美所並也錦衾爛兮予美所同也予
美亡此予亦誰與獨旦乎惟是夏之日冬之夜耿耿
此心以待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以待
百歲之後歸于其室而已
葛生五章○從一之義殉死者烈也而未免情之過
待死者節也而全乎德之貞且遙遙百歲之身而固
志不易節者之情不猶深於烈哉此死義撫孤所以
有難易之辨也

采苓

古序刺晉獻公也

續序獻公好聽讒焉

集傳此刺聽讒之詩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獻公好聽讒而詩人刺之言苓生下隰而曰采苓采
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有無信實似此者矣君
惟舍旃舍旃苟亦無遽以爲然則人之爲言胡得售
其欺焉苦生田澤而曰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
言苟亦有無所與受似此者矣君惟舍旃舍旃苟亦
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葑生園圃而曰采葑采葑首
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有無所從來似此者矣君惟
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苓三章

唐十二篇○唐叔受封嗣以子變而國號遂改則王
命廢而亂兆伏矣傳及僖公荒於好樂蟀刺之殆
當周道之傷乎至於昭公分國專封孤立不振而山
樞作刺其時揚水之賊臣謀逆于內椒聊之彊族逼
處于外則身弒而國亂矣自是綢繆之新昏離別堪
憂杕杜之孤于羔裘農時奪于

鴈羽蓋上慢下暴盜思伐之則無衣作而國易其主矣夫武公以盜竊得國而刺以有杕之杜是不能與賢也獻公繼之葛生以刺好戰采苓以刺好讒而晉風于是終焉是故晉之爲國其主弱則內有篡弒之禍其主强則外肆兼并之威迹其所以然者始而啟封繼而專封終而賂封晉固無王而王綱之漸極于傾頹有由然也錄其國風正其國號所以謹封建之變者意深哉

詩深卷十

詩深卷十終

秦

鄭譜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皋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

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翳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橫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迤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至亥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集傳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潏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封爲附庸而邑之秦至

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會孫秦仲爲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爲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爲諸侯曰能逐犬戎卽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亥孫德公又徙於雍秦卽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

辨義秦之爲國其始非子主馬汧渭之間以功受封子孝王而邑諸秦則附庸之君也宣王中興命秦仲爲大夫往誅西戎王朝之大夫受地視伯則其爵亦

埒子伯也秦仲死于西戎仲子莊公奉命伐戎破之王予以大駱犬邱之地爲西垂大夫是其加地襲爵皆命自天子也及平王東遷襄公送之王詔以犬戎無道奪我岐豐秦能攻逐卽有其地是其後廣有岐豐之地由時王所命較晉武之賂王竊國晉獻之竊滅同姓以益其封者不同也故孔子作春秋書秦伯以其次國之君僭不比於吳楚也今讀其詩家無人倫之禍國無刑政之苛而禮樂敎化及尊賢禮士之意浸微焉然則聖人所以序詩之大旨存乎此矣若

夫循其封國之次列于魏唐之後固明其爲有周一代之侯封畧嘗以戎狄屏之哉

車鄰

古序美秦仲也

續序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集傳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故國人創見而詩美之也

辨義秦當孝王元年封附庸小國之君也厲王三十四年秦仲嗣立宣王元年命爲大夫六年死于西戎

其先在位十有九年小國之君豈無禮樂車馬侍御續序但見有車有馬及寺人簧瑟之文遂以爲始有蓋附合能夏則大之說而以首兩篇當之曷思鹿鳴燕飲其樂通用于鄉國何獨遺于附庸之君況並坐鼓簧瑟非國人所能與奈何以爲創見詩美之乎下篇同此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寺人之令使內小臣戒與者也並坐皆升就席也鼓瑟歌鹿鳴之三也鼓簧笙入三成也○秦仲燕羣臣而其臣美之言羣臣來燕之早遠而聞聲有車鄰鄰矣近而辨色有馬白顛矣于時未見君子有寺人之令以戒與燕者矣凡此與燕者如阪有漆隰有栗皆君所培植今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正上下志交之日使今者不樂逝者不其亡乎蓋因燕而勉以撫時及事美不忘規

駟驖

古序美襄公也

續序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集傳此亦前篇之意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遊於北園四馬既閑輜車鸞鑣載猃歇驕
襄公田而秦人美之言其往田也駟驖孔阜六轡在
手于時公之媚子皆從公于狩焉及其田也虞人奉
是辰牡辰牡孔碩于時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可謂驅
禽以制而舍矢如破矣既田之後遊于北園四馬既
閑爰命輜車鸞鑣載猃歇驕以休其力焉

詩深卷十一　五

駟驖三章○往狩而媚子從之既田而遊于北園長
楊羽獵之風濫觴于此矣寺人之令卽此亦可參觀

小戎

古序美襄公也

續序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强而征伐不休國
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集傳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讐也襄公
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
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
師則雖婦人亦知勇于赴敵而無所怨矣

小戎俴收五梁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

詩深卷十一　六

膺器飾精矣交韔二弓竹閉緄縢弧矢備矣言念君子枕戈待旦之心載寢而載興則厭厭良人必有秩秩之德音以報捷于旦暮矣

小戎三章

兼葭

古序刺襄公也

續序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集傳不知其何所指也

辨義孟子曰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此詩之刺意如之其詞旨坦易非如續序之鑿所謂伊人與白駒之詞一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每章前四語之旨也

兼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兼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遊從之宛在水中坻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遊從之宛在水中沚

詩人以衰周多遺賢而刺襄公求之不以道也言時

衰則亂生如兼葭蒼蒼而秋已暮則白露爲霜而陰漸凝故所謂伊人在水一方以潔其身也于此而求之不以道譬若遡洄從之道阻且長矣如以其道則是遡游從之固宛在水中央也兼葭凄凄白露未晞而所謂伊人在水之湄見幾早矣于此而遡洄從之道阻且躋矣若遡游從之斯宛在水中坻而豈遠哉

餘倣此

兼葭三章○陰始凝曰履霜四陽在上曰遯當卽此詩細參之

終南

古序戒襄公也

續序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集傳此秦人美其君之辭亦車鄰駟驖之意也

辨義續序逐句求解但見其美而又不敢不合于古序故其說之迂曲如此卽此可見詩序之傳出于聖門續之者雖百求不得其旨而必遵守之其可廢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

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壽考老人也○襄公伐戎至于宗周其臣戒公慰民心以撫周地也言登彼終南以望尚何有哉有條耳有梅耳今君子至止周人見錦衣狐裘之服瞻顏如渥丹之容喜相告曰其吾君也哉終南何有有紀有堂耳故君子至止周人見黻衣繡裳之服聞佩玉將將之聲以為吾壽考之人每念此不忘也豈可不蚤

慰其望歟
終南二章○平王東遷以豐岐委之秦人而宗周遂淪陷于犬戎讀黍離所咏故宮茂草廟社邱墟則其他衣冠文物掃地以盡可想見矣昔唐人亂後早朝詩曰唯有終南山色在清明依舊滿長安漢三輔吏士東迎更始光武時為司隸老吏見其僚屬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三復此詩千古遭亂之情形宛然如見也

黃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穆公遺命以三良從殉而秦人哀之言交交黃鳥猶止于棘以樂其生矣今誰從穆公乃子車奄息也維此奄息百夫之特竟驅之臨其穴惴惴其慄情狀尚忍見乎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而不惜也餘倣此

黃鳥三章 破胎毀卵則麟鳳不遊其國是故鳥猶自梁其生而人可知矣夫營石槨以待死則孔子歎之以爲不如速朽況驅無辜之善人以殉之乎在穆公誠爲亂命而阿意以從者獨何哉蓋易簀所以正終故曾元之愛親不若童子也孟子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言附棺附身一或弗慎雖悔何追而陷親于必不可補救之惡者其罪尚可追歟詩曰誰從所以啓穆公遺命之非曰如可贖所以責康公曲從之罪如歟彼晨風投于鬱彼北林有所擇而栖也是以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憂心欽欽言其情切瞻仰時深祗惕也C游士求用于康公久而不得見故作此以刺之言其矢志向秦如歟彼晨風投于鬱彼北林有所擇而栖也是以未

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乎蓋士各有材如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惟君擇而用之是以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乎餘倣此

晨風三章

無衣

古序刺用兵也

續序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集傳秦俗强悍樂于戰鬬故其人平居而相謂

辨義秦民之勇公戰怯私鬬由其後商鞅以峻法驅

古序刺康公也

續序忘穆公之業棄其賢臣焉

集傳婦人以夫不在而言此與晨風之歌同意蓋秦俗也

辨義續序固不得詩意但集傳因未見君子一語斷爲婦人之作因忘我二字比諸晨風之歌豈其然乎今附錄其歌讀者審之百里奚五羊皮臨別時烹伏雌炊扈廖今富貴忘我爲

之使然耳若春秋之中世王澤雖微而豐鎬之遺民俗尚豈同于戰國未可據後事以論斷此詩興師稱王說見伯兮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秦人亟用兵而其民刺之言豈曰子之無衣與子同袍現今王于興師又將脩我戈矛庶幾鋒鏑之下與子同仇而相爲死耳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現今王于興師又將脩我矛戟相離耳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現今王于興師又將脩我甲兵庶幾遠征之役與子偕行而不相棄耳

無衣三章

渭陽

古序康公念母也

續序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

集傳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爲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

辨義秦穆公納重耳于晉康公時爲太子奉父命送之贈以路車乘黃非康公念母而爲是也及渭陽贈別之際念母之不見益覺見舅如見母復解已佩以贈并贈此詩蓋天性之感此際爲最眞贈送之情亦此時爲最摯使無此情則此詩不作故序以念母書之朱子辨續序我見舅氏以下無所繫屬不成文理不屬則上文先不成文理矣續序見此篇次于穆公已卒康公卽位之後故指爲追思前情不知古序于一人之事其先後序次多類此讀鄘風衞文公小雅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周宣王其意可得而見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別言我送舅氏曰至渭陽念母故賦此以贈之瓊瑰玉佩

渭陽則將別矣于時何以贈之既有路車乘黃矣我
送舅氏當此贈別之際悠悠乎我思之長而不忍別
也又何以贈之聊解瓊瑰玉佩以抒情而情益難已
矣

渭陽二章

權輿

古序刺康公也

續序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集傳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生穆生不嗜酒元
王每置酒嘗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
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
人將鉗我于市遂稱疾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
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小失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
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
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

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

辨義醴酒不設小失禮耳而穆生以爲忘道確然謝
病以去庶幾介于石不終日者矣何至每食無餘且
漸不飽尙繫遲而不能舍哉細玩此詩有類彈鋏之
歌蓋游士所作也每誦秦風如蒹葭之伊人無道則
隱天下之士也三良百夫之特一鄉之善士也而秦
人不能用且不能容至于晨風權輿大抵習霸強之
術欲依世主以立功名者耳觀士氣之卑而知王澤
之寖熄矣聖人緣之謹世變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游士以康公養士之不終而刺之

權輿二章

秦十篇○秦仲嗣其先業而詩有車鄰可見君臣之
間能勵勤圖治矣襄公當東遷之後時田講武則馴
驥作歌奉義伐仇則小戎不怨其美亦有足錄惜乎
承王命以有岐豐竟不能禮蒹葭之伊人慰終南之
民望故文武之遺澤由是熄焉穆公雖霸西戎而卒
於黃鳥是縱無法以棄善人也康公繼之晨風之游
士不收無衣之用兵有刺當是時秦晉交兵訖無寧
歲良由渭陽天性之思不勝其功利人欲之惑耳終

以權輿士賤君驕則仁義禮樂之說無由得聞安能不馳騖于詐力也哉

詩深卷十一終

陳

鄭譜陳者太皞虙戲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于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太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太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集傳陳國名大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閼父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於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爲三恪是爲胡公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今之陳州卽其地也

辨義周武王以元女太姬妻虞閼父之子滿而封諸陳與祝蔿並稱三恪皆小國也周衰風變陳有宛邱當厲王之世先於諸國迹熄詩亡陳有株林澤陂當定王之世後于諸國陳其變風之終始乎迄今誦之詩僅十篇而荒淫冒色哀樂失節者居其六且風莫淫於鄭猶皆民俗之污而陳則始之終之君臣之間恆舞宣淫然則次陳於變風之將終豈非傷夫二南之化益遠斯正始之道日衰故其流極至于此歟漢人嘗稱太姬無子好巫覡祈禱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化而爲之今考其詩君臣失德于上其民相與刺之疾之則是後世子孫不能法胡公之不淫以至此其咎不在太姬一婦人而斯民之所以哀思怨者尚可想其不忘先王之澤漢人之說無所取焉況鄭子產謂陳我周之自出安得云太姬之無子與

宛邱

古序刺幽公也

續序淫荒昏亂游蕩無度

集傳國人見此人常遊蕩于宛邱之上故敘其事以

刺之

辨義商書風愆之戒曰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又制臣下不匡之刑誠懼有國有家之人養尊處優恃以肆其心志今此詩之鼓缶植鷺不但于宮于室而于宛邱不但恆舞恆遊而且無冬無夏此豈委巷之人哉昔成王遊于卷阿進戒者曰令聞令望蓋恐人主輕出嬉遊萬民瞻之則損望四國傳之則損聞詩云無望正謂此也然則序書刺幽公本無可疑辨說柰何臆其以諂惡得之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湯放蕩也○幽公恆于遊舞而陳人刺之言子之蕩兮宛邱之上兮以之快意洵有情兮而萬民瞻之則無望兮況坎其擊鼓宛邱之下且無冬無夏植其鷺羽坎其擊缶宛邱之道且無冬無夏植其鷺翿其蕩

東門之枌

古序疾亂也

續序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于市井爾

集傳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辨義前篇刺邦君此篇則疾卿士子仲之子是也亂者男女無別末章所陳是也序之以疾書者二萇楚疾恣讀之淒婉而知其音之哀以思此篇疾亂誦之切直而知其音之怨以怒然則政乖民困之故可想矣其以諡惡得之

矣續序固未得其本旨而如集傳所註竟雷同于茅

昔不幾于勸歟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枌栩置社所樹之木因以名其社如漢人枌榆社之類其地高平可以歌舞若後世之集于寺廟也子仲命氏也左傳胙之土而命之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也子仲之子猶曰臧氏之子非女子也

婆娑子仲之家樂舞于其下非自舞也穀旦猶言勝日若不風不雨溫和清麗之辰皆是高平曰原南方之原卽宛邱其地在陳城南三里市猶言集場擇日集衆以觀舞因之成市也爾我衆辭若稱衡衡者曰爾來我往也○子仲氏亟歌舞以惑衆而陳人疾之言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旣婆娑其下矣今當此穀旦于焉差之以集南方之原廢時甚矣人皆不績其麻以觀市也婆娑棄業又甚矣其穀旦于逝也越以衆邁男女聚觀之際我視爾如莪以相窺爾貽我握椒以相戲其瀆亂更何如哉

東門之枌三章

衡門

古序誘僖公也

績序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集傳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辭

辨義愿而無立志言其生質如是非過惡也極得書

誘之旨此詩于六義爲比說見甫田語云留得青山在不愁無柴火卽泌水樂飢之旨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僖公之臣誘之自立而作此言居國不嫌褊小如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果能自强以慰民望則如泌之洋洋資其灌溉可以樂阻飢之衆矣設舍己而外求之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乎

衡門三章

東門之池

古序刺時也

績序疾其君之昏淫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集傳此亦男女會遇之辭

辨義左傳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蓋當時之謠諺此詩正借其意而翻用之也刺時之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時人思得嘉耦而作此言東門之池其水清瀏則可以漚麻矣人之娶婦若彼美淑之姬則可與晤歌矣餘倣此

東門之池三章○娶妻必淑女此本心之明也純而不雜且不已焉雖闊睚何以加此而又必先有其美既美且淑祇以快意于晤歌語言則是理欲交戰好德之心不勝其好色其所謂淑者亦若葉公之好龍而已是故誦其言可以知其志者莫如詩推而廣之聖狂王霸之幾于是焉分孟子所謂利與善之間也

東門之楊

古序刺時也

續序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集傳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貧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辨義詩意分明序稱變風達于事變懷其舊俗于此尤顯然見之昏曰刺時可想變禮之俗在在皆然小序甚俚集傳亦誤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三章○此刺昏姻之不以時也言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而今竟明星煌煌以迎也餘倣此

東門之楊二章

墓門

古序刺陳佗也

續序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不義惡加于萬民焉

集傳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辨義續序因夫有傅相扶進之義遂以無良師傅爲夫也不良之解訓詁之學其固陋每如此不知稱佗曰夫猶周郊婦人尤尹固曰是夫也云爾蓋詩人之辭意坦易平正本不難見不得其意而逐字尋解則失之遠矣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

倒思予

棘梅墓之害也已罷斥也歌以訊之卽歌此詩如作此好歌以極反側之例○陳人知佗之將危宗社而早斷如墓門有棘必斧以斯之乃夫也不良國人久已知之知而不罷則疇昔之濡忍然矣今其樹惡聚姦如墓門有梅有鴞萃止而惡聲必張矣故夫也不良作此歌以訊之使訊以子言而不顧及顛倒思予不已晚乎

墓門二章

防有鵲巢

古序憂讒賊也

續序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思焉

集傳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閔之之辭

辨義男女卽物起興不過取諸耳目之近若中唐有甓卬有旨苕則人皆得而采食之今誰侜予美以至此乎使我心焉忉忉矣又如中唐有甓污賤不宜加也若卬有旨鵲則人皆得而采玩之今誰侜予美以至此乎使我心焉惕惕矣

防有鵲巢二章○昔孟子謂故國必有世臣而歎齊宣之無親臣以其昔者進今日亡而不知也夫左右諸大夫之所可而可之其所否而否之甚至言可殺而殺之則讒人得以侜張于其間且置夕更而尊卑疎戚之相踰易如掌之翻覆此豈朝廷之福哉讀此詩而知孟子之言蓋有本也

月出

古序刺好色也

續序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

集傳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辭

辨義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故從欲則心勞況罔念作狂莫甚于好色乎此詩所以刺也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慢受兮勞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天紹兮勞心慘兮

窈糾幽深纏結之意慢受紛擾外至而心受之之意天紹促迫緊趁之意皆言俗慮之多也○好色者自託于舒懷而詩人刺之言當月出之皎兮對佼人之僚兮謂舒窈糾以自暢兮僚適以勞此心之悄寂兮當月出之皓兮對佼人之懰兮謂舒慢受以自遣兮適以勞此心之懆動兮當月出之照兮對佼人之燎兮謂舒天紹以自寬兮適以勞此心之慘切兮

株林

古序刺靈公也

續序淫乎夏姬馳驅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集傳靈公淫于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蓋從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于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靈公淫于夏姬而陳人刺之言胡爲乎株林爲從夏南也然則匪適株林特從夏南耳於是乘我乘馬旣常稅于株野矣又乘我乘駒朝食于株焉

株林二章○靈公淫人之母以病其子徵舒裕母之盡以盡其君詩以從夏南言之而君臣之罪皆著矣是故詩所以爲溫柔敦厚者美其善而不溢則無譽刺其惡而不浮則無毀孔子所謂直道而行非喜怒之私也豈徒欲刺難言姑隱躍于吞吐之間以爲忠厚歟

澤陂

古序刺時也

續序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悅憂思感傷焉集傳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

辨義詩之辭意極爲分明合東門之池參觀之則刺時之義瞭然矣續序陋甚集傳亦誤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蓮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輾轉伏枕而不已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蓮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有美一人解見蔓草碩大如碩人碩女之稱以族類兼德性言之卷生質之美也儼容儀之莊也○此悼亡之詩言彼澤之陂有蒲與荷之並榮矣今有美一人而相與不終傷心其如之何哉惟寤寐無爲涕泗如滂沱而不自禁也彼澤之陂有蒲與蓮矣有美一人其毓秀碩大且卷乃不得比于蒲蓮是以寤寐無爲輾轉伏枕而不已也

爲中心悁悁而難割也彼澤之陂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其淑質碩大且儼乃不得比于蒲荷是以寤寐無爲輾轉伏枕而不已也

彼澤三章○禮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返齊衰之哭若往而返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子聲音者循是推之喜怒哀樂之發莫不有天理之節文先王制禮所以節民性也是故寡婦不夜哭敎之別嫌明微謹于理欲之幾以坊乎性情之蕩佚而已子夏哭子喪明曾子怒之罪其溺私愛

而不能以禮自割也自晉人滅理以徇情或居親喪而飲酒博奕或懷抱中物而悲不自勝且自謂情之所鍾甚或鄰女不相識而往哭之則性情顛倒其爲倫常之賊者將無所不至又何惑于荀瑩之傷神孫楚之情文沈溺若彼乎此詩卽荀孫之類聖人錄之而書曰刺時豈非欲人反求諸禮而得其性情之正

鯷

陳十篇○周道之傷始于厲王而陳之變風作焉宛邱之刺幽公紛紛之疾子仲君臣荒亂民無則矣繼

以僖公衡門誘之毋亦終于柔靡不振乎于是池麻之彼美匪誠于悅德楊葉之昏期漸廢乎嘉禮則其道乖于正始可見矣陳佗之殺免代立當桓王之世觀于墓門所刺可知篡竊公行而王不討也觀于防巢所憂可知讒賊肆志而君不悟也由是好色若月出而株林且有作焉則其君臣之宣淫無度爲已極矣終乎澤陂發乎情不止乎禮豈惟二南之化不可以興抑亦先王之澤將至於熄詩惡得而不亡歟

詩深卷十二終

檜

鄭譜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虢

集傳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周衰爲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卽其地也蘇氏以爲檜詩皆爲鄭作如邶鄘之於衛也未知是否

辨義周初分封檜曹皆小國故又次於陳東遷之初鄭滅檜春秋之卒宋滅曹先檜後曹此亦其次第也然變風終於檜曹序之取義尤有大乎此者周有天下宅鎬京以臨四方營洛邑以朝諸侯謂之兩都其大勢也及王德衰東西都覆於幽而文武之道旣傷東遷始於平而王者之迹漸熄又其大勢也今檜詩終於匪風其辭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蓋傷西周之大壞故題其篇曰思周道所謂我觀周道幽厲傷之也曹終於下泉其辭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由東遷以後王綱日頹而强大肆其剪滅故題其篇曰思治所謂民之性先王之澤也合觀二國之風則詩教之由正而變由變而亡者可見卽王迹之由盛而衰由衰而熄者可見也豈非變風較國史爲尤重而聖人序詩之志實與春秋相表裏歟

羔裘

古序大夫以道去其君也

續序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游燕而不能自强于政治故作是詩也

集傳舊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游燕而不能自强于政治故詩人憂之

辨義考諸侯之裘制緇衣羔裘以視朝黃衣狐裘以息民錦衣狐裘以朝天子皆禮所宜服卽羔裘不宜以燕狐裘不宜以視朝但當刺其違禮不得謂之好

潔況禮稱燕朝服于寢則燕服羔裘禮也今詩文並
無燕飲之意如以逍遙翱翔爲游燕則有荒湛之慆
豈但衣服之潔續序但見如膏有曜指爲好潔陋甚
矣按史記周至夷王始下堂而見諸侯又厲王初立
諸侯不朝是夷厲時朝覲之禮漸廢矣檜亡於東遷
之初故鄭譜謂其詩作于夷厲之世卽不盡然要亦
西周時所作也小雅有菀柳亦諸侯不朝之詩而此
詩辭意尤爲明確夫達道莫大於君臣諸侯不朝大
夫去之傷人倫之廢于斯爲大矣昔王莽殺其子逢

萌曰三綱絶矣掛冠去之其去與詩意頗相似然詩
人所仕非篡逆所見尤遠大得不可則止之道而無
悻悻之意可以想見西周時之人物焉古序於變風
以德書者唯衞武公以道書者唯檜大夫以仁書者
唯莊姜以孝書者唯凱風陟帖之子誦其詩論其世
知其人噫嚴矣哉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翔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羔裘大夫之公服逍遙翱翔卽左右率從優游是戾
之意○檜君不朝而大夫陳此以去之言臣嘗羔裘
逍遙以從君君嘗狐裘以朝王今豈不爾思乎盛事
不再勞心徒忉忉矣臣嘗羔裘翱翔以在左右君嘗
狐裘在天子之堂今豈不爾思乎大禮不行我心實
憂傷矣且羔裘之色則如膏矣日出映之尤有曜矣
君恩高厚豈不爾思乎大義難留中心益是悼矣

羔裘三章

素冠

古序刺不能三年也

集傳祥冠祥則冠之禫則除之今人皆不能行三年
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
勞也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夫子援琴而弦衍
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
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
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
敢問何謂也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于禮故
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

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辨義素冠素衣素韠人所同也庶見此子之欒欒慱慱
慱而已感子以思我聊與如一可見我與
子而外人鮮能之故曰刺不能三年也爲此詩者可
謂無諸已而後非諸人矣集傳以同歸如一爲愛慕
之詞使詩人父母尙存必不忍出此言也如其永感
之下何以發此虛慕乎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毛氏曰素冠練冠也蓋小祥之服自鄭氏以練冠者
練布爲之而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絹遂解此爲大
祥之冠大祥有素裳無素衣因謂詩之素衣卽素裳
欲特創素字之解不惜易衣爲裳以就之不思白者
稱素何分絹布繪事後素豈皆指絹而言鄭氏之好
爲異說此其最矣且練冠乃有練衣所謂黃裏縓緣
是也欒欒慱慱而慨然也今仍從毛氏○詩人見
充泰然無所變於常度其誰弗能此能此而卽爲三
年三年云乎哉夫不肖之民仁愛不足僅勉循夫中

此皆根心以發容服相副不能矯飾禮之所以善而
善觀禮者必于此乎觀之也檜詩作于西周之末在
尼山纂脩以前幾三百載竊恐其時尙無短喪之俗
詩刺不能三年謂文存質喪有名無實耳蓋人惟仁
愛其親雖鑽燧改火而慱慱于中欒欒于外於是素
其衣冠所以飾哀也若哀心已盡不過一期再期以
至二十七月斬之衰之備衣冠而素之實則容盛體

制而子夏獨能引而致之于禮賢者過于仁每輕視三年者惡足磬吾無窮之慕而閔子獨能自制以禮所以皆謂之君子大抵周末文勝喪葬之禮易而不戚詩人處西周之末目擊其事不勝憂歎先王之澤于斯可想蓋世風之初變也變之既久賢智之過者但見人皆勉强而不能自致轉歸咎于先王禮制之迂以爲吾思吾親哀至則泣耳苴竹何爲吾慕吾親汲世不忘耳三年何爲此則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或因毀滅性以傷親之枝或歌哭無恆以蕩名教之

檢于是而短喪者亦往往有之故曰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此世風之又一變也且至性之人不多得則中材爲多人人束于禮制不惟賢者不敢過而中材皆得引之以自致即甚不肖者猶知所顧畏而能勉一旦迂而廢之彼且得明便其私如梱兕之縱于原又何惑夫相率裂冠毀冕以爲快故延及晉人而衣冠禮樂之中原遂至陸沈此則世風之極變也如謂西周之季時人思見一素冠者渺不可得而憂歎之正恐論世之未詳又何以得詩人之本旨歟

隰有萇楚

古序疾恣也

續序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者也

集傳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辨義續序因詩言無室無家而訓爲疾淫恣思無情欲誣且誕矣昔師曠對晉侯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肆于民

上所謂恣也政煩賦重恣肆之大者也使人不堪其苦而歎其不如草木疾痛之深也集傳即古序之確疏奈何因續序之陋而并棄古序乎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民憔悴于貪恣之政而作此以疾之言隰有萇楚既猗儺其枝矣且夭之沃沃焉樂哉子之無知故柔順光澤若是也餘倣此

隰有萇楚三章

匪風

古序思周道也

續序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集傳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

辨義檜近東都而其詩之作周未東遷故思西歸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詩人所以思也當合羔裘

參觀之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懷之懷諸侯也好音渙汗其大號也○詩人傷周道之壞而思之言時事擾攘匪風而發揚兮匪車而偈疾兮顧瞻周道之若此使我中心怛兮紀綱覆亂匪風而飄旋兮匪車而嘌搖兮顧瞻周道之若此使我中心弔兮然則誰能烹魚必先溉之釜鬵滌而魚乃可烹矣誰將西歸所望懷之好音好音懷而西歸者自眾矣

匪風三章

檜四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言綱之克正也文武之道備見于雅頌其綱正之極乎是故其變而無道也必先不舉其綱檜為周之小國西周亡而檜亦滅今讀其詩羔裘作而臣不朝其君素冠作而子不仁其親袁楚作而上不惜其民大綱倒矣豈非周道之傷哉於是匪風以思之思雅頌之盛也雅頌不可復而黍離諸篇作矣

曹

鄭譜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曹之後世雖爲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故

得寡於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集傳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菏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曹州卽其地也

蜉蝣

古序刺奢也

續序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蜉蝣爲比而刺之序以爲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也

辨義此詩所刺者服美于人故以奢書之未有窮奢而能久者故以蜉蝣比之于我歸處卽吾不知所稅駕之意所憂甚大非爲一己續序以爲昭公固無可考然亦必刺其君而作矣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掘閱出地鮮閱也○詩人刺其君之奢必亡而作此言蜉蝣之羽儼然衣裳楚楚而難久也是以心之憂矣未知於我歸處之何所耳餘倣此

蜉蝣三章

候人

古序刺近小人也

續序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

集傳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歟

辨義集傳引晉文入曹之事是仍以爲共公也但此

詩之指事惟三百赤芾一語其餘辭意俱歸含畜故古序特書刺近小人以著之凡閽豎厮養之屬不過以供役使而共公寵之使頑童弄臣赤芾乘軒則其恃寵驕恣可以想見論語所謂小人難養近之則不孫是也史伯譏幽王曰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正與此同意解者誤指爲僉壬布列職位曷思諸侯之制大夫五人況曹之小安得三百人哉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蓍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朝隮凡草木叢雜之處每于旦朝有霧氣蒸起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其公近小人而曹人刺之言彼候人之職兮則荷戈與祋矣彼其之子奈何非其職而三百人皆赤芾哉

維鵜不在水而在梁不能濡潤其翼也彼其之子品賤而衣尊亦不稱其服矣維鵜在梁不能濡潤其咮也彼其之子行汚而濫寵尤不遂其媾矣所以然者蓍兮蔚兮之雜卉而霧氣蒸起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鳲又名桑鳩謂之織紝之鳥以其每當三春趨時應節來降于桑不降他木月令所謂戴勝降于桑也詩人借此以比民化于上如子從其母故母在則子在其下各章異木如鴲羽集栩桑扈啄粟之類設言物之反其本性以爲比所以刺不一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此刺道民之不一其德也言上帥則民從如鳲鳩降而在桑其子有七而咸在兮是以淑人君子之道民其儀一兮無不正之已也其儀一兮又本心之如結兮無不誠之意也今上帥而民不從如鳲鳩降而在桑其子別而在梅豈非反其所好哉是以淑人君子之教未必然耳

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薪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之敎之相呼既以爲比又以爲興恐六義傳因浸彼念彼之

辨義念彼周京四國有王所謂思治也續序甚陋集

見傷爲比遂興其愾然以念周京也

集傳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

賢伯也

續序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念彼周京傷東遷以後之無王而念宗周之盛王也

○世衰民困故思前王之盛治而作此言其生不逢時而憔悴于虐政如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是以愾我寤歎念彼周京也又如洌彼下泉浸彼苞蓍是以愾我寤歎念彼京周也又如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是以愾我寤歎念彼京師也念彼維何芃芃黍苗既逢長養之時而又陰雨膏之其暢茂可知矣四國有王既

當有道之世而又郇伯勞之其樂利可想矣

下泉四章○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如寒暑之循環弗已則亦氣化之盛衰爲之耳而古今之談治亂者必主乎人事之得失言之何歟均是人也泰則比于黍苗否則擬于苞稂豈無謂乎草莫美於黍苗人莫美於良善時當春夏所力勤而蒔植者唯此黍苗其課晴占雨亦惟冀黍苗是膏而稂蓨遂莫不資其餘潤以敷榮至於下泉凜冽之候黍苗已空不過摧殘之稂蓨不榮不實而天地閉矣是故聖王有作仁

義之所漸摩禮樂之所陶淑必亟亟于安善良顯英儁美敎化移風俗而一時頑鈍朴鄙之眾咸相與耳濡目染循分寡過以樂其生於斯時也泰然自忘其爲苞稂疇復念及于下泉之冽及其衰也必先舉善良而剝喪之英儁而黜辱之仁義而消亡之風俗而污染之於是衣冠毀裂禮樂崩頹求所謂彼都人士彼君子女渺然烟滅即有殊尤亦且廢爲蕭艾同此頑鈍朴鄙之氓喘息于墊隘酷烈之餘求生弗遂免死未能而愾然哀號此詩之所以作也豈非人事之失使然哉

曹四篇○孔子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是故天子之身庶人之所則倣周南所以爲王者之風也則倣遍于四國故召南爲諸侯之風皆先王之所以敎也曾非周之侯氏乎先王齊明盛服而蜉蝣以刺奢則服之不衰也先王取人以身而小人昵近侯人刺之則道之不立也先王正身以正臣民而鴟鳩刺其不一則自瞻視衣冠以及父子兄弟無一可則而象者凡此皆不能脩身之故也侯度若

是王德可知曹風若是四國可知豈非亂極當治之時哉於是下泉以思之思王者之澤也王澤不下究則迹熄而詩亦亡矣

幽

鄭譜幽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太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事難

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後成王迎而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太王之所爲太師大述其志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

集傳豳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際棄爲后稷而封於邰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焉十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爲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涖阼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豳在今邠州三水縣邰在今京兆府武功縣

辨義豳以地言周之先公立國於豳谷因以爲國號也以詩言之有風有雅有頌雅頌之說詳見甫田及

豐年風則七月之篇是也以詩言之人樂言之風以逆暑迎寒雅以祈年於田祖頌以息老物用之各有其所而豳乃樂部之總名也夫子孫作樂而以先公之國名其部何哉周以稷事開國后稷之業公劉復能修之後嗣既有天下追述先世之功德與一代之禮樂其爲民事而作者以豳名部志王業之所由開以毋忘稼穡之艱難亦若王者之風命曰周南諸侯之風統稱召南皆所以著明先王先公之德教爲成王之基本也及孔子序詩頌繫諸雅風繫諸

風譬若今人選詩古風近體各從其類但風之所述
者先公之民俗不可入于二南故仍周禮豳詩之本
名而附以周公之詩蓋義主乎序詩則七月亦周公
所作豳詩亦周公所名因而合編之使讀者得以考
見公之事實也其列在國風之終與商頌附于周魯
之後無異耳說詩者遂以變風目之且合邶鄘以下
名之曰十三國鄭氏强爲出入之說又三分七月一
詩以應風雅頌則鑿空無理尤甚矣

七月

古序陳王業也

續序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
之艱難也

集傳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
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誦以教之集傳甚明續
辨義成王沖年初立周公此以教之非也此詩與
序牽引下篇遭變而作鄭譜遂附會之非也此詩與
篤公劉少異彼詠祖功故爲雅此陳民俗故爲瞽矇
風平時以備瞽矇之誦其入樂也以爲迎暑迎寒之樂章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
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
南畝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
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
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
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
子裳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
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
獻豜于公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
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
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
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
薪樗食我農夫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
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
屋其始播百穀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
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
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于耜自邑于田以治具也曰爲改歲言去改歲不遠
故承言入此室處以終卒歲之意○周公陳豳俗以
訓嗣王言七月流火而暑退九月則寒至而授衣矣

自是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使無衣又無褐何以
卒歲乎故衣食必謀于歲始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
趾因之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是農功既居
歲事之首矣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其衣何自來乎
時當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
柔桑此一歲婦功之始也其時春日遲遲采蘩祁祁
民間既無不蠶之婦女心感時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雖貴族又誰不講于親蠶之務哉且七月流火八月
即萑葦以備用至于蠶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
猗彼女桑則飼蠶務劇絲帛由此出矣未幾七月鳴
鵙八月載績則布縷又由此出矣凡此布帛載玄載
黃我朱孔陽所以爲公子裳也可不知衣所由來乎
四月秀葽而陽盛五月鳴蜩而陰生矣八月其穫而
物成十月隕蘀而物彫矣其時鳥獸氄毛一之日于
貉取彼狐狸所以爲公子裘也二之日其同載纘武
功言私其豵又獻豜于公也可不知禍所由來乎不
但此也五月名斯螽動股以鳴六月名莎雞振羽以
飛七月猶在野八月漸在宇九月遂在戶至于十月

乃名蟋蟀而入我牀下焉物猶避寒民豈堪露處而
民無廣廈隩室之溫也穹隙必窒熏其鼠穴塞北向
墐華戶嗟我婦子終歲勤動今將曰爲改歲亦可入
此室處聊以卒歲矣若于耜舉趾以後六月食鬱及
薁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因而爲此春
酒以介眉壽凡皆以奉老也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
月叔苴其間采荼以茹薪樗以爨凡皆食我農夫也
蓋果蓏草木必及時收之而況百穀歟是以九月築
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無一弗登嗟

我農夫我田之稼既同矣爰上入于邑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所由室處以卒歲者也轉瞬改歲則其始又播百穀矣故統一歲之始卒計之二之日鑿冰沖沖陰閟而歲已終三之日納于凌陰陽亭而歲又始由此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以薦冰則舉趾求桑皆始于此然後九月肅霜而衣可授十月滌場而稼可同也繼以屬民飲酒勞農而休息之其民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祝曰萬壽無疆何非王業之基本哉

七月八章○篇中三稱公子訓戒嗣王致爲深切蓋嗣世之主生長深宮嬪御盈前而民隱之不知垂裳御褒而物力之不惜故惓惓言之卽無逸所云生則逸不知稼穡艱難之訓也如第述邠民之忠愛其上何以獨諄諄于公子哉又按徹田爲糧其軍三單周之井田寓制本諸此私鬷獻豜周禮大獸公之小獸私之本諸此十月滌場之後正勞農休息之時而其民朋酒稱觥然則稟正職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亦本諸此故序以陳王業書之至于

曰爲改歲與何以卒歲相應其始播百穀又承改歲言之或指此爲周正非也

鴟鴞

古序周公救亂也

續序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焉

集傳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于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

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

辨說蔡氏書傳以此詩爲周公避居東都所作實朱子晚年所定但未追改詩傳耳然後人從集傳者甚衆竊謂管叔若以武庚叛且流言于國則通國皆知流言造謗出于叛人事情易見成王雖幼何故反疑之井田軍制本諸此私鬷獻豜周禮大獸公之小獸周公況公聲罪致討叛逆伏誅流言之誣更極昭雪何故金縢未啟成王猶未知公意乎設謂管叔已反又暗佈飛謗舉國莫知流言所從來則當是時以武

庚紀其敘者既叛於外不利孺子者又謀逆於內雖
周公本無其事而王之疑忌方新必不任公以兵柄
公何能以負謗未白之身獨加罪于二叔而專兵以
征之故謂鴟鴞作于東征之後則事情前後矛盾而
難通矣蓋武王既喪四方安靜無虞而流言乍起于
國書稱管叔及其羣弟乃史臣追敘之詞在當日實
不知何人所造也將不利孺子亦史臣約略之辭在
當日必影借近似之說深相汙衊雖二公聲舉朝皆
信周公之無此而形迹未明非口舌所可爭辨故公

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也自公居東之二年
始廉得其實所謂罪人斯得也其爲詩貽王而託于
鳥言正以其反形未露故王既得詩疑信難決亦未
敢誚公也及風雷感悟迎公以歸二叔自知陰謀既
破舉兵以叛然後公以王命征之此則金縢大誥鴟
鴞東山皆情理通達而毫無疑竇矣大抵管叔以兄
崩子幼已之次序俱長心懷覬覦暗結武庚而所畏
懼者惟周公故先佈流言使其君臣疑忌內變必生
祝鮀所謂管叔啟商悲閒王室也設王因疑而壞公

則二叔之計得矣惟公處置得宜幼主之疑釁未深
疾爲引避二公輔政于內朝廷安然無事所以公雖
出而二叔不敢發耳或謂既取我子可爲致辟管叔
之證不思恩勤鬻子言二叔本王室至親乃附武庚
以謀異背親向疎斯之謂既取我子也若管叔致辟
則武庚已誅徒淮亦滅何以云無毀我室哉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迫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
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
家
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
嘵

周公避居東土既得流言之罪人而爲詩以貽王言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能無毀我之室以我恩斯勤斯
鬻子之閔斯而鴟能取之則禍必及于室矣蓋我迫
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惟恐今女下民或
敢侮予也豈料鴟卽取子于牖戶中乎予手拮据予

所將茶予所蓄租予口卒瘏勤勞若是曰予未有室家也豈料鴟竟取子以圖毀室乎今予羽既譙譙矣予尾既脩脩矣予室仍然翹翹懼爲風雨所漂搖予將奈之何哉維哀音之嘵嘵而已矣

鴟鴞四章○此詩意象似卷耳而詞旨更明顯易見或以艱苦深奧目之亦不善讀詩矣

東山

古序周公東征也

續序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

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贏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烝眾也九十其儀指婦人寢門以後諸禮儀而言○

此篇勞歸士猶之杕杜也言我徂東山慆慆不歸今

辨義東征者周公也勞歸士者成王也但采薇遣戍遣一還例歌其詩此則勞東征之士偶一用之不列於樂部故與周公之詩並附于幽明其爲周公東征而作也若指爲公勞歸士則奉王命以討叛有功言旋公何爲私勞之必無此政體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贏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烝眾也九十其儀指婦人寢門以後諸禮儀而言○

此篇勞歸士猶之杕杜也言我徂東山慆慆不歸今

我來自東又零雨其濛故當我東曰歸之時我心已
西向而悲曰現在制彼裳衣固可勿士行枚矣但蜎
蜎者蠋烝在桑野以自適也今我敦彼獨宿亦在車
下而未卽西矣我徂東山慆慆不歸今我來自東又
零雨其濛故其在道也遙想果蠃之實亦施于宇伊
威不歸而在室蠨蛸無人而在戶宅倉町疃鹿場想見熠燿之宵行雖公爾忘私不可畏也而故園
就荒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今我來自東又
零雨其濛故其將至家也倉鶊乘雨食蟻而鳴于

垤其婦亦聞聲念遠而歎于室因之酒埽穹窒俟我
征之忽至入門之頃乍見有敦瓜苦烝在栗薪故園
之景物依然也而自我不見于今已三年矣我徂東
山慆慆不歸今我來自東又零雨其濛故其旣至家
也正值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候于時之子于歸皇
駁其馬以迎之但見親結其縭以來有九十其儀之
盛其新信孔嘉矣而其舊有室者相見之樂更如之
何耶

東山四章

破斧

古序美周公也

續序周大夫以征四國焉
集傳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已之勤故言此以答
其意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
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哀我人斯亦
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道哀我人斯亦
孔之休

吡感化也道堅固也○此篇勞周公猶之出車也言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非不勞矣但自周公東征四國
于是匡正是一勞而永逸也其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矣餘倣此

破斧三章

伐柯

古序美周公也

續序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集傳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

辨義續序自破斧至九罭全不得詩意集傳以此詩屬之東人因下篇亦有我覯之子而誤耳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此詩美周公之爲政治法與治人兼善也言治事必有法如伐柯如何匪斧不克也任事必有人如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也公惟用法如用斧故伐柯伐柯其

則不遠監成正以振新豈執一之法哉公惟用人如用媒故我覯之子籩豆有踐任人正以成已豈偏信之人哉

伐柯二章○用人如用媒此義極精凡六禮舉行媒無不任其事及籩豆有踐媒不復居其功易言坤之承天而時行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其理正如是也

九罭

古序美周公也

續序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集傳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東人聞王將迎公以歸而作此言九罭之魚可以致鱒魴若我覯之子袞衣繡裳豈可羅而致哉試觀鴻飛遵渚不過暫時來賓也今公歸豈無所乎茲幸而

於女信處耳鴻飛遵陸時去亦或時來也若公歸則不復矣茲幸而於女信宿耳是以不待羅致而有衮衣兮願無遽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感極而傷悲兮

九罭四章○成王初立洛邑未建而九鼎已遷焉使管叔搆逆時民心一搖則東土莫保而天下之大勢分裂矣周公避居僅二年耳而東人之愛戴深入肺腑若此雖有管叔武庚百輩無能爲矣然則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磐石之固非周公其孰能之厥後成周既定卒命公後毋亦順民心歟書稱周

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民心之繫屬卽天命所由誕保也豈非一絲懸六鼇者哉

狼跋

古序美周公也

續序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集傳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爲此非四國之所爲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

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此詩美周公之勞謙雖處疑謗而不貳也言謗言忽加疑忌隨起如狼跋其前胡載疐其後尾惟公之本心孫碩膚而不居是以怡然順受而赤舄几几也狼狼

者不惟不自知其功並未嘗自信其無過故疑謗交至從容引辟適得乎時措之宜于心無幾微之矯鎮于事無毫忽之乖方此其氣象卽舜禹之巍巍不與也又何是非榮辱禍福死生之故能稍動其心哉集傳以公孫碩膚乃詩人愛之敬之而立言有法極圓融其說不過忽嫉讒邪爲周公之忠聖作周旋耳纔有忽嫉周旋之意則詩人之識見已淺周公之氣象亦狹矣

幽七篇○讀幽而知周公之相成王也常則七月以

陳王業變則鴟鴞以救亂迫風雷感悟之後東山破斧以削亂其寧四國定兩都者勤勞可知也伐柯以敷治人法備舉其兼三王施四事者規模可想也然則所以能此者豈有他哉其居東也至誠動物而九罭美之衮衣繡裳如瞻盛德之光輝其遵謗也安土樂天而狼跋美之公孫碩膚想見勞謙之君子噫斯其所以爲周公歟

小雅

鄭譜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於太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爲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於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

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順逆之次要於極聖賢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問者曰常棣閟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閟之閟之者閟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閟之故爲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亂甚焉既移文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集傳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

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懽欣和說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辨義鄭譜所分詩之時世及治內治外之說皆主續序所論樂之上取下就又主左傳國語今按小雅大雅乃樂部之名也蓋以詩言之言天下之事形四方

之風曰雅雅者正也以樂言之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凡燕臣及育材之類皆王朝之政一詩各言一事而用之入樂多達於邦國幷及鄉人故其部謂之小雅自文王至卷阿諸詩陳天命紀祖功正君德其政則王公之所坐論其樂則鄉國不得用之故其部謂之大雅至其所謂變者卽取所言事理之相類者附之試本序以觀詩小大之別瞭然不待求諸辭氣音節閒矣若夫序稱王政之所由興廢者誠以有是政必有行是政之實因之發志於詩播以管

弦金石使肅雍和鳴上下交而其志悉同焉故王政之興恆必由此設僅於燕饗會朝之頃治爲故事則詩樂雖具而志意弗宣斯王政之所由廢也然則王政方興二雅皆詩之至也以形四方之風遠邇莫敢不一於正也迨夫正者廢而變者作矣

鹿鳴至菁菁者莪

此正小雅也其詩十六篇又有義無辭者其名有六今爲一卷

鹿鳴

古序燕羣臣嘉賓也

續序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集傳此燕饗賓客之詩也燕禮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卽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爲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爲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與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

辨義燕羣臣君行燕禮以燕朝臣也至於侯國大夫來獻而王燕之列侯相與遣使聘問而君燕之則稱嘉賓禮稱公與客燕又稱四方之賓及鄉飲賓興皆是若燕臣則詩之嘉賓卽羣臣當之續序稱爲忠臣集傳專言賓客而兼及於饗皆誤已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此燕羣臣嘉賓之樂即工歌之首篇也言呦呦鹿鳴猶和聲相召以食野之芹矣今我有嘉賓既鼓瑟又吹笙當吹笙鼓簧之際又或酬或侑承筐是將焉誠冀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周行也呦呦鹿鳴相與食野之蒿矣今我有嘉賓平日德音孔昭示民不恌凡我君子所當是則是傚故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也呦呦鹿鳴相與食野之芩矣今我有嘉賓則鼓瑟鼓

琴矣所以鼓瑟鼓琴願其和樂且湛席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而示我之不吝也

鹿鳴三章○燕禮所載工歌三間歌三笙奏六合樂二南而曰正歌備乃全樂之條理也此詩首云鼓瑟鼓琴即工歌也吹笙即笙奏也卒云鼓瑟鼓琴即合樂也是作詩時樂制已先定矣蓋此樂爲燕飲而設故王侯燕臣賓皆用之鄉飲又用之工歌以鹿鳴爲主而嘉魚南山四牡皇華即以類從間歌以魚麗爲主而嘉魚南山即以類從合以鄉樂所謂關雎之亂也鄉者興教興賢之地宵雅肆三以官其始三載賓興以求賢能故鄉飲得用是樂也凡行射禮必先行燕禮大射則鹿鳴三終而下管新宮鄉射則正歌合鄉樂三笙一和以成聲至於勞使則主四牡遣使則主皇華與賢則主嘉魚得賢則主南山有臺皆由規制先定設稷此就彼而爲之惡足云制作一代之禮樂哉常棣燕兄弟伐木燕朋友菁莪育材或有侯國通用者若采薇出車杕杜所以整六師蓼蕭湛露彤弓所以懷諸侯天保報上王朝大禮均非侯氏所敢用也

四牡

古序勞使臣之來也

續序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集傳此勞使臣之詩也

辨義使臣之來有二一則來聘者一則出使來復命者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我心傷悲憂國憂民非內顧也雖孝鳥也末章專承
將母以便行文孔疏以爲母之恩意偏多其見義如
鳳入牛角愈入愈狹矣○此勞使臣之來即燕飲工
歌之次篇也言四牡騑騑而不止周道倭遲而甚遙
豈不懷歸平誠以王事靡盬我心慼覽而傷悲無暇
內顧也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乎誠以王事
靡盬不遑啟處以勤勞無暇私計也如此而又懷歸

者何哉行邁之際每見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
栩是有孝順之性者也我因王事靡盬不遑將父不
覺覩鵻而有懷矣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是
有孝謹之德者也我因王事靡盬不遑將母不覺覩
鵻而又有懷矣然則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
乎是用作歌以將母之情來諗于君也

四牡五章○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歌鹿鳴之三
乃公與客燕之正樂至其先公奏肆夏之三工歌文
王之三穆叔皆不拜而韓獻子反使子員問之可見

用雅之失所已久故晉人用之而不明其義也燕客

曰享亦春秋時之變禮

皇皇者華

古序君遣使臣也

續序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集傳此遣使臣之詩也

辨義續序誤以皇皇爲禮樂之光華不知詩意以每
懷靡及爲主故首章比喻之下四章詳言之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諏訪問以知其事乃謀諸心度諸理詢諸人也○此
君遣使臣之詩即燕飲工歌之三篇也言使臣之宜
化如陽春所到則皇皇者華徧及于彼高原下隰之
間是以駪駪征夫每懷宣布靡及之憂也由是我馬
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凡國計民生之利弊必周

爰咨諏以採訪其實焉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凡所諏之利弊孰與孰革又必周爰咨謀熟計而細籌焉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凡所謀之興革或緩或急又必周爰咨度酌古而準今焉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凡所度之事理宜於人情否合於土俗否又必周爰咨詢求至當而盡善焉非以靡及爲懷而能若是乎

皇皇者華五章

常棣

古序燕兄弟也

續序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集傳此燕兄弟之樂歌

辨義國語及春秋傳俱載富辰之言一以爲周文公一以爲召穆公所作當以文公爲是但文公身遭管蔡之變當其因制樂而作詩不覺悽然感懷言之懇惻信乎情理所有若專爲閔管蔡而作必不以列於樂歌何者寫吾友愛之誠而彰其失道受誅之罪播諸管弦施諸燕集周公必有所大不忍於此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儐爾邊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鄂不也脊令行則首尾俱搖兄弟急難如相容隱之

類國法亦不罪之禦侮如不令之弟見兄受侮而趨救即侮之者不能斥其偏徇若良朋則必指爲樞黨扶天性厚人倫而非良朋之分義所得與也死喪相求不言良朋無助者朋友本有無歸我殯之義也況悅也烝眾也既具猶言具來非言無故也孺者純一無僞之意賓朋會飲非好修飾而多儀文兄弟聚飲非好簡樸而多眞率也由凡人及良朋及妻子皆極言其莫如也○此燕兄弟之樂歌言常棣之華鄂以

一本承之不亦韡韡有光乎觀此而知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矣設人不幸有死喪之威惟兄弟則孔懷極不幸而原隰裒矣亦惟兄弟求矣此豈可槩之凡人而不但凡人也脊令在原惟首尾一身故搖則相應兄弟在急難惟恩愛一本故患則相扶雖有良朋而分不得與怳也永歎而已卽不令之兄弟或鬩于牆而外則同禦其侮每有良朋而義不得與眾也無戎而已乃或謂喪亂既平既安且寧于斯時也雖有兄弟之親不如友生所燕者兄弟既具則和樂之中且多孺子之慕此豈友生所有而不但友生也妻子好合非不如鼓瑟琴要惟兄弟既翕其和樂且湛久而不渝是故宜爾室家乃能樂爾妻孥是妻子亦莫如兄弟也試是究之試是圖之亶其然乎

常棣八章

伐木

古序燕朋友故舊也

續序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

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集傳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

辨義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蓋上而王公雖諸父昆弟亦親不敵貴於是有族食族燕之禮以仁之親親也至于尙德則諸父諸舅兄弟均爲朋友故舊是故堯舜之甥舅爲賓主文王之咨虢詢虞皆朋友之交周禮大宗伯之職以飮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常棣是也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此詩是也可見此燕專爲尊賢而設所謂天于而友匹夫也論仁義之等

親親先于尊賢循九經之序尊賢又先于親親苟無其德雖諸父諸舅不得均預此燕矣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

餕以慫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丁丁共力伐木之斧聲左右相應也許許共力舉木之呼聲聲起則力起聲止則力止故人眾而力無不齊卽俗所謂號子非歌也阪者陂陀不平舉重于此或升或下尤須眾力皆奮此三者比意之次第也嚶嚶兩鳥鳴也○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言朋友之助如同力伐木其響丁丁而相應同聲之應如兩鳥偕鳴其音嚶嚶而相和夫鳥微物也當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要在始終一致使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則善矣蓋和平有終如伐木而又齊呼許許以舉之則力益齊而重可勝也今我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有故不來微我之弃卽以速諸父而言歡寧諸父適有故不來微我之忽置弗顧也於粲洒埽陳饌八簋既有肥牡卽以速諸舅而敘情寧諸舅適有他不來微我之疎遠有咎也且朋友有終又如伐木而舉之于阪則力益奮而險可濟也是以醽酒有衍遵豆有踐卽冀兄弟之無遠誠念民之失德不終每因乾餕以慫若有酒則湑我無酒亦酤我於是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又何致于或遠哉

伐木三章

古序下報上也

續序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集傳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

辨義詩中並不見受賜之意其非謝燕之歌無疑今按下報上者國有大慶及正旦令節則羣臣相率朝賀此大體所關亦至情所繫而禮樂之不可缺者故於天子受朝百官拜賀之際而歌此詩諸侯朝正殆亦用之五福一曰壽二曰富前三章言降福于天則以百祿爲大蓋富有四海者天之命也必罄無不宜而後克受之後三章言詒福于祖則以萬壽爲大蓋欲至于萬年者祖考之心也必是用孝享而後能卜之是則拳拳稱祝之意規勉卽寓焉以此報上可想

見盛世之堂廉矣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此朝賀大慶之樂歌言天保定爾亦孔之固矣既俾爾單厚何福不除又俾爾多益以莫不庶焉單厚多益于何見之天保定爾必俾爾行事戩穀凡屬人民罄無不宜足以受天百祿是故降爾遐福維日不足也維日不足如之何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其如山又如阜如岡又如陵乎其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乎且爾惟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盡心禴祠烝嘗以祀于先公先王是以君曰卜爾萬壽無疆也卜爾萬壽于何見之神之弔矣詒爾多福必使民之質矣胥安日用飲食之常羣黎百姓又皆徧爲爾德則無疆之休在此矣然則萬壽如之何其如月之恆又如日之升乎其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又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乎

天保六章

采薇

古序遣戍役也

續序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集傳此遣戍役之詩

辨義揆續序所以爲是說者意以永清大定而後放牛歸馬戢干戈櫜弓矢九夷八蠻通道來貢安得尚有邊患故因文王有昆夷之患及專征之命而以此

下三詩腐之豈非迂士之識哉鄭譜時世之說正出於此集傳載程子之言曰古者戍役兩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圍如今之防秋也其說極詳確此下三篇均當本是解之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

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

詩深卷十六 八

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於時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
固感之以傷悲而上寧知我哀乎

采薇六章

出車

古序勞還率也

集傳此勞還率之詩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
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

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
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
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
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
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況瘁愴怳憂勞之貌如云壯士慘不驕也載塗滿路也○此勞還率之樂歌言主帥出師之始下令前軍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今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即召彼僕夫謂之載矣蓋王事多難維其棘而不可緩矣又下令後軍曰我出我車于彼郊矣各宜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其師出以律如此此其軍容之壯彼前旆與後旐斯胡不旆旆以飛揚而主帥當此尤覺憂心悄悄即僕夫亦形其況瘁其臨事而懼如此其主帥為誰蓋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是以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非窮兵也其廟算先定又如此故此赫赫南仲玁狁之患于襄而來歸疾矣想其歸而在道深冬時也軍士感時而念曰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故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之戒嚴也其軍士之奉命急公如此想其往而在邊深秋時也軍士之室家感時而思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但念赫赫南仲前此薄伐西戎不勞餘力今又

何憂于玁狁乎其威名素著人咸知倚重如此所以
今當春日遲遲之候卉木萋萋以向榮倉庚喈喈以
和鳴一時采藥祁祁之婦女望見執訊獲醜薄言還
歸喜相告曰信乎赫赫南仲玁狁又于夷矣
出車六章
杕杜
古序勞還役也
集傳此勞還役之詩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

心傷止征夫遑止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
心悲止征夫歸止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
牡痯痯征夫不遠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
言近止征夫邇止
此勞還役之樂歌言戍畢之時正值有杕之杜有睆
其實因念我為王事靡盬繼嗣我日而在外今日日
陽止遥憐女心必且傷止蓋曰征夫此時始畢戍而
遑止矣及歸而在道又值有杕之杜其葉萋萋因念
王事靡盬致使我心傷悲現今卉木萋止遥憐女心
必且悲止蓋曰征夫此時可計程而歸止矣及歸而
將至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則春將暮矣因念我為王
事靡盬必且憂我父母父母之憂蓋曰檀車諼已幝
幝四牡諼已痯痯征夫諼亦不遠矣乃竟匪載匪來
則父母之憂心孔疚矣誠以歸期已逝猶然不至而
愛子之心必多為憂恤也於是卜筮偕止神明

不欺當亦會言近止父母庶可自寬曰征夫遑止矣
杕杜四章○此詩敘征夫在外思室家父母之思已
後人多有為之者究不能如詩之體情入微也蓋室
家有離別之情故觸時感懷其思幽細至父母之愛
子明知成有定期故不憂于久別而恆憂于罹患及
歸期已近斯念其不遠若期逝不至則無窮之憂疑
畢集于心所謂而多為恤者愛子之至也
南陔
古序孝子相戒以養也

集傳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之其篇次當在此今正之說見華黍

白華

古序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

古序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集傳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於縣

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有六孔子皆序之於詩且確指其義曰有其義而亡其詞古字亡與無通辨義燕飲之樂笙奏於堂下考言之曰有聲序即集傳有聲無詞之旨但傳主笙奏言之曰有其義耳夫既無其主孝子相戒以養之類言之曰有其義耳夫既無其詞則非詩句篇章可誦可詠何故崇取其義附于三

百篇思詩者樂歌也有歌必有舞有舞必有名然則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者皆篇舞之名乎試即詩書以徵之鼓鍾曰鼓瑟鼓琴堂上之樂也笙磬同音堂下之樂也承之曰以雅鼓瑟以歌小雅也以南合樂周南召南也以篇不僭謂篇舞之節與笙奏相應而不差也賓筵曰篇舞笙鼓言篇舞以笙鼓爲節而承云樂既和奏尤與禮之曰樂曰奏同也虞書曰搏拊琴瑟以詠即堂上之鼓瑟而歌笙鏞以間即堂下之笙奏以舞所以鳥獸感之亦率舞而蹌蹌

以閒即閒歌蓋一歌一舞相間以作而舞必依笙奏爲節故直謂之奏南陔笙由庚云爾且詩言笙鼓書言笙奏之時鍾鼓亦交奏故周禮稱篇師鼓羽篇之舞商頌亦稱鏞鼓有斁萬舞有奕也凡徒歌不足以言樂琴瑟之專一不足以言和惟律以和八音節協應從律而不姦則聲容並盛樂之大觀備矣凡樂事有三曰奏曰歌曰舞咸池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奏蕤賓歌函鍾舞大

夏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此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也即如祀天神則奏用黃鍾之調歌用大呂之調舞用雲門之舞調者如元人諸曲按其工尺則有譜而可奏填以文詞則爲詩而可歌但歌貴人聲雖以六律爲音而琴瑟主之奏則按其調譜八音交宣翕純皦繹而節奏行乎其中舞者之動容即依所奏之節而不得差池是雲門之舞以黃鍾之調爲節也然則工歌鹿鳴之三畢乃笙奏南陔之舞其舞者由南表以出執籥指麾作孝子

相戒以養之象又奏白華之舞即以舞羽爲白華象孝子之潔白又奏華黍之舞以舞羽爲華黍象時和歲豐之宜黍稷小雅肆三曰官其始者所以勸忠而求治也忠必以孝友廉恥爲本治必以務農蓄積爲本故象其義于舞以與工歌相備焉然後堂上間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之舞歌南有嘉魚則笙崇邱之舞歌南山有臺則笙由儀之舞舞所取象亦各有其義如序說蓋歌所陳者百禮備而眾賢升舞所象者陰陽理而萬物遂皆王政之功化所存故孔子序詩特取其義附著子篇次以示人及王德衰而廢缺復于總序中惓惓言之鹿鳴曰吹笙鼓簧承筐是將可見笙奏之時堂下籥舞一同堂上承筐一次前後各三巡乃合樂二南以至于無算爵無算樂此又堂上堂下禮樂之交動而交應也又記稱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可見合樂亦有舞勺即其舞名惟堂上歌舞並作故曰合樂其詳見維清或以酌爲勺殆非也又鍾師所掌有祴夏笙師掌春牘應雅以教祴樂杜子春曰祴讀爲咸咸鼓之咸蓋據漢時行禮

于太學罷出以咸鼓爲節而言之然則南咸諸舞皆名咸咸故亦掌於笙師漢猶近古咸鼓尚傳其遺制也此在孔子正樂時必另有其譜不待于序詩中瑣言之自樂經闕亡遂無可徵據姑志所見以俟好古者

魚麗

古序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續序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

集傳此燕饗通用之樂歌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閒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爲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爲文武時詩嘉魚以下爲成王時詩其失甚矣

辨義燕飲之正歌工歌三篇鹿鳴主之嘉賓式燕是也閒歌三篇魚麗主之物多備禮是也夫備禮必于物多豈侈陳水陸之珍哉居山不以魚鼈爲禮居澤

不以鹿豕爲禮誠以天不生地不養則非合于天時設于地財之義是故備物所以致敬致敬所以行禮而禮之厚薄必差以年之上下年不順成物力耗敝則宮懸徹樂八蜡不通一切大禮尙從減殺而況燕飲乎夫天地生萬物而人資以養者有三焉山林川澤田疇皆兩閒自然之利故孟子論不可勝用者一不可勝食者二以爲王道之興必始諸此也此詩就燕飲言之故專及魚與酒酒者釀精于穀豐年多稼爲酒爲醴烝畀祖妣而外百禮可得而洽也魚者聚

族于水潛有多魚以享以祀而外魚鼈膾鯉燕飲可得而用也使非天心順地氣和萬物盛多而典禮何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由儀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由該洽乎周之盛也禮成燕飲而其詩曰魚麗于罶魚貫及其衰也人嗟鮮飽而其詩曰三星在罶咏一物耳而王政之興廢氣化之否泰於斯可見詩之蘊義宏矣哉續序識見淺陋固不足以知此其所云始于憂勤終于逸樂者尤屬策士雜霸之謬談漢唐以後詩人文士每襲其說以告人主使人主信之其不爲唐明皇之續者幾希矣試觀二雅中周召所述文武之

德以告其君者爲何如而肯以逸樂終歟

魚麗于罶魴鱨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嘉者嘉之會也偕備也時禮以時爲大也○此詩美

萬物盛多能備禮乃燕飲閒歌之首篇也言時和物阜魚麗于罶有魴鱨焉魴鱨君子有酒酒則旨且多焉魚麗

于罶又有魴鱧焉君子有酒則多且旨焉魚麗于罶魴鯉焉君子有酒則旨且有焉如是而物其多矣維其禮之嘉矣物其旨矣維其禮之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魚麗四章○此詩自毛鄭以來皆作六章今案左傳載季武子賦魚麗之卒章必不僅物其有矣二句故定爲四章

由庚

古序萬物得由其道也

南有嘉魚

古序樂與賢也

續序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其之也

集傳此亦燕饗通用之樂

辨義本與賢之義求此詩之用蓋大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官之因賜燕於大司馬則歌此詩卽燕飲閒歌之次篇也言所進之士如南有嘉魚烝然罩罩以來之是以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也又如南有嘉魚烝然汕汕以聚之是以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也蓋君子之垂意與賢如南有樛木甘瓠得以纍之是以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今此謣謣多吉如翩翩者雖烝然來思是以君子馬而歌此詩殆若後世進士廷試之後賜燕於禮部歟與賢者酋之則與其天位祿之則與食天祿也續序以爲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其太平彼亦習聞機術

南有樛木

古序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南山有臺

壹〇柒冊 1014版 22 B

古序樂得賢也

續序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集傳此亦燕饗通用之樂

辨義本得賢之義求此詩之用蓋三年大比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而王再拜受之亦歌此詩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此獻賢能書之樂歌卽燕飲間歌之三篇也言賢能之生如南山有臺北山有萊今樂只君子得之是邦家之基也樂只君子而以得賢爲基則我邦家萬壽無期也又如南山有桑北山有楊今樂只君子得之是邦家之光也樂只君子而以得賢爲光則我邦家萬壽無疆也又如南山有杞北山有李今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也樂只君子而父母斯民則聲教洋溢德音不已也又如南山有栲北山有杻今樂只君子得此以引以翼何不眉壽乎如是則樂只君子德音是茂而令聞施於無窮矣又如南山有枸北山有楰今樂只君子得此輔之弼之何不黃耇乎如是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而福祿貽於子孫矣

南山有臺五章

由儀

古序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蓼蕭

古序澤及四海也

集傳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

辨義諸侯朝王有燕有賜下篇燕之此篇賜之燕以示慈惠止及於在此之身賜之則車服禮樂祭器恩榮及於在彼之國而臣民並受其福故曰澤及四海

言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

德壽豈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笑語猶言溫恭慰諭也譽處猶言在此無射也○此天子賜諸侯之樂歌言侯氏之德可承恩如蓼彼蕭斯則零露湑兮故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相與燕然以享之所謂公與客燕也奈何賦蓼蕭歟後人偶見華定有出奔之事若昭子于九年前即預知之何其

故既見君子甚安其豈弟之德也本此以宜兄宜弟則令德益壽且豈矣又如蓼彼蕭斯則零露濃濃故既見君子賜以鞗革之沖沖和鸞之雝雝美哉此萬福之所同也

蓼蕭四章○左傳昭公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因而譏之今按此詩所云晏語龍光令德同福豈華定所敢受哉昭子但譏其不答賦至於賦此詩之非恬然不自知也良由王綱不整一切禮樂諸侯僭濫積久亦莫自知其非蓋

雅頌之不得所極矣春秋書曰宋公使華定來聘夫宋公則于周為客也使華定來聘則與國之使也此華定有出奔之事若昭子于九年前即預知之何其

湛露

古序天子燕諸侯也

集傳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露得陽以晞而後物受其滋酒及醉以止而後人受
辨義此詩所重在錫有功先陳其彤弓旅矢於庭而
以饗禮行之不得稱燕
彤弓詔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
朝饗之
彤弓詔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
朝右之
彤弓詔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
朝醻之
天子錫有功諸侯而饗之則歌此詩言彤弓詔兮受
言藏之久矣今我有嘉賓中心貺之是以鐘鼓既設
一朝饗之餘倣此
彤弓三章
菁菁者莪
古序樂育材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此天子燕諸侯之樂歌言湛湛露斯匪陽不晞茲
之厭厭夜飲亦欲不醉則無歸也湛湛露斯在彼豐
草則沾濡最多厭厭夜飲而在宗載考亦欲恩意之
獨洽也將憂酒之亂德乎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非露
所能靡也顯允君子平日莫不令德其不爲酒困可
知矣將懼酒之失儀乎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未嘗因
露而傾也豈弟君子平日莫不令儀其不因酒失儀
又可知矣
湛露四章○左傳文公四年賦湛露彤弓以燕甯武
子武子不答賦以爲陪臣來繼舊好不敢干大禮以
自取戾其時入春秋已百年用雅之失所武子獨能
知之自是而後則益甚矣
彤弓
古序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集傳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
辨義此詩所重在錫有功先陳其彤弓旅矢於庭而
以饗禮行之不得稱燕
彤弓詔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
朝饗之
彤弓詔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
朝右之
彤弓詔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
朝醻之
天子錫有功諸侯而饗之則歌此詩言彤弓詔兮受
言藏之久矣今我有嘉賓中心貺之是以鐘鼓既設
一朝饗之餘倣此
彤弓三章
菁菁者莪
古序樂育材也

續序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集傳此亦燕飲賓客之詩
辨義此詩遵序以爲育材則意義顯然卽其用亦因之可見若泛以爲燕飲不惟辭意茫無可據而亦莫知其何所用之矣記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今按選士卽三年大比所興之賢者能者其書獻於王其士升於司徒如今之鄉貢所取額數必進是而所取之士未及授職則咨送禮部也及將任官乃升於司馬亦如

銓選之掌於吏部也但三代取士皆先教育之然後官使故其間又由司徒以升諸學樂正教之旣成乃升於司馬而官之凡樂正論士必告王以升司馬司馬辨論官材必告王以親定其論此與獻賢能之同一規制蓋取士之典官人之權悉秉諸天子而非臣下所敢擅矣然則司徒於其間升選士之秀者於學謂之俊士又謂之造士以其材可造就也於是不征於鄉不征於司徒而與王太子王子羣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相爲齒讓則其入學也必先釋菜於先師而以禮見於大樂正小樂正樂師行禮有差此詩卽其樂歌故曰樂育材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旣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旣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旣見君子錫我百朋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旣見君子我心則休

休心逸日休之休大學所云定靜安慮是也○此造士初入學旣釋菜而見於師之樂歌言衆材之育於學如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故旣見君子則悅樂而且有儀則培植之方甚廣如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所以旣見君子如錫我百朋也蓋材而不敎斯性質無定如汎汎不繫之楊舟載沈載浮今旣見君子我心則休休其安定矣

菁菁者莪四章○君子之敎人先使之欣然樂育如草木之託根於善地而生趣勃發且其循循善誘必有儀焉如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乃能深造之以道而庶幾於自得是故浸灌滋潤如莪

之在沚廣大寬深又如莪之在陵由是欲罷不能所謂我心則喜也如取如攜所謂錫我百朋也由是知止有定向道而行俛焉日有孳孳非如不繫之舟汎汎浮沈所謂我心則休也讀大學可以得古人爲學之序誦是詩可以見先王造士之方學者其可不盡心歟

鹿鳴至菁莪者十六篇又無辭者六

古序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親則民不興仁上遺故舊則民俗偷薄此其一缺無

不缺者又可類推也天保之報上願其君敬天尊祖以迓厥祥廢則君驕臣諂自絕於天祖福祿安得不缺哉采薇遣戍役故以征伐言之出車城邊方故以功力言之杕杜體惜士卒故以師眾言之廢之則缺魚麗廢則法度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邱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侯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辨義此序舊在六月下今按其序次當在此廢者非廢夫詩與樂而其實廢也實廢則效缺如鹿鳴之於燕飲所以樂心而好道也廢於朝則上下之志不交廢於鄉則齒讓之風以息和樂安得而不缺哉四牡廢而使臣不以禮君臣之缺也皇華廢而事君不以忠忠信之缺也君無來諗之恩臣無靡及之志雖日歌四牡奏皇華無補於其缺矣常棣廢而上不親親兄弟缺矣伐木廢而君不友德朋友缺矣況上不篤親則民不興仁上遺故舊則民俗偷薄此其一缺無

也南山廢不足以得賢故爲國之基墜也菀柳曰上帝甚蹈由恩澤之乖也無自瘵焉是萬國之離也非蓼蕭湛露之既廢乎有道之世征伐自天子出故彤弓錫功嘉其攘夷安夏也彤弓廢而强大擅征攘四夷則不足侵弱小則有餘諸夏所以衰也禮儀自學校出菁莪廢而上無禮下無學則禮儀蕩然矣如是而小雅盡廢中國不微者幾希矣此序惟南陔六首古樂亡而無徵餘則提領挈要義蘊精深與關雎序之總論全詩者相配其文亦與說卦序相埒斷非二

毛所能爲朱子辯說乃譏其得失無足議不亦惜歟

六月至無羊

此皆宣王之詩所謂變小雅也共十四篇今為一卷

六月

古序宣王北伐也

集傳成康既沒周室寖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

其事如此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

戎車既安如軽如軒四馬既佶既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載是常服載於重車出車所云謂之載是也既成我服則倉皇無備甚矣整

服師旅啟行戎裝以齊部曲聽號令左傳云均服振振是也若此月之中始製戎服

振是也若此月之中始製戎服則倉皇無備甚矣整

居屯據其地也焦穫藪名鎬即鎬京方即程邑皇矣稱萬邦之方是也其時周都犬邱在鎬方之西說具

斯干及魚藻飲御諸友陪燕之賓也諸友中崇表張仲仲之位未得為陪賓王嘉其以孝友為吉甫所友而特召之也○宣王命吉甫北伐玁狁有功而歸此其勞還之樂歌言時方六月棲棲然戎車既飭即駕四牡之騤騤載是常服以行良由玁狁孔熾故我是用急以應之是以王于出征能以匡王國之難也然豈急而無備哉比物四驪以齊其力又皆閑之維則而車馬素強矣維此六月既成我服以整伍而甲冑素精矣我服既成于三十里以啟行而次舍素嫻矣施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是以王于出征能以佐天子而成功也然豈備而無
謀哉四牡修廣其大有顒驅之薄伐玁狁不難以奏
膚公而必有嚴有翼共武之服惟嚴翼以共武之服
故能以定王國而不勞餘力也蓋是役也玁狁匪茹
竟整眾屯居焦穫潛師侵鎬以及方又至于涇陽其
孔熾若此我是以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
先啟行其用急若此夫惟有備有謀但見戎車既安
如軽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率之薄伐玁狁至于
太原而敵人遠遁矣此其嚴翼以供事者誰乎蓋能

文能武之吉甫萬邦皆以爲憲者是也今吉甫賜燕
于王而喜樂既多受祉矣王尤念其來歸自鎬未免
我行永久於是設飲以召御其諸友而炮鼈膾鯉以
燕之其友侯誰在矣觀張仲以孝友而獲與斯燕則
武功之本於文德又可知已

采芑

古序宣王南征也

集傳宣王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

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

辨義大將奉王命率三千乘之眾以出征而軍行在
道紛紛于新田于菑畝于中鄉四出采芑以食人馬
必至所過之處雞犬一空又臨敵而後眾干之肆習
此師亦曰殆哉且軍始行而賦其事以起興末章何
以云蠻荆來威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
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第
魚服鉤膺鞗革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
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
斯皇有瑲葱珩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
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
淵淵振旅闐闐

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
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
玁狁蠻荆來威

采芑治田也凡田初耕反草曰菑將成熟曰新田中鄉則極成熟者也其車三千天子六軍革車千乘則重車副車亦各千乘凡簡閱必皆訓練之也師干之試習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中春教振旅也旂旐央央辨旗物之用中秋教治兵也前二章詳方叔之車馬服飾昭文章明貴賤習威儀也其飛戾天車騑徒趨之象亦集爰止及表乃止之象陳師鞠旅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也伐鼓淵淵三鼓振鐸則羣吏作旗車徒皆作振旅闐闐三鼓摝鐸則羣吏

弊旗車徒皆坐此章言中冬教大閱也○宣王命方叔南征荊蠻有功而還此其勞還之樂歌也言其平日教戰有漸如薄言采芑以治田于彼新田必先于此菑畝故時當中春方叔涖止以教振旅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坐作進退之節秩如也于時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又有簟茀魚服之觀鉤膺鞗革之飾而威儀眾著矣及其教戰漸熟如薄言采芑于彼新田即可于此中鄉故仲秋之時方叔涖止以教治兵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旗物之用無不辨也於時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而文章眾著矣由是眾軍之進止鞗革忡忡然後顯允方叔伐鼓淵淵以作之則旗作而車徒皆作振旅闐闐以坐之則旗弊而車徒皆坐其教民有素如此茲蠻荊敢與大邦為讎惟此方叔元老克壯其猶但見方叔率止旗鼓所向執訊獲醜敵人聞戎車嘽嘽之聲嘽嘽而又見焞焞之盛軍威所震如霆如雷咸懾服曰此顯允方叔即征伐玁狁有功者而可與抗哉此蠻荊所以不戰來威也

采芑四章○古者井田寓兵或云八十家出車一乘或云出於邱則百二十八家或云出於成則八百家其說皆有故而總以八十家為主如大國百里提封萬井每井八家以供千乘則八十家一車明矣然王畿方千里可十萬乘而僅稱萬乘何哉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十一五十里

之國六十三合計方千里內方百里者已去三十有五自卿大夫之田及王子弟所食邑自上中下士及府史胥徒之祿自郊廟燕饗及凡所以待諸侯者殆非三十有五不能給又朝請湯沐及閒田待封亦必倍於外州約去方百里之二十則僅存十之一耳昔孟子論侯國皆君十卿祿獨不言天子所自奉者今按此十之一爲方百里者十積之十萬井公田八百萬畝授廛八十萬夫天子所自奉殆取諸此故王制曰天子百里之內以供官言常祿也千里之內以爲

御言一切他用也百里卽千里內十之一千里卽方千里內十之一日官曰御王者食用之尊稱是天子供官之百里當一大國出車千乘因之立六鄉作六軍而千里之御在四郊邦甸合之得萬乘故萬乘者畜衆之數平時訓練則八十家一車六軍者用衆之數有事征伐則成出一車司馬法井十爲通通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革車一乘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是司馬之發兵八百家一革車十家或士或徒出一人爲正卒其雜卒二十

五人副車重車各一乘卽隨之以具是十分僅用一也漢人倒革車一乘於三百家之下與通出匹馬互異而異議橫生矣且京師地闊凡蒐苗獮狩大司馬率以教戰而王親閱之止於六鄉其出自郊甸者卿大夫卽爲將帥以時訓練而總萬乘之籍於大司馬以嚴簡稽以備調遣其教戰陣之法每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正卒必有重車一乘以載輜重副車一乘以備毀折用炊家子十人固守衣甲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爲雜卒合之共百人每當

五十里曰甸所謂天子一圻也圻出萬乘十井一車
凡起徒役家一人正卒備焉馬其餘爲羨雜卒出馬稍
縣都在甸外者曰采畿內諸侯在都外者曰流解者
誤以一圻爲方千里不思戰國時海內方千里者九
春秋之大國安得多數圻乎百里之國公田八十萬
畝方二十里曰國中公田三萬二千畝供君祿又十
二里曰野公田四萬九千餘畝給他用亦十之一七
十里之國積之蓋五千井方十八里曰國中又加五
里曰野共五百零四井三百井供君祿餘給他用亦

十之一五十里之國二千五百井方十四里曰國中
又加二里曰野積二百五十六井二百井供君祿餘
給他用亦十之一官祿經費皆在其外其用眾大國
千乘而制三軍則用三百七十五乘次國出車五百
而制二軍則用二百五十乘小國出車二百五十而
制一軍則用百二十五乘是皆二十餘井革車一乘
正雜百人民力易細蓋眾建而少其力已寓諸此且
王朝卿大夫亦各治其稍縣都之賦皆家有藏甲而
在萬乘外若列國卿大夫之采地治賦悉隸公徒

則私家不得有藏甲矣凡王朝專征之命不及於小
國遇有調遣師旅爲多即大侯王軍非萬不得已亦
不盡起及春秋之世五霸摟伐然後悉索敝賦以會
時事魯僖之末公車千乘而用公徒三萬猶循周制
成元年爲齊難作邱甲十六井用一車古制變矣哀
十二年春用田賦則取十井一車而用之竟同於田
與追胥竭作矣又王制海內九州方千里百里之
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
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

此與孟子班爵祿之說合證以周禮大司徒及職方
氏所掌可互相發明蓋建邦受地有食數有封疆之
數如州方千里大司徒之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
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
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
百里其制與今直隸州相似蓋人民土田各食其所
有而隸小國於大疆以聽之小國亦各有封疆其隸
於某大或專屬或兼屬以疆辨之附庸在其邦域者
屬之閒田山川在封內者主守之此其星羅棊佈四

分公疆每疆三公六分侯疆每疆三侯分侯各百里
外七分伯疆每疆九伯子男隸于公侯伯之閒又分
方州之內二十五爲子疆百爲男疆故職方氏於以
周知天下凡邦國皆小大相維是謂封疆之數也然
列爵有五而分土惟三公疆方五百里爲方百里者
二十有五其食者半去其參數則每州十二公也侯
疆方四百里爲方百里者十有六其食者三之一並
其零數爲六國又三其三之一爲十八國公侯皆方
百里故曰百里之國三十伯疆方三百里爲方百里

者九每方百里建七十里之國二其食者三之一亦
六國也又十其所食三之一爲六十國故曰七十里
之國六十子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謂四百里
一子故州有二十五子男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方五十里是也故州有百男子少男多班爵不同而
受地皆方五十里合之百二十五國王制舉成數故
曰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是謂食數也其實地大者
國少地小者國多故子男倍伯伯倍公侯大次小各
食三千里其餘以爲附庸閒田此外名山大澤不在

開方積算之中蓋州方千里是於壤地聯絡處方五
百里四百里三百里方百里集合之其中制域即一
國而方圓曲直尖斜險易廣狹長短各因地形山川
在其境內皆不入度地居民之數非統合山川開方
千里如百畝之田步計繩量也於是每州擇一公爲
牧是謂八州八伯三十國爲卒擇七侯爲正十國爲
連擇二十一伯爲帥五國爲屬擇子男共四十二人
爲長則職方氏所云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
是也八伯又各以其所屬屬於二伯則周召之左右

分陝是也又周禮九服曰侯曰甸曰男曰采曰衛曰
蠻曰夷曰鎮曰藩各方五百里合王畿千里計之則
四方相距皆一萬里蓋王者聲教四訖內自都鄙邦
國外及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凡有血氣之
人民方土所產之財用九穀六畜職方氏皆辨其數
要以周知其利害此其包舉之廣與禹貢東漸西被
朔南暨無異且與漢人地志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
三千里亦相彷也若其所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歷
舉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諸州不及徐梁益其山鎮

澤藪川浸皆名山大川多隸諸夏是合王畿侯甸方三千里之地爲九州眾建五等共千有八百餘國十二載時巡覲嶽不越於此故書云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也此外於越驩兜荼介白狄淮徐夷之類其風土僻陋分地難拘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其列爵則極大者子極多者男故曰男服雖切近九州服事諸夏多不預列侯盟會是裔不謀夏其防謹諸此矣此外采次之衞又次之蠻服又曰要服猶于六年中與五服之朝此外夷鎭藩不過通賓譯錫土姓賜封號使各君其地各治其人通道來獻方物其君或易世但一朝以受命而已故孟子言海內方千里者九專指諸夏商頌稱海外有截則以外薄四海言之現在蜀閩滇粵及西北諸部落均在周禮九州之外矣或疑禹平水土無遠不屆而彊成五服方五千里何反狹於周服今按禹之甸服卽邦畿其間用貢法量地遠近有納總納銍納秸服及粟米之差亦猶周人行徹有邦中四郊郊甸家削邦縣邦都之等也至于衰久廢其禮至于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漸闢風教漸開故周公仿禹服九等之遺擴之皆五百里此人事氣化之自然非聲教之有廣狹也因論井田兵制故附志之

車攻

古序宣王復古也

續序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集傳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于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侯綏要荒中亦分九等如五百里侯服周亦仍之但

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
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既攻既同就出巡之車馬言之故承言徂東既好孔
皐又主田而言故承言行狩兩之子皆指有司君
子宣王也○宣王中興復會諸侯子東都以講武其
臣作詩以紀之言王將出行則我車既攻我馬既同
于是四牡龐龐駕言徂東都閱彼田車則
集傳此亦宣王之詩
辨義此大閱之後遂以狩田也周自厲王初立至此
五十餘年不復若是之循禮有制故詩人美之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
其羣醜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鹿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指車徒皆作銜枚而進以至鼓皆駴車徒皆譟之時而言也小豝大兕獸公之小獸私之也○宣王田得其制而詩人美之言吉日維

戊既伯既禱於時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將驅之升彼大阜從其羣醜也及吉日庚午既差我馬以齊其足力遂視獸之所同麀鹿麌麌之處而漆沮之從蓋天子行狩之常所也既及其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或儦儦而趨或俟俟而行或三以爲羣或二以爲友因之悉率左右鼓行而進以燕樂天子之心但見鼓駴徒譟之際既張我弓既挾我矢或發彼小豝或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莫不各得其制也

吉日四章

鴻雁

古序美宣王也

續序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集傳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之子有司奉王命以安集流民哲也于垣治野則以田里安此掌于縣師之類是也百堵皆作官爲經畫以安插之則量地辨物制域也哲人現在之有司愚人前此之有司也○宣王命有司安集流民而流民歌之言其流離在外如鴻雁

于飛肅肅其羽而不休今幸之子于征念其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而遑定之故此日之得所如鴻雁于飛集于中澤良由之子于垣百堵皆作所以前此雖則劬勞而其究安宅也回念離散之始相率哀鳴如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則謂我劬勞而憫惻之維彼愚人反謂我之哀鳴爲宣驕而斥遠之何期得安宅如今日哉

鴻雁三章○厲王貪虐喜衛巫以監謗悅榮公以專利其都鄙有司必多剝民以希上旨何惑夫民不堪命而紛然離散哉宣王即位加意勞來有司莫不承流于下循行草野多方安集詩云之子于征劬勞于野之子于垣百堵皆作是也故厲王在上則有司皆愚人賢若宣王雖愚者不敢不勉于哲矣哲者洞察民情而周知其艱苦也夫民方急而相率哀籲不惟漠然無所動念又念其忭己而斥爲宣驕則是昏迷無知非愚而何然此豈追咎前此之有司哉痛定思痛猶如兒其懵懵之面目故言之親切且深幸此日之有哲人維此云者蓋曰來何暮也維彼云者蓋

曰摧不去也詩雖無一語及王而王之美益見矣

庭燎

古序美宣王也

續序因以箴之

集傳王將起視朝不安于寢而問夜之早晚

辨義既曰將起又曰不安于寢似于情理文法俱有未穩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晰晰明盛貌易稱明辨晰是也○此美宣王視朝之早也言王始而問夜如何其則夜猶未央矣於時初發庭燎之光君子之至止者已聞鸞聲之將將而尚遠也繼而問夜如何其則夜尚未艾矣於時庭燎晰晰而盛明君子之至止者漸聞鸞聲之噦噦而徐近也終而問夜如何其則夜鄉晨矣於時庭燎有輝而烟光相雜君子之至止者言觀其旂焉正辨色以入之際也

庭燎三章

沔水

古序規宣王也

集傳此憂亂之詩

辨義史記厲王三十七年國人叛而襲王王奔于彘太子靖匿召公家國人聞而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太子太子乃得脫在國人之叛固由不堪暴虐但既襲王出奔又敢圍索太子觀召公之以子代是國人竟以召公子爲太子而戕之民怨其上至於斯極紛紜未聞有此洵千古創見之奇變也其中豈無桀驁不軌之徒挾衆倡亂及其和之初此輩自知罪大難逭又聞太子尚在必且相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詩云歛彼飛隼亦必有殲厥渠魁之議矣其論非止之所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則當是時父兄百官及邦人之不附逆者必有殲厥渠魁之議矣其論非不甚正然細揆此際國中無主事勢萬難一加窮詰啓從之衆人自危大變必作甚或九廟震驚非善策也幸而王及太子無害姑爲鎮靜安撫俾衆心解散訛言自息庶不動聲色而宗社以寧斯爲遠慮細玩詩情殆因此而作也其意在懲創前事故以規王

書之所謂近臣盡規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歛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歛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歛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之相動以訛言寧莫之懲前事而又興之平爲今之計願我友皆敬而無失矣讒言其何自而興也

沔水三章

鶴鳴

古序誨宣王也

集傳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詞也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古序刺宣王也

集傳宣王未立而大臣進此以誨之集傳曰鶴鳴于九皐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掩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穀他山之石而可以爲錯言憎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爲錯言憎當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

祈父

古序刺宣王也

集傳軍士怨于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又曰子六軍之士也或曰司右虎賁之屬也又曰序以爲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爲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東萊呂氏曰太子晉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但今

考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爲宣王耳下篇倣此

辨義鄭箋解此詩乃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孔疏因勇力屬于司右與虎賁連官故又兼虎賁言之其意皆就爪牙爪士生義所以鄭箋謂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于憂又謂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捧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爲錯言憎當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

鶴鳴二章

理其庶幾乎

祈父二章

征討與孔鄭同意耳竊謂先王容民以畜眾如鳥之有征討止用邱甸之民是仍泥王之爪牙不當用以法不取于王之爪牙也集傳改爲軍士怨于久役可謂獨得詩意矣然朱子又曰鄉遂之民以衛王畿凡

有爪獸之有牙內衛其身外禦其侮六軍何非爪牙豈必區區司右八十人虎賁八百人始可稱之且詩之刺意並非謂予乃王之爪牙司馬不當移用于征伐也蓋王者不可一日忘武備而有事征伐必不得已而用之采薇遣戍杕杜勞還既非窮兵黷武而又往返有期體恤備至故軍士樂效其爪牙之用卽宣王之北伐南征亦庶幾合于眾正之義及其晚年佳兵貪禍敗績羌戎展轉六師于憂恤室家離曠而靡所止居久役不休而靡所底止孤子失養而有母尸饗是何異裂爪毀牙以逞怒于一擊故此詩所刺與鴈羽之曷其有所父母何怙同一怨思也蓋宣王輕開邊釁既與伐玁狁征蠻荊迥異而主率之不恤士卒失律喪師亦非復文武吉甫顯允方叔之爲將三呼祈父刺意顯然何嘗怨夫身備宿衛不宜調遣哉鄭氏好爲穿鑿固訓詁之陋習而唐宋以來竟莫有辨其舛者許謙且謂集傳或曰一說于爪牙二字爲切而得詩意何其固也又按序以此詩爲刺宣本無可疑集傳謂考之詩文未見其必然果如其說闕疑

葛覃何以考其必爲文姒車攻吉日何以考其必爲宣王徒啟疑端以滋橫議而于經義之得失無關有志窮經者烏可不知所決擇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止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饗

宣王之末用兵伐戎久役而不恤士卒故軍士刺之曰祈父總帥六師予皆王之爪牙內外所資以捍衛也胡展轉予于憂恤使室家離曠而靡所止居乎祈父予皆王之爪士甘苦所望于體惜也胡轉予于恤使遠役不休而靡所底止乎祈父亶不聰察矣胡轉予于恤使孤子亦久役失養而有母之尸饗乎

祈父三章

白駒

古序大夫刺宣王也

集傳爲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
焉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
爾遁思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
而有遐心
賁然來思猶語云高軒光降毋猶將毋也○大夫憂
賢人之決意遠遯而陳此以刺王言皎皎白駒如其
食我場苗則可縶之維之以永今朝而所謂伊人於

焉嘉客矣皎皎白駒如其食我場藿則可縶之維之
以永今夕而所謂伊人於焉嘉客矣且使皎皎白駒
賁然來思則將勸之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因可戒
之曰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矣今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飼以生芻一束而蔑視乎苗藿是其人之自珍如玉
而無意乎公侯也毋亦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矣尚何
望其於焉逍遙於焉嘉客歟
白駒四章○駒食生芻而遠苗藿人如金玉而薄公
侯皆形容賢士之樂道忘勢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
得亟見之決非不義之富貴所可籠致耳而借白駒
以相形使語歸含蓄此則詩教之妙所謂主文譎諫
者也

黃鳥

古序刺宣王也

集傳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

辨義周禮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
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
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

政令刑禁此掌野治民之常法也又云凡治野以下
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
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則致新甿及
待之之法也故旅師曰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
役以地之媺惡爲之等宣王之初安集流民四方聞
風者皆悅而願爲之甿矣至是不得其所而思去其
託于黃鳥啄粟言不能寬其征役以地之媺惡爲等
也不可與明不可與處言安擾教利勸任之者皆不
得法也若民適異國不得所而思來歸何故歸咎于

王而列于變雅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宣王之末新甫之征役不復如下劑之約故託言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既不我肯穀

我亦言旋言歸復我邦族矣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于安擾之道皆不可與明我亦言旋言歸復我諸兄矣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于田里稼穡之務皆不可與處我亦言旋言歸復我諸父矣何苦離別其親戚而又不蒙安輯我行其野

黃鳥三章

古序刺宣王也

集傳民適異國依其昏姻而不見收恤故作此詩

辨義凡新甫來與本地之民素無洽比故俾之聯爲昏姻以畜擾之此詩刺其不能以樂昏擾甿而民俗之偷薄可見矣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歸思復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不思舊姻求爾新特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畜畜擾也舊姻指在我邦家者而言也○此詩之刺宣王亦新甫所作也言我行其野就蔽芾其樗以處因樂爲昏姻之故言就爾居今爾不我畜我亦復我邦家矣我行其野言采其蓫以食因樂爲昏姻之故言就爾宿今爾不我畜我亦言歸思復矣我行其野言采其蓫以食所以不思邦家之舊姻而求爾爲新特者誠不以爾之富亦祇以恩義或異于我邦耳豈期不我畜如是乎

我行其野三章
斯干
古序宣王考室也
集傳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舊說厲
王既流於彘宮室圮壞故宣王卽位更作宮室既成
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爲是時之詩也或曰儉
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恐卽此詩然亦
未有明證
辨義文王作邑於豐城郭宮室猶然侯國之制與古

公之築室于周原無異故曰築城伊減作豐伊匹匪
棘其欲遹追來孝及武王旣有天下宅是鎬京則邦
畿千里之規模矣故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由是傳世至懿王王室遂衰
徙都犬邱及于厲王而周道大壞矣宣王卽位北伐
南征內修政治外復文武之竟土於是兩都安定諸
侯悉朝而周道粲然以興乃自犬邱復都于鎬營建
宮室故魚藻次于衞武賓筵之後其詞曰王在在鎬
有那其居亦宣王復宅鎬京之詩飲酒落成而作是
故秩秩斯干豐水有芑之遺也幽幽南山信彼南山
之舊也所謂似續妣祖者也六月曰整居焦穫侵鎬
及方至于涇陽又曰來歸自鎬崧高曰王餞于郿是
北伐玁狁南封申伯時猶都犬邱而遷鎬乃末年之
事詩所以序次于其終耳又史記匈奴傳犬戎殺幽
王于驪山下遂取周之焦穫居于涇渭之間又秦襄
公以兵送平王徙雒邑王謂之曰戎無道侵奪我岐
豐可見自岐及豐均爲戎有鎬京孤危因而東遷自
是則西都之宮廟邱墟而黍離作矣豈非有周一代

興衰之大略乎讀詩者不推論時世以求其義而曰
厲王流彘宮室圮壞宣王更作之或且以爲新宮不
思下管新宮見于儀禮乃周公所作安得有宣王考
室之詩朱子不信古序凡諸家說詩有與序異者每
採入集傳讀者不可不察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
相好矣無相猶矣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
熊維羆維虺維蛇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
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
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姚先于祖當以集傳協下韻爲確如父子亦或稱子
父況父母曰考姚若稱祖姚則似指王母而言鄭氏
以爲姜嫄后稷最屬訓詁之陋使詩詠祖姚彼又將
尚屬之姜嫄矣○宣王中興復都於鎬此其考室之
詩也言山川之形勝則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宮室之
翬固則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今而入此室處唯願兄
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謀矣蓋營居勝地乃似續姚
祖之詒謀是以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循姚祖之制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
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溼溼

無羊

古序宣王考牧也

集傳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眾多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
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
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
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此宣王考牧之詩言誰謂爾無羊則三百維羣矣誰
謂爾無牛則九十其犉矣其多若此當其夕而返之
爾羊來思其角濈濈而不觸爾牛來思其耳溼溼而

不燥其安和若此當其旦而放之或降于阿或飲于
池或寢或訛其順適若此豈無道以致之哉爾牧
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以隨其所適既殷勤不懈
又馴擾得宜是以牛羊之多三十維物爾牲則具也
蓋惟人順物性而人亦不勞故爾牧來思以薪以蒸
以雌以雄而有餘力焉至于物解人意而物乃益阜
故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
升而無耗敗焉由是精神所感牧人乃夢衆而忽維
魚矣旐而忽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至貴之物
末年窮兵而有祈父之怨棄賢而有白駒之刺民隱

化爲至賤實維兆夫豐年而菽粟將如水火矣旐維
旟矣統少之物變而統多室家從此溱溱而戶口極
于殷庶矣

無羊四章○此詩因考牧而作故詞意歸美于牧人
夫牧之爲道唯在人與物不暫違而善順物性耳至
于物順人意而牧事成矣人君本至誠之心以牧人
而人皆體其心以爲心下至牧人之賤亦體此心以
通乎物性而精神所至且兆夫富庶何非誠意之所
薰蒸哉駉之頌魯僖曰思無疆思馬斯臧定中之美

衛文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其立言殆亦原本于此
歟

六月至無羊十四篇○古序于鹿鳴諸篇後總序其
功廢效缺之故傷周道之大壞于厲也及宣王繼之
六月北伐采芑南征於是不失文武之境土而車攻
以復古吉日以講武安集流民鴻雁詠之勵勤圖治
庭燎美之周道于以復興矣至其臣之輔之者規以
沔水誨以鶴鳴國實有人是以人存則政舉也及其
末年窮兵而有祈父之怨棄賢而有白駒之刺民隱

不惜而有黃鳥行野之歌主德不能無過憾焉然而斯干考室宗社賴以奠安無羊考牧民物蒙其庶可不謂一代中興之令主哉

南山至鐘鼓

此幽王之詩亦變小雅也共十八篇今為一卷

節南山

古序家父刺幽王也

集傳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

辨義古人之詩欲使下以美刺上故自公卿至於士庶人得陳其善敗備瞽矇之誦及其既衰惡直醜正

傷心時事之非危言聳論悉託於詩所以孔子序次之列國則錄入變風王朝則附於變雅其詩猶後世之樂章此篇則彈公輔而作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昊天不傭降此鞫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届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巖巖積石不平也不敢戲談乃通篇之綱集傳解為畏威不敢言誤矣猗美也家父賜氏也○幽王任尹氏以亂政而家父陳此以刺之言節彼南山則維石巖巖矣節彼南山則維石巖巖若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而可若彼巖巖乎我故憂心如惔直誅而不敢戲談也如以為戲則前之防口者國既卒斬矣何用不監乎蓋節彼南山有實其猗今赫赫師尹不平其政將謂養民何哉猶有實其猗矣赫赫師尹不平其政將謂養民何哉是故天方怒而薦瘥喪亂弘多民皆憤怨出言無嘉

王曾莫懲嗟乎夫尹氏身爲大師是維周之氐也秉國之鈞當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也今不弔昊天若此王應罷之不宜空我師位以妨賢路也其空我師何也秉國鈞而弗躬親庶民既弗信矣則其弗問弗事勿任其欺罔君子矣王式夷其心式已其人無小人殆庶瑣瑣姻亞則無膴仕而朝列滿矣蓋惟小人罔上以致昊天不傭降此鞫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至心以察其奸俾民之怨心闕息君子如夷心以罷其人使民之惡怨是違庶人心悅

而天怒可罔也今乃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我故憂心如醒痛夫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也豈惟百姓哉駕彼四牡四牡項領而我瞻四方無國不亂蓋蹙蹙靡所騁矣此之莫懲而方茂爾惡聞我直言必相爾之矛取以相加矣如既夷其心既懌其直則聞我言之切中必如相疇矣細思昊天若此不平我王若此不寧豈可不懲其心覆怨其正乎今家父不避怨不避矛作此誦以究王側之詔惟願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也其可視爲戲談哉

節南山十章○此詩以不平謂何爲主蓋秉國鈞而不平其心則好惡頗辟用人必以小人殆而姻婭膴仕理財必卒勞百姓而四方蹙蹙由是天方薦瘥民言無嘉是菑害並至也故平天下傳引之以爲辟則爲天下僇辟者不平而已矣

正月

古序大夫刺幽王也

集傳此詩亦大夫所作

辨義此篇彈宮闈褒姒是也前七章本天變人怨以進言雖危詞悚聽究未指實何事闕失所致及八章乃明言之蓋事關宮闈其措辭不得不爾然其剛直亦較節南山稍遜頗有憂讒懼禍之意下三篇亦當以此意求之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瘋憂以痒

父母生我胡俾我癙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

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
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
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
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
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
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
伯助予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
是不意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
國之爲虐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

我國之無祿將使民之無辜幷其臣僕但哀我人斯
于何從祿如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故此曰之
天心如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而易見民今始殆則視
天夢夢豈知天心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彼有皇上帝
伊誰云憎亦人之自干天譴而已民囂之可畏如謂
山蓋卑實則爲岡爲陵然則民之訛言寧莫之懲乎
今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其實是非不辨如
誰知烏之雌雄則亦人之自召民訛而已我則謂天
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洵有

倫有脊矣哀今之人胡爲虺蜴以侮之平昌思我雖愚而言則忠如瞻彼阪田亦有菀其特現今天怒之扤搖我邦如不我克彼庶求我言爲則如不我得而後可若執我仇仇亦不我言之是力豈有及哉是用心之憂矣如或結之王試思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彼燎之方揚寧或滅之乃赫赫宗周褒姒以爛惑威之不亦哀哉我今終其永懷又如窘以陰雨蓋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而覆敗必至矣王今不悟及載輸爾載請伯助予亦已晚矣王誠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

爾僕既可不輸爾載亦可終踰絕險王會是之不加意乎且王今所樂者如魚在于沼亦匪克樂藍藏身不固則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我故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也彼好莠自口之人既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皆若魚游淺炤念我獨兮憂心慇慇王之孤危甚矣猶且佌佌小人彼既有屋蔌蔌鄙夫又方有穀是民今之無祿一任天禍是椓喪之也但咎矣勝其虐者富人耳哀此惸獨何辜而堪此厲政歟

正月十三章○集傳或曰此東遷後詩也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姒滅之有監戒之意無憂懼之情似亦道已然之事非慮其將然之詞竊謂此詩之情詞如垂泣以道卽其將斥褒姒而先竦之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何見其無憂懼之情又詰之曰今茲之正胡然厲矣何見其道已然之事又借襯以指斥之曰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何以見非慮其將然乎況十月之交集傳旣以豔妻爲褒姒何故疑此爲東遷後之詩吾不知以此屬東遷後之何王但屬之幽王于詩義何所乖屬之東遷于詩情何所合在或人固不察于理并不審于文而集傳錄之不過以見古序之不足信而已不亦惜歟

十月之交

古序大夫刺幽王也

辨義集傳釋胡憯莫懲曰幽王曾莫之懲則亦以此爲刺幽矣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
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
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
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
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
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車徂向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
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
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彼月而微蓋前此先有月食故下云日月告凶不用
其行言不當食而食也職競由人指豔妻而言悠悠
長遠也我里指西都內世受之田里而言徹通也○
皇父外結羣小內結豔妻以亂政遂乞封於向爲自
全之計故大夫陳此以刺幽王言十月之交朔日辛
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矣彼月而既微此日而又微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矣蓋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由于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況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
食于何不臧乎當此閉藏之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
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災異屢見
如此哀今之人胡憯莫懲乎今人之莫懲者誰也皇
父以卿士總六官因之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
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羣小布列而豔妻

以煽惑方處于內亂政召災皆由此輩也抑此皇父
爲我作不即我謀竟徹我牆屋使田卒汙萊猶且曰
尤爲姦險彼豈曰使民之不時哉以我身爲王臣胡
子不戕役使之禮則然矣其專擅威福如此且皇父
自謂孔聖作都以出封于向私自擇三有事皆亶侯
多藏之家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又擇有車馬之富
人以居徂向其罔上徇私如此一切富人黽勉從事
不敢告勞尚且無罪無辜讒口囂囂其貪恣虐下又
如此是則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其噂沓相悅背則相

愴主力皆由人以陰助之王寧不悟乎卽以我作一
事言之悠悠世守之我里近來凋敝亦孔之痗矣然
四方卽有羨我獨居其憂民莫不求逸我獨不敢休
正以現今天命不通宜努力王室我不敢倣我友之
自逸也奈何强我附彼以遷而王不悟哉
十月之交八章
雨無正
古序大夫刺幽王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
續序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

集傳此時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
去者
辨義瞽御近侍也亦大夫之職此詩爲進諫於幽王
而作序故具官以著之名篇之義見詩綱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
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
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

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
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
俾躬處休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
怨及朋友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
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天本廣大故曰昊天秋氣肅殺乃曰昊天故以疾威
言之周宗旣滅與天旣訖我殷命相似泚辭也遷于
王都如徂向之類謂東都也○饑饉之後羣臣離散
故暬御之臣陳此以刺王言浩浩昊天以生物爲德
也今乃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則昊天之疾
威甚矣王猶弗慮弗圖是舍彼有罪旣伏其辜若此
無罪竟任其淪胥以鋪乎我觀今日之事勢周宗旣
滅靡所止戾矣何也正大夫離居莫之我勩三事大
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人心散亂至此庶

曰王知懼而式臧猶且覆出爲惡其何恃而不滅哉
王試思此日乃如何之昊天而猶辟言不信如彼行
邁則靡所臻矣凡百君子之散去者皆知各敬爾身
胡嘗不相畏但不畏于天耳其不畏于天何也戎已
成而禍機不退饑已成而民生不遂曾我暬御憯憯
日瘁乃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畏
天者顧如是乎然則其各爲身謀何也哀哉王所云
不能言者忠言也匪舌是出且維躬是瘁焉王所稱
咨矣能言者巧言也巧言如流皆俾躬處休焉故人

皆謂當此而維曰于仕則孔棘且殆矣蓋直道則云
不可使必得罪于天子如其枉道亦云可使矣必怨
及朋友此所以各爲身謀而離居也王試謂爾何故
遷于王都彼將曰予未有室家又且鼠思泣血無言
不疾王試再詰之曰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以待之
則其委禍於王之意可見矣
雨無正七章
小旻
古序大夫刺幽王也

集傳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
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滃滃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
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
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
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
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
幽王惑于邪謀而大夫陳此以刺之言旻天疾威敷
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矣蓋小人滃滃
相和訿訿相詆其情態亦孔之哀矣謀之其臧而不
便已私則具是違謀之不臧而適合已意則具是依

我視謀猶伊于胡底哉於是而卜之神則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詢諸人則謀夫孔多是用不集但見發言盈庭各執一說而是非成敗之實誰敢身執其咎如匪行邁而坐謀所之是用不得于道而已哀哉此日之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但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是用不潰于成而已夫國雖靡止或聖或否其人不可不辨也果其辨之則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其謀不可不用也苟不用之如彼泉流能無淪胥以敗乎且

小人慮短但知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究亦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也我觀今日之事勢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也王其可弗懼哉

小旻六章

小宛

古序大夫刺幽王也

集傳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

辨義細玩詩情殆與下篇皆太子之傅所作蓋小弁作于既被放廢之後此則因幽王嬖褒姒寵伯服漸有易儲之意其傅亟教以敬慎溫恭無觸其怒尤宜積誠孝以感動親心故序書刺幽所以提挈綱領且篇中壹醉日富頇寡岸獄明指幽王之實誰敢身執其咎如匪行邁而坐謀所之是用不得于道而已哀哉此日之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但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是用不潰于成而已夫國雖靡止或聖或否其人不可不辨也果其辨之則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其謀不可不用也苟不用之如彼泉流能無淪胥以敗乎且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先人文武也○幽王將易太子而太子之傅作此以
敎之言太子以藐躬當重任如宛彼鳴鳩翰飛戾天
是以我心憂傷念昔先人創業之艱難爾當明發不
寐務積其至誠有懷二人以感悟之也蓋人之齊聖
則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必各敬爾儀以承
順之少有失儀以觸怒則天命一去不復又來而先
緒斬矣有懷二人如之何中原有菽庶民采之以承
歡況太子之職乎螓蜮有子蜾蠃之以變化況一
本之恩乎敎誨爾子必思式穀似之況諭親于道豈
反不如愛子乎由是以懷二人者懷兄弟題彼脊令
則載飛又載鳴矣兄訓其弟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
矣爾惟夙興夜寐惟期無忝爾所生而積誠以悟親
者在此矣各敬爾儀如之何交交桑扈率場啄粟是
失其性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是反其常也當是時
人皆握粟出卜求自何能穀之道而爾可不敬乎必
外謹溫溫恭人之容如集于木之將墜內存惴惴小
心之志如臨于谷之將隕朝夕皆戰戰兢兢之時如
履薄冰之將陷而敬儀以順親者在此矣

小宛六章

小弁

古序刺幽王也

續序太子之傅作焉

集傳舊說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
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踧踧周道鞫維茂草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永歎維
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
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灌者淵萑葦淵淵聲鳥鳴嚶嚶
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
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
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君子信讒如或酬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

薪柂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
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幽王太子被放其傅代之作此詩庶幾王聞之而感
悟也言弁彼鸒斯歸林而羣飛捷捷矣今民莫不穀
我獨于罹而無家可歸何辜于天以遭此我罪伊何
以致此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而可哉蓋我之窮蹙無
歸如踧踧周道一旦鞠爲茂草是以我心憂傷怒焉
如擣假寐忽而永歎維憂思以用老且心之憂

矣抱疢如疾首也從來予之事親維桑與梓尚且必
恭敬止故靡所瞻而匪父靡所依而匪母今我竟若
不屬于毛不離于裏而無所瞻依焉天之生我我辰
安在而不祥至此歟菀彼柳斯鳴蜩嘒嘒于其上有
灌者淵萑萑淠淠于其中我獨失所栖託譬彼汎汎
舟流不知所屆是以心之憂矣并不遑假寐也鹿斯
之奔維足伎伎以留其羣雉之朝雊尚念故耦以求
其雌我獨身遁放逐譬彼傷壞之木疾用無枝是以
心之憂矣父母寧莫之知乎所以莫知者何也相彼
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不忍故也今君
子秉心惟其忍之我故心之憂矣涕既隕之所以忍
心何也君子之信讒既如或醻之君子之不惠于我
復不舒緩而究察之夫事宜究其顛末如伐木則必
掎矣事宜究其情理如析薪則必枹矣今乃舍彼有
罪予之佗矣豈非讒言之蔽已深乎故讒之難防如
莫高匪山而可踰莫浚匪泉而可入所以君子無易
由言正恐耳屬于垣有以窺伺而生讒也今讒言已
行我將告以無逝我梁無發我笱庶可究往事之虛

實但我躬尚不見閱遑恤我之去後哉

小弁八章○篇末四語谷風之棄婦亦用之其情事
蓋相仿也

巧言

古序刺幽王也

續序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集傳大夫傷于讒無所控告而訴之于天

辨義史伯曰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此詩所
刺是也續序以爲作于大夫或然已但卽古序之書

法考之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五章皆
諫章也小宛太子之傅教以竭誠修敬四月之作歌
告哀亦諫王而作故書家父書大夫明夫下之刺上
本先王之詩教而時值其變侃侃直言皆臣職所應
爾若小弁巧言巷伯谷風蓼莪大東諸篇但書刺幽
刺亂不具其爵諡何人斯則以蘇公刺暴公書之蓋
其正不黨邪以致讒諛因之閔時病政憂憤鬱積志
固可悲而聖人錄之所以悼夫文武之道至斯而傷
俾讀者觀世變以考得失非取其怨誹之合道而足

爲後世法也故書法之謹嚴若此至於大雅之民勞
板蕩抑桑柔瞻卬召旻皆攻其邪心糾其敗德培植
根本儼然師保陳謨有伊訓無逸氣象稽其作者則
召穆凡伯衛武芮伯之徒也較之節南山至小旻五
詩雖慷慨不避忌諱不過用人行政之失讀者試比
屬以觀則大小雅之別展卷可見孟子曰人不足與
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然則世
雖衰亂而進言之人固各有本量焉厲之世尚有老
成幽之世則已降迄于平而人亡政熄詩亦因以亡

矣誦其詩論其世知其人豈不以此哉北山之什以
下另詳于後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
愼無罪昊天泰憮予愼無辜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
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
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卬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
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
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爾
勇伎何爲猶將多爾居徙幾何
僭始不信之言始入也涵含疑不發也祉之爲言止
也讒曰盜言猶云竊語也餤餌之也荏染柔木小木
之繁枝柔屈不勝楝梁者也往來行言道聽塗說傳
聞無根之言也○幽王近頑童以致亂故遭讒者作

此以刺之言悠悠昊天曰父母且豈忍無罪無辜之人亂如此憮使昊天甚威予慎無罪于天也使昊天泰憮予慎無辜于天也然則生亂者誰乎蓋亂之初生由僭言始入既涵之而不發及亂之又生則君子竟信其讒矣君子如不涵于初而怒以發之則亂庶遄沮矣君子如不信于又而斷以祉之則亂庶遄已矣惟君子因涵疑而屢盟亂是用長焉君子因又讒而信盜亂是用暴焉況盜言孔甘而易嗜亂是用之爲餌焉是讒人匪其止共厥職徒爲王德之病而已

何則行事有一定之法故奕奕寢廟君子作之處事有不易之理故秩秩大猷聖人莫之準理法以聽言則他人有心予能忖度之因而奸狡無可逃匿如躍躍毚兔遇犬則獲之今王斁于盜言之甘如荏染柔木而君子樹之何足任用也如往來行言而心焉數之徒滋惑亂也豈知蛇蛇碩言必明目張膽以出自口矣若巧言如簧不過喪恥竊語而顏之厚矣彼顏厚者果何人斯居河之麋非高明之世家也無拳力無勇敢鮮丈夫之氣概也而職爲禍亂之階觀其形

何人斯

古序蘇公刺暴公也

續序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詩以絶之

集傳舊說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絶之

辨義左傳鄭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在王之棄鄭貳虢由惑于讒譖則蘇暴之情形殆亦同之唐人詩曰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迴天不相讓此之謂矣自古小人害正必有鷹犬承其指示肆其搏擊詩云

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又云二人從行誰爲此禍又云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則暴實授意于二人
以擠蘇集傳以爲不欲直斥暴公誤矣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
暴之云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
云不我可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
畏于天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
攪我心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
何其盱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
我祇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
詛爾斯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
極反側
胡逝我梁與毋逝我梁同意比讒己以奪其位也胡
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言暴公平日經過入門
强爲笑語而不露本來面目也伯氏仲氏所謂二人
也從暴譖蘇故云及爾如貫○此蘇公刺暴公之詩
言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既逝我梁獨不入我門問
其伊誰云從則維暴之云也二人既從暴以行誰爲
此禍乎使不爲此禍胡逝我梁竟不入唁我乎始者
暴之知我不如今之云不我可也夫始可而今不如

彼何人斯胡前此逝我之陳使我聞其聲不見其身
此其詭秘不愧于人井不畏于天矣且聞聲不可見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乎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相隨
逝我之梁祇攪我心而已攪我心者何也平時爾之
安行亦不遑舍今爾之得意亟行乃遑脂爾車曷乘
脂車之暇壹者之來以唁我云何其盱望不入乎使
爾還而入我心庶坦易也還而不入則心否難知而
禍機不測也何不壹者之來俾我祇也爾既不來可
見二人之相從伯氏吹壎以倡仲氏吹篪以和及爾

如繩之貫諒不如始者之我知矣我無以自明請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矣但爲鬼爲蜮則不可得今爾有靦面目視人罔極而行如鬼蜮我故作此好歌以極反側之情狀也

何人斯八章

巷伯

古序刺幽王也

續序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集傳時有遭讒而被宮刑爲巷伯者作此詩

辨義幽王昏惑豔妻煽虐以致黜嫡屏子則此人之被宮刑殆事關帷闥而讒人媒孽其短以致之其主持亦必出于宮中篇內兩言誰適與謀而又言謂爾不信既其女遷其意可見矣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邀主者之寵耳我豈不爾受既而其禍將女遷矣即不女遷而驕人得志則好好甚樂勞人受禍則草草失常蒼天蒼天寧不視彼驕人矜此勞人乎天如矜之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而爲役不恥焉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其餘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此遭讒而被宮刑者所作也言其羅織細故以成大罪如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矣譖人張虛形以成實禍如哆兮哆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主與謀而陰賊至此也想其緝緝翩翩成羣誰主與謀而不絕翩翩反覆但謀欲譖言以邀主者之寵耳我豈不爾受既而其禍將女遷矣即不女遷而驕人得志則好好甚樂勞人受禍則草草失常蒼天蒼天寧不視彼驕人矜此勞人乎天如矜之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而爲役不恥焉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其餘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其污也亦投畀有昊以待天誅耳譖人者其讒將由此以加眾正如楊園之道可猗于畝邱是以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尚敬而聽之

巷伯七章
谷風
古序刺幽王也
續序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集傳此朋友相怨之詩
辨義朋友相怨而書曰刺幽著其民俗之偷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懼維予與汝將安將樂女
轉棄予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
予如遺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
我小怨
頍風薄相扶而上也○此朋友相怨之詩言其同心
相濟如習習谷風以致維風及雨之俱降奈何將恐
將懼維予與汝將安將樂女轉棄予乎同力相扶如
習習谷風以致維風及頹之俱升奈何將恐將懼寘
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豈知安樂又將有恐
懼之時如習習谷風彼于維山崔嵬草木榮暢矣未
幾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安樂之不足恃若此奈何忘
我大德思我小怨也
谷風三章
蓼莪
古序刺幽王也
續序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集傳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
辨義父母終天人子之大變然民當盛世家庭聚順
生盡養死盡哀此詩何由而作哉惟時值衰亂養生
送死兩有所憾其父母又或迫于饑饉疾疫無與扶
持不得其所以終故子心況痛形于哀吟若此所以
不得終養之故讀末二章乃見須臾四月參觀之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
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父母生我母今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
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民莫不穀言同處亂世而禍未及于父母則猶有以自善也○民遭亂不得終養故哀思而作此言父母有子而不能養如蓼蓼者莪竟匪莪而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而今若此乎又如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而今如是乎蓋于長大以奉親之老如罍多藏以給餅之需今餅之罄矣實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追思無父何怙無母

何恃是以孤子之身出則銜恤入則靡至也怙恃之恩如何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是欲報之德如昊天罔極而況一無所報哉念我逢時不造如南山烈烈之高大遭飄風發發之急疾萬物摧殘矣乃民于父母猶莫不穀我獨何爲當此害也又如南山律律飄風弗弗乃民莫不自穀我獨不能卒養之至此能不痛哉
蓼莪六章○以上皆西都之詩
大東

古序刺亂也
續序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集傳序以爲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
辨義小東大東都畿內大小之都邑也幽王無道西都之財力殫竭一切賦役取給于東都而貪讒用事放富差貪隱蔽西人刻剝東人讀此詩而王政之壞亂已極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故序以刺亂

書之舊解以爲東方大小諸侯之國獨不思三代封建之制天子之賦役取諸千里之畿幽王雖昏虐安能征斂于外侯使杼柚空酒漿竭以供之續序以爲譚大夫所作或屬傳聞但杜預稱譚國在齊南平陵縣則續序未足據蓋自此至小昊皆東都之詩故小明云我征徂西也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

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有冽沈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
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
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
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
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
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幽王政亂東都之人困于賦役而作此言兩都之賦
役有定制如有饛簋然之簋飧卽有抶然棘匕之俎肉
所以我周之道其平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之以
行政小人所視之以奉公今則睠言顧之令人潸焉
出涕矣以賦言之小東大東杼柚其空而財盡矣糾
糾葛屨可以履霜而民窮矣以役言之佻佻公子亦
行彼周行而力困矣此其供億無常既往又既來所

以使我心疚而出涕也夫苛政難加于疲民如有冽
沈泉則無浸已穫之薪故我之契契寤歎哀我憚人
者誠以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則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今則東人之子職其勞而不慰來惟見西人之子粲
粲衣服下及舟人之子熊羆是裘一切私人之子百
僚是試其放富差貪如此至於東人或以其酒不
以其漿鞙鞙佩璲亦不以其長然則人力所成不足
以供庶幾維天有漢監亦有光以代照跂彼織女終
日七襄子其傍以代織而後可耳雖則七襄實不成
報國之章推之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
長庚有捄天畢不過載施之行天豈能供爾無厭之
欲乎況舍人力而求之天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
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猶未也維南有箕且載翕其
舌維北有斗且西柄之揭天不且助爾爲無厭之求
乎

大東七章

四月

古序大夫刺幽王也

續序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集傳此亦遭亂自傷之詩
辨義先祖匪人通篇之綱也春秋之例大夫書人既
醉曰宜民宜人是人者建官位事之稱也三禮圖曰
君子者大夫及公子嫡妻之子詩言君子作歌明
其爲有家之嗣子也蓋其先祖有功德于王朝田祿
承家子孫世及迨幽王之時收其田里不復爲其先
祖立後因作此以告哀于王故序以大夫書之觀其
興言南國與東都畿內之世家也集傳

云先祖豈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夫已無所歸咎
而怨先祖之匪人鄉黨自好者不忍出諸口而況君
子乎若孔疏謂作者自稱君子以非君子不能作此
詩則兒童之見矣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泭泭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大夫以幽王收其士田廢其先祀故陳此以告哀言
君恩有隆卽有替如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但我
先祖非王人乎胡寧忍予而廢其祀也現今臣民凋
敝如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亦既亂離瘼矣爰其祖祀
之適歸者不廢耳今我之恩澤窮盡如冬日烈烈飄
風發發是民猶莫不自穀我獨何害而禍及先祖乎

夫國家樹人如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宜護窗之一旦
廢棄之以爲殘賊會莫之其尤之何在也相彼泉水
猶載清而載濁我獨日構禍亂其曷云能穀哉夫故
家爲庶民之望如泭泭江漢南國之紀今我盡瘁以
仕寧莫我有而廢其世乎是我之無所適歸匪鶉匪
鳶何能翰飛戾天匪鱣匪鮪何能潛逃于淵所望君
恩培植如山有蕨薇隰有杞桋雖微不棄況我忝承
先祖爲王朝之君子此之作歌維以告哀于王而已
四月八章二周有天下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

心焉蓋先代之故國世家恩澤在人故興之繼之而民心悅服況一代之興凡開國承家者其先人皆有功德于朝廷錫之爵土爰及苗裔與國無窮文王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此之謂也及于幽王故家巨室官廢祀絕於時凡伯刺其大壞而作瞻卬有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觀此詩之告哀及丘隰之思賢者可見矣又何惑其人亡政息而邦國殄瘁也哉

北山

補序大夫刺幽王也

續序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集傳大夫行役而作此詩

辨義自此至何草不黃共三十篇舊分北山桑扈都人士三什今讀眾序之首句惟鼓鐘賓筵苑柳白華茗之華五篇本序義以求詩意顯有可据餘序則書法淺妄迥與詩意牴牾細揆其故詩以什分本無所取義良由秦禁挾書藏詩者慮其久而凌亂脫亡故雅頌分什與十五風詩各記其篇章之數以便考校其後出之獨此三什內二十五篇之序簡奩文滅古序另編故序亡而詩在及毛公為詁訓傳分置篇首遂以己意補之其首句之下則小毛衛宏又增益之即如此詩自稱偕偕士子又稱大夫不均其非大夫所作明矣補序但依四月之序以為大夫刺幽王而續序則又本於孟子今按詩刺不均之實詳于後三章其意與大東之東人西人勞逸偏異相似殆亦東都人所作首章所云又與杕杜之三章正同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東都之民行役于西都過期而代者不至故怨大夫

之不均而作此言陟彼北山言采其杞正還役抵家之時也今偕偕士子朝夕從事而不休是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而不得歸養矣細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大夫不均乃謂我從事之獨賢而久役之四牡則彭彭不息王事則傍傍不已蓋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正當旅力方剛可以經營四方也但未老方將者亦多矣今逸者或燕燕居息勞者或盡瘁事國處者或息偃在牀出者或不已于行甚至居息者或不知叫號盡瘁者或慘慘劬勞在牀者

或棲遲偃仰不已於行者或王事鞅掌且不知叫號者或湛樂飲酒慘慘畏咎栖遲偃仰或慘慘畏咎或靡事不爲何不均若是也

北山六章

無將

補序大夫悔將小人也

集傳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

辨義補序多從篇名生義今按荀子大略篇云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序蓋影附之而究未達其意耳集傳謂以大車興百憂故解爲勞苦憂思之作但細玩詩情與齊甫田之前二章甚相似恐爲比體蓋大車任重必駕牛以引之非徒手所能扶百憂紛雜必循理以解之非游思所能遣則其比意蓋曰志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必不及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

無將大車維塵雝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幽王用非其人大夫陳此以刺之言王無以小材任大職如人無以徒手將大車祇自塵兮無益于行也王無以小智謀庶政如人無以私心思百憂祇自疧兮無得于理也餘倣此

無將三章

小明

補序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集傳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暮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復念其僚友之處者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

歸也
辨義補序之陋如前篇而集傳亦誤行役乃人臣之分卽二月西征歲暮未歸時未逾年何至呼天以訴涕零如雨哉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西西都也采蕭穫菽十月也十月言歲暮非周正也歲有四時冬時爲暮時各三月季月爲暮月各三旬下旬爲終憚畏也興言感念也○東都之大夫行役至西都以事獲譴于王謫戍艽野故作此以貽其僚友言明明上天照臨下土豈不察我之無罪哉自我征徂西遂獲譴以至于艽野由二月初吉啟行載離寒暑以迄今心之憂矣其毒亦太苦矣每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之不釋也何以見罪罟之不釋昔我往矣以初吉計之日月方除今曷云其還而歲聿云暮矣念我之孤獨今我事又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之不已也何以見譴怒之不已昔我往矣日月方奧今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暮正故鄉采蕭穫菽之時心之憂矣惟怨自詒伊戚耳念彼共人必興言我之出宿我豈不懷歸乎畏此反覆之不測也我之獲罪如此嗟爾君子無恆安處各宜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矣嗟爾君子無恆安息各宜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庶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矣

小明五章○此大夫之獲譴或因行事或因語言皆未可知以自詒伊戚求之殆由風諫而觸怒歟

鼓鐘

古序刺幽王也

集傳此詩之義未詳王氏曰幽王鼓鐘淮水之上爲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

辨義厲王無道淮南淮北諸夷悉叛幽之壞亂甚于厲王能鼓鐘淮上流連忘反哉按宣王封申伯于謝其地在今信陽州淮水出信陽州之桐柏山乃申地也史稱幽王廢申后逐太子立伯服太子奔申是申后蓋出歸于申與齊桓之蔡姬歸蔡宋襄之毋歸衛相似以其既與廟絕于禮不得仍居禁禦也此詩殆申后因出歸而作故以淮水自比鼓鐘將將卽白華鼓鐘于宮聲聞于外之意蓋琴瑟友之鐘鼓樂之先王所以正夫婦也淑人君子之思卽指淑女君子而今不能猶之安能有以雅以南以籥不僭之美乎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鼓鐘喈喈淮水潛潛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鼓鐘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鼓鐘者鐘師掌金奏凡樂事先奏鐘卽孟子所謂金聲也鼓金奏而司馬敎戰軍將亦執晉鼓鼙鼓以鼓役事而此詩亦云鼓鐘伐鼛是六鼓四金其用甚廣非金奏專用晉鼓而鼙鼓專用于役事也湯湯汎濫不由故道也潛潛逝水之聲三洲水岐所成也允如出美不允于魯之允○

申后被出而作此言已與王如鼓鐘將將以導和今竟若淮水湯湯之失道是以憂心且傷念昔淑人君子懷允不敢忘也且已與王如鼓鐘喈喈之和鳴今竟若淮水潛潛之不返是以憂心且悲念昔淑人君子其德必不回也且已與王如鼓鐘伐鼛之和奏今竟若淮有三洲之岐出是以憂心且妯念昔淑人君子其德必不猶此也蓋淑人君子之克諧如鼓鐘欽欽以聲之由是堂以上鼓瑟鼓琴堂以下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之安能有以雅以南以籥不僭之美乎

以之歌二雅以之合二南以之籥舞皆不僭差而今何以不猶乎

鼓鐘四章○自大東至此皆東都之詩周之東西兩都各方數百里申伯封謝亦東都疆內之閎田也

節南山至鼓鐘十八篇○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今按厲在位三十七年幽在位僅十有一年而幽之暴甚于厲而召禍亦烈于厲者厲虐而幽昏虐者未必昏而昏者無不虐是故師尹盜權于

外而節南山作褒姒蠱志于內而正月作暈小鹽妻內外匄結而十月之交作乃大夫邦君離心出居而彼昏愚慮故雨無正刺之渝訛盈庭淪胥以敗而彼昏胡底故小旻刺之壹醉日富塡窴岸獄而彼昏不知故小宛刺之由是家則小弁之信讒動搖國本朝則巧言之信讒亂罔無辜大臣則何人斯之反側鬼蜮晝行小臣則巷伯之譖人南箕舌廣由朝臣以及庶民谷風之友怨于棄予蓼莪之子哀其不卒是遺俗之傷敗也由西都以及東都杼柚告空而憚人不

息則賦役交橫大東所由出涕也盡瘁以仕而先祖絕祀則國家剝喪四月所由告哀也王事靡鹽而憂及父母則勞逸不均北山所由畏咎也猶且大車之塵昏日甚小明之罪罟不收於是鼓鐘作而驪山之禍亦作矣易曰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其幽之所以名幽歟

楚茨至車舝

此亦正小雅皆王朝之政事而其用較鹿鳴菁莪諸篇稍次故另序之共詩十篇今爲一卷

楚茨

補序刺幽王也

續序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集傳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

辨義中庸稱周公上祀之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此及下篇正祀禮之達於諸侯大夫者此篇云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酒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
大稽首神嗜飲酒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
孫孫勿替引之

契牛羊至祀事孔明由迎牲及祭末而渾舉之也執
爨至笑語卒獲又自饗廩羹炊及旅酬爵無算而言
也孔熯至徂位致告乃崇述主人之式禮莫愆及告
利成言之也神醉尸起至廢徹又言尸出及徹器之
事然後祭畢而燕私也集傳未甚明晰讀者宜細審
之○此有國者祀其先君之樂歌言楚楚者茨言抽

其棘自昔何爲墾此使我務民事以蕘烝也今我
烝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則可致力于
神矣因之以爲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庶幾以介
景福也有酒食則有犧牲其迎牲也濟濟蹌蹌絜爾
牛羊以往烝嘗其割牲也或剝或烹既剝烹之或肆
或將始焉祼祭于祊終焉祀事孔明惟期先祖是皇
神保是饗庶幾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也祀
事孔明如之何執爨者踖踖然以羞以炊乃爲俎以
載牲體之孔碩或燔肉或炙肝凡既備矣亞尸孝孫而

獻尸者君婦莫莫然薦爲豆之孔庶由是爲賓爲客
獻酬交錯此其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皆體孝孫之心
以爲心是以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也神保
是格如之何自祝神及酳尸我孔熯矣而式禮莫愆
於是工祝致神意以告曰往賚孝孫今此茀芬孝祀
神嗜飲食其卜爾百福如期即至如式不差如幾則
既齊既稷何福弗至乎如式則既匡既敕何福或差
乎凡此又永錫爾以極善有時萬時億之多也祀事
至此禮儀既備矣鐘鼓既戒樂亦備矣孝孫乃徂阼

階西面之位工祝致告利成矣迨神具醉止皇尸載
起則鼓鐘送尸神保聿歸矣其時諸宰君婦各廢徹
不敢遲而祭畢然後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矣但見樂
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凡屬宗族莫怨具
慶及既醉既飽乃大小稽首以言曰今神嗜飲食使
君壽考者以君之祀事于禮孔惠而不逆于祭孔時
而不慢維其盡之矣繼自今願君之子子孫孫勿替
自昔之勤以引之於無窮矣

楚茨六章○君婦莫莫即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時也

廢徹後則祁祁旋歸矣小稽首惟列爵五等故諸
父兄弟以臣道稽首而稱君也鼓鐘送尸集傳以爲
奏肆夏是矣說者以肆夏卽時邁多指此爲王之祀
事今觀楚茨抽棘及執爨章所陳非萬國合歡以祀
先王之氣象且天子祀先備載於頌何以在小雅乎
按周禮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
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驁夏械夏鰪師掌金奏
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是鐘
師掌鐘鰪師掌鼓而金聲爲主故稱金奏之樂又大

司樂所掌王出入令奏王夏尸出入令奏肆夏牲出
入令奏昭夏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樂師所掌環
拜以鐘鼓爲節凡國之小事用樂令奏鐘鼓饗食諸
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大司樂中
大夫也樂師下大夫也鐘師鰪師以中士爲其屬故
令以鐘鼓奏九夏而或云令奏某夏或云令奏某
互文以見義耳今卽九夏之序求之意者大食三侑
奏納夏卒食徹于造奏章夏環拜奏齊夏小事用樂
與工歌閒作若一者奏歌無二調與奏黃鐘歌大呂
者不同故直謂之奏鰪虞耳凡射者之動容必與鐘

鼓之聲相應乃爲合節故將射則司射先戒之曰不
鼓不釋言射儀不與鼓節相應雖中不釋算也投壺
亦然故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閒若一由是觀之九夏
有譜無詩明矣韋昭注外傳曰肆夏一名樊遏夏一
名遏納夏一名渠卽周禮九夏之三杜子春曰四方
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
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其說未知
何本尙於事理無所礙但子春以一夏止用於一事
詳考禮經固可知其不然耳若呂叔玉以肆夏卽時

邁而曰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如其說九夏皆
大也將昭夏納夏亦可云昭於大位納於大位乎又
以樊遏爲執競而曰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
之多也彼但見降福穰穰之爲多簡簡來反之似止
而生此說耳又以渠爲思文而曰渠大也言后稷配
天爲王道之大尤極無理蓋三詩序次相連而時邁
曰肆于時夏思文曰陳常于時夏執競在其中遂指
爲三夏其餘無可置喙則以爲亡之此亦臆說淺妄
最爲解經之蠹故特辨之以附此詩之末云

信南山
補序刺幽王也
續序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
思古焉
集傳此詩大指與楚茨略同
辨義此與楚茨雖大指略同而氣象之廣狹名分之
崇庳儀制之隆殺瞭然可見於言下讀者自能辨之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
東其畝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
生我百穀
疆埸翼翼黍稷或或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
考萬年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
天之祜
祭以淸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
其血膋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

信者九州各有山鎮爲表志也○此有家者祀其先
人之樂歌言信彼南山維禹甸之久矣其下畇畇原
隰曾孫田之以承家是故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而乘
地利者在是矣冬而上天同雲雨雪雰雰春而益之
以霢霂由是既優既渥既霑足生我百穀而因天
時者在是矣疆場翼翼以整飭黍稷或或以茂盛而
盡人力者又在是矣所以曾孫之穡以爲酒食以之
畀我尸賓庶幾壽考萬年也田之所出豈惟酒食哉

中田有廬則疆場有瓜是剝是菹主婦以爲豆實獻
之皇祖庶幾曾孫壽考受天之祜也是故曾孫之主
祀降神而祭以清酒迎牲而從以騂牡以之享于祖
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告純也取其血膋告殺且升
臭也是烝是享香潔之氣芯芯芬芬祀事其孔明矣
所由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也

甫田

補序刺幽王也

信南山六章

續序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集傳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
祖之祭

辨義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歙豳雅擊土鼓以
樂田畯蓋卽此詩觀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可見也大田則秋報所歌觀無害田稚歸功田祖可
見也兩篇在於樂部均名豳雅與楚茨信南山之祀
祖者迥異矣籥章不言報者此篇云以御田祖迎神
也下云來方禋祀設主而不迎神也擊土鼓歙豳籥

專以迎神故逆暑迎寒吹豳詩御田祖吹豳雅祭蜡
合聚萬物而索饗如迎貓迎虎之類乃吹豳頌大田
不迎神故籥章不言報卽如琴瑟掌於瞽矇在祈年
作樂時會其聯事所以詩文有之而非籥章所掌則
敘其職者不旁及也又序以豐年爲秋冬報殆豳頌
也而籥章獨言祭蜡可見天子秋報亦不迎神是籥
章之職豳風一詩兩吹于迎寒暑豳雅二詩尚吹其
祈年者豐年亦一詩兩用而專吹于祭蜡報祭以大
蜡爲重也豳雅用于凡國其爵列五等明矣祭法諸

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立爲社曰侯社今按國社在公宮之右所祭者土穀之神乃地祇之屬侯社在東郊之藉田所祭者司嗇之神曰田祖又曰田主乃人鬼之屬此立祀所以有二也然二者皆爲農事可以通用此兩詩祈年則籥章吹此詩迓田祖以祭于國社猶之天子春夏祈穀于上帝郎以田祖從祀也大田秋報則各祭于其壝猶之天子秋冬報另有豐年之詩惟天子之祭太社又有載芟良耜與侯國不同其詳見周頌又按諸侯祭社稷國社也子路使子

羔爲費宰曰有社稷后土爲社柱棄爲稷田主也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兼大社王社言之諸侯社稷皆少牢兼國社侯社言之百牲之用唯牛羊豕爲大牲三者皆繫于牢專用曰特牛特羊特豕三牲具曰太牢書稱王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是也羊豕曰少牢少牢饋食禮司馬刲羊司士擊豕是也天子秋報社稷曰殺是純牡太牢也此篇云與我犧羊下篇云以其騂黑少牢也其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故州長歲時祭祀州社黨正春秋祭黨族師春秋祭酺皆以祈報田主言之雖各有牲醴祝號而無樂歌夫蒸我髦士卽以樂田畯古之農官皆士爲之髦者稱美之辭蓋因祈年而樂以禮樂故曰田畯至喜由是勞農勸民慶賜遂行二章所謂農夫之慶也秋報之後又勞農以休息之乃四章所云農夫之慶蓋因祈而預祝之卽祈年之正文解周禮者以田畯爲先嗇註詩者以髦士爲士出于農皆誤矣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黍稷以穀我士女會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會孫不怒農夫克敏

會孫之稼如茨如梁會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以社祀于社也以方凡社皆方壇祭必除之故下篇云來方禋祀也鄭康成好改易經文見周禮秋獮云致禽以祀祊遂禋祊當爲方謂之秋祭四方報成萬

物集傳因引爲此詩之注竊謂下言我田既臧以祈甘雨而先言秋祭報成詩人立言不若是無序也○此凡國祈年于國社侯社之樂歌言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因之我取其陳食我農人且自古既有年矣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以茂則當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樂之故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舉社祭以除方壇誠以我田既臧將行農夫之賞慶是用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庶以介我穆黍以穀我士女也於是會孫來止以省耕但見耕者以其婦子饁

彼南畝稱田畯之至喜因之攘其左右之饟嘗其旨否之味但見禾易長畝知其終善且有所以會孫不怒農夫克敏惟願會孫之稼如茨如梁會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以貯之乃求萬斯箱以載之其時黍稷稻粱之畢登又行農夫之慶神又報會孫以介福使萬壽無疆也

甫田四章

大田

補序刺幽王也

續序言矜寡不能自存焉集傳此詩爲農夫之辭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會孫是若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有淪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駉殷赤色羊也黑豕也夏用玄商用白周用騂兼太牢少牢言信南山之騂牡亦少牢也漢人於凡騂皆曰牛誤已○此凡國秋報國社侯社之樂歌言大田多稼其先既擇種既戒具則既備乃事矣因之以覃祀俶載南畝播厥百穀迨其苗既庭且碩則會孫之心是若矣漸而既方既皁既堅既好則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禾而皆秀實矣其間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禾

於方稚由田祖有神秉畀炎火也其間有淒淒興
田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無非神賜之均沾故今
彼有不穫稚此有不斂穉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留
爲寡婦之利也於時會孫來止以省斂但見斂者以
其婦子饁彼南畝稱田畯之至喜是用來於方壇以
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而報養之庶幾
以介景福也

大田四章○祈年樂田畯所以震動于其始祭蜡息
老物所以休息于其終故土鼓吹籥爲神以迎舉國

以大蜡爲重也

瞻彼洛矣

補序刺幽王也

續序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集傳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
子之詩

辨義集傳極爲得解車攻之會同有繹所云復古者
此也但非諸侯美天子而作耳

欣欣一張一弛可以想文武之道矣秋報不迎神者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
作六師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
其家室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
其家邦

保其家室張皇六師無墮我高祖寧命也○此講武
于東都而諸侯朝見之樂歌言瞻彼洛矣維水泱泱
君子至止以講武則福祿之積如茨矣韎韐有
奭以身親戎備由是君子萬年保其家室也瞻彼
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以會同則福祿既同矣由
是君子萬年保其家邦也

瞻彼洛矣三章

裳裳者華

補序刺幽王也

續序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
之頻絕功臣之世焉

臺C柒 冊 1015 版

集傳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洛矣也
辨義此篇與蓼蕭相似下篇與湛露相似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
以有譽處兮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
矣是以有慶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
轡沃若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
以似之

有慶慶賞也乘其四駱慶以車馬也左之右之講武
行狩則諸侯爲射夫左右天子以助舉柴也宜之有
之言其射御之儀無不宜且有也似之言慶以四駱
六轡與其所有相似猶言賞稱其功也○此講武既
畢而賜諸侯之樂歌言侯氏之有德有儀如裳裳者
華其葉亦湑兮故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惟我心寫兮
既畢而燕諸侯之樂歌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
是以有譽以處此兮且德之中正如裳裳者華芸其
黃矣故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之著矣維
集傳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
續序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翰羽翰也屏翰方伯也百辟各州之屬也○此講武
既畢而燕諸侯之樂歌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
今君子之燕樂胥足以受天之祜是亦王國之羽儀
也交交桑扈則有鶯其領矣今君子樂胥足爲萬邦

之屏是亦王臣之領袖也既為之屏又為之翰凡茲百辟奉以為憲誰不敏哉誰不難愼則其受福誰不那乎卽此燕樂之際覩兕觥其觩然飲旨酒而思柔克彼上交之匪敖若是則萬福自來求之矣

桑扈四章

鴛鴦

補序刺幽王也

續序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集傳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

辨義詩意分明合觀白華之七章灼然可見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此天子娶后而遣卿往逆之詩言前此求后如鴛鴦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

讀之而兩都風俗之醇茂所以形四方之風者可覩矣

集傳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

辨義此詩之意尤極明顯下篇旨冠皆嘉禮也

故作是詩也

頍弁

補序諸公刺幽王也

續序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

今之承命往逆也乘馬在廄摧之秣之惟願君子萬年福祿宜之繼此得后如鴛鴦之屏是亦王臣之領袖也既為之屏又為之翰凡茲百辟奉以為憲誰不敏哉誰不難愼則其受福誰不那乎卽此燕樂之際覩兕觥其觩然飲旨酒而思柔克彼上交之匪敖若是則萬福自來求之矣

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弁爵弁皮弁也酒殽如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是也兄弟謂兄弟具在以成厥德也君子賓也期既筮日乃告期于賓也○爰既冠子而醴賓以一獻之禮則歌此詩言有頍者弁實維伊何而陳之爾酒既旨爾殽既嘉所戒者豈伊異人皆兄弟而匪他故也弱冠而扶植以成人如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是以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

君子庶幾終教之而我心悅懌也有頍者弁實爲何期而加之爾酒既旨爾殽既時所集者豈伊異人兄弟具來以成爾德如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是以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禮成而有臧也有頍者弁實維在首則三加矣爾酒既旨爾殽既阜所醴者豈伊異人皆兄弟之至咸今老至而冠子以申戒

補序大夫刺幽王也

續序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集傳此燕樂其新昏之詩

閟關車之舉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雖無好友自謙之辭蓋夫婦相成本有友道集傳解爲雖無他人則燕樂新昏本非他人所得與雅詩必不雜此諧語也歌徒歌也舞人舞也○此新昏用晉

之歌言閒闢設此車之聲今思彼孌然之季女而往迎今匪飢匪渴惟冀德音來括雖我無以爲好友亦當式燕且喜矣試觀依彼平林則有集維鵰惟茲辰彼碩女則有令德以來教是以式燕且譽好爾無射也然則雖無旨酒爾當式飲庶幾雖無嘉殽爾當式食庶幾我雖無德以與女亦當式歌且舞以相樂矣蓋好德之獲益恆多如陟彼高岡乃析其柞薪既析其柞薪乃取其葉之湑然兮是以鮮若我之覯爾我心極爲輸寫兮願自今相與崇德如高山仰止遵道如景行行止並進不已如駕四牡之騑騑調六轡以如琴是故覯爾新昏以慰我心也

車舝五章

楚茨至車舝十篇○周書曰所重民食喪祭蓋王者之議禮能使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必以三者爲本焉三者惟喪紀不用樂故雅樂之詩用于內祭祀者天子而下有國則歌楚茨有家則歌信南山其間三時不害必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國社侯社祈以甫田報以大田凡此皆由王朝之公卿大夫達於列國而

巴陵許伯政著

青蠅至采綠

此亦變小雅其詩之序次自厲以迄幽所以著西都覆敗之迹也共詩八篇今爲一卷

青蠅

補序大夫刺幽王也

集傳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勿聽也

辨義集傳謂詩人以王好聽讒而戒以勿聽又云已與聽者爲二人自古人臣告君雖其私暱未聞以已與君並稱二人者況戒王聽讒必忠臣良士也敢犯分而稱之乎今按此篇次于衛武賓筵之前與民勞板蕩在抑詩前者相似亦共和時之詩其時承厲之敗周召二公協心以輔幼主而相戒於聽讒宜矣厲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是詩毛氏序曰衛武公之初筵

古序衛武公刺時也

續序幽王荒廢嫉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集傳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是詩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案此詩辨義此詩序次在魚藻之前蓋亦作于宣王之世蕩之刺厲曰天不湎爾以酒抑之刺厲曰荒湛于酒是

營營青蠅止于樊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青蠅汙穢多止于樊籬間樊者內外之蔽也棘棒皆有刺故用以編樊○此輔政之大臣相戒于聽讒之詩言讒毎生于闇蔽如營營青蠅毎止于樊若豈弟君子其心坦易開明必無信讒言矣是故心蔽而讒入之如營營青蠅止于樊棘由是讒人肆其罔極遠之必交亂四國矣又如營營青蠅止于樊棒由是讒人肆其罔極近之且構陷我二人矣

青蠅三章

賓之初筵

古序衛武公刺時也

續序幽王荒廢嫉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集傳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是詩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案此詩辨義此詩序次在魚藻之前蓋亦作于宣王之世蕩之刺厲曰天不湎爾以酒抑之刺厲曰荒湛于酒是

厲王俾晝作夜臣下化之與商受無異故武公入相
而作此以爲酒戒所以序書刺時也續序以入相作
詩屬幽王之世誤矣君子之悔過必引咎自責卽如
抑之兼以自警何其明切此云賓既醉止又云彼醉
不臧通篇全無反已之言非悔過之作甚明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
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
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

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
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賓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
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
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傲傲是曰既醉不
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
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

言先王惟燕賓則用酒故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
有楚殽核維旅于時酒既和旨則飲酒孔偕而不亂
矣因之射以樂賓鐘鼓既設于堂下舉醻者逸逸而
閑整但見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各獻爾發
矢命中之功蓋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而辭養于已
也豈貪飲乎亦惟祭祀則用酒是故篇舞笙鼓樂既
和奏乃進行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之
盛大然後祝致神意以錫爾純嘏則子孫其獲湛樂
而飲酒矣惟其湛曰樂故旅酬爲上之際使之各奏

爾能賓載手仇以挹酒室人入又以加爵蓋曰酌彼
康爵之爵俾幼者以奏爾時而導飲于長也敢及醉
乎若今之燕而飲者賓之初筵非不溫溫其恭乃其
未醉止則威儀反反以顧禮曰既醉止遂威儀旣醉
以輕數漸而舍其坐以遷于他坐屢舞僊僊而軒舉
矣且其未醉止尙威儀抑抑以强自愼飭曰既醉止
竟威儀怭怭而互相媟嫚是曰既醉不復自知其常
秩矣又若今之祭而飲者賓既醉止載號載呶擾亂
我靜嘉之籩豆其舉動屢舞僛僛而傾側是曰既醉

不自知其愆郵甚至側弁之俄屢舞傞傞而弗止使
既醉而尸出亦出庶祭主竝受其福若醉而不出是
謂自伐其德矣故祭而飲酒孔嘉者維其德將無醉
而有令儀也凡此飲酒或以醉爲歡或以否醉爲德
當其飲時既立之監或佐之史誡恐彼醉不臧不醉
者反恥而避之式勿使監史從而謂之無俾太怠則
彼益肆矣謂之則曰匪所言愼勿言匪所由愼勿語
如由醉之有言罰之俾出童羖蓋三爵之後不復識
憶每至將無作有矧敢多又而不忘形乎

賓之初筵五章

魚藻

補序刺幽王也

續序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
子思古之武王焉

集傳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

辨義續序因魚在藻蒲而以爲失性因在鎬而以爲
思武王與鶴鶴戲翼而曰交物有道慶馬摧秣而曰
奉養有節其陋一也集傳但云燕諸侯不詳其時世

今按卽有邰家室周人所自出也自土漆沮周業所
由大也邰地在今陝西武功縣於兩漢屬右扶風公
劉立國豳谷卽邠州三水縣在岐山之北及亶父築
室於周原周之爲周始此故曰肇基王迹今岐山縣
是也文王伐密之後徙都程邑在今西安府之咸陽
縣程居岐南故曰居岐之陽既伐于崇作邑于豐集
傳稱在鄠縣杜陵西南是也武王既有天下乃建都
鎬京自周武至懿王初立時凡七世一百八十八年
而周道漸衰徙都犬邱史稱懿徙槐里由秦并天下

改大邱曰廢邱及項羽入關封秦降將章邯雍王都於此漢高祖三年又改名槐里其地在武功興平兩邑間古路由鄠地趨長安出潼關懿孝夷厲之世一百餘年王室大壞未聞復都鎬京故宣王北伐玁狁詩曰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又曰來歸自鎬崧高封申伯于謝曰王餞于鄗蓋其時猶都大邱故其詩如此若宣王考室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又曰似續妣祖證以此詩所云在鎬飲酒其爲末年仍都于鎬所作無疑大抵小雅自鹿鳴至鼓鐘乃王政興廢之大綱自楚茨至何草不黃則又以著夫兩都盛衰之由讀者試卽信南山瞻洛水魚藻之在鎬都人之尹姞黍苗之南行白華之北流漸石之東征詳考而細究之庶聖人序詩垂訓之志可以不沒於後世也夫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魚游而上出則見其首泳而下入則見其尾水靜深而藻蒲暢茂則魚益樂地靈勝而宮室鞏固則居益安○宣王復都于鎬諸侯來朝而飲酒以樂之言魚在而在于藻則有頒其首矣王在而在于鎬則豈樂飲酒矣魚在在藻則有莘其尾矣王在在鎬則飲酒樂豈矣在鎬之樂何如魚在在藻又依于其蒲水勢之淵廣可知也王在在鎬又有那其居王室之鞏固可想也

魚藻三章

采菽

補序刺幽王也

續序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集傳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

辨義續序數徵會而無信義暗用數舉烽火至而無寇故事因曰君子見微謂幽王之禍幾伏于此也其詩甚矣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鶯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屬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歸故作此詩言采菽采菽或筐之或筥之今君子來朝何錫予之乎雖無予之有路車乘馬焉又何予之有玄袞及黼焉蓋朝王受錫如鶯沸正出之檻泉乃言采其中之香芹今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屬是以有車馬之錫也且朝見之際赤芾在股邪幅在下以肅威儀彼上交之匪紓正天子所嘉予是故樂只君子天子以袞黼命之則樂只君子福祿由是而申之也夫王畿賴列侯爲捍衛如維柞之枝其葉蓬蓬以相護今樂只君子能殿天子之邦所以樂只君子之受錫乃萬福所同也自茲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而無或有違心可矣且列侯以王畿爲會歸如汎汎楊舟必大紼以纚維之今樂只君子天子之心葵之則樂只君子福祿由是而申之是鹿之自茲優哉游哉亦是戾止而無或有越志可矣

采菽五章○蔘蕭勉以修德宜家而興王全盛之氣象自見此則嘉其來朝能尊戴王室而中衰復振之意亦宛然於言下

角弓

補序父兄刺幽王也

續序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集傳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

辨義細玩此詩並無刺王好讒佞之意以爲不親九族使宗族相怨似矣然篇中所云不令交瘉無胥相怨受爵不讓如食宜饇如酌孔取如塗塗附及莫肯下遺式居婁驕等語皆言其棄順效逆遂貪長傲如鬣蠻之無倫紋故我是用憂則所云爾遠胥然爾教

胥效有類于教猱升木非謂王不親親使諸父昆弟相怨也集傳之解五章曰其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如老馬憒矣而反自以爲駒正意喻意牽合而無情理恐詩人本旨未必如是也嘗考史記及國語魯武公九年來朝西周以其子括與戲見王王立戲爲魯太子樊仲仁甫諫曰廢長立少不順必犯王命必詵又曰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王卒立戲是爲懿公其後括之子伯御弒懿公

而自立宣王三十二年伐魯誅伯御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此事與詩之情意正相符合且魯本周之懿親今武公請樹子于王而幷見其少子不過溺愛之私詩稱老馬反爲駒卽老牛舐犢之喻王從而立之是教猱升木也然則此其樊穆仲教王所作乎惜無他文可徵姑備一解俟君子裁定之

駾駾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爾之遠矣民胥傚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此合兄弟綽綽有裕不合兄弟交相爲瘉

翩其反矣故兄弟昏姻之國王當張其綱維無胥忽遠而至廢弛矣蓋爾之忽遠矣民亦胥然矣況爾之教逆矣民尤胥傚矣今此令兄弟本綽綽有裕也一旦教逆而爲不令之兄弟必相交爲瘉矣交瘉則民之無良相怨于一方但貪受爵不知遜讓至于犯順而已之斯歸喪亡矣彼溺愛少子者猶老馬之反顧爲駒耳不自顧其後患也如貪而但謂宜餧如酌而但求孔取豈復有遠慮哉王愼毋教猱升木以遂其貪如塗而加塗附以益其垢也蓋君子有徵猷小人

皆與爲附屬況兄弟昏姻而可忽遠乎故禍亂之消
于王明如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若莫肯貶下而遺棄
之是用居之于屢驕以階禍矣王明之已亂如雨雪
浮浮見晛曰流若如蠻如髦之無倫紀則殘賊將作
我是用憂矣
角弓八章
菀柳
古序刺幽王也
續序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
之不可朝事也
集傳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
辨義上帝甚蹈無自暱焉足爲邦君諸侯莫肯朝夕
之明證
有菀者柳不尙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
予極焉
有菀者柳不尙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
予邁焉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

以凶矜
蹈高邈不可親近之意邁往也後予極者窮極于將
來後予邁者追咎于既往凶矜猶凶禍也○幽王無
道諸侯不朝而作此言諸侯之託庇于王如有菀者
柳豈不尙期休息焉今上帝甚蹈而難近無自求親
暱焉俾予靖之其後將惟予窮極于將來焉又如有
菀者柳豈不尙期愒止焉今上帝甚蹈無自取瘵病
焉俾予靖之其後將惟予追咎于已邁焉蓋有鳥高
飛亦傅于天而止耳若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爲予
往靖之居然加以凶禍也
菀柳三章
都人士
補序周人刺衣服無常也
續序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
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集傳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民容儀
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
辨義集傳極確此及下篇皆作於宗周既亡之後但

此作於西都黍離則東都行役者所作當合秦終南
參觀之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子周萬
民所望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
心不說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
心菀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
從之邁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
何盱矣

都西都也統畿內言之周指京城而言也綢直密直
也婦女血氣充盛則髮光潤而綢直形容憔悴則髮
疏稿而曲局言從之邁一言及而神氣俱往也○史
記稱犬戎弒幽王虜褒姒盡取周賂平王東遷時稱
犬戎無道奪我岐豐則是豐鎬殘破都邑凋零昔時
文物衣冠變而被髮左衽故詩人追思之而作此言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常度出言必有文章
行歸于周京乃萬民所瞻望也而今安在哉彼都人
士其常服則臺笠緇撮矣彼君子女其婦容則綢直
有如髮之美矣今我不見令我心所以不悅也彼都
人士其盛服則充耳琇實矣彼君子女其貴族則謂
之尹姑矣今我不見令我心所以菀結也彼都人士
細觀其垂帶而容貌厲然彼君子女端詳其卷髮又
如蠆尾之捷然今我不見令甫言及而神從之俱邁
矣其實士之帶匪伊垂之以飾觀帶之循夫禮制實

則有餘女之髮匪伊卷之以競麗髮之鬠于生質實
則有旟今我不見令云何其盱望矣
都人士五章○後世詩人遭亂離而傷今過都邑而
懷古其情思總不出此詩之範圍然此詩追思盛美
備極形容而語歸端莊雖垂帶而厲卷髮如蠆二語
近于穠縟讀末章乃益見其情思之正大也若後人
之追述其盛者每多雜于淫靡奢麗豈有他哉政教
之得失風俗之貞淫其積已久而人心之漸染遂由
以形于吟詠當其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未有不肖其

凡昔所熟見者是以讀其詩可知其志及其至也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此詩教之所繫豈細故歟

采綠

補序刺怨曠也

續序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集傳婦人思其君子

辨義集傳曰五日爲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辨說曰此怨曠者所自作非人刺之亦非怨曠者有所刺於上是朱子解詩本與補序同但辨

其非刺耳續序主言幽王之時則意以爲刺上故朱子幷辨之後之說詩者又多主行役過期爲解郝敬曰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今使其室家睽違匹婦銜怨故聖人錄是詩以明王道本乎人情易亦思役民以五日爲期甚不久矣僅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之以供染人之用而掌染草者以時斂之此婦人蓋豫期至于六日而銜怨之深形諸風刺以爲不盡人情爲人上者不亦難乎如其說豈先王之民皆徇男女之大欲偶有數日之違而必怨乎聖人錄詩以教萬世而解者之瑣褻至此冀其達於政難矣且以此

篇爲怨曠不過男女之私情與蓺砧今何在無異聖人必不以列於變雅也夫天下有道不惟君子和樂於上小人恬熙於下卽上下草木鳥獸魚鼈莫不咸若周有天災及王道既失士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生氣衰則育物不遂而民弗聊生矣上篇因都邑而思其盛故以士女容服言之此篇因郊野而嘆其衰思其盛故以草木魚鳥言之讀之而氣化人事盛衰得失之幾想見於言下語所謂田夫野婦能言王道者此類是也今悉正其解讀者詳之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周禮九職八曰臣妾聚斂疏材絲蓝亦疏材之類采之以供染人之用而掌染草者以時斂之此婦人蓋臣妾之職也凡染事以一日爲一入如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之類五日六入也詹足也呂覽曰不充則不詹音近談如澹臺之澹本與

藍叶或以爲徒濫切集傳云與瞻同叶則都甘切者
皆非也魴魚不貪餌故陽晝曰若食若不食者魴魚
也鰋鯉也亦魚之不輕受釣者○幽王之亂西都耗
敝故采物之婦人嘆其衰而思其盛也言終朝采綠
不盈一掬物產之耗甚矣因念予髮之曲局薄言歸
沐之寧復綢直有旟之舊乎終朝采藍不盈一襜物
生既不旺矣及其染色往時以五日爲期今六日而
色猶不足是地氣弗充而物力薄也迴思往時物產
之多之子但于狩言韔其弓以往耳不患無禽也之

子但于釣言綸之繩以往耳不患無魚也其釣維何
惟魴及鰋亦投綸可得維魴及鰋特薄言其觀者而
他物之稱是可知矣
采綠四章○讀此而知鎬京之王氣竭矣讀芑華草
黃則東都之困敝又可知也國語鄭桓公問于史伯
曰周其弊乎對曰殆于必弊者泰誓曰民之所欲天
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
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
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

同盡乃棄矣又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
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
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
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
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水土無所演民
乏財用不亡何待由是觀之土敝物耗雖曰氣化之
衰豈非人事之失致之哉
青蠅至采綠八篇○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
中國微其始于厲乎是故青蠅以戒信讒賓筵以戒

舞酒傷其廢也用能惠此京師以綏四國鎬京宅而
魚藻歌諸侯朝而采菽作廢者庶幾其復興矣乃自
角弓之綱紀弛于一方繼以菀柳之離心偏于萬國
遂使都人士女雜于戎俗而終委之秦人蓋人事既
失氣化亦衰讀采綠而知西京之王氣歇矣易曰城

黍苗至何草不黃

此亦變小雅自宣以迄平所以著東還迹熄之由也

共詩八篇今為一卷

黍苗

補序刺幽王也

續序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集傳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

役南行而行者作此

辨義經文甚明集傳甚確但以為行者作此則誤矣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召穆公既營謝以歸而宣王勞之此其樂歌也言芃

芃黍苗則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則召伯勞之其勞役

夫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尚共趨所事迫我行既集

蓋云歸哉無久役也其勞士卒曰我徒我御我師我

旅尚共宣乃力迫我行既集蓋云歸處不踰期也是

以役夫樂于趨事肅肅謝功為召伯營之士卒樂于

宣力烈烈征師為召伯成之今原隰既平泉流既清

所以召伯有成而歸王心則寧而燕勞之也

隰桑

補序刺幽王也

續序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集傳此喜見君子之詩

辨義此詩序次於黍苗之後白華之前殆為申伯而

作蓋宣王封申伯于謝言南土是保者制荊楚以藩

東都也故東都之人喜而稱美之嵓高曰周邦咸喜

戎有良翰其卽此詩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申伯封于謝而周邦咸喜故作此詩言其德之庇蔭

如隰桑有阿之美其葉有難之盛今既見君子其樂

如何乎又如隰桑有阿其葉有沃之光澤今既見君

子云何不樂乎又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之柔茂今

既見君子則德音于我乎孔膠矣是以相慶之至心

乎愛矣遐不形諸稱謂矣而相感之深則又中心藏

之何日忘之乎

隰桑四章

白華

古序周人刺幽后也

續序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

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

作是詩也

集傳幽王娶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

后作此詩

辨義史稱幽王三年得褒姒而嬖之遂生伯服五年

黜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然則宜臼當此年已成立是

幽王爲太子時娶申后生宜臼久矣青宮元配雖非

同處貧賤而有子承家無罪犯出一旦尊爲天子寵

賤妾而廢逐之豈先王所以經夫婦哉亦異于漢宣

故劒之求矣周人傷之故怨褒姒而作此序書刺幽

后斥褒姒也若申女彼出已與廟絕不得仍從先君

之謚矣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泌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

之子幽王也我我申后也與我以爲兄相似北流浸

稻田比恩愛之移若滄海桑田須臾改也碩人申后

也○幽王出申后立褒姒以爲后故周人刺之言申

女事王如白華已漚爲菅兮白茅已采爲束兮奈何

之子之遠俾我獨兮況其少承恩澤如英英白雲露
彼菅茅豈期天步艱難之日之子反不猶夫前情哉
艮由寵歸嬖妾如漘池北流之水改而浸彼南方之
稻田我是以嘯歌傷懷念彼碩人也念其往日勤勞
頓成虛願如樵彼桑薪卬烘于無釜之煁維彼碩人
實勞我心此其一也況其德音莫違如鼓鐘于宮聲
聞于外久矣奈何念子懆懆視我邁邁乎念其賤妾
尊貴正嫡廢黜如有鶯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
勞我心此又其一也況其正位宮幃如鴛鴦在梁戢
之遠俾我疷兮
白華八章

緜蠻
補序微臣刺亂也
續序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
作是詩也
集傳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爲鳥言以自比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辨義朱子辨此詩未有刺大臣之意蓋方道其心之
所欲耳若序者之言則褊狹之甚無復溫柔敦厚之
意今按集傳雖不云刺大臣而以爲微賤勞苦蓋仍
用序說矣又謂詩人爲鳥言以自比殆以正言其事
則褊狹而託諸鳥言庶語歸含蓄而無傷于溫柔敦
厚耳但鴟鴞語語皆爲鳥言而正意不露實乃託以
自比若此詩自道之云遠以下皆詩人直敘其情事
全非鳥言而謂之自比不知所比者又何事也將謂
爲鳥言者乃鳥代人言乎均此情事人自言之爲褊
不可解也竊謂自此以下五詩皆平王東遷時所作
其解詳見於後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

後車王之屬車也○平王初立謀率其國人東遷以避戎寇國人不願從遷而作此言其安土于西京如縣蠻黃鳥止于丘阿今棄此從遷則道之云遠我勞如何此皆王飲之食之教之誨之之民也能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以俱往乎又如縣蠻黃鳥止于丘隅栖託久矣今豈敢憚行但畏不能趨耳王能于飲之食之教之誨之之眾皆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乎餘倣此縣蠻三章○昔孔子讀此詩而嘆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雖推廣詩意以教人然平王初

立迫于戎寇遑舍祖宗冀圀之基倉皇遷國是謂曠安宅而弗居不智已甚孔子蓋傷之矣大學傳借詩以明至善之當止先引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不贅一語而繼以此詩其意緒正相承耳夫安土重遷者凡民之本性譬諸斥鴳鼷鼠棲啕啕嗜嗜一枝自足而況于丘隅乎自比黃鳥託意縣蠻民情大可見也盤庚遷殷浮言羣起而卒能敷其心腹腎腸開導眾志以新命于新邑彼去危而就安非平王之失計可比至于太王遷岐從者如歸市所謂出幽谷遷喬木觀其

瓠葉

補序大夫刺幽王也

續序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集傳此亦燕飲之詩蓋述主人之謙詞

辨義此詩若果因燕飲而賦則是敷陳其事而直言之古人非凶荒殺禮必備物致敬未聞王公卿士瓠葉兔首以燕賓也如以爲主人之謙詞未聞主人謙以告賓而自稱君子有酒者也如謂他人述之則燕飲之際主賓而外又命何人代述之乎此其說皆不可得而通則非燕飲之詩明矣若續序之支離又不

待辨而見也

幡幡瓠葉采之亭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酬之

瓠葉采烹醢之爲豆葅也先言葅者祭既妥尸將食則尸取葅祭于豆間故承言嘗之者嘗而後祭也獻主人獻尸也酢主人也酬主人酬尸也獻酢酬皆言兔首者獻則賓以燔炙從因之有酢酬也瓠爲西都殘破謀欲東遷其臣極言時事雖窮廟祀難棄而作此言幡幡瓠葉采之烹之以爲葅君子有酒猶可酌言嘗之以祭也有兔斯首炮之燔之以奠於皇祖也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猶可酌言獻之以承嘏也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猶可酌言酢之以坐奠也奈何輒棄以遷歟

瓠葉四章○語稱長歌之哀甚于痛哭然則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此詩之類歟過此以往遂爲黍離矣

漸漸之石

補序下國刺幽王也

續序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集傳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是詩也

辨義朱子辨說序得詩意但不知果爲何時故集傳雖不斥幽王而仍從序說也今按征之爲行如南征北征西征之類漢晉以來詩人皆然序但見武人東征卽東遷武人則征類于破斧遂以爲將率東征然宣王之征伐屢見于詩若夫幽平暗弱未聞有征討之事故謂莫知其何時竊謂本序詩之篇次求之東征卽東遷之軍士耳

從遷之軍士耳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

遑他矣

平王倉卒東遷軍士之從遷者不堪困頓而作此言

自西徂東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行之勞矣武人以倉迫東征不遑爲一朝之計矣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以避寇東征更不遑爲出險之謀矣其在道也有豕白蹢烝涉波而水已大矣月離于畢俾滂沱而雨更多矣武人東征傎此不遑爲他之備矣

漸漸之石三章○明皇奔蜀疲苦萬狀蜀道難雨淋鈴可與此詩參觀之昔公劉之遷也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何其有備而無患也此則不遑朝矣不遑出矣不遑他矣噫危哉

苕之華

古序大夫閔時也

續序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集傳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爲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周既東遷大夫閔時而作此言其新遷依人如苕之華附他木而芸其黃矣是以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如苕之華其葉青青而難久早知我之如此不如無生之愈也試觀畜物憊而牂羊墳其首水族耗而三星在于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況依人者何以聊生乎哉

苕之華○此篇當與菟爰葛藟參觀之

何草不黃

補序下國刺幽王也

續序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

集傳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

辨義此及上篇可以直接君子子役中谷有蓷矣而分列之者欲著兩都之困敝使讀者比類以觀之是

故黍離閔西都而列于王風之首所以傷二南之化自是而不復也苕華草黃閔東都次諸小雅之終所以傷二雅之音自是而歌絕也蓋兩都之由盛而衰其本末源流固如是耳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東遷之初歲凶物耗眾役繁興周人苦之而作此言

歲凶而何草不黃加以役繁而何日不行何人不將于以經營四方豈能堪此苦哉且歲凶甚而何草不玄行役久而何人不矜哀我征夫豈獨爲匪民乎今乃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竟朝夕之不暇也

彼有芃者狐猶率彼幽草以自潛今有棧之車獨行彼周道而不息寧不哀歟

何草不黃四章

黍苗至何草不黃八篇○周建兩都以豐鎬爲堂室而洛邑則門戶道里四達而適均者也車攻復古之

際封申伯于謝保南土以藩東都故王心寧于黍苗

亘翰比于隰桑猶之重門擊柝以禦暴客也及白華詩作申侯弒逆豐岐奪于犬戎則司閽者引盜入室矣當是時鎬京雖孤不失爲邱隅九廟依然難廢夫享獻乃緜蠻瓠葉之忠言庶如充耳而漸漸之石倉卒東征豈知大東之元氣已傷斯苕華之依附不固加以何草不黃何人不行救死猶恐不贍矣所以偏安而倖存者祖澤深長天命未改耳然政之廢者安望其復興歟

大雅

文王至卷阿

文王

古序文王受命作周也

集傳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

辨義此及大明緜卽左傳工歌文王之三而穆叔以

爲兩君相見之樂者也序於此篇曰文王受命作周大明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緜曰文王之興本由太王是三詩意緒相承其爲合用之樂歌無疑卽此以求其用殆六年五服一朝而衆見羣后於明堂之樂歌也昔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其指點咏歎之意大可見矣及周之衰王不巡狩侯不述職小役大弱役强遂移此爲兩君相見之樂下至大夫報聘亦復用之穆叔雖覺其非究不能深明其本始亶由周自東遷及魯襄之初已二百餘年時人但覩兩君相見之用此而習爲固然蓋雅頌之不得其所由來久矣誦詩者止據左傳以解詩而未嘗本序以深思其義竊謂三家以雍徹孔子譏之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矣取於三家之堂然則文王之三又奚取於兩君之相見乎哉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冔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

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陳錫猶敷錫也哉始也敬止敬安所止也盡遺餘也
炊薪不盡曰盡○此眾臣頌禱后於明堂之樂歌故述
文王之受命作周以爲首篇言文王之神在上於乎
昭明于天蓋周雖舊邦其命至文而維新有周不亦
顯乎帝命不亦時乎是以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以宗
祀之也惟我聖聖文王令聞不已天乃陳錫其命以

始周又維文王孫子申命之使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爲王侯卽凡周之士豈不顯哉亦開國承家以永世
也世之不顯由厥猶之翼翼蓋天生開代之君必有
興朝之佐思皇多士因而生此王國焉王國克生皆
維周之楨幹是濟濟多士賴文王以寧也正惟穆穆
文王於乎緝熙而敬安厥止大哉天命遂取諸有商
孫子而轉屬之夫商之孫子其麗不億矣乃上帝既
命侯于周是臣服而已侯服于周由天命之靡常故
殷士膚敏亦祼將于周京也卽今厥作祼將猶常服

先朝之黼哼爲我王之蓋臣王可無念爾祖乎無念
爾祖在於聿脩厥德果能永言配命庶幾自求多福
試思殷之未喪師亦克配享於上帝矣今宜鑒于殷
之爽德天之駿命不易保也誠知命之不易則無遏
絕爾躬以宣昭其義問又虞殷命興廢自天之故蓋
上天之載本無聲無臭也而已然之迹則甚明惟儀
刑文王斯萬邦作孚矣
文王七章○此詩每四句皆折疊其詞意以作轉捩
咏歌嗟歎其味無窮詩歌之有疊曲殆原本於始歟

大明
古序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集傳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
辨義朱子辨說此詩言王季太任文王之代紂爲綱矣然
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序說窮謂凡作詩以紀一
人之事不能不詳其人出身之顛末此篇首陳天命
而言殷適之不挾四方既提武王之代商卽天復命武
後敘文王所由注以至受方國卽序之文王有明德
也又詳陳文之娶太姒以生武而代商卽天復命武

王也朱子不信古序故自文王至思齊或爲戒成王或爲歌文德或爲敘太王泰伯王季之德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使讀者茫然莫知作詩之本心受率其旅如林疑衆寡不敵也服事者文武之本心受率其旅如林武王必有戒衆無傷紂之令而帝臨無貳則八百國不挾四方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子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

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初載作合文始生之年太姒亦生也嘉止有子既冠求昏而得莘女也既曰維女侯興又曰無貳爾心非辨文意之重輕學詩者斷不可因集傳而棄古序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子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肇后於明堂之樂歌故述文王有明德而天復命武王者以爲次篇言明明之德在下斯赫赫之命在上是以天難忱斯不易爲王試觀紂以天位殷適使不得挾四方可見矣天命之去商於何始乎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因之大任有身生此聖德之文王也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來多福厥德不回遂以受四方歸附之國也文王之有明德如此惟天監在下之明德有命既集於周故當文王初生之載天作之合降生淑女在洽之陽在渭之涘及文王嘉止大邦遂有子以應其求矣大邦有子其淑德譬天之妹於時文定厥祥乃親迎于渭而造舟爲梁以渡之實爲我周一

代之王制豈不顯著其光哉蓋惟有命自天既命此
文王于周于京故纘女維莘長子維行使篤生武王
而保右命爾燮和萬邦以伐大商也燮伐之際殷商
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王本不
欲肆兵以擊之眾咸贊之曰上帝臨女愼無貳爾心
也但見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
維如鷹之揚涼助彼武王肆兵以伐大商於是會兵
之朝天下清明天之復命武王又如此
大明八章

緜

古序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集傳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
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
有家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
來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

室于茲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
爰執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
廟翼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
鼓弗勝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
醜攸行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作梱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
矣維其喙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
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
自土沮漆古公劉啟土於泬廢又自公劉啟土於泬漆
宅也止居也時止得其時也鼛鼓以鼓役事本欲人
聞鼓聲而趨事但其聲緩而不迫今民樂趨事故鼓
聲反弗能勝之○此亦眾見羣后於明堂之樂歌故
述文王之興本由太王者以爲終篇言周之由小漸

大如緜緜瓜瓞故民之初生自啟土于沮漆延至古公亶父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也迨古公亶父來朝走馬以避狄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但見周原膴膴而肥腴堇荼如飴之甘美爰始爲立國之計爰謀諸人而衆志僉同爰契我龜而神告亦吉則曰是可止矣又曰止則是其時矣我將築室於茲矣當未築室之先迺慰其民迺止其衆迺左迺右以定民居迺疆迺理以經四野乃宣其人力乃畝其田疇自周原之西徂周原之東周爰執事而民安其業矣及田功既畢乃以營建召司空乃以役事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以正方位縮版以載以作墉堊先以作廟之翼翼而神安其祀矣由是而築室梴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莫不皆興鼛鼓弗勝蓋自堵趨事鼛鼓反緩而弗勝蓋自是非復未有家室之舊矣因之攘其規制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大衆有事於是以攸行而規模之鴻遠可想矣當是時狄猶侵擾肆不殄厥慍而立國强固亦不隕厥問久之地闢

民衆椎械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息而不敢窺伺矣古公之肇基王迹如此延及虞芮質厥成之際文王蹶然動其發生之勢而天命集焉於時王亦世而與周匹休也

緜九章

棫樸

古序文王能官人也

集傳此亦詠歌文王之德

辨義官人之途惟文與武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於此各勝厥職則官皆得人可見矣是故南山有臺以樂得賢南有嘉魚以樂與賢若大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王而王親定其論於朝以官之則歌此詩是雅樂之大者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辟王周王文王也我王時王也○此官人於朝之樂
歌故述文王之能官人以爲法言其廣收賢能如芃
芃棫樸既薪之又槱之是以濟濟辟王多士或左或
右以趣之趣之於奉祀濟濟辟王左右奉璋以助祼
此奉璋峩峩者皆髦士之攸宜於禮樂也趣之於行
師淬彼涇舟則烝徒矢其濟之力以楫之周王于邁
則六師懷樂侮之志以及之也其能官人如此試觀

倬彼雲漢自然爲章于天周王以聖德而享壽考何
不作人而多士奮興乎故賢能之多如美器之外而
追琢其章內而金玉其相令勉勉我王用之以綱紀
四方其何施而不當歟
棫樸五章

皐陶

古序受祖也

續序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申以

百福干祿焉

集傳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
辨義受祖者祭則受福於祖也王者必以樂侑食膳
夫之職王齊日三舉大司樂之職王大食三侑皆令
奏鐘鼓是王齊必變食耳不聽常樂而特侑以金奏
則工歌亦必異於常詞此詩蓋其樂歌所以養其和
平致其誠慤而交於神明故以受祖書之易曰有孚
顒若下觀而化詩所謂作人也詩曰干祿豈弟福祿
攸降以介景福求福不回序所謂受祖也能受祖則
孝弟之至光於上下通於神明外祭祀之用此不言
可知矣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此王齊大食三侑之樂歌言瞻彼旱麓則榛楛之材
濟濟矣豈弟君子其干祿也卽以豈弟矣試觀瑟彼

玉璽黃流乃在其中今豈弟君子正福祿之所降也
蓋積誠之察於上下如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
子何不振作人心而奏假靡爭乎由是清酒既載騂
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於神瑟彼柞棫則民所
燎矣豈弟君子則神所勞矣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條
枚不言而葛藟自附也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君子無
私而神福自降也
旱麓六章

思齊

古序文王所以聖也
集傳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
辨義此下六篇皆紀述功德如後代碑銘之類大抵
思齊下武有聲生民各紀於其廟皇矣靈臺各紀於
其地也古人文章史書之外唯詩最重後人易以碑
銘紀贊體隨時變則不能故也此詩僅百字耳序書
文王所以聖蓋曰文之所以爲文也想其屬辭之精
神斷非秦漢間人所能識葬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
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
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
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僅五十七字而堯之所以聖
者蔑以加矣乃後人猶有爲堯贊者多見其不知量
耳
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
則百斯男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思齊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文
王之所以聖也及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聖教所由始也然則文王之聖何如乎本
誠孝以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因之刑于寡
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皆此心所推暨也其神人
胥格如此雝雝在宮肅肅在廟卽不顯亦若臨之卽

無射亦常保之其時出當可而顯微無間如此雖身
蒙大難肆戎疾不殄矣而文明柔順之德光大不瑕
惟其聖性安安不待儆聞亦式于度不待諫諍亦入
于善故常變無違又如此是以悠久成物肆今成人
有德小子有造惟古之人至誠無斁故譽髦斯士也
非文之所以爲文歟

思齊五章○孔子燕居則申申夭夭祭則如在欲知
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之氣象當合文孔求之商頌溫
恭朝夕執事有恪意亦如是而味其辭意微有安勉

之分
皇矣

古序美周也

續序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集傳此詩敘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
崇之事也

辨義周卽周原乃眷西顧此維與宅是也其大意蓋
曰四方四國甚大且衆矣此不過草木叢雜之區耳
乃天心克巙一經啟闢而受命既固由於此太伯默
順天心以讓王季而篤慶錫光明類長君由於此文
王繼之靡悔之德以受帝祉伐密而阮陵泉池胥歸
我有由於此伐崇而四方之無侮無拂又由於此蓋
周之爲周肇迹於遷岐故作詩以美之易稱王用享
於岐山此詩殆紀於享祀之地歟自漢以來受命之
君必於其發祥之地錫之美名表其靈異皆人情所
不能已者因而文之以禮樂斯爲一代之制作序以
二字提其綱而通篇之文勢如湧出矣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
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
西顧此維與宅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
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
厥配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
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
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

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
帝祉施于孫子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
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莒以
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阿無
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
之方下民之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
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
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
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蒼猶嗜也憎嫌也式廓規模也串與貫同通也夷平
也古公遷岐本以避狄舊解貫夷爲混夷滿路而去
於事勢情理大不合也立厥配言立君以配上帝卽
下作對之意也姜女非配於遷岐之日且雜此一語
於上下文義不貫舊說似誤奄徧也○此紀周原之
美也言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爾爾觀四方求民之莫
維此夏商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方之國爰究爰度
獨我先世上帝之心耆之但憎其式廓之僻處乃眷
西顧此維與宅焉其始作之屏之者其蕃其翳也脩
之平之則其灌其栵焉啟之闢之者其檉其椐也攘
之剔之則其檿其柘焉惟帝遷明德以宅此遂使深
阻之區串通坦夷之載路是天自立厥配以安民而
受命既固矣久之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故
帝之作邦作對卽自太伯王季而定之蓋太伯默順
天命以讓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
其慶載錫以讓德之光故能受祿無喪治及後嗣而
徧有四方也受祿無喪如之何維此王季帝度其心
而稟性清明又能不蔽於物而貊然清靜其德音其
德所以克明也克明則智臨克類仁育克長義正克
君王此大邦克順於天人克比於上下比于文王其
德靡悔其身既受帝祉遂施于孫子而不替焉靡悔
受祉如之何帝謂文王其心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

先登于道岸豈貪人之所有者哉乃密人不恭敢距
大邦之命無端侵阮以徂共王乃赫然斯怒爰整其
旅以遏徂共之旅遂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之望
矣蓋天下之望久矣依其在京及侵自阮疆之役所
陟者卽我高岡人無復矢兵於我陵皆願依之爲我
陵我阿也亦無復飲馬於我泉皆願依之爲我泉我
池也友邦之歸心若此因之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
渭之將雖大統未集居然萬邦之方下民之王矣帝
又謂文王子懷明德不飾外而大其聲以色不逞欲

而長其侈大以變革不恃識不恃知舉動悉順帝之
天則豈挾已之私怨者哉故帝謂文王義當詢爾仇
方其同爾兄弟之國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可也始而率臨衝之閑閑伐崇墉之言言雖執訊連
連而攸馘安安自是類于出師之始及是禋於所征
之地惟冀是致之是附之而人不疑其蔥弱四方之
大畏其力者所以無侮也繼而奮臨衝之茀茀攻崇
墉之仡仡是伐之是肆之是忽之是絕之而人不疑
其暴戾四方之小懷其德者所以無拂也何非由周

原百里而興者乎

皇矣八章

靈臺

古序民始附也

續序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集傳東萊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
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詞也
辨義附歸附也詩稱庶民子來於樂辟廱言近者之
悅呂氏謂述民樂之詞是也序書民始附則指四方

歸心者言之蓋文王旣伐於崇作邑於豐乃建靈臺
設辟廱其時三分有二而德化猶未洽於天下故以
民始附書之猶易言不寧方來此其挈要示人固非
箋疏傳註之可例觀也孟子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
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又曰尺地莫
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而文王由方百里起是以難
也辨說乃謂作靈臺之時民之歸周已久不亦誤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
民子來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
牣魚躍
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文王既遷於豐建靈臺設辟廱蓋三分天下有其二
故作詩以紀之言經始靈臺之日經之營之庶民攻
之不日成之雖經始戒以勿亟而庶民如子之來轉
若神靈之助也時而王在靈囿民咸曰美哉麀鹿攸
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時而王在靈沼民咸曰美哉

於牣魚躍觀近民之悅而遠民之歸心者誰能禦之
由是建學以作人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民咸曰於論
鼓鐘乎於樂哉辟廱乎於論鼓鐘於樂辟廱聞鼉
鼓之逢逢知矇瞍之奏公觀近民之樂育而遠民之
向化者又誰能禦之

靈臺四章

下武

古序繼文也

繼序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集傳美武王能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
辨義周人尊王述所肇基追王太王王季即太祖太
宗也文王誕膺天命撫有方夏廟稱文世室即世祖
也故周祖文王武王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
下廟稱武世室即世宗也詩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言其廟祀皆百世不遷也武王戎衣戡亂故廟諡曰
武而武非不優於文此詩特表其克繼世德所以序
書繼文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嗣服後嗣也○武王既升祔而紀功德於廟故敘其
克繼文德者以爲首篇明武王之非尚武也言下祀
武力者維我有周以我周世有哲王所以三后在天
王復配之于京皆不祧之祖也王配于京由世德之

作求故能永言配命以成王者之孚既成王者之孚
遂爲下土之式惟其永言孝思而孝思維則於天下
也故下土之媚茲一人應之惟此順德然則王之永
言孝思昭哉可示嗣服而世爲則矣爰紀之以昭茲
來許俾世世繩其祖武庶幾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
天之祜者不替則四方之來賀者亦不替自茲於萬
斯年不亦遐久有佐乎

下武六章

文王有聲

古序繼伐也

續序武王能廣文王之聲繼其伐功也

集傳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

辨義曹曰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卽皇矣之帝謂文王
詢爾仇方是也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此篇之曹繼伐是也蓋文王三分有二伐崇之後卽
當伐紂湯旣征葛因而放桀自是事勢如此惟文王
以服事殷武王繼之又養晦十有三載至於耄年然
後東征此我武所以于湯有光而孔子稱周德之至

獨與唐虞之際並論也易謙之六五不富以其鄰利
用侵伐其文王之謂歟非武王孰能繼之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旣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有聲指謚文言之遹紹述也王公王心之公也王后
維翰文王時爲方伯四方皆倚爲屏翰也○此亦紀
於武王之廟故述其武功之繼伐以爲終篇明武王
所以謚武也言文王所以有聲者由祗遹先德而駿
乎有聲也旣祗遹以求厥寧卽能祗遹以觀厥成功
追號文王信克君哉蓋自文王受命有此征伐之武
功當其旣伐于崇作邑于豐而天下歸心矣尊曰文
王信克君哉雖當是時築城不過伊淢作豐不過伊

匹原匪棘其覲成之欲而適追先德以來致其孝其
誰不仰王后以爲君哉況王之公心伊濯然共見卽
此維豐之垣四方攸同賴王后維屏翰又誰不奉王
后以爲君哉由是武王繼之自豐水東注于河維禹
之績所治四方攸同大會于孟津以伐殷共尊皇王
以維辟豈非皇王之君德哉由是優武修文建鎬京
之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豈非皇王之
君德哉是故考卜世之長者唯皇王因宅是鎬京以
臨四方其兆則維龜正之其功則武王之武實成之

廟號武王信克君哉然則其以武成之也如豐水有
當芟之芑武王豈得不以繼伐爲事乎自茲詒厥孫
謀以燕翼子皆丕承之烈所佑啟也證曰武王信克
君哉
文王有聲八章○武王奉天命順人心以伐商非一
己之私事當時大會孟津必先與友邦相期約及如
期畢會而不期自至者又有八百國大抵僻處遠方
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類皆是也詩曰豐水東注
維禹之績四方攸同正指東征時自豐水順流而下

大會於孟津言之乃繼伐之正文自是皇王維辟投
戈講學故又以鎬京辟廱言之乃說詩者解爲見豐
水而思禹功又謂武功可以配禹豈非以辨害意之
甚歟
生民
古序尊祖也
續序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
天焉
集傳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

始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故有以異於常人也又曰
此詩未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頒胙之禮也
歟
辨義此詩是紀所以尊祖之故於廟以示後嗣集傳
前說得之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
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災無害以赫厥靈上
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誕寘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姜嫄帝嚳之上妃詳見長發蕭脂祀先也軷以祀行神也舉五祀之一以槩其餘○周公既郊祀后稷以配天因紀其始生之祥教稼之功於廟言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在昔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偶

履帝武之敏而歆動及歸于攸介攸止之處竟載震而有娠遂載夙而別居乃載生載育時維后稷也其始誕彌厥月先生之子如達之易既不坼不副亦無災無害以赫厥靈異因疑之曰上帝之心得毋不寧乎不康我之禋祀乎何以無人道而居然生子也於是誕寘之隘巷則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則會伐平林者阻救之誕寘之寒冰則羣鳥覆翼之及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道而其靈益赫矣由是收養之誕寘匍匐其狀克岐克嶷及以就口食即愛蓺之荏菽且所蓺者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其故何也誕后稷之穡有相天地之道上世黃茂雜於豐草稷乃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始而漬之實方實苞因而種之實種實褎漸而吐華實發實秀久而成熟實堅實好終而收之實穎實栗故以功即有邰家室而世脩稷職焉其教稼也誕降嘉種之供祭者維秬維秠維糜維芑可爲旨酒維糜維芑可爲香合酒維秬維秠是穫是畝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教以舂或揄或簸或蹂教以炊爨之方釋而

之曳曳柔之浮浮既爲酒食因之載謀載惟取蕭祭脂以祀先祖取羝以軷以祀外神凡皆載燔載烈以興嗣歲之田功故今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但香臭之信時哉蓋自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也

生民八章○孔子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故屯次乾坤剛柔始交而物生也男下女曰咸則人道之感也然則太古之初粒食之祖感帝武以降祥奚必以無人道之交而疑之況胎卵溼化二氣之變合生生無窮而妖祥亦或附之以發但人見雀入大水爲蛤則常之人化爲熊則異之虎之生豹則常之人之生蛇則異之而拘迂者聞之且亥然勿信試問龝生於其首蚘生於其腹果何道之感則習而不察是又惡足與言天地之大歟

行葦

古序忠厚也

續序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集傳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

辨義續序支離集傳得之蓋此詩及下篇皆燕毛之樂歌此篇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慶也以祈黃耇卽以之諸父兄弟備言燕私莫怨具慶也以祈黃耇卽以綏後祿也下篇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爾殽既將卽楚茨之既醉既飽爾殽既將也高朗令終公尸嘉告卽神嗜飲食使君壽考也邊豆靜嘉威儀孔時卽孔惠孔時也自孝子不匱及從以孫子卽子子孫孫勿

替引之也但諸侯之祀先正祭歌楚茨燕私亦歌之其情事備於一詩無有二樂故曰樂具入奏若天子之祀宗廟文世室歌清廟武世室歌執競先王先公歌天作祫祫歌雍祫歌有瞽其美盛德告成功各有樂章與諸侯迥異燕毛乃合歌此二詩又射以優賓亦與諸侯不同此雅頌所以各得其所而大雅與小雅又各有其所也周道親親故以忠厚書之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邇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行葦道傍之茅同根蔓生者故取以爲興○此燕毛之樂歌故敘其親親序齒之志以爲首篇言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則方苞方體維葉泥泥矣今我戚戚

兄弟同在廟中莫遠具邇卑幼則或肆之筵尊長則或授之几矣既肆筵又爲設席既授几又有緝御以代乏飲之則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食之則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侑之以樂則或歌或咢娛之以射則敦弓既堅四鍭既鈞及舍矢既均乃序賓以賢焉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如樹更序賓以不侮焉誠以宗廟之祭曾孫維主有此酒醴維醹因之率我子弟酌以大斗以祈父兄之黃耇惟願黃耇台背相與以引以翼於我同登壽考之維祺而歲奉烝嘗

以介景福於弗替也

行葦四章

既醉

古序太平也

續序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集傳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

辨義昔之說詩者皆謂既醉備五福迄今誦之願其令終而曰有俶則檢躬之無闕可知稱其攸攝而曰孔時則髦士之攸宜可知君子有孝子而曰不匱則嗣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其飢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爾類謂類於爾者猶言肖子也○此亦燕毛之樂歌
故述其小大稽首之情以爲終篇言今日之燕既醉
以酒既飽以德惟願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
爾殽既將惟願君子萬年介爾昭明蓋昭明極於有
融則高朗以享令終既有俶矣此公尸所嘉
告也其告維何籩豆既靜嘉矣朋友攸攝攝者又能攝
以威儀是可嘉也威儀既孔時矣君子既有孝子尤

可嘉也孝子之誠不匱則願永錫爾類焉其類維何
惟願室家之壺使君子萬年永錫福祚之飢以繩祖
武也其飢維何惟願天被爾祿使君子萬年景命有
僕以傳無窮也其僕維何惟願釐爾女士釐爾女士
乃從茲孫孝子而無非爾類矣
既醉八章
鳧鷖
古序守成也
續序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於守成乎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

集傳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
辨義天子繹賓尸歌絲衣燕尸歌鳧鷖假樂其說詳
見絲衣守成者守祖父之成於勿墜也人廟不思敬
奉先不思孝是謂忘本忘本之人惡可與守成今積
誠孝之心以祀先王先公至於公尸燕飲而不置由
是福祿來成無有後艱蓋下篇之不愆不忘率由舊
章必以此心爲基本故以守成書之書云尹小子夙
夜毖祀乃成王之所以爲成也每見說易者不察神
道設教之旨遂疑聖人以權術馭世竊謂一陰一陽

往來於天地之間體物不遺者天之神道也因之播
五行於四時寒暑以序而不忒者誠之不可掩也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此之謂也聖人觀象於此以制祭
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無非一誠感通百神咸格由
是下觀而化奏假則時靡有爭追遠則民德歸厚此
皆不賞自勸不怒自威是謂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
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示諸掌而況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馨公尸燕

飲福祿來成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清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鳧鷖在深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詩深卷二十二　三十一

來宗于宗皆指宗廟也○此燕尸之樂歌故敘其燕樂公尸之志以爲首篇言鳧鷖宰於在渚願公尸之來燕來宗亦似之故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庶幾公尸之來燕飲福祿來成也鳧鷖宜於在沙願公尸之來燕來處又似之故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庶幾公尸燕飲福祿來爲也鳧鷖處於在渚願公尸之來燕來處又似之故爾酒既清爾殽伊脯庶幾公尸燕飲福祿來下也鳧鷖會於在深願公尸之來燕而悉來於宗又似之蓋既燕於宗正福祿攸降之所故公尸燕飲福祿來崇也鳧鷖悅於在亹願公尸之來止熏熏又似之是用奉旨酒以欣欣燔炙芬芬庶幾公尸燕飲無有後艱也

假樂

古序嘉成王也

集傳疑此卽公尸之所以荅鳧鷖者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詩深卷二十二　三十二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羣匹舊章之在方策大綱小紀各從其類也○此亦嘉樂我君子有顯顯之令德能宜民宜人以受祿于

天既保右命之又自天申之從茲千祿而得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皆能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則天之申之未有艾矣蓋不愆則威儀抑抑以自治不忘則德音秩秩以有常因之無怨無惡率由舊章之羣匹必能受福無疆永爲四方之綱由是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外而百辟內而卿士莫不媚于天子人之所以宜也由是君臣交勉不懈于位以爲民之攸暨民之所以宜也

假樂四章○威儀所以定命故成王顧命惟以思夫

人自亂於威儀爾無以劍冒貢於非幾諄諄致戒蓋與修辭立誠皆修身之要也此詩嘉成王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則其得力於學修者深矣後此惟睿聖武公可與同揆當合抑詩參觀之

公劉

古序召康公成王也

續序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集傳召康公以成王將涖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

辨義此詩之公劉與無逸篇所稱四人迪哲皆繼體之君能不忘稼穡之艱難均嗣王之生則逸者所當效法也戒者儆戒無虞也有過而主文譎諫則書刺無過而隨事致警則書戒遏欲於未萌格非於未發使人主之心優游厭飫於舊聞而後事至不惑物交不引此古大臣之先務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觀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

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于京即豳居追尊之詞也單猶奇也三單三萬有奇

即大國三軍也度其隰原井牧其田野也○召康公

述祖以戒成王言篤哉公劉其在戎狄之間匪居匪

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然後迺裹餱糧于橐于囊無

非思輯其民用光其國故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

啟行以遷國焉篤公劉既還之日于相斯原其民既

庶其畜既蕃既順迺宣而無失所永

歎者於是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栝循之其時何以

詩深卷二十二　三

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至今傳爲宗器者是也篤

公劉民居既安又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而

望之乃覯于京之形勢遂于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以

安身于時廬旅以柔遠于時言言以出令于時語語

以咨眾而建國之規模定矣篤公劉國邑既定則于

京斯依其臣蹌蹌濟濟以朝因之俾筵設几席幼既

登筵尊長乃依几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

之飲之君之宗之而上下之體統立矣篤公劉久之

而所啟之土既溥既長既景迺岡以正四方又相其

陰陽之向背視其流泉之蓄洩以興地利其軍三單

以立兵制度其隰牧原井徹田爲糧以正賦稅又度

其夕陽之地以廣之而豳居允荒矣篤公劉又久之

而于豳斯館以通賓旅涉渭爲亂以利往來取厲取

鍛以足器用所止之基迺益有其條理爰是近悅遠

來而人愈眾爰是通工惠商而財愈有或夾其皇澗

以居或遡其過澗以處則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詩深卷二十二　四

以初者長子也蒙利求我主之以二者中德也天降

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其理備於此矣公劉遷國之初

亟亟於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巘陟原以附循之所

謂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建國之初又亟亟於俾筵俾

几食之飲之君之宗之有父子君臣上下而後禮義

有所措所謂以亨行時中而養正也此其氣象豈乘

時草竊割據一隅者所能庶幾歟

洞酌

古序召康公戒成王也

續序言皇天親有道饗有德也
集傳舊說以爲召康公戒成王傳曰豈以强教之弟
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大學傳曰民之
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辨義此詩比而非興集傳引表記以釋豈弟之義乃
此詩之正旨若大學傳以好惡同民釋南山有臺言
仁人之能愛能惡合民心之公也以辟則爲天下僇
釋節南山言其好人所惡民之性也蓋
南山有臺義主得賢節南山則刺幽王之用師尹故

大學傳論平天下之道務在公好惡以用人遂兩引
之然則言固各有當矣續序蓋影附左氏汙潢行潦
之水可薦於鬼神以爲說耳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玆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玆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玆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行潦道上之流水也塈塗塈垣墉亦新其污染之意
也○召康公舉化民成俗之道以戒成王言王者之
移風易俗如洞酌彼行潦挹彼注玆以澄之卽可以

餴饎而化爲醇醪此豈弟君子所以爲民之父母也
由是此感彼興如洞酌彼行潦挹彼注玆更可以濯
罍而去物之污此豈弟君子所以爲民心之攸歸也
由是咸與維新如洞酌彼行潦挹彼注玆更可以濯
溉而無污不滌此豈弟君子所以爲民德之攸塈也
洞酌三章

卷阿

古序召康公戒成王也
續序言求賢用吉士也

集傳舊說亦召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
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爲戒
辨義詩意分明集傳極確續序之陋益見矣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性似先
公酋矣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
爾主矣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

爾常矣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
使媚于天子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
命媚于庶人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
雝喈喈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
以遂歌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卽月令仲夏之月可以升山陵
遠眺望之時也○召康公因成王之游歌以陳戒言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而來今豈弟君子來游來歌於
此臣亦因之以矢其音焉當此太平無事之日伴奐
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臣所願者豈弟君子謹身節欲
俾爾彌爾性似先公之酋固而壽考維祺矣當此車
書一統之盛爾士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臣所願者豈

弟君子存誠主敬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而至治馨
香矣當此累洽重熙之餘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
臣所願者豈弟君子勵勤戒惰俾爾彌爾性純嘏爾
常而受福無疆矣一要親正人有馮有翼有孝有德
使之以引以翼則豈弟君子動無過舉而四方爲則
矣一要謹威儀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使令聞可聽令
望可仰則豈弟君子聲名洋溢而四方爲綱矣一要
簡用賢才鳳凰于飛翽翽其羽而亦集爰止者慕有
道以來儀也今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以禮樂使之
多吉人惟君子以車服命之則莫不願承流宣化以
媚于庶人矣試觀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
彼朝陽惟梧桐有菶菶萋萋之美斯鳳凰發雝雝喈
喈之聲然則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
馳此如萋菶之梧桐鳳凰所樂于棲止也臣之矢詩
不多維以遂王之歌庶幾於賡歌之盛事云爾
卷阿十章○此詩合旅棨參觀皆既濟之濡有衣衩

終日戒也然則說魚麗者以爲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豈不謬哉

文王至卷阿十八篇○序大雅者首文王著其受命作周也武王纘之以燮伐大明所以歌也太王荒之以肇基綿所以詠也聖德之受命豈適然哉是故棫樸之官人旱麓之受祖無非型儀乎文德試誦思齊則知文王之所以聖矣夫皇矣美周文王亦由方百里起耳及其伐崇作豐建靈臺設辟廱民始附矣然後武王承之下武繼文有聲繼伐則天下大定矣然

後周公成之制禮作樂尊祖若生民敬其所尊也忠厚若行葦愛其所親也豈非武周之達孝乎嘗是時大化翔洽歌既醉而知太平之有道歌鳧鷖而守成之有人故假樂君子者成王之所以爲成也若夫因事陳戒如公劉泂酌卷阿諸篇召公之述祖陳善以輔嗣王者尤拳所尊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其斯之謂歟

詩深卷二十二終

民勞至召旻

此變大雅也刺厲五美宣六刺幽二共十三篇今爲一卷

民勞

古序召穆公刺厲王也

集傳序說以此爲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爲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

事之意亦可見矣

辨義厲王既流於彘召公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凡十有四年厲王崩宣王乃立此詩蓋作於共和之世故追刺厲王之任羣小肆殘虐以警戒同朝共懲前事曰爾曰女曰小子非有所指之人故曰大諫也序書召穆刺厲以提其綱則當時之情事皆躍然於言下若泛言同列相戒不過傍文訓詁安能使誦其詩者得以論世而知人乎自此至召旻集傳尤多沿誤宜逐章逐句詳辨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

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厲王出居彘宣王未立故曰以定我王爾勞卽指保護太子共和行政而言蓋羣臣皆與有力也陰邪之氣曰慝式用也而式之式規模也玉成就之意玉不琢不成器故以成女爲玉女也

共和之時召穆懲厲王之用羣小以致敗而作此以大諫其同朝言民亦勞止今欲期可小康必先惠此中國乃能以綏四方故務無縱詭隨以謹無良之冒進而仕路以清式是遏止寇虐彼曾敢不畏明乎然

後可柔遠能邇以定我王矣民亦勞止今欲期可小休必先惠此中國以爲民心所聚故務無縱詭隨以謹惛慦之惑聽而言路以清式是遏止寇虐無俾民憂於紛更庶幾無棄爾擁護之前勞以爲王休矣民亦勞止今欲期可小息必先惠此京師乃能以綏四國故務無縱詭隨以謹讒人之罔極而善類不傷式是遏止寇虐無俾作慝以害正惟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而君子樂進矣民亦勞止今欲期可小愒必先惠此中國俾民之憂心盡泄故務無縱詭隨以謹汙行之醜厲而貪酷不作式是遏止寇虐無俾正刑之敗壞則戎雖小子而規式弘大不但小康之可期矣民亦勞止今欲期可小安必先惠此中國俾國無有凶殘之人故務無縱詭隨以謹邪黨之縕絺而解散之式是遏止寇虐無俾正道之反覆此皆王欲王女於成者是用作詩以大諫也

民勞五章○此詩備列小人之情狀而所以無縱之者亦曰謹而已無良者姦險之人其機譎以深巧於欺君父非明哲莫能燭照故承曰憯不畏明憯惨者

凶殘無非寇虐之事而三綱顛倒五常乖離矣故承曰無俾正反是其諄諄於無縱者正欲孤其鬻援也而無縱之本又莫要於謹凡在我者絶喜怒好惡之偏一切皆謹其幾使之無閒可乘以入庶以解悖而日漸消沮否則少縱即逝而滋蔓難圖矣吾觀漢唐及宋明之代其閒羣邪孔熾皆君子之不謹有以成之夫欲遠小人而不孤其黨譬諸不拙薪而揚湯以止沸也不謹諸已更何異戒虎狼之肆噬反平穽毀柙以縱之歟

板

古序凡伯刺厲王也

集傳序以此爲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言之益深切耳

辨義此亦追刺前事以大諫其同朝而詩意與前篇迥異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拽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日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價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驅傲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宗子太子也指宣王而言集傳以爲同姓治誤之甚也○凡伯懲厲王之顛覆厥德以致敗欲同朝務懷德以輔太子而作此以大諫之言上帝板板以反其常下民卒癉以受其禍皆由出話不然爲猶不遠以致之蓋作事廢聖則管管無依又不實于亶以盡厥心猶之未遠皆由於是是用作詩以大諫也以出話言之天之方難無然憲憲以自欣天之方蹶無然泄泄以自怠果其辭之輯矣則民之洽矣辭之懌矣則民之莫矣奈何不然之話而出於身乎以爲猶言之我雖異事及爾同僚今我即爾謀竟聽我囂囂不思我言之服愼勿以爲笑也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奈何不實者天之方虐無然謔謔以放誕也今老夫灌灌而誠朴小子蹻蹻無然謔謔以放誕也今老夫灌灌而誠朴小子蹻蹻而虛驕是匪我言耄而爾用憂謔也豈知可憂者多

勢將熇熇以長則一敗不可救藥矣且所諫乎靡聖者天之方懲無爲夸以飾已毗以隨人也現今威儀卒迷於身而不知自檢善人載尸其位而不能有爲民之方愁怨殿屎則莫我敢揆度其所以然皆由典型喪亂蔑所資藉故管管至此曾莫法聖以惠我師乎然則天之以常道牖民如壎如篪之有倡必和如璋如圭之有判必合如取如攜之有求必得而攜且無待於曰盍其牖民亦孔易矣豈眞板板乎惟民之多辟爾愼無自立辟以導之耳無自立辟如之何价

人譬如維藩大師譬如維垣大邦譬如維屏大宗譬如維翰必懷德者維能寧之故宗子者建德之本譬如維城乃藩垣屏翰所恃以固也愼無滅德立辟以傾城壞愼無城壞而藩垣屏翰之皆壞以致獨處斯可畏矣其必敬天之怒無敢不實以戲豫敬天之渝無致靡聖以馳驅常思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則所以懷德者不越此而輔宗子者卽在此矣

板八章○厲王大壞其周道之盡乎飭盡必有事故前篇務於遏虐者夫也必以京師爲本焉揚于王庭以慰民望也此篇務於懷德者復也必以宗子爲本焉初之脩身以爲卦主也何以遏虐謹已而已矣何以懷德敬天而已矣心法治法一以貫之故變大雅諸作者其學識本原皆非節南山以下之大夫可及此大小雅之所以異歟

蕩

古序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續序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集傳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作此詩

辨義續序之陋不足論而集傳亦誤厲王迷亂於政顚覆厥德荒湛於酒周室所以大壞也及流彘之後召穆與周公共和行政以輔太子使不大鑒厲之覆轍壞除其跡而更張之奚由幹父而用譽然天王出奔臣心之至痛處君臣父子之閒指斥君父警告臣子於我心有戚戚焉尤非所以誨嗣王也於是追述祖訓咨歎殷商孚號以發其志故序於戒同朝者必書刺厲以挈其綱於此則以傷周室大壞書之使讀

者知其借殷傷周而作者不言之苦衷乃躍如其可悟故曰本隱以發難顯之情則書法各別也夫古人光明俊偉之懷當其憂極有言不禁敷布心腹腎腸先之以號咷及其相克相遇又不禁笑言啞啞無非中直所發然或比諸物或鑒諸人又能直而不絞此則好學之功有以和平其血性故不自蹈於無禮詩以六德爲本此之謂也學者有見於此庶詩教之溫柔敦厚可以洞徹其本原如第心薄其非不欲顯言因之微文冷刺聲東擊西則敦厚之根已絕縱委蛇尚乎由行內興于中國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顚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疾威震怒也流言猶訛言也以對謂言悖而入如鷹

王虐國人謗王是也○召穆公傷周室大壞故稱祖訓之咨殷者以戒嗣王而先本天命以發其端言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炙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肆虐民多懟之故造爲流言以對也寇攘用事於內以剝民故侯詛侯祝靡屆靡究也則人盡怨於下矣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健氣以負傑于中國斂衆怨以爲已德是不明爾德於時無背無側惟爾德不明以致無陪無卿則臣皆離心離德於其朝矣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爾惟不義則從而用之既愆爾止又且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則荒淫日益無度矣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之政令如蜩如螗之亂鳴如沸如羹之翻覆小大皆近喪亡人尚乎

由此而行以致內奰於中國覃及鬼方則海內無不騷然矣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凡此禍亂匪上帝降喪之不時惟殷不用舊以召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會是莫聽而用匪人匪彝故大命以傾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大命以傾不但人政之非也人亦有言凡木顛沛之揭起者枝葉尚未有害而察其根本實先撥絕焉一人貪戾一國作亂何以異此然則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爲人後者可勿懼哉

蕩八章○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實有是理集傳訓疾威爲暴虐謂其始爲怨天之辭而卒自解之誤甚已

蓋人者天之心故天人之氣呼吸相通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程子曰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其感應不忒如此時當否之將傾則聖賢應運以生所謂有命無咎疇離祉也豫順之天也及人事失於下穢德腥聞於上則邪氣奸乎其閒而星變日蝕山崩川竭水旱癘札感之以興其鍾於人者姦臣讒子哲婦賊民皆天降之淫德泰之將否遂翩翩不富以其鄰焉自古有國有

家者將亡之妖孽莫大乎此惟至誠炳於幾先能修省以消去之前知之道所以足貴也視天夢夢者女興是力而覆敗立至矣是故降衷有恆者終古而不易孔子曰性相近是也若上智下愚之不移泰有獨鍾之秀否必有多辟之命多辟之至秉性凶殘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天既生之必將敷毒於國家而不使伏匿老死於牖下豈非上帝之疾威使然乎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淑慝皆然故積慶積殃惟人自召凡天人感召之故理不離氣然則其命多辟曷嘗

有戾於性善之旨歟

抑

古序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集傳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儆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司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瞽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

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韋昭曰懿讀爲抑卽此篇也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爲刺厲王者誤矣辨說此詩之序有得有失夫曰刺厲之所以爲失者史記衛武公卽位於宣王之三十六年不與厲王同時一也詩以小子目其君而爾女之無人臣之禮與其所謂敬威儀愼出話者自相背戾二也厲王無道貪虐爲甚詩不以此儆其言而徒以威儀詞令爲諄切之戒緩急失宜三也詩詞倨慢雖仁厚之君有所不能容者厲王之暴何以堪之四也或以史記之年不合而以爲追

刺者則詩所謂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非所以望於既往之人五也自警之所以爲得者國語左史之言一也詩曰謹爾侯度二也又曰喪厥國三也又曰亦聿既耄四也詩意所指與淇奧所美賓筵所悔相表裏五也二說之得失其佐驗明白如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義明又朱子語類不應一詩既刺人又自警之理

辨義序義本與國語符合集傳既以賓筵爲飲酒悔過遂謂此篇亦因荒湛而自警耳但篇中屢呼小子爾之女之及所云謹侯度喪厥國聽我謀無大悔卽序所謂自警辨說概指爲刺厲以譏序說之失既誤矣又指其在於今與迷亂於政顛覆厥德荒湛於酒概爲自警是取厲王無道失國之事加諸睿聖尤大誣矣如謂睿聖自警之辭不嫌太過然詩言肆皇天弗尙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又言天方艱難又言取譬不遠若非刺厲何所指乎如謂不應一詩既刺人

又自警曷思刺人以自警猶見不善而內自省也今一篇之中始於刺人終歸自警胡爲不可竊謂武公之享年最久厲流宣興幽弒平遷皆其身所親見厲王崩宣王立修政蓋欲公以懿親入爲卿士懲祖德之大壞於厲追刺其失以自警貴戚之卿志在乂安宗社輔翼周室故無競維人者周頌之前謨數求先王者康誥之遺訓戒戒作逿蠻方質人民謹侯度乃心無不在王室至其所以自警者微言綿義固悾切於身心而湛樂不可從淪亡尤可懼取譬不遠時深

戰慄是則此詩之所由作而與民勞板蕩桑柔並登大雅者也序書武公刺厲亦以自警正明其與民勞之戎雖小子板之小子蹻蹻桑柔之告爾誨爾意在刺厲以警人者不同耳今必去其刺厲者以爲獨得詩意將使誦是詩者於迷亂顛覆諸失以爲實事既與有斐之君子不倫以爲設言又與通詩之語意不洽且侯國之詩列諸大雅益啟說詩之疑竇如謂亦聿既耄可爲年九十五之證然則亦既抱子豈武公年近百齡始抱子乎況左史言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可見下文所敘規典諫箴道誦及作懿戒皆平昔所有惟老至猶不忘交戒故冀凡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觀侯包言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其側則是詩非作於既耄明矣又史記年表武公卽位於宣王之十有五年辨說稱在三十六年殆屬偶誤而以證此詩之非刺厲又因誤而致誤矣且厲者暴虐也人惟毀禮義以自暴而後虐施於人故恣睢躁妄乃貪虐之病源今謂詩未箴其膏肓而諄諄威儀詞令爲緩急失宜豈未思厲之所以諗乎君子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猶辰告敬愼威儀維民之則是故不僭不賊則鮮不爲則無言不讎則萬民靡不承所謂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而辨說緩之則平日所講於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安在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維斯戾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

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
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
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雠
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
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
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
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
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方盤誰夙知而莫成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
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
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出話承二章謨猶命告言之聿忽也○衞武公入爲
宣王卿士傷先王之明刑大壞於厲故刺其失以自
警言抑抑威儀維心德之廉隅外見也故人亦有言
靡有哲而不可愚者蓋庶人之愚亦職維稟賦之疾
若哲人之愚亦維斯威儀之乖戾則哲無異於愚矣
昔先王之訓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誠以自强於
人道則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於是訏其謨以定命遠
隅之有女雖欲湛樂是從獨弗念厥紹之重罔敷求
先王之訓克共明刑乎夫迷亂顛覆肆皇天弗尚而
棄之矣如彼泉流無湛樂是從而淪胥以俱亡也其
必夙興夜寐內之洒掃庭內以肅朝儀維民之章表
外之修爾車馬弓矢戎兵以振國威用戒戎作用遏
蠻方於是信以質爾人民敬以謹爾侯度用戒乎不
虞之偶誤質人民必愼爾出話謹侯度必敬爾威儀

使之無不柔嘉設出話不愼則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必不可爲也惟思無易由言無曰苟矣更思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果能言不悖出則無言不可讎德不悖施則無德不報以之順於朋友及於庶民小子俾子孫繩繩相繼萬民靡不承聽則質人民者得矣至於威儀尤不可僞飾也視爾友於君子輯柔爾顏似乎不遠有愆然相在爾室尙期不愧于屋漏無曰爾室不顯莫予云覯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敬戒若此則辟爾爲德其心俾臧俾嘉

矣本之淑愼爾止不愆於儀斯德隅之外著不僭不賊人鮮不以爲則矣此其自然感應如投我以桃報之以李也若飾外以欺人如彼童牛而角實虹小子耳德隅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故所尙乎柔嘉者在染柔木言緡之絲以爲弓是剛以柔爲地也故溫溫恭人實爲奮德之基其維明理之哲人則性質溫恭告之話言卽能順德之行其惟不明之愚人則性質暴戾屢謂我言之僭差是克念罔念民各有心人所以有廢哲不愚之歎也於乎小子念女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矣試思民之溫恭而靡自盈滿誰則夙知而反暮成乎且所鑒乎湛樂者昊天之命孔昭我生靡以安樂爲事也視爾生之夢夢我心深爲慘慘是用誨爾諄諄愼毋聽我藐藐而曰匪用爲教覆用爲苦虐也借曰未知則歲月逾邁亦忽旣耄矣雖欲暮成又何望乎於乎小子告爾先王之舊止必聽用我謀庶無大悔現今天方艱難曰喪厥國我之取譬于顚覆者其鑒不遠昊天之所弗尙者其應不忒此厥不

聽而回遹其德則俾人大棘矣

抑十二章○威儀三千以修身也然必敬以直內愼獨之至不愧屋漏乃能以心攝身而動必由禮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本隱以之顯剛健篤實而輝光是謂德隅由是大而化之則動容周旋從容中禮盛德之至也德又必以溫恭爲基者所以馴其血氣之粗暴而和柔之蓋乾乾惕若如履虎尾者敬也其不啞人而亭者溫溫恭人履和而至所謂柔嘉也天地之道內健而外順內剛而外柔則泰

反是則否君子之定命于威儀亦然敬愼者內之剛以健溫恭者外之柔以順形神交泰是謂崇效卑法以行其典禮崇效曰智者見性以明心則可與知幾可與入德可與上達故曰哲人使稟姿聰穎而不明本性言非禮義謂之自棄故曰靡哲不愚又如內弛敬畏而外治威儀顓孫之堂堂文勝則史魯昭之習儀已亟的然而日亡矣又如忠信之人固可與學禮其或貌不思恭色不思溫則血氣孔張徑情以求自遂動容貌出辭氣必暴慢鄙倍之弗遠雖內無慝志

而質勝則野豈非德基之先圮歟

桑柔

古序芮伯刺厲王也

集傳舊說此爲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則其說是也

辨義此亦宣王旣立之後刺厲之往事以鑒同朝共五章所云告爾變恤總承前四章之意誨爾序爵總挈下十一章之綱乃通詩之樞紐蓋倒亂必以賢而邪者不盡退賢者不能升此序爵所以急也篇中曰

朋友曰爾曰女若待漏院記之稱相君鄭羔裘所稱彼其之子似有所指實無所指之人使君子見之可以內省而益勉其所無小人見之則未有不內慚面熱者矣詩意分明集傳多誤讀者辨之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塡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維梗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

所定處多我覯瘖孔棘我圉

爲謀爲亂孔填不寧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
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
退維谷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
斯畏忌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
爲荼毒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
以中垢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
俾我悖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
女反予來赫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
競用力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
作爾歌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指宣王時南北諸征伐而言也
土宇國之土宇集傳訓爲鄉居大誤也自西徂東指
兩都而言我國卽東西之疆圍滅我立王厲王也此
惠君宣王也彼不順追刺厲王也聖人通明之人也
瞻言百里猶易言需於郊也既之既往也陰隱也涼
薄也○宣王既立修政蓋欲芮伯欲在朝之臣同心
進賢絀不肖以削亂故刺厲王之前失以警告之言
周道之盛如菀彼桑柔其下之蔭侯旬一旦捋采其
劉以致失蔭而癘此下民我故不殄心憂惟愴悅之

塡胸兮俾彼昊天寧不我矜乎現今四牡騤騤旟旐
有翩以征伐者由前此亂生不得夷靡國不泯滅至
於民靡有黎具禍以燼也於乎有哀國步斯爲頻
蹙矣國步旣蔑所資藉天心又不我將養則事勢靡
所止凝雖欲云徂亦何往哉君子實思維之秉心本
無爭競果誰生厲階俾至今爲梗也故我之憂心慇
慇念我土宇者正以我生不辰逢天心之僤怒自西
都以徂東都靡所定處多矣我生之覯瘨孔棘哉我
東西之疆圍也國勢至此必能爲謀又爲慎哉則亂

之況者斯可削之我今告爾憂恤正欲誨爾序爵以
辨賢也使削喪不以賢辟如誰能執熱逝不以水濯
其手其何能淑亦載胥及溺已耳在賢者目擊時艱
如彼遡風之人亦孔之僾然氣塞卽民有仕進之心
而外度諸世亦莽云吾力之不逮惟好是稼穡力民
事以代祿食相與愛稼穡之維實樂代食之維好而
已蓋其所云不逮者覘之於天則天降喪亂旣滅我
立王又降此蟊賊使稼穡卒痒哀恫中國之人具瞻
卒荒至於廢有旅力以念穹蒼之禍其誰敢進而受

其敗也又覘之於君維此惠君爲民人所瞻者秉公
心以宣猶必考愼其輔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而不
用賢自有肺腸而不從善以致俾民卒狂其誰甘進
而枉其道也又覘之於友君子和樂於上如瞻彼中
林甡甡其鹿今朋友甚譖各懷私見而不胥以穀故
人亦有言此日之仕路進退維谷其誰肯進而亂其
羣也正維此知幾之聖人皆瞻言百里之外而不進
維彼愚人覆狂肆以喜於冒進匪自言其才力不能
且謂胡斯天人之足畏忌哉由是彼爲善之維此畏

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則是民之貪於禍
亂寧爲荼毒以殃國也故治亂之由人如大風有隧
或和或暴多出於有空大谷之中維用此良人則作
爲式穀而治出焉維彼不順之用忍心則行以中藏
之污垢而亂生矣今日之亂正如大風有隧皆貪人
之敗類以致之蓋乍聽其言則捷於應對試覆誦其
言實如醉人之妄語王旣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正以
從之類安得不敗民安得不狂哉前事如此嗟爾朋
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矣旣之不省

陰女所爲可也反以予戒將來而赫怒乎爲思民之
罔極者每職爲涼薄又善於反背凡爲民不利則如
云不克而必勉之凡民之回遹則職競用力而引進
之其涼薄如此故民之至今未戾者職此貪盜爲寇
虐也責其涼薄曰不可覆自背本心善詈君子其善
背如此今女雖曰匪予之涼且背也但我旣作爾歌
以發其情矣何不共指爲戒而反赫怒歟
桑柔十六章○自古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難退而
易進詩中縷縷言之可謂曲盡而摘發小人之情狀

又有與民勞互相備者匪言不能胡斯畏忌卽王安石之執拗自是而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制不足遵也征以中垢卽否六三之包羞若李林甫之腹劍秦檜之東窗秘謀也爲民不利如云不克言小人之天資刻薄無不以惡爲能也不然安得民爲繭絲牛作鼓吹乎民之回遹職競用力言小人之悅邪好諛無不姦宄是崇也不然安得妄名松壽人善狗嗥乎覆背善詈言小人之毀正排賢無不自背本心也不然魏了翁僞君子眞德秀眞小人何忍出諸口乎

且小人之於君子而不善詈善詈而不由善背安得黨錮之禍欲悉舉善類而空之歟

雲漢

古序仍叔美宣王也

續序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集傳舊說以爲宣王承厲王之烈云云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

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

怒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寧丁我躬從集傳或曰災當我躬之說則通詩之意朗然畏去卽承不我遺而言之○宣王遇旱憂懼故仍叔美其有畏天恤民之志而作此以爲大雩之歌也言倬彼雲漢其光昭回于天王瞻之而歎曰於乎

何辜今之人自天降喪亂以來加以饑饉薦臻我之而已乎且旱既大甚則不可沮止之覩茲赫赫炎炎云我無所以逃死者誠知大命近止靡瞻靡顧也今
蒸由初旱迄今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莫瘥靡神不宗矣設后稷不克救上帝不臨享與其耗斁下土寧茂丁我躬以受天罰也且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去
莫我聽乎現今旱既大甚而蘊隆之氣更蟲蟲其熏爲民請命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其既卒矣天寧
度也然敬恭明神亦宜無所悔怒奈何皆不我助不
我聞乎且旱既大甚散無朋友之綱紀鞫哉庶正疚
哉冢宰以及趣馬師氏膳夫左右其助我以聞者靡
人祈請之不周無或不能而遂止亦宜天之矜察也
瞻卬昊天我更云如何之憂懼乎今乃瞻卬昊天侯
然有嘒其星星則大夫君子當更昭格以無贏卽使
大命近止亦必無棄爾成也此何求爲我哉惟盡人
以戾庶正而俟命於天耳瞻仰昊天曷惠其寧乎
矣然胡不相畏先祖之祀將于斯摧滅豈但不我遺

雲漢八章

崧高

古序尹吉甫美宣王也

續序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集傳宣王之舅申伯出封於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

辨義此下三篇均因餞送而作詩文甚明昔周有天下之中此云南土是保烝民云城彼東方梁奕云奄受北國皆

中興復古之日準時度勢遠猷經邦用弼我丕丕基非苟且目前之計故序書美宣王以挈其綱則作者丁寧之深意讀之而躍然於言下矣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

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申伯二伯也故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之出封蓋仍兼方伯也庸民功也上言世執其功下言申伯之功皆指此言之集傳訓城鄭箋訓功皆誤鄒詳見魚藻

周邦東都也○宣王封申伯於謝以保南土尹吉甫美其事故當王餞申伯而作此以贈行言崧高維嶽駿極于天而姜氏世主其祭是以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以光大之維申及甫實維周之良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化也維茲亹亹申伯王欲纘其先世

之事使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乃先命召伯定申伯
之宅登是南邦俾得世執其功焉何謂世功王既命
申伯式是南邦必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建國以民功
爲本也是故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以正賦稅然後
王命傅御遷其私人以立室家迨申伯之功召伯是
營而民安其業因之有俶其城以建國都因之寢廟
既成既成藐藐以奉先祀於是王錫申伯四牡蹻蹻
鉤膺濯濯則庸建於上公之車馬矣當王遣申伯以
路車乘馬之時遂詩命之曰我圖爾居莫如南土爰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哉王舅爾當南土是保也詰
命之諄切如此今則申伯擇期信邁王親餞之於郿
自是申伯遷南謝于誠歸宋想其就道之後資斧所
需則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糧必能式遏其
行也想其就國之日申伯番番既入於謝率此徒御
嘽嘽周邦必咸喜而相謂曰戎今有良翰矣不顯申
伯親則王之元舅賢則文武是憲何難翰我周邦乎
蓋申伯之德柔惠且直從前揉此萬邦久矣聞於四
國其誰不知之故吉甫體王餞之心以作誦其詩之
蘊義則孔碩其風之婉而善人則肆好于以贈送申
伯申伯勉乎哉

崧高八章

烝民

古序尹吉甫美宣王也

續序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集傳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於齊而尹吉甫作詩
以送之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

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
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
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
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顒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在古人本合言之詩則分引之○宣王命仲山甫城齊以保東方尹吉甫美其事故因山甫出祖而作此以送行

言天生烝民有物必有則此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

今天監有周能昭格於下乃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以佐之懿哉仲山甫之德形諸外者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卽德之所以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豈非保身之效歟今仲山甫又以賦政出祖但見駕四牡之業業率征夫之捷捷而每懷靡及者山甫也四牡彭彭而壯盛八鸞鏘鏘而和鳴者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而寵錫之也至於覩四牡之騤騤聞八鸞之喈喈念仲山甫徂齊而欲式顒其歸者則吉甫也爰作誦以送之穆如清風之深長誠知仲山甫之永懷靡及而歌此以慰其心耳

烝民八章○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卽德基之溫恭小之此豈無本而然哉惟其旣明於察理且哲於知幾以保其身於無疚乃能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也我聞人亦有言柔性含容則物至能茹之剛性發強則物至能吐之維仲山甫溫恭可親柔矣而非道難悅亦不茹也嚴正可畏剛矣而以虛受人亦不吐也惟不吐而一夫勝予不侮矜寡也惟不茹而萬人吾往不畏彊禦也非明哲而能措諸身者剛柔合德若是乎是故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之偏於剛柔者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此其明哲所獨造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豈非保身之效歟今仲山甫又以賦政出祖但見駕四牡之業業率征夫之捷捷而每懷靡及者山甫也四牡彭彭而壯盛八鸞鏘鏘而和鳴者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而寵錫之也至於覩四牡之騤騤聞八鸞之喈喈念仲山甫徂齊而欲式顒其歸者則吉甫也爰作誦以送之穆如清風之深長誠知仲山甫之永懷靡及而歌此以慰其心耳

烝民八章○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卽德基之溫恭小

心翼翼卽爾室之敬愼威儀是力卽德隅之抑抑古訓是式又推本於學以窮理卽敷求先王之明刑也既明且哲柔不茹剛不吐又推本於知幾以入德卽其惟哲人順德之行也於此可見古人畜德之方無二術矣然此詩大旨尤以明哲保身爲要領蓋守身守之本也況居王躬是保之職者乎閑邪存其誠而後能格君心之非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而後能補袞職之闕學古有獲道積於厥躬而後能獻啟心沃心之益管樂爲師保乃克俾厥后蹈道若咸康未之或

有也蓋明以晰理則擇善精而制行於中正哲以知幾則愼動早而省括於微眇保身以敬事一人其則不遠故古大臣務之否則不學無術縱勵匪懈於夙夜而所敎非所受敎婦寺之忠必敬必戒亦匪懈也奚所取於師保哉寬柔以敎不報無道所謂柔則茹之也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所謂剛則吐之也此皆性質之偏非君子之德君子之保身順於理不役於氣故能中立而不倚孔子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君子知柔知剛知微知彰萬夫之望由是觀之可見此章所言正明哲保身之實下章因歎其德之拔萃於烝民而以補袞終之明其敬事一人者皆本諸此也昔之說詩者以明哲保身匪懈事主劃爲二事其解保身又牽於利害死生以爲言卽極圓融其說而義實粗疏矣又解柔茹剛吐爲世俗之人侵吞柔懦畏怯剛暴果爾則柔不吞剛不怯鄉黨稍知自立者能之惡足稱鮮舉之德況茹納也吐棄也以不侮爲不茹鰥寡義猶可通若以不畏爲不吐彊禦則事且詰姦鋤暴非師保之要務何故略言其大者而諄諄於此又與上下文語意雜而不貫其失詩之本旨甚矣

韓奕

古序尹吉甫美宣王也

續序能錫命諸侯

集傳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序亦以爲尹吉甫作今未有據下篇云召穆公凡

伯者放此

辨義此篇非因初立來朝而作詩文甚明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邊豆有且侯氏燕胥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玄袞公服非侯服殆以方伯加等也鉤膺金路也而有鏤錫亦特賜如玉路之制胥語辨燕譽即式燕且譽也○宣王加命韓侯爲北伯以率北國如先王之舊制尹吉甫美其事故因王命顯父餞之而作此以贈行言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其下有倬其道韓侯由之以來受命王親命之曰茲特命纘戎祖考之舊戎能無廢朕命夙夜匪懈虔共爾位則朕命必不移易

爾尚幹正不庭之方以佐戎辟可也其爵命之特進如此其始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乘之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及王錫韓侯則有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其車服之加等如此今則韓侯出祖出宿于屠王命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邊豆有且侯氏燕胥可無言以贈乎以韓侯之娶妻言之則汾王之甥蹶父之子也前此韓侯迎之于蹶

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亦顯著其光乎但見諸
娣從之祁祁如雲爛其盈門其與王室有昏姻之故
如此以韓之國土言之蹙夂孔武靡國不到每爲韓
姞相攸獨謂莫如韓樂蓋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
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得此令居
韓姞所以燕譽也其享國之富饒如此以韓之建國
言之溥彼韓城在昔乃燕師所完以其先祖受命於
先王因是百蠻而長之其來久矣故今王錫韓侯其
追其貊奄受北國以爲方伯所謂繼戎祖考者也因

以其方伯之職實墉實壑以固封疆實畝實籍以正
賦稅乃率所屬之國獻貔皮赤豹黃羆以歲修職貢
於王則所謂幹不庭方以佐戎辟者也韓侯其無廢
王命哉

韓奕六章

江漢

古序尹吉甫美宣王也

續序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集傳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

辨義此及下篇皆紀功旂常之作與六月采芑勞還
者不同故登大雅首章敘行師之事水陸並進而淮
夷來服二三章詳言善後事宜措置精詳後篇賞召
虎之武功而虎所稽首對揚者惟期矢文德洽四國
是豈漢唐以下之大將所及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
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
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
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
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
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
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來求來求順也來鋪來陳款也○宣王命召虎平定

淮夷經營告成而賞其功尹吉甫美其事故詩以紀之言其舟師則汎江漢之浮浮武夫滔滔然順流以下惟匪安匪遊以用命而淮夷皆來求順矣其陸師則既出我車既設我旗惟匪安匪舒以赴功而淮夷皆來陳款矣因之就江漢湯湯之地率武夫洸洸之衆經營其四方以告成功于王今四方既平則王國庶定時靡有爭則王心載寧矣此其告成者誰乎蓋淮夷據江漢之滸王命召虎討平之遂式辟四方以復侵土因徹我疆土以正田稅闢土匪奪所有以疚

其人徹田匪貪所出以棘已欲惟欲于王國來歸極耳由是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而境土悉定矣王乃策命召虎曰凡茲來旬來宣之功在昔文武受命則召公維翰今汝無曰予小子亦維召公之職是似之既能肇敏女功我當用錫爾祉茲釐爾圭瓚及秬鬯一卣我既告于文人錫爾山川土田爾當奉此瓚卣于周受命且自召祖以告命也于時虎拜稽首以受策稱天子萬壽以謝賜虎乃再拜稽首對揚王之休命曰王釐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

顧明明天子令聞日益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則萬年無疆之休也

江漢六章

常武

古序召穆公美宣王也

續序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集傳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人作此以美之

辨義續序每從篇名生義鄙倍者甚多此猶近理但此詩言宣王自將則常者太常也天子在軍建太常

之旗令紀其功而以常武名篇卽王奮厥武天子之功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

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
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
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三事承率淮浦省徐土不留處而言也○宣王自將
以平淮徐故召穆公美其事而詩以紀之言赫赫乎
明明乎王命卿士以帥師則南仲是其大祖位大師
而字皇父者是也其慎選大將如此命之整我六師

詩深卷二十三　　異

詩深卷二十三

常武六章

瞻卬

古序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集傳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

辨義大壞如易稱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蓋指君德
言之正月亦刺幽王之嬖褒姒然多為危詞以悚聽
而無弼違之實視此之直攻邪心辭無覽假者遠不
逮矣又集傳於大小雅凡言旻天疾威昊天不惠之
類多解為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否則指為不順之

天既失古人恪謹天戒之義且啟後人無所忌憚之
心讀者亟宜辨之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塡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
民其瘵蟊賊蟊賊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
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
厲之階亂彼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

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
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
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藝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
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惠順也塡塞也蟊賊喻女蠱也介狄言女戎也○幽
王大壞而凡伯陳此以刺之言瞻卬昊天之心則不
我順以致氛氣孔塡不寧降此大厲亦既邦靡有定
士民其瘵矣猶任蟊賊肆其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
收靡有夷瘳則天心安得順哉卽如人有土田女反
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
有罪女覆脫之顚倒若是總由哲夫則能成城而哲
婦必至傾城今乃美厥哲婦使之爲梟爲鴟是婦有
長舌維大厲之階不寧之亂匪降自天而生自婦人
也凡長舌而匪教匪誨者時維婦寺而已非蟊賊而
何彼窮人以忮害變忒之術旣譖差於始則終竟必
背之豈曰爲惡不極女又謂之伊胡爲慝譬如賈人
三倍言價君子亦以是識其詐圮婦人本無公事竟
休其蠶織以謀之王奈何不識哉今不思天何以刺
我何神之不富我反舍爾介狄維予胥忌則是忽天
戒旣不弔不祥近女戎又威儀不類加以忌忠直而
人之云亡邦國必殄瘁矣現今天之降罔維其優矣
又復人之云亡我益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
又復人之云亡我益心之悲矣試觀藝沸檻泉維其
源之深矣若我心之憂矣寧自今矣蓋大厲之生不

自我先不自我後不得不憂耳夫藐藐昊天無不克
轉禍敗而讎固之爲今之計必無忝皇祖庶可式救
爾後可不悟哉
瞻卬七章○自古有妖色者必有妖心是謂哲婦而
一言以蔽之則曰鞫人忮忒蓋其心既極忮嫉又極
機變蠱昏庸之志氣以弄其長舌而人之逃於罟穽
者必鮮所以能鞫人也今教以識之之法亦一言以
蔽之曰譖始竟背凡言之確實者終久必驗若其始
本無實不信其究竟亦必大謬不然而溺愛者又曰

伊胡爲慝是謂之其所親愛而辟則莫知其子之惡
矧昏主之喪志於哲婦乎於是取譬以明之曰賈人
言價至於三倍君子雖長厚亦以是識其貪詐爲其
大不近乎物情顯而易見也況公事本非婦職而休
戀織以謀之意欲何爲哉此皆啟牖昏庸之蔽溺老
臣之苦衷可謂提耳示事矣集傳多誤解而謂婦寺
能以智辨窮人之言者尤誤夫婦人深居宮禁固不
能窮人以辨況其長舌正以有意無意不露形迹爲
工史稱褒姒不好笑雖百方悅之不可得噫此其妖
心莫測豈徒口辨是尚歟
召旻
古序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續序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一曰胡不
集傳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
辨說此篇蠹賊內訌四語急砭其隱微深錮之疾不
知其玷我位我貶則斥其舉錯之謬亂也一曰胡不
自替職況斯引再曰不云自頻不云自中又曰職況
斯引不哉我躬則言之益爲深切矣小旻詞極直悚

而止於人政之非未探本於君心試與此詩並讀大
小雅之氣象自別嵓高至此續序皆隨而此尤無理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天降罪罟蠹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皋皋訾訾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流斯粺胡不自
替職兄斯引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

兄斯弘不胡我躬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
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有舊
幽王大壞而凡伯陳此以刺之言旻天疾威於上故
天篤降喪癘我以饑饉使民卒流亡我居之疆圉卒
歸荒蕪也天所以降茲罪罟者正由薀賊之婦內訌
其心昏椓之臣靡共其職凡此潰潰回遹之人王實
使靖夷我邦天安得不怒哉猶且皇皇訛訛王曾不
知其玷至於兢兢業業憂國之誠孔塡於胸而不寧

則我位孔貶黜陟顛倒若此以致禍亂之生如彼歲
旱草不潰茂又如彼棲苴之無根我相此邦蓋無一
不潰止矣維此邦昔日之富不如今時之疚維今時
之疚又不如茲日之潰是愈下之勢也爲今之計譬
彼疏附斯可治之爲粹王胡不自替今之疚以還昔
之富反職其悅然可憂者斯引而長之則是全弗自
反如池之竭矣不云自頻之不入泉之竭矣不云自
中之不出亦既溥斯害矣又職其悅憂者斯弘而大
之獨不懼哉及我躬乎在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

闢國百里昔之富昔之人爲之也今也日蹙國百里
今之潰今之人召之也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
舊乎其如王之不用何
召旻七章○前篇終於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
祖式救爾後既可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之理尤可見古人之轉禍爲福計人事之修悖不計
氣化之盛衰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言氣化之必
然也然而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則人定之
能勝天也此篇終于維今之人不尚有舊是又毅然

以天下之安危爲已任蓋曰君能無忝皇祖則召公
之事臣請與在廷勉爲之賢哉凡伯可謂不愧箕比
矣若夫我生之初逢此百罹尚寐無吪雖曰遭時愈
艱而才力不逮昔人以致東手亦隱隱具見於言下
噫西周之末東遷之初豈非世運暨人材升降之大
幾歟
民勞至召旻十三篇○厲王在位無刺詩何哉先王
之教庶人謗如于思之謳澤門之詛艾豭之歌及斗
粟尺布之謠有似於詩而不能六德爲本六律爲音

故曰謗焉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時忠直之臣寧爲面折廷爭而未肯陳詩諷刺不欲觸其所忌也迨奔彘之後周召共和行政懲前事以戒同朝民勞王于遏虐板主于懠德序故皆以刺厲提其綱蕩以警告嗣王故借殷傷周而託于祖訓抑以貴戚入相故刺厲自警而戒於淪胥桑柔亦創巳往謹將來而作故簡賢絀不肖之志尤拳拳于序爵此皆賢聖之徒相與戮力王室輔成君德於時遇災而懼雲漢美之卽禹湯罪巳之心也

用能北伐南征削平禍亂崧高之保南土烝民之城東方韓奕之率北國所以綢繆牖戶也江漢遣將當武自將淮夷旣平徐方亦同則文武之竟土無不復蓋中興之所作爲盛矣乃繼以瞻卬召旻哲婦傾城百里曰蹙而皇祖之所開創召公之所啟闢其亡也忽焉噫興之實難而覆之甚易豈不哀哉

詩深卷之二十三終

頌

集傳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

辨義頌王者有事於郊廟及社稷山川之樂歌不獨宗廟而已周頌正也魯頌變也商頌附也今列爲三

周頌

鄭譜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大祖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儐鬼神五祀所以本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禮之藏也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潔其牛羊聲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

辨義周王者有天下之號也作樂以昭一代之功德而頌興焉鄭譜所言頗見大意三代以來郁郁之文

惟周爲盛及周之衰諸侯僭竊禮壞而樂亦崩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嘗取其詩而序之以教學者以傳後世天之未喪斯文則文武之道此其極軌也去聖既遠欲考夫樂之得所者已弗可得然幸詩序俱存學者能遵序以究詩之義因卽詩以求樂之所亦庶幾可見其大意焉舊本分列三什今合之爲一卷凡三十一篇

清廟

古序祀文王也

續序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集傳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
之樂歌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
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書大
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
復見文王焉
辨義孔疏成洛邑朝諸侯自明祀之時節於經無所
當今考祀之時節先儒皆據洛誥以續序但誥稱
王祀於新邑序則主攝政而屬之周公誥稱文武並

祀序則求合古序而獨云率以祀文此可見其影借
洛誥爲說而難信爲實事矣昔文王三分有二以服
事殷孔子稱其至德非九年稱王之邪議所能溷然
則武王既有天下乃追王三后而中庸稱周公成追
王上祀之禮止及太王王季先公是祀文之禮樂武
王早已成之蓋當十有三年四月來自商至於豐庶
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丁未祀於周廟其時追王
三后因命周公作清廟以祀文王顯相多士指冢君
百工言之對越在天以王號尊崇言之駿奔在廟所
謂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
告武成又作維天之命以告太平卽偃武修文列爵
分土垂拱而治之類也在四方攸同王后維翰之日
羣后百工朝聘於豐者必眾今文崩已十有三年苟
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之蓋秉文之德心
悅而誠服夙昔號稱友邦一旦改號更制相與肅雝
濟濟駿奔在廟此豈勢力所能驅馭哉或乃指爲詩
歌之所感動舍文德而歸美周公非續序有以誤之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
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武王歸自商至於豐率羣后百工祀於周廟追王文
王而作此爲奉祀之升歌言於乎此穆清之廟有肅
雝之顯相有濟濟之多士其平日秉文之德今當對
越在天相與駿奔走在廟不亦顯乎不亦承乎惟文
德之無射於人有若斯也
清廟一章
維天之命

古序太平告文王也

集傳此亦祭文王之詩

辨義朱子辨說詩中未見告太平之意竊謂假以溢我我其收之文義甚明集傳據春秋傳以何之爲假借之轉也恤之爲溢字之訛也收受也讀者誠平心察之果經文之訛乎抑春秋傳之誤乎況文謨丕顯武周親承而祗遹之今對越在天忽爲疑望之辭曰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是誣文也恤我者尚未知何以而曰駿惠我文王會孫篤之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之德之純假大也溢我流溢以及我也收之收太平之功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自誣也察此則序傳之得失著矣

此武王大告武成之時以太平告文王之樂歌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豈不顯哉文王之德之純與天無閒也是故德之流行大以溢及於我太平之功我其收之矣繼自今惟駿惠我文王之德俾世世曾孫篤之於勿替矣

維天之命一章

維清

古序奏象舞也

集傳此亦祭文王之詩

辨義先儒皆稱象節南籥爲文王之樂今按燕禮合樂二南若舞則勺鼓鐘亦稱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是以南卽指二南而勺乃其籥舞之名也鄭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刑伐之舞武王制焉可見南籥爲文舞故十三舞之象節爲武舞故成童舞之朱子辨說詩中

未見奏象舞之意然詩中亦未見祭文王之意如指鞏禋有成爲祭文之證則緝熙文典亦可爲奏象舞之證況我武繼伐以清四海故曰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是迄用有成維周之禎以爲奏象舞之歌尤屬意理明切張子曰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然則升歌清廟畢堂上閒歌維清則下而管象所謂象節也堂上合樂二南則堂下舞勺所謂南籥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鞏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維清肇禋皆二字爲句維清以永清四海言肇禋以遷岐言周之王迹太王肇之文王成之周之所以爲周也故曰維周之禎○此奏象舞之升歌言維四海之永清皆由緝熙文王之典蓋自遷岐肇禋迄用文之武功以有成實維周之禎也

維清一章

烈文

古序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集傳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

辨義維清以上成於武王自此篇以下皆周公相成王所制作序書成王即政而時世昭然矣即政者武王之喪既踰年月正元日成王改元即政羣后畢朝以受命也國君薨樹子必以嗣立請命於天王故踰年即位若未踰年雖列於會止稱子未即位故也天下不可一日無王故王崩則嗣王祇承顧命出畢門立應門之內南面以受方國之壤奠稱予一人以報誥既即位乃反喪服及其踰年改元稱即位改元乃即成王元年也由是推之流言辟居在元年之春出

初政之大者也是日見於祖廟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是也見祖不用樂行月朔之祭以告事諸侯皆助祭遂受命於廟故述前王之不忘者爲此詩以戒之說詩者多稱爲周公攝政之七年致政成王今按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家宰古制也嗣王幼大臣攝政託六尺之孤亦古所有也然謂公當成王免喪致其總己以聽之政有閔予小子諸篇可據公雖致政王實孺子萬幾裁決無弗仰成於公有君奭篇小子同未在位之言可據若自武崩至營洛七年以來公竟

踐阼以朝諸侯漢人雖載此說詩書並無明文以理揆之霍光不學無術未聞有此而況於周公以事考之公遭流言居東二年王迎公歸又東征三年七年已去其五誰爲孺子踐阼乎況王聞流言而疑啟匱見書而泣既非童蒙無知穆卜之日王與大夫盡弁是王雖幼而已冠家語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按天子七月而葬然則武崩在往年之冬十有二月故葬於此年之夏六月即成王元年也由是推之流言辟居在元年之春出

郊迎公在二年之秋免喪朝廟諸侯皆助祭故作此詩以戒之言惟
武庚方叛故有拚飛維鳥之比蓋成王當此年已十
六何需公踐阼七年之久然後致政哉又按洛邑既
定王曰予小子其退卽辟於周命公後又曰公定予
往是王自歸宗周命公留保東都書序稱唐叔得禾
王命歸周公於東以公在東都故也留東之後又七
年而薨故誥末云惟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卽承
上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言之公薨王復命
君陳尹東郊諄諄以法公爲訓厥後康王又命畢公

保釐東郊言周公克愼厥始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
成厥終其文甚明漢人謬解命公後爲立後於魯指
七年爲追紀攝政之歲月更本之以申序義舛甚矣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
王不忘

烈功也文德也辟公以功德受封故曰錫茲祉福惠
順也戎功卽指烈文言之前王武王也○成王改元
卽政祇見祖廟諸侯皆助祭故作此詩以戒之言惟
有烈有文之辟公得錫茲分封之祉福惠順我無疆
之道子孫保之今能無封殖侈靡於爾邦則維王其
崇之念茲開國之戎功使繼序其皇之蓋先王無強
維人道故四方其訓正之不顯維盛德故百辟其儀
刑之此列爵分土所由來也於乎前王親賢之澤永
不忘矣

烈文一章○周有天下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同異姓
之辟公皆以功德受封故前王不忘者君子賢其賢

而親其親也大學傳兼樂利言之者封建井田事相
表裏親賢作輔子孫保之則小人之樂利在其中矣
此詩大旨與康王報誥之語意正同

天作

古序祀先王先公也

集傳此祭大王之詩

辨義周之王迹肇自太王康自文王子孫遂保之以
有天下於是追王大王王季所謂先王也自祖紺至
后稷皆上祀以天子之禮所謂先公也其奉祀皆用

此詩爲升歌故序述致王之由所謂以其成功告於
神明也
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岨矣岐有夷
之行子孫保之
周公相成王制禮樂故作此爲祀先王先公之升歌
言天作高山始於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更從而康
之所以彼岨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乃保之以有天下
而得以王禮上祀也
天作一章

昊天有成命
古序郊祀天地也
集傳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
辨義朱子辨說之闢序者一云合祀天地古者未嘗
有此瀆亂庬雜之禮竊謂王者祀天於圜丘在南郊
祀地於方丘在北郊故曰郊祀天地即宋人亦稱北
郊非合祀之謂若以專言郊祀譏之則孔子曰郊社
之禮所以祀上帝其可譏久矣蓋社之祭達於庶民
社皆統於帝誠以冬至荅陽夏至荅陰氣雖對待而
理實流行惟對待故乾南坤北之位定惟流行故其
神妙萬物者帝出乎震致役乎坤震於四德則乾元
統天於三男則長子承嗣故曰夫政必本於天殽以
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由是致其奉祀之誠天地
皆謂之郊而昊天其子之分尊矣中庸詩序其言皆
出孔子似不得於彼僅曰省文而於此竟譏庬瀆也
一云一詩兩用則此詩言天而不及地若於方丘奏
之於義何所取夫王者之祀天地二至異時方圜異

位蒼黃異色器幣異物六變八變異樂祝版名號異
稱所以辨異者既至矣若其發於詩歌則兩大之德
業浩蕩難名不敢瀆也於是吟咏在我之精誠以昭
格於上下志氣感通初無二致何故祀天之歌不可
以祀地若謂詩專言昊天則自古帝王躬膺歷數皆
稱受命於天不聞兼稱受命於地譬如庶人雖專祀
其母稱嗣子以告必曰承宗於父稱名以告必從父
姓王者之事大父大母何獨不然歟一云以國語證
之其爲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今按國語並未

以詩言成王爲王誦之證其釋成字之義有三如屬之二后則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嗣武受之又養晦十有三年故孔子稱周德之至與唐虞之際竝論是謂始於德讓也及變伐之際散財發粟大賚四海封墓釋囚反正由舊惇信明義興滅繼絶孔子亦云信則民任寬則得衆是謂中於信寬也由是放牛歸馬偃武修文鎬京辟廱無思不服是謂終於固緜也成王以幼沖嗣立不忘固守成之令主若謂其德讓始之信寬中之固緜終之迹其在位之始終何所指實以分受此三言而謂叔向所云故曰成者蓋言成之所以證成不亦誤乎一云詩言天命及文武各止一句至於成王以下乃至五句而後己其不爲祀天地而祀成王無可疑者不思舊解成王爲二后受命以成王業則不敢康以下皆二后之事何止一句今欲指成王爲王誦之證則下文縱有千百語何難遷就以屬之而卽此證其非祀天地無異訟者自辨而自證之矣一云周公制作亦及其當時之事而止豈有周之後王獨不得褒顯其先王吾謂周之後人自可顯褒其先然孔子贊武周之達孝必稱郊社禘嘗誠以制作一代之禮樂莫大於郊禘也今此詩祀天地者改爲祀成王雖詩禘大祖者改爲祭文王是謂始於德讓也及變伐之際散財發粟大賚四海封墓釋囚反正由舊惇信明義興滅繼絶孔子亦云信則民任寬則得衆是謂中於信寬也由是放牛歸馬偃武修文鎬京辟廱無思不服是謂終於固緜也成王以幼沖嗣立不忘固守成之令主若謂其德讓始之信寬中之固緜終之迹其在位之始終何異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序俱存今遵序以讀詩繹詩以合序理明辭順並無迂滯僻澁之累奈何棄毛鄭竝棄古序乎

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基承藉也宥寬裕也密嚴謹也緝熙二后之繼明也

○此郊祀天地之樂歌言昊天有成命於宥密之衷於乎成王業而不敢康夙夜基藉天命我二后受之惟二后繼緝熙光克殫厥心肆今其安靖之而告成功於郊祀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周禮大司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函鍾爲

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此皆言舞言奏而不言歌蓋未祭之先求神之樂求天神曰降樂以六變爲度求地示曰出樂以八變爲度然後皆降皆出可得而禮之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乃正祭之樂於是有歌焉其歌殆卽此詩但其旋宮一用大呂調一用應鐘調有不同耳

我將

古序祀文王於明堂也

集傳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埽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卽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辨義自漢以來議明堂者衆說紛厖惟考諸經傳古記則事理之明正可據者有八焉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王都之城也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城內之道也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王宮居其中也然則市朝一夫以下承言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其

爲王之朝堂明矣古者以周尺八寸爲步一夫百步也市朝之間一夫以建王宮夏后氏名其堂曰世室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九階四旁兩夾窗飾以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名重屋堂惟五尺四阿重屋與夏異周名明堂惟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宅各二筵又與殷異餘不言者皆仍夏制可知矣蓋此但舉南面之堂言之故月令言天子夏居明堂饗明之堂也左个右个堂左右兩偏之宮室也朝見在明堂治事在五室退息則居左右个

東曰青陽春居之西曰總章秋居之北曰玄堂冬居之俱倣此惟規制悉如明堂故考工記不言猶之經涂九軌則緯涂不言自見矣左祖亦止言廟門闈門不及堂室其制亦如朝堂故春曰青陽太廟南曰明堂太廟西曰總章太廟北曰玄堂太廟廟各五室天子於四仲月居之以順時序而每年時祭郊社多在仲月尤於散齊致齊爲宜但太廟之左右个無宮室耳故合考工記月令兩說明堂之本制見矣凡諸侯來見春朝於青陽夏宗於明堂秋覲於總章冬遇於

玄堂各從王四時之所居至於六年五服一朝必南面以聽天下明堂位曰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三公中階之前諸侯阼階之東諸伯西階之西諸子門東諸男門西九夷東門之外八蠻西門之外六戎西門之外五狄北門之外以上位次殆所謂九階而在周書五服一朝之內九采在應門之外乃周禮之要服六歲一見者故亦預五服之朝是謂明堂之位也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明堂以受方國也祖宗功德因時制作以光顯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所以爲大孝也又按冬至郊

堂也家語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與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合此三說明堂之本用又見矣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樂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祭義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合此三說可見明堂本以朝諸侯而祀文配帝

乃周公以義起之蓋周之王業生自后稷故思文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成於文王故我將曰儀式型文王之典曰靖四方且天與帝非有二也稱其廣大生物謂之天而稷功之大克配之故曰無此疆爾界陳常於時夏稱其臨下有赫謂之上帝而文德之顯克配之故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近郊曰農郊祀稷於郊以祈農事也南面聽政曰嚮明配文於明堂以受方國也祖宗功德因時制作以光顯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所以爲大孝也又按冬至郊

天載在周禮不言配祖惟啟蟄而郊配以后稷則經傳歷有明徵至於明堂配帝孝經樂記制義均未言祭在何時大抵六年五服一朝乃舉行之猶之十二載時巡歌時邁三年祫歌有虞五年禘乃歌雍也漢唐宋諸儒以月令季秋大饗帝當之今按月令仲秋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短長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言選擇羣牲也及季秋則大饗帝嚳嘗祭犧牲皆告備於天子卽宰祝復命也故下文又言合諸侯制百縣

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賦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其文義一貫至爲明晰而漢人割裂之嘗爲嘗於羣神指大饗爲徧祭五帝後儒因指爲明堂大饗皆臆解無據之甚也且漢人見生民之序書尊祖孝經之文稱嚴父又稱周公其人遂謂配天以祖配帝以父此程子與陳氏彤氣尊親之說所從生而諸家明堂配以禰廟之義所由起也今考孝經以郊稷宗文並承於嚴父之下何嘗劈分父祖周家制禮成於周公

故稱周公其人若明堂享帝必時王爲祭主非周公祀之設義取配父成王主祭宜配以武王何故不禰其父而禰其祖蓋訓詁家之害義附會者之穿鑿每多類此窮經者不可不辨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佑之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右尊也右之降鑒之意若如集傳降而在此牛羊之右則鑒矣典常法也時是也指文王之典言之○此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言我將我享以昭事維羊維牛以升香維天其降鑒而右之蓋我惟儀式刑文王昭事之典日靖四方伊今錫嘏之文王殆既在右而歆饗之繼自今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是文典保之而勿敢斁也

我將一章

時邁

古序巡守告祭柴望也

集傳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

辨義此詩之用有二王將巡守則用以告祭猶人子之出必告既至方嶽之下又歌此以柴望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餘皆如岱禮是也此如桓一詩而講武初出則用以類祭既至而表貉則用以禡祭集傳易爲祭告既失其本義又不言柴望則疏漏尤甚巡守固有朝會之事然此詩爲告祭柴望而作乃祀典之大者故載於頌非朝會時亦歌之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式序在位兼君公大夫師長言之○此巡守而告祭及柴望之樂歌言我以時巡邁其邦者惟昊天其子之故也蓋天實右序有周矣必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而幽無不洽庶幾允王維后以述右序之事也天既明昭有周使式序在位必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而武略不試我求懿德肆于時夏而文教覃敷庶幾允王保之以繼明昭之志也

時邁一章○此上三篇一郊祀一配享一告祭柴望皆祭天也故彙載之呂叔玉以此詩爲肆夏執競爲樊遏思文爲渠謂之九夏之三臆說無理已於楚茨辨之矣

執競

古序祀武王也

集傳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又云此昭王以後之

頌則無類此者豈周自昭王以後獨有之乎殆不然

矣餘說見商頌邪篇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成康成康世之功永清大定是也奄徧也徧有四方若無思不服及通道蠻夷也○此祀武王之樂歌言執心自強者惟武王無或強之者惟武烈豈不顯哉成茲康世之功遂上帝是皇以君四海矣自彼成康以來東西南北奄有四方而垂拱脩文之治更斤斤其明焉故今象昭其功德以奏祀九夏奏鐘鼓之喤喤六成奏磬筦之將將錫嘏受降福之穰穰降福既簡簡而甚大威儀益反反而加謹庶神之既醉既飽福祿來反而不已也

執競一章

思文

古序后稷配天也

集傳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

辨義此祭雖在南郊而與圜丘異地與冬至異時蓋二至郊祀天地苍陰答陽特祀也此則啟蟄之郊周以穡事成王乃祀稷配天以報本每歲於其始播穀時舉行之故生民敘后稷之事至以興嗣歲即承言卬盛于豆其香始升上帝居歆孔子對定公郊祖配天之問曰萬物本乎天言孟春為生物之始也人本乎祖言后稷為生民之始也魯人所僭者即此郊故記稱以孟春郊祀上帝孟獻子亦言郊祀后稷以祈農事郊而後耕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思文如堯稱文思也立如立達之立○此孟春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言思文后稷其功克配彼天誠以立我烝民莫非爾極也在昔貽我來牟之種乃上帝命之以率育乎烝民民生既立由是無此疆爾界皆得陳常道于時夏矣

思文一章

臣工

古序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集傳此戒農官之詩

辨義助祭卽春郊之祭蓋孝經所云各以其職來祭者明堂配帝則羣后迪職春郊配天則歲事來辟故詩稱來咨來茹也旣郊又助耕帝藉乃遣於廟而以此詩戒之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臣工一章

噫嘻

古序春夏祈穀於上帝也

集傳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辭

辨義此旣耕藉而祈穀亦在仲春至仲夏又大雩帝以祈穀實蓋一詩兩用也月令謂以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閒殆非農官車右之屬竊謂太保爲正少保爲副羲但月令稱天子耕藉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皆隨王助耕而王躬是保者介耕藉大典公卿列辟皆有事於耕也郊而後耕脩啟蟄而郊告以春及而將有事於耕也故曰參保介之御閒四之者秦人不配祀后稷故卽以啟蟄之郊爲祈穀其實職當輔王行禮因爲參乘故曰參保介之御閒四之人事也耕而後祈人事脩乃俟命於天未耕而祈非禮也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蓋來年之誤觀季春日舉趾則耕藉當在二月如何新畬省耕也錢刈草鎛芟草夏耘也奄觀銍艾省斂也所謂先王觀也○

又爲麥祈實可以見之

噫嘻成王旣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

諸侯助祭於春郊者旣助耕帝藉遂遣於廟而戒以此詩言嗟嗟臣工各宜敬爾在公王於此釐爾成法

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成王周以穡事成王也昭假指春郊言之烝民言昭假於下商頌言昭假遲遲皆事天也集傳謂猶言格汝眾庶誤矣率是農夫耕藉以率之也耕藉則庶人終畝由是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蓋上率之下亦服之集傳以亦爲皆服非也十千維耦正義一萬人也詳具載芟○此春夏祈穀於上帝之樂歌言噫嘻我先人以穡事成王業既昭格爾於郊祀遂親耕以率是農夫使播厥百穀由是駿發爾之私田終三十里亦服爾耕而十千維耦之並出能無祈於降

康乎

噫嘻一章○千井之私田八十萬畝積之方三十里集傳謂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由誤解野外九一國中十一之義其略已見采芑蓋孟子言必自經界始卽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也春秋傳曰井衍沃以田言之三農稼穡以生九穀也牧隰皐以蕃言之園圃樹藝以毓草木也大司徒以室數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萊在其中故遂人之頒

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大司馬令賦上地食者三之二萊一田一也中地食者半田萊各半也下地食者三之一萊二田一也田供食萊供用田萊必相兼則井牧不相離矣遂人頒田里餘夫亦如之者餘夫授田皆二十五畝設以一夫之廛田萊頒餘夫亦辨地之上中下而四分以授之頒以一井八夫之數則三十二分以授之使同養公田四人承十畝之稅三十二人承八夫之稅其他征役倣

此萊以毓草木如漆麻棗栗薪蒸之類數口之家非此無以給用而按畝計算樹藝不如稼穡之利大約上萊五十畝中萊百畝下萊二百畝俱當田二十五畝合八夫之萊當一夫之田載師掌其任土之法而園稅出焉天子供官之百里曰國中以廛里任其地郊外九一國中十一之義其略已見采芑蓋孟子言必自經界始卽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也春秋傳曰井衍沃以田言之三農稼穡以生九穀也牧隰皐以蕃言之園圃樹藝以毓草木也大司徒以室數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萊在其中故遂人之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大司馬令賦上地食者三之二萊一田一也中地食者半田萊各半也下地食者三之一萊二田一也田供食萊供用田萊必相兼則井牧不相離矣遂人頒田里餘夫亦如之者餘夫授田皆二十五畝設以一夫之廛田萊頒餘夫亦辨地之上中下而四分以授之頒以一井八夫之數則三十二分以授之使同養公田四人承十畝之稅三十二人承八夫之稅其他征役倣卽夫一廛也以場圃任園地卽萊地也其餘王之宅田士田賈田在近郊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在遠郊公邑之田在甸所謂千里之內以爲御也郊甸以外皆卿大夫士之采地家邑之田曰稍小都之田曰縣大

都之田曰甿而載師以廛里場圃任其地者悉如國中蓋其任地之法國中五畝之宅無征其園地每廛二十而一近郊之園每廛十一遠郊之園二十而三甸稍縣都之園皆無過十二唯其閒漆林之征二十取五至於宅之無征均無異於國中所謂廛無夫里之布也田萊之列於九賦或國中或四郊其待用之同而田賦供九穀廩人倉人掌之萊賦貢草木若麻縷漆絲之類大府內府掌之其計皆總於司會也授田萊之法方里而井上地四旁各附園地三畝得萊一千六百畝

四百畝每夫五十畝中地四旁各五畝七步得萊八百畝每夫百畝下地四旁各十畝得萊一千六百畝至於百夫又有洫以納溝之流洫長十里所謂方十里爲成也其閒埒以通之百夫則上洫下洫遞相承至於千夫又有澮以納洫之流澮長百里所謂十成爲終也其閒埒以成之千夫則上澮下澮遞相承至於萬夫乃專達於川矣由一澮至十澮廣長皆百里故曰方百里爲同同閒之澮各載其名亦以名其鄉與遂縣與都也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閒必有川焉而有國則二千五百邑讀家語者以千步而井爲句禹貢之導眾水鉅細弗齊皆自山出昀昀原隰乃在其下雖大若江淮河漢總曰百川地險而非人力也經界始者經其遂溝洫澮之域以爲界也凡水之行於地中源有近遠流有分合勢有淺深行有緩急道有迂直時有長消歲有旱潦唯因勢利導則蓄洩可資而斷難强水以就吾井牧是故遂縱溝衡因而洫縱澮衡遂衡溝縱因而洫衡澮縱何也坤輿大勢水歸東南聖人則之以作溝洫南其畝者水經北入東其畝者水經西入其制總田八萊二之稅曰十夫夫間既有遂矣必有溝以納遂之流溝長十井所謂井十爲通也其閒埒以井之十夫則上溝下溝遞相承至於百夫又有洫以納溝之流洫長十里所謂方十里爲成也其閒埒以通之百夫則上洫下洫遞相承至於千夫又有澮以納洫之流澮長百里所謂十成爲終也其閒埒以成之千夫則上澮下澮遞相承至於萬夫乃專達於川矣由一澮至十澮廣長皆百里故曰方百里爲同同閒之澮各載其名亦以名其鄉與遂縣與都也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閒必有川焉而有國則二千五百邑讀家語者以千步而井爲句禹貢之導眾水鉅細弗齊皆自山出昀昀原隰乃在其下雖大若江淮河漢總曰百川地險而非人力也其語遂不可曉轉疑文必有誤不亦幷乎所謂必自

人力所營務順地防行所無事逞智則鑿執一則拘故古聖王必盡力焉集傳以爲萬夫之地四旁有川是畺方三十三里有奇之地於中四面繞之以川如洲如渚每川如此不但國之中地脉斷塗軌絕且兩縱兩衡水由何來由何往其解萬不可得而通矣經界既正井牧以定因之以任地事令貢賦及凡稅斂之事必於居民之所聚則始於四井爲邑蓋東作則於中田之廬秋成則入邑中之宅故五畝之宅田邑各半凡司稼辨種種之種周知其名與所宜地以爲

法每歲懸於邑閭以示之以年之上下出斂法亦於邑以時催徵之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雖度地居民所聚有衆寡不過卽邑之規制以擴之耳因之國中立六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四郊立六遂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縣五縣爲遂鄉遂雖異名所以度地居民者無異於邑邱甸縣之法也由是稽其人民之數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故其制軍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每鄉一軍每

遂亦一軍甸邑采地或師或旅各以其地與民制之每邑三十二家制以爲比爲鄰爲伍之法六分五家而餘其二所以備舍也卽如國中方百里共二千五百邑以家一人制六軍用七萬五千人每邑餘二家得五千家凡有征役小司徒稽其貴賤老幼廢疾之當舍者卽於斯權之凡此者王畿如是侯國倣之然則均此井牧而必差以國中郊甸縣都又鄉遂異名官職異號者易故哉王者居中馭外以邦畿爲本型

家教國以六鄉爲基故國中者建極之根本服其水土親其九族享其九廟卜其百世興其賢能施其政教於此焉在荒政所聚保息所養本俗所安三物所敎八刑所糾五禮六樂所防於此焉先故風化之流行始於鄉人溢於郊甸漸於都鄙而後足以四達於邦國是以惟于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六官中諄復言之昔公劉遷豳贍彼溥原則于時處處古公遷岐周原膴膴則築室於茲先儒乃謂國中地狹難以井授毋亦未之思歟

振鷺

古序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集傳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

辨義此篇次於噫嘻豐年之間亦同諸侯來助春郊之祭者二王之後於周爲客故仲春祈穀之後然後遣歸觀有客之信宿授摯可見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鷺水鳥春分時來在田澤間秋分時去此詩正春分

時也西雝辟雝在西郊也戾止館之於此也○二王之後來助春郊之祭而歌此於廟以遣歸言當振鷺于飛于彼西雝之時我客戾止於此其威儀亦有斯容在彼無惡而久留在此又能無斁惟願旋歸之後庶幾夙夜自愛以永終斯譽於不衰耳

振鷺一章

豐年

古序秋冬報也

集傳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

辨義祭法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即周禮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因以名其野與其社是也夏以松殷以柏周以栗指此言之甸師掌耕耨王藉同姓有罪則死刑焉故古者戮人於社亦指此言之非右社也古之能平九土殖百穀者曰田主亦曰田祖天子爲藉於南郊王社在焉祀神農爲田主尊曰先嗇以司嗇從祀百辟之有益於民者曰司嗇侯社主之大

夫以下成羣置社祀卿士及古田畯之屬亦如五嶽視三公則大夫不得旅各循其分也唐人稱古者鄉先生死而可祭於社指置社言之耳籥章之職國祭蜡吹豳頌序言冬報即大蜡以報嗇禮言豳頌即指此詩此序兼言秋報而籥章止云祭蜡非其所掌與豳雅一例也但甫田大田一祈一報詩文甚明今噫嘻祈上帝而無報豐年報先嗇而無祈何哉諸侯祈年則御田祖以祭於國社天子祈穀則以先嗇從祀於上帝不復以后稷配之蓋后稷當夏殷之世其祀

不過司嘗周人王祀稷爲太祖三年祫五年禘四時孝享又於每歲孟春郊祀配天則並不稱先嘗尊祖也田主神農卽月令所稱其帝炎帝乃周禮五帝之一故春夏祈穀從祀上帝重農也至於冬至郊天特祀以報本不得以先嘗與之所以另有豐年之詩郊特牲郊之祭大報本反始蜡之祭主先嘗而祭司嘗祭百種以報嘗此冬至報天十二月報嘗之明證則秋報之主先嘗明矣聖王之制祭祀法施於民及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報功也然而凶荒殺禮八蜡

不通裁之以義也若夫祀之有祈有報聖人不敢以施於天祖誠以恩深罔極故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皆人之至性所發設有功則報勢必無功則不報豈事天祖之道乎至於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宗廟祀先所以厚人道報本非曰報功不以年之上下爲豐殺是故社祭土主陰氣以祀地言之家主中霤國主社曰示本亦以土神之此其尊天親地敬民美報邱乘供粢盛爲社事單出里爲社田國人畢作亦如郊之祭以大報本反始言之與田主之社

不同故社有四義焉一曰祀地天子主之二曰社稷達於諸侯三曰中霤達於大夫四曰田主達於庶人又按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大抵命侯社置社皆飲酒勞農以休息之其侯社之樂歌亦止用大田不同於天子之頌自魯人郊祀后稷則思文噫嘻豐年皆僭用之此孔子所以與於蜡賓而嘆其春秋書郊亦有正月四月五月九月不一也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此秋冬報先嘗之樂歌言豐牧之年多黍多稌我因之亦有高廩萬億及秭以之爲酒爲醴自烝畀祖妣而外又以周洽於百禮神之降福洵孔皆矣豐年一章○此上五篇皆本農事故彙載之有瞽

古序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集傳序以此爲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

辨義既曰合乎祖則此爲祫祭之樂歌無疑必言始作樂者兼發詩意也蓋周公成文武之德始作樂而

從奏之簫管因之以備舉但聞金奏作而喤喤厥聲
八音諧而肅雝和鳴先祖庶幾是聽矣卽我客戾止
者亦永觀厥奏之成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
磬柷圉旣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
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此始作樂而合乎祖其後遂爲祫祭之升歌也言有
瞽有瞽在周之庭而樂工備設業設虡崇牙樹羽而
樂懸備應田縣鼓鞉磬柷圉而樂器備凡旣備矣乃

合乎祖因爲此詩以告成功於神故篇中敘樂獨詳
使第書合祖則讀者於先祖是聽一語之外不知其
諄諄於樂之爲何故矣
有瞽一章○那曰我有嘉客亦不夷懌有瞽曰我客
戾止永觀厥成與韶舞之虞賓在位同意蓋樂以昭
德故能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舜以匹夫受天下於堯
湯伐夏武代商皆以征誅得之前代帝王之胄降爲
諸臣相與奉璋助祼聞樂聲之和奏而無纖芥不平
之意非上盛德孰能臻此乎

潛

古序季冬薦魚春薦鮪也
集傳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
寢廟季春薦鮪於寢廟此其樂歌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鰿鱨鰋鯉以享以祀以
介景福
潛當主集傳或曰藏之深一說爲精若作槮解之則
蘊義淺薄矣○此季冬薦魚春薦鮪之樂歌言猗歟
漆沮之水其中潛有多魚今以時取之有鱣有鮪鰿

鱨鰋鯉奉之以享以祀庶幾以介景福也
潛一章○周頌至此天地位萬物育氣化人事交際
其盛當合魚麗觀之若視爲寢園薦新之故事豈誦
詩達於政之訓歟

雝

古序禘大祖也
集傳此武王祭文王之詩
辨義漢以來議禘祫者不一說而三年祫五年禘不
王不禘則百家無異議周至武王始王天下周公相

成王制作禮樂合萬國之歡心舉行禘祭故推本王功而曰假哉皇考緌子孝子也太祖后稷也生民之祖也其所自出帝嚳也以其祖配之文王也祭法王周祖文王受命之祖也禘嚳因及姜嫄配以太姒故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議者或稱禘小祫大或稱禘不及羣廟之主或稱以其祖配即指后稷揆之以禮是皆不然設禘果不合羣主是五年屆期設嚳主於稷廟以祀之而各廟仍如時祭常儀耳禘禮之大三代重之孔子稱之在苟簡若是且嚳稷父子也庶人

燕賓猶知父子不同席會聖王追遠事死如生而特制子配父食之禮爲序昭穆毀廟及羣廟主皆合食於太廟由是觀之禘必祫而祫不禘此大小所由分也祫者合也合十數代之祖孫父子於太廟羣昭羣穆太祖至尊餘皆合食於其前親親也由是達於諸侯及其太祖達於大夫及其始祖焉禘者帝也惟王者體太祖敬所尊之志以祭其所自出故舉稷分昭穆受享羣廟毀廟亦合食於太祖而又於其中尊功德最盛之文王以配嚳此則

親親而寓崇德之意惟王故禘惟德故王仁率親義率祖厥旨深遠矣長發乃商人大禘之詩二章之玄王太祖也三章以下詳述湯功與皇考昌後之旨一也契之後十三傳至湯而獨稱相土烈烈尊相土以配嚳與右烈考一也彼稱有娀此言文母義互見也彼云降予卿士此云宣哲維人皆以功臣從享言之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緌子孝子

宣哲維人文母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緌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宣哲維人如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是也

烈考文王也祖有功故稱烈考曰烈考曰文母爲武王稱之敬其所尊也細玩其文意自見○此禘太祖之樂歌言有來雍雍至止肅肅者相祀維辟公也而天子之容尤穆穆然深遠矣於乎當正薦廣牡之際合歡心以相予肆祀昔假哉皇考之功有以緌子孝子也蓋同其心德則宣哲維人作之君師則文武維

后是用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俾奉茲大祭既右烈考以配譽亦右文母以配姜嫄也雍一章○此上三篇大則祫禘小則薦魚又在時祭之外故彙載之昔魯三家以雍徹其用頌於失所之中又失所若謂此詩乃徹祭所歌亦名爲徹則鄭箋之沿誤實甚按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正以時祭羣廟及祫禘太祖各有詩歌如清廟祀文執競武初獻歌之祫以雍獻亦以雍徹但及徹則鐘鼓送尸於是樂師帥學士以歌徹在樂

工既得代匱而有事爲榮亦以逮賤也使雍詩專爲武之祀文而周禮之歌徹即此詩則羣廟皆有徹俎樂師之帥學士以歌者何獨文廟亦如歌於羣廟則祀文之詩奚取於羣廟之堂乎

載見

古序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集傳此諸侯助祭於武王廟之詩辨說序以載訓始故云始見恐未必然也

辨義案見昭考經文甚明非指載見爲始見也後代人臣受恩先帝其以事入覲每多請謁陵廟皆臣子之至情不容自已者諸侯佐武王平定四方列爵分土今廟成升祔侯氏以時朝覲於王稟請法度因率之以見廟而歌此詩烈文辟公即前王不忘之意以孝以享以月祭之禮行之也凡宗廟之樂歌所以告神明至於羣后助祭皆臣分之常序爵序事在侯氏宜以與祭爲榮集傳乃謂烈文之錫茲祉福子孫保之出自諸侯之惠雍之廣牡又薦自諸侯之手此之綏多福緝熙純嘏亦云歸德於諸侯是天王祭其宗

廟盥薦不由已錫福不在神而光榮悉生色於侯氏天子若寄生焉何異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況于祀祖乎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鑾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緝熙於純嘏

辟王成王也○武王既祔諸侯來朝者王率之以見廟而歌此言其以時載見辟王者曰求厥章也但見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鑾革有鶬路車乘馬之所由來

休有烈光矣爰率之見于昭考以孝以享庶幾以介
眉壽使我永言保之思皇多祜凡茲烈文辟公亦得
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也
載見一章
有客
古序微子來見祖廟也
集傳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
辨義此亦既見廟而遣歸所作詩辭甚明序特提其
綱耳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蕡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
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
淫威降福孔夷
淫威淫降威也○微子來見祖廟而歌此以遣歸言
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而來威儀則有蓼有且之
其始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而來威儀則有蓼有且之
敬愼左右則敦琢其旅以率從也既至之後有客宿
宿有客信信猶恐其遽去也言授之縶以縶以馬焉
今其行矣爰薄言追之命左右綏之曰逆天者既有
淫威順天者降福孔夷威福惟人自召豈或濫哉
有客一章○此上二篇皆見廟所作與助祭不同故
彙載之昔商將淪喪箕子詔微子出迪欲其存此身
爲宗祀遠計故曰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而孔子仁之
及武庚叛而商祀岌岌矣微子之命周室之盛德也微
子處此殆有不安於心者故以降威降福之理告之
蓋曰遏惡揚善我惟順天休命不以私意與也其至
誠待物則一哉王心至公無我則大哉王言非周公
孰能作之
武

古序奏大武也
集傳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也大武周公象武
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
大武然傳以此詩爲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
謚而其說誤矣
辨義有瞽序云始作樂卽此樂也但彼乃祫祭之升
歌此則奏大武之樂章故另次于此今按春秋傳敘
楚子引詩首云武王克商作頌其辭則時邁也次云
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此詩也再云其三賚也

再云其六桓也未指此詩爲首章克商作武雖時有先後其事相因傳豈不知武之爲諡乎但大武自始出至六成而止桓既爲六章則此云卒章者終章之句也凡作樂象功詩言其專琴瑟以歌之在於堂上舞象其事笙鏞以奏之在於堂下將奏其舞必先歌其詩故曰奏大武也凡觀樂者既聞歌以知其志又觀舞以察其容若左傳敘季札觀樂歌與舞判不相屬其妄甚矣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此奏大武之升歌言於皇武王無或強之者維武烈蓋允文文王既克開厥後及嗣武受之遂勝殷以遏劉而致定乎爾功矣

武一章

閔予小子

古序嗣王謀於廟也

集傳成王既朝於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將扶也陟降承上下言之○既朝祖而謀於廟又歌此詩言今日訪予始政必能率是昭考於乎其程悠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惟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永世克孝以纘緒言皇王以付受之重大言○成王既免喪朝於廟而歌此以告祖言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之纘緒既永世克孝矣我惟念茲皇祖之神時時陟降庭止庶幾惟予小子之心夙夜無不敬止於乎皇王之業遺大投艱予小子繼

訪落

古序嗣王謀於廟也

集傳成王既朝於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將扶也陟降承上下言之○既朝祖而謀於廟又歌此詩言今日訪予始政必能率是昭考於乎其程悠

哉朕之征邁未有艾也卽扶予就之正恐計猶判渙
況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其惟紹庭訓於上下以陟
降行事於厥家或可率休矣皇考之德以保明其身
乎
訪落一章
敬之
古序羣臣進戒嗣王也
集傳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
辨義當日歌此詩於廟一進戒一受戒必有行事之
儀式與歌節合誦之自見

敬之敬之天維顯斯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
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
於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既謀而羣臣進戒王拜受之又歌此詩羣臣進戒曰
敬之敬之天維顯斯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爾身
事莫似予之使蜂竟自求辛螫也蓋其始信彼爲桃
蟲耳今乃拚飛而維鳥現在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于荼蓼羣臣其何以助我乎
小毖一章○此四篇皆免喪朝廟而作故彙次於此
小毖一章○此四篇皆免喪朝廟而作故彙次於此管
叔已誅不思東征有三年自武崩至免喪二十七月
之中如之何已誅管叔況予又集于蓼其爲蠢動方
始灼然易見苟知免喪時武庚始叛則鴟鴞金縢諸

事情皆在東征之前既可不辨自明卽大誥所云羣臣皆反曰艱大民不靖亦惟在王宮邦君室其情事均可想見而此詩非泛然作之矣尤須玩其語語歸過於已若三叔監殷成王始爲之而不由於昭考其立言極醖摯而有體要也

載芟

古序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集傳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辨說兩篇未見其有祈報之異

辨義此篇祈下篇報詩意甚明社土神稷穀神土爰稼穡厚生之本與祀后土以爲社祀柱棄以爲稷而樹主於野者不同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卽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考工記所謂右社郊特牲所云國主社示本也天子祭天地噫嘻曰十千維耦者萬夫也天子祈上帝則歌之非諸侯所敢用百里之國君祿三萬二千畝次小者遞殺其制祿雖豐取諸三千餘室而足不能逮於萬夫之奉諸侯祭社稷甫田曰歲取十千者千夫也諸侯祈社稷則歌之非卿大夫所敢用大國之卿田祿三千其制祿雖豐取諸三百餘廛而足不能逮於千夫之養此云千耦其耘下云以開百室社稷之祭卑於上帝而達於諸侯故下不可僭上而上能兼下至於犧羊犉牡其分亦復截然以別尊卑以秩祀典雅頌所以各有其所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噴其饁思婿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綿綿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百井有澮總田萊之稅曰千夫以上中下三家之可任者爲率正義二千人故曰千耦千井有川可以類推耘者除草本根株播穀尙在下文集傳以爲去苗間草誤也隰萊地也畛田畔也婿依彼此慰勞若冀缺之相敬如賓也綿綿其麃以上是春時事自載穫以下皆祈年之正文○此春藉田而祈社稷之樂歌

臺C業 購101本冊

言載芟其草載柞其木其耕土乃澤澤而解散矣由是千耦其耘以除根株或徂隰或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莫不並出故飲食之聲有嗌其饁思媚其婦饁者有依其士而治田之人力盡矣耕者思媚其婦饁者有依其士而治田之人力盡矣由是有略其耜俶載南畝而播之既播厥百穀其實函土氣而斯活但見驛驛其達而茁生或有厭其傑而先長至於厭厭其苗則生長皆齊因之緜緜其麃則苗閒草淨而種殖之人力又盡矣所祈者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以之爲酒爲醴自烝畀祖妣以似以續古之人

荼蓼朽黍稷茂是盛夏時事穫之以下則秋收也百室百夫也○此秋報社稷之樂歌言叟叟良耜俶載南畝而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古之人

荼蓼朽黍稷茂是盛夏時事穫之以下則秋收也百室百夫也○此秋報社稷之樂歌言叟叟良耜俶載南畝而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古之人

南畝而穀播矣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也治荼蓼朽止則於饟則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也男勤於畦則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也治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矣是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而入之今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敢用殺是犉牡有捄其角之周正蜴誠奉祀以似以續續古之人所以報神功而興嗣歲也

良耜一章

絲衣

辨義凡因農事而作者大振皆爲豳頌但用之各有其所耳

叟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

否也

古序繹賓尸也

續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集傳此亦祭而飲酒之詩

辨義繹明日又祭也賓尸卽又祭之事也故卿大夫之與正祭同日者止謂之賓尸天子諸侯之明日又祭者乃謂之繹賓尸讀此序則知繹賓尸不得劃爲二事讀此詩及儀禮有司徹以下可知賓尸不得混爲燕尸蓋大雅之公尸燕飲又在賓尸之後亦惟天子之賓尸燕尸乃各有樂歌耳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鼏旣其鮇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此繹賓尸之樂歌言士之將事也冠服則絲衣其紑而鮮潔載弁俅俅而恭順視濯則自堂徂基以告具視牲則自羊徂牛以告充舉冪則鼐鼎及鼐鼏以告潔由是奉兕觥其觩然酌旨酒而思柔克惟不諠吳不敖故序言大封於廟春秋傳言其三是謂三成而南意故序言大封於廟春秋傳言其三是謂三成而南言武由朝歌至洛自北而南也然後堂上閒歌般舞者作疆理田里之象疆里必表山河爲界卽詩中高山翁河哀時之對之意是謂四成而南國是疆也然正祭故又彙次於此

絲衣一章○此上三篇社稷小於郊廟繹賓尸輕於

酌

古序告成大武也

續序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之意是謂再成而滅商也然後堂上閒歌資舞者作已下車未下車列爵分封之象卽詩中時周之命之意故序言大封於廟春秋傳言其三是謂三成而南言武由朝歌至洛自北而南也然後堂上閒歌般舞者作疆理田里之象疆里必表山河爲界卽詩中高山翁河哀時之對之意是謂四成而南國是疆也然

後堂上再歌酌此時武樂將畢舞者左右行列俱坐故記曰武亂皆坐以象周召之治亦卽爾公允師之意是謂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也然後堂上再歌桓舞者仍前序立於綴作投干戛甲垂拱脩文之象亦卽皇以閒之之意是謂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故春秋傳亦稱其六此與堂上閒歌魚麗三篇笙奏以舞由庚崇邱由儀又相似也然則其舞必有名義如南陔之類按左傳稱金奏肆夏遂奏樊遏渠射禮稱下管新宮祭統稱舞莫重於武宿夜疑樊遏渠三者皆大武

六成之舞名故晉人金奏肆夏遂奏樊遏渠之舞新宮亦舞名故射則堂下以管奏之凡奏樊遏渠及新宮諸舞卽各依閒歌之聲調爲節故其閒歌亦或稱新宮而宋公賦之惜樂譜旣亡其次序莫可考耳序於桓書講武類禡般書巡守祀嶽瀆蓋一詩兩用如與賢得賢之例武序於前酌四篇序於後亦如鹿鳴魚麗諸篇或在常棣前或在杕杜後蓋其所取義者序詩非以序樂以正樂又自有譜也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造猶作也爾公允師猶言維師尚父也○此蓋大武始而北出之閒歌其五成亦歌之故序書告成大武也言於鑠王師前此遵養時晦今時純熙矣是用大介蓋作周之命我文考旣寵受之故蹻蹻王功之造載用有嗣亦實維爾公之左右厥辟允堪師保耳

桓

酌一章

古序講武類禡也

續序桓武志也

集傳此亦頌武王之功

辨義類禡於上帝惟天子親出講武乃歌之

綴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此蓋大武再成之閒歌六成復綴亦歌之而又用於講武類禡也言伐暴以綴萬邦屢獲豐年皆由天命匪懈故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寵之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革殷命而皇以代之也

桓一章

賚

古序大封於廟也

續序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集傳此頌文王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三章始三成而南之間歌故序云大封於廟也言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是文

德之繹思在人者故我之徂征維求天下之大定今則分土列爵時周之命矣於乎尚其繹思勿忘也

賚一章

般

古序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集傳言美哉此周也其巡守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而集傳兼柴言之誤矣況時邁既兼柴望何以又用此詩蓋望秩是天子燔柴時望祭之陪祀上帝也此則各遣官至其地而祀之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詩云裒時之對時周之命其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濼然有震疊之義矣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允信也猶謀也翕合也○此蓋大武四成而南國是疆之間歌其巡守而遣祀四嶽河海亦歌之也言於

皇時周巡守而陟其高山則墮山之狹而長者喬嶽之高而大者無不周宣佈允猶則翕於河之行遠而不失其信是以敷天之下裒時之對皆時周之命也

般一章○集傳般未詳竊謂古字般與班同然則始而北出其民簞食壺漿以迎故酌酒犒師之義也此則南國是疆其或取班布爵命於人神而名之歟

周頌三十一篇○伐崇作豐之日雖未稱王而四方攸同王后維翰故克商歸豐率庶邦冢君受命於其

廟清廟祀之明其誕膺天命撫有方夏也維天之命
以告太平明其大勳未集子小子其承厥志也維清
以奏象舞又明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子克受非子武
也是故周祖文王尊有功也及成王卽政烈文以命
助祭之諸侯其時六服□流周公相之制禮作樂天
作以祀先王先公昊天有成命以郊祀天地明堂配
帝有我將以昭文典之式刑告祭柴望有時邁以著
天子之巡守武王旣祔有執競以明三后在天王配
于京之世德所以成文武之德者至矣周以農事開

國始於后稷於是敬蠶之郊歌思文以配天而諸侯
以其職來祭者臣工以遣之春夏之祭歌噫嘻以祈
穀而二王之後來助祭者振鷺以遣之其秋冬又有
豐年以報先嘗所以無忘稼穡之功者至矣至於時
祭之外三年祫歌有瞽冬春薦魚則歌潛五年禘則
歌雍所以報本追遠者無所不用其極矣其間武廟
初成諸侯始見而載見作徵子初封來見祖廟而有
客作昭德象功舞大武以享先祖而武作或一用或
常用無非有事於宗廟也嗣王旣免喪閔予小子以

魯頌

巴陵許伯政著

鄭譜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在周公致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間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冬會諸侯於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

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脩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狩述職不陳其不列於太師之職是以魯宋無風其或然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

辨義詩之有頌王者所以交於神明雖繼體之王苟其詩者爲憂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

集傳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卽其地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爲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舊說皆以爲伯禽十九世孫僖公之詩無疑耳申之詩今無所考獨閟宮一篇爲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於天子之頌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敎化之遺意焉

則其文宜若猶可予也況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秋之法也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爲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太師之職是以魯宋無風其或然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無不祧之德猶不能有矧魯侯國也其君惡得而作

臺〇柒 册 1014 版
32 A

頌僖公生君也其臣惡得而頌之孔子魯人故序詳
變風變雅之所由作而不及於頌然以爲沒其實則
無以垂鑒後世矣次魯於商周二代王者之閒以著
其僭而讀之者可卽此以觀世變矣此春秋之志也

駉

古序頌僖公也

續序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
重穀牧於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
而史克作是頌

集傳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
辨義周首清廟祀文王也商首那祀成湯也未有以
頌書者於此書曰頌僖公則魯以侯氏而竊王者祀
神之大典施諸考牧其罪不待貶滅而自著蓋後世
生人之有頌作俑於斯矣續序淺陋固不足以知此
但所云行父請命史克作頌之說或有所傳耳漢人
止見行父史克之見於春秋一在文公六年一在文
公末年遂謂魯頌作於僖薨之後會不思有攸曰自
今以始歲其有沚水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閟宮曰
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其非追頌之辭灼然易見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騂有皇有驪有黃以
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騏有騢以
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騮有驔有驒以
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夏官校人邦國六閑馬四種大抵朝祀所乘尚其色
彭彭容力俱盛也故曰斯臧戎事齊力伾伾任重多
力也故曰斯才田馬驫馬皆宜疾齊足而齊足又有
行健行之別繹繹者行不停蹄易所謂作足故曰斯
作田事宜之祛祛彊健貌行地無疆故曰斯徂役事
宜之○僖公考牧而其臣爲之作頌言駉駉牡馬牧
於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騂有皇有驪有黃以之駕車
彭彭然容力俱盛惟我公思無疆故思馬斯臧也餘
倣此

有駜

古序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集傳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

辨義此燕飲之詩而魯人謂之頌正以在公明明頌其君有道也實有之歟其臣有道也有穀詒孫子頌其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文武爲君周召爲臣不敢自謝其美未之能行而美諸形容歟臣以頌於君是謂面諛況其臣兼以自頌歟僖公在位三十三年稽春秋所書未有善狀昔夏

父弗忌將躋僖公展禽譏其犯順不祥僖不明而躋之亦不祥是僖之未有明德魯人已有定評惡足以稱有道且以閟宮例之此頌殆亦作於晚年其臣事之不爲暫矣自今以始歲其有則前此之虛耗可知不慚而夸不懼而樂不規而諛小雅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魯僖之君臣乎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此序所以直誅其意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騂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每章首二句敘來燕所乘與車鄰同意非興也鼓者鼓燕樂之舞也穀祿也○僖公燕其臣而其臣頌之言羣臣之來有駜有駜彼乘黃惟其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而公燕之故舞羽之羣伏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以飭之雖既醉而猶言起舞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其平日夙夜在公今則在公飲酒故舞羽之羣作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以應之必盡醉而後言旋歸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騂其平時夙夜在公今乃在公載燕爰相與頌曰願自今以始歲其有俾君子有穀祿以詒孫子于胥樂于無已兮

有駜三章○此詩氣象不但與鹿鳴迥異而亦遠不逮秦仲之有車鄰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此之謂矣

泮水

古序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集傳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辭也

辨義建學以育材廣教而獻馘訊囚非所先務也魯人既修泮宮公臨釋菜一章始來而羣臣從之二章既至而進多士以教之三章飲酒以落之當是時其臣相與稱願宜在泮言泮乃自五章以下惟是克服淮夷獻馘獻囚津津不已獻馘則願多士桓桓以征之而不告於詗斯其功必獻獻囚則願厲弓矢車徒以克之而式固爾猶斯其囚卒獲又終以淮夷服而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來獻之實多然則所以修泮者雖藉口敬明其德實則修武而非修文尚刑而不尚德也所以教多士者雖藉口克廣德心實則欲其爲善戰之虎臣訊囚之士師也所以建學造士者止以服淮夷而區區欲服淮夷者利其有元龜象齒大賂南金也是謂甘言悅耳而乖於道虛美薰心以長其驕臣姑妄言之君姑妄聽之耳昔哀公問社宰我對以使民戰栗則孔子切責之宋桓欲以利說秦楚之罷兵則孟子極譏其號之不可況人臣告君而譸張爲幻至此乎序之書法蓋曰此但頌僖公之能修泮宮也不惟無志於明德又曷嘗有志於克淮夷哉徒見其無知妄作以蔽僭竊之罪而已矣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

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不告于詷猶言不告敗也○僖公既修泮宮而釋菜遂飲酒以落之其臣爲之作此頌言思樂泮水之告成薄采其芹以釋奠故魯侯戾止言觀其旂旂茂鸞聲噦噦羣臣無小無大皆從公于邁也思樂泮水薄采其藻故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徐聞其音昭昭蓋既至而訓飭學子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也思樂泮水薄采其茆故魯侯戾止釋菜畢遂在泮飲酒以樂之羣臣相與進頌曰從茲既飲旨酒惟願

孝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也順長道則願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是自求伊祜也屈羣醜則願明明魯侯克明其德自今既作泮宮由是淮夷攸服將見矯矯虎臣在泮獻淮夷之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淮夷之囚也虎臣獻馘如之何教茲濟濟多士克廣公之德心將來桓桓于征遏彼東南軍威之盛烝烝皇皇不諠吳不輕揚不告于詷敗則能在泮獻功矣淑問獻囚如之何張角弓而其健觫然發束矢而其聲搜然驅戎車之孔博率徒御之無斁既克淮夷必能問囚孔淑而不逆也惟式固爾猶則淮夷之囚卒獲矣試觀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尚懷我以好音況懆彼淮夷之有知有不來獻其琛及其元龜象齒大賂南金乎

泮水八章○漢唐以下頌禱之詞大都類此

閟宮

古序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集傳閟深閉也宮廟也侐清靜也實實鞏固也枚枚

龔密也時蓋修之故詩人歌咏其事以爲頌禱之詞而推本后稷之生而下及於僖公耳辨說詩所謂復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復周公之土宇耳非謂其能修周公之宇也序文首句之謬如此而蘇氏信之何哉

辨義復周公之宇承大啟爾宇而言作詩者主意在此序故據事直書之朱子從漢人之解謂魯舊有姜嫄后稷之廟此詩因復修而作遂議序謬指土宇爲屋宇竊謂記稱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

世世祀以天子之禮樂故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祭統又稱成康賜以重祭外則郊社內則嘗禘皆漢人記禮者所附會何也記稱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是言周公制禮所定明堂朝見之位次故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其來朝之三公諸侯伯子男及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九采各有位次又申之曰此周公明堂之位其文極明解者指為成王幼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朝諸侯並稱成王賜禮樂以世祀之妄甚矣大抵明堂位自明諸侯之尊卑以下祭統自鼎有

銘以下皆漢人申以己說又雜取所聞於魯衛後世之事附會言之究與前文迥不相蒙今反覆此詩詞意旁考經傳史書魯有郊禘始於僖公其事甚明無可疑者史記魯世家惠公卽位於平王三年卒於四十八年既在東遷後矣外紀初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其後處魯為墨翟之學然則惠公以前魯無郊禘況王使角往而王輒已東與外紀所載無異也公羊傳昭公謂子家駒曰季氏無道僭於公室駒對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公曰吾何僭哉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使魯當開國之初受禮樂之賜於先王子孫世守則與春秋之世諸侯大夫私相僭竊者迥異駒為魯臣祖宗故事豈不知之何得為此言以復其君也禮諸侯不得祖天子今魯人上遡后稷所由生至於文

武無非侈陳其盛設郊禘大禮出自前王酬勳之特典寧不極意鋪張而所述成王之告叔父止云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其大啟之宇亦止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已左氏傳祝佗語蔓弘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其言與詩所敘迹相彷而皆不及郊禘則成

王無非分之賜甚明也魯自伯禽以下莊公以上誰非周公之孫承祀之君而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駜犧獨稱莊公之子爲之作頌今按春秋由隱桓莊閔至僖公三十年以前共九十三年未嘗書郊至僖三十一年四月爲始歷宣成襄定哀以郊書者遂有其九可見魯之郊禘惠公始請之至僖之末年而成之春秋所書合諸詩言眉壽保魯其時世情事無不符也昔商人爲高宗特建不遷之廟而作殷武此詩末章與殷武末章正同蓋僖公既行郊禘特建后稷

之廟故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其非舊有而復修之明矣然則續序云季孫行父請命於周不但請頌而并請郊禘今按隱桓莊之世經書王使至魯者歸賵一錫命一求賻一求車一來聘五而魯以如京師書者絕無焉莊元年以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餘載及僖公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卽春秋所書合諸續序請命之說殆因周公來聘使公子遂隨之如周以請命既得請遂如晉者晉爲盟主不敢不告也昔周公留相王室食采於周者亦公之子孫魯人所爲因周公以請與若然惠公請於平王而未允僖公請於襄王而事成主其事者行父助之請者周公閟奉使者公子遂作廟者奚斯作頌者史克而漢人移平襄之事屬之成康誤矣夫僖公卽能復周公之宇不足解其僭郊禘之非況頌其能復非眞能復也不過飾功以掩罪實則欲蓋而彌彰古序之旨微而顯志而晦豈不與春秋之書法相表裏哉此詩分章與長發殷武同非有脫句也今正之

閟宮有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稺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爲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於文武纘太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
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
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
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
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
岡如陵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胄朱綅烝
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

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須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
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
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
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
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
齒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

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僖公既僭郊禘遂作后稷之廟其臣爲之歸功於能
復周公之宇而作此頌言閟宮有侐實實枚枚何由
作之哉遡自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
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惟天降之百福使樹藝黍稷
重穋稙稺菽麥以徧有下國俾民稼穡故粒食之溥
有稷有黍有稻有秬無此疆爾界奄有下土纘禹之
水之緒后稷之功如此后稷之孫實爲太王居岐之
陽實始翦商至於文武纘太王之緒致天休之屆于

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爰敦治殷商之旅克咸
厥功周之王天下如此我周公之相成王也王曰叔
父建爾元子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魯之開國如此今
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魯之開國如此今
則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其春秋
匪懈享祀不忒者春則郊祀皇皇后帝配以皇祖后
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故帝稷之降福既多而光前
若此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矣及其秋而載嘗先以夏
而楅衡牲有白牡騂剛酌有犧尊將將味有毛炰胾羹

羹器有籩豆大房樂有萬舞洋洋由是孝孫有慶以承嘏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如日不虧如山不崩如地不震如川不騰其三卿以壽考作朋者亦受福如岡如陵也公之舉行郊禘如此惟其治賦則公車千乘備其朱英綠騏二矛重弓以之行師則公徒三萬貝胄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乃以功告至於廟而承嘏曰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而壽考者相與爲用也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又萬有千歲

眉壽無有害也公之攘夷輔周如此故以其山川土田附庸言之泰山巖巖乃魯邦所瞻惟公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皆魯侯之功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惟魯侯是若也此由天錫公純嘏使眉壽保魯居常與許盡復周公大啟之宇故令魯侯燕喜下有令妻上有壽母禮羣臣則宜大夫庶士愛百姓則邦國是有其享國既多受祉又黃髮而生兒齒於是祀祖配天以行禘祭采祖來之松

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斲松桷之有鳥建路寢之孔碩以奉太祖而新廟奕奕奭奭壯觀矣此蓋奚斯承命所作其制孔曼且碩萬民瞻之其心莫不是若也

閟宮九章○周人褅嚳而祖文王詳見雍詩魯人既郊稷配天遂建后稷之廟因而褅稷所自出配以周公故漢人稱其以褅禮祀周公於太廟此外魯公之廟猶之文世室武公之廟猶之武世室其不祀文武者彼固自託於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先公后稷未嘗

遂王其號且啟蟄之郊與冬至郊天不同卽三望亦止於淮海岱宗本在魯之封內會不思郊褅望祀皆天子之禮而魯人僭之孔子所以屢傷之也家語定公問曰古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大報本反始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至於啟蟄之郊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

以不同公曰其言郊何也曰兆邱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今按公首問何故郊祖配天故子以本天本祖配上帝明天道之理告之其非諸侯所敢僭明矣次問郊之莫同子又告以郊之祭本爲迎長日之至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至於啟蟄之郊則又祈穀於上帝是冬至大郊不但魯人所無而天子亦不以祖配矣二者皆天子之禮魯無冬至大郊之事而又

兆邱於南祀稷配天名雖託於降殺禮實僭擬天子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義極嚴正如此公又問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天子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卜之日王親立於澤宮以聽誓既卜獻命庫門之內將郊天子皮弁以聽報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入國門氾埽清路行者畢止天子大裘以黼之被冕象天乘素車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既至泰壇王脫裘服衮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凡此皆冬至大郊之禮魯人所無故此

詩止言龍旂承祀六轡耳耳乃漢人附會於明堂位之下稱成王賜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而集傳亦節取其略豈不舛哉又按時祭有四而三年祫五年禘之在何時當以王制爲主凡當祫之年天子春祠則犆而不祫夏則先祫後禴秋則先祫後嘗冬則先祫後烝蓋三時各增一祫祭矣禘必兼祫其禮亦倣此諸侯無禘祭而得祫祭故春祠亦犆祭惟夏禴一犆又一祫秋則卽以嘗爲祫冬則卽以烝爲祫詩言秋而載

嘗蓋卽嘗祭爲禘祭不純乎天子也但魯以周公爲太祖當祫於其廟祫稷已非而禘嚳則尤非且諸侯五廟魯公武公安得有不祧之世室春秋書成公五年二月立武宮是前此已入祧廟至是又踵僖公之僭而託於鞍功以立之亦行父爲之主噫魯有郊禘始於惠而成於僖然則宰讓請命於前行父請命於後皆周公之罪人也仲子以手文爲夫人而有三桓季友卽以手文爲世卿而專魯政皆妖孽之先見者也案僖公元年公子友獲莒拏賜以汶陽之田及費

季孫始此四年冬公孫茲帥師侵陳叔孫始此十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孟孫始此是三家以軍功爲世卿皆始於僖詩稱三壽作朋卽指三桓蓋僖公首僭郊禘故此詩鋪敘其功而三桓亦以功臣從享於大禘試卽魯人之逆祀躋僖及桓僖親盡不毀參觀之其情事昭然矣又按致新死者之主於廟亦曰禘襄公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是三年喪畢乃致新主亦吉祭也閔公二年五月莊公喪未畢而致主故書吉禘於莊公哀姜大故應絕而僖公八年致之於廟故書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皆譏其非禮也又禮記於夏祭皆稱禘今按致主必序昭穆以告於太祖之廟諸侯惟夏祭得一犆一祫因大其事而皆名曰禘乃東遷以後之僭稱其實惟天子致主得以禘禮行之諸侯宜致以祫祭而夏祭則必以禴爲正名耳

魯頌四篇○周有天下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侯衆矣王室旣卑强大兼并而見於春秋猶百七十餘國今其有詩者王畿之外邶鄘皆爲衛作實計之僅九國耳無風者豈唯宋魯如謂残繸不采則秦何加於吳楚弱小不登則陳曹非大於滕薛許蔡滅亡不錄則魏檜猶先於虞虢六蓼且二公皆有功王室而燕無詩二王皆於周爲客而杞無詩胡爲吳楚則云棄之以示貶宋魯則云不陳之以示褒均之無詩而褒貶各異捷捷幡幡果何所據曷思東遷之後王不巡狩侯不述職而諸國有詩誰實陳之然則詁訓之見本無異於童觀而諸儒信焉惑亦甚矣今觀魯人四

詩駉以考牧猶彷彿定中之美衞文有駾泮水閟宮三篇文過飾功直與無衣之美晉武等耳乃魯人不謂之風而侈然謂之頌此僭所以無風也孔子不復削之唯因其實而著之此序詩所以同春秋之法也非夫子不議禮魯而有頌則禮樂自諸侯出矣況其所頌者揚詡鋪張遊無爲有諡發皇漢武之頌功高於堯舜王莽諂操之頌德比於文周其端兆已開於此聖人序詩垂訓將以遏人欲之橫流故書法極於嚴謹若夫思無邪孔子引之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孟

子述之此加爲富不仁雖陽虎之言而不以人廢耳
誦者第見其並列周商遂謂聖人必有取焉詩之失
愚豈不信歟

商頌

鄭譜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鳦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代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啟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乃豫州盟豬之野自後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是未思魯非王者之後而僭擬商周故列之以示譏非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强通也商都亳宋都商邱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

辨義鄭譜之謬有三一曰時有作詩頌之者是未思商頌乃嗣王祀先之廟樂也一曰列之以備三頌是未思魯非王者之後而僭擬商周故列之以示譏非王之黜陟設陳其詩即嫌於貶黜則曷爲巡所守述所職乎集傳不從古序故云多闕文疑義今本

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狩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集傳契爲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迭興及紂無道爲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啟於宋修其禮物以奉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然

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强通也商都亳宋都商邱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

辨義鄭譜之謬有三一曰時有作詩頌之者是未思商頌乃嗣王祀先之廟樂也一曰列之以備三頌是未思魯非王者之後而僭擬商周故列之以示譏非王之黜陟設陳其詩即嫌於貶黜則曷爲巡所守述所職乎集傳不從古序故云多闕文疑義今本

序求之文未嘗闕義無可疑也夫詩三百正變備載既可考有周一代興衰之故又附以商頌五篇者夏殷之禮杞宋無徵文獻不足故耳其幸有存焉附而傳之好古之志也左傳季札觀樂之文於歌頌曰盛德之所同竟若詩在孔子之前魯僖之頌舊與商周合編並稱周樂其僞造無理灼然易見而說詩者信之何與

那

古序祀成湯也

續序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

集傳舊說以此爲祀成湯之樂也

辨義此篇當與執競參觀蓋湯武皆始王之君大護大武所以象二王之功德奏其樂以奉祀則美盛德之形容以思成承祭者之志是故形以思成聲以志和聲成文動天地感鬼神皆誠之不可揜也後人事鬼亦有詩歌然不過揆文者隨其思力所至搆譽美之詞以之詔告几筵無異於面諛既難與鬼神之精氣相召在主祀者伏聽之明知其非事實而精神已散矣又何能綏我思成乎又況其心本無愾傻之思者乎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置設懸也言鞉鼓以概其餘奏鼓金奏之鼓起樂也

赫發氣滿容也穆穆深遠之思非美樂聲也先民即指烈祖故閔馬父以爲先聖王之傳恭溫恭朝夕猶

言雍雍在宮執事有恪猶言肅肅在廟此言其恭恪傳自先人又所以思成之本也○此祀成湯之樂歌言猗歟那歟既置我鞉鼓乃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於時湯孫奏樂以感假其緌我思成者鞉鼓之淵淵嘒嘒之管聲既和且平依我堂上之磬聲無非功德所象昭於赫湯孫其志氣穆穆於厥聲中矣由是鏞鼓有斁之交作萬舞有奕以備陳亦有嘉客觀之亦不心氣之夷懌矣乎樂之奏假如此且我所以思成者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平居則溫恭於朝夕入廟則

執事之有恪我今傳其恭恪以承祀庶幾顧予烝嘗喜其爲湯孫之將而歆饗之矣

那一章○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子孫之祀其先祖亦然我先人溫恭有恪我能祗遹厥志罔敢失墜則奏假有本先人顧之樂其有賢子孫也如其顯覆厥德而徒潔茲牲醴以奉烝嘗冥漠有知且不顧而唾曰非吾孫也如是則神其餕而惡能祀厥祖哉

則非伊尹仲虺之流孰能爲之

烈祖

古序祀中宗也

集傳此亦祀成湯之樂辨說詳此詩未見其爲祀中宗而末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耳

辨義書稱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厥享國七十有五年史稱其有桑穀之祥懼而脩德商道復興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是中宗之德能感人心召天和復興商道足爲一代不祧之

宗故此詩所以美諸形容者無一不與其生平之行實相肖辨說止據詩稱湯孫卽斷爲祀成湯之詩然則周人稱文孫者皆告文王乎且及爾斯所之指中宗猶周公之稱若爾三王也集傳解爲歌者稱主祭之君或又附會之謂歌工稱主祭者曰爾代先祖稱之曰湯孫代主祭者自稱曰我曰予獨不思登歌祀祖正賴主祭之精誠一氣昭格歌工不過如讀祝之人耳設撰祝告祖不爲祭主之自稱而託諸讀祝者之口人有不譏其妄乎況方語祭主曰及爾斯所卽

又代祭主告其祖曰賚我思成不愈妄乎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既載清酤賚我斯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格無言時

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

約軧錯衡八鸞鶴鶴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

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烈祖湯也爾中宗也斯所廟也○此祀中宗之樂歌

言嗟嗟烈祖既有秩斯祜申錫於無疆今又及爾斯

所而世祀之是故既載清酤以獻如發其清明之氣

賚我以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雖奏假無言而載

其和平之感時靡有爭心於斯綏我眉壽黃耇無

疆而申錫亦同於烈祖矣蓋爾惟盛德感人故約軧

錯衡八鸞鶴鶴皆合厥歡心以假以享也爾惟盛德

格天故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俾薦厥馨

香來假來饗降福於無疆也於斯顧予烝嘗以受湯

孫之將而斯所永配於烈祖矣

烈祖一章○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故紹德

則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今又及爾斯所矣

若其爽德則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

也噫萬世之嗣王其監於茲

玄鳥

古序祀高宗也

集傳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敘商人之所由生以

及其有天下之初也

辨義集傳不主高宗固屬說詩之愼但詩稱武丁孫

子則既在高宗之後矣又稱武王其爲高宗無疑也

何則商人無謚而不諱太甲祖乙武丁取義十干猶

之其謚耳武丁之稱武王猶成湯之稱湯王也集傳

以武王爲湯號謂其後世亦以自稱今考成湯別號

武王並無他書可據長發因載旆而稱武王猶下武

因配命而稱成王之孚耳若卽據之以爲湯號則周

武亦可云別號成王乎其他玄王汾王果皆號乎況

一代王者始祖之號後世皆得襲之以自稱求諸商

以前未之聞商以後未之聞而獨創見於集傳然歟

否歟如其然也武丁亦湯之後世武丁孫子可以自

稱獨不可稱武丁乎至於後嗣祀其先王自稱其武

無所不勝足以服諸侯奉黍稷甚非繼志述事善則歸親之道也嘗考書稱高宗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又讀殷武之奮伐其氣象與常武等是高宗值商運中衰蠻夷背畔大略與周宣之承厲相似宣王中興其功莫大於復文武之境土今誦此詩內固邦畿卽惠此京師也外域四國也景員維河類於斯干南山之考室來假祈祈類於車攻會同之復古然則高宗之中興亦莫盛於復前人之境土是故宅殷

土則遡自玄鳥之生商有九有則肇自武湯之正域於以見其祀祖配天不失舊物足爲有殷不祧之宗其通篇意緒相承總以頌功爲主而語無泛設也祖宗功德各視其躬所樹立而頌作焉所以廟焉而人鬼享也夫豈泛然追敘商人之所由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而已哉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其語渾含若露中衰之意非爲人後者祀先之道矣十乘蓋以諸侯之長各率其屬者言之如虞書則十二牧王制則八伯及二伯之類○此祀高宗之樂歌言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卽宅茲殷土之芒芒及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遂分方以命厥羣后而奄有九有矣嗣是以來商之先后皆

受命不殆今則又在武丁孫子焉武丁孫子之繼統由武丁之爲王功德靡所不勝故茲龍旂十乘助我大糦是承惟其中興建極內則邦畿千里外則開域彼四海是以四海來假來假祁祁依然正域之舊山周員維河深廣依然殷土之固也由是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豈非不祧之宗哉

玄鳥一章○以上三篇猶周之有清廟天作執競彼以制作之先後爲序此則循其世次皆時祭之樂歌也

古序大禘也

集傳序以此爲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子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爲祫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辨義此詩是禘非祫詳具雍詩蘇氏之說最爲得之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綏旅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竦不竦百祿是總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子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稷稱思文近於堯契稱濬哲近於舜一則屯之經綸

詩准樂歌較詳於敘事二代之制作質文異尚即此亦可想見如第指辭之繁簡而疑商頌反多於周頌毋乃未探其本歟

有物之仁也一則蒙之時中成物之智也外大國是疆謂弱成五服外薄四海咸錫姓建長也有娀卽簡狄若大任繫摯太姒繫莘也將養也帝堯也堯老舜攝之際禹平水土契爲司徒商所由生也玄王承濬哲言之如舜稱玄德也桓撥勇於自治也受小國大國司徒掌建國邑因受其政達其教典也海外解見采芑齊徇齊也降生也不遲猶曰早歲史稱湯百歲在位三十祀是七十而後王遲遲暮年也小球大球朝聘之執圭小共大共享禮之庭實駿厖馬也中葉夏若苗之有莠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於非辜

猶云中身震業指夏臺之囚言之書云肇我邦於有是疆幅員既長其時有娀女方年高將養帝乃立其子爲司徒以掌教而生商焉蓋濬哲之玄王能桓武以自治既爲司徒受小國之政由是達其教受大國之政由是達其教惟其自治者率履不越故其教人之功烈應之治及相土其功烈而者遂視其民既感發以

文教所布海外亦有截矣嗣是以來帝命不違傳世至於湯而徇齊蓋湯降不遲聖敬卽已日躋及昭格遲遲之久惟上帝是祗而不懈故帝命式于九圍也其始命爲方伯受小球大球之朝聘爲下國綏旅而係屬之是以荷天之休不競不絿以應事不剛不柔以接物故能敷政優優百祿是遒也受小共大共之享獻爲下國駿厖而負載之是以荷天之寵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以安小不懾不竦以抑强故能百祿是總也及其奉命伐夏以武德之王而載旆有虔秉之有三葉以附之皆莫自遂莫自達而九有之歸商益海內而有截於時韋顧既伐遂及昆吾夏桀而天下定矣猶憶昔在湯之中葉懼於非辜有震且業惟其允也昊天之子故震業不害又降予卿士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以革夏命此大禘之禮所由行也

長發七章○大戴禮帝系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鋒氏女曰慶都生堯下妃娵

喆之女曰常儀生摯五帝本紀其說亦同可見摯堯契稷皆嚳子也孔氏書傳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至在位七十載時年八十六由是推之稷契皆堯異母弟其年又少於堯當堯老舜攝時命爲司徒后稷其年殆皆八十上下而簡狄尚在蓋百齡有餘矣詩言方將啓百歲曰期頤之意鄭氏以姜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殆臆解而無據也

殷武

古序祀高宗也

集傳舊說以此爲祀高宗之樂此蓋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辨義集傳極確但謂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今按天子七廟一爲太祖如商祀契周祀稷是也次之則開國之初祖功宗德如商之成湯太甲周之文王武王是也三者皆百世而不遷此後惟高曾祖父四廟五世服盡斯以次而遞遷矣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商人之言也及其後世又有中宗高宗亦可功德世享然天子九廟之制殆起於商之中世故集傳以爲特爲歟是故周人監之以酌中太祖而外追王太王王季及文武二世室廟祀不遷者已居其五繼以高曾祖父二昭二穆而九廟備矣諸侯五廟卽以開國之君爲太祖若齊魯之祀太公周公亦百世不祧者其餘四廟遞遷亦同於天子大夫三廟及其三代而止士一廟及其一代而止故大夫士惟有大宗之宗以合其族不得各立不遷之廟以奉其先誠以報本追遠仁孝之志無窮而制禮秩祀其名分各有所止設王者之廟數可以

意增則典祀各豐於昵將何所底止乎或疑必如周制使後世亦有賢如大戊武丁者何以待之曰成康之令德宣王之中興不聞別建不遷之廟爲人後者繼志述事屈於所尊也然三年祫五年禘雖視時祭有疏密而祧廟未嘗闕祀況設主以尊名史以紀實其賢者後嗣之所諭法其不賢者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然則廟數者禮之所生有親親之殺亦有尊賢之等仁之至而義之盡也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

孫之緒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
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
解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
建厥福
新廟奕奕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
保我後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是斲是虔松桷有樸旅
楹有閑寢成孔安
捷捷伐也曰捷彼又曰獲伐極言其天威震動也○
武丁中興商道子孫祀以不遷之廟號曰高宗此其
始祔之樂歌也言捷彼以殷王之武莫伐乎荆楚采
入其阻由是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洵不愧湯孫之緒
也爰述祖以命之曰維汝荆楚居國之南鄉耳昔
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
常況女荆楚敢不至哉自荆楚既至凡天命多辟設
都于禹之績者咸以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
解

詩誦

明張氏約園開雕

論詩主聲永實祖虞書之依永和聲世愈近而講求愈精至於誦數蓋亦要道非誦數無以得其音節之本也故孔子言誦詩周制矇瞍皆誦詩之官世衰官失其職久之雖朝聘燕饗亦不復誦詩詩雖存若亡王政荒矣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其後楚辭繼興而九歌有安歌浩倡之說謂徐疾也隋僧道騫善讀楚辭亦謂其音節也聲永之說古今多殊四聲翻切起益繁難不易理詩亦益難誦於是宋吳才老倡叶永以合古今音朱子爲詩

傳本焉明陳季立毛詩古音考出而加密至清顧亭林姚秋農安古琴苗先麓諸氏出益加密然美善矣記禮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孔子論詩稱可興可羣可怨皆謂其感化之力夫宇宙感化之力大者莫音若也聞其音而知人賢否即一世一國而亦然故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然古今異代秦越殊壤何從聞其音則亦詩歌文章之謂耳詩之古莫如三百篇讀者世又不恆見獨其聲音之感於不自覺者乃往往得之有意無意間要非口誦心維久且深者不能矣陳諸家其得之至多者也其得之也必口誦心維久且深焉餘山先生有詩

誦之作其所得亦不爲少也詩誦據孔子誦詩之義以名書其書即成於誦數之際今夫音有抑揚徐疾短長輕重之殊實無一不出於自然誦數而有得實得於此耳余讀詩誦深有感焉因書以諗讀者餘山先生清道咸時人一令關中號循吏謝病歸著書自老云民國二十年八月後學張壽鏞序

序

墨子曰古詩三百孔子皆絃歌之夫絃歌之者即論語之所謂誦詩也誦與頌通詩曰家父作誦即頌字孟子曰頌其詩即誦字也周禮太師注曰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誦與諷分別甚嚴以聲節之者節其聲之文也小序曰聲成文謂之音蓋聲有清濁高下疾徐短長而文以生有文然後能中乎律之宮商所以謂之音孔子贊易行以比偶而名之曰文言即聲成文之言也明乎聲之文然後能明乎詩之誦誦乃古人讀詩之法也漢藝文志曰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也儒林王式傳亦言試博士誦說有法可知誦詩之法漢經師尚傳之漢以後但傳訓詁不傳聲韻詩遂有諷而無誦矣魏晉作聲類梁沈約作四聲隋陸法言作切韻皆據六朝變音以爲韻書原不爲三百篇而作宋吳棫乃据各韻書以纔三百篇而造叶韻之說朱子集傳本之要不如鄭庠之考求古音爲稍得也然鄭氏分爲六類失之太濫明陳第引申鄭說作毛詩古音考析之又未精我朝崑山顧氏分十部婺源江氏分十三部金壇段氏分十七部曲阜孔氏分十八部武進莊氏張氏分二十部高郵王氏分二十二部歙江氏分二十四部陽湖劉氏分二十六部於是古人長言短言輕讀重讀正紐反紐諸法愈剖而愈細蓋自孔子刪詩以來至於今而後曉然三百篇之所以用韻者夫不明古人之所以用韻則詩不可得而誦也然諸儒但明古韻而已於詩之所以成誦者固未及言餘山先生乃審於抑揚往復離合疾徐之致求所謂聲成文者於吳朱二家之叶合者主之不合者辨之蓋就詩以明韻不執韻以纔詩於凡慢聲疾節如抗如墜可以播之絃歌者一吟誦而如見依永和聲之妙爲故詩誦出而古人誦詩之法且復明其益於經術豈鮮哉咸豐二年正月固始蔣湘南

自序

客有過陋室者問古今韻學之源流余曰子姑問諸三百篇少間問古今詩體之正變余曰子姑問諸三百篇不已余曰子姑問諸三百篇客黯然曰三百篇某固童而習之矣先生何言之謾也曰唯唯某何敢不見夫世之論韻者平言乎今至沈約而止耳言乎古則通轉切叶葅絲焉而已問諸三百篇而後知今人之所謂叶皆古人之所謂正也不見夫世之論詩者平言乎變至唐人而止耳言乎正則四五七言墨守焉而已問諸三百篇而後知唐人之善於創實唐人之善於因也且夫詩與樂二而一者也知詩之所以爲詩而後知詩之所以爲樂知詩之即樂而後音韻必求其諧體裁必極其變抑揚離合往復疾徐必窮其旨趣如是則詩存而樂亦存若後世樂府歌行之分是學詩者之失也非古也客曰樂之音寓於器今八音皆廢而先生欲於詩求之其義安在曰樂者天地自然之音也詩者人心自然之音也八音自木土先絕其傳金石匏革絲竹之音相繼而

子則曰春誦夏絃今人讀詩之法非古人誦詩之法也吾故曰于古之知詩者莫如孟子孟子之後則莫如朱子詩集傳之序曰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誦詩之法盡之矣此固非余一人之私言也客無以難遂唯唯而退閱數月詩誦錄成憶疇昔之言因書以弁於簡首

陳僅字餘山號漁珊父鴻漸乾隆四十五年進士由兵馬司指揮遷汀州同知擢肇慶知府與其兄鴻儔並能詩有集行世僅自幼穎悟舊夜讀爾雅無燈以香炷逐字默記輒能成誦嘉慶十八年舉於鄉以國史館謄錄議敘知縣道光十三年授陝西咸長知縣修葺書院建宋儒張載祠與諸生講學其間攝定邊亦有惠政十五年調紫陽南山大蝗教民捕蝗法一盂易百錢復爲文禱劉猛將軍并疏於城隍三日有鳩無數飛啄立盡是

歲山南郡縣皆報歉獨紫陽無恙邑環境皆山以包黎爲正糧僅處不能久藏勸民種番薯以備災縣治俯臨漢江江流之險莫甚於爐子灘商船屢傾覆僅鳩工修治行者頌之十七年爲鄉試同考官十九年冬調安康安康之糧舊有禁不得出縣有穀熟錢荒之患兵役又從中抑勒之民受其困數十年僅力請於大吏撤其禁民慶更生城北濱漢江屢遭水患隄防傾圮當事者幷塞小南門以斷出路民以爲大慼僅莅任卽修萬柳長春六隄更栽築登春隄開小南門增高北城修千工堰

二十七年八月大雨十數晝夜江水驟漲城不沒者數版北門預塞以沙囊水不得入夜半訛言東隄決居民號泣震天爭南門而出城幾爲空僅徹夜露立北門當水之衝哀禱水神爲民請命自夕達旦大雨如注而漲痕忽平若有神助者邑南山爲蠻盜出沒之藪白晝肆劫曰紅籤黑夜偷竊曰黑籤最稱難治僅編行保甲羣盜屏跡回匪傅正昇白蓮教之餘孽也自楚北來其術詭祕回民被惑者衆僅密遣隸擒至焚其書杖之卽睡去以硃筆塗其首始覺而呼痛尋置於法羣回乃蹐恆口離城五十里有古樹村民以叢祠奉之久僅因公下鄉經其地樹神示夢於村民曰明日陳公來我當避之嗣後不復靈驗其正直爲鬼神所畏如此宰安康十二年訟庭閒寂民吏相安咸豐元年調咸寧明年與安遭水災死者無數僅奉檄往恤躬自查訪以振之至賠補數百金不惜也明年署漢陰通判旋陞寧陝同知以足疾致仕咸長紫陽安康諸邑皆立生祠祀之同治七年卒年八十二僅勤於治民所至多善政公餘尤好讀書經史小學皆有撰著最長於詩得杜少陵之正傳云家狀

舜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十二字詩之爲法賅括無遺詩歌聲律體用相輔後人離詩以求聲離聲以求律無怪徒以詩爲佔畢之學也

詩主乎聲古樂雖不傳而其聲自在人心口之中未嘗一日亡也學者識得朱子諷詠涵濡之法和聲靜氣密詠恬吟隨其抑揚往復爲之長言而唱歎覺所謂上如抗下如墜纍纍如貫珠者隱隱然聲與情融情與趣洽

而古人聲中難盡意外不傳之妙自然流露斯時手舞足蹈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樂之不亡從可知矣

詩不可以繁簡爲優劣小雅繁於風大雅繁於小雅商頌繁於周頌各有則也

詩不可以淺深爲優劣風淺於小雅小雅淺於大雅大雅雅淺於頌各有體也

讀詩各有會心處謝太傅愛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謝玄愛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四語顏之推愛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余表兄俞茂才椿自謂於詩狂童之狂也且句遂

以盡詩之能事也已

風人之詩一路多是旁說泛說反說譬說借說直趕至末句輕輕一拍令人自悟後人詠懷感遇諸詩法皆從此出并有只以一字點睛者草草讀過直不知其命意之所在故讀詩良非易易

體物寫象只用兩疊字通稱謂之重言或兩連緜字通稱謂之諈語而其神情態度無不曲繪詩人之能事後人亦有善倣者至以一字傳神如何彼穠矣新臺有泚有敦瓜苦有鶩其羽之類則非後人所能仿佛

詩有每章略易一二字詠歎淫泆使人於言外領取其神味如芣苢麟趾諸篇尙有淺深層次之可尋若木瓜叔于田汾沮洳等詩則絕無痕迹但反覆引伸以盡其一唱三歎之致後世惟張平子四愁得其遺意

嚴氏詩緝云國風小雅多寓意於言外或意雖形於言而優柔紆餘讀者不覺也有言古不言時而意在刺時者甫田采葛之類有言乙不言甲而意在刺甲者叔于田實刺鄭莊叔聊實刺昭晉有首章便見意餘章變類成歌者此類甚多有前數章皆含蓄而末章乃見意者載馳之類有首尾全不露本意但中閒冷下一二語使人默會者碩人猗嗟之類有言輕而意重者如凱風言母氏勞苦而不言欲嫁有先從輕處說漸漸說得重者如月夏世亂而先歎征役之勞頻弁刺危亡而先說不宴樂同姓讀詩與他書別雖涵泳浸漬乃得之

詩注以歐陽公詩本義爲第一只就本文略添換數字神理含蘊不露而讀者自得其聲外聲味外味故朱子法之爲集傳後有作者莫以加矣

古音考云毛詩之韻不可一律齊蓋觸物以攄思本情以敷詞從容音節之中宛轉宮商之外如清漢浮雲隨風聚散蒙山流水依坎轉移此數言深得用韻三昧

詩中用韻不立一體任後世刻意創新總不能出其繩矩所謂規矩方圓之至也學者或昧所自來故略爲分安祖講鹿鳴而兄弟會食周磐誦汝墳而爲親從仕三人所感觸乃在本詩之外所謂詩可以興也今之墨守章句者旣不能興何有於觀羣怨

詩每章必換韻一章之內四句換韻者常也其一韻相承至十二句以上無不換韻者此詩之定式也後人見漢魏六朝五言轉韻者少遂謂一韻到底爲正格以轉韻古詩爲唐人變格不考之甚

毛詩音韻除釋文及吳才老韻補外惟陳季立第毛詩古音考爲最著後此則吾鄉先輩史雪汀先生榮所著風雅遺音一書以釋文爲主而於集傳韻補二書異同乖誤分門別類不少假借可謂兩家功臣蓋集傳中音切本非朱子手訂并有爲後世俗儒妄屝者固不足爲典要也

別以示先河之義

有隔句用韻之法免冒篇冒夫爲韻丁城爲韻野有死麕篇首章麕春爲韻包誘爲韻小星篇星征東公同何彼穠矣篇穠雝華車魚麗篇罶酒旨多魚藻篇藻鎬首酒采薇首章瓜瓠葉篇後三章緜詩前三章桑柔及頌之雝皆是也朱子曰隔句用韻人罕知之韓文公張徹墓銘正用此法鄙按唐末章碣有隔句用韻七律一首自號變體人亦傳以爲怪不知其自古有之矣　瞻卬篇第二章奪脫爲韻第四句有收爲韻第六句田人爲韻第八句

第一句第三句雨罪字爲韻第五句第七句八句八韻進退錯互而分四叶此隔句用韻又爲後世轆轤進退格所由昉　大明篇第七章亦隔句用韻野字全詩皆入叶自不應此詩獨異也

有促句換韻之法如木瓜式微緇衣（式微還兩字不讀斷）每章四句兩換韻是也漢武帝瓠子歌梁武帝東昏伯勞歌體本此　如東方未明前二章四句兩換韻卒章四句連句兩韻匏有苦葉前二章四句兩換韻三章四句三韻卒章四句四韻則如節南山巧言在篇中板常武在篇末皆是唐賢熟於此法故七古歌行音節變換神化無窮

詩前二章三句三韻後二章四句三韻九罭首章四句兩韻實三句有說見後　下三章皆三句三韻元次山浯溪中興碑銘嘉州走馬川行體本此　亦有於常格詩中忽入促調兩句或四句八句以爲節奏者如定之方中首章中宮小戎首章收軜次章阜手斯干首章干山則在篇首　如燕燕次章及泣旄邱次章處與久以碩人次章倩盼南山三章告鞫葛屨首章褧服鴛鴦首章勤閔六月四章茹穫節南山三章親信四章傭詔大東次章東空此章本三換韻吳才老必改東空爲叶以就霜行殊不可解　霜行來疚大明五章梁光緜卒章成生行葦三章句餱樹侮板次章難憲蹶泄七章城寧壞畏蕩三章視究四章明卿五章呼夜桑柔六章穡食寶好江漢三章棘極理海曀卬首章收瘳三章兩城字泮水五章陶囚六章皇揚詔功七章觱搜則在篇中　如葛覃否母（次章給數當亦同一例）　氓思哉十月之交徹逖小宛兢冰嘉樂位暨篤公劉理有淵淵密即韓奕皮熊江漢德國長發末章三換韻則在篇末　至八句四換韻則如節南山巧言在篇中板常武在篇末皆是唐賢熟於此法故七古歌行音節變換神化無窮

有首尾爲一韻而中間數句別爲一韻以間之者如車攻第五章首尾叶柴爲韻中二句調叶如同白爲韻第六章首尾駕破爲韻若依今韻讀則中間猗馳自爲韻亦與第五章同一例唐顧況琴歌琴調秋些胡風遶雪峽泉聲咽佳人愁些正用此調行文亦有之趙岐孟子注前聖後聖所尚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欲以追蠡末達一隅孟子言之將發其蒙以同蒙爲一韻踰隅爲一韻也又如皇矣第六章京疆岡陽將王爲韻而中亘以阿祂兩韻篤公劉第五章泉單原四句以前後數章參之似是換韻生民第三章字翼爲韻而中亘以兩林字韻末章歆

今而中亘以時祀悔三韻抑第四章亡章爲韻而中亘以寐內兩韻皆是也愚考顧子山鏡賦末段云梳頭新罷照著衣還從妝處取將歸暫看絃繫懸知纘縷衫正身長裙斜假襻眞成箇鏡特相宜不能片時藏匣裏暫出園中也自隨一段中七言五句用支微韻中間夾入緩襻兩韻四句十六字向詫爲奇格今眼前忽得此證爲之快絕

有全篇無韻者周頌自清廟以下噫嘻以上多無韻武桓賚般訪落小毖皆無韻漢人郊祀樂章多無韻宋子

嘗謂周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的篇相叶情廟之瑟一唱而三歎歎卽和聲也然則周頌之音凡不諧者皆當闕之無庸强爲之叶然如大雅抑第三章桑柔卒章以雅詩而亦無韻則古音失傳不能强爲之通矣　頌詩末句多無韻如烈文天作思文載芟良耜皆是所謂亂也

兩句一韻常格也有全篇連句用韻者如野有死麕邱中有麻清人出其東門月出魚麗靈臺長發皆是魏文帝燕歌行王龍標箜篌引體本此其轉韻者如少陵大食刀歌亦然　亦有全篇連句韻而中間忽有二句不入韻者如碩人東宮之妹此字當叶讀杯切大夫夙退二句定之方中卜云其吉星言夙駕二句猗嗟終日射侯一句車攻駕彼四牡允矣君子二句行葦或肆之筵壽考維祺二句烈祖綏我眉壽一句是也東坡芙蓉城七古長篇一句一韻獨俗緣千古磨不盡忽然而去不可執兩句無韻其法正從此出

有三句得韻者其別亦有三如葛覃前三章三句采芑首章前九句三韻次章三章前六句兩韻卷阿第七八

章起三句烝民第三章第六章起三句韓奕首章起三句江漢第五章起三句召旻卒章起三句頌豐年首三句則在章首如皇矣第七章同爾兄弟三句閟宮第七章及彼淮夷三句則在章中詩音辨以鶴鳴樂彼之園自爲韻矣如草蟲每章末三句七月第五章末三句四牡卒章末三句采芑卒章末六句兩韻思齊第二章末三句烝民卷阿前四章末三句崧高第七章末三句召旻卒章末三句則在章末　諸詩惟采芑詩體爲最奇首章畝試翼革次章鄉央瑲珩三章止試皆三句一韻三十句共得十韻末章仍以此調作收爲章法秦嶧山碑體正本此至其首章後半段翼爽服革連句韻次章後段衡瑲皇珩三章後段鼓旅淵閟末章煒雷皆連句韻次三章後段六句及戎車嘽嘽三句皆同是三句兩韻又均用單句領起其前半段首二章芭字與兩止字叶田與千叶三章天與千叶恰仍三句爲一韻而天千淵閟又首屆爲叶卒章老字若叶魯叽切亦與醜字三句得韻因方爲珪遇圓成璧極鉤心鬬角之巧通篇皆三句爲一截惟末章首六句分三層於極整齊中又參以變化觀

止矣　三句一韻其氣勢流走直下第四句必連用韻方截得住葛覃婁飛莫穫皇矣以伐崇墉卷阿吉士吉人江漢錫山土田召旻壁國百里豐年烝畀祖妣皆可證惟泂酌篇不然故摯仲洽以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爲九字句不知泂酌首二句自與瞻彼洛矣二句文王曰咨二句爲一例非三句得韻也

三句成章之詩有連句用韻者九罭以外則著十畝之間素冠三篇後人大風歌以下皆出於此五古如古華山畿云不能久長離中夜憶歡時抱被空中啼唐宋人七言如岑之敬當壚曲明月二八照花新當壚十五晚留賓回眸百萬橫自陳此楊升庵所引與郭茂倩樂府詩集異　謝皐羽送鄧牧心三句詩體皆是　有首句無韻者甘棠篇後人如楊叛兒聞歡遠行去送歡至新亭津邏無儂名又古白石郎曲後漢侯非侯後魏狐非狐一束槁諸童謠則長短句也　有中句無韻者采葛無衣兩篇後人五言則如唐無名氏春詞云楊貴妃詩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繡簾斜捲千條入是也　他如麟趾騶虞兩篇末句無韻祇

可謂之二句詩末一句乃樂章之歎曲家之和聲不當以韻例之

兩句成章如盧令及魚麗後三章後世五言如灘頒歌七言如易水歌雀勞利歌諸詩備於郭茂倩樂府詩集中又非促句換韻之所托始也

五句成章之詩有連句用韻者小星隔句韻及斯干中四章後世七言如晉并州歌唐田使君歌體本此有次句無韻者江有汜東方之日有第四句無韻者太叔于田鼓鐘及卷阿第五六章老杜曲江三章體本此

有第一第四句無韻者庭燎有第一第三句無韻者無衣古前溪曲前溪滄浪映黃葛結蒙龍二詩體本此

有第四五句無韻者卷阿首四章漢梁鴻五噫歌前溪曲逍遙獨桑頭篇體本此至鴟鴞四牡兩篇及召旻前五章章章各異詞隨方合節變化不居更爲奇觀

凡一篇用韻大抵前綴後急以爲八音之始終考諸詩騷末有連句用韻者如卷耳汝墳竹竿蝃蝀之類有促句換韻者如采蘩擊鼓女曰雞鳴東門之枌之類不下數十篇紆餘其始駘蕩其中繁音促節一唱三歎以爲之亂古樂府皆如是即唐賢古調亦莫不如是至若小雅杕杜篇每章前四句兩韻後三句三韻一章中前緩後急各爲章法末章七句則前四後三促句換韻作收煞通篇又爲一大章法重規疊矩實有大陣包小陣之妙

詩中有每章同用此數句或冒起於章首或唱歎於章末在章首者標其命意在章末者致其遠神如葛覃前二章首二句東山起四句東濛自韻爲韻瞻彼洛矣洞酌滮則在章首其一句者則如叔于田篤公劉之類麟趾騶虞桑中君子陽陽褰裳有杕之杜文王有聲有駜則在章末其在章中者尤多此等句多不入韻亦有自爲韻者如漢廣後四句廣泳永方北風徐且鄘柏舟天人木瓜報好園有桃哉其之思杕杜比伎采苓旛然焉晨風何多權輿于嗟繇蠻食誨載駟之馬野者是也又有自爲韻而更換韻者如溱洧且乎樂謔藥黍離憂求天人黃鳥穴慄人身是也亦有本不入韻而閒有一章偶合遂不免滋後人之惑者如桑中之首章權輿之末章遵大路唐杕杜鹿鳴蓺我之首章首句太叔于田末章之叔在藪碩

鼠首章之三歲貫女撫羽首章之王事靡盬皇華次章之載馳載驅皆未當用韻其忽合忽離卻於極整齊中得參差之致要之作者純任自然正不必强爲遷就

孔仲達正義云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耳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爲辭雖在句中不以爲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爲韻然人志各異作詩不同必須聲韻諧和曲應金石亦有卽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者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徐既亟只且之類是也此一段論詩韻最精確愚嘗謂小學者經之輔韻學者詩之本漢重小學故多經生唐重韻學故多詩人雖經生如仲達其於韻學亦分明如此

古人語緩不煩改字亦不煩改音古之字音有宮商角徵羽無平上去入至沈約定四聲始嚴其界今人之叶以沈韻而分耳故凡平上去之同紐者依古音皆不須用叶惟入聲或分別觀之可也再考十五國疆域均在直隸山東河南陝西四省界內今西北方土音無入聲雖不知古音何如大抵當不甚相遠似可略得其概今之北曲亦不分上去入可以相證

叶音之說起於魏晉之間叶卽協字音韻俱異而切響以通俾與上下音相協也叶字不見於古故楊升庵謂之古今方言不必同語文字不必同音卽如者字音渚掌與切且字音疽七餘切餘字音悲府眉切也字音羊者切尙有從之轉注要之後人之所謂叶音實古人之正音何以言之

者今則者爲章也切且爲七也切也爲羊者切尙有從古音者乎且如報本人扇切而今讀若奈打字本都冷切而今讀丁雅切朴字本平豆切而今讀與樸同南北皆然亦可證也古無皆來韻亦無麻韻皆來韻多入支微麻韻多入魚虞不特此也詩中如福降行友有畝母否處風天南之類十餘字藉非當時之通讀正音何以上下千百年縱橫十五國凡作詩者皆用叶音更無一人一詩之用正音者當無此理故叶音之說爲後世讀詩者言之非古也　嚴華谷以全清次清全濁不清不濁爲清濁四音此五音之遺也然方音不同學者難曉不如叶音之捷直

吳才老韻補一書大有功於詩學朱子釋詩盡取其說

又引程可久之言曰吳說雖多其例不過四聲互用切
譬同用二條如通其說則古書雖不能盡見可以例推
其推崇至矣然其間未免有千慮一失之處學者亦不
可不知今略列其目於下　有本非韻而悞加叶者如
行露之兩家字騶虞之兩虞字太叔于田首章叡字宛
丘次章夏字之類是也　有本音自諧而悞作叶者如
汝墳枚飢古音自諧以支灰異韻而作叶何彼穠矣緝
孫古音自諧以眞魂異韻而作叶十畝之閒還本有旋
音而作叶之類是也此類最多甚至同韻者亦復加叶

以爲主於諧聲其實與古音究亦未必盡合　有本自
爲韻而悞通上下改爲叶音者如葛覃之谿溪與上
莫穫爲叶崧高之寶保悞與上馬土爲叶之類是也
有同字同音而前後叶成兩歧各自爲音者如蓼蕭令
德壽豈叶去禮反魚藻飲酒樂豈則叶去幾反小宛果
贏負之叶蒲美反生民是任是負則叶扶委反之類似
不應歧異是也至一篇之中前後兩歧尤爲不宜讀者
詳之　有本音應歸一叶而兩叶並著竟作騎牆之見
者如采薇華叶芳無反車攻叶尺奢反車字之叶可刪
此
孔仲達曰立章之法不常厥體或重章其述一事采蘋

之類或一事疊爲數章甘棠之類或初同而末異東山之類或首異而末同漢廣之類或事訖而更申既醉之類或章重而事別鴟鴞之類何草不黃隨時而改色文王有聲因事而變文采采芣苢一章而再言賓之初筵三章而一發或篇有數章章句眾寡不等章有數句句字多少不同皆由各言其情故體無恒式也善哉言乎可以知詩體矣

周秦詩篇皆入樂歌其音韻故自有定律但必不若後人之斤斤四聲瑣列部分即以今韻證之平水韻部分又寬於平水自沈韻以來且已代殊今學者作詩一以陰氏一百六部之韻爲宗主未嘗以入樂也入樂者詞曲兩種而詞韻與詩韻不同曲韻與詞韻又不同是今人於沈韻亦未嘗盡遵明知沈韻之隘不足以盡音律之變也詞韻與九宮譜曲歌多不分四聲是即古韻無四聲之一證古人詩歌合一故無異韻今人分詩詞歌曲爲三種其韻譜實有不可混同者乃欲以今人不合詞曲之詩韻繩周秦以上人之詩歌多見其舊詰而不通矣況所謂叶者又多望文取音五色無主後之學者將何所適從哉

詩誦卷一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關雎樂字本自有五教反一音與芼字本音相諧似不必轉芼爲邈入聲以遷就之詩中笑效號藥鐸五韻合叶甚多才老每叶入聲其實本音自諧不叶僅可省事葛覃首章上下各分三句一主一賓對仗齊整爲唐律先聲以兮蓁飛喈爲韻而閒以谷木兩韻兆唐人轆轤詩格卽此一章已開無限法門次章綌歝本自爲韻與末章否母同而後人必欲加叶以合谷莫濩爲一律强

韻就我似屬多事

卷耳後三章屬文王說便深若屬后妃以爲虛境廼覺玄黃作何著落以爲實事則太拙爲越禮矣前我后如自我也後六我我文王也夫婦一體不嫌同稱兩懷字亦分屬卒章只就文王一邊收煞而已懷已淒然欲絕云何吁矣是想像語人但知首章爲唐詩提龍采藥所脫胎不知後三章之包括更無窮也

螽斯美后妃只一宜字桃天美之子亦只一宜字前宜字虛詩人之宜之也後宜字實之子之宜之也一虛一實各極其簡妙　儼山陸氏曰螽斯與樛木三章皆后妃之治也詞氣和平文義回互以聲詩言之三疊之類也以聲樂言之三闋之類也而古調從可識矣

桃天華家音模麻並列考古韻凡華字皆讀如敷家字皆讀如姑並從模韻未有入麻韻者蓋楚詩亦然何彼穠矣車與華叶凡詩中車字皆音居亦無只者反之一音楷之楚詞易林諸有韻之文無不合也

芣苢之詩妄人肆口譏彈試取而諷詠之三百篇中有能若斯之春風太和由夷自得者乎擊壤歌耕鑿作息景象如是而帝力何有尙嫌其說破序曰和平有旨哉漢廣不可休息依韓詩息作思爲是蓋休求爲韻也江之永矣說文永作羕於音義皆順然鄙意竟可以廣方首尾爲韻而中間自以泳永爲韻如車攻吉日旣依章之例則全不煩改韻而自叶矣敢以質諸大雅　漢之廣矣四句極詠歎淫泆之致與麟趾于嗟麟兮同一機軸于嗟句簡永得妙此四句反覆得妙贊文王邪贊游女邪明眼人正當於此著想

風雅遺音云于嗟歎辭古無音吁者不獨釋文爲然集

傳音吁不音所知本今正韻並作吁音

甘棠首章楊孟公名貞　詩音辨云伐茇於今音不可讀今依韻補轉聲入月或轉聲入寘愚案入寘是也此詩合三章爲一韻詩中別成一例

行露首章兩露字自爲韻夜字不入韻亦可其叶羊茹反者通詩中凡六見蓋舊讀也昧者不察見三句三韻又見獄足訟從之爲疊韻而强改爲每句用韻以就其體夫角之押祿牙之押邛猶可言也同一家字而忽叶爲谷忽叶爲公作詩者非百舌何自爲擾擾耶曾是朱

約園刊本

子而爲是叶乎　古無麻韻何得有牙之叶音又因牙之叶音又因牙不知騶牙之牙自讀如吾山海經作騶吾是也而隨風倒柁展轉轇轕妄附古切者非但不知韻不知詩并不識字夫亦不可以已乎　訟字有平去二音尚書囂訟馬融本作庸則訟本音庸與頌之爲容正同其叶祥容反者亦非

皮退而見革革裂而見縫寫節儉只於層次中托出讀之在有意無意之間愚案春秋每以服飾威儀占吉凶詩人每以服飾威儀觀德行後人無此等文字有此等文字

野有死麕首章隔句用韻次章四句四韻末章三句三韻是無句不韻矣而又極其變化桑扈首章連句韻次章隔句韻三章促句換韻四章四句三韻章法各別與此篇相似　姜白巖先生詩序廣義云行露死麕於二南別出一局二南之風極含蓄而行露辭意俱盡則以訟獄之後還我清白也二南之風極和平而死麕聲色俱厲則以惡惡之甚若將浼已也盡以二詩所處之地

約園刊本

不同也　鄙意以爲此篇冰泮殺止男家以非時求娶而女拒之之辭故稱女曰懷春七月之義也稱男曰吉士摽梅之詞也舒而脫脫期以霜降而後逆也語婉而嚴與行露微有不同强暴之說續序必不可信俟高明質之

騶虞與麟趾同義同調每章末句不用韻詠歎淫泆樂之亂也麟趾不叶騶虞忽用叶何耶

邶柏舟是離騷藍本試兩兩對勘無不吻合朱子注楚辭而於此乃云婦人不得於夫殊不可解當以孟子章

句爲正蓋晚年定本也

嚴氏詩緝云讀詩不可鹵莽如讀綠兮衣兮是綠色之衣當玩味兩兮字詩有黃鳥白華不言黃兮白兮華兮惟綠衣曰綠兮衣兮蓋綠字衣字皆有喻義故以二兮字點綴而丁寧之（愚案誦詩得此法方是一字不放過）瞻望弗及佇立以泣送別情景二語盡之後人求出此範圍不過故作豪語耳於眞性情轉無交涉

終風笑如字讀不必叶爍思字既改叶西不必更讀作腮此等騎牆之見不如刊歸一律思之本音自叶貍離

叶西亦多事　曖曖承上章兩曖字而言不得謂陰貌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二句能使阻兵安忍之態躍然紙上起法之妙無踰此者　起語極豪下文乃步步怨恨聲聲訣絕可以知其故矣老杜兵車行全篇體格從此脫胎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鷕鷕鳴求其牡上二句瀰瀰盈盈鳴下二句盈鳴軌牡兩句中具四韻交互爲叶此千古創格也鷕釋文以水反從唯得聲水字傳寫半奪遂別出以小反一音譌誤至今不可不正　詩中二句具四韻者如我黍與與我稷翼翼雝雝喈喈噰噰鼓鍾伐鼓淵淵振鷺于飛翼翼烝徒楚楚庶姜孽孽庶士濟濟有客有客亦白舊有客有客亦絜斯飲斯清酒既載騂牡既備既碩既肥既嘉既旨既多既有既時既庶既戒既陳既設既序既醉既飽既載既號既嗜既好既欣既奏既勤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臨衝閑閑崇墉言言臨衝茀茀崇墉仡仡等句在作詩者天籟無心而緝綴之亦足供韻學之採擇　昔人謂蜎蜎在東鸛鸛在梁爲雙聲疊韻之始二句祇可謂一句兩韻耳必欲求之則以矜矜兢兢握粟出卜躑躅女士克岐克嶷實穎實粟奄有九有等句當之爲近

讀詩觀其層接分明處可以悟詩理如匏有苦葉首句統貫全篇匏以濟故說到濟又從濟分出深淺一篇之主意也濟盈正雉鳴之時下二句分承上二句順承之法也濟盈深也不濡軌淺也三章承雉鳴推開四章承濟盈挽合逆承之法也士如歸妻承求其牡人涉卬否承不濡軌一頭兩腳之格也首章泛論次章隱刺三章旁證四章正告通篇皆設喻匏舟車是一律屬揭求牡士歸妻卬須友是一律起承轉合線索分明其神情在吞吐隱見之間故曰刺

谷風首三章及末章兩換韻第四章一韻到底皆常格也惟第五章慆德叶都木反讎售隔句韻後四句鞠復育毒

仍與恬德合韻此實奇格拈出爲之解頤　首章雨怒諧音體死諧音不必加叶　谷風之婦賢婦也故其詩語哀憤而心鄭重怨而不失其正結語不念昔者伊余來壅人生到此眞覺不堪回首然猶望其夫垂念舊情回心於萬一明皇王皇后寵衰泣曰三郎獨記不得何忠脫紫半臂換一斗麪爲生日湯餅邪千古棄婦逐臣當同此一哭

中露泥中蠃棲失所之象若以地名解轉致意味索然集傳似較勝列女傳謂上二句黎莊夫人之傅母作下

二句夫人所作宋方勺泊宅編因據爲聯句之始

簡兮首章四句兩韻以後皆連句韻一氣直下說得十分鬧熱而以公言錫爵一句煞住倍使受者不堪於是不得已興望古遙集之思末章仍連句韻而云誰之思不入韻作一飄筆末三句連叶人字用長句搖曳之神韻縹緲欲絕兩兮字又正與首句兮字神理相呼應

君子偕老詩造句用韻忽嘩忽促乍陰乍陽亦有胡然而天胡然而帝之態主腦在君子偕老一語開口便刺泉水毖應叶胡計切邁力制切害暇憩切蓋遄臻于衛亦復入韻耳車舝篇之舝二子乘舟之害蟋蟀篇之邁泉水詩與載馳不

同皆虛景也因想成幻遂搆出許多問答話頭許多路途情境既不得去又想到出游寫憂其實身未出中門半步也孟東野征婦怨漁陽千里道近如中門限中門踰有時漁陽常在眼卽此意

北門敦字風雅遺音云毛如字鄭都回反集傳既用鄭義則都回反是也乃反以爲叶不應相戾如此故疑音切非朱子手定　北門主意在莫知我艱四字天實爲之天亦莫知也故曰謂之何哉不敢怨尤之辭　小星實命不同實字知命而安之也其辭泰北門天實爲之實字知天而聽之也其辭戚所遇不同而皆不失爲賢牆有茨正言以刺也嗣君在位毋夫人下嫁千古人倫未有之大變舉國臣民痛心疾首而不忍出之於口厥後戴公文公居然繼體先君是衛人固諱之矣詩曰不可道痛之也此詩人之旨也

君子偕老詩造句用韻忽嘩忽促乍陰乍陽亦有胡然而天胡然而帝之態主腦在君子偕老一語開口便刺桑中詩後三句中宮自爲韻而末句無韻風神搖漾音

節靡曼正所謂亡國之音也比於慢矣　中宮爲韻定之方中詩可證

定之方中衛文公中興之詩其精神全在星言夙駕上其根本全在秉心塞淵上體用全矣詩人於歸本君心偏以颺筆出之獨實指其富國强兵之效以爲塞淵之左券方不同後世咸五登三虛作頌揚毫無實事

蝃蝀毋字叶滿補反以諧雨音此今讀也全詩惟此一叶耳楊孟公兩引易林謂雨亦叶羽軌反三百篇均宜從紙韻讀此說可從

相鼠皮儀爲三字同韻諧音必盡改爲叶將謂儀必叶俄則湛露儀字何又不叶俟死之叶亦多事下篇干旄郊字亦然　相鼠詩直截簡老不留餘地在風詩別是一格吃緊處在髯頭提一相字暗室神明大庭指視使無禮人絶無躲閃處

載馳驅字不入韻思之同韻不得　控於大邦誰因誰極是何等識見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是何等抱負許大夫均當愧死

淇澳猗猗字當音於何反讀作阿猗猗卿猗儺遝緜言之則如萇楚之猗儺分別言之則如隰桑之有阿有儺重文言之則如此章之猗猗同一義也與三章猗字異義異音今注音醫叶於何反誤三章猗歎辭當讀平聲與猗嗟伐檀之猗字同今音倚亦誤

古平上去三聲不甚分詩中如行露之庸訟擊鼓之宋仲考槃之澗寘若依古韻皆不用叶而自諧　考槃在澗即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也碩人之寬即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也永矢勿告即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也蓋非靖節之流不足以當之

碩人二三章諸韻皆可如讀不必加叶之賢只衣錦褧衣一句便表出守貞葆素淡泊無華情性緣衣詩絺兮綌兮凄其以風莊姜之自信者即在此怡先爲詩人道出　碩人衣錦褧衣是比體丰衣錦褧衣是賦體中庸所引碩人之詩也故曰闇然日章　碩人與君子偕老兩詩均形容君夫人服飾儀容之盛碩人詩與重莊嚴除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外不著一語偕老詩迷離吞吐除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外亦不著一語而莊姜之賢而可閔宣姜之淫而可刺已是全身活現

讀者於言外得之化工在手豈周昉士女圖所能仿佛

末章每句連下六疊字爲古詩青青河畔草章法所

托始

氓首章及五六章叶韻多可刪大抵叶韻宜頫不宜繁

古人作詩亦未必紛紛自擾若此也　此詩前二章是

業鏡臺前自寫供招自三章以下方是悔恨爾卜爾筮

體無咎言此婦人智乃不如穆姜　何氏云五章連用

幾矣字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淒絶　末章連句用

韻低回曲折一句一哭末二句忽換韻宕收氣絶心灰

大徹大悟恰是悔恨神理

伯兮首章促句換韻後三章皆四句兩韻正格載芟良

耜起四句亦然老杜玄都壇歌醉時歌諸詩起法實本

於此　大雨淫淫日出當心與其雨其雨杲杲出日二

句略同若依韓憑妻語作此體解亦無不可

黍離三章章十句所易者只三字耳觸目傷心低回反

覆眞有如醉如噎之神二彼字四我字一此字緊相呼

應麥秀之歌商紂已死故直斥之曰彼狡童兮此則平

王猶在不敢正言一種說不出光景更爲淒咽

執簀由房豈君子所當樂陽陽陶陶一無所事何爲乎

我詩人自我也此君子爲詩人知己自必與詩人同心

序曰閔周其知言哉勿誤作小山招隱讀

采葛詩只言己與君之相隔而聰明之易蔽讒閒之易

乘自在言外世無魏文侯誇書三篋誰其省之可懼哉

邱中有麻首章施字不宜叶蛇案詩音辨云麻馬禡乃

齊梁以後語古蓋無之此詩正當依韻補諸音讀耳麻

眉波切朱子於東門之枌東門之池亦自轉音以叶婆

歌矣又潘岳河陽詩可證也嗟遭哥切則易離卦爻辭

王褒九懷阮籍詠懷詩可證施詩戈切則屈原天問漢

高祖楚歌嚴忌哀時命可證孟公此條極確由此推之

可以得騶虞擊鼓諸詩之叶音矣　邱中有麻與白駒

詩意正同惟繁簡爲異首句即在彼空谷意彼留子嗟

即縶之維之數語惟白駒爲已留而此則思之不見以

爲山中人實留之耳將其來施施即賁然來思將其來

食即食我場苗食我場藿貽我佩玖即毋金玉爾音而

有渥心也子嗟子國自是兩賢名字留字不必依毛傳

作姓似更有情

將仲子兄字叶虛陽反與前之鶉之奔奔後之陟岵皇矣叶虛王切者不同檀宇之叶亦可不必　豈敢愛之四字直揭出鄭志詩人之言卽春秋之筆

叔于田一詩不過狎邪羣小獻諛紈袴之辭非有揚水椒聊之密謀也失教之譏隱然言外

太叔于田著眼在將叔無狃戒其傷女二語狃字傷字卽厚將崩多行不義必自斃也而詩人之言一若肫然出於友愛者所以爲諷也　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如手二字直寫出驂馬調良德性所謂如手足之捍頭目也

齊首非獨言其形服馬駕輒行步貫於體不妄動如頭容直也故首章但云兩驂如舞　首章數字一叶必臘不然何以爲下二章地耶詩中如宛邱次章夏字叶與下同澤陂首章陂字叶音波之類皆同

清人末章軸字本有紂音今西北人方言尚如此陶字楊升庵云皐陶一作咎繇音由轉去聲則爲又音案如升庵說則于救反不當叶徒候反矣　詩主高克前路卻一語不及逼到末句始點出中軍作好四字便戛然而止令人自思詩人慣用此技　用兵何事而以作好形容之可爲絕倒可爲寒心

女曰雞鳴雞鳴而起也士曰昧旦昧旦而起也起二句泛言夫婦與居之節今俗所云好女先夫起也子與視夜二句女已夙興而警夫之辭明星有爛正昧旦之時不然何以爲賢婦　雜佩以贈之句毛詩古音考云贈字乃貽字之誤與來字之陵之反爲韻

簡兮前後數篇皆非淫詩而此章尤明顯首二句言國家之將亂也下二句朋友相戒之辭與十畝之間頰弁鄭之丰男親迎而女不行齊之薄女行而男不親迎其事正相反詩則俟我於堂地相同也褻衣褻裳女子初嫁在途之服充耳尚瓊男子初婚攝盛之儀人相同也丰章三句三字著三章三平而丰兩俟我著三俟我章法調法句法無不相同國非一國時非一時人非一人不圖天壤間乃有此等印板文章眞奇事也朱子必欲釋丰爲淫詩寃哉

風雨喈字尚須轉音膠字之叶似可不必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言君既見君子則云何不夷乎今之不夷以

未見故耳反跌語妙　此詩序語極正大又有左傳可證而必以爲淫詩何也

出其東門一詩包含甚廣在君臣則庶子眷華不及家丞秋實也在朋友則樸谷五侯不及羊求三徑也得素心二人與其朝夕覿世上悠悠祿祿徵逐聲氣無處足供吾盼睞子每當應酬喧擾不可意時輒誦此詩爲之神往劉辰翁曰詩中所云聊樂我員聊可與娛襟懷灑落似非男女相棄時語不知其并非男女語也思賢招友一往纏綿同此心者其野有蔓草之詩人已乎

雞鳴末章述賢妃警戒語篇得風流旖旎香口如新試問香奩疑雨有此種香豔否卽以宮體閨情論詩亦當讓國風獨步

月出之光月字爲日字之譌無疑西河譏語固不足信然其致疑亦殊有理

還之並驅從兩肩兮二句蓄之俟我于著乎而二句皆後人六言詩體所仿始孔仲達顧舍此而別引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語未免有意矜博

東方未明刺號令不時則夙莫自是兩平詩前兩章只說失之夙直至末句將莫字一點便止蓋兩層平列旣不可强爲輕重又不能平寫一邊詳卽一邊略一邊明卽一邊暗寫一層而兩層俱到後人詩古文家皆導此法

毋字古只作滿彼反無作莫後反者此全詩通例詩中凡毋字無不加叶則葛覃南山兩毋字亦當作滿彼反葛覃否字當如小旻之補美反南山畝字當如信南山之滿彼反此兩處皆應叶而誤未加叶者　集傳中此類甚多如燕燕凱風南字當補叶乃林反泉水二子乘舟害字當補叶暇憩反采葛艾字當補叶五計反　南

山詩各章末二句抽出上文一字以申說之二二四章皆蒙上疊韻第三章忽換韻變化入妙　詩中疊句疊韻二種體裁各異不可以一律論南山詩每章疊韻與行露後二章同老杜花卿歌人稱花卿絕世無旣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東都句法從此出

甫田全篇本音自諧毋須用叶　蝃蝀詩卒章連句韻四也字甫田詩卒章連句韻四兮字皆刺詩也一莊一猗嗟甥字一叶最無謂殆以其庚清異韻耶此遵沈韻諷警動之至

之過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每句以虛字壓腳句句用韻極其整齊獨終日射侯句無虛字亦不入韻以句法未定故也詩中固有全篇連句韻而中間一二句無韻者特此篇較明顯耳兩句意雖直下而句已截斷有欲合兩句爲一句者殊非確論　三章均以猗嗟發端則贊辭皆刺辭矣末句亂字一點不復申說以齊人之詩也全篇句調語帶輕薄的是齊人口氣

紛沮洳如英如玉極其贊揚忽嗇殊異乎三字作承接與上文變是兩人令人失笑細思之除卻儉不中禮無可與詩意合者此謂主文而譎諫

園有桃園字之叶亦以職德與韻耶似不必加　園有桃詩最妙在謂我士也驕便可接心之憂矣中間忽橫插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八字代爲說辭將當日無限國是盡納入八字中泄泄之聲音顏色小人所由亡國敗家者在是君子所爲痛哭流涕者亦在是而仍含蓄不露是何等曲折　詩序廣義云是篇一氣六折自己心事全在一憂字喚醒羣迷全在一思字至其所憂之事所思之故則全在筆墨之外托興之中

爾雅釋山石山戴土曰崔巍土戴石曰岨山多草木岵無草木屺卷耳陟岵毛傳誤易而朱子皆仍之此同是當正者　陟岵毛傳章六句集傳章七句舊讀父曰嗟爲句詩首辨云子季弟皆韻也當爲句虞羲引王氏云嗟乃一字句也則當爲章八句矣兩讀均可備參　愼之一字是家人臨別丁寧口角是孝子在途保重心腸詩人可謂體會入微

十畝之間還字讀環與閒閑自諧何須統改叶音　此篇招隱之詩也其詞優游舒緩行止自如是見幾而作

者與邶北風異矣

伐檀詩刺貪意全在對面照出美不仕者之廉以刺在位者之貪正所謂言乙而意在甲也首三句宜著意

山有樞詩人不勸其及時修政而轉勸其行樂盡辭愈譎而意愈苦矣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危言苦語骨竦心驚如其念此人非隋煬未有不皇然改圖者尚何行樂之有黃金賚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唐人諷刺亦有此意

綢繆今夕何夕四句宛聞兒女子新婚之夕喁喁私語

口吻吾不知詩人既摹寫到極眞處又何其言之大雅若是唐人本事詩亦奉教於此詩否

羔裘袪字當依道大路篇叶起據反去聲方與故字諸集韻音嫗非也居字本有平去兩音亦當依螓蜂葛生篇加叶爲是

無衣稱天子爲子語殊狂悖以爲指使臣者近是子指大夫也大夫稱子此篇指王朝使臣前羔裘篇指本國大夫同稱而異指揚之水則指曲沃桓叔桓叔雖分封猶是晉國之大夫也此詩人之微旨也

唐風兩杕杜皆比也小雅之杕杜則興也　有杕之杜

章末二句兩之自爲韻

葛生末章夜後兩字本無韻與上章日後同耳今於夜字注同上後字注叶音戶是何所謂邪　此詩五章前二章爲一調後二章爲一調中一章承上章而變之以作轉紐獨旦二字卽爲下日夜百歲之引端篇法於諸詩中別出一格　詩中野字域字亡字百歲之後字皆夫死後語誰與獨處三語當屬夫一邊誰字隱然自指若作寡婦自傷獨處則是劉三娘詩誰能對角枕長夜

半邊空一申說便成笑柄矣後章歸字方是自言殉志久決視死如歸也三誰字三獨字三亡字兩歸字緊相呼應野域居室皆指夫墓角枕錦衾未嘗一貫如此解則前三章屬夫說後二章屬自己說章法亦自分明　徐子先曰誰與獨處僅四字而意則兩轉詩有一句二韻者此類是也易亦有之匪寇婚媾采苓胡得焉得字屬苓說如此方通體是比　采苓之詩其獻公申生之事乎首陽伯夷之所隱也其所望於莽世子者深矣

小戎首章集傳叶韻本屬兩歧故楊升庵謂收輈一韻驪續舅玉爲一韻屋曲爲一韻楊孟公以爲玉無裕音依次章推之當收輈爲一韻驪邱攜切續辭盧切一韻轂舅玉一韻屋曲一韻然轂玉屋曲本首相諧不比次章合輈邑期之界限分明也於是又變其說而依末章推之以爲驪祛尤切與收輈爲韻續轂舅爲韻末四句乃承此爲韻猶是騎牆也愚意三百篇中各章用韻本不能一律不如擇善而從之爲愈續轂二音不煩改韻卽無須多事徑依驪叶居錄反舅叶之錄反之兩音則收輈

為一韻驅續轂舜玉屋曲為一韻而刪去俱懼反辭屬反叶又去聲轂字簡明諧暢墝盡紛紜矣

他詩賦物繪景例皆依序順寫獨兼葭一詩從衰後逐層逆溯盛時情致如見蒹葭蒼蒼周道之衰白露為霜謂仁義之涵濡化而為兵刑之肅殺也次章淒淒未晞追溯宣幽之交王澤猶為未泯三章采采未已則夷懿以前徒存夢想溯洄遡游馳神于低回悵望之中所謂伊人其賢王乎其賢人乎不可得而知而秦則已不復周矣哀哉陳臥子謂此詩為追懷西周而作大為有見

終南何有二句賦也前章創見而驚歎於始後章既見而須禱於終其序如此

渭陽詩序曰康公念母不曰太子送舅則念母為正旨而送舅為追憶也玩我送字曰字宛然曰後追敘口吻

詩序廣義云

權輿首句於我乎亦入韻則前章連句韻後章首尾為韻而中間簋飧自為一韻亦如車攻第五章之例

宛邱第二章夏字注云叶與下同此四字可刪道韜兩叶亦同　此詩首章四兮字用變調入手便游蕩輕薄

之人神情態度脫口如生眞傳神妙手也　自宛邱之上而下而道無地不熱鬧無冬無夏無時不熱鬧直寫出一國若狂景象恰與株林詩情境相照上行下效言之瀎然

東門之枌次章首句差字與麻婆為韻而第二句原字不入韻此用韻之最奇者

詩文中有分配互見之法如衡門首章兩意之上皆有豈必一層次三章兩意之下皆有可以一層詩人各以一層配成章法使人互觀而得其全耳

東門之楊當以序語為正著眼在第三句與鄭丰齊諧同

墓門歌以訊之詩音辨云唐本作訊止於文義似順蓋古篆之止形近而譌

月出詩用字語鉤輈而文奇崛自此詩外亦未見有用此等字者故呂氏以為方言之類鄒氏忠胤云陳與楚近其音節隱然具騷人之致信然　古人上去不分則此詩亦三章合韻與甘棠詩體相同

株林兩章纔三十一字耳四說其地兩說其人而靈公

之注惑迷擾歷歷如繪起二語自爲問答下二語又各爲問答陳民之眾目交屬眾口沸騰如聞其聲

素冠三章寥寥三句而首章先棘人後我後二章先我後子首章分寫次三合寫極庶見之神　結字加叶殊可不必豈其以質屑異韻耶即使後人爲之亦祇歸入通韻耳此與前篇羔裘首章朝字三章曜字兩叶皆遵今韻而失之彌甚者也

葛楚一詩只羨草木之樂而已之苦不言自見無家無室明明說出卻含蘊不露此詩人之義

蜉蝣首章楚楚二字音韻最諧乃必以麾姬異韻而加叶何耶　蜉蝣青黑色而末章以與麻衣如雪亦未詳

候人序其公遠君子而近小人詩中遠君子意只在收煞二句其餘皆近小人事一小人尚不能容君子況三百赤芾如薈蔚朝隮之多乎欲親君子先遠小人故詩以近小人爲主其詩格與東方未明篇相似

詩序廣義云詩無既稱淑人復稱君子者惟鳲鳩與小雅鼓鐘篇皆望古遙集極思慕之致也詩自有陳古刺今一體此篇更信其不誣

七月首章發烈二韻如依蓼莪四月例則當讀如字褐亦如字歲叶蘇絕切爲合韻矣趾耜音詭不必叶子宇於全詩本有獎里反之叶倘本音自諧儘宜入韻如六章食我農夫之例今於首章則叶獎里反於第五章嗟我婦子又叶玆五反是又蹈行露騶虞之失矣第六章稼稻自爲韻亦不當加叶　七月前後三章三換韻中間四章四換韻獨第五章一韻到底通篇無句不韻惟五章嗟我婦子曰爲改歲二句無韻於繁音促節中忽用三句得韻一調以疏其氣節奏最妙又第七章嗟我農夫一句亦無韻參差錯落伸縮變化眞奇格也　七月爲詩八十八句一句一事如化工之範物如列星之麗天讀者但覺其酣古淵永而不見繁重瑣碎之迹中間有詰誡有問答有民情有閨思波瀾頓挫如風行水面純任自然非製作官禮大手筆誰能之噫觀止矣

鴟鴞子字注云又叶入聲室字注云又叶上聲不知應從何字亦不知應從何音子字卽依假樂篇則音之叶亦與室字不諧不如存疑　以家事言則子爲親以國事言則室爲重故痛管蔡只恩斯勤斯兩句而後三章

皆專說毀室一邊躬親創造歷盡艱難皆無幾時而漂搖卽由內禍其情危其辭迫連下十字槌心泣血告成王卽以曉管蔡使知閱牆禦侮以兄弟之情動之也東山章首卽三句得韻之格故第四句連句韻以承足之我東曰歸四句連句韻蜎蜎者蠋四句隔句用韻次章果贏之實四句隔句用韻町疃鹿場四句促句換韻三章鸛鳴于垤四句連句韻有敦瓜苦四句爲四句兩韻正調末章倉庚于飛四句隔句用韻親結其褵四句連句韻愚意禫儀以今首諧而嘉讀居何反與何字本音諸未爲不可與其爲騎牆之說不如作促句換韻格直截了當也全篇用韻參差錯綜無規矩方圓之可尋鴟鴞東山皆從天下萬世人至性至情中揭出越瑣碎越眞至越平易越瀰綸卽以詩論那得不推元公爲聖有敦瓜苦據釋文如行葦首圈集傳誤

九罭之魚鱒觚六字當作一句讀此詩四章章三句蓋九罭之魚四字不能成句必連鱒觚二字與魚麗于罶四字句法不同

四牡騤無寢音諗無深音皆叶也集傳渾舉不分叶音
殊混　將養也使臣之父或有列位於朝無待子之養
者毋則非子之侍養不可故卒章但欲以將母之情告
君

皇皇者華四章平列不分淺深詩中絕少此格蓋當時
使臣並命不止一人分章賜遣各寵其行故其體裁如
此

常棣第三章難韻平去二音皆諧而去聲於義爲長今
讀平聲音當與中谷有蓷同而此獨用叶殊不可解第
四章吳才老音務爲蒙與戎字本音叶朱子音戎爲汝
與務字本音叶諸家多偏主才老愚謂以他書證不如
以本詩證常武戎字叶汝自應同讀第六章平寧生本
音自叶　兄弟手足之親故曰具缺一不可也兄弟毛
裏之屬故曰翕合爲一身也兩字除兄弟無人可當立
言精絕　全詩抑揚反覆千載後尙聞歎息之聲

伐木首章生字本音讀自諧　寧適不來微我弗顧何
等自反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何等體貼自非心性和平
安能理會及此首章和平二字實此詩之綱
天保第三章五如字第六章四如字各分承兩章此章
法之最整齊者

顧氏兆麟曰出車篇或一章中敘述兼行或詩人自言
或述其人之言三百篇別是一格
出車於西戎之捷只一點遂事之效也采芑於獮狁之
役只一點先聲之震也若後人爲之不知費幾許鋪張
陟岵篇只說父母兄之念己而已之思親之苦自出杕

杜篇只說室家之望歸而已之歸家之樂自深唐人思
鄉詩皆以此爲藍本如遙知兄弟登高處徧插茱萸少
一人料得家人夜深坐也應說著遠行人惟少陵遙憐
小兒女未解憶長安反說不能解更深一層得翻陳出
新之法

魚麗篇君子有酒朱傳四字句絕是也鄭箋則以君子
有酒旨五字爲句多字屬魚孔陸二家皆同此舊讀似
當備一解

南有嘉魚單字只依徐氏竹卓反則樂字自音樂不叶
南有嘉魚單字只依徐氏竹卓反則樂字自音樂不叶

倣詩緝云南有嘉魚思字與漢廣三思字皆語助其上字皆不協韻古人語緩二詩皆語辭就以爲韻也愚案白駒來思遁思兩思字爲韻正如此至漢廣之解則殊不確　朱子曰來思之思語辭又思既思而又思之也思字爲語助者上字協韻思慮之思本字協韻此章則來字與末句思字協韻也愚案既思又思之解文義未安故集傳仍以爲或說而於叶音亦云或如字則朱子固未嘗以爲定論也白駒來思遁思亦以一語辭一實字相協卽依或說仍當以兩思協韻無事參差

何氏解屬宣王爲是

庭燎卽齊雞鳴前二章意也特顚倒出之耳此端直而小故其辭輕重不同立言各有體也

鴻雁末章我字屬流民則宣驕二字作何解說不如依車攻因巡狩會同而講武其事大吉日專於田獵其事有此情致

車攻詩車馬旌旗田獵射御如許喬皇而結以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於極熱鬧中早燭衰機詩人其知微乎不然便是一篇羽獵賦淇澳詩赫喧瑟僩圭璧金錫如許莊嚴而結以善戲謔兮不爲虐兮於極瑣屑事指出令德詩人其知道乎不然便是一首德政碑　有聞無聲從選徒囂囂蕭蕭馬鳴托出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

詩誦卷三

南山有臺母字叶滿彼反杕杜則叶滿洧反栲字叶音口當音苦后反山有樞則叶去九反讀作糗此等皆前後歧出滿洧反與苦后反叶音口三字皆應從刪　壽字本有上聲一音茂字上去通諧二叶均屬可省

形弓鑾字韻補叶居候反則好字依清人作許候反酬之諷也國策莊辛諫楚王一事設譬蟬聯到底則鑾斯字依小弁作市救反不至歧出

車攻詩車馬旌旗田獵射御如許喬皇而結以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於極熱鬧中早燭衰機詩人其知微乎不然便是一篇羽獵賦淇澳詩赫喧瑟僩圭璧金錫如許莊嚴而結以善戲謔兮不爲虐兮於極瑣屑事指出令德詩人其知道乎不然便是一首德政碑　有聞無聲從選徒囂囂蕭蕭馬鳴托出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

詩誦卷三

庭燎卽齊雞鳴前二章意也特顚倒出之耳此端直而小故其辭輕重不同立言各有體也

鴻雁末章我字屬流民則宣驕二字作何解說不如依何氏解屬宣王爲是

莊重彼曲折而婀娜則風雅之別也

比固爲六義之一然大都兼興其通體皆比者殊尠詩中全節以一事一物比者蓋斯采苓之類以數事數物錯綜爲比者匏有苦葉甫田衡門鶴鳴之類拉雜徵引純用庾辭驟聆之不知何謂聽者自於言外渙然五諫之諷也國策莊辛諫楚王一事設譬蟬聯到底則螽斯二詩法文選枚乘奏楚王書通篇取喻遂層對照則甫田三詩法

白駒第三章兩思字期字本音自諧侯游亦自爲隔句

韻何等明白不知何所取於駒字而盡改叶之也

黃鳥之詩嚴氏爲得解其言曰民適異國不得其所無可告語者惟黃鳥平日飛鳴往來於此於其將去呼黃鳥而告別之辭杜詩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謂送留惟花燕亦此詩告別惟黃鳥之意愚案虞翻投南荒欲以青蠅爲弔客今古羈人同此感慨杜詩竹葉於人旣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卽其不須開卽無集於穀無啄粟之謂

斯干通篇只兄及弟矣太人占之及末二章首句無韻

第七章兩祥字爲韻與車舝第三章兩幾字爲韻句法調法並同　第四五章鬷建章宮千門萬戶如在目前用意造句爲昌黎南山詩所祖其連用或字似又從北山詩奪胎詩文到規矩之至雖昌黎之倔强亦不能前

無古人也

無羊具字叶居律反古音考則叶息救反讀如舊引馬融頌張衡賦作證似較有據餱字平去諧音詩音辨疑餱無去聲之讀不知上去之用叶卽今音以曉學者也

若以古音爲正無須强爲分別　第三章以單句領起

節南山末章誦字不入韻　此詩用韻離奇磊落第五章八句四換韻有飄風急雨之致開示後人不少

正月雄胡陵反與無羊于陵反異予字之叶猶異韻也兩輔同韻用叶何爲十一章沼字不入韻十二章殽字無韻未詳或恐是三句得韻關疑可也　正月全篇用韻按部就班末章急節繁音至訾矣富人忽以單句一宕一折無限丰神老杜貧交行收束調法本此　詩至八章褒氏威之意盡語絕矣九章十章忽借車載一喻作一反一正雖題起波從虛勢中托出用賢實義筆筆

化實爲虛度盡金鍼矣　兩念我獨兮相應成章法是詩人用意處

十月之交卒章痗字上去兩讀此讀上聲與伯兮詩巽

家伯冢宰宰字依雲漢篇當有奚里反一叶集傳誤遺而別出於雲漢似當照補

小旻是用不集詩音考叶雛與猶字本音相諧可備一說　此詩臆字恨蓼蕭之爽字皆本有平聲一音讀之自諧古人士之望字氓蓼蕭之爽字皆全詩生字皆叶桑經反與子字叶奚里反者正同固由諸處處加叶轉自紛擾

陰陽清濁爲分辨究不識古人正作何音且當存疑

小宛詩似是幽王宗室所作如鄭桓公其人者故其言之深切沈痛異於他詩

小弁斯字梓字雌字皆如字讀　尤韻與蕭豪韻古音相通小弁首字古韻書雖無叶皓韻者但考管子白心篇久守韻與道葆叶首久皆書九切如可轉叶省卻上首章同調變化因心不容擬議　廣義云五章材之艮四韻之紛紛矣　何辜於天四句創孟子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千古孝子同一心也怒焉如擣易林之胸春俗諺所謂心頭撞小鹿也假寐永歎惟憂用老寫愁人情景此爲最切既云假寐永歎又云不遑假寐所謂睡也不是坐也不是也說到連死人不如自古痛哭流涕之詩無過此者結四句與邶谷風同彼則棄婦不忍其家破此則逐子不忍其國亡合觀之乃得其解此詩除君子信讒二句是述其事其餘皆號呼之辭王不舒究朝臣又莫之知太子安得不危周室安得不亡試讀結語其所關豈淺故曰孝也

巧言樹藝之樹本讀上聲不須叶末章兩何字自爲韻乃於幾字忽註叶居希反殊誤　巧言通篇用韻整齊錯落節節相間最妙是第二章後半及三章促句換韻於急拍之中前用四亂字三君子後用二君子三亂字參差點綴讀者但駭其疊浪奔騰落花翻舞而不見用韻之迹正可與節南山五章參看末章上五句斯靡階爲韻勇旭又爲韻下三句連韻兩何字又複韻與行露首章同調變化因心不容擬議　廣義云五章材之艮猶心數其是非況妨賢之言而不察之乎正意已在興者君子猶樹以備用況賢才而可妨害之乎行人之言內更不補出詩自有此例

何人斯不刺暴公只刺從者通篇用誰字胡字何字作猜疑之語用云字作問答之辭用爾字我字作親故之稱若未嘗知其有譖者然只望其一度相過便可羣疑盡釋纏綿忠厚故曰好歌　暴公行跡何其閃爍閉藏蘇公心事何等光明正大鄙意以爲暴公雖小人尙有天良其不見蘇公實自知內愧視後世之蜜口笑刀匿怨而友者究竟高出一籌故蘇公不絕之而猶望其棄嫌歸好也

巷伯六章者字可不叶受字自有時倒反一叶與昊字本音諧月出詩可證周頌酌篇受與造叶亦應從同

巷伯詩轟雷擊電之文也然其言曰愼爾言也謂爾不信又繼之曰豈不爾受既其女遷仍恤以利害使知悔而止此詩人忠厚之心　末敬字包括甚大勿草草讀過

谷風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語氣雖不及伐木之和平而於極憤之下猶能自省其致怨所由來亦可謂忠厚之至矣不然彼中山狼全無人理豈尙可以德怨論哉

蓼莪爲孝子所自作終天抱恨創鉅痛深遂爾滿紙皆血　銜恤無可告愬也靡至無所依歸也孤子煢煢形狀眞實如是哀哉　鴟鴞詩連下十予字絮絮叨叨涕泣而道如閨家庭誥誠之聲蓼莪詩連下九我字一字一呼一聲一哭直不知是血是淚此皆以至性發爲至文天地間若無此種文字便不成天地人心中若無此種文字便沒了人心

大東次章三換韻三章薪人韻泉歎隔句韻泉水篇可證下四句薪人載息亦隔句韻　第四章東人西人兩兩比較眞覺難堪與北山同意　詩後路忽說天文接連二十句拉拉雜雜說完便止蓋正意已在其中明說有所不可然翕舌揭柄已說到聚斂身上矣楚詞天問之所由昉老杜鳳凰臺五古後路忽就鳳凰敷說一段虛虛實實令人不可捉摸正合此境

四月首三章夏秋冬並列章法絕奇四章山有嘉卉蓋暗寓春時山有嘉卉比周盛時人才之多也　此詩前賢以先祖匪人句定爲世臣所作則小宛爲宗臣所作益明

北山怨不均而曰獨賢曰嘉我未老曰鮮我方將轉爲

使我者解若以爲特拔且引爲知己也後三章連用十二或字但兩兩對勘不申一語使人自無詞以答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　小東之西人貧富相耀北山之大夫勞逸相形或以其酒四句奚落得無理嘉我未老四句贊美得不情眞善於言怨者小明末二章曲終奏雅小雅之小明邶風之雄雉一也楚茨起四語茨爲隔句用韻五章諸宰君婦婦字依韻補叶房詭反則與弟字叶音亦隔句用韻計通篇六章七十二句惟九句無韻信南山惟首章兩句無韻甫田惟首章兩句無韻大田四章惟七句不入韻自楚茨以下四篇首節略同昔人以爲幽雅或然惟曾孫不怒報以介福兩句無韻大田四章惟七句不信南山第四章考叶孔五反第五章考叶去久反前後歧叶究竟第四章不叶亦可大田無害我田穉穉字讀上聲下章仍從本音可證古音上去之不分也

裳裳者華以四兮字四矣字六之字爲章法而第三章獨不用一虛字似有意似無意格調入妙

桑扈兩胥字不入韻諺皆平聲翰字此詩叶胡見反

文王有聲板叶胡田反崧高叶胡千反一字三音憲字全詩皆叶許言反獨此詩去聲似當一律翰字當叶胡干反耳　熠燿其羽以螢光擬鶯羽之鮮明有鶯其羽以螢色擬扈羽之文彩詩人體物之工如此鶴鳴秣摧既有叶音則上章摧下章秣亦徑讀如叶不必另讀摧爲挫讀秣爲末庶音歸一律不致古今音前後紛錯致恨聲牙全詩中如此類大約倣之　此詩疑義在畢之羅之句鶴鳴不當用畢匹鳥亦不可以與君臣何氏楷以爲咏申后詩以白華第七章作證亦有所見

頍弁柏奕懌皆如字讀此篇每章十二句每六句換韻韻法之極平正者　頍弁與山樞語同意異山樞反諷頍弁正刺故末章語極其沈痛迫切風雅之別也　死喪無日四句魏公子醉酒婦人之心也作此詩者其賢戚之卿乎不敢言又不忍去激而出此哀哉

車舝第五章薪字集傳叶音襄詩音辨以韻補所未收爲疑愚案薪字如字讀此章兩換韻上三句岡字不入韻而次句不入韻

正其用韻參差變化處・末章仰字當叶疑剛反讀如
卬須我友之卬蓋仰卬字通與下行字五郎反爲韻注
叶五因反悁或是五剛反之刊謁耳俟善本校之
又字韻小雅中有四處南有嘉魚則叶夷昔反小宛則
叶夷益反賓之初筵則由怡二音矧敢多又則夷益夷
鼓二反何紛岐無定耶古音不可知叶韻至此亦難於
徵信矣　賓之初筵首章六換韻次章三換韻三章兩
換韻四章四換韻末章三換韻伸縮長短離奇變化不
可思議而章首二句忽入韻忽不入韻不與諸詩一律

然細按之首三四三章不入韻者起兩句必頓住以下
用韻必整齊如一頭兩腳之形入韻者起兩句必貫下
以下用韻必參差有小瀹大瀾之致爲法仍極分明
反遠二韻載馳無叶則如字讀氓詩反叶孚絢反則與
遠字去聲叶角弓反遠則叶分遵反於圓反是一字三
音也可知古音無平上去之分矣裕瘉從去聲爲是亦
無須兩歧後字本期口切與此苟切之取同韻不須叶
與駒餱爲隔句用韻屬字本有去入二讀鼕卽擊字莫
侯反乃其本音不當作叶

莞柳愒字本有邱蓋反一音瘈遞不煩叶而自諧　末
章矜字不諧此與何草不黃桑柔矜字同當闕疑竊意
此字若依何草不黃篇讀法則當由矜轉鰥叶古倫反
不當由鰥轉矜叶居陵反也
彼都人士吉結兩字同音而一入質一入屑遂從而加
叶厲字本有賴音依古自諧
采綠予髮曲局兩句唐詩鉛華不可棄莫是羹砧歸所
從出也後二章追思往日形影不離情事正不必說到
今日而歸期杳然相思不見業已柔腸寸斷末章單承
互見維魴及鱮疊一句宛然數了回頭數情緒簿言觀
者搖漾旖旎無限風神眞絕妙結法千古閨情詩此爲
壓卷
黍苗全詩格局嚴整召伯南行之績有營謝平淮兩役
首章總挈次章營謝三章平淮是分寫四章合寫仍分
兩扇末章總結兩役中皆有田制水利事因又抽出言
之於文爲餘波居然今世八股之式矣詩中何所不
有
鳥鳴嚶嚶疊字妙矣忽又單拈曰嚶其鳴矣猗儺其枝

謹語妙矣忽又分貼曰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或離或合
筆具化工　隰桑末章變調一句一折情韻最深
白華八章前二句皆托物爲比後二句點本意射祭曲
江感遇詩格仿始於此　無所覆曰露今雲之覆而曰
露英英之雲不得言覆也於此可悟煉字之法
晛晛皆從目故以色言緜蠻皆從系故以文言今混而
詁之曰鳥聲非但不知文義并不識字義
漸漸之石卒音崒崒字本有昨沒切一音入沒韻中下
文沒字之叶可刪　豕雖涉波不能使蹄白世間自有
遵東豕一種就所見而言耳涉波方是雨象
何草不黃賦中之興征夫自秋冬而歷春夏所見之草
如此故賦之以起興耳

清鄞縣陳　倓餘山撰

文王七章每章及中間轉韻處皆首尾咄接而下下武
既醉亦然陳思王贈白馬王彪詩體本此初唐人學之
遂名蟬聯體
大明二章身字不入韻七章野字宜加叶　大明八章
六句八句次第相間格局宏整此大雅之體也　六章
承天心天心貴和故曰燮伐末章合眾力眾力貴武故
曰肆伐用字俱有精義　七章維予侯興侯字當作公
侯字解此文武不稱王之證不然維予維興不成文理
緜詩第五章如載字不入韻則與車舝四章同調　緜
首章第一句韻第三第五句韻末句連韻嵸高七章第
一句第三第五句韻而二四兩句無韻此單韻領起法
唐詩中多有之　民之初生此生字庶也太王也末章
文王蹶厥生此生字爪也文王也恰兩相照應　末章
敘文王之興只蹶厥生三字以詩推本太王所重不在
文王也大明敘武王克紂只會朝清明一句亦此意

械樸棫字毛氏收入緝韻與及韻自諧　此詩精神在勉勉二字上綱紀四方壽考作人可大可久之業皆於勉勉成之

旱麓干祿豈弟謂以豈弟爲干祿之方也求福不回謂以不回爲求福之本也此倒裝句法

思齊首章婦音旱是母當讀牡今韻有之非古音也楊孟公云母之見於詩者皆讀滿彼切惟婦亦然天問與子叶易林與喜叶參同契與紀叶西京賦與鄙叶吳才老音房詭反是也又云廟如字保讀去聲爲韻音鮑非

思齊詩用韻近頌於雅詩別是一格次章二三六公侯丕顯亦世保之四章下二句式入爲韻而上二句無韻卒章第一句第三句德斁爲韻而二四無韻合數之仍兩句得一韻分數則參錯紛互無一韻相同

棡邦爲讎而二四五無韻四章章四句德斁爲韻而二四無韻首章三章仍歸常格於參差中得整齊此調詩中僅見

皇矣三章兌字徒外反與緜詩吐外反不同友與季叶是上去相通之證末章肆字依前段當入韻按集韻有息七切一音似可補入是類是禡是致是附是伐是肆是絕是忽皆八字四韻也　此詩次章八之字八其字如蛺蝶穿花蜻蜓點水奇矣而四章七克字五章三以字六章七我字四之字七章四不字四爾字卒章八是字層層配合跗萼相承且以首章四方二國四國等字及兩爰字三章兩斯字兩作字三則字四章三其德五章兩無然卒章六疊字兩四方字處處鉤貫點染之八章中又用十一個帝字作大關鍵此種嚴密整齊文字謂古人有心固未必然謂古人無心亦不敢信也　末二章皆分兩扇是今文銳入整出之法　觀字顧字省字儼然有見耆字遷字立字度字顯然有事三謂字赫然有聲爲韻音鮑非心也收拾全篇極精湛極宏大　首末三四方字相呼應中間四德字作眼目首四方是天末四方是人德字是天人合一處所以有四方之本也　前四章述祖德後四章述文王前四章一二述武王三四述王季後四章五六言伐密七八言伐崇章法整齊之至

靈臺無句不韻讀者諷詠其音節盱衡其氣象直是一片太和元氣鼓盪彌綸覺宇宙間無非喜氣心腔中全是樂意鼓之舞之以盡神詩所以貴於誦也

下武每章啣接獨四章於第三句作逆承其法略變
文王有聲孝字注或呼侯反一叶爲禮器引詩欲字作
猶設也七章正字平聲自諧　每章末句皆樂歌之亂
斾今曲家之合也　此詩前四章屬文王後四章屬武
王與皇矣同律
生民首章敏字朱傳叶母鄙反則尺　千讀履帝武敏絕
句與毛鄭無異也今學者皆宗朱傳而顧從嚴氏詩緝
讀履帝武敏歆五字爲句何邪　三章呱訏若依今音
作平聲自爲韻則與上兩林字同格與末章正相配末

章歆今合四句爲一韻而前半上三句登升自爲韻後
半上三句時祀悔自爲韻用韻之法至此眞無奇不備
矣　第五章十實字連綴而下至實顙實栗句驀然換
韻以五字句托住作收眞有翩若驚鴻矯若游龍之致
　此篇專以雙飛句法見奇前後其有二十二句他如
假樂首章若子字不入叶以三句得韻與頌豐年首三
句一例亦可備一說
篤公劉四章食之飲之君之宗之朱子謂就用之字爲
韻是也末章兩澗字亦自爲韻虛實雖異爲韻則一此
篇除篤公劉句惟于時言言不入韻耳惟用韻參差變
更爲著實君子有孝子言孝子必生孝子所謂不匱也
類族類也所說尚寬至室家莫允則專指子孫矣
鳧鷖末章鳧芬如字讀無有後艱句變調作收序云守
成全在此句看出其所包括甚大
假樂首章若子字不入叶以三句得韻與頌豐年首三
句一例亦可備一說
篤公劉四章食之飲之君之宗之朱子謂就用之字爲
韻是也末章兩澗字亦自爲韻虛實雖異爲韻則一此
篇除篤公劉句惟于時言言不入韻耳惟用韻參差變

化每章不同令人目眩　篇公劉詩爲一朝大經大法所出與緜詩相同珮玉垂紳喬皇典貴有經天緯地氣象燕許大手筆不足言也思輯用光句乃一篇之主

洞酌首章三句得韻然矣惟以古韻言之則平聲之支微灰上聲之紙去聲之未皆可通轉此詩若茲字入韻更合三章爲一韻似亦未爲不可

卷阿厚叶下主反與巧言胡五反不同　此章篇法整齊中有變化前後各一章中八章前三中二後三而第九章又與末章爲一律兩歌字首尾爲章法中間八矣

板篇矯字當音許各反非叶也資師叶可刪壞畏之二反均可刪其一　板詩語多繁複反覆引伸懃懃懇懇不嫌絮聒正所謂老夫灌灌也老成憂國語長心鄭重故當有此態耳八章中首以上帝起三以天字起末章連呼四天字當頭棒喝提出敬字見回天之法舍敬天末由凜然法語之言

蕩詩爲詠史之濫觴　曾是猶言何以有是怪而問之之辭六朝人乃以曾是二字代在位歎後可笑不知其強禦乎掊克乎較之友于貽厥尤爲無理

抑詩第三章集傳雖有叶終覺不安楊升菴以爲如尚書之命詞不必強叶四章寐內自爲韻六章逝字集傳叶音折舌逝爲韻則起處爲三句得韻矣然詩中凡三句得韻者其文勢必直下至有韻句方住與此章第二句即用矣字者迥不相同詩音辯以爲兩矣字自爲韻亦未然字補與集傳歷引詩中虛字韻實有見十一章矣才老韻補與集傳叶音互異自當以韻補爲定總之古韻不可知後人強之明整者總反諫與上安殘其韻並當讀平聲鄙意以

以意叶未必得有當也　又案第十章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兩句集傳云與言叶詩音辯以爲言嘗讀魚斤反方與行本音諧然檢行字在詩中無如今音讀者故孟公仍以爲疑愚讀至商頌烈祖言字集傳注云叶音昂始恍然悟言字既有昂音行字本讀杭兩字恰相爲叶下文僭心兩音亦合三句兩韻之體因急拈出以質諸知韻學者

桑柔首章填字依瞻印舊說音塵於韻方諧第八章瞻字叶側姜反正如嚴莊之同音異字也　此篇前後多

隔句用韻而又不純一體惟前數章不出韻耳餘則時出時入至末章之無韻詩之亂也若必以韻求之勢必前促後緩詩中更無此例　詩中東字惟桑柔叶音丁薪字惟車舝叶音襄憲字惟桑扈作今音讀酒字惟抑詩叶子小反功字惟閟宮第二章叶居古反此等終當存疑　五章淑字叶音寂楊升菴引管子爲證

雲漢詩前六章反覆覆呼天呼上帝呼后稷呼先祖呼羣公先正呼父母語意頗贅情景倉皇總在畏天勤民一片眞誠中流出纔完得一憂字末一章方是率勵

羣臣合力回天之意寧丁我躬朱子已并采蘇傳寧俾我遯亦當依蘇傳作避位引遯解方合不然則宣王之志荒矣

崧高王命召伯叶逋莫反王錫申伯又叶逋各反以贈申伯則無叶紛歧爲甚要之前兩伯字本不入韻可無煩多事　此篇用韻平正通達於第四章忽間以連句韻亦後來古風調法所自出　崧高封申以控南邦燕民城齊以經東方韓奕命韓以鎮北國江漢命將常武親征皆宣王中興大政不可不錄然五詩當以韓奕崧高爲稍次蓋申伯之賢遜於樊侯召虎式是南邦之功尙在封申以後其在朝固未有赫赫也此日鋪張典禮終不免有泛泛酬應之辭首章開後人崇諛獻媚之濫觴以下不過歷敘恩綸稠疊至稱其賢德委以重任大抵勉望多而贊揚少堂皇典貴婉而多風自不愧孔碩二字　召伯營謝之功小雅黍苗猶追述之其所關之鉅可知

烝民第二章末句賦字無韻眞不可解意古韻必有可叶今不可考耳　第六章起語三句得韻故第四句圖

字須入叶與第三章考保同　烝民詩語引於孝經者一引於中庸者二引於孟子者一元公制作以後惟抑詩與此爲純粹以精者矣

韓奕首章惟禹甸之甸字當音乘去聲叶食證反從鄭箋讀與下命字爲韻今不加注則四句方得韻通三百篇無此調法此則必當補入者　此詩敘錫命中間忽借取妻作一大波雖無關正意卻是做應酬詩討好之法然離題太遠難於轉合故以迎娶在前相攸在後倒裝出之而以莫如韓樂孔樂韓土輕輕一折而下毫不

費力正是煞費苦心處也

江漢敘平夷武功只告成于王一句三章善後四章以下皆凱旋錫命受賞之事蓋召公元勳重德奕世宗臣朝野所望惟在繩其祖武致君成康固不必以武功稱美故其詩與六月采芑不同結語提出文德大旨顯然

烝民詩精微博大無一點浪墨浮煙江漢詩飛揚秀發精采百倍視崧高韓奕何如信乎作詩必視乎其人也

常武第三章用韻最變五章苞字叶補鉤反與斯干叶補苟反異以平上兩音而歧出也　此詩宣王法駕親征膺功迅奏瞬世一見之大烈故其敘述戰功發揚蹈厲第三章及後二章換韻最急全篇不入韻者纔七句其聲震訇其氣嚴肅將以耀中興之功而懾叛臣之膽後世韓碑柳雅皆其取宗也

瞻卬瘵字叶則例反與菀柳子例反不同楊孟公云疾字當依抑詩叶集二反　哲夫成城二句傳箋在章之末呂成公始改屬下章極當故朱子從之

召旻茂字當加叶姥罪反與止字爲叶漢書敘傳以茂叶祉魏武碣石篇以茂叶起可證惟五章引字無韻不可解中字當叶蹤倫反與頻韻相諧　惟昔之富不如時惟今之疚不如茲舊作四句以富與疚叶陽句韻也鄙意此七字語意本直下不如作一句讀爲勝二句實後世七言之祖　召旻亡國之音也章法句法皆前急而後慢其節奏亦前噍而後嘽其音哀其氣促往而不回其東遷之兆乎隋王令言聽樂而知隋煬之不反吾於此詩亦然

郝京山曰清廟以下三詩玄遠沖淡文王之至德也故

以首頌愚按三詩辭簡聲希所謂清廟之瑟一唱三歎有遺音者季氏本謂三詩當合爲一章則臆說也

維清篇舊說維清爲句緝熙文王之典爲句言周道所以清明者以能緝熙文王之典常也案此讀句法與儀式型文王之典同而清禋成禋通體得韻不爲無見

朱子集傳烈文以公疆兩韻相叶未審當從何讀意亦可互用也劉安成曰第一句與第六第七句相叶亦隔互叶韻也愚案劉說誠是但第五句當與公韻叶

不當叶疆耳

天作彼岨矣岐岨毛詩本作徂往也彼徂矣絕句集傳據韓子及沈括筆談改爲岨而連下岐字爲句傳箋就君德說集傳就地形說義似稍隘　頌之天作卽雅之皇矣雅者告君之辭主於暢達故槩槩數百言而不厭其多頌者告神之辭歸於謹嚴故參參六七句而不嫌其少思文生民亦然　荒字康字夷字鍊得簡括一字萬鈞

昊天有成命篇如夙夜基命宥密四句非大聖人制作誰能更道一字必非祀成王之詩

我將詩涌篇諸音右字饗字自屬三聲通用　頌體簡嚴而儀式刑三字獨文繁語複故自不可一律

時邁廣義云此詩與武成相表裏蓋武成大告而巡守也愚案玩載戢弓矢二句則姜先生之說是也若平日時巡則有殷詩在

思文天字叶纖因反與民字自爲韻穆極上下韻育依生民載生載育與穆叶上夙音夕育當叶音亦讀詩必先別體裁用於廟者曰頌作於朝者曰雅采於草野者曰風此定體也若臣工噫嘻爲戒農官詩則當

入雅而不在頌矣似從序爲妥

奏字楚茨叶音族賚之初筵緐叶宗五反有聲叶音祖則則古切矣　有瞽篇首二句立綱下分兩段上段六句承瞽韻下段五句承庭韻分叶之成一頭兩腳體雖詩全篇隔句用韻四句一換韻周頌中最整飭之作載見前六句連句韻後六句三句得韻中以率見昭考二句另調作關紐率見句承上以孝句起下移宮換羽

節奏朗然

有客宿字有思積切一叶班彪冀州箴以宿叶邑此以

宿叶繁亦可備一說

閔予小子造考孝本音自爲韻亦可若必欲與疚叶則考字一叶終似可省

敬之前戒後箴分兩節各六句與有客篇分三節同但不明分章法耳此頌之近於雅者

載芟以土兩韻皆三句得韻與采芑首三章同格至上兩句旅婦本相叶嫭字自有奉甫切一音但未知伯儘二音可叶否當亦是隔句用韻也　若以此六句爲韻則是通篇連句韻惟匪且有且及末句無韻良耜亦只

殺時犉牡及末句無韻又均在末數句可以想見幽頌之樂音矣　良耜茂與朽本諸不必叶牡字叶姥韋切與兩止字爲韻亦可　載芟良耜二詩節節轉韻每一韻爲一層事長短不齊隨意爲伸縮卽此可悟古詩換韻之法　二詩似是一人所作其敘事處詳略互見無一處相犯似有意相避者然可異也

絲衣通篇尤韻中間基堲忽隔句用韻別成一格不必依集傳偏就一韻用叶反致紛歧也

酌詩以兩時字爲主故曰酌桓詩以兩天字爲主故曰桓

武志武志卽天心也

賚篇之字兩思字爲韻中間定命自爲韻

酋頌非頌也有雅音焉魯人以爲頌也功德不足以頌而強爲之無怪其終不合也則謂之變頌而已　酋頌四篇駉是風體有駉泮水是小雅體猶有責難陳善之意焉至閟宮則誕矣要皆臣頌其君非宗廟樂舞告神之辭故序特稱頌以其非頌體也　名生於不足況人君而徒以一政一事形爲歌詠不轉見其隘乎斯干無羊車攻常武雅之所以不能復正也派流至魯頌於是

後世之吉金樂石進奏應奉之詞無不以頌稱者則吉甫史克諸人之作俑而雅頌之體由是紊矣

駉篇思無疆思馬斯臧兩思字上實下虛注未分明有駉詩音節清峭與頌體異并與風雅體異已開後人樂府體一派

泮水首章筏叶蒲寐反大叶特計反遇叶力制反與噦音叶爲連句韻二章昭讀如字教讀平聲爲隔句韻三章老道並如字讀爲中二句自爲韻而首尾合韻如此讀則全篇八章用韻無一同者殊見變化可備一格

泮水上四章是文德下四章是武功三章以屈此羣醜作一逗羣醜即指淮夷四章以允文允武鎖上起下閟宮上四章以允文允武鎖上起下閟宮三章鍵分明五章六章兩提德字武功必本於文德與三章德字緊相鉤貫末章食彼桑黮二句是文德武功合效處處點泮水眉目清朗結法更寓意深長不忘責難閟宮二章功子兩字不必入韻功字既叶居古反六章又如字讀子字既叶子古反三章又叶獎里反子詩全詩叶獎里反而七月第五章又叶茲五反鴟鴞假棄又音則是歧舌也而可乎第七章邦字仍當叶卜工反與從字爲韻否則及彼淮夷莫不率從語勢已絕不應至莫敢不諾句始得韻也　閟宮洋洋數百言鋪張揚厲一時大手筆非後人所能擬議也特以介於兩大遂成邾莒耳須分別觀之　首章藍本生民次章藍本大明末章藍本殷武古人作文字亦未嘗無因襲處後世文律愈嚴文體益下遂有以一二語相似貽笑千古者亦世風厚薄之一驗也　土田附庸

句蓋依詩例前後五章皆當是章十七句也

周頌文商頌質周頌淵醇而有淡遠之味商頌古樸而有嚴厲之神自是一朝政化所關不可強也沈歸愚云

周頌和厚魯頌誇張商頌古質此頌體之別

商頌五篇皆連句用韻其不入韻者那詩烈祖元鳥玄鳥兩句殷武第二章維女荊楚句承上章合韻其不入韻者亦惟不敢怠遑一句試反覆諷誦可以想見商人之聲

那詩昔作夕恪四句是隔句用韻集傳不叶自不必強

以昔叶息約反夕叶祥龠反也

烈祖詩通篇皆陽庚韻連句叶獨起六句疆成三句得韻而以祖祜韻所酤韻間之後人碑銘中常學此體然則烈祖全篇只綏我眉壽句不入韻耳　烈祖言字之叶音昂他無所見愚案言字本有魚斤反之一叶則以成冀平言爭五字以今音自爲韻亦可備參　那與烈祖皆言思成此二字即指湯孫言成守成之君也加一思字有多少兢兢業業在

元鳥末四句祈宜河何當是隔句用韻音節方錯落其

謂四海來假爲三句得韻者非也此詩節奏甚緊句法亦緊相銜接於結末更不得有三句一韻調法也　武王集傳云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愚案以武王自稱未免過夸周武王號寧王周之後世亦無自稱寧王者還當屬成湯爲是

長發其字依鄭箋讀作拱龍字依鄭箋讀作寵動字本有上去二音不必叶　此篇每章八句同一韻獨末章六句三換韻調法之變與他詩不同

殷武第四章嚴字注叶五剛反案嚴古讀本與莊同漢明帝諱莊改莊爲嚴以其音之同也此古音之最有證者　此篇高宗中興之詩起二句便將英主雄才大略奮發果斷一時四方人心竦息震動氣象一并寫出是神來之筆以下五章用意層層銜接脈絡分明近於周雅矣　朱子謂第三章脫一句以文義推之亦實有見殷武玄鳥皆祀武丁玄鳥之詩實本殷武中三章之意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即天命多辟二句命于下國二句也龍旂十乘大糦是承四海來假來假祈祈即歲時來辟二句也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即商邑翼翼二句也至玄鳥一言天三言命殷武亦一言天三言命與周襄荅晉文王孫滿對楚莊之意正同以見天命有在奉昊澤之靈威戡悍侯之驕志中興偉業奕葉蒙庥須之於廟揚祖烈即以表天心故不嫌因襲也

詩誦卷五

清鄒縣陳　僅餘山撰

朱子集傳叶音字數

國風

服　叶蒲北反關雎有狐葛屨蒲蜍蒲候人六月三采芭

小東文王下武文王有聲蕩泮水十五見　采　叶此

禮反關雎茆菖蒹葭小旻四見

六月二吉日雨無正車舝皇矣假樂抑九見又叶羽軌

反匏有苦葉泂水　苯　叶音邈入聲關雎　喈　叶

居奠反葛覃北風風雨出車鼓鍾卷阿烝民七見　紛

叶去略反葛覃　斁　叶戈灼反葛覃駉泮水又丁

故反振鷺　否　方九反如字葛覃又叶補美反匏有

苦葉小旻甫田賓之初筵四見　母　莫後反如字葛

覃南山思齊又滿補反螽斯陟岵又滿彼反竹竿葛藟

將仲子四牡小弁北山洞酌雝八見又滿消反出車泲

水又滿委反閟宮　行　叶戶郎反卷耳擊鼓雄雉北

風載馳氓有女同車丰汾沮洳無衣七月東山鹿鳴六

月泲水十月之交小東二北山車舝苕之華大明緜篤

公劉蕩棫高天作敬之二十八見又與言叶抑　懷

叶胡隈反卷耳終風谷風又胡威反揚之水將仲子南

山東山常棣五見　觥　叶古黃反卷耳七月　華

芳無呼瓜二反何彼穠矣又叶芳無反有女同車山有扶蘇

著皇皇者華出車五見　家　古胡古牙二反古胡爲

胡瓜二反芳無爲叶桃夭隰有萇楚又叶古胡反鴟鴞常棣黃鳥雨無正

緜五見又古乎反采薇又叶音谷行露次韋又各空反

行露末章　冒　又子余反與夫叶兎罝

之反兎罝又音拘叶求其二音賓之初筵　仇　叶渠

已反芣苢葛覃又音紀叶居擬反漢廣　方　叶

公劉有駜閟宮烈祖十三見　廣　叶古壙反漢廣

泳　叶于誑反漢廣　永　叶弋亮反漢廣擊鼓叔于田大叔

甫妄反漢廣　馬　叶滿補反漢廣擊鼓叔于田大叔

于田株林東山四牡吉日十月之交采菽緜高有客

駉四十七見　枚　叶莫戀反汝墳東山　子　叶獎

里反麟趾何彼穠矣匏有苦葉旄邱中有麻衡門七

月六月吉日節南山雨無正北山甫田大田文王皇矣

文王有聲生民二既醉二假樂抑五韓奕江漢二酌敬之有駜閟宮烈祖長發三十六見又奬禮反大明又玆五反七月五章又子古反閟宮二章又叶入聲鴟鴞又叶音則假樂角叶盧谷反麟趾行露良耜居

叶姬御反鵲巢葛生又叶音據蟋蟀又斤於斤御二反羔裘韓奕御叶五據反鵲巢又魚鷖反太叔于田行葦事叶上止反采蘩北山大田緜抑五見降

叶平攻反草蟲出車旱麓皎皎四見下叶後五反采蘋殷其雷擊鼓凱風采苓宛邱東門之枌七月東山鴻雁鶴鳴小明何草不黃篇公劉駉四閟宮十六見南叶尼心反

燕燕凱風栘林二何人斯鼓鍾卷阿泮水八見淵

山四牡北山采菽緜皇矣皎皎鴛鴦烝民有駜十七見敢

叶蒲寐反甘棠小旻民勞拜叶變制反甘棠

夜叶羊茹反行露東方未明葛生末章夜叶同上蕩抓篇六見又弋灼反雨無正牙叶五紅反行露又五胡反

祈父訟叶祥容反行露皮叶蒲何反羔羊相鼠革叶訖力反羔羊采芭斯干侧叶莊力反

殷其雷伐檀三叶疏簪反摽有梅鼐叶力求反小星汜叶羊里反江有汜悔叶虎洧反江有汜皇矣又呼委反生民又虎委反抑包叶蒲苟反野有死麕車斤於尺奢二反與華字皆不言叶案車字今韻魚麻雙收故集傳不作叶音不知古音本無尺奢反也後凡並列二反而無叶音者均不具錄何彼穠矣采薇孫叶須倫反何彼穠矣楚茨抑廣叶音牙駉虞首章又五紅反駉虞次章又元具反抑雲漢訖叶于其反綠衣風叶符悄反綠衣又孚棓反晨風何人斯烝民又孚音反桑柔野叶上與反燕燕叔于田葛生栘林七月東山鴻雁鶴鳴小明何草不黃篇公劉駉四閟宮十六見南叶尼心反燕燕凱風栘林二何人斯鼓鍾卷阿泮水八見淵

叶一均反燕燕定之方中鶉鳴小旻四月旱麓六見又於巾反采芑那顧叶果五反日月葛藟碩鼠墓門伐木雲漢六見笑叶音燥終風諼又思邀反板

霾叶音貍終風來叶如字又陵之反終風又叶六直陵之二反南有嘉魚又陵之反雄雉君子于役子衿頍弁四見又六直反次曰雞鳴采薇出車杕杜小東二鹽臺常武八見又云倶反白駒思叶新才新齎二反終風又新齎反雄雉雄泉水載馳氓君子于役子

衿園有桃渭陽八見又新夷反敬之　兵　叶晡芒反
鼛鼓無衣又晡亡反抑　仲　叶蒙眾反鼛鼓　闊
叶苦劣反鼛鼓兩見　考　叶魯吼反鼛鼓泮水又呂
吼反女曰雞鳴又魯口反小弁　活　叶戶劣反擊鼓
碩人又呼酷反載芟良耜　信　叶斯人反鼛鼓蟋蟀
揚之水采苓節南山兩無正巷伯七見　勞　叶音僚
凱風　軌　叶居有反匏有苦葉　雁　叶魚旰反匏
有苦葉　怒　叶暖五反谷風皇矣桑柔常武四見
死　叶想止反谷風相鼠陟岵　救　叶居尤反谷風

售　叶市周反谷風　葛　叶居謁反旄邱采葛
伯　叶音逼旄邱又逋莫反崧高二章又逋各反崧高
四章　久　叶舉里反旄邱六月蓼莪　翟　叶直角
反簡兮又叶去聲君子偕老　赭　叶陟略反簡兮
謀　叶謨悲反泉水氓皇皇者華十月之交巷伯二條
七見又莫徒反小旻　姊　叶與禮反泉水　舉　叶
下介二反下介爲叶車舝　歎　叶它
涓反泉水又胡瞎下介反泉水常棣　漕　叶徂侯反泉水載馳　門　叶
眉貧反北門何人斯韓奕　艱　叶居銀反北門何人

斯鳧鷖　哉　叶將其反北門三見又將黎反氓君子
于役園有桃終南黍苗敬之六見　譴　叶竹棘反北
門　敦　叶都回反北門　遺　叶夷回反北門谷風
雲漢　摧　叶徂回反北門又徂爲采臥二反鴛鴦
管　叶古兗反靜女　貽　與異叶靜女　鮮　叶想
止反新臺　洒　叶先典反新臺　浼　叶美辨反新
臺　景　叶舉兩反二子乘舟　儀　叶牛何反柏舟
相鼠賓之初筵行葦抑二反又叶宜俄二音東山又
五何反菁菁者莪又叶音義斯干　掃　叶蘇后反牆
還又徒候反小旻又徒荀反小弁又徒口反生民又下
有茨山有樞又蘇吼反伐木　道　叶徒厚反牆有茨
與考叶韓奕又徒吼反泮水　珈　叶居何反君子偕
老裳裳者華鴛鴦棫樸鳧鷖　宜　叶牛何反君子偕老　神　叶汾乾反君子偕老　顏
諸延反君子偕老　屏　叶必郢反君子偕老抑　媛　叶于權反君子偕老
牛何二反閟宮　晢　叶征例反君子偕老　展　叶
中　叶諸良反桑中又諸仍反小戎召旻　宮　叶居

臺〇柒冊 1014版 2768

王反桑中　上　叶辰羊反桑中大明又辰羊辰亮二反宛邱又時亮反頍弁　麥　叶訖力反桑中載馳碩鼠七月閟宮五見　兄　叶虛王反鶉之奔奔陟岵黃鳥皇矣四見又虛陽反將仲子　奔　叶逋氓反鶉之奔奔～虛　叶起呂反定之方中　京　叶居良反定之方中下泉正月甫田文王大明二　皇矣下武文王有聲篤公劉十一見　田　叶徒因反定之方中又地因反叔于田信南山甫田白茅崧高江漢六見　干　叶倉新反定之方中甫田　弟　叶待里反蝃蝀又待禮師莊反氓蓼蕭　岸　叶魚戰反氓皇矣　泮　叶匹見反氓　晏　叶伊佃反氓　旦　叶得絹反氓板　反載驅　命　叶彌并反蝃蝀揚之水采菽假樂卷阿江漢二七見　爲　叶吾何反相鼠鼠鳧又吾禾反兔爰抑　俟　叶羽已反又音始相鼠又于紀反吉日郊　叶音高干旄碩人碩鼠出車四見　驅　叶祛尤反載馳又祛尤虓于二反山有樞又虓于虓由二反皇者華又叶俱懼反又居錄反小戎　轂　叶讀鄂反載馳　尤　叶于其反載馳　猗　叶於何反淇澳節南山又叶於寄於箇二反車攻　謖　叶況遠反淇澳　賁　叶側歷反淇澳　澗　叶居賢反考槃　寬　叶匡權反考槃　盼　叶匹見反碩人　騢　叶音遐碩人甫田鴻雁　鰥　叶音褒碩人　朝　叶直遙反碩人　姻　叶音因碩人　驕　叶音高碩人　發　叶芳月反碩人東方之月匪風烝民烈祖五見又芳吠反七月　絲　叶新齊反氓鳴鳩皇皇者華又新夷反抑　邱　叶祛奇反氓巷伯　媒　叶謨悲反氓　關　叶圭員反氓　甚　叶知林反氓　耽　叶持林反氓　隕　叶于貧反氓　爽　叶師莊反氓蓼蕭　岸　叶魚戰反氓皇矣　泮　叶匹見反氓　晏　叶伊佃反氓　旦　叶得絹反氓板　反載驅　命　叶彌并反蝃蝀揚之水采菽萚兮假樂卷阿江漢二七見　爲　叶吾何反相鼠鼠鳧又吾禾反兔爰抑　俟　叶羽已反又音始相鼠又于紀反吉日郊　叶音高干旄碩人碩鼠出車四見　驅　叶祛尤反載馳又祛尤虓于二反山有樞又虓于虓由二反皇者華又叶俱懼反又居錄反小戎　轂　叶讀鄂反載馳　尤　叶于其反載馳　猗　叶於何反淇澳節南山又叶於寄於箇二反車攻　謖　叶況遠反淇澳　賁　叶側歷反淇澳　澗　叶居賢反考槃　寬　叶匡權反考槃　盼　叶匹見反碩人　騢　叶音遐碩人甫田鴻雁　鰥　叶音褒碩人　朝　叶直遙反碩人　姻　叶音因碩人　驕　叶音高碩人　發　叶芳月反碩人東方之月匪風烝民烈祖五見又芳吠反七月　絲　叶新齊反氓鳴鳩皇皇者華又新夷反抑　邱　叶祛奇反氓巷伯　媒　叶謨悲反氓　關　叶圭員反氓　甚　叶知林反氓　耽　叶持林反氓　隕　叶于貧反氓　爽　叶師莊反氓蓼蕭　岸　叶魚戰反氓皇矣　泮　叶匹見反氓　晏　叶伊佃反氓　旦　叶得絹反氓板　反載驅　命　叶彌并反蝃蝀揚之水采菽萚兮假樂卷阿江漢二七見　爲　叶吾何反相鼠鼠鳧又吾禾反兔爰抑　俟　叶羽已反又音始相鼠又于紀反吉日郊　叶音高干旄碩人碩鼠出車四見　驅　叶祛尤反載馳又祛尤虓于二反山有樞又虓于虓由二反皇者華又叶俱懼反又居錄反小戎　轂　叶讀鄂反載馳　尤　叶于其反載馳　猗　叶於何反淇澳節南山又叶於寄於箇二反車攻　謖　叶況遠反淇澳　賁　叶側歷反淇澳　澗　叶居賢反考槃　寬　叶匡權反考槃　盼　叶匹見反碩人　騢　叶音遐碩人甫田鴻雁　鰥　叶音褒碩人　朝　叶直遙反碩人　姻　叶音因碩人　驕　叶音高碩人　發　叶芳月反碩人東方之月匪風烝民烈祖五見又芳吠反七月　絲　叶新齊反氓鳴鳩皇皇者華又新夷反抑　邱　叶祛奇反氓巷伯　媒　叶謨悲反氓　關　叶圭員反氓　甚　叶知林反氓　耽　叶持林反氓　隕　叶于貧反氓　爽　叶師莊反氓蓼蕭　岸　叶魚戰反氓皇矣　泮　叶匹見反氓　晏　叶伊佃反氓　旦　叶得絹反氓板　反載驅　命　叶彌并反蝃蝀揚之水采菽萚兮假樂卷阿江漢二七見　爲　叶吾何反相鼠鼠鳧又吾禾反兔爰抑　俟　叶羽已反又音始相鼠又于紀反吉日郊　叶音高干旄碩人碩鼠出車四見　驅　叶祛尤反載馳又祛尤虓于二反山有樞又虓于虓由二反皇者華又叶俱懼反又居錄反小戎　轂　叶讀鄂反載馳　尤　叶于其反載馳　猗　叶於何反淇澳節南山又叶於寄於箇二反車攻　謖　叶況遠反淇澳　賁　叶側歷反淇澳　澗　叶居賢反考槃　寬　叶匡權反考槃　盼　叶匹見反碩人　騢　叶音遐碩人甫田鴻雁　鰥　叶音褒碩人　朝　叶直遙反碩人　姻　叶音因碩人　驕　叶音高碩人　發　叶芳月反碩人東方之月匪風烝民烈祖五見又芳吠反七月　絲　叶新齊反氓鳴鳩皇皇者華又新夷反抑　邱　叶祛奇反氓巷伯　媒　叶謨悲反氓　關　叶圭員反氓　甚　叶知林反氓　耽　叶持林反氓　隕　叶于貧反氓　爽　叶師莊反氓蓼蕭　岸　叶魚戰反氓皇矣　泮　叶匹見反氓　晏　叶伊佃反氓　旦　叶得絹反氓板　反載驅　命　叶彌并反蝃蝀揚之水采菽萚兮假樂卷阿江漢二七見　爲　叶吾何反相鼠鼠鳧又吾禾反兔爰抑　俟　叶羽已反又音始相鼠又于紀反吉日郊　叶音高干旄碩人碩鼠出車四見　驅　叶祛尤反載馳又祛尤虓于二反山有樞又虓于虓由二反皇者華又叶俱懼反又居錄反小戎　轂　叶讀鄂反載馳　尤　叶于其反載馳　猗　叶於何反淇澳節南山又叶於寄於箇二反車攻　謖　叶況遠反淇澳　賁　叶側歷反淇澳　澗　叶居賢反考槃　寬　叶匡權反考槃

正小宛何人斯巷伯四月菀柳文王二棫樸旱麓假樂
卷阿桑柔雲漢崧高瞻卬雌二十五見　噎　叶於悉
反黍離　佸　叶戶劣反君子于役　渴　叶巨列反君子于役又巨烈反采薇
蒲　叶滂古反揚之水　修　叶式竹反中谷有蓷
歗　叶息六反中谷有蓷　雘　叶戶郭反兔爰又
叶音麗斯干　孚　叶步廟反兔爰　憂　叶一笑反
兔爰揚之水　覺　叶居笑反兔爰　涕　叶吳始
二音葛藟又叶以始二音兼葭又羽已反大明　昆

叶古勻反葛藟　聞　叶微勻反葛藟雲漢　薰　叶
踈鳩反采葛　穴　叶戶橘反大車黃鳥緜　施　叶
時遮反邱中有麻　館　叶古玩反緇衣篤公劉　造
叶在早反緇衣又徂候反閔予小子酌　牖　叶祥
簋反緇衣　畏　叶於非反將仲子東山又紆會於非
二反杕杜　檀　叶徒沿反將仲子伐檀鶴鳴　狩　叶
始九反叔于田駟鐵車攻　好　叶許厚反叔于田女
曰雞鳴還車攻四見又許候反清人又呼候反羔裘唐
又許口反遵大路吉日生民又許苟反大田　斂　叶

素苦反太叔于田　狃　叶女古反太叔于田　搘
叶補苟反太叔于田　慢　叶莫半反太叔于田小
叶虛旰反太叔于田　弓　叶姑弘反太叔于田　掎
戎采綠閟宮四見　彭　叶普郎反清人又必亡反載
驅又鋪郎反出車北山大明烝民韓奕駉六見　旁
叶補岡反清人　英　叶於良反清人有女同車著汾
沮汝四見　軸　叶音胄清人　陶　叶徒候反清人
又叶夷周反泮水　抽　叶敕救反清人　濡　叶而
朱而由二反羔裘又如朱如由二反皇皇者華　侯

眉反于衿渭陽 達 叶他悅反于衿載芟長發三五
見 溥 叶上充反野有蔓草 願 叶五遠反野有
蔓草 溱 叶于元反溱洧 薄 簡 叶古賢反溱洧澤
陂 明 叶謨郎反雞鳴東方未明蒼鳥小東楚茨信
南山有臺斯干生民良耜五見 著 叶直居反著
還南山有臺斯干生民良耜五見 著 叶直居反著
素 叶孫租反著 閣 叶宅悅反東方之日 倒

叶都妙反東方未明 顛 叶典因反東方未明車
鄰 令 叶力呈反東方未明又盧經反十月之交
圃 叶博故反東方未明 雙 叶所終反南山 畝
莫後反如宇南山又滿彼反七月信南山甫田三大
田二絲八見又每彼反采芑又滿洧反生民又滿委反
載芟良耜 俶 叶旦悅反甫田匪風 孌 叶龍眷
反甫田猗嗟 昌 叶古縣反甫田 鰷 叶古倫反
敝笱 夕 叶祥龠反載馳白駒雨無正 儵 叶音
蕭載驅 甥 叶桑經反猗嗟 婉 叶許願反猗嗟
貫 叶扃縣反猗嗟 亂 叶靈眷反猗嗟 剌
叶音砌葛屨瞞卬 國 叶子逼反園有桃碩鼠鴟鴞
六月二雨無正青蠅文王大明民勞蕩抑崧高江漢常
武二閟宮殷武十八晃又越逼反北山 偕 叶舉里
反陟岵杕杜魚麗賚之初筵四晃 閑 叶胡田反十
畝之間駟鐵六月殷武四晃又胡眞反皇矣 還 叶
音旋十畝之間 外 叶五墜反十畝之間蟋蟀 干
叶居焉反伐檀斯干 輻 叶筆力反伐檀正月
飧 叶素倫反伐檀 苗 叶音毛碩鼠車攻 邁

叶力制反蟋蟀東門之枌 菀 柳 悕 叶
樞 烏侯昌朱二反 烏侯 叶 山有樞
二反 叶 夷周 山有樞 婁 力侯力俱二
叶去九反山有樞又叶音口南山有臺 考 叶去
九反山有樞又孔五反信南山三章又去久反信南山
五章江漢又上與道叶韓奕又叶音口雛二又叶祛侯
反閔予小子 保 叶補苟反山有樞又叶音鮑思齊
又叶音補慥高 沃 叶鳥縛反揚之水又鳥縛反隰
桑 皓 叶胡暴反揚之水又胡老反月出 繡 叶

先妙反揚之水 鵠 叶居號反揚之水 芻 叶側
九反綢繆 隅 叶語口反綢繆 逅 叶狠口反綢
繆者 叶章與反綢繆巷伯駉又掌與反采綠 姓
叶桑經反杕杜節南山 故 攻乎古慕二反攻乎叶
羔裘後 叶音戶葛生未章又下五反南山有臺正
月緜瞻卬二五見又下故反角弓 顯 叶典因反采
芑薹 叶地一反車鄰 碩 叶常灼反駟鐵又常
約反楚茨大田閟宮二 獲 叶黃郭反駟鐵巧言楚
茨泮水四見又胡郭反皇矣桑柔 縪 叶鄒屢反又

如字小戎 歜 叶又去聲小戎 驂 叶倉含反小
戎 邑 叶於合反小戎 鍭 叶朱倫反小戎 苑
叶音鬱小戎 音 叶一陵反小戎 梅 叶莫悲
反終南鳲鳩四月 裘 叶渠之反終南七月大東
樸 叶歷各反晨風 袍 叶步謀反無衣 澤 叶
徒洛反無衣鴻雁載芟 戟 叶訖約反無衣 篤
叶已有反權輿伐木 飽 叶捕苟反權輿楚茨君之
華 湯 他郎他浪二反 佩源 叶宛邱 夏 叶與下同
後五反宛邱四月 翿 叶殖有反宛邱 差 叶七

何反東門之枌 麻 叶謀婆反東門之枌東門之
菅 叶居賢反東門之池 訊 叶息悴反簸門兩
無正 予 叶演女反簸門鴟鴞正月谷風四月雲漢
六見 茗 叶徒刀反防有鵲巢 劉 叶朗老反月
出 受 叶時倒反月出又承咒反蓼莪伯 昄 叶音
波澤陂首章 萑 叶待檢反澤陂 枕 叶知檢反
澤陂 曜 叶羊號反羔裘 結 叶乞力反素衣鴇
鳩又緇衣反都人士 飄 叶匹妙反匪風 嘌 叶
匹妙反匪風 楚 叶創舉反蜉蝣 說 叶輸爇反

蜉蝣 年 叶尼因反鴇鳩東山無羊信南山甫田五
見又禴因反江漢 師 叶霜夷反下泉節南山板
火 叶虎委反七月大田 衣 叶上聲音七月 烈
叶力制反七月生民 褐 叶許側反七月 歲
或曰發烈褐皆如字而歲讀如雪七月又叶音雪又如
字生民 耜 叶羊里反七月又養里反大田載芟良
耜 庚 叶古郎反七月大東 粟 叶音走七月
稻 叶徒荀反七月 禱 叶殖酉反七月江漢雝又
直酉反南山有臺 稼 叶古護反七月 穮 叶六

直反七月閟宮　陰　叶於容反七月　韭　叶已小反七月　鬻　叶虛良反七月形弓楚茨我將烈祖五見室　又叶上聲鴟鴞　閔　叶眉貧反鴟鴞　垤　叶地一反東山　至　叶入聲東山又朱力反杕杜　嘉　叶居宣居何二反東山又居何反破斧魚麗爾南山頍弁賓之初筵既醉鼈鰲抑二九見　何　叶奚何二音東山又音荷叶如字玄鳥　鎛　叶巨何反破斧　瑕　叶洪孤反狼跋

小雅

鳴　叶音芒鹿鳴　苹　叶音旁鹿鳴　笙　叶師莊反鹿鳴　昭　叶則豪反鹿鳴又叶音灼抑又之繞反泮水　桃　叶音洮鹿鳴　傚　叶胡高反鹿鳴　湛　叶持林反鹿鳴常棣賓之初筵　駒　恭于恭侯二反叶恭侯　皇　皇者華又叶去聲角弓　棣又乃多反桑扈　戎　叶而主反常棣常武　生　叶桑經反常棣伐木節南山小宛召之華緜殷武七見　徵　叶起淺反伐木　暇　叶後五反伐木何草不黃又胡故反小明　享　叶虛良反天保信南山載見烈祖殷武五見　福　叶筆力反天保小明楚茨二大田鶯鶯賓之初筵文王大明旱麓行葦既醉假樂潛閟宮殷武十六見　作　叶則故反采薇采薇十月之交小旻四月四見又叶音依采薇杕杜大東　戒　叶訖力反采薇楚茨常武　哀　叶於希反采薇十月之交小旻四月四見又叶音依桑柔　牧　叶莫狄反出車　載　叶節力反出車正月小東緜四見又子利反彤弓　旆　叶蒲眛反出車　痗　叶古轉反杕杜　近　叶渠紀反杕杜　濊　叶蘇何反魚麗　時　叶上紙反魚麗文王蕩又叶酬反或如字南有嘉魚又夷益反小宛又叶由怡二音賓之初筵次章又叶夷益夷昔二音賓之初筵末章　臺　叶田飴反靈臺南山有臺　萊　叶陵之反南山有臺十月之交　有　叶果五反南山有臺行葦　寫　叶想羽反蓼蕭裳裳者華車舝　豈　叶去禮反蓼蕭又去幾反魚藻　陼　叶古號反彤弓　囊　叶大到反彤弓又形弓　喜　叶去聲市救反小弁　急　叶音棘六月　安　叶於連反六

月殷武又於肩反皇矣　憲　叶許言反六月又虛言反板崧高　試　叶詩止反采芑又申之反大東　衛戶郎反采芑韓奕閟宮烈祖長發五見　珩　叶戶郎反采芑　闐　叶徒鄰反采芑　醜　叶尺由反采芑　威　叶音隈采芑又紆胃反巧言　草　叶此苟反車攻小弁　調　讀如同與同叶車攻　馳　叶徒郝反車攻又唐何反卷阿　破　彼寄普過二反彼寄叶車攻　戊　叶莫吼反吉日　禱　叶丁口反吉日　算　叶果五反鴻雁　宅　叶達各反鴻雁皇矣崧高　渠　叶強魚反庭燎又巨斤反采菽又其斤反泮水　海　叶虎委反沔水江漢烈祖　客　叶虎各反白駒楚茨　游　叶汪胡反白駒　蕑　叶逸織反我行其野　異　叶逸織反我行其野　山　叶所旃反斯干小弁殷武　苞　叶補苟反斯干生民　余　久反斯干又于救反小旻又鋪鉤反武常　猶　叶余久反斯干又于救反小旻　蛇　叶于其土何二反斯干　嗛　叶胡光反斯干　執競　瓦　叶魚位反斯干　池　叶唐何反無羊又徒何反皇矣　物　叶微律反無羊　具　叶居律反無羊　雄　叶于陵反無羊又胡陵反正月　瞻　叶側銜反節南山又側姜反桑柔　斬　叶側銜反節南山　嗟　叶遭奇反節南山　氐　叶都黎反節南山　殆　叶養里反節南山雨無正烈祖　屆　叶居例反節南山又居氣反小弁采菽瞻卬　閔　叶苦桂反節南山　定　叶唐丁反節南山江漢　政　叶諸盈反節南山　辟　叶毗亦反節南山　正　叶音征斯干又諸盈反于放反十月之交又叶如字板　痔　叶呼洧反十月之交　退　叶吐頰反雨

無正 㠯血 叶虛屈反兩無正 用 叶于封反小旻
底 叶都黎反小旻 集 韓詩作就叶疾救反小
旻又昨合反大明 咎 叶巨又反小旻 聽 叶平
聲小旻 爭 叶側陘反小旻又甾陘反江漢又叶音
章烈祖 富 叶筆力反小宛又方味反瞻卬又方未
反閟宮 負 叶蒲美反小宛又扶委反生民 似
叶養里反小宛裒裒者華江漢 斯 叶先齎反小弁
何人斯 擣 叶丁口反小弁 梓 叶獎里反小弁
在 叶此里反小弁 雌 叶千西反小弁 先

叶蘇晉反小弁 扡 叶陽何反小弁 佗 叶湯何
反小弁 罪 叶音悴巧言 盟 叶謨郎反巧言
長 叶直良反巧言 樹 叶上主反巧言行葦 厚
叶胡五反巧言又狠 口下主二反卷阿 階 叶居
奚反巧言桑柔瞻卬 幾 叶居希反巧言 舍 叶
商居反何人斯 易 叶以支反何人斯又夷益反板
翩 叶批賓反巷伯桑柔 幡 叶芳遍反巷伯又
分遍反賓之初筵 昊 叶許候反巷伯 萎 叶於
回反谷風 害 叶音曷蓼莪四月生民又暇愒反閟
宮 弗 叶分律反蓼莪 視 叶善止反大東 東
叶都郎反大東又叶音丁雲漢 空 叶苦紅反
東泉 叶才匀反大東采菽 濁 叶殊玉反四月
薦 叶以旬反四月 賢 叶下珍反北山行葦
傍 叶布光反北山 議 叶魚羈反北山 冥 叶
莫迥反無將大車 戚 叶子六反小明 潛 叶賢
雉反鼓鍾 回 叶乎爲反鼓鍾 磬 叶居尤反鼓
鍾 僭 叶七心反鼓鍾又七尋反抑 祀 叶逸織
反楚茨大田生民又養里反雝閟宮 侑
楚茨 亨 叶鋪卬反楚茨瓠葉 祊 叶補光反楚
茨 慶 叶祛羊反楚茨二甫田二裘裘者華皇矣閟
宮七見 踖 叶七略反楚茨 炙 叶陟略反楚
瓠葉行葦 莫 叶木各反楚茨 庶 叶陟略反楚
茨 度 叶徒洛反楚茨又待洛反抑 格 叶剛鶴
反楚茨抑 愆 叶起巾反楚茨 備 叶蒲北反楚
茨旱麓 位 叶力入反楚茨 告 叶古得反楚茨
抑又姑沃反行葦 私 叶息夷反楚茨大田 秉
叶音族楚茨又宗五反賓之初筵縣又叶音祖有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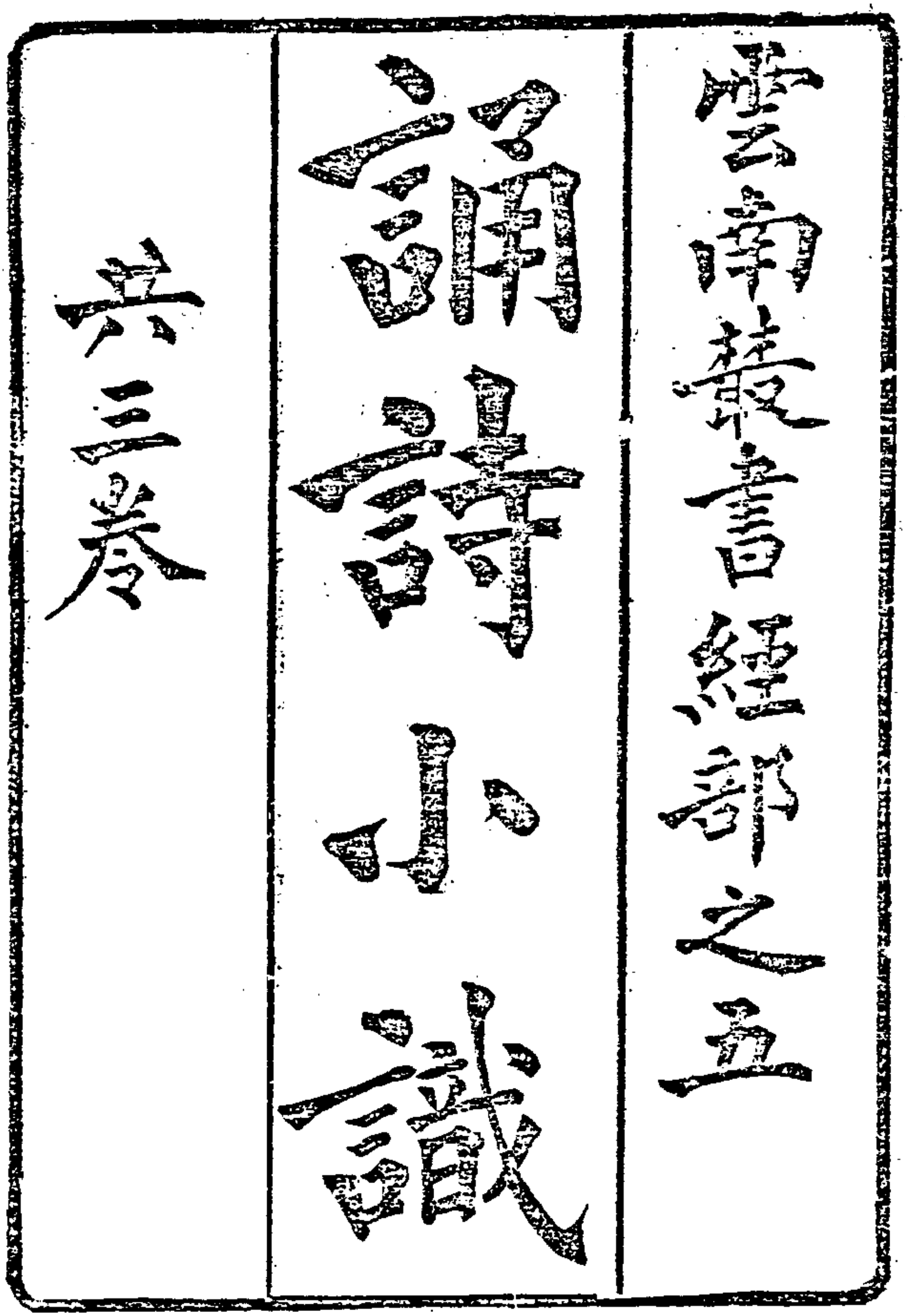
盡　叶子忍反楚荻　甸　叶徒鄰反信南山　渥　叶烏谷反信南山　彧　叶於逼反信南山　穹　叶音勞信南山　耔　叶奨里反甫田　敏　叶母鄰反甫田生民　穀　叶工洛反大田　阜　叶子苟反大田　田　白　叶僕各反裳裳者華　左　叶祖戈反裳裳者華　菁　叶思呂反桑扈　翰　叶胡見反桑扈又胡田反文王有聲板又胡千反崧高二江漢一秭　叶將預反鴛鴦　艾　叶魚肺反鴛鴦又五計反閟宮　柏　叶通莫反頍弁閟宮　宧奕　叶弋灼反頍弁閟宮　懌　叶弋灼反頍弁　臧　叶才浪反頍弁　逝　叶石列石例二反石列叶車舝舝又叶音折抑　敎　叶居良反簡之初筵　的　叶丁藥反賓之初筵　抗　叶居良反簡之初筵　射　叶都故反車舝又弋灼反抑　薪　叶音襄車舝　仰　叶五剛反車舝　樊　叶汾乾反青蠅　設　叶書賞反賓之初筵　能　叶奴金反賓之初筵　郵　叶于其反賓之初筵　怠　叶養里反賓之初筵　識　叶失志二音賓之初筵　遠　叶於圓反角弓二　讓　叶如羊反角弓　髦　叶莫侯反角弓　瘵　叶子例反菀柳又側例反瞻卬　撮　叶租悅反都人士　髮　叶方月反都人士　禮　叶都甘反采綠　詹　叶都甘反采綠　黼　叶音捕采綠　牛　叶魚其反黍苗　幽　叶於交反隰桑　愛　叶許既反隰桑　茅　叶莫侯反白華　疵　叶喬移反白華　燔　叶汾乾反瓠葉　獻　叶虛言反瓠葉　炮　叶蒲侯反瓠葉　沒　叶莫筆反漸漸之石　炰　叶胡勾反何草不黃　矜　古頑反叶居陵反何草不黃　豺　叶姑紅反文王召旻　臭　叶初尤反文王　孚　叶房尤反文王叶孚尤反下武　身　叶失津之反緜敬之　伉　叶古郎反緜　附　叶上聲緜皇矣　趣　叶此苟反棫樸　楫　叶籍入反棫樸　男　叶尼心反思齊

廟 叶音貌思齊 莘 叶里名反皇矣桑柔 椐
叶紀庶反皇矣 喪 叶平聲皇矣蕩又桑柔耶反召
旻 禋 叶蒲補反皇矣 弗 叶分聿反皇矣 忽
叶虛屈反皇矣 拂 叶分聿反皇矣 囿 叶音
郁靈臺 孝 叶許六反或呼侯反文王有聲又呼候
反閔予小子 嬛 叶魚倫反生民 夙 叶相卽反
生民 育 叶曰逼反生民思文 副 叶孚逼反生
民 翼 叶去聲生民 訏 叶
去聲生民 呱 叶音異生民
去聲生民 褒 叶徐久反生民 秀 叶思久反生

民 斁 叶蒲昧反生民 席 叶祥勺反行葦 莘
叶居訝反行葦 薦 叶卽略反行葦 堅 叶古
因反行葦 甸 叶古候反行葦 主 或叶當口反
行葦又當口腫庾二反卷阿 酬 或叶奴口反行葦
斗 叶腫庾反行葦 背 叶必墨反行葦桑柔瞻
卬又蒲寐反閟宮 菑 叶苦俊反既醉 沙 叶桑
何反魚藻 藁 叶紛乾反篤公劉 巘 叶魚軒反篤公劉
舟 叶之遙反篤公劉 刀 叶徒招反篤公劉
依 叶於豈反篤公劉又叶音隱閟宮 單 叶多滑
反篤公劉 饁 叶昌里反泂酌 歸 叶古回反泂
酌常武 溉 叶古氣反泂酌 愾 叶尼猶反民勞
大 叶特計反民勞閟宮 諫 叶音簡板 輯
叶祖合反板 耄 叶毛博反板又叶音莫抑 熇
叶許各反板 臍 叶箋西反板 資 叶箋西反板
藩 叶分遷反板 壞 叶胡畏二反板 旦
叶得絹反板 衍 叶怡戰反板 諶 市林反或
叶市隆反蕩 終 叶諸深反或如字蕩 式 叶式
吏反蕩又失吏反嵓高 羹 叶盧當反蕩閟宮又叶
音郎烈祖 舊 叶巨已反蕩召旻 掇 叶方吠筆
力二反蕩又必烈反長發 世 叶始制私列二反蕩
疾 叶集二反抑 今 叶音經抑載芟 酒 叶
子小反抑 刑 叶胡光反抑 倘 叶平聲抑 鞗
叶市又反抑 報 叶蒲救反抑 慘 當作懆七
到反叶七各反抑 泯 叶彌鄰反桑柔 燼 叶咨
辛反桑柔 將 叶子兩反桑柔 疑 魚乞反叶如
字桑柔 競 叶其兩反桑柔 梗 叶古黨反桑柔

東門之枌無韻未詳　歸　東山無韻未詳　聲　正
月無韻未詳　怨　小雅谷風叶韻未詳　泱　瞻彼
洛矣無韻未詳　秩　賓之初筵無韻未詳後三四章
放此　入　思齊此與下章用韻未詳　歌　桑柔末
章叶韻未詳　賦　烝民叶韻若賦未詳　辟　烝民
三章無韻未詳　宙　江漢無韻未詳　止　召旻四
章叶韻未詳　引　召旻五章叶韻未詳　斯　清廟
周頌多不叶韻未詳其說　茲　載芟末句無韻未詳
八　良耜末句無韻未詳

先大夫著書甚富共三十六種十三經蒙拾一詩誦二
羣經質三三史擷腴四前後漢書擷腴五唐書擷腴大
名臣言行錄摘要七讀史贅言八捫燭脞存九文莫雜
屋麈麈言十竹林答問十一捕蝗彙編十二讀選意箴
十三濟荒必備十四南山保甲書十五王深寧先生年
譜十六山海經摘要十七水經注考證十八各省郡邑
扶雅十九靈泉瑣述二十疑塚錄廿一小學紺珠箋補
廿二小學辨正廿三數海廿四校補讀書記數略廿五
竹薈廿六繼雅堂文集廿七繼雅堂詩集廿八繼雅堂
詩餘集廿九繼雅堂詩話三十唐詩叩彈虛三十一杜律
初枕三十二璇璣碎錦圖三十三回文詩牘三十四秋
興百一吟三十五練清軒詩賦三十六約百數十卷已
刻者八種鼎不肖無力付梓珍藏手澤惟恐失墜而詩
誦五卷尤爲治經家必不可少之書今謹以聚珍板排
印若干部其餘刊印俟諸異日光緒乙酉夏五孫鼎雪
舲謹識



圖書館藏
中央研究院

詩　劍川趙銘到撰學

詩有四始五際四始見於詩序五際見於緯書然各有二說焉關雎國風之始鹿鳴小雅之始文王大雅之始清廟頌之始此見漢書翼奉傳云四始之本注本五際傳云四始之注懷注即序說也詩緯泥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此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又一說也五際者應劭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此見於漢

書翼奉傳云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注一說也鄭康成以泥歷樞傳弘泥歷樞作神在天門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是則辰宇當作神出入聽候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聽候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此又一說也

王伯厚曰格物之學莫近于詩關關之雎摯有別也呦呦之鹿食相呼也德如鳲鳩言均一也德如羔羊取鶉奔鵲彊匹揭之從也萬薿松柏親戚之附也楊柳依依征人所感也黍稷彧彧農夫所慶也老馬爲駒純潔也仁如騶虞不嗜殺也鴛鴦在梁得所止也桑

自逞也雉鳴求其牡非類也碩鼠食黍去本國者怨也采蘋采菲無以下體有也黃鳥啄粟適異國者害也采蘋采菲無以下體有盛自有衰也鴻雁爲周南大夫妻作燕燕爲定姜送歸作大車爲息君夫人作柏舟爲衛宣夫人作向傳魯詩此皆魯詩之說也

離魚網得醜人也雉雊鬼羅困介士也茹蘆在阪賢者之居也菁莪在阿君子之容也鹿奔伎伎愛其類也雞鳴膠膠應其時也赤狐黑烏妖孽盈也牂羊墳首饑饉迫也有鶯在梁有鶴在林棄美而進惡也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化疎而爲親也鯡鯡瓜瓞大始于小也漸漸杕杜盛始于衰也鴟鴞惡無義也相鼠惡無禮也膏黍甘棠遺愛也竹竿野麥遠思也秣馬秣

駉明心好也有梅有棘斥狡狂也此其緒餘亦足以資多識也

近世端木詩篇名多古字如葛覃爲葛覃爲葛之草爲古覃字蟲斯爲螽斯螽與蟲同麟趾爲麟止芣苢爲芣苢鵻虞爲鄒虞簡兮爲簡兮碩人之寬寬兮爲碩人之寬寬兮揚之水爲揚之水揚字書不載字叔于田爲叔于田扶蘇爲扶胥載驅爲載驅簡兮爲簡兮碩人之寬寬兮爲碩人之寬寬兮揚之水爲揚之水揚字書不載

周南召南二國名也水經注云地在南鄭南陽之間考逸周書史記解云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均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禁南氏以分此二南之所以名也

南之爲名諸儒講解破碎要以言繫于所得之地者其說爲長蓋先有南詩之名後有周召之號樂記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此可以証周召之名訂于後世也

周南召南集傳言就周召二公之采地言之余按禮窺

鼓南註張氏曰南南也以鼓節之曰鼓南陳氏曰南所謂象箾南籥也又陳氏曰南亦雅樂名猶樂章之有九夏蓋夏與南皆文明之方先王之樂以中聲爲節則溫和而明達故曰夏曰南然則南者樂名也遷云周道衰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幽厲之闕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此又指爲幽厲時詩三也唐顯宗永平八年詔云昔應門失守歌關雎以感之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宦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此四說也薛氏韓詩章句曰詩

朝關雎作鳩又後漢皇后紀序康王宴起關雎作諷舉公哨然深思古道歷彼關雎德不雙侶願德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此實指爲畢公作二也史遷云周道衰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幽厲之闕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此又指爲幽厲時詩三也唐顯宗永平八年詔云昔應門失守歌關雎刺世注引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宦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此四說也薛氏韓詩章句曰詩名也就二說衡之詩有以雅以南之語則以爲樂名

人言關雎正潔敬正以聲相求隱蔽于無人之處故
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
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
見其萌故咏關雎之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此五說
也
在河之洲說文引作在河之州云水中可居曰州周
重川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又
洲字注云本作州後人加水以別州縣字然則古文
洲皆作州也昜林鸙鳩徙巢西至平州亦以州爲洲
君子好逑漢書匡衡傳作好仇仇逑古蓋通用故兎罝

詩曰公侯好仇又按楊子太玄經君子利用取娶謹
于娶執初貞後寧注女謂之娶執正也男女道正故
室家安也娶音熙執音仇今考其字形執字即逑與
仇之名別也太玄之義于關雎詩亦可印證仇逑通
用無疑
參差荇菜說文引作槮差云木長貌按槮字之義于荇
菜不合槮通作糝又通作參意古文可互用也
左右芼之傳云孰而薦之據禮內則芼羹注以菜雜肉
爲羹也又雉兎皆有芼注雉羹兎羹皆有菜以芼之
也然細按此解于左右義似不合考說文引作薠之
卷耳
卷耳非后妃念君子也后妃何以采卷耳于道旁也又
何以陟高岡陟崔嵬馬瘏僕痛也抑非后妃輔佐君
子志在于求賢審官也婦人不豫外事而文王用賢
如不及亦無俟后妃之廑憂也此蓋文王朝商見道

旁之人以卷耳之易采且有不滿傾筐者嗟賢人之難得必尚有置于草野其二章則言升高雖勞酌酒堪自解推此不遠求羣賢可以懷念也其曰馬瘏僕痛者文王道路之景也云何吁矣猶言爲此而吁也我馬虺隤集韻引作虺隤韻會引作虺頹我姑酌彼金罍說文姑作苦云秦以市買多得爲苦按乃者古文沽字詩當作沽轉借作姑故說文只从古本

陟彼砠矣說文引作岨矣岨與砠音義同又按尒疋釋地土載石爲砠毛傳作石山載土詩話云土山載石

行者以爲苦故云馬瘏僕痛則尒疋亦可從

我僕痛矣釋文云痛本又作鋪按大雅淮夷來鋪傳云鋪病矣是一字義同可以通用

樛木

樛木非眾妾稱后也乃羣臣進祝于文王言下曲之木有葛藟榮之釋文云榮本又作縈縈相近說文引作蔈蔈旋貌當以蔈爲正文

螽斯

螽斯羽非眾妾咏后妃之何致以徵螽比后妃也其曰宜爾子孫宜之辭又何疎忽也此蓋后妃以不妒之心望眾妾之宜爾子孫也

桃夭

桃之夭夭說文引作枖枖云木少盛貌徐氏注謂草本始生未幾得地力而先長也又引作棪棪云棪巧也一日女子笑貌以女笑而屬之桃華其則桃花依舊笑春風之意乎毛詩恐無此義第說文兩引詩而俱不及王柏天亦未辨何意也

周南有宜家之子召南有肅雍之王姬皆刑于雅化也

兔罝

詩百穀溱溱注溱溱盛貌

兔罝

墨子曰文王舉閎夭泰顚于罝網之中拔之政西土服此兔罝詩之根據申培詩說從之

肅肅兔罝釋文作菟罝云菟又作兔是菟兔乃詩之正文也然一字古通史詩司馬相如傳掩菟搏鹿漢書賈誼不搏反寇而搏畜菟楚辭天問顧菟在腹劉向說苑見菟而指屬則無失菟矣並以菟爲兔

公侯干城文王之用賢也予王之爪牙宣王之失眾也周德盛衰于此可見矣

公侯干城釋文云干居案卻沈重讀按左傳郤至曰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然則古音本讀扞不始于沈氏矣

施于中達韓詩作中馗薛君曰馗中路九逵之道也案說文馗正字也逵或字也當从韓詩又作馗作旭義並同

茅苞

茅苞遍生道上兒童舉罔草之樂相與采之故其詩無深意然天籟也芃蘭之童子則近于狎邪矣

漢廣

不可休息孔穎達曰疑息字作思釋文云休息並如字古文休字作思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爲韻二字俱作思釋文云休息並如字古文皆爾本或作休思余謂不然考韓詩外傳不可休息荀卿子引作不可休思又禮樂云使其文足論而不息荀卿子引作不可思說文云思恩也从心从囟从言从思禮記多古文或思息通也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劉向列仙傳謂鄂交甫漢皐解珮之人此亦詩中之異說也

江之永矣說文引作江之羕矣云水長也按羕與上廣下方韻以作羕爲長

麟之趾端木詩傳作麟止按儀禮士婚禮皆有止趾又前漢刑法志當斬左止者笞五百師古注止足也

麟之定傳云定額也孔穎達曰定或作顚釋畜云的顙白顚亦額也按从顚則顚宜叶典因切秦風顚鄰爲韻是也姓宜叶斯鄰切唐風人姓爲韻是也顚與姓或俱叶青韻亦通

麟之角集傳角叶盧谷反按角古音祿詩召誥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史記刺客傳天雨粟馬生角前漢東方朔傳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

蛇又有足揚子太玄經嘖以牙者重其角餬以尾角王母扶持永保百祿皆然古音自如是不止于叶也

召南

召南之詩惟甘棠一篇實言召公之德澤耳然遺愛之留至于樹木其人人也深矣大雅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公之得與周公並稱者豈無自哉

鵲巢

鵲巢序云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按序所言是此意而集傳云夫夫行役其妻感時物而致思此說頗合毛情然采蘋采蘩采薇非大夫妻之事既見既覯非獨居之情則此說亦未爲得矣申培曰南國大夫受聘于周歷于終南睹王室之多賢相率以歸心焉庶幾哉草蟲之義矣愚按此蓋南國之民喜得召公之至因自言我等食息行勤不過草蟲阜螽比耳未見君子心則憂既見君子斯可喜也登山而采薇不過供口腹之資既見君子爲足喜也斯詩旨豁然貫通矣

采蘋

采蘋采藻說文引作采藻云水草也二字義同

于以湘之韓詩作鬺之史記封禪書皆嘗烹鬺上帝徐
廣注鬺烹煮也前漢郊祀志注師古曰鬺烹煮而祀
也湘字訓烹無取義當從韓詩
有齊季女王篇引作有齋義與齊同
甘棠
白虎通巡狩篇云詩曰蔽芾甘棠勿伐召伯所茇
言邵公述職親稅舍于野樹之下也以聽訟爲述職
異矣
蔽芾甘棠張遷碑云蔽沛棠樹以蔚爲蔽碑文類然魏
元丕碑蔚芾其縱祝睦後碑蔚以諼蓑靈臺碑永曰

蔚兮芾作沛亦碑文變字也又王伯厚古詩攷作蔽
芾甘棠
召伯所茇說文引作所草舍也下也義與茇同
勿剪勿拜王詩攷作勿翦勿扒按唐韻扒拔也元包經
拔岕扒氏傳曰轉石伐木也則以拜作扒義同
唐語林劉禹錫與柳八韓七詣施士丐聽說毛詩云甘
棠之詩勿剪勿拜召伯所說拜言人身之拜小低屈
是解集傳乃曰蔽未詳總亦未詳舍千百年已明之
也上言勿剪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可得也
說而揖之不請解經之愼重固宜如是然承用先儒
拔集傳拜屈之說卽本此義當明晰引之
行露
行露詩小序泛言貞女拔劉向列女傳云召南申女者
申人之女也既許嫁于鄧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
與其人言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輕禮
違制不可以行夫家訟之於理女終以一禮不備
義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君子以爲得
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
淫慾之行焉按向傳譽詩者其說與韓詩亦合外傳夫行
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爲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
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故舉而
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淫
道之行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羔羊

素絲五紽毛傳紽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孔
疏云此言紽數謂紽之數有五非訓紽爲數也素絲
以英裘者織素絲爲紐綴以英飾裘之縫中既云素
絲卽云五紽是裘縫明矣又五總毛傳亦數也疏云
二章既解其體恐人以爲紽自數也緘自縫也故于
卒章又言總數有五以明緘數亦五緘言縫則紽總
亦縫可知傳互言也按此說至明晰告今諸儒悉從
是解集傳乃曰紽未詳總亦未詳舍千百年已明之
說而揖之不請解經之愼重固宜如是然承用先儒
之說不猶愈于崛强自是補傳立解者乎

委蛇委蛇釋文作委虵韓詩作逶迤漢書九歌作透虵
漢志旗逶虵九歌 費鳳別碑作透虵君有透
形蟉蚴而逶虵 虵之節逢盛碑
作遖迤當遂衡方碑作禕隋禕隋
逶劉熊碑作委遧卷舒 在公唐扶頌作逶隨在
隨委遧蓋古人傳經各有不同也

殷其靁朱子以爲興體非也蓋婦人家居當靁靁之時
知夫時雨將降行役艱難故深望君子之歸賦也而
非興也是故靁殷南山敘其時也何斯違斯念其久
役也莫違息處恤其勞也振振君子美其德也歸哉
歸哉望其至也役從者君子奉上之誼思念者婦人

愛夫之情思之以正言之以婉此即被德之所由致
也傳曰冀其早畢事而還歸則其意又在詩外矣
鶴鳴嘒嘒行者遇雨而念室家之寂寥殷靁南山處者
遇雨而念行役之況瘁宇宙間勞人思婦感時動物
其情每更纏綿吾于此詩得可怨可觀之旨矣
殷其靁之殷傳音隱按殷當作乣戴侗六書故云乣轉
身也詩召南殷其靁言靁聲轉展乣也周禮冬官
考工記殷畝而馳謂衺隴畝之上也皆當作乣

摽有梅序但言男女及時耳朱傳易爲女子懼其嫁不
及時而有强暴之汚夫女子家居即有欲嫁之心亦
何致喋喋然形于語乎夫嫁不及時者多矣亦何遂
至於强暴之辱乎反復傳言參之語類俱覺于理有
礙惟申培云摽有梅女父擇婿之詩也斯說得之矣
摽有梅鄭氏漢書食貨志注引作蔈有梅蔈零落也王
應麟古詩攷作莩有梅同義
摽梅之義衆解未明晰蓋梅熟必夏四月之時而周禮
媒氏以仲春會男女當梅熟時則過期久矣故女父
母言梅實七三此非婚姻時也我庶士之求必治及
夫今之吉焉庶可矣

江有汜說文引作江有沚云水也又汜字注亦引作有
汜臣錢等曰按前沚字音義同蓋或體出
江有汜
野有死麕釋文云麕本亦作麏又作麇麇也青州人謂
之麏按麏唐韻只言爲鹿屬
野有死麕
何彼穠矣石經作襛矣許氏說文同云衣厚也此殆以
何彼穠矣
衣厚比花之厚干祿字書云正作襛俗作穠六書正
譌亦云俗作穠非又韓詩作茙茙厚貌義可通

騶虞義獸名毛氏說也鄭注禮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言于嗟乎騶虞嘆仁人也用禮疏引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之官說與相合又賈誼新書禮篇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與魯詩傳梁鄒天子之田二說相合然閻氏若以騶爲騶馭證以月令之七騶咸駕左傳騶屬焉作虞人其說眾矣

說更長于諸家矣至文選虞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則又異矣

騶虞一作騶吾墨子三辨篇曰成王因先王之樂名曰騶吾等無牙故謂之騶牙

騶吾山海經同亦作騶牙史記東方朔傳遠　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言仁之至也本鄭孔說所謂天子壹發五豝獸五豝矢惟一發仁之至也朱傳曰中必屢雙于禮過矣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也朱傳曰中必屢雙于禮過矣

劍川趙谷利貞學

邶

邶鄘衞之詩皆言衞事而猶係故國之名說者曰本其所得之地而名之也或存其舊號以其聲之異也或曰與滅繼絕之心如春秋昭公八年楚旣滅陳而九年經書陳災穀梁以爲存陳是也凡此說也各言其是去古已遠無所折中矣然邶鄘者三監之故地耳當年以大義滅之並非後世强大并吞之比其何待于與滅繼絕哉則此一說也吾不敢以爲據

柏舟

柏舟韓嬰以爲宣姜自誓與劉向列女傳同列女傳衞宣夫人者齊侯女也嫁衞至城門而傷君死遂入持三年喪畢弟立請曰衞小國也不容二庖夫人曰惟夫婦同庖不聽衞人慤子齊兄弟皆欲與居女終不聽乃作柏舟以自誓

朱子集傳從之然以左傳宣姜孫于邾夫人意揣之以莊姜亦善于說詩者矣第小序仁人不遇之言與夫子讀詩曰吾于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孟子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等說相合合以從序爲正卽以詩辭論柏舟泛流亦無堅守之意遨遊飲酒亦非婦人所爲至末章靜言思之不能奮飛若出自婦人之口則亦欲嫁未能之想其污德也實甚矣又何爲卑順柔弱乎蘇潁濱云毛傳之序曰之詩也變風之作而至于漢其間遠矣其出于毛氏者其傳之也傳之猶可信也此吾所以惓惓于毛序也

以敖以遊釋文云敖亦作遨按經文通用敖不必從遨字

不可以茹茹度也言度物也小雅曰獵狁匪茹周頌曰來咨來茹義悉如此必用時方言自三詩外無有以度爲茹者

靚閔既多前漢敘傳引詩靚作遘按爾疋釋訓遘遘遇也遘見也與靚字義同靚傳訓也

寤辟有摽說文引作晤辟云明也

胡迭而微韓詩作胡載按載與臺通年之至也日月推

緑衣

緑衣鄭箋云緑當爲褖故作褖轉作緑字之悞也按鄭氏以禮訓詩案迹而議性情此其一也劉孝孫嘗譏之

傳無說兮釋文說本或作尤按二字同義古通用周書

呂刑報以庶尤說文引作庶說

燕燕

燕燕嚴粲曰燕以春來秋去有離別之義故以起興楊升庵引禽經曰鳥向飛背宿燕向宿背飛故莊姜以爲送歸妾之比取其背飛之義余謂二說不然春秋隱四年書云春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杜預注戊申三月十七日衛人殺州吁于濮然則州吁之專首尾方半年載嬀之歸必在君完被弒之後州吁未死之先春夏之間正燕歸來之際固所見而託興耳別求其義焉非也

日月

報我不述釋文云述本亦作術案二字古通用禮祭義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鄭注術當爲述儀禮士喪禮筮人許諾不述命註古文述皆爲術又漢韓勅後碑共術韓君德政隸釋云以術爲述又唐扶頌耽樂道術隸釋云以述爲術

終風

終風且暴說文引作且瀑云疾雨也一曰沫也一曰瀑瀑暴也按古文印瀑字省作暴是瀑與暴二字通

終風且曀說文引作且壹天陰塵也按說文兩引詩一作壹一作曀云陰而風也兩義並可通古人蓋互用

願言則嚏釋文云嚏一作寁按毛傳嚏跲也與幽風載寁其尾之訓同是嚏寁二字相通鄭箋訓嚏云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余按此語誠古今並然漢書執文云有嚏耳鳴蘇古十六卷亦其事也又柳氏舊聞唐玄宗友愛諸昆弟一日同寧王飲食王挫喉噴食上鼈王驚慚不安帝亦不懌賞旛綽在側曰不是挫喉乃噴嚏耳帝遂悅因曰旛綽佞臣乎費又曰臣知王思臣臣乃願言則嚏耳今人曰風嚏言當風則嚏也宜作喉嚏蘇東坡句云曉來噴嚏爲何人

擊鼓

擊鼓其鏜集韻引詩鏜作鼞云或作闖按孔穎達云司馬法鼓聲不過闖字雖異音實同也則鏜又當作闖矣然闖與闖通說文楚人名門曰闖闖前漢揚雄傳作闖闖

死生契闊釋文云契本亦作挈按二字古通漢書溝洫志今內史稻田租挈重師古注租挈收田租之約令也又孝經援神契史晨奏銘作援神挈

凱風七子之母不安其室此非欲嫁也一母生七子七子又當成立能作詩自責之時母年度已五十餘且六十餘矣胡爲乎欲嫁也夫背夫爲不義棄子爲不慈思嫁爲宣淫忘老爲昧老而孟子乃以爲親之過小又何也觀序云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鄭康成解乙曰母有嫁志孝子自責以安母心母遂不嫁然後知序之說極明而鄭氏之解謬也蓋志者守義之志戒其志者不負其勞苦守義之志也此緣母以家貧勞苦之故謂七子不能成立使之身受勞苦怒欲大歸而終以七子之將順自訟自克足慰其心也如曰志爲嫁志是成其志者成其欲嫁之志矣此理之難通者也或又曰如子之言序云衞之淫風流行人樂安逸而母獨勞苦故怒欲大歸也于此語何疑焉或云七子以犯其母母怒欲大歸亦得

雄雉

雄雉四章皆怨曠之辭耳然閨門之內主愛故不害爲思之深而況發乎情止乎禮義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之說在聖門且以爲克己之方婦人而言此亦賢矣

簡兮

雄雉四章皆怨曠之辭耳然閨門之內主愛故不害爲思之深而況發乎情止乎禮義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之說在聖門且以爲克己之方婦人而言此亦賢矣

式微

式微二章章四句黎侯寓于衞其臣勸以歸也

旄丘

旄丘序云黎之臣子以責于衞也申培詩說云黎侯寓于衞衞穆公不克納黎夫人怨之而作是詩

簡兮

簡兮三章章八句衞賢人在位下賢能以自輔與也

泉水

泉水四章章八句衞女思歸也

北門

北門三章章六句刺仕不得志也

北風

北風三章章六句衞人刺虐也

靜女

靜女三章章四句刺時也

新臺

新臺三章章四句刺衞宣公也

二子乘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思伋壽也

柏舟

柏舟五章章八句言仁人不遇小人在側也

屋之屋

望西方者思美人也言西歸者懷好音也西周之盛德矣咸陽宮殿乃官家舊物何怪夫數百年後猶載漢

澤耶

泉水

毖彼泉水韓詩毖作祕挹祕字古通曹全碑甄極毖緯隸釋云以毖爲祕也又說文引作毗彼泉水許氏殆如

視也毗彼泉水毗直遄彼洛矣之解乎義亦可

通

我思肥泉釋文云肥或作淝

貽我形管釋文云貽本又作貽按左傳文十六年自七

十以上無不饋詒也疏云詒與貽通

北門

憂心殷殷釋文云殷本又作慇按慇殷二字通孫叔敖

碑以殷潤國家隸釋云以慇爲殷也

室人交徧摧我說文引作催我按摧催二字古通侯成

碑鴻儀催零徐氏紀產碑五內催碎並以催爲摧

北風

北風序謂百姓不親相攜持而去按百姓當如虞書所

言百姓指百官而言攜手同車亦屬有位之苦事泛

言小民非也

靜女

靜女其姝說文引作其妹云好也又引作其祘云佳好

也按今本姝字亦見說文兩引詩而不及之則姝字

非古之明矣然姝好也義亦見說文與嫕字訓同

愛而不見說文引詩愛作僾云彷彿也按此義最有合

于字旨自以愛爲愛慕而朱子因定爲淫奔期會之

詩舉千百年有據之形管盡抹置而不惜蓋由于未

細審說文之字義也然則說文釋文之有功于經學

豈淺鮮哉

貽我形管釋文云貽本又作貽按左傳文十六年自七

十以上無不饋詒也疏云詒與貽通

新臺

新臺有泚說文引作有玼云玉色鮮也

燕婉之求說文引作曉婉云目相戲也

新臺有洒韓詩作有濿濿鮮明也陸德明曰盛貌

河水洋洋韓詩作滉滉水流貌陸德明曰鮮貌

籧篨不珍鄭箋珍當作腆腆善也孔穎達曰腆與珍古

今之異故儀禮注云腆古文字作珍是也

得此戚施說文引作蘧篨云詹諸也言其行蘧篨按韓

詩得此戚施薛君章句云戚施蟾蜍喻醜惡此與說

文正合疑許氏用毛詩古文時亦兼采韓詩也

泥泥其景傳云景古影字劉瑾云葛洪始加彡爲影字
按徐鉉說文新脩字義云影者光景之類也非毛髮
藻飾之事不當從彡校官碑聆聲景附老子銘含景
匿形唐公房碑轉景即至侯成碑惟想形景並以景
爲影

鄘

鄘亦作庸桑中詩美孟姜矣王伯厚曰補傳曰本庸姓
之國漢有庸光及膠東庸生是其後也傳氏曰孟庸
當是鄘國之姓鄘爲衛所滅故其後有仕于衛者

柏舟

序云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
之誓而不許故作是詩以絕之集傳及諸儒悉從此
解惟呂東萊云史記載共伯釐侯世子釐侯已葬武
公襲攻共伯共伯入釐侯義慕道也自殺案武公在位
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
計其初即位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而篡立則
共伯見弒之時其齒又加長于武公安得謂之蚤死
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
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髦矣詩安
得猶謂之髡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事武
公未嘗有篡弒之惡也此說能推詩以論史辨明共
伯武公事迹更非諸儒可及余再按申培詩說柏
舟衛釐侯在位世子恭伯先卒恭姜守義齊武公欲
召之歸寧而嫁之恭姜不許故作此詩此亦與序說
相發明史記之謬誠渙然矣
髡彼兩髦釋文云髡本作仳按集韻仳同髡垂貌又說
文引作統彼兩髮按統即髡之正文臣鉉等曰別作
髡者非是又髮與鬃同鬃與髦同見小雅角弓疏則
髮髦字可通用也

實惟我特韓詩作我直云相當直也
之死矢靡慝古詩作靡忒忒者變也更也矢靡忒義更
精
牆有茨
牆有茨說文引作有薺薺與茨音義同
中冓之言玉篇引作中冓云夜也中夜之言也漢書註
同
不可詳也韓詩作不可揚也義同

壹〇柒 册 1015版

君子偕老

鬒髮如雲說文引作參髮云稠髮也

其之展也鄭箋展衣宜曰展衣字悞禮記作禮衣孔疏事嫉亂而作確有其人今不可考曰託爲惠公之言

玉藻云一命禮衣再命褕翟三命褕翟衣婦以禮衣是禮記作非也

禮衣也展爲檀壁悞從禮爲正余謂當作褻周禮王后定之方中

之六服其六曰褻即禮衣也褻與展相似故悞爲展

桑中

桑中朱子引樂記云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則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以爲桑間即桑中詩故小序刺奔而不可止亦用樂記之語余謂不然史記

載師曠所指濮上之音鄭康成以爲濮水之上地有桑間亡國之音子此水出則桑間乃紂樂非即桑中詩也且樂記明言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分晰而論一亂一亡桑間之非即桑中又甚明矣況司馬遷三百篇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之音使桑中即桑間則仍是師延靡靡之樂也鄭聲必放而刪詩豈獨存此淫詞哉序曰桑中刺奔也出之刺惡之意此即所謂思無邪也白朱子改爲淫者自道已大背此詩之旨矣況復曲伸其說以爲桑中即桑間哉

鶉之奔奔

此詩曰我以爲兄我以爲君必當時世族之臣目擊其事嫉亂而作確有其人今不可考曰託爲惠公之言非也

定之方中

相鼠

白虎通諫諍篇云妻得諫夫者夫婦榮耻共之御覽引作夫婦一體榮辱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說甚異疑本于三家詩

相鼠古訓禮鼠韓愈遊城南聯句有禮鼠共而立之句按之本草其名鼷鼠時煖則出坐穴口見人則交前兩足于頸拱立如揖乃竄入穴淮南子謂聖人師拱鼠是也

干旄

素絲紕之孔疏云以素絲爲線縷所以縫紕旌旗之旒緣也余謂此只如乘韋先牛十二之類言贈以良馬而先以素絲也既拔程子云素絲束帛也謂以束帛乘馬往禮于賢者益幸說之有據矣蘇潁濱曰素絲良馬所以賂之也義亦同

載馳

大夫跋涉集傳言許之大夫奔走跋涉而來告以不可一歸之義也按孔疏謂許穆夫人言所以思願如是者以衞大夫跋涉而告難於我我心則憂閔其亡傷不能救故且馳驅而唁之此主衞大夫說其義更爲深長

考槃

考槃毛傳槃樂也集傳槃盤桓之義本于此又引陳氏說云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爲樂也二說未知孰是又黃正云槃者結木爲屋槃結之義又一說也近世江南某公云余試學四川目覩山碓水碾始知詩考槃之義蓋盤卽水碾碩人夜宿于其上又一說也

北鄙衞三風之說論見于前矣余次及衞詩而乃益得其解也曰聖人之意深矣北鄙衞者殷之故地商頌五篇何以殿于全詩也此聖人之微意可深思也

淇澳

衞武公神碑刊盤澳摩並以摩爲磨

緑竹猗猗禮大學引作菉竹韓詩石經作薄竹薄水篇

赫兮咺兮禮大學引詩作喧韓詩作宣正韻引詩作烜

如琢如磨釋文云磨本又作摩按磨摩字古通華山廟碑文字摩滅張公

緑竹青青釋文云亦作菁

會弁如星說文引作皪弁云骨擿之可會髮者

衣錦褧衣朱子曰褧儀禮作絅古注以爲禪衣所以襲錦衣者沈存中謂褧與絅同是用麻織布爲之不知是否余按說文引詩正作灪云枲屬又引作褧衣云灪也則沈氏之說爲是矣又列女傳作衣錦絅衣與禮記同

說于農郊李氏撝云鄭氏謂說當作禭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非也王氏謂說當作稅駕之稅是也余按釋文云說本或作稅毛云舍也則王氏之說誠有據矣

施罛濊濊說文引作灪灪云礙流也按濊即濊字鱣鮪發發陸德明云發著網尾發發然韓詩作鱍鱍按說文引作鮁鮁三字音義並同

詆

無食桑葚釋文云葚一本又作椹按二字音義同

信誓旦旦說文引作悬悬云憯也即怛字或從心在旦下

竹竿

淇水悠悠釋文云悠本亦作滺按玉篇滺滺水流貌木華海賦滺湠瀲灩通作滺

芄蘭

芄蘭之支石經支作枝說文引詩亦作枝按支枝字古通用大雅本支百世左傳引作本枝又干支博雅云幹枝甲乙爲幹幹者月之神也寅卯爲枝枝者月之靈也

河廣

河廣宋桓夫人之思襄公也呂東萊曰說苑宋襄公爲太子請于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身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昧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違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爲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伯兮

焉得諼草嚴粲云毛氏以諼訓爲忘非草名然又云諼草令人忘憂是有其物也諼本又作萱說文作藼或作諠皆從草則爲草名無疑矣余按說文凡兩引詩一作藼草一作萱草又爾疋音義引作菱草

有狐

集傳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此本鄭康成之說按國史所題止云刺時也毛詩序男女失時喪其妃耦之

說俱不足言以詩意按之卽明狐者淫獸欲嫁之人必不取以爲喻一也無裳無帶無服卽寡婦言此不過借端求嫁耳必不以爲心憂二也爲裳爲服可成于女手若帶之有無可不必係念夫無此不必卽生娶婦之心三也申培詩說曰君子于寒夜見貧民與狐涉水而傷之庶幾哉詩之本旨矣

木瓜

木瓜序云美齊桓也孔子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載于家語述于孔叢子蓋非孤證之比朱子于鄭風遵路可以信宋玉之賦而此詩不信孔子之言何

王風

王風十篇始之以閔周之什終之以留賢之章危則望治之意也然其中有嘆行役者傷戍役者苦饑饉者要亦怨而不怒委婉以和平焉王朝之風俗不猶愈于列國乎此東周之願爲孔子所以深期于用我者也

黍離

新序節士篇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卽本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二說皆異陳思王令禽惡鳥論曰尹吉甫信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卽本韓詩之說

黍離一作黍離費鳳別碑悠悠歌黍離

悠悠蒼天釋文云蒼本亦作倉按二字通周禮月令駕倉龍服倉玉漢書禮樂志左倉龍又北海相景君銘于何穹倉楊著碑卬叫穹倉柳敏碑何辜穹倉堯廟碑恩如浩倉周公禮殿記倉龍甲戌史晨奏銘黑不伐倉無極山碑倉氣蔚伊魏上尊號奏重華必忿憤子倉梧之神墓並以倉爲蒼

君子于役

序云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而作是詩昔荀林父之言曰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夫此詩以寮友之情而願望其歸情深語摯如此亦可謂誠于盡心者矣

君子陽陽

此詩集傳以爲疑亦前篇夫人所作既知其說之難通也因曰序說亦遞宜夏祥之夫序說豈有不通乎若從朱傳之言君子家居何自假羽旄而舞乎左執翿右執翟所持羽旄之屬且曰招我由房招我由敖我卽婦人自我也

君子招之將使其同執贊翬乎抑別有所以招乎傳曰敖者舞位也招由敖者非即使其婦人就舞位乎如此說則誠哉難通矣序謂此詩爲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夫既曰遭亂何反言祿仕也蓋詩在君子子役之後揚之水之前行役遠戍皆苦勞命焉惟潘爲祿仕以伶官爲職業則二者之苦俱不及矣此所以言全身遠害也朱子改爲

此詩序云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因年饑饉室家相棄爾蓋荒政不行民人流散即所以閔周也朱子改爲婦人覽物起興意始即遇人句推之然篇中有女之言恐非出自婦人之口當饑饉流行賢人君子豈無目擊而心傷者何必定出自婦人之口乎婦女而能詩固不可多得矣

兎爰

逢此百罹釋文云罹本亦作離按離罹字古通尹宙碑遭離寢疾馬江碑遭離口痛並以離爲罹尙寐無吪釋文云吪本亦作訛按吪訛字古通小雅或寢或訛玉篇引作或訛雉離于罦說文引作于罟云覆車也音義並與罦同

葛藟

周之盛也親戚眾建而爲緜緜之瓜瓞及其衰也王族流散而爲緜緜之葛藟夫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若之何不能和協而使棄其口於四方也

采葛

采葛序曰懼讒也集傳謂淫奔者託以行以采葛非人臣之事唐風采苓亦以比聽讒焉又何說乎

大車

序曰大車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也朱子曰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夫此言何所據乎淫奔者既畏大夫矣又從而歌之獨不畏大夫之聞乎異室同穴示以夫婦之正道也淫奔者而死豈有同穴之事泥二字以求詩其去詩也遠矣

毳衣如菼說文引作如綢云帛綠色也音義同菼

大車哼哼說文引作嘤嘤云口气也按古文從享者皆作亯如淳作潭曙作曛弹作驙稚作穉特作犆瘖作喑煒諄作譀鶉作鷻鍠作鐘惇作諄並無以從享者繆

篆與隸文出而後從亯之字更無復從亯者矣

毳衣如璊孔疏璊玉赬色也禾之赤苗謂之璊玉色如之說文引作瑵云毳爲繡色如爨故謂之璊爨禾之赤苗也璊瑵二字音義同

有如皦日左傳僖二十四引作曒日曒卽皦也劉修碑志皦拔蔡

丘中有麻

留子嗟留子國毛傳留大夫氏子嗟大夫字子國子嗟字也孔疏亦云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至朱子謂而空之

曰婦人望其所私者而不來故疑丘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改留賢之雅什爲蕩婦之淫詞而語更不堪已淫婦私約彌縫不暇何致喋喋形于語言乎非矣豕何致宣淫于麻中麥中乎凡朱子改古序爲淫奔者始無可信今隨文辨晰之如此

鄭

劍川趙容利貞學

嗟乎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吾夫子有志爲邦而于鄭聲屢致戒焉曰放鄭聲也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其於鄭風宜無所取矣然二十一篇且被弦歌而合韶武焉豈非刪節之餘留此不必放不亂雅者爲樂正之法乎自朱子力闢小序盡改爲淫奔之詩子是詩道一尼而鄭風之尼尤甚又詭其辭曰記惡以垂戒也夫後世香奩之作其淫穢至矣亦足垂戒否乎信如孔子刪詩而獨存此淫奔之篇以戒後世則劉迅六

說以白頭吟巴渝舞當風者其兒反高于孔子矣余論次鄭風將有諍論於朱傳姑先識此云

緇衣

案傳引記曰好賢如緇衣又曰于緇衣見好賢之至呂東萊曰所謂賢卽指武公父子也後之講師習其句讀而不知其義誤以爲稱武公之好賢遂曰明有國善善之功失其指矣余考申培詩說云緇衣鄭武公好賢賦詩貽之則古固有主此說者

將仲子

將仲子篇名宜有兮字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子展賦將仲子兮釋文云本亦無兮字此依詩序考今本詩序無兮字非也

此詩朱子主莆田鄭氏說以爲淫奔者之辭然以左傳證之則其說自破傳曰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又曰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夫以上所賦諸詩皆正大之章寓意深遠何子產忽舉此淫奔之辭以汚君聽乎豈非賦鶉賁者歌詩

不類之比乎叔向淹雅之才何又極口贊揚乎序說之不可移易者此其一也

叔于田

上篇仲者祭仲也此詩叔者太叔也以此詩爲證則將仲子非淫奔之辭也益明矣朱子因訂前詩爲淫詩而此詩不得不從序說遂曰或疑夫此亦民間男女相悅之辭也已知其說之無據而必疑其辭以求通陋矣夫朱子之詩傳也

太叔于田

禮禓暴慢說文引作膻禓云肉膻也從肉亶聲

左旋右抽說文引作右揄云揄者拔兵刃以旨擊刺也
土刀切音明按揄與陶同聲之字抽字郎揄之譌也
從揄爲正
羔裘
曹風之羔裘徒詣其逍遙鄭風之羔裘也深美其直彦
豈在乎服飾之華美也哉象服是宜者美則益彰其
美也不稱其服者美亦適形其惡也君子于此必審
處于詩人之所讌者矣
遵大路

此詩序云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夫曰思君子其意雅矣曰遵大路其行正矣其視狎
邪之作迥不侔矣朱子乃改爲淫婦留人引宋玉賦
遵大路兮攬子祛以爲證劉瑾又附和之曰宋玉去
古未遠其所引用當得詩人本旨夫小序首句國史
所題不尤去古未遠乎遵大路而摻淫夫之手古今
豈有此事乎集傳失之
摻執子之祛兮釋文摻所覽切五經文字云摻與攕同
或又作攬宋玉賦遵大路兮攬子祛余考之皆非也
博雅云摻操也引詩摻執子之手兮漢議郎元賓碑

卽有殊摻殊摻者殊操之謂耳然則摻卽操字也攴
魏了翁谷泠書則詩本作操
魏晉間避曹操諱改爲摻
無我歎兮說文引作 兮云棄也周書以爲討音譆
女曰鷄鳴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朱傳來音力贈音則按贈字
從無則音毛詩古音考來音釐贈疑是貽字之誤也
有女同車
此詩序云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卒以無大國
之助至于見逐朱子力詆之以爲忽之辭昏未爲不
正至其失國以勢孤援弱亦未有可刺之罪而疑其
亦淫奔之詩夫詩曰同車有御輪之禮曰佩玉有琚
步之節曰孟姜本齊族之貴淫奔越國者有如是之
威儀盛飾招搖耳目乎然國史所題只云刺忽而衍
之者並及于忽無大國之援以見逐則其說亦非也
蓋詳味詩義乃忽辭昏之時國人心皆不順故盛陳
齊女之美而有德以慫恿之其不作于見逐之後也
至明矣
顏如舜華說文引作蕣華又引作蘜華並與舜音義同
洵美且都古毛詩洵作恂按溱洧章洵訏且樂韓詩作
恂盱前漢地理志亦同注恂信也盱大也是洵字通

山有扶蘇

此詩康成曰興忽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朱子禮解亦同曰所美非美謂賢者佞智者愚也後又改之矛而曰以狡童持論固極正大然語類載其門人疑詩誚彼謂子非指一人而言云不能餐者憂忽之辭云彼狡童者指當時擅命之臣體合序說極其分明亦無害於大義矣何朱子必舉狎邪之事津津言之曰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辭乎又曰悅己者眾子雖見絕未至於使我不能餐也未至之義詩無其文朱子又何見而爲之說乎

褰裳

此詩序云思正已也孔疏突于櫟與忽爭國忽微弱不能逐突故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朱子獨改爲淫女語其所私者之辭而謂子思我則從子不思我則從他人辭意鄙俚至欲而極矣左傳鄭六卿餞韓宣子于郊皆賦詩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太叔拜蓋拜韓起之有鄭而許已也此與序說爲相合矣左氏又在春秋時較宋玉輩去古尤近何朱子不從傳說而肆然改爲淫詩乎

褰裳涉溱說文引作蹇裳涉褰風別碑云寧褰而涉洧

狡童之狂也且玉篇引作狂僮云僮幼迷荒者按說文

僮幼也童穉也二字今相承而失凡童幼字皆當作
僮
丰
此詩序云刺亂也鄭孔以爲鄭國衰亂昏姻禮廢有男
親迎而女不從者已而悔焉思復從之有失在女子
也朱子改爲婦人所欲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婦人以
有異志不從既而悔之而作是詩夫爲女子爲婦人
何由定之所欲之實又何由決之所欲之私約又可
直俟于堂乎既屬私欲淫約不褻裳褻衣盛飾有嫁
時之服又何爲乎

東門之墠
此詩序云刺亂蓋刺亂之世不知用賢致經濟之士伏
處于草野耳東門墠栗識有居處也室邇人遠思有
德範也豈不求思子不我明有隱逸也皆哀世之意
也衍序說者候會刺亂之意而日男女有不待禮而
相奔者夫既相奔矣則何言室邇人遠乎又何言子
不我卽乎
風雨
此詩序云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有度焉亂世
者蓋忽與突更相出入時士怵于利害失其常度故
詩人有思夫君子也詩又見來于國史鄭之賢大夫
皆誦習之燕享之際嘗賦以言志焉序說之可據也
亦明矣朱子忽以風雨晦冥爲淫奔之時君子指所
欲之男子夫淫詩多矣幾見稱有人爲君子乎淫奔
者亦多矣只閒風雨阻幽欲誰見于風雨時淫奔乎
風雨晦冥蓋世之昏亂耳鷄鳴在暗而思曙喻君子
處亂而思治耳而君子不改有度則世道可挽故見
之而心悅如疾去體耳廢古說而言詩亦奚以爲
雞鳴膠膠廣韻引作嘐嘐二字音義同

子衿
此詩序云刺學校廢世亂則學校不修按鄭有鄉校見
于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可謂信而有徵矣朱傳改爲淫奔之
詩而他日作白鹿洞賦又曰廣青衿之疑問不亦知
古說之可據乎
子寧不嗣音韓詩作貽音貽寄也嗣不寄問也按嗣亦
有貽音虞書舜讓于德弗嗣今文尚書作不台
揚之水
此詩序云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思臣良士終以死
亡而作是詩也呂東萊讀詩已載朱子禮解曰所親
者惟二人亦不能自保于讒閒此亂之所以亡有于

序義亦同矣後忽爲淫女語有所私之言于兄弟二
字難解則曰兄弟昏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爲兄弟
是也夫禮之言婿辭于女家云云特以有大故不可
嫁娶爾無中表兄弟之續耳豈夫婦而有兄弟之稱
乎卽淫者以夫婦自居終鮮之義將何解乎詩楊之
水凡三篇王風言平王不能令諸侯唐風言晉昭不
能制曲沃此詩言忽不制權臣起興徵弱同一例焉
朱子淫者相謂之說非也笑柄而已矣

出其東門

縞衣綦巾說文引作綠巾云綠帛蒼文色也未嫁女所

服聊樂我員釋文云員本亦作云按員字古與云通
見鄭箋

野有蔓草

此詩序云思遇時也蘇潁濱曰思得君子以被有膏澤
庶幾邂逅而遇之也有詩兩見于左傳鄭享趙孟子
太叔賦此趙孟以爲愛有惠鄭饗韓起子產又賦此
子以爲孺子善哉吾有望矣一見于韓詩外傳孔子
遭齊木子于鄭傾蓋而語顧子路束帛以贈子路對
曰士不中道相見孔子乃咏此詩以曉之是皆取士
君子邂逅相遇如又有美云者猶簡兮之稱彼美于

旄之稱彼姝爾時未有講師之說也至毛公衍有說
曰君子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欲
而會有於詩之本旨已相違戾然猶寓言也王朱子
乃言野田草露之間男女邂逅心許目成以苟合爲
偕臧因賦其事以起興是則實有之矣夫此男女者
先有私約而于野田草露間得遂有願乎抑未有私
約斗然相遇卽男挑女女悅男相從苟合乎子曰鄭
聲淫未嘗曰鄭詩淫也孰謂執此說以言詩有流弊
遂至此也悲夫

零露溥兮溥音團集傳叶上袞反顧氏匡謬正俗云按

呂氏字林呂氏名忱晉弦令撰字林七卷作霉上袞反訓云露見音
與婉類是則從霉字正協下婉願韻不必從溥字之
叶音也

湑兮

說文引作潧與湑云潧水出鄭湑水出桂陽然則經文
承用作湑者非也

方溪溪兮韓詩方烓烓兮烓音丸流也說文引作汍汍
沈音馮于音不叶疑當作汍

齊

齊風淫奔之作惟東方之日一篇而已襄公之惡汚穢

極矣民間習俗猶未至于看溺焉推此以論鄭風孰
謂其皆淫奔哉

鷄鳴

此詩序云思賢妃也衍之者曰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
妃貞女警戒相成之道焉按史哀公被紀侯之譖爲
周所烹荒淫之事于書無考意毛公時去周未遠古
籍猶存其必有所據矣
東方明矣說文引作東方昌矣云昌日光也按如此則
下文重一昌字說文蓋誤

還

茇驅從兩肩兮釋文云三蒼肩相及者本
亦作豜音同又孔疏大司馬大獸公之七月云獻豜
于公則肩是大獸

著

俟我于著乎爾集韻引詩著作宁按孔氏正義引爾疋
釋宮云門屏謂之宁著與著音義同

東方之日

彼姝者子諸儒皆指女子言黃佐曰鄭風指大夫言此
以女子言猶美人可以稱婦女也余
謂此說不然當指男子言之履即履發情事方合蓋

男子狂淫有事故至此若文子有行而男子曰在我
履我云云則是有所奔者一不識面之男子耳恐或
無此情矣

東方未明

此詩序云刺無節也夫君人者照臨百官早朝晏罷非
甚盛事乎蓋國家之制度必求合于至中過乎中則
爲無節鷄鳴東方二詩所由並著于齊風也乃余讀
袁子才先生府中趨之作而知古今之事皆一轍也
嗟乎時節者號令之本惟無節故不時以此圖治尚
可言哉

南山

衡從其畝釋文云衡亦作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通正義云衡
詩作由云南北耕曰由按衡與橫通與橫通爲縱
古衡橫字禮檀弓鄭注云衡讀爲橫前漢刑法志合
縱連衡師古曰戰國時齊楚韓魏燕趙爲縱秦國爲
衡秦地形東西橫長故爲衡也由作則當讀作農丹
鉛錄云由與農通韓詩外傳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
由呂氏春秋管子歷紀皆云堯使后稷爲大田大農

也錢譜神農幣文農亦作由

甫田

此詩國史題云大夫刺襄公也毛公曰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有道也此言與春秋傳所載襄公之事合而詩又適在南山敝笱之間有托興以刺襄公也明矣朱子忽改爲戒時人厭小務大舍近圖遠而作又改古興也爲比夫以比言之則甫田比也思遠人亦比也所比又何事乎以理言之則厭小務大舍近圖遠與下婉孌總角皆言理也又何以爲比乎舍有標之篇章而目爲泛言之吟咏朱子蓋先之抑其言曰未見有爲襄公之詩夫詩人之言意在言外國史所記又在言中豈必

作此詩卽明言有人乎信如非襄公也彼當時何所考據而爲此言以欺後世乎古人去古未遠典籍猶存據當日之文書當時之事豈必防後人之疑先于經史之文言一二事以爲傳事之地乎然左傳外傳所引詩朱子皆不以爲可信又何者之足信乎未見有爲襄公之詩又安必有不爲襄公之詩乎

婉孌變孌說文引作婉孌孌同變順也

盧令

盧令韓詩作盧泠泠說文引作盧獜獜

敝笱

其魚魴鰥簍云鰥魚子也正義曰鰥魚子釋魚文今爾雅正作鯤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鯤也鯤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鯤按文鰥從魚鰥省聲鰥本昆弟字周人謂兄曰鰥從弟爲鰥從魚爲鰥與鯤同物同音非通用也

其魚唯唯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也

載驅

齊子豈弟鄭箋訓爲闓明發行引古文尚書以悌爲圍

楊升庵云司馬相如封禪文昆蟲闓澤注文穎注闓音愷澤音驛闓澤之訓與遊敖對

猗嗟

猗嗟昌兮釋文云猗或作欹

巧趨蹌兮釋文云趨本亦作趨按趨說文音弛云趨趙走也俗以爲趨字不可從

猗嗟名兮說文引作顯兮云眉目之間也按爾疋釋訓目上爲名與文義同傳謂名猶稱也非是文張衡西京賦略貌流眄以名字作睨然皆主眉睫間也

魏

魏詩據鄭箋云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滅之蓋中間僅五六十年故詩止

七篇意急而短亡國之音亦衰世之志也然無涯奔
狎邪之作焉而圖桃之大夫能憂亂也十畝之桑者
能去亂也伐檀食力卓行之士也陟岵思親考子之
行也鶉鵲小國先亡有賢人不可沒矣

葛屨

摻摻女子傳摻猶纖纖細貌說文引詩作纖纖云
纖纖細也接說文引詩作纖纖云
視古詩云纖纖出素手是也疏謂手之狀則爲纖細之
對手貌音與摻同又揚子方言纖纖白貌
宛然左辟說文引作左僻云避也一日旁辜也
此詩序刺褊也蓋取二章末二句言之朱子以爲疑即

縫裳之女所作余謂摻摻之言女不應自出于口朱
子之說非也蔡卓培詩說云葛屨如字魏之內子儉不
中禮媵者怨之則此詩出于女口矣又申說頗新異
理亦較小序爲優

鵜鴂

臺卿仁卿榮草注又曰鵜鴂之鳥又蔡邕琴操曰鳥鵜周
鹿鳴

太史公曰仁義凌遲鹿鳴刺焉又蔡邕琴操曰鳥鵜周
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出隱彈弦風諫

伐柯

蔡邕正交論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
後漢朱穆傳注 見考

采薇

漢書匈奴傳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
國被有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
故四句法云小雅采薇之詩又古今人表懿王時詩作
詩始作是采薇爲懿王之詩矣

史記匈奴傳周襄公與戎狄伐鄭戎翟逐襄王子是太
戎或居于陸渾東至于衞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
故詩人歌曰戎狄是膺膺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六出

車彭彭城彼朔方出
車

小弁

趙岐孟子註以小弁爲伯奇詩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
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亂也論衛伯奇
放流首髮早白
詩曰惟憂用老
營營青蠅

劉子傳讒篇云魏武公信讒時刺之詩比營營青蠅章以小雅爲魏詩

思文

貽義來牟毛氏傳牟麥也鄭箋赤烏以來牟如
公謂二家乃臆度假太誓之言更無他書以來牟如

麥者余按孟子云今夫牟麥在毛之前也劉向封事引貽我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文選李善注引韓詩曰貽我嘉麥薛尹曰貽我來麰周所受瑞麥來牟麥大麥許氏說文引詩曰貽我來麰一來二縫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此在鄭之前也不可無據

詩經小學卷八

金壇段玉裁學

蘇州臧氏拜經堂雕

刻詩經小學録序

詩經小學金壇段君玉裁所著初鏞堂從翰林學士盧召弓遊始知段君以鄙論尚書古今文異同四事就正段君致書盧先生云高足臧君學識遠超孫洪之上盧先生由是益敬異之既而段君自金壇過常州攜尚書撰異來授之讀且屬爲校讐則與鄙見有若重規而疊矩者因爲參補若干條劉端臨訓導見之謂段君曰錢少詹簽駁多非此書之旨不若臧君箋記持論正合也而詩經小學全書數十篇亦段君所授讀鏞堂善之爲剛煩纂要國風小大雅頌各録成一卷以自省覽後段

君來見之喜曰精華盡在此矣當即以此付梓時乾隆辛亥孟秋也竊以讀此而六書假借之誼乃明庶免穿鑿傅會之談段君所著尚書撰異詩經小學儀禮漢讀考皆不自付梓有代爲開雕者又不果而此編出鏞堂手録卷帙無多復念十年知己之德遂典裘以畀剞劂氏此等事各存乎所好之篤不篤耳原未可以力計也書中每言十七部者段君自用其六書音均表之說嘉慶丁巳季冬武進臧鏞堂書於南海古藥洲之譔詁齋

順德胡垣表寫據馮裕祥鐫字

國風

關關雎鳩

爾雅說文皆作鴡

在河之洲

說文曰水中可居曰州詩曰在河之州　按爾雅云傳皆云水中可居者曰州許氏正用之

君子好逑

鄭箋怨耦曰仇釋文逑本亦作仇　按兔罝公侯好仇說文逑字注怨匹曰逑左傳怨偶曰仇知逑仇古通用也

輾轉反側

按古惟用展轉詩釋文曰輾本亦作展呂忱從車展知輾字起於字林說文展轉也

服之無斁

禮記緇衣王逸招魂注皆引詩服之無射　按斁爲射之俗當作澨不當作澨今通作澨　按斡爲榦之俗當作澨不當作澨

薄澣我衣

說文作澨今通作澣　按幹爲榦之俗當作澨不當作澨

害澣害否

傳曷何也　按古害讀如曷同在第十五部於六書爲假借也葛覃借害爲曷長發則莫我敢曷傳曷害也是又借曷爲害

我馬瘏矣我僕痛矣

爾雅痡瘏病也釋文痛詩作鋪瘏詩作屠　按今詩不作屠鋪惟雨無正淪胥以鋪毛傳鋪病也爲假借云何盱矣

爾雅注詩曰云何盱矣邢疏云何盱矣者卷耳及都人士文也　按今作吁誤也何人斯云何其盱都人士云何盱矣經文無吁字

螽斯羽

爾雅蜤螽蠾螽釋文蜤本又作蝚詩作斯　按蝚蜤同在第十六部猶斯析同在第十六部也螽蝚亦稱螽非如鶯斯之斯不可加鳥

詵詵兮

釋文曰說文作莘玉篇莘多也或作莘駪莘所臻反見詩　按今說文無莘字東都賦經文字攷色臻反見詩　按今說文無莘字東都賦詛豆莘莘魏都賦莘莘蒸徒善注皆引毛長詩傳曰

莘莘衆多也今詩螽斯作詵詵傳詵詵衆多也皇皇者華作駪駪傳駪駪衆多之貌桑柔作甡甡傳甡甡衆多也蓋其字皆可作莘莘說文引詩小雅莘莘征夫

薨薨兮

爾雅薨薨增增衆也釋文顧舍人本薨薨作雄雄按雄从隹左聲古韻雄與薨皆在第六部

繩繩兮

螽斯抑傳皆云繩繩戒慎下武傳云繩戒也爾雅兢兢繩繩戒也

揖揖兮

蓋輯字之假借說文輯車和輯也

有蕡其實

按蕡實之大也方言墳地大也說文頒大頭也碧之華傳墳大也靈臺傳賁大鼓也韓奕傳汾大也合數字音義考之可見

公侯干城

左氏傳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蓋讀若干擾之干毛傳干扞也

施于中逵

按馗達本同字毛詩作達韓詩作馗與公侯好仇爲韻王粲從軍詩與愁由流舟收憂疇休留字爲韻古音讀如求在第三部也至宋鮑昭乃與綏威飛依騅字爲韻入於第十五部廣韻又分別馗在尤韻兼入脂韻達專在脂韻顧炎武詩本音乃以脂韻之達爲本音而讀仇如其以協之引史記趙王友歌證仇本有其音不知趙王友歌乃漢人之尤二韻合用達與馗一字古皆讀如求也禮堂按趙王友歌漢書高五王傳作仇史記呂后紀作讎

江之永矣

說文永字注引詩江之永矣羣字注水長也引詩江之羣矣按永古音養或假借養字爲之如夏小正時有養日時有養夜即永日永夜也

言秣其駒

說文餘食馬穀也無秣字廣韻秣同餘

遵彼汝墳

爾雅汝爲濆注詩曰遵彼汝濆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釋文濆字林作洄衆爾雅本亦作洄洄小流也爾雅曰汝爲洄濆水厓也詩曰敎彼淮濆

怒如調飢

此詩從毛大防之訓作墳爲正

說文飢餓也饑穀不孰也唐石經飢渴皆作飢饑饉
皆作饑　按傳調朝也言詩假借調字爲朝字也調
周聲朝舟聲
王室如燬
按說文火燬也燬火也方言楚語燥齊言燬
古火讀如毀在第十五部燬燬皆即火字之異
百兩御之
按御爲訝之假借字訝或作迓相迎也古訝與御皆
在第五部
維鳩方之

按毛方有之也四字一句猶言甫有之也下章當云
成之能成百兩之禮也本或無之字於方字作逗而
訓爲有朱子從之誤也戴先生曰方房也古字通
于沼于沚
傳于於　按恐與于以之于相亂故言于者於之假
借也鄭箋于以猶言往以也
南溯之濱
說文作顰無濱字隸作瀕省作頻
于彼行潦
傳行潦流潦也　按行當作衍衍溝水行也
維筐及筥
傳方曰筐圓曰筥　按說文方曰匡圓曰篚匡俗作
筐篚方言作簋
于以湘之
傳湘亨也　按以湘爲亨同部假借古亨獻熹孰元
亨同作亯在第十部又郊祀志云臑亨上帝鬼神者
謂爇而獻之也亨讀如饗史記作亨臑文倒當從漢
書師古注引韓詩于以臑之臑即說文之蕎字爇也
毛詩湘字當爲臑之假借
有齊季女

玉篇引有齊季女考說文齊材也
勿翦勿伐
按俗以前爲歬後字以矢羽之翦爲前斷字
召伯所茇
說文廢舍也引詩召伯所廢茇艸根也毛詩作茇字
之假借漢書禮樂志拔蘭堂又借作拔字箋云茇草
舍也未免牽合其說編堂按周禮大司馬中夏教茇
舍注茇讀如蒿沛之沛茇舍草也故箋申之云止
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賈疏云以草釋茇以止釋舍
必反爲正字又按毛傳本作茇舍也今毛傳及
陸氏引說文皆衍作草舍也考正義曰茇者草也草
舍甘棠之下是毛鄭皆以茇爲廢之假借
中止舍故云茇舍是孔氏維不知茇爲廢
之假借而孔本毛傳原無草字亦可見矣

素絲五紽
傳紽數也總數也釋文數皆入聲音促東門之枌越以鼓遝傳曰鼓數遝行也烈祖鼓假無言傳曰鼓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毛意鼓者總之假借總者數也如數罟之數九罭傳曰九絨緻罟小魚之網也烈祖鼓假中庸作奏假奏亦讀如族古者素絲以英飾五故曰五佗裘五總謂素絲英飾數然其數有五也絨即縫五絨言素絲爲飾之縫有五也紽讀爲佗佗加也其英飾五故曰五佗

委蛇委蛇

顧炎武唐韻正曰漢衛尉衡方碑禕隋在公酸棗令劉熊碑卷舒委遺成陽令唐扶頌在朝委隨　按君子偕老委委佗佗說文委隨也古它聲隋聲字同在第十七部

殽其靁

李善景福殿賦注引毛萇傳曰磕雷聲也

莫敢或遑

說文無遑字古經典多假皇爾雅偟暇也

摽有梅

廣韻引字統云合作莩落也趙岐注孟子曰莩零落維絲伊緡

也詩曰莩有梅漢書野有餓莩而不知發鄭氏曰莩音蔈有梅之蔈　按說文有受無莩受物落上下相付也摽擊也同部假借作莩俗又按終南傳梅枏也墓門傳梅枏也與爾雅說文合說文梅枏也某酸果也凡梅杏當作某毛於此無傳蓋當毛時字作某後乃借梅爲某二木相涸也韓詩作楳說文楳亦梅字迫其謂之

毛意謂會也

不我以

爾雅不狾不來也說文狾下引詩不狾不來　按蓋即此句異文故爾雅釋之曰不狾我者不招來我也而說文仍之廣韻云狾不來誤

白茅包之

按釋文苞通茇反裹也是陸本不誤注疏本釋文改爲包通茅反本上聲而讀平聲矣其誤始於唐石經苞苴字皆从艸曲禮注云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木瓜箋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引書厥苞橘柚今書作包誤郭忠恕云以草名之苞爲厥包其順非有如此者失之不審

說文緡从糸昏聲昏从日从氐省氐者下也一曰民聲　按昏以氐省爲正體曰民聲者非也

我心匪鑒

匪本匪字詩多借匪爲非

威儀棣棣

說文蘵下引詩威儀秩秩即此句異文猶平秩東作之作平矣也

不可選也

傳物有其容不可數也車攻序因田獵而選車徒傳選徒蹲蹲蹜蹜聲也維數車徒者爲有聲也　按選

皆算字之假借漢書引詩威儀棣棣不可算也說文算數也鄭注論語何足算也云算數也算選同部音近又夏官司馬羣吏撰車徒注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撰亦算之假借詩箋不云選讀曰算者義具毛傳矣

仲氏任只

傳任大也正義曰釋詁文　按爾雅壬大也不作任知毛作壬箋易傳爲睦婣任恤之任

願言則嘽

傳嘽劫也疏引王肅云嘽劫不行　按毛本同幽風

狼跋作嘽箋作嘽說文石經並同廣韻十二霽嘽鼻息也一曰氣也玉篇口部嘽噴鼻也詩曰願言則嘽鼻部𪊲鼽噴气也引此詩釋文載崔說與說文同合而非毛鄭意考月令民多鼽嘽鼽謂病寒鼻塞內則不敢嚏噫嘽咳欠伸跋倚嘽鼻气也欠張口气悟出也說文嘽悟解气也引此詩釋文載崔說與說文同也若以嘽爲欠欸是內則嘽欠複矣說文欠張口气之

雝雝鳴鴈

說文雁鳥也鴈鵝也是鴻雁當作雁鴈鶩當作鴈

迨冰未泮

古泮與判義通說文無泮字玉篇泮散也破也亦泮

不我能慉

說文引詩能不我慉　按能之言而也乃也詩能不我能慉我慉能不我知能不我甲皆同今作不我能慉誤也鄭注周易宜建侯而不寧而讀爲能此詩與芄蘭能讀爲而古能而音近同在第一部傳慉興也與說文慉起也正合今本與作養誤　案釋文云慉毛與養從玉肅也是今本作

昔育恐育鞫
顧亭林曰唐石經凡詩中鞫字自采芑節南山蓼莪
之外並作鞠今但公劉瞻卬二詩從之餘多俗作鞠
按鞠从革匊聲蹋鞠也或作鞠鞠窮治罪人也从
李从人从言竹聲或作敎今俗作鞠毛詩傳或云窮
也谷風南山或云究也公劉或云盈也節南山或云告也采芑告
爲假借窮究盈皆本義其字皆當作鞠蓼莪傳云養
也亦當作鞠鞠爲窮養相反而成猶治亂曰亂
也
亦以御冬
傳御禦也　按以御爲禦此假借也
既詒我肄
傳肄勞也　按勤之假借字也
胡爲乎泥中
泉水之禰韓詩作坭蓋即其地廣韻坭地名
左手執籥
說文作龠玉篇引詩左手執龠　按今以龠爲量器
以書僮竹笘之籥爲樂器
隰有苓
爾雅毛傳苓大苦說文蓋大苦從爾雅毛傳

匪彼泉水
釋文韓詩作祕說文作瞟　按說文瞟字注詩若詩
云泌彼泉水不作瞟彼泉水說文泌俠流也爲正字
毛作毖韓作祕皆同部假借字衛門泌之洋洋傳泌
泉水也正義云邶風曰毖彼泉水故知泌爲泉水魏
都賦溫泉毖涌而自溳劉淵林引毖彼泉水善曰說
文曰泌水駛流也泌與毖同
不瑕有害
傳瑕遠也箋瑕過也害何也　按毛以瑕爲遠之假
借鄭以害爲曷之假借二子乘舟篇同
俟我於城隅
傳俟待也　按俟大崚待此借俟爲崚詩多用于偶
有作於者如此篇及於我乎夏屋渠渠是也
愛而不見
說文僾仿佛也詩曰僾而不見又籙蔽不見也爾雅
籙隱也方言揜翳籙也郭注謂隱蔽也詩曰籙而不
見　按禮記祭義僾然必有見乎其位正義引詩僾
而不見離騷衆籙然而蔽之詩之籙而猶籙然也
河水瀰瀰
說文瀰滿也从水爾聲　盧紹弓曰漢地理志引郝

詩河水洋洋師古注今邶詩無此句考玉篇水部洋亡爾切亦瀰字集韻瀰或作洋然則洋洋洋洋乃洋洋之譌廣雅釋訓有洋字今亦譌爲洋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

釋文有洒韓詩作濿浼浼韓詩作浘浘　按此必首章新臺有泚河水瀰瀰之異文濿浘字與泚瀰同部與洒浼字不同部又毛傳泚鮮明貌韓詩濿鮮貌毛傳瀰瀰盛貌韓詩浘浘盛貌是其爲首章異文陸德明誤屬之二章無疑

不可襄也

按古襄攘通史記龜策傳西襄大宛徐廣曰襄一作攘

其之翟也

按此篇也字疑古皆作兮說文引玉之瑱兮邦之媛兮著正義引孫毓故曰玉之瑱兮皆古本之存於今改之未盡者也古尚書周易無也字毛詩周官始見而孔門盛行之兮在第十六部也在第十七部部異而音近各書所用也字本皆作兮尸鳩首章兮字禮作兮遵大路二也字一本皆作兮說文引皆作也

菀邱其處也韓詩外傳九作何其處兮

美孟弋矣

春秋定姒穀梁傳作定弋弋即姒同在第一部說文作姒

作于楚宮

按喪大記注云僞或作于聲之誤也

靈雨既零

按靈同霝說文霝雾也既零猶言既殘說文零餘雨也廣韻作徐雨誤

言采其蝨

蒩之假借爾雅說文皆云蒩貝母也

綠竹猗猗

大學引詩菉竹猗猗爾雅菉王芻邢疏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是也又竹篇蓄邢疏孫炎引詩衞風云菉竹猗猗說文菉王芻也詩曰菉竹猗猗後漢書注引博物志澳水流入淇水有菉竹草水經注淇水篇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毛云菉王芻也竹編竹也漢武帝塞決河斬淇園之竹木以爲用寇恂爲河內伐竹淇川治矢百餘萬以益軍資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惟王芻編草不異　按毛詩作綠字之假借也

離騷資菉葹以盈室兮王逸注引終朝采菉今毛詩亦作終朝采綠魏都賦南瞻洪輿則綠竹純茂言綠與竹同茂也故以冬夏異沼麗句上林賦揜以綠蕙張揖曰綠王芻也　毛傳竹萹竹藺竹也釋文竹韓詩作藺竹也釋文竹本又作菉說文菉藺菉也藩水藺菉也神農本草經藺蓄味苦平陶貞白云人亦呼爲萹竹　按李善引韓詩作藩玉篇曰藩同藩

有匪君子

大學作有斐君子　按考工記匪色似鳴亦即斐字

綠竹青青

按洪輿茗華之青青與杕杜菁菁者莪之菁菁同也洪輿傳青青茂盛貌杕杜傳菁菁葉盛也菁莪傳菁菁葉盛貌

綠竹如簣

韓詩綠藩如簣簣積也　按毛傳亦云簣積也簣即積之假借字古人以假借爲詁訓多如此

諠公維私

說文鄖國也齊桓公之所滅無諠字

蠆首蛾眉

說文頟好皃从頁爭聲詩所謂頟首　按頟首即蠆首毛傳但云頟廣而方不言蠆爲何物鄭箋乃云蠆與竹同茂也故以冬夏異沼麗句上林賦揜以綠蕙張揖曰綠王芻也　毛傳竹萹竹藺竹也釋文竹韓詩作蜡蜡也知毛作頟鄭作蠆　蛾眉毛鄭皆無說王逸注離騷云蛾眉好貌師古注漢書始有形若蠶蛾之說離騷及招魂注並云蛾一作蛾今俗本倒易之蛾作蛾字之假借如漢書外戚傳蛾而大幸借蛾爲俄宋玉賦眉聯姺以蛾揚揚雄賦何必厭累之蛮眉虞妃曾不得施其蛾眉皆蛾之假借字蛾者美好輕揚之意方言蛾好也秦晉之閒好而輕者謂之蛾大招蛾眉曼只枚乘七發皓齒蛾眉張衡思元賦嫮眼蛾傳蓋脫蛾眉好貌四字（鏞堂按謂毛傳脫此四字不敢信今據增入傳中恐非）

朱幩鑣鑣

玉篇引詩朱幩儦儦　按碩人清人皆當同載驪作儦儦此誤作鑣鑣者因傳有以朱纏鑣之文也說文引朱幩儦儦俗本亦改作鑣鑣

庶姜孽孽

釋文韓詩作巘巘長貌呂覽過理篇宋王築爲葉臺高誘注葉當作巘巘葉與巘其音同詩云庶姜巘巘高

長貌也　按爾雅蓁蓁萇葉盛也毛傳蓁蓁萇葉盛飾也
蓁蓁至盛也廣韻櫛頭戴物也此謂庶姜奚首美盛
如草木枝葉說文櫛巤不枒同今毛詩爾雅作孽誤
淇水滺滺
說文攸行水也从攴从人水省泰刻石嶧山文作汶
按古當作淇水攸攸後人誤改爲滺又誤改爲滺
皆未識說文攸字木義也王逸楚詞九歎注油油流
貌詩曰河水油油疑有誤
容兮遂兮
箋云遂瑞也是以遂爲瑑之假借字大東傳瑑瑞也
一葦杭之
說文航方舟也从方亢聲臣鉉等曰今俗別作航非
是　按說文杭同杭
會不容刀
釋文刀字書作舠說文作舸舸正義曰說文作舸舸小
船也　按今說文脫舸字
伯兮揭兮
玉篇引詩伯兮偈兮
也無偈字
彼黍離離
按應從玉篇作偈說文揭去

廣韻穮黍稑行列也佩觿彼黍稠稠劉向九歎覽芷圃之蘼蕪王逸注蘼蕪猶歷歷古蠶在十六部離在十七部異部音近假借也
不與我戍許
說文作鄦周許子鍾作鄑見薛尚功鍾鼎款識
還予授子之粲兮
傳粲餐此假借也粲餐同部
火烈具舉
傳烈列具俱也　按言烈爲列之假借具爲俱之假借也編堂按張平子東京賦火列具舉是三家詩烈作列

抑釋掤忌
左氏傳釋甲執冰字之假借也
抑罔弓忌
秦風作韔爲正字
二矛重喬
釋文喬毛音橋鄭居橋反雉名韓詩作鴐　按車舝及爾雅有鴐字說文雉下作喬雉鳥部有鴐字
河上乎逍遙
釋文逍本又作消遙本又作搖五經文字序說文有不備者求之字林若祧禰逍遙之類說文漏略今得

之於字林臣鉉等曰詩只用消搖此二字字林所載
爾雅徒歌曰謠孫炎曰聲消搖也漢書司馬相如傳
消搖乎襄羊莊子消搖遊張衡思元賦與仁義乎消
搖
彼其之子
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引詩彼已之子邦之司直史記
匈奴傳彼已將帥裴駰引詩云彼已之子索隱云彼
已者猶詩人譏詞云彼已之子是也　按左氏傳云
終不曰公曰夫已氏公羊傳云夫已多乎道夫已猶
彼已也彼已或作彼記或作彼其東晉補亡詩彼居

之子居讀如檀弓何居與彼其彼已同也善曰居未
仕誤
舍命不渝
管子澤命不渝澤即釋釋即舍也
摻執子之祛兮
傳摻攬也以音近之字為訓
雜佩以贈之
戴先生云當作貽
按古人徵召為官徵得來為登
來仍孫為耳孫詩訓為承也皆之咍職德韻與蒸登
韻相通之理此來贈為韻古合韻之一也不當改為
貽
顏如舜華
說文舜艸也蘜木槿朝華莫落者从艸舜聲詩曰顏
如蘜華　按舜舜蘜舜古今字詩當作蘜轉寫脫艹
耳高誘注呂氏春秋仲夏紀引詩顏如蘜華
山有扶蘇
說文扶疏四布也郭忠恕佩觿山有林扶蘇與扶持別
山有橋松
蓋喬假借字
褰裳涉溱

說文溍水出鄭國从水曾聲詩曰溍與洧溱水出桂
陽臨武入湟从水秦聲廣韻溍水南入洧詩作溱洧
誤也　按秦聲在今真臻韻曾聲在今蒸登韻此詩
一章溱與人韻二章洧與士韻出鄭國之水本作溱
外傳孟子皆作溱洧說文及水經注作溍誤也　史
記南越尉陀列傳湟谿索隱曰鄒氏劉氏本湟並作
涅音牛結反漢書作湟谿音皇又衡青傳云出桂陽
下湟水而姚察云史記作滙今本有湟涅及匯不同
蓋由隨見輒改故也南越尉陀列傳又云下匯水徐
廣曰一作湟裴駰曰或作淮字索隱曰劉氏云匯當

作湟漢書云下湟水也說文涯水出桂陽縣盧聚至涯浦關爲桂水　按涯水史記漢書作湟水匯者涯之譌涅者湟之譌淮者匯之譌涯又或譌爲汪附此以見古書之易譌

風雨瀟瀟

說文瀟水清深也水經注湘水篇二妃從征溺於湘江神遊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用山海經語又釋瀟字云瀟者水清深也用說文語今俗以瀟湘爲二水名且瀟誤爲瀟矣羽獵賦風廉雲師吸嚊瀟率西京賦飛罕瀟箭流鏑摐攝皆形容欻忽之貌與毛傳

瀟瀟暴疾也意正合思元賦迅猋瀟其勝我舊注瀟疾貌李善引字林瀟深清也考廣韻一屋二蕭皆有瀟無瀟詩風雨瀟瀟是淒清之意入聲音肅平聲音宵俗本誤爲瀟玉裁見修在第三部轉入第二部音宵

明刻舊本毛詩作瀟

在城闕兮

說文鼿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鼿

人實廷女

傳廷誑也言廷爲誑之假借

聊樂我員

釋文員本亦作云正義曰員云古今字助句辭也

按如泰誓之云來亦作員來

零露溥兮

正義曰靈作零字故爲落也　按此則經本作靈露箋作靈落也假靈爲零字依說文則是假靈爲需

並驅從兩肩兮

說文引並驅從兩豜兮豳風作豜石鼓文作豜

取妻如之何

釋文取七喻反衆經音義曰娶七句切取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傳曰娶取婦也元應所據毛詩與陸異或

是韓詩

其人美且鬈

箋云鬈讀當爲摧摧勇壯也　按今本作權誤說文捲气勢引國語有捲勇今齊語子之鄉有拳勇小雅無拳無勇皆作拳五經文字權字注云從手作摧者古拳握字可知鄭箋从手非从木與捲勇拳勇字同今字書佚此字而僅存於張參之書也吳都賦覽將帥之摧勇善曰毛詩曰無拳無勇薛君拳與摧同俗刻文選譌誤不可

其魚惟唯

釋文韓詩作遺遺玉篇遺魚行相隨廣韻五旨遺魚盛貌

薺子發夕

韓詩發旦也　按從韓是發夕即旦夕也又方言發舍車也東齊海岱之閒謂之發郭注今通言發寫也詩發夕蓋猶發篇古夕寫皆在第五部

薺子豈弟

按鄭以闓圍麗發夕但以韻求之圍在五部濟瀰弟同在十五部圍與濟瀰不爲韻上章發夕或從韓詩旦夕之義或爲發卻之假借未嘗非疊字麗句也

猗嗟名兮

按薛綜西京賦注昭眉睫之閒是名可从目作昭也

父曰嗟子子

隸釋石經魯詩殘碑父兮父字闕一字　曰嗟子子行役夙夜毋已尚慎　按父下所闕一字亦必兮字疊上文父兮而言也近有重刻隸釋石經不闕妄甚父曰嗟子子母曰嗟予季兄曰嗟子弟皆五字句子與已止韻季與寐棄韻弟與偕死韻行役夙夜無已六字句陟彼屺兮

傳山無草木曰屺山有草木曰岵　按爾雅說文皆誤與毛傳相反岵之言怙落也屺有陰道故以言母無母何恃也

坎坎伐輪兮

石經魯詩殘碑欿欿伐輪兮　按此則首章二章皆同廣雅欿欿聲也

山有樞

釋文樞本或作蘧烏侯反爾雅樞荎釋文樞烏侯反本或作蘧地理志山樞師古曰樞音甌聲韻考曰詩山有樞字本作樞烏侯反刺榆之名或不加反音讀如戶樞之樞則失之矣　按魯詩作蘧毛詩作樞亦作蘧相承讀烏侯反唐石經譌爲戶樞字而俗本因之

弗洒弗埽

說文灑汛也汛灑也洒滌也古文以爲灑掃字　按毛詩及論語皆作洒曲禮於大夫曰借埽灑則作灑蓋漢人用灑掃字經典相承借用洒滌字毛傳及韋昭注國語皆云洒灑也言假洒爲灑也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荀子臣道篇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

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按所引即此詩異文前二章皆六句此章四句殊太短左氏定十年傳言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者恐漢初相傳有脫誤禮堂按左傳定十年杜注云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是杜以一字爲一言也見此粲者

廣韻粲字注曰詩傳云三女爲粲又美好貌詩本亦作粲說文又作孜

噬肯適我

傳噬逮也方言同　按爾雅作遾逮也爲正字韓詩作遄

作逝

采苓采苓

按苓大苦也枚乘七發蔓草芳苓揚雄反離騷愍吾纍之衆芬兮颺煇煇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天頓而喪榮曹植七啟摯芳苓之巢龜皆借苓爲蓮蓋漢人讀蓮如鄰故假借苓字史記龜策傳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領聲相近假借是又借領爲蓮也顏師古注漢書揚雄傳但云苓香草名不知爲蓮之假借字李善注文選七發直臆斷曰古蓮字於七啟又曰與蓮同皆不指爲假借以致朱彝尊引李注證唐風琴即蓮由六書之旨不明也漢時假借甚寬如借苓領爲蓮可證

駟驖孔阜

石鼓文我馬既驌

公矛鋈錞

禮記進矛戟者前其鐏　按說文鋈下垂也錞矛戟柲下銅鐏也詩曰厹矛沃錞是其字以秦風爲正也

蒙伐有苑

箋云蒙厖也說文敉盾也从盾攵聲玉篇敉盾也詩曰蒙敉有苑本亦作伐敉同敉史記蘇秦列傳攻苞

索隱曰攻同敉謂楯也苞謂繫楯之紛綬也　按厖

遡洄從之

說文溯或作遡　爾雅作泝即溯之俗

有條有梅

爾雅柚條毛傳條稻也與爾雅異

顏如渥丹

釋文丹韓詩作沰　按渥沰即邶風之沃赭也古者

百夫之防

聲石聲同在第五部

傳防比也　按蓋同方
隰有六駮
說文駮駁異字此傳云倨牙食虎豹之獸是駮字也
東山傳云騂白駮是駮字也陸機云梓榆樹皮如駮
馬則此宜作駮陸意六駮與苞櫟為類按鵲巢言茇
鶖言鵻之等不必駮與櫟不為類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
魯靈光殿賦注引崔駰七依夏屋蘧蘧
歌以誶止
爾雅誶告也釋文誶沈音粹郭音碎說文誶讓也从

言卒聲國語曰誶申音廣韻六至誶下引詩歌以誶
止　按誶訐義別誶多譌作訐訐詩歌
云本作訐音信說文引國語作誶今國語作訐訐詩
以誶止誶子不顧傳誶告也莫肯用誶箋誶告也正
用釋詁文而釋文誤作訐以音信為正賴王逸離騷
注及廣韻所引可正其誤耳廣韻引歌以誶止今本
止譌之列女傳作歌以訐止訐字雖誤止字尚未誤
心焉惕惕
說文或作愁　按屈賦九章云悼來者之愁愁
勞心慘兮

次句言今每食無餘次章承每食二字又將今昔比
較三每食字蜎蠉綜最見文章之妙載驅欲改豈
弟為圖與發夕罷句然而以韻求之非矣盧令二章
改騶為拳勇字亦非
蜎蜿掘閱
按古閱穴通宋玉風賦枳句來巢空穴來風枳句空
穴皆重疊字枳句即說文之穊稑木曲枝也鄭注明
堂位云棋之言枳棋也謂曲橈之也枳棋即穊稑陸
機云棋曲來巢也空穴即孔穴善注引莊子空閱來
風司馬彪云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掘閱當從說文作

堀閟言蜉蝣出穴也老子塞其兌閉其門兌即閱之省假借字也

三百赤芾

按說文市韠也天子朱市諸侯赤市篆文作蔽韠蔽也所以蔽前从韋畢聲鄭注禮記韠蔽皆言蔽也或借敝字爲之如論語致美乎黻冕是也或借芾字爲之如詩侯人斯干采叔皆作芾是也或借沛字爲之如易豐其沛一作芾鄭康成云蔽鄰是也或借茀字爲之爲之如李善引毛詩赤茀在股朱茀斯皇又三百赤芾釋文一作茀廣韻茀同芾是也或借紱字爲之如乾鑿度朱紱方來困於赤紱是也紱緩也李善引蒼頡篇蔽黑與青相次文也芾小也爾雅毛傳同芾道多草不可行也沛水也各有本義而方言蔽膝謂之祓說文祓蠻夷衣一曰蔽鄰方言蔽鄰江淮之閒謂之韓說文韓蔽鄰是祓字韓字又蔽鄰之異名

鳴鳩在桑

釋文本亦作尸　按方言尸鳩東齊海岱之閒謂之戴南南猶鴩也

冽彼下泉

傳冽寒也大東傳冽寒意也唐石經誤作洌詩本音

從之考易井洌字从水列聲清也詩洌彼下泉有洌沈泉字从穴列聲寒也東京賦元泉洌清薛注洌澄清貌善注引洌彼下泉誤

三之日栗烈

下泉正義七月云二之日栗冽字从冰是遇寒之意文選長笛賦正瀏溧以風冽注毛傳溧寒也今本誤漂賦懰悽愀愴注毛詩傳慄冽寒氣也古詩十九首注毛詩曰二之日栗冽毛萇曰栗冽寒氣也說文溧寒也玉篇溧冽寒皃冽寒气也廣韻十七薛冽寒也五質溧冽寒風　按五經文字穴部有溧字知七月作栗烈說文作颲颲考風部不引此詩云栗烈說文作颲颲考風部不引此詩　按凓汝溧冽皆疊韻字以說文爲正凓溧字在第十二部汝冽字在第十五部如氤氳壹鬱之類皆發栗烈皆音之譌小雅鼜沸檻泉司馬相如賦作潎沸一作潎渫古文詩字在十五部說文火部煏燈火皃上字十二部下字十五部正與凓汝沸同鼜从角聲當爲汝沸字之假借不爲凓凓字之假借且其字不古雅

當從說文所引作墠汲爲正
三之日于耜
說文枱耒耑也或作鉏籀文作鉏
八月萑葦
說文萑从艸雚聲五經文字萑从艸下崔今經典或
相承隸省省艸作萑　按萑从艸雚聲下从萑雀之
萑唐石經誤作蒹而後改正之今七月小弁蒹字皆
糢糊也
六月食鼈及蠬
上林賦隱夫蠬棣張揖曰蠬山李也閒居賦梅杏郁

棣善曰郁今之郁李郁與蠬音義同說文萑艸也詩
曰食鬱及萑　按掌禹錫等本草嘉祐蘇頌本草圖
經皆引食鬱及萑爲韓詩訓以爾雅萑山韭
采荼薪樗
傳樗惡木也玉篇誤作樗廣韻同爾雅栲山樗
說文椿山樗今說文誤作山樗
黍稷重穋
按說文種爲種稑種爲種植字林同見五經文字詩
作重穋周官經作種稑說文稑或作穋
上入執宮公
今本公作功誤也采蘩箋云公事也天保靈臺傳云
公事也此箋云治宮中之事正義云經當云執宮公
定本執宮功不爲公字按今襲唐定本之誤六月傳
云公功也今俗人用膚功亦非
零雨其濛
說文霖雨霽也从雨林象形詩曰霖雨其濛石鼓文

遘來自東霖雨奔流
果贏之實
說文菩蕠果蓏也
蠨蛸在戶
釋文蠨音蕭說文作蟰音夙爾雅蠨蛸長踦釋文蠨
詩作蟰說文蠨蛸長股者廣韻蠨蛸蟲一名長蛂出
崔豹古今注　按蠨正蠨譌風雨之瀟誤爲瀟可證
一切經音義引作蠨蛸在戶云上音蕭下音蕭此古
字古音也勝於釋文遠矣
町畽鹿場
說文引作疃　按古重童通用廣韻曉亦作曈亦作
暖王逸九思鹿踆兮躣躣亦作躕音吐管切即曈字
也說文躕踐處也集韻作蹲
烝在栗薪

箋云栗析也古者聲栗裂同也　按栗在十二部裂在十五部異部而相通近也韓詩作烝在蓼薪廣韻蓼同蓼蕭蓼莪之蓼傳云敦貌專專烝衆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毛意此二句於六詩爲比內而心苦外而事苦正如衆苦瓜之繫於栗薪合之韓詩亦無析薪之意鄭箋以瓜苦爲比析薪爲賦失毛意而非詩意矣軍士在師中至苦而不見其室者三年故光武之冊陰后亦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也

狼跋其胡

李善西征賦注文字集略曰狼狽獱狼跋也孔叢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　按孔叢子狼狽謂狼跋之詩也狽即跋字跋跟古通用說文跋踖也跟步行獵跋也無狽字狽即跟之譌因狼从犬而跟誤从犬猶榛榛狉狉俗因狉从犬而榛亦誤从犬作獉也蕩詩顛沛即踖跋之假借傳顛仆也沛旆也今拔今譌沛跋跟同在第十五部今沛跟讀去聲古與跋同入聲是以通用假借自去入岐分罕知顛沛即踖跋之通用字矣

小雅

周道倭遲

漢書地理志周道郁夷　按尚書宅嵎夷五帝本紀作居郁夷

翩翩者鵻

爾雅釋文隹如字劣或加鳥ヲ也　按釋文誤也說文無鵻字雜下文鵻祝鳩也从鳥隹聲祝鳩即爾雅鵻其鳩鴪之鳥亦名鶻鳩

鄂不韡韡

傳鄂猶鄂鄂然　按鄂字从丌罕聲今詩作从邑地名之鄂者誤也馬融長笛賦不占成節鄂李善注鄂直也從邑者乃地名非此所施又引字林鄂直言也謂節操蹇鄂而不怯懦也从丌罕聲之字與从邑罕聲迥別坊記注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郊特牲注幾謂漆飾沂鄂也與瑞注鄭司農云琢有圻鄂琢起軫人注鄭司農云環漘謂漆沂鄂如環也哀公問疏幾謂沂鄂也沂鄂字皆从丌不从邑張平子西京賦作圻鄂亦从丌圻柞鄂

皆取廉隅節制意今字書遺鄂字說文無萼字韡下引萼不韡韡鄂之誤也郭注山海經云一曰柎華下鄂漢晉時無萼字故景純亦作鄂

外禦其務

春秋內外傳引詩外禦其侮爾雅務侮也　按言務為侮字之假借

飲酒之飫

韓詩飲酒之醧廣韻十虞醧能者飲不能者止也　按說文醧私宴欲也正與毛傳飫私也合

烈伊人矣

坎坎鼓我

說文引詩鼛鼛舞我乃記憶之誤

俾爾單厚

傳單信也或曰單厚也　按釋詁亶信也是毛以單為亶之假借也又逢天僤怒傳僤厚也正義釋詁云亶厚也某氏曰詩云俾爾亶厚

禴祀烝嘗

說文作礿禮王制春曰礿鄭注引詩礿祀烝嘗

神之弔矣

說文遝至也

象弭魚服

說文箙弩矢箙也从竹服聲周禮仲秋獻矢箙　按周禮弓矢弧箕箙注周禮引槀弧箕箙

檀車幝幝

釋文幝幝韓詩作縿縿　按說文縿偏緩

鱒鮪

說文鮪魚名出樂浪潘國从魚沙省聲爾雅鮥鮪釋文本又作鮪

日多

按且此也箋云酒美而此魚又多也

一朝右之

傳右勸也與楚茨傳佑勸也同是以右爲佑也說文佑耦也或作侑報也

我是用急

鹽鐵論引詩我是用戒顧寧人云當從之戴先生曰戒謹作急義似劣於韻

戒備也治軍事爲備禦曰戒謹作急者後

亦不合　按謝靈運撰征賦宣王用棘於猃狁是六朝時詩本有作我是用棘者釋言愊福急也釋文愊本或作極今本作極誤又作亟匪棘其欲箋棘急也正義曰棘急釋言文彼棘作愊今本作戒誤音義同然則愊極亟棘革戒六字同音義皆急也此詩作棘作戒皆協今作急者後人用其義改其字耳

于三十里

三十唐石經作卅三十維物終三十里皆同　按二十幷爲廿讀如入三十幷爲卅讀如跋即反語之始也泰琅邪刻石文維廿六年梁父刻石文廿有六年之罘東觀皆云維廿九年會稽云卅有七年皆四字爲句唐石經詩三十作卅是三字爲句不可從也廣韻云廿今直以爲二十字卅今直以爲三十字蓋唐人仍讀爲二十三十不讀入讀跋耳

織文鳥章

毛無傳蓋讀與禹貢厥匪織文同鳥章皂莢匪織文皆織皂爲之鄭箋易爲徵識則當作識文今本皆作織文者誤識徵識也識幟古今字許君說文鄭君周官注皆作徵識後人別製幟字貞觀時僧元應一切經音義曰幟字舊音與知識之識同更無別音

白旆央央

出其東門正義曰傳言荼英荼者六月云白茹英英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公羊宣十二年注繼旄如燕尾曰茹疏曰繼旄曰茹孫氏云帛繢旄末亦長尋詩云帛茹英英是也　按從孫炎注作帛茹爲善此正義云以帛爲行茹又充旗之帛皆用絳言帛茹者謂絳帛猶通帛爲茹亦是絳也然則孔氏作正義時經文原作帛茹而出其東門疏引白茹英英明荼是白色周禮司常疏引白茹央央明茹不用絳由疏六月及公羊疏改定白茹爲帛茹其央央亦當改英英不出一人之手唐初本已或誤作白也今當據正義記玉鏘鳴也皆作鏘

又按釋名白茹縠旌也以帛繼旄末也其語自相乖違不質明堂位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周禮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即戎大白非帛茹也釋名既依明堂位云綏有虞氏之旌也綏夏后氏之旌也其下當云大白殷旌也大赤周旌也乃全又其下當云茹以帛繼旄末也乃與爾雅釋天毛詩傳相合今釋名乃缺誤之本

如軒如軒

按軒軒即軒輖既夕禮鄭注輖墊也作鏘考工記大車之轅鏘作軒說文石聲無鏘軒潘岳射雉賦如軒如翰賦如翰翰即軒軒賦如軒軒即軒翰賦如翰翰即翰

振旅闐闐
魏都賦振旅軥軥
蠢爾蠻荊
韋元成傳引荊蠻來威　按毛云荊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荊蠻傳寫誤倒之也晉語叔向曰楚爲荊蠻韋注荊州之蠻正用毛傳爲說又齊語萊莒徐夷吳越韋注徐夷徐州之夷也可證荊蠻文法又按吳都賦跨躡蠻荊李善注引詩蠢爾荊蠻然則唐初詩不誤左思倒字以與并精炯爲韻後漢李膺傳應奉疏曰絕前討荊蠻扵吉甫之功　毛刻不誤汪文盛注本誤倒作蠻荊

師古曰令荊土之蠻亦異威而來是本作荊蠻
嚾嚾焞焞
韋元成傳引詩嚾嚾推推　按廣韻雚雚車盛皃疑今本作搏狩乃淺人妄改初學記云獵亦曰狩狩獸也鄭箋言田獵搏獸也此經作薄狩之確證惠君尚
赤芾金舄
傳舄達屨也　按複下曰舄單下曰屨達者合字古通用是重者之義爾不於狼跋言之而於此言之者金舄謂金飾其下其上則赤也達屨蓋漢人語如此孔
沖遠不得其旨而強爲之說
決拾既伕
傳伕利也箋云伕謂手指相次比也　按說文亦曰

我車既攻
石鼓文我車既工
薄狩于敖
後漢安帝紀注引詩薄狩于敖俗刻今改爲搏而狩字不改毛刻作薄狩册府元龜王氏詩考引作薄狩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逕敖山詩所謂薄狩于敖者也作薄狩東京賦薄狩于敖作薄狩薛注引詩薄獸于敖薄字不誤獸字係妄改後見惠定宇九經古義引徐堅初學記作搏狩又引何休公羊注高誘淮南子注漢石門頌證狩即獸字故箋云田獵博獸也若經作搏獸箋不已贅乎玉裁始曉然於經文本作薄狩鄭訓狩爲搏獸釋文云搏獸音博舊音傅乃爲鄭箋作音義非釋經也初學記意主對偶故以薄狩大蒐爲儷獵上文三驅一面下文晉鼓虡旗皆是也

伙便利也引詩決拾既伙鄭注周官繕人引抉拾既
次是毛作伙鄭作次也
助我舉柴
說文挈積也詩曰助我舉挈槭頰肴也从手此聲胥
部鳥獸殘骨曰觭西京賦收禽舉肴薛注肴死禽獸
將腐之名
徒御不警
唐石經誤作不驚今本因之文選陸士衡挽歌詩夙
夜警徒御注引毛詩徒御不警今俗刻作不驚
儦儦俟俟
說文作伾伾俟俟韓詩作駓駓駿後漢書注引韓
詩作俟俟誤
鑾聲噦噦
說文引詩鑾聲鈌鈌　按采菽鸞聲噦噦泮水同庭
燎鸞聲噦噦
念彼不蹟
說文迹步處也从辵亦聲或作蹟籀文作速　按以
古韻諧聲求之束皙在第十六部亦在第五部速蹟
爲正字李陽冰云李丞相以束作亦迹字制於李斯
也
可以爲錯
按錯爲厝之假借字
靡所底止
說文广部底山居也下也从广氐聲广部厎柔石也
从厂氐聲或作砥　按物之下爲底故至而止之爲
底如尚書震澤底定孟子瞽瞍底豫詩靡所底止伊
於胡底皆是也若厎砥字同爲厎厲說文明析可據
而經書傳寫互譌韻書字書以砥注礪石也厎注致
也至也皆不察之過又或臆造說文所無之厎底字
如靡所底止詩本音從嚴氏詩緝作厎謬極爾雅底

止釋文云字宜從广或作底非此陸氏誤也鐫堂俊爾雅釋詁底待也底止也即說文广部字詩祈父靡所底止毛傳底至也小旻伊於胡底箋云底至也晉語四厎止於大將底韋注底止也玉篇廣韻皆云底止也下也是爾雅釋言厎發也即說文厂部字書禹貢震澤厎定孔傳曰致定夏本紀作震澤致定孟子離婁上瞽瞍厎豫趙注厎致也徐音義作厎之爾反玉篇廣韻皆云厎致也平也是凡加工致平曰厎故訓致訓平與厎厲爲一字與底止爲二字記此俟而質之
在彼空谷
按毛詩作空谷非直與韓詩異文直是譌字釋詁穹大也毛傳正用其語今誤爲空大也古無是訓孔沖遠遷就其說曰以谷中容人隱焉其空必大故云空大非訓空爲大蓋知空之不得訓大矣

君子攸芋
傳芋大也　按蓋訏之假借也周禮大司徒徵宮室
注云謂約束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賈疏宇居也
如鳥斯革
張揖廣雅兼采四家之詩釋器云翰翮翼也此用韓
詩韓作翰與毛作革異字而同音同訓毛時故有翰
字以假借之法訓之故曰翼也若訓革為翼理不可
通廣韻翰翅也古核切本韓詩也
載衣之裼
說文引作褐　按作裼字之假借也

乃安斯寢
乃生男子
載弄之璋
說文作𤣩人齋也今作哳通為𤣩輔之𤣩此傳哳厚
也采叔傳脆厚也是𤣩脆又通用也
不宜空我師
傳空窮也　按七月傳穹窮也說文用之此空我師
當作穹我師為是傳譌抑或假借未可定也毛詩空
谷韓詩作穹谷
四牡項領
傳項大也　按毛以項為洪之假借字
胡為虺蜴
說文易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在辟曰蝘蜓在艸曰
蜥易　按說文無蜴字方言守宮或謂之蜥易其在
句之異文蓋毛詩本作如炎或同韓詩作如炎不知
何人始加心作惔惔憂也豈憂心如憂乎又於說文
惔下妄加詩曰憂心如惔六字而毛詩之真沒矣此
傳曰炎燔也孫葉傳曰加火曰燔說文燔爇也小
爇也爇加火也與毛傳合而今詩譌炎改惔雲漢如
炎如焚傳炎燎也而今本亦譌惔矣
憯莫懲嗟
當作朁

澤中者謂之易蜴脈蜴郭注蜥皆音析蓋蜴即蜥之
或體易蜴即蜥易之倒文猶螽斯亦曰斯螽也說文
虵下引詩胡爲虵蜥今詩作胡爲虵蜴蜴當讀析虵
蜴即虵蜥也俗用蜥蜴成文爲重複古人言蜥易釋
文爲里居也作如字讀可證王肅注雲漢云癘病
蓋痛取十月之交傳義改煙以異鄭箋改作里併改
注今本作慘誤

萩萩方穀

按毗毗彼有屋富者也而方受祿於朝民今之無祿
者獨者也而又君天之在位椓之故曰哿矣富人哀
此煢獨毗毗二句非以屋穀爲儷也又蔡邕傳速速
方穀天天是加罃作罹天作夭皆是譌字錢唐張宧
鶴云親見蜀石經作夭夭是蜀本誤耳

白月告凶

劉向引詩曰月鞠凶　按古告鞫二字同部同音故
假借鞫爲告采芑傳鞫告也言鞫爲告之假借也

黽勉從事

劉向引詩蜜勿從事　按蜜勿爾雅作羅沒古勿字
亦讀如沒蜜羅同字今作密勿非也

悠悠我里

按傳里病也箋里居也釋文所引極明依爾雅瘉病
也郭云見詩則毛詩本作瘉後因鄭箋改作里併改
傳病字爲居字又爾雅悝憂也郭注引悠悠我悝是
一人所見本復不同耳鄘堂按十月之交悠悠我里
漢云如何里箋云里憂也爲悝字之假借三家詩當
有作瘉悝者毛詩作瘉則皆後人所改鄭箋斗月之
交云里居也作如字讀可證王肅注雲漢云瘉病也
蓋痛取十月之交傳義改煙以異鄭箋改作里併改
引作悠悠我悝誤也

淪胥以鋪

按毛傳淪率也與韓義同而字異鄭箋鋪徧也韓作

痛病也則義字皆異淪熏之爲率者於音求之

聽言則荅

新序漢書皆作聽言則對　按對在十五部荅在七
部古借荅爲對異部假借也論語多作對孟子多作
荅詩書以荅爲對皆屬漢後所改如聽言則荅新序
漢書作對尚書奉荅天命伏生大傳作對可徵也

民雖靡膴

按鄭箋膴法也蓋以爲模字假借

不敢馮河

說文溯無舟渡河也从水朋聲馮馬行疾也从馬仌

聲　按馮河當作淜河字之假借也說文氵下引易
用馮河
翰飛戾天
韓詩翰飛厲天　按厲天猶俗云摩天
弁彼鸒斯
杜欽傳小卞之作　按古無卞字弁之隸變也凡弁
聲反聲之字多省从卞
歸飛提提
說文扶翼也或作翍　按魏都賦翍翍精衛即提提
也善曰翍翍飛貌
哆兮侈兮
爾雅詻離也郭注詻兒詩邶疏云即侈兮之異文

按當爲哆兮之異文古哆詻同音也
緝緝翩翩
說文引詩咠咠幡幡　按咠咠即緝緝之異文幡幡
二字當云翩翩而誤舉下章之幡幡猶引生民或舂
或揄而誤云或簸或揄也
驕人好好
按爾雅旭旭蹻蹻也蹻蹻釋枚之小子蹻蹻也旭
旭詩無其文郭音呼老反是爲毛詩好好之異文無
疑匏有苦葉釋文引說文旭讀若好今說文作讀若
勗蓋後人臆改

作而作詩
釋文作爲此詩一本云作爲作詩　按爲字誤當是一本云作而作詩也正義曰當云作而按舊無此而字賦詩定本云作爲此詩據此則孔氏原是作而作詩也正義又曰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也按經文作而作詩起也釋第一作字爲也釋二作字故下云孟子起而爲此詩定本既改云作爲此詩而猶存此箋可考正義依古本作而作詩乃删作爲也三字誤矣此句一譌作爲作詩再改作爲此詩　一句内字同義異爲注以別之如昔育恐育鞠

箋云昔育之育稚也育鞠之育則從毛傳長也之訓此箋與前正相類又如于以采蘩子沼于沚傳蘩皤萬也于於也分別于沼之于不同于以之于訓往

栩我畜我
戴先生云畜當爲慉說文慉起也此箋畜起也明是

易畜爲慉
杼軸其空
釋文柚本又作軸　按機軸似車軸故同名柚是橘柚字因杼字从本而改軸亦从木非也鐵查按太元揆云榊木爲杼榊木爲杼既从木太平御覽四百八十四又八百二十五俱引詩栩軸其空是唐以前本皆从車

有洌沈泉
爾雅沈泉穴出穴出仄出也說文屑仄出泉也从厂从水屑枯土爲晷聲　按爾雅以仄出泉爲沈說文以水屑枯土爲沈爾雅以水醮爲屑說文以仄出泉爲屑是沈屑二字爾雅與說文互易其訓也

薪是穫薪
箋云樓落木名釋文依鄭則宜作木傍　按樓木名同椁見說文

不可以服箱
李善思元賦注引詩晛彼牽牛不可以服箱與下文不可以簸揚不可以挹酒漿句法一例箋云以用也不可用於牝服之箱爲下文二不可以舉例也各本

西有長庚
傳庚續也　按書益稷正義詩曰西有長庚毛傳以庚爲續庚同音而說文云庚古文續以爲即續字未詳

六月徂暑
傳徂往也箋云徂始也　按鄭蓋易爲徂字爾雅徂

始也今文尚書曰黎民祖飢
百卉具痱
按李善注謝靈運戲馬臺詩則毛詩本作痱韓詩作
腓爲假借字今本毛詩誤從韓作腓非也
廢爲殘賊
按傳廢大也本釋詁文郭注爾雅引廢爲殘賊正用
毛義箋云言大於惡申毛而非易毛也釋文作忕也
云一本作大也此是王肅義未之深察矣鐊堂按毛傳廢忕也
箋云言忕於惡郭注爾雅訓爲大用王肅義
也陸氏之言最爲有據廢忕亦同在十五部
眡鵻畫篤

說文鵻雕也从鳥敦聲詩曰匪鵻匪鴇　按今詩鶉
爲鶖之譌鴇爲鴈之譌說文無鶖字鴈即鶖也集韻
以鴈爲古鶖字譌爲鴈又譌入二仙其誤已久如曹
子建名都篇已讀如今音
祇自疧兮
按釋詁疧病也說文疧病也从疒氏聲毛詩三用此
字爲韻白華與卑韻傳疧病也此皆十六部本音借祇字爲之於
知斯韻傳祇病也此皆十六部本音借祇字爲之於
六書爲假借無將大車傳亦云疧病也而與十二部
之塵韻讀若真此古合韻之例宋劉彝妄謂當作疧

音民考爾雅說文五經文字玉篇廣韻皆無疧字集
韻始有非古元戴侗謂即瘖字之省不知瘖从疒昏
聲昏聲在十三部民聲在十二部桑柔瘖與愍辰韻
不得與塵韻也說文云昏从日从氐省氐者下也一
曰民聲按昏从氐省爲會意字非民聲瘖字昏聲不
得省爲疧也唐人避廟諱啓作昦啓作昦眠蟲作蜫顧
炎武以唐石經祇自疧兮爲諱民滅書作氏之字由
不知古合韻之例而附會劉彝臆說以求得其韻也
張衡賦思百憂以自疚疚與疧音近禮記畛於鬼神
鄭注畛或爲祇也又說文觭一作觶又古氐氏讀如

權粊於此可求合韻之理釋文疧兮都禮反是陸氏
誤疧
日月方奧
爾雅燠煖也說文無燠字鐊堂按古燠字多作奧書
堯典厥民燠洪範時燠若
皆有作奧者
以雅以南
後漢陳禪傳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
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鼓任朱離　按鼓任朱離自見
毛詩傳陳禪合經以證四夷之樂而不知南任一也
竟懷謂鼓任朱離蓋見齊魯詩誤

楚楚者茨
按古所云采薺疑即楚茨采楚異部而音近也
我黍與與
釋文音餘　按張平子南都賦其原野則有桑黍麻苧菽麥稷黍百穀蕃廡翼翼與與然則漢人讀上聲也
我庾維億
說文億安也从人意聲意滿也一曰十萬曰意从心
音聲洪适隸釋載泰山都尉孔宙碑樊毅修華嶽碑
司隸校尉魯峻碑並書億作意巴郡太守張納碑書

億作意小黃門譙敏碑書億作僪　按當从說文以
意爲億兆正字
獻酬交錯
傳東西爲交邪行爲錯　按說文作迭道經典中用
錯字多屬假借獻酬交錯應作迭遒可以攻錯應作
攻厝錯綜其數應作縒綜舉直錯枉應作舉措考說
文迭遒也厝厲石也縒參縒也廣韻縒倉各切縒
綜亂也措置也錯金涂也何以報之金錯刀乃錯字
萬壽攸酢
本義
我孔熯矣
按毛傳熯敬也本釋詁但熯字本義是乾貌非敬說
文戁敬也則此熯字是戁字之假借音而善反長發
傳戁恐也各隨其立詞釋之敬者必恐懼
如幾如式
薄送我畿正義曰畿者期限之名周禮九畿及王畿
千里皆期限之義故楚茨傳曰畿期也　按此當作

如畿如式
既匡既勑
廣韻敕誡也勑同今相承作勑勑本音賚　按說文
敕誡也勑勞也
鍾鼓送尸
今本多作鼓鍾考鼓鍾將將鼓鍾伐鼛傳云鼓其淫
樂正義云鼓擊其鍾白華鼓鍾于宮正義亦云鼓擊
其鍾此篇上文曰鍾鼓既戒此不應變文宋書禮志
四兩引皆曰鍾鼓送尸正義云鳴鍾鼓以送尸是唐
初不作鼓鍾今本承開成石經之誤

神保聿歸
宋書樂志一引神保適歸又引注歸於天地也今鄭箋無地字
既沽既足
按疑當作既沽既湜說文沽沽益也泥濡也鄭司農注考工記曰腥讀如沽渥之渥漢甘仝碑卿明治惠沽渥
黍稷彧彧
說文穠有文章也从有㚔聲㚔水流也从川或聲按毛詩假彧為彧彧省聲為彧廣韻稷穊黍稷盛貌
從以騂牡
說文無騂
芯芯芽芽
以楚茨推之此句韓詩當作馥馥芽芽
俾彼甫田
爾雅蓳大也說文蓳艸大也俗本誤作艸木倒从艸到聲
按韓詩蓳彼甫田詩釋文及爾雅疏引之俗本爾雅蓳誤蓳說文又譌作藪
或耘或耔
說文耘或从芸作耨又耔作芓
以我齊明
說文齊黍稷在器以祀者五經文字齊或作粢同禮記及諸經皆借齊字為之　按此釋文云本又作齎是正字
以我覃耜
東京賦作剡耜說文剡銳利也亦是假借覃為剡
俶載南畝
箋云載讀為菑栗之菑　按管子春有以剝耕夏有以剝耘剝菑同也
不稂不莠
說文禾粟之莠采誤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董誤莁或作稂
去其螟螣
按螣本螣蛇字在六部借為一部螟蝗之蝗此異部假借猶登來之為得來也五經文字作蝗今說文作蝗誤
秉畀炎火
釋文秉韓詩作卜　按卜畀猶俗言付與也爾雅卜予也
有淪淒淒興雲祁祁
按詩人體物之工於此二句可見凡夏雨時行始暴

而後徐其始陰氣乍合黑雲如驟淒風怒生衝波掃
葉所謂有渰淒淒也繼焉暴風稍定白雲漫汗瑣布
宇宙雨脚如繩所謂興雲祁祁雨我公田也有渰淒
淒言雲而風在其中興雲祁祁言雲而雨在其中雨
字分上去聲後儒俗說古無是也上句言興雨下又
言雨我公田則無味矣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興雲祁
祁雨我公田也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則無
味矣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興雲祁
祁雨我公田其句法字法正同雨我之雨必讀去聲
則露彼之露又將讀何聲耶於此知善善惡惡之類
皆俗儒分別而戾於古矣

伊寡婦之利

殽核維旅

班固典引肴覈仁義蔡注肴覈食也肉曰肴骨曰覈
詩云肴覈惟旅蜀都賦肴槈四陳

匪由勿語

按鄭箋訓匪字本作勿後人妄改勿由爲匪由與上
依鄭氏箋例求之此伊亦當作繫

君子樂胥

箋云胥有才知之名 按周官胥十有二人注胥讀
爲諝謂其有才知爲什長此箋亦讀爲諝說文諝知
也易歸妹以須之須寧亦讀爲諝

實維伊何

此三章實字皆當爲寔箋云寔猶是也正讀實爲寔
也小星箋寔是也韓奕則先易其字云實當爲寔而
後云寔是也

樂酒今夕

大招以娛昔只王逸注昔夜也詩云樂酒今昔言可
以終夜自娛樂也 按春秋夜恒星不見穀梁夜作
昔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昔者夕之假借字夕暮也
从月半見夜與夕異時夜中星隕如雨之夜穀梁亦
作夜不作昔王逸云昔夜也未爲明審

殽核維旅

班固典引肴覈仁義蔡注肴覈食也肉曰肴骨曰覈
詩云肴覈惟旅蜀都賦肴槈四陳

匪由勿語

按鄭箋訓匪字本作勿後人妄改勿由爲匪由與上
匪言勿言成偶句耳箋云勿猶無也此總釋勿從謂
勿言勿由勿語四勿字又云俾使由從也武公見時
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怨讎故爲設禁醉者有過
惡女無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顛仆至於怠慢
也其所陳說非所當說無爲人說之也亦無從而行
之也亦無以語人也皆爲其開之將恚怒也匪由之
本爲勿由顯然下由醉之言箋云女從行醉者之言
使女出無角之羖羊尤可證兩由字無二義相承反
覆戒之古文奇奧非可妄改所當更正也

瓶沸檻泉

按司馬相如上林賦作潍沸史記作潍洋說文當有
澤字今佚
驒騱角弓
說文解下引詩解解角弓釋文說文作弭　按蓋唐
時說文弭下引弭弭角弓今本佚也
民胥傚矣
左傳民胥效矣　按說文無傚
見晛曰消
按說文瞥姓無雲也晛日見也劉向引詩雨雪瀌瀌
見晛聿消師古曰見無雲也晛日氣也言雨雪之盛

瀌瀌然至於無雲日氣始出而雨雪皆消釋矣見字
不得訓爲無雲依顏注則劉向引詩見字作瞥正同
韓詩師古時不誤後人妄改作見耳韓詩瞲晛日出
也與說文晛日見也正同釋文引作瞲見誤詩考作
晛
上帝甚蹈
箋云蹈讀曰悼　按檜傳悼動也此傳蹈動也則是
一字箋申傳而非易傳也
無自瘵焉
按箋云瘵接也以爲際字假借

英英白雲
韓詩作泱泱潘岳射雉賦天泱泱而垂雲徐爰注泱
音英善曰毛詩英英白雲泱與英古字通
鼓鍾于宮
箋云鳴鼓鍾謂鼓與鍾二物也靈臺於論鼓鍾鄭云
鼓與鍾也此詩正同孔云鼓擊其鍾誤
有豕白蹢
爾雅豕四蹢皆白豵蹢蹄也猶馬四蹢皆白首也或
作四狶皆白豵誤張參攷狶字入五經文字不精也
何人不矜
按鴻雁傳矜憐也菀柳傳矜危也此蓋言夫人而危
困可憐不必讀爲鰥詩敝笱鰥與雲韻在十三部菀
柳矜與天臻韻何草不黃與元民韻桑柔與旬民填
天韻在十二部漢人十二十三部合用多借矜爲鰥
寡字而書凌典康誥無逸甫刑詩鴻雁孟子明堂章
皆作鰥不假借矜字惟烝民作不侮矜寡則漢後所
改而左傳昭元年引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固作鰥何
人不矜當從本字讀

大雅

瞻彼文王

或因說文無墊字欲盡改易詩禮記爾雅釐釐爲娖娖者誤

摯仲氏任

傳摯國任姓之中女也又大任中任也　按毛經傳皆作中古中仲通用如中興爲仲興是也今經作仲譌

會朝淸明

天問會鼂爭盟何踐吾期一作會晁請盟

自土沮漆

文選于令升晉紀總論帥西水滸至于岐下李善注今本詩箋依經倒側也

毛詩大雅文鄭元曰循西水涯漆沮側也

謂亶父避狄循漆沮之水而至岐下　繡堂校孔氏正義本作自土漆

沮今疏中雖爲後人所改然尚有改之未盡者如釋經云於漆沮之旁釋傳云禹貢雍州漆沮既從是漆沮俱爲水也又漆沮爲一釋箋云豳有漆沮之水又是周地亦有漆沮也釋下本西水滸箋云上言漆沮此言循滸明是循此漆沮之側也又釋下周原膴膴傳云周原在漆沮之間以時驗而知之據此可知正義本作自土漆沮今釋文作沮漆恐非陸氏之舊

來朝走馬

玉篇趣字注詩曰來朝趣馬言早且疾也　按鄭箋言避惡早且疾也早釋來朝疾釋趣字說文趣疾也趣趣也箋云右之諸臣皆促疾於事彼箋以趣爲疾與此正同可驗走馬之本作趣馬程大昌古本也繡堂校機樸左右趣之傳

顧炎武以爲單騎之始誤趣音走亦音促

周原膴膴

廣雅釋言腜腜肥也據韓詩爲訓也

堇荼如飴

說文堇艸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从艸堇聲今詩譌作堇

迺慰迺止

唐石經並作迺明馬應龍本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二作乃餘作迺　按說文迺乃異字異義俗云古今字

抹之陾陾

顧寧人曰說文引作抹之仍仍　按廣雅釋訓仍仍登登馮馮衆也即釋此詩然則陾有作仍者今說文同詩未詳顧氏所本

削屢馮馮

按屢古作婁婁空也削婁謂削治牆空皴坳突處使

平長門賦離樓枯而相掌稾靈光殿賦崇峯離樓說文屢屋麗廔也閭牖麗廔閭明也離樓麗廔皆竅穴通之貌

皐門有伉

說文阮閭也閭門高也五經文字阮門高廣韻四十二岩阮門也　按毛詩之伉古本作阮屈賦吾與君分齊遼道帝之兮九阮九阮謂廣開天門有九重也

維其喙矣

方言喙極也郭注巨畏反今江東呼極爲瘃俗聲之轉也廣韻瘃困極也詩云昆夷瘃矣本亦作喙方言郭注極也郭注今江東呼極爲殟音喙外傳曰余病殟矣爾雅雅哅息也說文哅息也詩曰犬夷哅矣　按國語郤獻子曰余病喙韋昭注短氣貌哅兮者喙兮之異文

追琢其章

周禮追師注引詩追琢其璋疏曰璋是玉爲之則追與琢皆是玉石之名也　按毛鄭是章字

求民之莫

當作嗼

其灌其栵

左傳韓詩王肅作維此文王　按左傳釋比于文王曰經緯天地曰文毛傳本之謂比于古者經緯天地文德之王也如成王不敢康非成王康王箋云必比于文王者德以聖人爲匹是鄭箋雖作維此王季而比于文王亦非以父同子言之不順也惟樂記注云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而不引經緯天地曰文則爲實指周文王所見詩亦是維此文王然禮注言文王詩箋言王季說自不同

無然畔援

玉篇詩云無然伴換伴換猶跋扈也漢書項氏叛換

韋昭曰叛換跋扈也魏都賦雲徹叛換
誕先登于岸
箋云岸訟也　按鄭意作犴
同爾兄弟
顧寧人曰伏湛傳引同爾弟兄入韻　按王逸九辨
注內念君父及弟兄也與上文長王煌黨並湯韻今
誨爲兄弟則非韻矣
與爾臨衝
韓詩與爾隆衝　按隆衝言限陣之車隆然高大也
毛傳以臨衝爲二非說文轒陷陣車也从車重聲

執訊連連
釋文又作諓　按作諓者誤爾雅訊言也說文訊問
也無羊傳訊問也出車傳訊辭也采芑箋執其可言
問所獲敵人之衆此箋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以言
辭問訓訊字與諓字告義別
白鳥翯翯
說文確鳥之白也　按景福殿賦雘雘白鳥
於論鼓鍾
漢以前論字皆讀爲倫中庸經論天下之大經易君
子以經論
鼓逢逢
釋文逢逢亦作韸韸　按淮南時則訓注引詩鼛
鼓洋洋洋即詩誨呂氏春秋有始覽注引詩鼛鼓韸韸韸衆
經音義引郭璞山海經注詩云鼛鼓韸韸是也今山
注缺廣雅釋詁聲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
傳許進繩戒　按續漢祭祀志注引謝沈書云東平
王蒼上言大雅云昭茲來御愼其祖武六月傳亦云
御進也據東平引作來御此傳訓爲進疑作許是聲
之誤惠定宇說同後見廣雅許進也本此傳則毛詩

本作許作御者蓋三家東平王作愼異字同義此爲
鞫注
適求厥寧
說文引作畎漢書敘傳幽通賦畎中�litt爲庶幾今文
選作聿
築城伊淢
按韓詩作洫則字義聲皆合矣史河渠書溝洫字亦
作淢
適追來孝
禮記引作聿　按古畎聿適字通用

履帝武敏
爾雅履帝武敏於敏字斷句王逸離騷注履帝武敏
歆於歆字斷句　按毛傳敏疾也於敏字斷句爾雅
鄭箋敏拇也於歆字斷句古敏拇歆字同音皆在今
之止韻故爾雅舍人本作履帝武歆亦假借字也
先生如達
按鄭箋易字爲牽似太媟矣本后稷之詩不宜若是
傳云達生也以車攻傳達屬之義求之蓋是達達生
也達沓字古通用姜原首生后稷便如再生三生之
易故足其義云先生姜原之子先生者也如樵彼桑

新印烘于煁傳云印我也烘燎也煁炷竈也乃後足
其義云桑薪宜以養人者也若依次訓釋則桑薪當
在印上先生當在達上
實種實褎
傳種雍腫也　按當作雝種漢書所謂一畝三畎苗
生三葉以上隤壅土以附苗根比盛暑壅盡而根深
能風與旱也正義引莊子雝腫而不中繩墨擬不於

云其種穆芑黑黍皆禾類也芑黑黍今字作禾旁
維糜維芑
按糜字說文所無於六書無當宜從爾雅說文作䜭
以歸肇祀
按箋云肇郊之神位也是以肇爲兆之假借也或少
當作兆三字禮記引下文作后稷兆祀周官經兆五
帝於四郊說文作垗肇从戈扆聲今本作肇非也考
書肇十有二州肇基王迹及此以歸肇祀后稷肇祀
釋文皆作肇玉篇支部肇俗肇字五經文字戈部肇
作肇訛唐石經此詩二肇皆从戈廣韻有肇無肇今

本說文支部有肇字唐後人妄增入無疑凡古書肇
字皆當改作肇
或舂或揄
說文舀抒臼也从爪臼詩曰或簸或舀或作㪷或作
抗　按周禮舂人注儀禮有司徹注皆引詩或舂或
抗其字从手宂聲宂散之宂今在第九部古在第三
部說文當云或舂或舀而云或簸或舀者記憶之誤
也今詩作揄者聲之誤也鄭氏注三禮所引蓋韓詩
而說文序云詩毛氏則毛詩故作舀也

說文釋漬米也从米睘聲　按亦曰浙米亦曰汏米
唐石經誤作釋諸本承之
敦彼行葦
李善長笛賦注引鄭箋團聚貌
醢醓以薦
說文作盥醓从血肰聲
嘉殽脾臄
說文谷口上阿也从口上谷象其理或作喣或作臄
敦弓既堅
說文彫畫弓也从弓辜聲　按敦讀如追不讀彫猶

追琢其章不讀彫琢驚釋爲雕不讀雕字此異部轉
注之理也
酌以大斗
釋文斗亦作枓說文鑿酒器也或作斟
高朗令終
說文作朖
鳧鷖在涇
按此篇涇沙渚潨壑一例不應涇獨爲水名鄭箋涇
水中也今本誤作水名也故下云水鳥而居水中是直接水
水名以居水中爲常今出在水爲承上章在涇爲言
爾雅直波爲徑郭注言徑便釋名水直波曰涇涇徑
也言如道徑也莊子秋水篇涇流之大兩涯渚涘之
閒不辨牛馬司馬彪云涇通也義皆與此詩合涇徑
字同謂大水中流徑直孤往之波故箋云涇水中也
因下章沙爲水旁故云水中以別之四章因三章渚
爲水中高地故云滦水外高地以別之蓋以滦爲崇
字之假借也
假樂君子
傳假嘉也　按維天之命傳釐傳同假皆嘉之假借

字也
且君且王
釋文一本作宜君宜王　按趙壹窮鳥賦且公且侯
子子孫孫正用假樂詩意作宜爲俗本也
民之攸塈
正義釋詁云咽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咽舊作塈郭
璞曰今東齊呼息爲咽則塈與咽古今字　按塈者
字之假借非古今字
而無永嘆
按傳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侮也謂皇矣末章四方

以無侮也孔沖遠謂作無悔云即其德靡悔非是且
其德靡悔毛詩言王季非言文王
何以舟之
按舟之言昭也以玉瑤昭其有美德以鞞琫昭其德
之有度數以容刀昭其有武事
取厲取鍛
釋文說文云礪厲石字林大喚反　按今本說文誤
作礪乎加反毛傳礪鍛石也鄭申之云鍛石所以爲
鍛質也經當作礪傳當作鍛石今本經譌鍛傳中脫
礪字毛云礪是鍛石說文云礪是厲石其說不同而

毛爲是
止旅迺密
傳密安也　按說文宓安也宓是正字密是假借字
密山如堂者也宓从宀必聲今俗讀宓子賤之宓如
伏者聲韻轉移正如苾芬孝祀韓詩作馥芬也宓子
賤之後爲漢伏生
芮鞫之即
周官經其川涇汭鄭注引詩汭堨之即漢書地理志
右扶風汧縣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鞫雍州川也
師古曰詩芮鞫之即韓詩作芮鞠　按詩箋芮之言

雝雝喈喈
陶雅嘷啼卉喈民協服也釋文嘷本或作雍又作廱
按說文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雝雝鴻也廱天子饗飲辟廱也雝隸變為雍借為雍和雍塞辟雍而辟廱本字亦借為雍又別製噰噰雝雝等字漢蔡邕字伯喈是漢人作邕邕喈喈也
辟不畏明
說文辟法也从口从辛節詩曰辟不畏明　按詩辟莫懲嗟胡辟莫懲辟不知其故皆宜作替同音假借也
說文辟痛也義別
以謹憯惙
說文作慬憯今本說文釋文皆有脫誤
無然泌泌
五經文字緂本文從世緣廟諱偏旁今經典並准式例變據此則緂本作泄泌本作泌釋說文無泌泌緂皤字唐石經泌泌其羽桑者泌泌無然泌泌不可從也
民之方殿屎
釋文殿說文作唸屎說文作咿爾雅殿屎呻也釋文說文作唸引詩五經文字說文作咿　按今說文引詩民之方唸吁玉篇廣韻亦作唸吁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按傳辟法也之上不言辟辟也蓋漢時上作辟下作辟故箋云民之行多為邪僻乃汝君臣之過無自謂所建為法也各書徵引皆上辟下辟釋文亦云多辟匹亦反邪也立辟婢亦反法也自唐石經二字皆作辟而朱子併下字釋為邪矣
及爾出王
傳王往　按以王為往之假借也
侯作侯祝
按毛傳作祝詛也四字一句言侯作侯祝者謂作祝詛之事也詛是祝之類故兼云詛經文三字不成句故作字之下益侯字以成之詩中如此句法甚多如迺慰迺止箋云乃安隱其居迺宣迺畝箋云時耕曰宣乃時耕其田畝爰始爰謀箋云於是始與幽人之從已者謀陸孔以毛傳作字為逗祝詛也為句大誤
女炰烋于中國
按炰烋之言咆虓也山海經曰鉤吾之山有獸焉名曰狍鴞是食人郭注為物貪惏象在夏鼎左傳所謂饕餮是也

內奧于中國
說文作燚从三大三曰今詩作㶚者蓺省也或从三
四从大川非矣張衡云代無功者食天祿且改
正義引張衡賦巨靈奧扈以流河曲
無言不讎
按當作左氏傳燮必讎焉之讎
尚不愧于屋漏
箋云屋小帳也按此當作幄說文無幄字
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按左氏襄三十年傳引詩淑慎爾止無載爾偽杜預

以為逸詩然則非此詩之異文也
胥虹小子
傳虹潰也按召旻孟賊內訌傳同
來心無競
箋補競其亮切開元五經文字讀傳去聲詩秉心無
作涼此章作諒以上章鄭易涼為諒而此章毛本作
涼曰不可
諒非關鄭易也唐石經上作涼此作諒蓋從孔本然
由文義求之恐未得毛意
耗敗下土
說文有秏無耗玉篇秏減也敗也引此詩廣韻秏俗
作耗按急就篇說文殫敗也引詩書蠢倫攸

聲與厥數字別

寧丁我躬

戴先生云寧之言乃也

如惔如焚

章帝紀今時復旱如炎如焚　按韓詩作炎爲善說文炎燎也傳云惔燎之也

益毛亦作炎也上文赫赫炎炎本或作惔是其明證

寧俾我遯

釋文本亦作遂　按周易遯鄭作遯

則不我虞

按虞娛同字之假借也詩序云以禮自虞樂　鏞堂按箋云虞度也夫會不度知我心箋義爲長抑用戒不虞毛傳不虞非度也閟宮無貳無虞度字作虞出其東門聊可與娛毛傳娛樂也綠衣不諰不敖毛傳兩夫諰也正義本作不娛云人自娛樂必諰諰爲聲是毛詩娛樂字作娛二字不相假借

行嗟其星

說文誠聲也詩曰有誠其聲　按如史所云赤氣亘天作隱有聲之類也今作有嘒其星殆非

往近王舅

唐韻正曰會言近止往近王舅皆附近之近而非近也　按釋文於近字每云附近之近者皆以別諸上

作近望是也詩文與脂微近與之哈相去甚遠不相假借此詩如本近字則毛訓爲已鄭讀如記如何可通故近爲近之譌其說不可易也

夙夜匪解

懈之假借

愛莫助之

按爾雅蘙隱也從毛傳當作蘙

鉤膺鏤鍚

說文引作鞗　按隸省作鍚

鞗革淺幭

曲禮素簚注簚覆笭也釋文簚本又作幭疏引既夕禮乘惡車白狗幦玉藻君羔幦虎犆注幦覆笭也疏詩大雅鞹鞃淺幭毛傳云幭覆式幭即幦也又周禮巾車作複但古字耳三者同也少儀拖諸幦注幦覆笭也既夕禮疏淺幭豻注幦車覆笭　按說文幦騬布也淺幭然複豻注複覆笭周官經巾車犬複鹿年以幦爲席何休注幦車覆笭也春秋公羊傳昭二十五从巾辟聲周禮曰駹車犬幦韓奕當同儀禮禮記作幭皆假借字簚又幭之變幦車笭字以幦爲正幭複皆

鞶革金厄

按說文無鞶有鎜云鐵也一曰轡首銅也从金攸聲石鼓詩四車既安之下有鎜勒字集山周鼎有攸勒字傳古圖周宰辟父敦銘三皆有攸革字薛尚功鐘鼎款識周伯姬鼎有攸勒字寘蓋有鎜勒字疑毛詩鞶革皆鎜勒之譌鎜勒猶唐宋人所云金勒古鐘鼎鎜省作攸後人不知爲鎜之省輒製攸下从革之字

箋於采芑云鞗革轡首垂也於韓奕云鞗革謂轡也於載見云鞗革轡首也絕無定說而采芑尤誤轡可言垂轡首不可言垂矣於載見云鞗金飾貌合於以鎜金飾之言　說文橋大車枑也考工記作輿人作輹西京賦商旅聯翩交往傳發偏寫敎輗轅前也軏轅下曲者左傳襄十四年射兩軏而還服注車轅兩邊又馬頸者杜注車轅卷者昭二十六年射之中楯瓦繇胸汰輈軏入者三寸杜注入楯瓦也胸車輗胸即軏之假借小爾雅衡枑也枑上者謂之烏啄下者枑上也枑釋名馬曰烏啄下向又馬轡似烏開口向下啄物時也載先生釋車軏謂之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甚誤載兒鼈勒有鵠俜有

衡衡下烏喙謂之軥大車謂之軨謂之鬲按此詩作
厄者軥之假借傳厄烏喙也烏喙即小爾雅釋名之
烏啄也古啄喙通用如爾雅生蜀
雅作蠋是陸尚未誤為蝟也鞞以為鞮鞻以為髀鎞
以飾勒金以飾軥本四事也徐廣曰棻輿車文虎伏
軾龍首衡軥續漢輿服志作衡軛索隱曰謂金飾衡軛為龍按
文虎伏軾即經之鞻髀金飾衡軛即經之金軛鄭箋
不用毛說以厄為揑之假借云鞎革轡也以金為小
環往往纏揑其轡合鞎革金厄為一事正義乃以噣

譌蠋矣云厄烏蠋爾雅釋蟲文厄大蟲如指似蠶全
厄者以金接轡之端如厄蟲然其說致為無理爾雅
蚅螝蠋字皆从虫與毛傳厄烏噣矣翅風馬牛不相
及陸孔之牽合誤甚或曰上文曰錯衡矣又曰金軜
不為複與曰衡謂橫木軜謂下向乂馬頸之軛史記
索隱引崔浩云衡車軛上橫木也是衡為一物軛即
軛為一物也屈原賦載氏注云軜衡下兩軛也衡亦
通謂之軜又士喪禮楔貌如軜上兩末疏云如馬鞅
軜馬頷鄭注云今文軜作厄此可見軜為正字厄為
假借不識箋何以不知厄即軜也

出宿于居
說文鄜左馮翊郃陽亭　按亭左馮
亭也一本作鄜陽亭誤困學紀聞所引同誤
烈鱉鮮魚
說文鮮魚名鱻新魚精也　按周官鱻鱐
其狀維何
說文鱻鼎實惟葦及蒲或作鰊从食東聲
韓侯顧之
傳顧之曲顧道義也惠定宇曰列女傳齊孝公迎華
氏之長女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授之綏自御

輪三曲顧姬與遂納於宮淮南子氾論訓蒼梧繞娶
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也高誘注蒼
梧繞乃孔子時人以妻美好推與其兄於兄則愛矣
而違親迎曲顧之義故曰不可行也　按白虎通亦
曰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
縣縣翼翼
按常武敬愼之縣縣韓詩皆作民民小旻縣之臞韓
詩作臞知四家詩字各有義例
懿厥哲婦
按此借懿為噫與十月之交借抑為噫同也抑懿同

在十二部入聲大雅抑外傳作懿

舍爾介狄

傳狄遠也　按以爲逖之假借

不弔不祥

箋云弔至也　按鄭作迿

莫不遵茂

按毛云遵遂也與是用不潰于成傳同箋云遵當作

彙非

職兄斯引

傳兄茲也　按桑柔傳兄茲也常棣傳況茲也並同

韋昭國語注況益也說文茲艸木多益也

頌

假以溢我

按爾雅溢慎謐靜也又悉神溢慎也尚書惟刑之恤史記作惟刑之靜徐廣曰今文尚書作惟刑之謐此詩或作謐或作溢或作恤皆靜慎之意也作假乃是異文左傳引詩何以恤我杜注云逸詩不以爲此篇異文朱子集傳合爲一是也而文王之神何以恤我其訓非也

維周之祺

按此從古本作祺作禎者恐是改易取韻鏞堂按正義曰定本集注祺字作禎是毛詩作維周之禎三家詩作惟周之祺爾雅祺祥也某氏注引詩可證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傳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　按此傳有脫文當云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鄭箋云大王荒大此天所生可謂親有天矣荀子王制篇引詩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楊倞注荒大也康安也言天作此高山大王則能尊大之文王又能安之天論篇引此詩注亦云大王尊大之文王又能安之天論篇引此詩注亦云大王能尊大岐山皆可證

既右饗之

按俗本作享非經典凡獻於上曰享食所獻曰饗如楚茨以享以祀下曰神保是饗此我將我享下曰既右饗之閟宮享以騂犧下曰是饗是宜尤顯然可證

懷柔百神

按宋書樂志宋明堂歌謝莊造登歌詞曰昭事先聖懷濡上靈然則六朝時本作懷濡百神也柔濡古音同是假濡爲柔當從集注本作濡注爾雅者引懷柔百神易其字也鏞堂按毛詩作懷濡三家詩作懷柔樊光注爾雅引用皆非毛詩

貽我來牟

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本作麥二縫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來麰　按一來二縫或作一朿二縫或作一朿二縫而正義引說文作一麥二釜均不可解考廣韻引埤蒼作一麥二秠亦有誤當作二麥一秠乃合一秠二米者后稷之

嘉穀也一秠二麥者后稷之瑞麥也三苗同穗者成王之嘉禾也（見尚書大傳）芣出上合者漢時之奇木也說文當作二麥一秠二一互譌秠縫者音之譌又从束者象其芒束之形一束二秠言二麥同一穎芒也

鞸磬柲圉

說文敔禁也一曰樂器椌楬也形如木虎从攴吾聲

和鈴央央

東京賦和鈴鍠鍠李引毛詩和鈴鍠鍠玉篇廣韻鍠

鈴鐺

佛時仔肩

傳佛大也　按此以佛爲廢之假借古廢佛音同釋詁廢大也用正字此佛時仔肩用假借字箋云佛輔也又以佛爲廢之假借四月以廢爲大也用正字此佛時仔肩用假借字箋云佛輔也又以爲弼之假借（鍾堂按此以佛爲廢之假借古廢佛狀皆同部聲相近）

莫予荓蜂

爾雅舉荓蜂也　按毛傳作瘼曳說文瘼引縱也

有略其耜

爾雅鬐刺也釋文鬐詩作略　按說文剽刀劒刃也

箱文作鬐

有倣其鬐

按傳云鉞芬香貌（鬱作也）倣猶鉞也倣字正取其香始升芬芬酷烈之意與鉞字相配若作椒爲物與鉞字異類傳不得云猶鉞也詩言有菟有鶴有敦瓜苦有倣其城句意皆同今從沈作倣字鉞言香之貌也倣言馨之貌也

有林其角

當作觫

不吳不敖

按方言吳大也吳之爲大於聲求之大言爲吳物之大者亦曰吳屈賦齊吳榜以擊汰王逸注齊舉大權

也

我龍受之

傳龍和也　按此及長發毛以龍爲雝之假借故曰和也

婁豐年

今本作屢釋文唐石經作婁宋婁機班馬字類引詩婁豐年角弓釋文婁本亦作屢

駉駉牡馬

考周官馬政絕無郊祀聘有隨無驊之說校人職六閑馬特居四之一餘同農云三牝一牡康成云欲

其乘之性相似也此云凡馬兼指六種五路之馬又
康成計王馬之大數而引詩騋牝三千何嘗謂五路
之馬無騋歟良馬通謂五路之馬倘皆無騋則通淫
游牝豈專爲駉馬良馬豈皆駉母所生康成何以云
種馬謂上善似母者也今俗以騸騭爲良自是尚力
五路之馬皆不尚強且序云牧于坰野傳云牧之坰
野則駉駉然正義云駉駉然腹幹肥張者所牧養之
良馬也經文作牧爲是顏氏說誤據釋文則今本說
文駉下引騋騋四牡唐時本作騋騋牡馬與今詩絶
異云說文作騋不可考

在坰之野
說文駉牧馬苑也詩曰在駉之野　按許意言在駉
之野卽在野之駉倒句以就韻
有騂有皇
爾雅黃白騜　按說文騂下引詩有騂有騜而無騜
字蓋或有闕遺
薄采其茆
廣韻三十一巧茆鬼葵說文作菲音柳又四十四有
引詩言采其茆
狄彼東南

釋說文稙下引詩稙稚朱麥
實始翦商
說文戩滅也引詩實始戩商　按傳翦齊也毛意正
當作揃
保有鬼方
尚書及說文作嶓爾雅鬲者嶓
庸鼓有斁
傳大鍾曰庸爾雅大鍾謂之鏞說文大鍾謂之鏞
按古文尚書笙庸以間作庸與毛詩合又爾雅李巡
注曰大鍾音聲大鏞大也孫炎注曰鏞深長之聲是
古本爾雅亦祇作庸
金壬翥蓋後來所加

執事有恪
說文作愙从心客聲
既戒既平
傳戒至　按此以戒爲屆之假借字也屆訓至而戒
不訓至戒在一部屆在十五部異部假借也爾雅殷
至也殷說文讀若葦鄴注方言殷古屆字亦合二字
爲一本非一字也
殷假無言
傳殷總假大也　按言殷爲總之假借字殷釜屬孔
沖遠云殷總古今字非也又禮記殷長也大也卷阿

傳碬大也賓筵傳碬大也此本字也那傳假大也烈
祖傳假大也皆以假爲碬之假借字也楚茨傳格來
也抑傳格至也此本字也雲漢傳假至也泮水傳假
至也烝民元鳥長發義同此皆以假爲格之假借字
賓左右商王
俗有佐佑字說文所無
采入其阻
說文网部罙周行也从网米聲引此詩五經文字說
文作罙隸省作采見詩　按今隸應作采各本作采
或作采誤又廣韻罙罟也采采入也冒也周行也分
以爲逸詩恐即二句之異文也
邦畿千里
尚書大傳圻者天子之竟也諸侯曰竟鄭注周禮方
千里曰王圻詩曰邦圻千里惟民所止見路史國名
傳通　紀信儀禮經
解續
爲下國綴旒
說文游旌旗之流也从从子聲旒旌旗之流也从从

攸罄無旅字
敷政優優
說文心部憂愁也从心从頁夂部憂和之行也从夂
憂聲詩曰布政憂憂　按俗以憂爲愁字
不戁不竦
傳竦懼也　按當作慫說文慫懼也雙省聲
實左右商王
俗有佐佑字說文所無
采入其阻
說文网部罙周行也从网米聲引此詩五經文字說
文作罙隸省作采見詩　按今隸應作采各本作采
或作采誤又廣韻罙罟也采采入也冒也周行也分
別誤

方斯是虔
傳虔敬也箋云椹謂之虔　按爾雅椹謂之樓釋文
椹本亦作虔然則爾雅本有止作虔者

詩經小學卷第四

臧鏞堂録

甘泉　林慰曾同校

詩序

周南

二南所采各有南國之詩故曰南周南則江漢汝濆是也召南則江沱是也據書旅獒篇知分陝在武王時

○關雎后妃之德也德如雎鳩乃足以配君子供祭祀也

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首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程子曰樂得淑女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哀窈窕思賢才求之不得輾轉反側是哀而不傷

雎鳩今魚鷹作巢土穴雌雄各別其聲挈似門關之聲故曰關關黃河中最多郭璞爾雅注云江東謂之鶚是也而以爲雕類耳誤西山經之大鶚乃雕類耳

毛氏萇曰流求也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供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案以荇菜興淑女可以供祭猶謂男子主祭者犧也其實荇菜是主婦所薦犧是主祭者所薦荇蘅也古音杭不與荇通荇乃蒲蒻耳左右無方也求之友之樂之文王之求之友之樂之也好色也則求之已非好德也則輾轉反側何傷陳啟源稽古編疑作文王思淑女不得爲性情之正忘卻荇菜句爲何事耳又此詩朱子謂宮人所作據大明詩文王取大姒在即位之初載年已幾五十矣其爲世子時已生伯邑考則太姒乃繼室也孰謂文王之

窈窕宮人不得而知哉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貴而能勤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所由化天下以婦道

御案序云后妃之本毛鄭諸家皆以爲后妃在父母家志在女功其解歸寧父母句曰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朱子則謂此詩是葛成而歸寧時之作以既爲后妃貴而勤儉乃其德之厚其義似較舊說爲長又案武於禮經者止后夫人躬桑之文觀此詩則知凡百婦

功無不躬親所以女教脩明而足以化下也古者夫
婦之禮甚謹婦之於夫有不自言而使人
將命者所以嚴內外而禁狎暱也妻將生子及月辰
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女子歸甯使師氏告於君
子閨門之內儼若嚴賓所爲起敬於微渺者其意深
矣
張氏栻曰后妃之貴亦必有師傅以訓之法家拂士
不可一日無后妃亦然也周自后稷以農爲務歷世
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重織紝之勤
折中君子謂文王也案逮下者后妃之德也詩詞專言君

相與服習其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寔王業之根本也
故誦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
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
懸流曰漢湯之沸似之故謂煮爲漢其漢煮之器則
鍑也
一章谷木爲韻蕨飛喈爲韻二章谷綌爲韻莫漠斁
爲韻
○卷耳后妃之志也勉君子求賢官不可貳以懷人
案此文王朝會征伐而后妃思之也采采卷耳喻求

賢也不盈頃筐所得少也我我文王也與雄雉詩我
之懷矣例同下三章放此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不
可因懷人而棄其所采也升高馬病閔之也酌酒漬
愛勸之也云何吁矣怪之也吁嗟作時嘆也云
何猶如何也左傳以此詩爲能宣人益莒傳
卻如此至其分解處則支離矣
卻卿曰卷耳易采也頃筐易盈也而不可貳以周行
言不可貳以懷人也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折中君子謂文王也案逮下者后妃之德也詩詞專言君

子逮下而后妃之美自見且立言固當爾也爾雅樛
者聊蔓椒也此樛木卽聊木
○螽斯后妃子孫眾多也言不嫉妒忌則子孫眾多若螽
斯也
折中凡家道之成始於夫婦中於父子終於兄弟是故有
文王而後有閎散夫刑妻也有閎散而後有樛木妻
容妾也有樛木而後有螽斯妾宜子也案詵詵羣飛聲以長成言揖同
爭先也以螽子初生言薨薨羣飛聲以長成言揖同
詵詵詵敏翼也以既老言振振振興起也繩繩子復生

子也蟄熟久遠之意如螽斯遹子蟄而復生不絕滅也

○桃夭美男女及時也關雎之化行則男女以正媒氏得盡其職也

御案文王之聖治莫先於正家后妃之淑德莫盛於不妒忌由宮闈而達於閭閻風化之美有不知致之者詩序主於后妃朱傳主於文王意各專重而其道實相成也

案孔子家語云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荀卿韓嬰皆曰霜降逆女冰泮授之政西上服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金氏履祥曰墨子曰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置網之中多也

案芣苢逸書王會解作秤苡實似李食之宜子今本秤譌爲桴孚譌爲孛後儒遂指爲木名矣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女皆守禮求而不可得也

休息朱子集傳從孔疏作休思釋文謂古本皆作休息以毛傳衎之先釋思辭後言漢水是思字在漢字上可見且葛生民勞二詩俱云息止也此若爲息必當發傳矣又案爾雅槐棘酸喬喬木固自可休也今曰不可休則有凜然不可干以非禮之意

時而嫁也過時如有故二十三年而嫁也女子以夫爲家宜其室家意重在家也琴瑟靜好也宜其家室意重在室也言宜子也宜其家人意重在人也孝於舅姑睦於兄弟家道成也

○兎罝文王舉賢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眾多也

金氏履祥曰墨子曰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置網之中

漢女集傳謂江漢之俗其女好游漢魏以後猶然如
大堤之曲可見或主孔疏指庶人之女執筐行饁言
執筐行饁豈游乎朱子本意是謂江漢舊俗如此引
漆洧之相謔遠矣
大堤曲亦證其好游耳然曰不可求則風已漸變古
江永永一作蒙見許愼說文所引爾雅蒙長也謂江
流長也惠氏棟九經古義據齊侯鎛云士女壽考
萬年蒙保其身又子子孫孫永保用吉謂蒙乃古永
字段氏玉裁謂永古音養或借養字爲之如夏小正

時有養日時有養夜卽永日永夜也
方說文云併船也爾雅方泭也案泭是方舟兩側刻
長木沒諸水以持船也爾雅又云大夫方舟庶人乘
桴桴桴也編竹木曰桴繫鞉則曰桴今本譌作乘泭
集傳因訓方爲桴大繆
何氏楷曰秣馬謂親迎也案刈楚所以秣馬刈蓼所
以秣駒賦也楚荊也今俗名荊剛藤銳葉細刺初生
可刈秣長極堅韌古人以爲扑刑又爲龜契名楚焞
也蓼蓼蒿也出今均州古者昏禮親迎既至留婦而
三月廟見而后反馬此詩之楚蓼綢繆之薪芻駕鵞
之稺秣皆是禮也悅其德致其禮庶可求之豈可以
非禮干哉　詩以漢廣不可泳歎女子之德女子之
德本於文王后妃之德故曰德廣所及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
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黃氏櫄曰文王事商出於誠然故雖汝墳之婦人亦
皆以文王之故而化其怨紂之心案墳本作濆詳羣
經釋地愍愁同憂也謂韓詩作朝古並讀如舟音同
而譌也鄭箋亦云如朝飢之思食易林云伻如旦飢
伻伾
同
爾雅魴鱧又云鱧大鱮小者鮥魴防也鱮讃也鱧如
拒飲以手揖杯也鮥首屢出屢縮如鑽兆也皆卽編
魚赬亦黃色毛傳云魚勞則尾赤也
何氏楷曰林馬謂親迎也案刈楚字方有蒼落傳曰
父母當從集傳指文王言於孔邇字方有臺曰樂只君子民
百姓望君如望慈父母焉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民
之父母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文王后妃德脩于身子姓皆與

起於仁焉

案公稱文王也振振興於仁也二南言振振者三皆興起之意也麟以興公麟之趾以興公之子也趾在下也定以興姓定在首沼穆同也角以興族角支出也于嗟麟兮歎文王也

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子既得姓至孫行卽各姓其姓故孫之爲姓乃前古之舊稱非周道也周人則以氏別故春秋時公孫皆氏其父之字非氏其祖之字亦如古之公孫以父之所生爲姓非以祖之姓爲姓也楚語率其子姓奉其時享子姓猶子孫也左傳庾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曰余子長矣是問其所生也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德如鳲鳩而后可配國君

案周官樂師凡射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蓋此篇爲士妻助祭之詩故士射用之也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邊及以樂徹則佐傅豆邊外宗佐王后薦玉豆胾豆邊及以樂徹亦如之外宗王同姓之女嫁於大夫士者內宗則同姓大夫士之妻也被首服次也其服褖衣士妻之上服助祭於公用之其自祭則纚笄宵衣也大夫妻則自祭亦被矣少牢禮云主婦被是也僮僮竦敬貌祁祁舒遲貌

折中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

○采蘋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

案鳲鳩也不善爲巢多居他鳥之成巢又常以冬月生子故鳲鳩氏爲司空司空冬官也居之來居之也方鄉也往鄉之也與皇矣詩萬邦之方義同

○采蘩士妻助祭能敬也

魚芼之以薸藻故女子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
教助祭也教成而奠教主祭也葛覃之詩勤儉孝敬
采蘋有焉采盛湘奠事必躬親所以教勤也蘋蘩苹
菜不求備物所以教儉也奠於宗廟所以教孝也齊
以尸之所以教敬也后妃以此自爲卽以此教人所
由于歸之女皆能宜家也故曰天子理男教后聽婦
順教順成俗國家理治
案諸侯同姓之女嫁於大夫士及凡大夫士女之嫁
其教成當皆有祭知此詩爲大夫妻者以樂師射節
以三月生苗四月倘柔五月乃剛與今南方之野丸

知之也行潦采藻流潦所汙畜也蘋生水濱从頻古濱字
葉浮水面四葉合成一葉如田字形爾雅萍萍其大
者蘋萍蘋本非同類以其葉皆浮而同之耳
左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
也或據此疑召南大夫妻是蘭姓女季蘭之稱如季
姜季姬之例案濟澤當卽牧澤在古大梁城東南沙
水分濟東南流所遝也中多蘭蒲梁王吹臺在其右
卽戰國魏策之蘭臺也然則蘭本以地爲姓左氏說
必有所傳矣
詩正義云儀禮召南三篇越艸蘋蘩采蘋
舊在艸蟲之前曹氏詩說亦謂先采蘋而後艸蟲今
正之
○艸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憂喜不踰其節焉
折中夫婦之際離則憂合則喜人情也但過中而失正遂
至害德而傷生艸蟲之詩其憂也有漸其喜也有節
以禮防心而歸於和平者也
艸蟲卽莎雞入人家爲蟋蟀非艸螽也據采薇詩薇

豆葉以四月成實者都不同時今北人所種薇菜似
野丸豆而苗尤細每科輒數十百莖仲夏長高尺餘
相扶不蔓結實半圓半扁名爲扁豆以作粉乃是詩
之薇也又蜀之巢菜莖蔓繁密肥壯可以雚田結莢
短子少野丸豆則莢長子多亦有大小二種皆薇類
若爾雅所稱薇垂水乃泛指蔓艸之生水旁者而言
與蘼從水生一例耳
○甘棠美召伯也
孔氏穎達曰武王之時召公爲西伯決訟於甘棠之

下其教著明於南國愛結於民心故作是詩以美之
又曰此篇所陳巡民決訟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爲伯
時事因詩繫召公故錄之在召南
折中君子是以知周祚之延與燕之後亡也人之所以自
爲與夫爲天下而用人者可以知所擇矣
蔽芾蔭而漏景之貌芾茂毛傳云艸舍也案艸舍葺艸
爲舍即廬也無後杜如縶犬曳其足故名芾敗負同
謂推而俛之拜則攀屈之也
○行露美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彼負信之教興強暴

之男不能侵凌貞女詩人述女子之獄辭美其上也
鄭氏康成曰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
六禮之來彊委之
折中凡訟之興皆起於無情無情而能興訟者設爲疑似
之情也聽婚姻以媒聘然亦有媒雖遣而未和聘雖
行而强委如此詩所云者一或不察則强暴得志而
善良蒙冤下拂人性上干天和非小失也故易有咥
嗑詩存行露教聽訟也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
案上能教民則大守禮上能聽訟則無冤獄此詩兩

有之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
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孔氏穎達曰論語注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
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袪與君異耳又宗伯注云羔
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士相見注云羔取其羣而不黨
公羊傳何休云羔取其贄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
而受之死義生禮者此羔羊之德也今大夫亦能羣

不失類行不阿黨死義生禮是德如羔羊言德稱其服也
夫既朝於公退而業君之官職於外朝然后釋服乃
食是方退食時固朝服也德如羔羊言德稱其服也
折中裘做不易節儉可知也人常自得正直可知也又曰
自公退食者意在於退食也退食而委蛇家無事也
退食自公者意在於自公也自公而委蛇國無事也
又云紽素絲爲組以英之也案古之裘幅如衣之幅
其縫當心一兩褎兩袪各一故五鄭風言三英不數
兩袪也
○殷其雷婦人以義勸其君子也

案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將雨雷聲遠聞也與歸鳴于
垤婦歎于室意同在南山之側自遠而近矣在南山
之下自高而下矣雨矣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承文王
命而役於紂也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勸其勤於王事
不解於役乃得早畢王事而歸也振振齊作之意

○摽有梅殺多女士也

案此媒氏仲春令會男女詩人美之而歌咏其事也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媒所以合異姓猶梅所以
合異味故謂之媒某卽古文梅也古文作呆說文誤采摽有梅
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公由此言之夫人往來舒而
有儀諸妾則肅肅然夜而疾行是其異也

案三五卽參昴也參大而昴小夫人眾妾之象昴六
星此云五者古今占象之異後世以遠鏡測之昴乃
三十六星也曙字本从日从彗光射如彗也黃帝云
日中必曙省作彗俗作曛

○江有汜美媵也嫡無恩而不怨也

案汜北江水今出彭縣山中東南至江陽入江水形
有婦孕子故名渚武陽大洲江水合府江處也沱江
之別流合汜者也江有汜言江至江陽以汜水行也

先儒皆誤讀之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
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衎中命爵也鄭箋云禮命之數不同是也周官典命
有九夫人視諸侯之命數娣媵以下貴賤之等視其
國之卿大夫士

孔氏穎達曰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至於房中釋朝
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太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后
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公由此言之夫人往來舒而
有儀諸妾則肅肅然夜而疾行是其異也

案三五卽參昴也參大而昴小夫人眾妾之象昴六
星此云五者古今占象之異後世以遠鏡測之昴乃
三十六星也曙字本从日从彗光射如彗也黃帝云
日中必曙省作彗俗作曛

○江有汜美媵也嫡無恩而不怨也

案汜北江水今出彭縣山中東南至江陽入江水形
有婦孕子故名渚武陽大洲江水合府江處也沱江
之別流合汜者也江有汜言江至江陽以汜水行也

其後也悔望之也江有渚江至武陽與別江偕行也
其後也處疑之也江有沱江以別流過於汜水也其
嘯也歌安之也
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沱
之夫人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益父雖不慈子不
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
朱氏公遷曰此與行露同類益淫風方革之時故其
詩如此郝氏敬曰紂時淫昏成俗文王化行皆知無
禮之可惡此格心之化也
折中同田之人惡吉士之無禮而止之也
案爾雅釋木樸樕者蝬又曰樕樸心蓋樸是柞枝不
可柬者秋冬或爲蟄蟲作苞其上蒙茸如蝟毛故名
蝬其季枝可柬者則名樕樸心如云棘心也純束束
之如純緣也干旄云素絲紕之而爾同
折中同田之人惡吉士之無禮而止之也
案爾雅釋木樸樕者蝬又曰樕樸心蓋樸是柞枝不
可柬者秋冬或爲蟄蟲作苞其上蒙茸如蝟毛故名
蝬其季枝可柬者則名樕樸心如云棘心也純束束
之如純緣也干旄云素絲紕之而爾同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
夫家故見其車者知
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
朱子曰王姬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

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
折中肅敬雝和也其車如此其人可知矣平王文王也國
語太子晉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
之是文王之爲平王猶武王之爲甯王當時有此稱
也齊侯丁公伋也邑姜與伋爲兄弟故王姬歸其子
也以桃李二華興男女二人者未成昏之詞也未成
昏則尊王故以平王之孫先齊侯之子君臣之義也
緡綸也以絲爲綸既成昏之詞也朱子曰絲合而爲
緡猶男女之合而爲昏也既成昏則尊夫故以齊侯
之子先平王之孫夫婦之禮也
鄭箋華如桃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榮
如而通承華之中唯桃李同時俱盛
范氏處義曰此詩正如甘棠皆作於召伯既亡之後
錄詩者得於召南之地故編次於召南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
百姓太和萬物咸若國君德如騶虞焉此王道之成
也
朱子曰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

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艸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

毛氏萇曰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孔氏穎達曰君止一發必翼五豝者中則殺一而已案翼禽待發禮也如而通隱憂憂也然不必五豝五豵也此自因所翼而見獸之多獸藏于心不能告人也三章逢彼之怒怒其違眾也三之多由於國君之仁故歎曰于嗟乎騶虞騶虞仁獸章不轉不卷不選所謂執志不易也轉移也卷曲也棣柰也實完好如一日君象月夫人之象卑夫人因而卑君是迭而微也辟辟人而遠之也摽麾也

折中言兄弟之怒我者益謂我孤介自守必行其志而不能貶道以隨時也然我自度之矣石猶可轉而我心匪石則自守者不可易也席猶可卷而我心匪席則必行者不可屈也欲自貶損而威儀棣棣無可擇而改者則終不能隳方以爲圓也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折中女所治兮女如字言綠本綠也而今爲衣者由治絲之女染織而成以喻妾本微賤而今蒙嬖寵亦由己不能防微杜漸以至於此因思古人當必有善全之道俾君與妾皆歸於無過而傷己之不能也

於陵亦古音遇作夾　逸書王會解云亦林以會耳會耳者身若虎豹尾長參其身食虎豹尚書大傳云散宜生之於陵氏取怪獸曰虞是也此獸多力能殺虎豹其食皆虎豹供之故不食生獸尾長故不踐生艸

也一名虞爾雅作麙

爾雅翟雕蓬鴩黍蓬雕蓬今雕菰古名蘆蘆又名菱又名蓨即葭也黍蓬乃今之蘆也作穗似黍故名可爲席此詩葭蓬皆澤艸則蓬指黍蓬言至若飛蓬蔨短枝亂生陸地穗似麥而不實非此詩之蓬也

案古者之衣禮服之上皆加襲衣冬以裘襲夏以絺綌俗儈老云蒙彼綢絺是也綢綌凄風喻己不見親而多覩閔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眞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顧氏夢麟曰案春秋隱四年春王二月書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杜預注戊申三月十七日則皆一年內事也益未幾而君完之仇雪矣此詩之作則在君完被弑後州吁未殺之先當春

夏之閒見燕託興

御案戴嬀之歸乃後日石碏用陳以討賊之由也然則莊姜之越禮遠送而惓惓於戴嬀爲之涕泣不置者當非僅尋常婦人女子離別之情其亦有他望也歟

楊氏愼曰師曠禽經曰烏向飛背宿燕向宿背飛此物理也故莊姜以爲送歸妾之比取背飛之義送別之情也

先君之思思意也言常述先君之意以勖我

○日月衛莊姜傷亂也

案日月喻君與夫人也照臨下土明無不燭知州吁之志也不我顧不顧畏我也下土是冒仁無不覆欲兄弟相好也不我報不念我之仁也報答也出自東方已與君同尊己之子亦貴也德音無良變人之子有寵好兵素聞著也俾也可忘忘貴賤之義也東方自出已齊女也報我不述亂既成也不述猶不道也每章皆言胡能有定言衛亂必始於此也此莊姜追述亂由而傷之也

○終風衛莊姜思定亂也

案終風喻州吁也一章悼亂也二章思定亂也三章四章思定亂之人也顧我謔笑愚且狂也惠然肯來僞也莫往莫來矢之也寤言不寐思昔者也願言嚏寤寐思仇也願思望也時戴嬀在陳石碏乃心公室此莊姜之所願言者歟嚏釋文作寁稽古編云作寁爲是毛傳云寁跲也毛不破字若有口旁毛不應訓跲鄭箋云寁讀爲不敢嚏欬之嚏若本有口旁鄭何須破字是鄭箋詩時猶作寁也自鄭有人道我之解後儒喜其纖巧近俗因多从之然陸本作寁是唐時

經文尙未盡改其徑用噎字不知始於何時案竚本
者後躓也跋坐亦謂之竚足垂身下如竚也今人坐即跋坐
此詩願言則竚承上句不寐言謂起坐牀側也
○擊鼓怨州吁也
折中南行者衞將伐鄭鄭在衞南也從孫子仲者春秋隱
公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衞書人非卿也此
呼名賤之也契合闊離也
左傳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
及衞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子鄭而求寵于諸侯以
令順也以言七子不能如也案睍當作睨音規矩之
規睍睆環睨也
○雄雉刺衞宣公也軍旅數起從役之士久而不歸室
家怨曠也
案春秋隱公十年衞宣公之六年秋宋人衞人入鄭宋人蔡
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邾先
是隱五年衞師入邾至是鄭假王命討宋邾人不會
故齊鄭入之益邾服於衞也此詩當作於是時曰忮
忮鄭也求求宋也兵連禍結時歷秋冬室家怨曠故
刺之也禮士執雉雉飛不過三丈故以雄雉于飛起
興我其夫也懷懷歸也卷耳曰嗟我懷人揚水曰

懷哉懷哉是也自詒伊阻無所歸咎之辭也百爾君子不欲斥其君而呼諸大夫之謀國者而告之也嚴氏粲曰譏其用兵非枝則求國人所患也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

鄭氏康成曰夫人謂夷姜孔氏穎達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適伋爲公所要云雉鳴求其牡明是夷姜范氏祖禹曰深厲淺揭言宣公夫人不顧禮義猶不度水之深淺而欲濟也朱子曰濟盈而曰不濡軌雉鳴而反求其牡以比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耦而犯禮以相求也陸氏佃曰以雌求雄淫也以雌求牡亂也案軌輪牙也喻禮法言濟盈而往則必濡軌今反以爲不濡軌是不度禮義此句指宣公下句言非耦相求乃指夷姜也雁集洲渚以一鳴更始旦羣鳴弋雁之時也弋雁者爲昏禮用也然必及冰未泮時求之冰泮則北徂矣言歸妻當備禮也張氏彩曰三章言遵禮之士以申刺宣公四章言守禮之女以申刺夷姜也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朱子曰皆逓述婦之辭也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如此

毛氏萇曰陰陽和而後谷風至朱子曰東風謂之谷風言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夫婦和而後家道成孔氏穎達曰涇水以有渭水清故見涇水濁以興舊室以有新皆美故見舊室惡

案詩無菁也蜀人名菁菜爾雅一名須葉無一名須言根多須也非芥也爾雅一名芑一名息菜詩與非根皆不可食又傳以畿爲門內於古無據今詳上言行道遲遲不忍去也下言畿當仍是郊畿之畿耳行道遲遲不度禮義此句指宣公中心有違夫之中心與我相違也是以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而卽止也曰畿曰涇渭此詩殆衛女嫁于西周畿內諸侯之所作珊不我能慉慉毛傳訓興鄭箋訓驕許愼訓起皆無義王肅訓養養猶容也伊余來墍高郵王氏經義述聞云墍讀爲愾愾怒也伊余來墍與反予來赫同意案墍或塈字之譌卽堅字也古音堅

○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

折中主疊臣辱主辱臣死君已失國而尙憚中露泥中之辱乎所以言此者激其君以有爲也失國必有其故得國惟視其躬狄人侵之可以暫避狄人旣去原可復歸躬有失德雖安亦危躬無失德雖亡可存不自奮而碌碌因人非丈夫也故言君之故與躬以諷之其存君興國不忘欲返言短而意則長矣非不甘其辱而有所怨也

李氏樗曰凡失國者云越在艸莽卑賤曰辱在泥塗三尺得土堅圓如卵破之則鳥在焉無復毛羽蓋春始生羽破土而出也沛留離粟古音同於黎城

案寓寄也託也記曰諸侯不臣寓公喪服傳曰寄公者何失國之君也左傳曰齊以邾寄衛侯孟子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

○旄丘責衛伯也

李氏樗曰觀木瓜之詩知衛人之德桓公者深覩此詩知黎人之怨衛爲最切朱氏公遷曰一章怪之二章疑之三章微諷之四章直責之式微處困而思奮

旄丘責人而不刻可謂賢矣

案晉衛伯者能救災恤患卽伯主之任也左傳曰那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那乎是也狐裘蒙戎葛時而裘裘復弊亂言困窮之甚亦見自冬徂夏爲時已久也瑣細也尾鳥尾也何法與綠分衣兮同爾雅鳥少好長醜爲鶵鶵鶵鶵卽倉庚也一名黃留栗詩疏引里語訛爲黃栗留留栗至冬毛脫而蛰如栗之熟而未零者故名荊州志云農人冬月於田中掘二三尺得土堅圓如卵破之則鳥在焉無復毛羽蓋春始生羽破土而出也沛留離栗古音同

○簡兮賢而不用也

折中簡擇也言擇人而充舞列也

朱子曰賢者不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思盛際之顯王也

案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樂師掌教國子小舞籥師掌教國子舞羽籥國子與樂工之賤者亦自不同但自傷有才不用耳籥師又云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亦如之儀禮燕禮亦云若

舞則勺是祭祀饗燕皆有舞也燕禮工告樂備主人洗升獻工則舞後亦當有酌獻之禮故云錫侯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案此衛女蓋姪媵也公羊傳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諸姬謂同等卑幼者故曰變曰彼曰誰曰聊與諸姬幼少必有以爲可歸者故下卽擬議出宿飲餞又自度不可而問於姑姊也二章出宿二句皆虛擬之詞有行有道也女子之道固以夫爲家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其是之謂乎又曰虐政

而遠其父母兄弟者也謂我姪者吾謂之姑謂我娣者吾謂之姊姑姊尊長故曰問我者親之之詞也三章出宿五句亦皆虛擬之詞瑕同叚古胡字不瑕猶無乃也沛爾干言皆故棠國地在齊東別詳羣經釋地

○北門士不得志也衛之忠臣不得其志

嚴氏粲曰此蓋從事獨賢之歎也但言貧窶則不見知於君可知非計祿也集傳楊氏曰不擇事而安之成法孔氏穎達曰言貞靜之女遣我以彤管之法不遑女史所書之事毛氏萇曰牧田官也張子曰自牧臣也

○北風刺虐也

折中北風喻嚴急也雨雪喻慘虐涼風初至雰雪初來也階疾而有聲霏密而四布也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喻小人之眾也同行同歸猶商之也同車則已駕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其是之謂乎又曰虐政

之興皆始於小人虐政行則小人益進故赤狐黑烏者北風雨雪所由來也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者北風雨雪之極致也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陳古賢妃受規誨以風今焉

張子曰後宮西北邊城隅俟我幽閒念彼姝毛氏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事無大小記以成法孔氏穎達曰言貞靜之女遣我以彤管之法不遑女史所書之事毛氏萇曰牧田官也張子曰自牧

歸黃如句人供果蓏之屬案靜女其姝悅之也俟我城隅幸之也愛愛同薆而不見不遇也搔首踟躕望之也貽我彤管者欲其不違女史所書之事也悅懌女美女音汝指彤管也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借荑以況管也歸如字匪女二句承悅懌女美言意重於物也　宋儒疑古未有筆不得稱管解頤新語亦謂管始於秦古以刀爲筆不用毫毛安得有管稽古編謂此皆謬談爾雅云不律謂之筆曲禮云史載筆莊子云宋元君將畫圖眾史舐筆和墨太公陰符載武王

筆銘云毫毛茂茂此皆三代文典而已有筆名可謂古無筆乎可謂古筆不用毫毛乎又董仲舒答牛亨問謂蒙恬所造特秦筆耳以枯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蒼毫非兎毫竹管也又問彤管答曰赤漆管也史官載事故以彤管用赤心記事也張華博物志崔豹古今注皆載其語仲舒古之大儒所聞必有所據且武帝時毛詩未行而仲舒所言與傳相合不足爲確證乎案書畫字皆从聿聿即筆也古書用筆則竹木之管古並有之亦不始於秦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案爾雅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晉語蘧篨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又云戚施直鎛蘧篨蒙璆蘧篨猶蘧篨覆簴而除之也人病鼠胸似之戚施說文作朁體音義同爾雅作蕳籧蒢蜳文誤也蕳鼠之屬類仰其面唯蒢蜳磊重而俯地人病僂者似之戚古音秋

施古音詒鮮少也殄絕也惡之之詞涘涘猶汶汶折中蘧篨不鮮怪之也蘧篨不殄厭之也至於得此戚施則成婚矣此人倫之大變狄人入衛始此矣

案先蘧篨者要之則柔以口後戚施者得之則柔以面無恥之甚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故作是詩也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

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案上篇益伋同母弟
折中次二子乘舟於新臺之後淫鴟也
養養毛傳養養然憂不知所定也案義同兼
鄘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許氏謙曰愚邪之匿於心者也他適而誓之死靡爲之其事猶顯至於一念邪思之微亦誓之死而靡有可渝矣
程子遺書問或有孤嫠貧窮無託者可再嫁石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案周官圍師茨牆則蕃圍牆之有茨所以爲內外之閑不可埽謂彼既自逾其閑矣而復言之是思公子共閒也所猶如也傳曰所不歸閉帑者可道謂無害於禮義醜猶汙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
朱子曰女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死故夫死
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志也宣姜夫
死而淫是失偕老之義
案婦人從人者也嫁從夫夫死從子國君既沒君夫人無奉祭祀也展以見君及賓客也緣衣以燕居也今以奉祭祀也展以見君及賓客也緣衣以燕居也今
宣公既死而宣姜服象服何哉委委佗佗與齊子豈弟同矣
男子有卷髮之笄有弁冕繫紘垂紳之笄婦人亦然弁冕之笄一名衡形長而直不似卷髮同卯古文作夘从也此笄字次副後即指衡言故傳云橫笄天官追師

在知衛笄爲二物而不知衛亦是笄乃云衛垂於副之兩旁則飾屈之辭也或曰彼注本作唯祭服有衛垂下二句脩寫者誤倒也翟毛傳以爲褕翟闕翟不舉褖衣者據其下以統縣與垂於副之兩諸侯之夫人言也記曰夫人副褖立於東房所稱夫人乃王后耳天子三夫人一卽后也唯毛云羽飾衣則不若箋疏晝飾之說爲當又案爾雅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晝翬者昂之褕翟卽鷸雉一名鷸雉青質五采皆備成章尾長五尺走且鳴晝鷸者微俯其頸闕同屈闕翟卽鷸雉一名鳲雉好鏡水自照時或眩仆晝從衣色白以素潔名字本作褻從衣從豆如築室再四水之以求平也從尸者乃褻禮通作禮從豐卽古幗字鄭氏混爲褖袨之褖非許鄭諸儒皆不識豆字

服等表

袆褕　鞠衣　褖衣　朱芾　赤舄　冠弁　諸侯朝衣素端　韠服　玄端　玄冠　朝衣素裳　褖衣　褕狄　鞠衣　展衣　緣衣　錫衣　宵衣　沙縠　褕狄　展衣　編　編　次　卽緇見　告朔視朝　次　被見　朝祭　纚笄　孤　卿　大　士

○桑中刺公子頑也

爾雅唐蒙菟絲菟絲多子故以采唐爲昭伯烝於宣姜之淫辭也或曰彼注本作唯祭服有衛垂下二句脩寫者誤倒也翟毛傳以爲褕翟闕翟不舉褖衣者據其下以統縣與垂於副之兩諸侯之夫人言也記曰夫人副褖立於東房所稱夫人乃王后耳天子三夫人一卽后也唯毛云羽飾衣則不若箋疏晝飾之說爲當又案爾雅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晝翬者昂之褕翟卽鷸雉一名鳲雉青質五采皆備成章尾長五尺走且鳴晝鷸者微俯其頸闕同屈闕翟卽鷸雉好鏡水自照時或眩仆晝從衣色白以素潔名字本作褻從衣從豆如築室再四水之以求平也從尸者乃褻禮通作禮從豐卽古幗字鄭氏混爲褖袨之褖非許鄭諸儒皆不識豆字

服等表

袆褕　鞠衣　褖衣　朱芾　赤舄　冠弁　諸侯朝衣素端　韠服　玄端　玄冠　朝衣素裳　褖衣　褕狄　鞠衣　展衣　緣衣　錫衣　宵衣　沙縠　褕狄　展衣　編　編　次　卽緇見　告朔視朝　次　被見　朝祭　纚笄　孤　卿　大　士

○桑中刺公子頑也

爾雅唐蒙菟絲菟絲多子故以采唐爲昭伯烝於宣姜之淫辭也桑中地名近衛邑孟姜指宣姜也期會也桑中也要盟也左傳曰盟大神要言焉是也上宮有功之祖廟也文王世子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淇在衛東左傳曰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謂此篇也二三章故亂其辭諱國惡也弋戈同庸鄘國之後以國爲姓者亦猶春秋州公如曹曹本邾鄫舊國後二邾皆以曹爲姓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

陸氏德明曰韓詩云奔奔彊彊乘匹之貌案乘匹所謂乘居而匹處鶉競淫亂匹比宣姜也鵲難耦比頑也鶉鵲性皆淫也傳曰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彊彊之謂也一章先鶉後鵲者惡鵲也二章先鵲後鶉者惡鶉也集傳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

人道盡天理滅矣中國無以異於夷狄人類無以異於禽獸而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楊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

○定之方中美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折中定之方中順時令也揆之以日正方位也先作楚宮重宗廟也後作楚室立朝堂也後庫爲次居室爲後田疇之外佐以種樹畢財用也榛栗實籩椅桐伐琴瑟興禮樂也蘇氏曰椶君子之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後其不求近功凡此類也

升虛望楚審形勢也望楚與堂建都邑也景山與京慎封守也降觀於桑物土宜也卜云其吉謀及卜筮慎之至也終焉允臧要其成也此叙其將營宮室之先也靈雨既零政事修和天休薦至也命彼倌人申戒令也星言夙駕勤巡行也說于桑田重本務農衣食之原也邦之興廢曰由一人人之聖狂曰由一心秉心塞淵王道根於天德也民殷富馬蕃滋既富且強禮樂可興也此言既富之後也

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難審也自日出而昌其影端至日入晚則爲規測影兩端之內規之規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杲則南北正是揆日以正東西南北之事也劉氏瑾曰彭魯叔云槩杜也懸垂繩也杜有四角四方垂以八繩繩皆附杜則其杜正矣杜正然後規之以測日景也又轉筵譜地爲圓規朝識日景其端指酉暮識日景其端指東兩端長短必與規齊測其端則東西正就其中屈之則南北亦可正也又晝漏午時參此日中之景可以正也又晝漏午時參此日中之景可以衛文公建宮室定四方之法益亦如此劉氏瑾曰唐虞之時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時定星始以亥月昏中下逮今日此星又以子月昏中矣

○蝃蝀刺遠禮也齊子以衛難故從其子無虧歸唁焉案首二章皆曰女子有行行道也三章曰懷婚姻言非女子之道也堺婦之黨相謂爲婚姻考左傳宣姜之女齊子有寵於齊桓公生公子無虧是時狄入衛齊侯使無虧侑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長衛姬其母也故同行歸唁也歟觀首章曰在東二章曰于西自齊之衛之道固纚然也莫之敢指又可見其氣燄之盛矣

周禮春官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鐙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叙九曰隮十曰想鄭康成注隮虹也孔氏穎達曰隮言升氣者以隮升也由升氣所爲故號虹爲隮十煇注云煇謂日光氣也隮亦日之光氣今背日而歊則成虹無以異也

○蝃蝀刺無禮也

鼠蓋謂禮鼠也一名拱鼠儀以云服言止以言辭言禮以動作言記曰口容止

禮運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

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春秋傳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於是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寡鳥鳩之篇曰胡不萬年此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理一而已矣

○干旄美使臣也衛大夫聘宋舍于郊詩人美其能不辱命也

案此詩衛大夫既受命遂行舍于浚郊浚之人美之也浚邑在楚丘東南爲衛南陲水東南散入司馬陂所經過宋之道也據水經濟水篇注浚城北

古濮陽三十五里濮陽古帝丘在楚丘東北則浚去楚丘正得三十里許故爲在郊也卿行旅從故從州里所建鳥隼爲旗旐注旗干之首旌注旐首也使者載旟此不言者至郊則斂之也素絲束帛也聘禮束帛加璧享東錦乘馬覿紺純束之如緣也組以組約其束也視以繩絲連其組如視號也五之六之衛且驂美也彼妹者子指宋桓也畀予賄禮之也告告其請也凡保邦制治之道皆是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思歸唁而義不得也

朱子曰許穆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於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爲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耳

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折中春秋閔公二年狄人入衛宋桓公以廬于漕許穆夫人賦載馳宋桓既立戴公又言控于大邦者欲求齊也文公爲衛之多難也先適齊又齊子者戴公之姊也齊子歸齊文公在齊齊桓新伯諸侯服從非齊不足以存衛也誰因誰極夫人籌之熟矣亦各有行豈虛語哉而卒從其大夫而不歸未嘗果以許人爲狂也知足圖存而貞能守禮故聖人有取焉

衛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

折中一章言竹之少也猗猗而美公之少也其文亦美有進德之功焉二章言竹之壯也青青而盛公之壯也

其文亦盛有敬德之容焉三章言竹之老也如簣而密公之老也其文亦密有成德之謂焉如切如磋者道學也致知之事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力行之事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敬存於中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敬著於外也

淇奧綠竹禮大學引作淇澳菉竹案水經淇水注引博物志肥泉水謂之澳水流入于淇後漢郡國志注同陸璣詩疏亦以淇澳爲一水與爾雅厓內爲隩之說異爾雅菉王芻竹萹蓄王芻葉長三四尺有皺紋如蓍可以生食又可蒸食青青不可言猗猗王芻又不可言青青其凡皆與如簣之文不類自當作淇隩之綠竹解爲安也

毛傳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其小者蜀人名淡竹葉萹蓄蜀人名萹竹其葉可釀酒

赫然萹蓄可言青青不可言猗猗王芻又不可言青青其凡皆與如簣之文不類自當作淇隩之綠竹解爲安也

毛傳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

案琇今白石英瑩其黃端者也凡艸木華之黃者爲榮

猗重較兮猗即猗儺之猗言身首搖動也凡乘車左馮較而持之較輢上之校言重者轙出軫外下爲承

軨復有較也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集傳陳氏曰考扣也槃器名可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爲樂也

則所謂考槃者考擊其槃以自樂也

許氏謙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此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之意

斯中遶猶寫也軸車軸也輪轉而軸不動過通科次也

○碩人閔莊姜也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左傳衞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衞人所爲賦碩人也

子衞人所爲賦碩人也

斯中極言莊姜之美無所不備者求其不答之故而不得也怪莊公也聖人錄之怪天下之似莊公者也任其氣之偏而之焉故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溺於物之微而甚焉故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

攝氏槃曰莊姜不見答之事詩無一語及之但言其姻族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備又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以寫其閔惜之意而已惟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二句微見其意而辭亦深婉風人之辭大抵然也案

衛侯之妾春秋之筆也

褻褅也以布爲之衣必有襲褅則嫁服之襲也儀禮作顯禮記作絅音義同至儀禮之景乃以禦塵且擁蔽其面非褻也

施罛濊濊集傳濊濊罛入水聲案此與噦噦其冥爲賁噦噦同

○氓刺時也禮義消亡男女奔誘終相棄背故序其事以風焉

嚴氏粲曰刺時則上所化也男女之合不以正則不可以久雖悔何及所以戒也非美也

折中輔廣曰谷風與氓二詩皆怨而責之其詞直其始以正也氓怨而悔之其詞悲始以不正也夫始以不正後雖悔之亦無及矣是故過有悔而可改君子圖其終有悔而不可改君子愼其始始何以愼思其反而已矣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

○竹竿衛女思歸也

折中衛女之思歸者三泉水謀歸也載馳衛有事竹竿則衛無事而亦不謀歸徒思之而已聖人錄之者有取於其思也人倫之際身所能至者盡其心者盡其心

泉源百門泉也在左在右蓋自南面而言之故以西爲左東爲右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劉氏向曰能治煩決亂者佩觿孔氏穎達曰內則云子事父母左佩小觿右佩大觿成人之佩也毛氏萇曰能射御則帶韘鄭氏曰韘玦也即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以朱韋爲之用以彊弦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也嚴氏粲曰容雍容也離騷云遵赤水而容與祭義云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蓋舒緩之狀案芄蘭羅摩也蔓生籬落間結莢似蘭華未吐中有汁似卵清故名芄蘭爾雅知匹也甲狎也言其才能不匹於我不習於我

○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呂氏祖謙曰說苑曰宋襄公爲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存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折中母賢子孝如此無大故而被出則桓公之過也婦有七出斷以義也又有三不去原其情也聖人錄河廣亦嘗審其輕重而善處之使知有子之婦借令有逼亦當不可因私惡偏憎而遽出既傷夫婦之義而并絕其母子之恩也

嚴氏粲曰箋謂宋襄卽位其母思而作河廣之詩疏因以爲衛文公時非也衛自魯閔二年狄入衛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河廣一葦杭之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之時宋桓猶立襄公方爲世子衛懿文俱未立也

○伯兮婦王也衛人從齊侯伐楚其室家思而賦之勞以義也

案春秋僖公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詩言爲王前驅桓帥諸侯伐楚尊王室攘夷狄乃王事也二章自伯之東追叙從齊之始也首如飛蓬指伯也左傳魯使展喜犒齊師遺之潘沐則膏沐亦男子所用也誰適爲容亦王事靡盬不遑啓處之意言其雨其濛果出日皆齊之未能懲楚遂與之盟也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已當以身殉夫知夫當以身殉國而諸侯之不可不勤王事也焉得諼艸言樹之背憂之甚不能忘也非徒憂伯也其所憂者大也願言思伯使我心悔非爲伯而病其所病者大也

折中觀伯兮之詩言爲王前驅則義不旋踵雖婦人女子皆有同仇敵愾之心所謂四國有王於此見之矣

○有狐刺亂也違禮而行將有失身之患焉

案狐淫媚之獸綏綏龐尾如綏之垂也在彼淇梁欲濟也狐之濟必濡其尾人之涉水必濡其裳喻違禮而行必至失身故憂之語意與曹詩蜉蝣篇同

○木瓜美齊桓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廬于漕齊桓公
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
作是詩也

孔氏穎達曰戴公出處於漕爲齊公子無虧所救戴
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邱以封之則戴也文也
皆爲齊所救而封之也左傳齊侯歸公乘馬祭服歸
夫人魚軒重錦是遺戴公也外傳齊語曰衛人出廬
於漕桓公城楚邱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齊侯與之
繫馬三百是遺文公也胡氏安國曰木瓜美桓而夫
子錄之善衛人之情也昌爲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
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嚴氏粲曰木瓜美桓公衛人
之情也春秋不與桓公專封所以尊王也
家語孔子曰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

王風

○黍離閔宗周也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
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折中宗周者是文武所經營也是成康以來所世守也宮
廟陵寢皆在焉土田土山川險塞是天下之奧區

也大戎作難釁起一時秦襄力戰彼亦自復其仇耳
爲平王者留晉文侯鄭武公夾輔周室使襄公逐西
戎而居之則周可復興與宣王爭烈矣乃懼其侵暴
而卽安於東舉酒京而畀之秦異日者秦之代周實
始於此大夫行役興懷於彼黍彼稷者傷周之物產
而爲秦之粢盛也周之人民而供秦之賦役也呼蒼
天而問何人盍嘆平王君臣以國與人不知誰實倡
爲此謀也不然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舉世皆知而又
問何人哉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王役民無度也
君子于役之善衛人之情也昌爲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
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嚴氏粲曰木瓜美桓公衛人
之情也春秋不與桓公專封所以尊王也
期也卉木萋萋遊牝而詳言歸期也今至於不知
其期則是政令無節而不體民之心也公劉之詩曰
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未有用其身命而不
豐其衣食者今至求免飢渴則是糗糧有缺而不恤
民之身也民者國之本也平王東遷國家再造虐用
其民如此失本計矣
爾雅雞棲于杙爲桀鑿垣而棲爲埘陸氏佃曰羊性

是露晚出而早歸常先於牛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折中前分以執爵自嘲向思用世也故以賤爲悲也此以執爵相招止求全生也故以賤爲樂也

案君子以賤爲樂則國家之事可知矣故序云閔周也房中也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孔氏謂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也放通回舞位也蓋兩階間如山之門也簡兮曰公庭萬舞又曰在前上處是放之處也

○揚之水刺平王也

折中申侯弒幽王平王不討反命諸侯戍之事不順則令不行故獨周人戍焉而諸侯不與也歐陽修曰激揚之水不能流束薪猶平王政衰不能令諸侯也彼其之子周民謂佗國之當戍者也蘇軾曰不與我戍申怨諸侯戍而不得代也

申甫許皆姜姓國周語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也甫古文作𠂤謂爲呂書呂刑禮記引作甫刑古孝經作𠂤刑是也申今信陽州許故漢許昌縣甫即春秋傳之父城在襄城西

朱子曰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弒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仇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爲有德而不知其弒父爲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又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乃勞天子之民遠爲諸侯戍守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衰懦微弱而得罪於民俱可見矣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案申侯以太子故而弒幽王王弒而太子立則是平王與聞乎故也讀揚水之詩可以晉趙盾反不討賊之案斷之矣此春秋所託始之意也歟

○中谷有蓷閔公婦也婦人以無子被出詩人閔之也

案爾雅萑蓷今之麻銜艸也似蒹而葭而莖赤花黃其葉有毛有風不偃無風獨搖如雞尾故名莞蔚宜子之外平王皆不暇兼顧矣

許急故並戍之然諸姜

者之情乾荼菲修乾而莖葉條長也溼潤澤也暵旱也愉夫也因暵而乾因暵而修非薙之咎也兄雖暵猶溼安知非以荒蔚爲薙乎非婦無子而被出故曰何嗟及矣夫婦人無子當去禮也婦能有子而無子則不當去義也此七出之法後人所以不無疑議也

○兔爰閔周也

折中天下之禍莫大乎君子退而小人進故曰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爲之造之庸之小人爲國也百罹百憂百凶災害並至也斯時之君子前者離於罹後者寐於憂聽於無聽視於無視不能有爲也

者寐無聰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也兔爰爰而雉離羅以比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無爲不生事也無造不造言也無庸不邀功也小人生事則必立法立法而人不從則犯從之而不習則又犯故有一爲必有一罹所爲日多故逢此百罹也小人所造之言非簧鼓以惑君志即萋菲以陷正人故有一造即爲一憂所造日多故逢即爲一凶邀功者眾故逢此百凶也無聰則永無覺無覺則永不聞不事庶可免於禍矣此無聊之極思也

朱子曰爲此詩者益猶及見西周之盛故云然

○葛藟刺不睦也周室道衰民棄其九族焉

折中天性之親父母而下則唯兄弟其相親也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是故父母猶本兄弟猶枝也葛藟以枝蔓聯屬庇其本根故雖在河滸而終不漂流乃遠其兄弟而以他人爲兄甚而他人之父亦父之他人之

毋亦母之人皆一本已獨二本至於窮而無所依人乃始悔之亦已晚矣天下之遠兄弟而親他人者讀葛藟之詩其亦可以自反也夫左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

○采葛懼讒也王好聽讒言賢者懼焉

采葛蕭艾喻小人采葛比用小人之人彼采葛兮不致斥其君也一日不見不見君也如三月兮謂小人之易進一日不見人君已用之也姚氏舜牧曰葛生於初夏采於盛夏故云三月蕭采於秋後故云三秋

及必三年之久爲佳故云三歲張氏彩曰楚詞何昔日之芳艸今直爲此蕭艾也意益本此采葛謂用小人不專主聽

覩

○大車刺周大夫也征役令急民不得昏也

案大車重車也檻檻軺高貌毳衣毳冕也繡虎蜼蜼色青似葵虎黃似璃璃獸王也王之大夫四命其出國加一等故服子男之服也啍啍車聲也奔速也謂昏不備禮也予指大夫

○丘中有麻思賢也

折中民者邦之本也賢者民之天也序丘麻於王風不末聖人之所以爲東周也子嗟子國賢人之字也賢人隱於丘中藝麻麥果實以自給其友之在位者勸其出而仕也將其來施施來其天位也將其來食食天祿也貽我佩玖雖不貪位謀食亦當貽我以學之所得不宜懷寶迷邦也

棄子嗟子國益當時賢人有國者故以目此賢也如孫美者曰予郁子先也彼指丘中留滯也

鄭

○緇衣鄭武公善賢也

折中傳曰鄭武公善賢而賦緇衣緇衣賢人之服也倣又改爲無厭心也適子之館就見之也還而授粲廩人繼粟也其禮之也隆其養之也備此王公之尊賢者也

案此緇衣卽士冠禮所謂玄端玄裳黃裳雜裳緇帶爵韠玄冠服也周禮司服王之服日皮弁而下知大夫之服其齋服有玄端素端是士服有緇衣也

○將仲子刺莊公也

毛氏萇曰仲子祭仲也鄭氏康成曰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無論我里喻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無害我兄弟也段將爲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以父母之故故不爲也

呂氏祖謙曰辭雖拒仲而意則與之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於段非有所不忍也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則拳拳於叔而不得已於姜氏者可見矣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特迫於宗族國人之議論非愛段也其文見意而莊公之情得矣

申世故深而天性薄君子惡之

○叔于田刺莊公也

折中武姜愛叔段欲立之叔處危疑之地宜何如操心慮患而乃施與以市恩燕樂以明惠馳騁以示勇宜其不能終也抑莊公亦有過焉朱善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使莊公於叔段果能寵之以高位與之以大邑又使吏治其私已無令施惠而得眾且使城郭不得以擅完車乘不得以擅修卒徒不得以擅動則雖欲爲亂其誰與之今莊公不然始則恣其所爲而不問終則操之已蹙而不怨則是其與之者乃所以奪之其寵之者乃所以殘之也春秋書曰鄭伯克段于鄢傳曰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得此詩之意矣

嚴氏粲曰詩人之意謂段之不令而羣小相與慫慂如此必爲厲階以自禍莊公曷爲不禁止之乎故序曰刺莊公也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

折中孔氏穎達曰叔貪才特眾必爲亂階而公不知禁故刺之

鄭氏玄曰纍虎危矣以此而驕其兄則更危故曰將其傷女言其不可恃也二章極言叔之材武而致傷也三章極言叔之整暇恐其以示整暇而致傷也材武之忌小整暇之忌大凡叔之所狃者皆足以致傷叔不知而國人知之

案磬控控弦如磬也縱送縱馬逐禽也乘鴇馬驪白雜毛似鴇也爾雅改作騇非

○清人刺文公也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

胡氏安國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其所制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案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安得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離散而不之恤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責之深矣

集傳左執轡而御馬者也旌還車也在車之左執轡而御馬者也旌還車

仲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是其事三百篇言彼其之子者或指所刺或目遠者則皆彼之故知此爲陳古也洵直且侯所謂死義生禮者也

折中舍命而後能司直常伸之氣節從淡定出也司直而後爲邦彥蓋世之勳名由節義生也

○遵大路諷莊公也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詩人諷之

案此舉朋友之相棄者自盡其禮終能全交諷莊公當盡臣禮以感悟王不當怨之也我惡我靳所以貳

也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所謂故好也摻當作操字誤也寔與接通摻毛傳云犂也犂此直操字之譌與月出及抑戒之懆譌爲慘正同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莊公多內寵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孔氏穎達曰以莊公之時朝廷之上不說有德之君子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以刺之

歐陽氏修曰詩人刺時好色而不說德乃陳古賢夫婦相警勵以勤生之語其卒章又言知子之來相和好者當有以贈報之以勉其夫不獨厚於室家又當尊賢友善而因物以結之此所謂說德而不好色以刺時之不然也

案左傳祭仲曰君多內寵是莊公好色之證子夏曰賢賢易色未有好色而能說德者

○有女同車睦于齊也

案春秋隱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自是齊鄭交睦此詩所稱與陳風彼美淑姬語正相類

○山有扶蘇刺陳侯也舍鄭而親宋衛

案扶蘇荷華色相駁喬松游龍德相匹言陳鄭宜相好也狂且曰宋殤公狡童曰州吁也扶蘇蘇也一名荂也狂且曰宋殤公狡童曰州吁也扶蘇蘇也一名桂荏一名茯苓言拔而猶活今俗名薄荷齊民要術名博穀蔓生莖葉碧色似荷故類舉之橋松松之偃蹇如橋者游龍龍古之大而偃者爾雅紅龍古其大者鼉卽今鳳仙花二物亦相似

○揚之水憂王室也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詩人憂之也

案揚兮喻王室衰弱叔伯指周之執政不敢斥王也倡予和女爲天子謀亦以風莊公也

○狡童思睦陳也

案陳在鄭東南時陳衛方睦鄭衛修怨鄭欲有事于衛則恐陳之議其後故思睦於陳也狡童亦指州吁子指陳桓也

○褰裳請成于陳也

案自陳之鄭必涉溱洧故云云子指陳桓他人他國狂童亦指州吁也狂童之狂言不可與善也左傳昭公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于太叔賦褰裳宣子曰善哉子之言信不宥是事其能終乎太叔益欲從晉

而苦楚人之狂故望子善其言也

○丰陳人來請成也

案左傳鄭伯請成于陳陳侯弗許自隱六年鄭伯侵陳明年陳五父如鄭涖盟知是陳人悔也此詩其請成之辭與陳風東門之楊語意絕類疑卽五父作也

俟者堵歸而俟故先卷後堂

○東門之墠許陳成也

折中除地爲町曰墠圃畦也茹慮圃者之所種也栗長道樹也爾雅茹慮芽蒐陸氏璣曰茹慮今圃人或作町種蒔貨殖傳云庖丁千石亦比千乘之家左傳趙武魏絳斬行栗注行栗表道樹

○風雨陳人來涖盟也

毛氏萇曰興也風且雨雞猶守時而鳴鄭氏康成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思而見之云何而心不說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折中學校廢壞師儒不安其職而去閔其弟子之失學而

賦此也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當直師弟朋友之相思哉以爲學校不可一日而不興人材不可一日而不育教化不可一日而不明也

案爾雅衿謂之襟衿謂之褾衣小帶也佩衿謂之繼中帶也佩衿所以約紐用組長齊於帶一名結卽此詩所云衿也弟子編帶衿則用青故曰青青子衿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緣衿與純同色也青子佩亦組綬之色禮士佩瑲珩而繅組綬此用青青子之飾也嗣音亦弟子之飾也嗣續德音也思齊曰太姒嗣徽音來來學也挑穹止便習貌與佻佻公子之佻同達有智貌在城闕兮廢學而事游觀也

城闕城門上棚如闕也毛云乘城見闕孔云城之上別有高闕皆疑議之詞某氏引禮運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謂觀卽闕也而聖人游之則觀闕何嘗不可乘之候望不知彼所謂觀乃魯之觀臺伯玉夜過闕而下聖人乃白晝乘闕哉

○揚之水輸平于魯也

案春秋隱公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秋會伐

鄭先是公之未立而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是宋殤
爲寧與鄭有舊怨也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
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冬宋人伐鄭圍長
葛六年春鄭人來輸平此詩蓋述其輸平之意也揚
之水不流束楚喻己小弱也終鮮兄弟唯予與女魯
鄭同姓也無信人之言人實迂女欲其無卽於宋也

○出其東門忽辭昏于齊也

案齊在鄭東故稱東門有女如雲設言姪娣之眾盛
也左傳公昏于齊桓公昏齊在三年七月齊侯欲以文

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
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
爲君子曰善白爲謀

閟閟城隅門也爲臺高於城門天子九雉諸侯七雉四方如堵
故曰閟中虛似臺故曰閟爾雅閣謂之臺毛傳云閟
閟城臺是也

○野有蔓艸思遇賢也

案詩以蔓艸之得露興已得見賢也左傳鄭伯享趙
孟於垂隴子太叔賦野有蔓艸文子曰吾子之惠也

六卿餞韓宣子子太叔賦野有蔓艸宣子曰孺子善哉
吾有望矣韓詩外傳孔子遭齊桓木子於郊愀益而
語終日顧子路東帛以贈子路對曰士不中道相見
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乃誦此詩以曉之
是皆取士君子邂逅相遇爲義

○溱洧刺失政也鄭國無政俗多遊冶焉

案此如後世竹枝詞張氏彩曰篇中士曰女曰皆旁
觀述之詞所謂直書其事而其惡自見者也

蘭蒿也扃倘門謂之閒門閟不遂謂之閟蘭艸之葉
似之故名史記仲冬蘭根出是也秉蘭正月春禊也

溱洧瀏瀏是東風解凍之時也案春蘭葉青秋蘭葉
綠楚辭言素枝紫莖皆謂花猶稱北蘭之莢爲支也

秋蘭一名薫根似車轄也仲夏始華故夏小正五月
蓍蘭也又有澤蘭似蘭而大有光澤名醫別錄謂之
虎蒲今名蟬花後代醫家以今之孩兒菊爲蘭此乃
古所謂蘋澤葉頗似藍而非蘭也勻藥今藥中芍藥
也華與葉俱似勻故名爾雅芍鼻莖此言似鼻之庳其
掌也此華藏之久而猶香故可相贈

齊

○雞鳴思賢妃也齊君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李氏樗曰自古人君修身謹行非特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貞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之姜后齊桓之衛姬楚莊之樊妃是也

毛氏萇曰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東方明則夫人纕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孔氏穎達曰夫人御於君之禮大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玉佩於房中告云甚氏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言匪獨雞鳴乃是欵晨而蠅聲亂也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月本作日言匪徒辨色乃是日已出也如此則與女曰雞鳴士曰昧旦語意相類似較舊說爲長古文㊀㊁二象相近故誤

徐氏常吉曰不曰君之荒於內而言已之甘同夢不曰以君之故憎我而反言以已之故及君其言溫厚和平案無庶予予憎庶猶使也書曰明庶以功又曰咸庶中正

○還刺荒也齊君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

范氏祖禹曰表記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國君禽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爲賢閑於馳逐爲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道可不愼哉

章氏潢曰子之還兮已舉人也謂我儇兮人譽已也並驅則人已皆與有能也詩人直述其詞不加一語以致美刺之意然齊人矜夸之俗昭然不容揜矣

案猶禡同古音並讀如休

葉氏向高曰禮惟天子不親迎使三公逆后諸侯以下皆當親迎故冕而親迎夫子所以告哀公履綸逆女春秋所以譏紀子也是故親迎于渭是世子而親迎也韓侯迎止是諸侯而親迎也案春秋桓公三年秋七月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逆姜氏於謹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會齊侯于謹者爲齊侯來而會之不爲逆姜氏也夫人姜氏至自齊不言

以生非親迎也以胡傳及葉氏之論觀之此詩爲刺桓公無疑矣著亡同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亡人君視朝所在之處也充耳瑱也天子用玉諸侯以下各以其等瑱有光色瑱實則諸侯當用琇琇者今白石英也瑱生於耳旁以青以黃纊也所以縿瑱也東方朔曰韞纊塞聰蓋天子纊以黃諸侯以雜色歟

○東方之日刺魯桓公也公與姜氏如齊瀆夫婦之禮也

案春秋桓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左傳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日月君與夫人之象也彼姝者子指文姜也在我室兮婦人無外事也履繫也即就也即于齊也發發行也閒頗師古曰宮中小門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故刺此詩而公之

案春秋桓公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于讙所謂齊子由歸也夫人姜氏至自齊所謂既曰得止也于有七年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平齊紀也齊欲

毛氏萇曰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於朝

辰時也李氏樗曰言不能時節其夜之早晚黃氏櫄曰若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則當刺挈壺氏不當刺朝廷若朝廷興居無節則當刺朝廷不當刺挈壺氏今詩人明責之者蓋詩人微其意以責其臣而作序者原本以責其君也鄭氏笺曰興居號令非晨夜者所得司無所歸咎不敢斥君而求諸挈壺氏所謂敢告

侯夫云爾

案此襄公時詩蓋總荒之甚時復淩遲故云不夙則莫也齊語桓公曰昔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冻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疑此與雞鳴還並刺襄公之作也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此詩而公之

滅紀曷爲與紀平欲賓魯以會文姜也所謂曷又憎止也十有八年公會齊侯于濼齊侯邀文姜也所謂曷又從止也公與姜氏遂如齊夫人在會也公令夫人在會是養姦也所謂曷又鞫止也會畢而遂如齊公從夫人也夫人從齊侯公從夫人是縱姦也所謂曷又極止也因是而公薨於齊遄其後也齊襄公亦被弒矣新臺南山之事聖人所不忍言而經存之者所以示戒也淫亂之禍不弒則亡是故新臺賦而衛滅株林賦而陳亡南山賦而魯桓弒於前齊襄弒於後朱子曰南山茫狐比齊襄公居高位而有邪行也屨必兩緎必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前二章刺齊襄公後二章刺桓公也

後天有顯猶固若是其不爽也可不戒哉

案南山濼之山傳云齊南山也魯道據水經注在鉅平縣故城東汶水上曹氏粹中曰屨人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注云有纁屨黃屨白屨黑屨散屨所謂五兩也許氏謙曰禮書二組屬於舃順頌而下結之謂之纓纓之垂者謂之綏鄭氏康成曰

案此詩當作於魯莊公二年文姜自齊復歸於魯之後遠人指文姜總角并兮謂莊公迨時公之生十五年矣

○盧令刺襄公也狩于禚以會文姜也

案春秋莊公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曷爲會於禚以齊侯狩於禚也齊侯曷爲狩於禚要文姜故詆於狩也詩三章皆道其美無貶詞然盧令與其人並稱意蔣見矣

○敝笱刺法敝也文姜孫於齊魯不能討更縱之歸也

折中齊子歸止復歸於魯也曷爲復歸於魯前孫於齊也

魯桓公之薨於齊也文姜與焉是弒君也齊襄內亂文姜弒君有王者作比而誅之甯待問哉今齊襄妄然居齊文姜公然歸魯是法敝也故言敝苟不能制魚以比法敝不能討賊所謂網漏吞舟也哀姜與弒閔公而孫於邾僖之元年夫人姜氏薨於夷齊人討之也取之於邾而殺之於夷也不書殺無譏也以爲當殺也書齊人以歸譏之也與夫弒則義已絕不可以附葬不可以祔廟則不歸可也文姜之罪甚於哀姜而孫焉者乎

姜前乃縱之歸齊襄固不容誅抑魯人亦有過焉宋襄公之母被出尚且終身不歸況與弒而孫焉者乎孫而又容其歸則無以處之矣異日之會齊侯自此歸始也春秋不書文姜之歸國史失之也刪詩而存敝笱所以補春秋之闕也故曰詩與春秋相表裏者也

○猶驅齊人刺文姜也姜數會齊侯齊人惡之

折中齊襄文姜無責耳實是魯莊之罪也文姜義當絕乃使歸爲夫人歸已非矣又使出會齊侯是重辱國也

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薨于齊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祝丘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又會齊侯于穀此事以書而莊公之罪著矣

發夕言齊子於是發於是夕

豈弟毛訓樂易集傳云無忌憚羞惡之心是也爾雅訓發非

○猗嗟刺魯莊公也

折中射則臧兮餘無可述也此則其猗嗟之意微露於言外也展我甥兮夫甥者因其母而名之也親其母獨不念其父乎而猶曲盡甥禮如此也此則其猗嗟之事顯露於言中也以禦亂兮能禦其細而不能禦其大也此則其猗嗟之心有所不忍言也夫齊襄者魯莊不共戴天之仇也莊公而明於爲子之道也者以射宋萬之僕姑貫齊襄之胸可也顧乃畏齊之強徇母之欲已不可以爲人又與之狩是亦不可以已乎狩于禚夫禚

齊地也曷爲狩于嶽公如齊也公曷爲如齊朝襄公也朝則曷爲狩誇其善射也曷爲與齊人狩齊襄卑公也公不恥也而誇其善射其所以自辱也三言狩嗟深嘆之也

魏

○葛屨刺褊也魏地陋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子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王氏志長曰葛履履霜儉也女手縫裳勤也勤與儉襍六書故云裳斂積也攷鄭注攷工記云斂謂殺縫向背若今時摻手有文飾貌从參與彡同

案履霜者逆女之時摻摻手有文飾貌从參與彡同今辟裨褘卽襍音義同辟裨褘似斂是褘爲辟積之證

而已哀當時魏之卿大夫皆習其君之教而爲此褊急無禮之行故以爲刺也佩其象揥則非士庶已下可知汾沮洳云殊異乎公族風人之意益昭然矣不然風之趨於奢與情也若水之就下也而謂聖人汲汲以刺褊立教令奢與情者得藉口哉張氏栻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葉傳夏葛屨冬皮屨文婦未廟見之稱也娶婦

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宛然讓貌而辟者必左袪掃貴者之飾孔氏穎達曰夏日之有葛屨猶締綌裕所以當暑特爲便於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雖夏猶當用皮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婦入三月乃見於舅姑之廟若有舅姑則士婚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不待三月也雖卽見舅姑亦三月乃助祭行未祭行亦未成婦也

案履霜者逆女之時摻摻手有文飾貌从參與彡同

襍六書故云裳斂積也攷鄭注攷工記云斂謂殺縫向背若今時摻手有文飾貌从參與彡同今辟裨褘卽襍音義同辟裨褘似斂是褘爲辟積之證好人猶良人掃所以掃髮去垢古男女並用之字本作掃卽掃一作掃或省爲埽卽埽字古文相似而譌彼注云刀鞞非也

○汾沮洳刺儉也魏之君子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案一章美無度言雖美而無度也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二章美如英雖如英而無度也三章美如玉雖如玉而無度也蛇所謂不得禮者也公行公族皆晉官公路者掌公之路車公行主虎賁之行列晉以

卿大夫之庶子爲之公族掌公族之宗族之卒秉卿大夫之適子爲之孔氏穎達曰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立乃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其庶子爲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公許之趙盾爲軒車之族服虔云軒車兵車之倅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莫今馬與鈴也結實似人瞑目故名莫藑牛脣卽大劇也莫似鷹鈴故以興公路桑有行列故興公行藑華搏簇故興公族攷春秋宣二年靈公弒成公立此與園有桃之詩當皆作於是時

○園有桃刺追賊也晉趙盾弒靈公魏之賢士獨知之刺晉人追賊也

案宣公二年左傳晉靈公不君宣子驟諫公患之飲之酒伏甲攻之不克遂出奔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此詩之作正指其事園有桃紀地也其實之殽之意情見乎辭與蓬狐書法並千古矣

○陽岵孝子行役思父母也

折中聖人錄陽岵教天下以中道也單旅之際原不可貪生而失之怯亦不必輕生而傷於勇此其道惟在於愼愼之云者詳審而斷以義也猶來云者原非期以必來也義猶可來乃望其來益欲其立功而生還非教以貪生而苟免也采薇之詩曰我行不來義不可來也能致其身乃不辱其親盡忠亦所以全孝也陟帖之詩曰猶來無死義猶可來也終君之事而復不背親之恩盡孝正所以全忠也

毛傳云三章章六句案一章子曰止爲韻二章季麻兼爲韻三章弟偕死爲韻

爾雅山多艸木岵無艸木峘岵古也徑路難測也峘默畜所奔駭也毛傳誤倒

○干祿之開趙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而食之既而與爲公介获甲之起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紀事也心之憂矣一綱淪九法斁也我歌且謠欲人知之也彼人彼宣子也蓋亦勿思思則知之也討賊

自亡也此詩宣子出亡而思之之辭十畝之閒十畝之外思往事也行與子還欲與俱歸也行與子逝欲與俱亡也

○伐檀刺貪也

鄭氏康成曰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肯受祿昌氏祖謙曰坎坎伐檀寘之河干悠然遠俟而不怨寃窮而不憫者也國人見君子在下者如此而小人在位者如彼乃責之曰汝未嘗稼穡禾何爲而積汝未嘗狩獵貆何爲而來獨不見夫彼河干之君子義不素餐親伐檀以自食者乎此特旁觀者之辭若所謂伐檀之君子方且陶陶不改其樂豈較短量長者哉

案坎坎伐檀所謂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也寘之河干不用也河水清且漣猗阻不得進也曰爾曰彼固是刺貪者之辭伐檀乘車將以致遠也河汎水溢則道不可行矣故棄之河干焉漣漪落渚清而大波繼起則汎濫安有已時哉是以君子愀然返駕恥無道之

折中永號長呼也催科之聲也

案爰得我直王伾引之云直讀爲職職亦所也引哀十六年左傳克則爲卿不克則爲虜職職亦所也史記伍子胥傳作固其臧也爲臧所同義之證又據管子明法篇孤寡老弱不失其職漢景帝紀令亡罪者失職武帝紀有免失職者以聞諸失職皆謂失所也故得所亦謂之得職管子聖人法天地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趙廣漢傳漢爲京兆尹威制豪強小民

得職顏師古注得職得其常所也職與直古字通故
蒲五職之職又作埴 羊舌職之職又作直赤埴之
埴又作戠是其證也

唐

○蜡唐人祭蜡而作也蜡深思遠慮而用禮有堯之
遺風焉

聚郊特牲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
聚萬物而索饗之也伊耆堯號蜡之祭始於堯唐者
堯舊都也蜡以移民或至一國若狂好樂無荒唯唐
人有堯遺風故詩首蜡蜂也周十二月夏正十月故
曰蜡蜂在堂蜡而息民既蜡若子不興功故曰役車
其休輔氏廣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張而不弛文武
不能也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
好樂無荒良士瞿瞿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職思其
居職專也審也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張公也不能弛於政治國將爲沃有焉
張氏栻曰山有樞之詩益傷之深也謂他人謀子之
國後嗣且不可保矣子有衣裳車馬何不曳婁而馳
驅子有廷內何不洒埽子有鍾鼓何不考子有酒
食何不鼓瑟以喜樂以永日一日宛然而死則爲他
人之所有是傷之深也雖然昭公惟具頴墮不立百
事廢弛以至此極使其於物能用之以其節而舉之
以其時則又能自強於政凡所施爲各有條理不至
若是其危殆矣故不曰閟而曰刺焉

榮屯婁衣窶勤政事也馳驅車馬習戎備也洒埽廷
內接羣臣也考擊鼓鍾燕嘉賓也當於洒食琴瑟不
衎所以自樂也昭公皆不能然此即自事廢弛不能

自強之實也

鴛有樛衎雅樛白枌孫炎云樛之白者名枌東門之
枌毛傳云枌白樛也內則枌榆鄭注亦曰樛白者枌
廷內經義述聞云廷與庭通中庭也內堂與室也周
宮寺人王之正內五人鄭注正內路寢夏小正傳燕
燕泥而就家人內此內字皆兼堂室言亦有專謂
室爲內者明堂位正義引尚書大傳天子堂廣九雉
三分其廣以一爲內五分其內以一爲高史記封禪
書有芝生殿房內中淮南衡山傳閎太子使與妃同

內豬少孫外戚世家女亡歷內中牀下列女傳兒子與己子在內中鼂錯傳家有一堂二內論衡別通篇宮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內內中所有神位所廬繩帛亦以一丈爲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此皆專指室而言之者也然則廷內詔庭與堂室非謂庭之內也

○揚之水憂晉也晉弱沃強賊黨在內難將作而昭公不知故詩人憂之

案左傳晉穆侯之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侯卒仇立是爲文侯文侯卒昭侯立封成師於曲沃是爲桓叔其後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嚴氏粲曰時沃有篡宗國之謀而潘父陰主之將爲內應而昭公不知此詩正發潘父之謀也又曰昭公諸詩皆以沃強爲憂此詩末章之云反鄽以見意故泄其謀欲昭公知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案昏姻不得其時謂男女過時非謂失嫁娶之時也東薪即下東芻與楚所以秣馬也漢廣曰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鴛鴦曰乘馬在廄秣之稱之是也三星毛傳以爲參宿鄭箋以爲心宿朱子集傳取鄭義蓋昏禮以霜降後行之而親迎則必及春桃夭匏有苦葉七月東山及此詩可互證也薪楚可刈俱非秋冬時事也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幷爾

呂氏祖謙曰苟以他人爲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相親比也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佽助也蓋深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比苟非兄弟必不相佽助信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也

折中曲沃之子孫日眾矣晉若不知憂也而又疏忌其兄弟椒聊杕杜比而觀之孰存孰亡不待知者而後知矣抑沃之桓叔莊伯以晉無兄弟之故而取其國乃獻公又忌桓莊之子孫而戮之文公以後中軍執政不用公族卒爲六卿所分遠兄弟而親他人後先相望也前覆而後不鑒何哉

案佽亦比也車攻曰決拾既佽羣射說文驚視也嗟行之人四句東萊讀詩記云他人如可恃則行路之人胡不來相親比凡人無兄弟者胡不來相佽助孔氏穎達曰在位之臣當助君憂民經二章皆刺在位不恤其民也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兩胡不字俱作決詞

位懷惡不恤下民之辭釋訓居居寇究寇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此言懷惡而不與民相親是不狎習也用民力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也

案居倨通居居傲狠也究究猶察察也自由也人有至貴居亦以居爲倨鄭箋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孔疏箋以民與大夫卑縣隔不應得有故舊恩好而此云維子之好故解之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朱子曰昭公七年潘父弒昭公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公之子平是爲孝侯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鱓立是爲莊伯伐翼殺孝侯晉人立其弟鄂侯六年莊伯伐翼鄂侯奔隨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光是爲哀侯元年翼人復逆鄂侯而納諸鄂二年莊伯卒子稱立是爲武公九年武公伐翼逐翼侯於汾隰夜獲之晉人立哀侯之子是爲小子侯四年武公殺之明年遂滅翼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三十八年武公又殺之自孝侯至是大亂五世矣

折中春秋隱公五年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於翼桓公九年虢仲爲伯梁伯翦伯賈伯伐曲沃所謂王事也伐曲沃而不能克立晉君而不定所謂靡盬也晉人以此之故征役不已而至於失所原其始皆由於失常夫常者人之倫也君君臣臣是謂倫常今曲沃以大夫而篡弒臣失常也王命不能行於曲沃君亦失常也至於王命不行則亂無由定矣無所可望故望天也所望天心厭亂厭我王心赫然勵精以圖治則君能出令誰敢干之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則曲沃之篡弒不作而虢公虢仲之征役亦已民乃得藝黍稷稻粱以養其父母上下皆復其常矣故有常而後有極有極而後有所此實撥亂返治之要道非空言也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常之謂也

陸氏璣曰鴇鳥連蹄性不樹止則爲苦

○無衣刺晉武公也身負大惡以賂受爵詩人述其請命之意以刺之

案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爲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著武之惡釐之失也

周禮典命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爲節天子之卿六命傳曰變七言六者謙也孔氏穎達曰侯伯入爲卿士依其本國之命不服六章也晉之先也不得有六章之衣而云豈曰無衣六者從上章之文飾辭以請命耳非實有也案侯伯入爲卿士依其本國

之命周禮無明文以公卿大夫出封加一等例之則侯伯入爲卿士當降一等近於王屈也典命又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是此所謂衣衣歟

○有杕之杜刺晉獻公也殘賊無親賢者不至焉

案有杕之杜生於道左無親也彼君子兮噬肯適我言不肯至也噬逝詩作逝孔子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是親親乃尊賢之本也今獻公寧特若此彼君子豈肯至哉然致飾義之士修其道致守節之士修其禮誠使中心好之致其敬盡其誠則賢者或庶幾至焉曷又止以飲食御之乎曰彼者告獻公之辭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完

孔氏穎達曰獻公以莊十八年立僖九年卒案左傳莊二十八年晉伐驪戎閔元年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三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八月晉侯圍下陽冬滅虢又執虞公八年晉里克敗狄於采桑見於傳者已如此

录其好攻戰也

案唯好攻戰故多喪此述婦人送夫之葬哀傷之情所以刺之也野域楚棘葬所也角枕錦衾葬具也子美亡此亡於此也知死謂之死既葬謂之亡誰與獨處猶亡者言誰於與者獨處而已居墓也室壙也

折中夏日永冬夜永百年之內無時不思要死而相從耳歸於其居則有與同處矣歸於其室則有與同息且同旦矣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言焉

折中驪姬之譖申生其事甚易明也曲沃之脏置諸宮中已六日矣未有毒在肉中六日而不腐者苟亦無信則其惕立見而惜乎其遽信而遽從之也唐德宗以郜國公主之故欲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爭之日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開一日上開延英殿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沿悔無及矣太子仁孝無他也此則舍旃舍旃之明驗也小弁之詩曰君子不惠不舒究之舒究云者舍旃而徐察之謂也又曰采苓者必至首陽之巔覩其苓而采之人之爲言未嘗日視

則姑勿遽信案采葛直說聽讒故以葛蕭艾爲比此是說以讒言爲善言故以采苓采苦采葑爲比采是聽取之義也

案序以爲刺僖公之聽讒邪齊補傳云工讒者始以甘言投之譬則苓苓味美也繼以苦言動之譬則苦苦味惡也終則甘苦之言並進譬則葑葑上美而下惡也驪姬始請申生居曲沃此甘言也繼夜半而泣言申生將行驅於君此苦言也又請君老而授政乃言申生將行驅於君此甘言也繼以此甘言也繼夜半而泣

秦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效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案秦自非子已封爲附庸至宣王命非子曾孫秦仲爲大夫攷周禮王之大夫四命其出封加一等是秦仲已得列於子男之國故云始大

折中國之將興必有嘉祥所謂祥者非符瑞之謂也物產茂育人心和樂則爲祥莫大焉觀此詩之所咏車眾馬多武備足也秦栗桑楊種植盛也力耕勇戰之業

兆矣其君能通下之情而忘分以盡歡其臣能感君之恩而及時以自獻其慷慨沈雄諸國不逮也招八

州而朝同列有以也夫然邦家新造首重寺人識者憂之故開國之規模不可不愼也

嚴氏粲曰秦反周之政者也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世道興衰升降之機在是歟沈氏守正曰未見而傳衛之森嚴所見而略其名分與國巾雄傑之士慷慨悲歌勉其及時以就功名卽安能邑邑待數百年之意也讀車鄰秦之規模定矣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鄭氏康成曰始命命爲諸侯也秦伯卽位黃氏櫄曰田狩之事園囿之樂何足爲美以襄公救周有功而始受天子之命則雖田狩園囿人亦樂與之也

折中齊公始命爲伯而有岐豐之地遵周之遺制用周之民故其射御田獵之事猶不異於古所云觀其奉時辰牡非所謂一發五豝乎公曰左之舍拔則獲與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同矣遊於北園馬閑犬息所稱蕭蕭馬鳴徒御不驚者其庶幾焉故曰此之謂夏聲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案嫻子毛鄭皆謂能以道嫻於上下使君臣和合孔疏申之以嫻如卷阿吉士嫻於天子嫻於庶人之嫻又如文王四友有疏附能和合他人使相親愛不惰已能愛人而已子者于子雍以爲卿大夫之稱辰牡辰通麎麋牝麎牡麎與牡也諸獸麋最智而難射恆悟乘逸故專舉之

○小戎美襄公也

折中此襄公命將使伐西戎將士之妻思而賦之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貞師出以正也丈人老成之將也大西戎殺秦仲是襄公不共戴天之仇也又殺幽王于是王法必誅不赦之賊也今襄公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兵以義動可謂貞矣故婦人女子皆知敵愾而無怨心也所用之將又能嚴以自衛溫以和人老成持重而宣布德音非所謂丈人乎宜其克復仇恥而基伯王之業也夫其攻守異勢而仁義不施乃始皇之過若襄公之經營締造則曷可少哉讀騶虞小戎庶幾哉

有車攻采芑之遺風矣板屋者西戎之俗以板爲屋也溫其如玉美其德也戎事雖尚威究以德爲本故曰德威惟畏也亂我心曲則其思念之靖不能自已也邑城也前板屋野處也今在邑則築城也患西戎之侵盜故築城以自衛且以鎮撫之也方將也我我君子也言既築城則必久居將不知以何時爲歸期我胡然而念之益以義止情勉君子使久居其地也載寢載興起居不甯也厭厭安重也秩秩有序也言既在邑而久鎮撫之當老成持重勿遽近功宣布德音使秩秩有序自近及遠則威惠所及彼將自服如趙充國屯田以制羌實伐戎之要道也

孜工記輿車欲弇集傳小戎兵車也凡田車乘車兵車廣皆六尺六寸軫深四尺四寸五五車也棼歷錄然文章之貌也梁輈輈形窮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五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游環貫二轡者也軜以皮二條係於驂馬之頸續軜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爲飾也暢長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暢轂騵駵文也馬後左足白曰騵赤馬黑鬣曰騵中兩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騧驪黑色也盾干也畫

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爲車上之衛觼軜猶扃鐊觼軜亦消沃白金以爲飾也伐駟四馬若以淺薄之金爲甲欲其輕而易於馬以白金沃乎之下端平底者也蒙雜也伐中干也盾之別名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盾上也虎韔以虎皮爲弓室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閉弓檠也儀禮作弛紲繩縢約也以竹弛弓之裏檠弓體使正也黃氏震曰盾狹而車廣一盾不足爲衛必二盾比而合之此與三代聖王之法如春溫秋肅之相反故周之獻民有抱道不仕而隱於山巔水涯者焉夫君子非不可得見順其道而求之未嘗不宛在也而惜乎秦人終不能遡游從之也

案遡洄遡游滁洑曰洄平淺可游曰游逆上曰遡爾雅說誤

○終南考新廟也春秋考仲子之宮

案本紀秦世居西垂非子封爲附庸別居槐里寔公徙平陽至德公乃徙雍案皇輿表今西安府興平縣是也此詩因考新廟而頌禱之辭也記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

終南在雍之南故作廟面之條梅廟前樹也至止至於廟也錦衣狐裘皮弁服也記曰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是也皮弁衣裳皆素故以素錦爲衣而裘用狐白記所謂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也其君也哉宜居臣民之上也敝衣繡裳玄冕服也記所謂玄冕以祭也壽考不忘如云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也聽朔於廟門故稱條梅條梅祭在廟中故稱紀堂玄冕服一章故稱敝衣

條梅爾雅柚條時英梅雨果皆北方所少故以爲珍

紀堂述聞云凡詩言山有某物者皆指山之卑木而言凡百章言卑木者下數章皆言卑木亦不易之例今二章乃言山與詩例不符紀堂讀爲杞棠條梅杞棠皆木名紀堂假借字耳白帖終南山類引詩作有杞有棠唐時齊魯皆亡惟韓詩尚存所據殆韓詩也

棠杞枸杞杞棠秦產之美者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集傳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爲盟主也宜哉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案穆公於此甘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爲穆公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則三子亦不得爲無罪今觀臨穴惴慄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壙其罪有所歸矣又案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時出於戎狄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能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嘆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爲非也嗚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公孫支於晉詢茲黃髮昧昧思賢故士多歸之康公意怠賢人公焉觀不承權輿之詩可見矣其上棄之其下思之並責其不可果於相忘此亦忠君憂國者

之用心惜康公既棄君子并思君子者而亦棄之也

國無小用賢則強亦無大棄賢則弱君子是以知康公之無能爲也

案晨風鴥鳥投於北林比康公棄賢公之他國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亦以先君之意責之

六駮陸璣詩疏駮梓榆皮似迷縻又似駮馬引古諺斫檀不論得迷縻迷縻尚可得駮馬爲三木相似之證某氏云此詩下章棣棣哲以山隰之木相配言不應此章獨以獻配斷當以梓榆之訓爲正

○無衣勤王也

折中案此詩當在黃鳥之前康公以後無勤王之事史稱襄王出居於鄭使人告難於秦晉秦穆公將兵助晉文公納襄王殺叔帶此所謂王於興師也自平王東遷之後而愛伯叔母之故而愛伯叔母之故而愛甥舅則講信修睦兵戎何自起哉案無衣當在黃鳥之前此詩又無衣之前然則詩之錯簡亦多矣

東遷之甚者

案僖公二十五年左傳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遂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溫左師逆王是秦穆王固已興師矣

康公念母也

之母晉獻公之女也秦穆公納管文公康公送之母晉獻公之女也秦穆公納管文公康公送勇氏如見母焉故悠悠思之也經錄渭陽廣愛伯叔者父之兄弟也舅者母之昆弟也苟能因之故而愛伯叔母之故而愛甥舅則講信

折中康公之見

也夫

愛父

○渭陽公二十五年左傳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遂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溫左師逆王是秦穆王固已興師矣

康公念母也

之母晉獻公之女也秦穆公納管文公康公送勇氏如見母焉故悠悠思之也經錄渭陽廣愛伯叔者父之兄弟也舅者母之昆弟也苟能因之故而愛伯叔母之故而愛甥舅則講信

折中康公之見

也夫

愛父

雖未絕王固已興師矣

晉侯遂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溫左師逆王是秦

言於

吾侯

案僖公二十五年左傳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

晉文公納襄王殺叔帶此所謂王於興師也自平王東遷之後而愛伯叔母之故而愛甥舅則講信修睦兵戎何自起哉案無衣當在黃鳥之前此詩又無衣之前然則詩之錯簡亦多矣

案薛奕之詩曰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采菽之詩曰雖無予之路車乘馬皆天子贈之予之也此詩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則諸侯亦以相贈矣蓋周室東遷禮樂征伐之不自天子出久矣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

折中自是穆公之伯業衰矣故康公屢敗於晉桓景哀悼

致世不競以及厲躁簡公出子之不衛皆權輿之詩
爲之兆也是故讀小戎無衣之詩人心合而知秦之
必大讀晨風權輿之詩人心離而知秦之中衰
案夏屋卽閟宮所謂大房明堂位所謂房俎鄭康成
曰大具食我是也集傳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生穆
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
怠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
意怠不出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申公白生強起
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

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
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
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
毛傳夏大也鄭箋屋具也孔疏屋具釋言文升菴經
說則據字書夏屋大俎也謂大俎卽禮所云房俎閟
宮詩之大房案屋與房亦有辨屋是俎面兩端飛攔
之名凡棬橛棋房皆有之房則俎前及兩端足閒有
嶓似房也渠俎上遂以寫肉汁也集傳主王子雍之
說以屋爲屋宇渠渠爲高廣貌益因楚辭招魂亦有

夏屋之名故云然然於下文不貫
四籩毛傳云黍稷稻粱也孔疏云公食大夫禮備設
器物故稻粱在簋此言每食則是平常燕食器物不
具故稻粱在籩案此疏剖析甚精偶者舍禮經而祟
說文之繆解反目疏語爲拘閡矣

陳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鄭氏康成曰子者斥幽公也孔氏穎達曰經之所陳
皆幽公之事隱四年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

侯說子則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
子之蕩兮序宛丘刺幽公也毛傳解之曰子指大夫
經所陳乃大夫之事由君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事
以刺之案此陳君臣好巫風歲時往觀詩人刺之也
子不可以斥君故傳言指大夫公羊傳公子翬謂隱公
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彼是與攝君言非經讖也
爾雅釋丘丘上有丘爲宛丘與釋山宛中隆同義毛
傳以爲四方高中央下之名高下字傳寫互倒耳或
欲合上文左高右高前高後高爲傳所謂四方高從

古無此讀爾雅注

○東門之枌疾亂也陳俗好巫世族之女習爲恆舞率
衆偕行或亟導淫焉

折中先王之教民也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傳曰民生在勤
勤則不匱又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
忘善忘善則惡心生今陳之俗恆舞酣歌在民上者
無冬夏而值其鷺羽其下化之越韝遘而市也婆娑
則是上不勤禮而下不盡力也有男不耕孰授之食
有女不績孰授之衣女游而冶必至誨淫男惰而貧
或至爲盜是不勤致匱忘善而惡心生也立國如此
何以長世君子是以知陳之先亡也

主氏妥石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應也

案子仲之子子鄭氏康成曰男子也南方
之原毛鄭亦以爲氏下云不績其麻婦原氏之女也
市也婆娑一折中云亟易而舞也越以韝遘越於
韝衆遘行也子仲氏原氏以之也嚴氏粲曰遊蕩之
俗以貴族猶爲之何貴於小民乎

○衡門誘桓公也愿而無立志苟卽安於大國也

案春秋隱公之初宋衛方强而與鄭爲難鄭援齊以
敵宋衛陳小國桓懦主也睦於衛而鄰於宋不能自
立故從宋衛爲苟安之計觀其言曰宋衛實難鄭何
能爲其遂遂因人概可見矣此詩首章教以自立也
二三章言不必從人也河魴河鯉衛地所產也齊宋
皆大國也陳本睦於宋衛詩兼言齊者鄭雖小而齊
則大當時必有以背宋衛而卽齊鄭之謀告桓公者
也樂飢鄭箋作藥飢藥療古音義同並讀如詔戮
集傳衡門橫木爲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
橫木爲之泌泉水也

案泌水自沙溢出也沙水自鄭東南入陳境而涸謂
之死沙至陳北再見曰泌也

○東門之池勸許鄭平也

案隱公六年左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
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
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此詩言五父

蚳母也爾雅一名蚔蚳說文作蚔蚳

之諫可從鄭人可與以勸桓公也東門之池者佗也五父之名也東門五父所居也（陽都陂在城東鄭姬姓故曰彼美淑姬晤歌言二國合好也晤者寤也謂莊公也晤語因其言而語之俾釋怨於二國也晤言與之言使講信修睦也若此則諸侯相好而陳亦免於禍患矣惜乎桓公之不能從也

○東門之楊鄭人責言也

案此詩之意與鄭之丰正同似以親迎之事比陳不許鄭成也東門陳在鄭東也揚葉牂牂辨色也昏以為期來親迎也言請成也明星煌煌女不從男也言不許也左傳曰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墓門刺陳佗也

折中隱公七年陳五父如鄭涖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蹔謂矣是佗之不良國人知之而鄰國亦知之而陳侯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已不斷也不明不斷何以定亂是故歌以訊之望其明也斧以斯之望其斷也棘惡木梅美木夫謂陳佗也陳佗欲栓

卒而作亂是墓門之棘也桓公雖有太子免以為後而佗在焉欲其無危不可得也是墓門之梅有鴞萃止也其後佗果殺免也則詩人之先見為不可及矣已矣也誰昔猶疇昔也案然善也是也言墓門有棘則當斧以斯之乃佗之陰謀國人皆知而公不能去者以其疇昔固非不善者也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則終必為亂也夫也不良歌以訊之告桓公也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而後思予則已晚矣又案五父之惡益鄭莊公成之

案鴞鴟之無毛角者也對鴟而言則曰鴞或曰梟對食葚之鴞言則曰鴟鴞字一作鵂又作舊音義並同鴞鴞為正文梟為鵂之省文舊則別體也鴞謂警且彝器又好夜鳴故又曰怪鴟是食母故古人曰至捕磔之以警不孝害他鳥雛故鴟鴞詩言取子毀室也鴟有毛角故名雀名鵂鶹似茅根故名茅鴟陰雨好晝出妄飛故名狂名鷹鳥名老鵂老如老鳳之老言前飛輒墮也是好食鼠故非生有嘯雛之喻而桂林人畜之以當貓也食葚之鴞即土鴞一名雉鴞一

名山鴈肉作羹炙甚美是則魯頌之集泮林者莊生所馳情於求炙也

歌以訊之訊毛傳云告也某氏云後世通儒多據離騷朝誶而夕替王逸注引詩作誶予不顯及爾雅誶志也釋文云沈音粹郭音碎爲郭本不作訊之證又廣韻六至誶字下引詩作歌以誶止續列女傳引詩亦同謂當作誶止爲是蓋以詩之大例概之此止字與上句相應爲語詞而誶協韻若作訊訊問也不特韻格義亦不可通矣唯經義述聞謂訊非訛字

訊古亦讀誶小雅雨無正篇莫肯用訊與退遂瘁爲韻張衡思元賦占水火而妄訊與內對爲韻左思魏都賦衡書來訊與匿粹莅位出器爲韻故墓門亦以萃訊爲韻案雨無正箋訊告也釋文訊音信徐音息悴反皇矣執訊釋文云字又作誶王制訊馘學記訊言鄭注皆云字又作誶文選幽通賦既誶爾以吉象兮注作訊李善云告也由此觀之誶之與訊不特音合字亦相通述聞云云較諸家尤可信矣

○防有鵲巢邛菁本無其事而妄謂有之所謂誣張爲幻也

鹿鹿邛鵲集衆小事而遂張大之所謂羹菲成錦也

鵲巢於大樹菁生於下溼云有者駕爲無實之詞以欺人鹿觫觭以積累而成路鵲綏帥雜衆色而成文云有者比多言交織以成誾忉忉憂也惕惕憂之甚而至於懼也

○月出憂靈公也淫於夏姬徵舒將爲亂焉

折中佞人謂夏姬也舒徵舒也古人二名閒有截用一字者如晉重耳傳謂之重樂王鮒傳謂之鮒仲孫何忌經謂之忌是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淫於夏氏夏姬之子徵舒恥之故弒靈公此詩言當月出之時靈公悅夏姬之佞好而其子徵舒幽窈糾結勢必爲亂故中心憂勞又悄然而不敢言也皎明也皓月光白也照月光照人面也僚好貌懰美而清也燎人面月光相映也慢受憂思而忍受也天紹天變而糾緊言禍發甚速也

案月比夏姬佞人謂靈公也僚懰從也懰音留言留戀也燎庭燭謂夜飲也窈晻糾結謂聚黨也慢受未

敢遽爲亂也天紹天曲闕之如舟子牽纜也悄憂也慅搔首也懆躁不安也古無慘字音七感反者故毛氏晃陳氏第諸家皆以慘是懆字之訛顧氏詩本音云漢人文字多以桑作參如墨子一人奉水將沃之一人摻火將益之操字作摻靜夜聞鼓音而譖誤作譖大戴禮燕摻泥而就家人晏子春秋摻札摻筆操皆作摻漢王莽傳郭欽封剿胡子西域傳作劉禮玉藻注幓頭儀禮注作幓頭李翕析里橋郙閣頌燥字作燤脾藻字作藻而橾弓縿幕韻爲作燤荊州從事苑鎮碑藻字作藻而橾弓縿幕韻爲

綃荅亦綵之異文

○梂林刺靈公也公卿宣淫而莫知止也

集傳梂林夏氏邑也夏南徵舒字也荅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折中說於梂野者暮來而不返也朝食於梂者未暮卽來也駕馬乘駒往來不息朝朝暮暮流連不已何爲也哉則不必問而可知矣

許氏天贈曰首章本言從夏姬也然但指其子而不直斥其所從之人末章言從夏姬之頻也然不指其人而但指其所至之地此詩之厚也

朱氏善曰衛之亂至於牆有茨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於株林而極於是有楚人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竇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竇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爲淫亂者之戒矣

乘駒釋文云乘騭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同案此說未可信鄭箋云馬六尺以下曰駒是對六尺以上爲馬而言駒者初習駕背拘曲也若騭乃馬揭尾振迅之狀不可爲馬名則經作乘騭實後人據說文所改沈重反以駒爲改字非也又皇華篇諸馬並以色言二章獨云騭亦未是荅字本作猗爾雅云後足皆白也因猗譌駒後人疑駒不可駕復推此處之騭以改之耳

○澤陂刺靈公也公殺泄冶賢者傷之而無由救其亂也

案澤陂蒲荷喻君子與君子爲友言己與泄冶也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傷泄冶也寤寐無爲涕泗滂沱傷

泄治且傷靈公也蓋忠臣被殺賢者皆莫得進言故
寤寐無爲但憂傷之而已

檜

○羔裘大夫以道公其君也檜君驕侈怠慢不能自強
於政治大夫作是詩而公之

案鄭語史伯曰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實也諸侯視朝之
之心此詩所陳是其驕侈怠慢不能自強於政治之事也朝服緇冠素
服素端玄裳羔裘其聽朔之服而視朝則其驕侈背禮益可見
而逍遙服聽朔之服而視朝則其驕侈背禮益可見矣又唯志於游燕而好潔其衣服則其怠慢而不事
事亦可知矣此大夫所以憂傷而公之也

羔裘如膏二句李黼平作虛擬之詞亦通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折中庶幸也緇冠素紕既祥之冠棘瘠也季本曰棘葉少
而枝瘦故謂居喪骨立者爲棘人也欒欒毀瘠之貌

案鄭語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
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閒乎是其子
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
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
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眾奉辭伐
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鄶薄補丹依畧歷莘君之土
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此詩檜
之君子知其陰謀憂而疾之也釋艸云蔓楚銚芀朗
蔓荊也猗儺柔順也夭少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蔓

楚也釋詁云知匹也注引此謂室家也甚楚附物而生如鄭之寄孥於人然艸木無情未有家室與人異患故其枝葉華實猗儺而可愛曰樂子之無知則彼有知者爲不可樂也夫鄭本以逃死之故而寄孥寄孥而謀人之國是自累於室家而因以累人誠不如無知之愈也詩人之意微而顯矣

○匪風傷周道也鄭伯寤生抗王師詩人傷之責諸侯以討賊尊王之義也

案春秋桓公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爲魚麗之陳戰於繻葛王卒大敗此檜之詩人感憤其事而作是詩也匪風者不道之風匪車者不道之車也發飄揚貌偈疾驅貌言鄭敗王師也周道所從來伐鄭及敗歸之道也怛傷也傷臣子道絕也飄回風嘌飄搖不安之貌言王師敗也弔亦傷也弔桓王之不綱也風飄車嘌亦曰匪者責桓王也與春秋王不稱天伐不書討同意春秋不書戰敗存天下之防也此戰敗而歸之匪風匪車痛無道之天也鄭矜魚

麗而諸侯莫敢誰何故言有能烹魚者我則願潔之釜鬵助討賊也三國從王戰敗而諸侯不復宗周故言有將西歸者我則願假之好音勸尊王也

曹

○蜉蝣刺昭公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陳氏鵬飛曰儉則寡欲寡欲則小人無所投奢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得以中其欲而自售小人得志則國家必有危亡之禍而彼致禍之人亦且立而觀之耳

因而徙之耳孰與圖其難而共其憂哉

折中閱穴也管子曰掘閱得玉是也

案蜉蝣羽翼華衣服也蜉蝣掘閱美宮室也

陸氏德明曰曹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此詩箋云喻昭公之朝是蜉蝣爲昭作也

爾雅柄直而遂謂之閱謂門上柄也長而邪下爲延道者似之故延道亦謂之閱此詩掘閱只謂穿穴耳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

集傳候人道路迎賓客之官何揭也殺鍛同之子指小人蒂鞸也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

芾蔥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鼓鴨滄澤水鳥也遂稱耨龍也遂之爲稱猶今人謂遂意曰稱意耆蔚從人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終貧賤也

折中候人荷戈爲赤芾者前導言其榮也不濡翼魚在水中不入取也不濡咮魚在水面亦不取也歐陽修曰比小人竊祿於高位也

棠朝隮卽十煇之一耆蔚朝隮之狀也爾雅贊赤莧蔚牡故曾貫通舊說蔚皆艸之鬱盛者

殽本作殽古鐵字漢馮翊郡有殽澠縣卽今蒲城縣其地本名殽羽城南一川孤逝長殺微曲象無毛之翮也古文作殺从爻从殳同漢人不解殽義疑以神靈得稱乃復於羽旁加示而音義因以亂矣

鵻爾雅釋鳥鵻鶻鶻又曰鶻鶻盧鶻鵻鵻者繩牽其足如弟也鶻張翼立如夸父也鶻艸東頸如飾羔也

鶖紡也盧茲黑也今本鶖盧二字說作澤虞鵻噎也舊說皆以淘河爲鵻淘河乃爾雅之鶖鳥一名鵻者也鵻者口中正黑如突

○鳲鳩刺不敬也曹共公聽朔不敬詩人刺之

案共公之爲人其詳不可知然以左傳乘軒者三百人及薄覩駢脅之事攷之其人益戲豫無度不敬其儀者也此詩二章云其帶伊絲其弁伊騏是因聽朔不敬而刺之騏蒼白色皮弁服也鳲鳩在桑心之一也一者一於敬也大雅所謂敬止書所謂王敬作所謂一也其子七兮在梅在棘在榛儀雖多而無不一也儀一原於心一故曰心如結兮帶絲弁騏所謂一也一故不忒而可爲萬民之望且可定命矣稱淑人君子

歎共公之不然也

爾雅鳲鳩鶻鵴卽鵯鳩也鳲者行安舒似尸鳩不善鳴鵴鳴則頸曲也歲三月特多聲時鼓其翼上飛而還下月令所謂鳴鳩拂其羽小雅所謂翰飛戾天也不善爲巢卵恆遺墮故生子不過二三或居鵲之成巢則生子眾卽此詩所謂其子七兮是也鵲巢以興之子善其無爲也五鳩以爲司空取其善因生子多在冬也郭璞謂是今之布穀布穀鷹所化初不生子亦未嘗見其下止於桑也

○下泉思治也晉人執曹伯久而不復故思明王賢伯也

折中案曹共公之時晉侯初執曹伯畀宋人又分其田後乃以賄免此詩所以思也大國行虐政以侵害小國如寒泉之浸苞稂不滋其生而反傷之詩人有感於此故愾然寤歎念周在西京之時未嘗有此事也稂猶害穀蕭則野生蓄利用前民亦皆被浸比小國有罪無罪或賢或不肖皆不免侵削也郇文王之後左傳曰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郇本侯爵稱伯者爲州伯

幽

○七月陳王業也

折中一章言豳先公之教其民也衣食者民之本月令則上之所授也故以時儆其民而教以不飢不寒之計張子曰民生本乎衣食此禮義之所以起孝弟之所以生王化之所以成也二章承上章九月授衣言老者衣帛則其功更隆也春日采桑將爲帛以衣其父母也采藥供祭教婦職也爲女子者不言而心有傷悲知其將與公子同時而于歸則不得久事其父母也孔氏穎達曰諸侯之女稱公子也勤儉孝敬婚姻時而性情正二南之化所從來遠矣二章承上章言

耜事不始於今春也當上年七月流火之時已念及之故於八月卽以萑葦爲曲薄至於今歲采桑飼蠶曲薄具在取而用之至便也蠶之所成以供老疾給婚嫁奉君上績麻爲布以爲少壯之衣皆染之而辨其色復不自愛以奉其上也蠶績分功元朱辨色老少異衣上下殊服物采等威已開周禮之先矣四章因衣食之助而及武功也天地陽極而陰生國家治久而亂伏觀天之化知人之事故繼武功於衣食之間而取獸之時巡伺捕逐禦寇緝奸之法已習於此矣合圍習戰私豵獻豜而愛親敬長之道又習於此矣蓋聖人於農桑之閒教兵戎又於兵戎之間教忠孝故民從其化而不知國享其福而不覺也五章承上章裘褐禦寒之意而及宮室之事也萬物之出入作息與天地陰陽寒暑相應聖人觀物以宜民故春令民畢出冬令民畢入也豳民習此久矣故於十月歲將改時語其婦子以入室也蓋舊歲耕桑事畢宜隕處而息勞新歲微陽初生當安靜以養之觀天之行察物之化驗民之情協張弛之宜而順性命之理所以爲王道也六章言飲食之需宜有以助之且別之也果酒嘉蔬以佐粱肉所以養老者備矣瓜壺葅茶以佐蔬食所以養農夫者裕矣植果於園藝蔬於圃種瓜壺於場畦采葅茶於原野因於所務而人皆習勤矣荼苦之菜惡木之薪安於其分而俗皆尙儉矣養老者厚則人皆知孝矣自奉者薄則人皆知弟矣勤儉孝敬教民之道莫要於此故曰禮始諸飲食其所以爲養卽其所以爲教也七章終始農事而極道其憂勤之意也私事畢而公事興今年之事甫畢而明年之事又興不惟終年無休暇之日抑且終身無放逸之心念及此而所以役民之身用民之財者當何如珍惜之也聖人爲裘以禦寒藏冰以禦暑陰盛而藏之陽極而出之而變理之道行於日用矣日在北陸而祭司寒西陸朝覿而獻羔韭神嗜飲食薦其時物而祭祀之禮明於上下矣肅霜氣寒宜有以和之場滌勞息宜有以慰之聚衆飲酒教以饗禮使尙齒而貴爵而孝弟之道達於里黨矣饗禮既畢一飲食而不忘君也於是殺羔羊以踖堂酌春酒於兕

艱而忠愛之忱通於上下矣苹酒之物有限而忠愛之心無窮又相率而祝之願君子壽至於萬年盈天以生物爲心君以仁民爲職人君能仁愛其民則民皆祝君之壽欲長爲其所愛也天必錫君以壽使長仁其所生也書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此之謂也

集傳此詩首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周禮籥章中春晝擊土鼓敛幽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卽謂此詩也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鳥獸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蒸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

案腐發風寒聲也腐本作鼓咬之繁文咬者層屢啟聲咬咬也雨咬則爲路因又衍而爲鼓从角亦訾層也說文謂从鼓云古詩字从角云羌人所吹角並非鼓發爲風吹雛落聲與鼓沸爲泉涌泡散聲同（與書當寫爲嚌字又譌鼓之鼓本从豬與書亦省从友）

昆蟲艸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蒸嘗也

始著故罪人斯得而王未悟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

鴟鴞比武庚子比管蔡室比王室武庚既敗管蔡是取我子也又蓄反圖將敗王室是毀我室也管蔡啓商慙閒王室云武庚敗管蔡者親也恩斯勤句忽其取我子也二章備其毀我室也教成王也三章叙已昔者作室之勤以王室新造而未集也四章言已既勞悴王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而不汲汲也

○東山周公東征勞歸士也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

風雷之變悟迎周公管蔡懼以殷叛公承王命東征三年而歸作此詩以勞歸士也

序曰一章言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室家之望次也四章言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其惟東山乎朱子曰完謂全師而歸無鋒鏑之苦思未至而思有悽愴之懷至於室家望汝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懽忻感激之情爲何如哉益古之勞詩皆

楊氏愼曰

左傳叮原防井衍沃于憲注平川廣澤可井者則井之原阜隄防不可井者則叮之叮小頃也張平子西京賦徧叮成篁王充論衡叮叮如荆軻之盧石鼓文原陘既坦疆理曈曈召伯敦銘既曈商莊子舜舉於童土之地其疏云童土曈也又爝爝之訓爲螢火久矣今詩他章有倉庚于飛爝爝其羽遂以爝爝爲明貌不知爝爝其羽者言倉庚之羽如爝爝之明亦如小雅之詩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言桑扈之羽如鶯之文也陸氏佃曰蟻將雨則出壅土成峰方言曰其場謂之坻亦或謂之垤易占所謂蟻封其垤大雨將至又云蜾蠃之實栝蔞誤矣　釋蟲云蜾蠃蒲盧蜂之細腰者也果蠃一名蒲盧故蜾蠃亦兼蒲盧之名蒲盧今俗作葫蘆是也釋蟲云蜾蠃蒲盧蜂之細腰者也果蠃一名蒲盧蜾蠃之實栝蔞誤矣　釋蟲云蜾蠃蒲盧蜂之細腰者也果蠃一名蒲盧

足也一名蟻封今謂地燒封其高大有如塚者所謂蟻塚益出於此孔氏穎達曰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蟻避溼而上塚鶴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黃氏一正曰鶴以喙相擊而鳴俯鳴則陰仰鳴則晴善知雨候者也楊氏愼曰親結其縭卽士婚禮所云親說衿之纓說之言結猶治之言亂也九陽數十陰數偶匹也

○破斧美周公也

集傳范氏曰象曰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也則封之有庳以貴舜爲事舜爲天子也則使之治其國政是伐柯之則也

○九罭美周公也成王將迎公歸東人願留之而不得也

案首章幸公之歸也鱒魴在九罭之網興之子服九章之衣釋器云緇謂之九罭魚網也鱒魴美魚我東人自我之子指周公也衮衣繡裳上公朝於天子之服也二三章悲公之歸也無所豈無所也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信處暫處也張氏彩曰鴻飛雖有時遵渚而非其久居之所言其別自有所也豈以公歸而無所乎今不過於女信處耳言暫寄跡也不復言將留相王室不復來東也是以有袞衣兮承之志與其所以定大事斷大謀猶斧柯也成王欲用周公斧伐斧柯也合君臣之交猶取妻也王欲用公非斷之二公則不決是伐柯睨斧則不克也非二公不知公之美惡而通上下之志是取妻匪媒則不得也王欲用公酌以昔者任公之誠致公是伐柯其則不遠也親迎而重禮之是我覯之子遵豆有踐也方是時二公柄政是伐柯之斧也周公昔嘗柄政是伐柯之則也

○九罭美周公也成王將迎公歸東人願留之而不得也

案首章幸公之歸也鱒魴在九罭之網興之子服九章之衣釋器云緇謂之九罭魚網也鱒魴美魚我東人自我之子指周公也衮衣繡裳上公朝於天子之服也二三章悲公之歸也無所豈無所也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信處暫處也張氏彩曰鴻飛雖有時遵渚而非其久居之所言其別自有所也豈以公歸而無所乎今不過於女信處耳言暫寄跡也不復言將留相王室不復來東也是以有袞衣兮承

二三章言悲公之不來也

○狼跋美周公也公遭疑謗不失其聖也

集傳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益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詩人以爲此非四國之所爲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程子曰周公之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案狼前高後廣其行也前如跋後如疐皆行步艱窘之狀俗語云倒狼結狐是也登山曰跋後仆曰疐

小雅

雅樂器其樂以奏之以雅節之故名樂記曰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周官笙師掌教獻竽笙塤簫篪篴管春牘應雅以教械樂是也械樂南陔之樂鐘師械夏儀禮亦作陔是也儀禮於笙入三終間歌三終言笙南陔白華華黍笙由庚笙崇丘笙由儀是皆笙師之事以此推諸大雅其亦必用笙用雅可知矣蘇氏轍曰小雅言政事之得失大雅言道德之存亡故雖

爲命諸侯征伐四國事之大者而在小雅行葦言燕兄弟者老靈臺言麋鹿魚鼈蕩刺飲酒韓奕歌取妻皆事之小者而在大雅也

○鹿鳴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

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范氏曰食之以時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爲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孔氏穎達曰燕禮於客內立一人爲賓使宰夫爲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君設酒殽羣臣皆在君爲之主羣臣總爲賓也燕禮云若與四方之賓宴則迎之於大門內四方之賓唯迎之爲異其燕皆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是也

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是也鄭氏康成曰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與飲之而有幣酬幣燕禮獨無然左傳云宴有好貨國語酬幣宴貨是燕有承筐之事也

○案儀禮凡饗皆有酬幣燕禮注云言禮成孔氏穎達曰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注云言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是飲酒之禮至旅酬而語先王之道故曰示我周行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為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為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與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

集傳案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故春秋傳亦云而外傳以爲章使臣之勤所謂使臣雖叔孫之自稱亦正合其本事也但儀禮又以爲上下通用之樂疑亦本爲勞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耳

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蘇氏轍曰雎鳩孝鳥也今秋傳曰視鳩氏司徒也謂其孝故耳是以孝子不獲養而稱焉雎之飛也則亦下而集于栩不若使者之久行不返不獲養父母也

王事靡盬經義述聞訓盬爲息云古字盬與苦通引爾雅棲遑休苦息也爲證案苦卽盬也盬之成不勞故有息義其爲盬不緻故有苦寙義

毛傳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也說文口部疒部皆引此詩口部嘽字云喘息也从口單聲詩曰嘽嘽駱馬疒部疶字多聲詩曰疶疶駱馬从疒多聲詩曰疶疶駱馬病也

案古从單之字竝叨丹切因鱓魚一名鮠漢人遂讀鱓爲鮠而鼉鼍字亦讀爲它所以嘽嘽或譌爲疶疶也它多古音移亦不類今讀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集傳案序以此詩爲君遣使臣春秋內外傳皆云君教使臣其說已見前篇儀禮亦見鹿鳴疑亦本爲遣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耳

毛氏萇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蘇氏轍曰臣奉君命以出而每懷不及事之憂不忘咨訪不以遠近險易易其心亦如華之無不煌煌也毛氏萇曰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咨事之難易爲謀咨禮義所宜爲度親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鄭氏康成曰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愼其事孔氏穎達曰左傳云臣獲五善實語曰重之以六德是傳之所據

折中咨訪固使臣之大務然必問於善人乃可以徵信否

則所訪不實爲害滋　故曰訪問於善爲咨也周禮
小行人之職萬民之
俗政事教治刑禁之
順逆爲一書有咨事之義焉禮
逆亂作慝犯令者爲一書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
有咨難之義焉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有咨親之義
焉然則叔孫之釋此詩其必有所傳矣

每懷靡及每某也懷思也每事念其不及則咨訪不
得不周爾雅每雖也是釋每有良朋非指此篇每字
○常棣燕兄弟也周公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集傳此詩益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故二章以下專以
死喪急難鬬閱之事爲言其志切其情哀乃處兄弟
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
道之者序以爲閔管蔡之失道者得之

案常棣柔也唐棣楘梠也二棣俱可單稱棣而棣之
名則起於楘梠棣樹葉俱似柔而華白實香而多
毛故得棣名於文从隶隶者捉獸尾也然多蟲實鮮
不蛀者故謂之唐棣唐空也柔今北人名沙果亦曰
頻果似頻果而堅者名花紅徵小而圓者曰林檎小
如櫻桃者曰林子樹俱相似俱以二月開粉紅花而
柔爲頻果之專稱柔實完好絕少蛀者故北風以棣
棣比威儀之不選素柔丹柔綠柔雖各異而丹柔特
著丹柔半白半赤不純赤故又名移言色如夕日也
古多寫字作栘見墨子今本譌作移言實蕃也今關中人家家
收切藝乾爲脯數十百斛名爲餞糧也常棣者色
赤白相半象旂上畫日月也爾雅唐棣棣栘常棣棣唐
當二字互倒當從孔氏論語解爲正益常棣亦可單
言棣唐棣則不可以名栘也　齊地北有蕪棣在今
河間肅甯縣其地出好頻果特大而美也

案鄂同蕚華之外鄂函藥者也不同林古文作丕象
形不鄂足也俗作蕚說文言蕚承華詩疏言花下有蕚
蕚下有跗所謂華皆當指藥言爲捄通況悅通爾雅
烝塵也戎相也塵亦永義毛傳訓塡所見本異塡者
走疾聲言奔救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朱氏善曰伐木以燕朋友而篇中有諸父諸舅兄弟之辭何也曰人之所資乎朋友者以明道也以進德也貴之而爲天子賤之而爲庶人尊之而爲父兄卑之而爲子弟親之而爲同姓疏之而爲異姓其分雖不同而其可友則如一道之所存德之所存即吾友之所在也而何貴賤親疏之閒哉何氏楷曰禮有饗有食有燕饗禮烹太牢以飲賓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几設而不倚食禮無樂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

飲燕禮一扈之禮既畢皆坐而飲酒其爵無算也其樂無算也此詩言有肥牡肥羜是用太牢則同於饗言陳饋八簋邊豆有踐是有飯有殽則同於食言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是無算爵言坎坎鼓我蹲蹲舞我是無算樂則同於燕兼是三者而備之益禮之盛矣

眞氏德秀曰鹿鳴之詩以臣爲賓伐木之詩以臣爲友益至焉玩伐木之詩止見爲人之求友而不見爲君之求臣益先王樂之分也

折中伐木者斷削以成材交友者切劘以成德故三章皆以伐木起興神之敬之也聽之從之也

案甯適不來微我弗顧言豈其適有故而不來毋乃我恩禮之不至也此章所陳饗食之禮三章則燕禮左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又王子頹享五大夫是內臣有饗禮也食禮設洗如饗是饗食相因也食禮戒不速此言速尊也先饗後燕禮之序也醑酒有藇藇者汁滓相將之貌醴也所以饗也左傳云

王饗醴是也衍溢貌酒也所以燕也酤我酤我無算爵也鼓我舞我無算樂也燕禮記曰若舞則勺饗者以事神之禮事之有灌獻所以神之燕有合語所謂聽之

毛氏萇曰天子八簋孔氏穎達曰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此天子云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

○天保下報上也

朱氏謀瑋曰人臣將以福祿祝其君不敢自爲之詞

必稱天保之天定之先公先正以詒之尊敬之義也
朱氏善曰是詩前三章言天之福我君後三章言神
之福我君故三章以山阜岡陵喻其福之興盛以川
之方至喻其福之盛長所以終首章而下之意六章
以日月松柏喻其福之方進而不已以南山喻其福
之有常而不變所以終四章而下之意
何福不除除新也吉蠲爲餚吉日也蠲爲蠲潔而
爲之也讀若涓義同圭儀禮曰圭爲而明鷹之
案常棣伐木天保三詩與蓼蕭湛露彤弓相對猶鹿
鳴之與魚麗鴛鴦之與鵲巢疑皆燕諸侯之樂也常
棣之三燕內諸侯也蓼蕭之三燕外諸侯也天保報
上猶南山有臺之報上也

○采薇遣戍役也

集傳遣戍役而敘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
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
者戍役兩暮而還今年春莫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
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仲春至春莫遣次戍
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邊圍如今防秋也

折中薇作而啓行薇柔而在塗薇剛而至戍靡使歸聘不
欲以家事累其心也我行不來竭力致死無還心也
戎事倥傯而熟視常華見軍心之暇也三軍環列而
屬目路車見軍容之整也戎車既駕而四牡皆壯見
軍力之齊也豈不日戒言既勝而戒備也我心傷悲
莫知我哀夫下之人既已哀矣而又莫知其哀則其
哀更甚矣乃上之人知其哀矣而又知其悲莫知則
知更深矣首章論其不得已之意未章體以不忍人
之心於以見先王之仁也

歲亦陽止毛傳云歷陽月也案爾雅十月爲陽戍者
以十一月還已經十月故曰歷陽月與杕杜篇曰月
陽止征夫遑止義同但此是預數歸期彼是將歸而
念室家之念已耳須觀程子說助秋之常裳通說見法始知毛鄭皆不誤
裳裳者華爾明也此初至戍出師所見在季夏之首
生民詩雁字及此小人所雁皆謂足腦雁是走疾腦
動之貌也四月之百卉具雁則與屏通艸木節解如
刖者之足也

○出車勞還率也

壹○柒 册 1014 版
46 B

於中此勞將帥而敘其功也言出車在牧而將尚未來入受命也自天子所而但謂我來不言所命其謀祕矣召僕夫而謂之載卽日啓行也又言王事之多難而且急者督軍士使速行也出車彼郊前軍在牧後軍在郊也旆旐皆旆前軍後軍同日啓行也憂心悄悄不敢言也祕之至也僕夫況瘁不敢息也速之甚也王命南仲往城于方軍士將至朔方而後卽上所命也築城而出車建旂營衞于外乃版築于內也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宣城朔方之命正所以祕伐西戎一益平玁狁時作其銘曰玉在寒師命太史益懷土之謀也朔方城而玁狁之患除據其要害則形格勢禁不敢動也黍稷方華初秋也歸塗遇雪初冬也秋出而冬還者謀祕而行速玁狁聞之而城已完也城畢而歸可以緩矣又速行而不遑啓居者以王事多難不止朔方當日自天于所又有所受之簡書在焉故不敢歸也城畢言歸中途乃言不歸又不明言所以不歸之故祕之至也蟲鳴螽躍深秋也初秋出車秋末相思不敢望歸而未幾卽歸故喜之也南仲未歸而先有歸者何也數千里而襲人不可以多兵故

簡精銳以西行餘衆皆南還也室家相見而始知伐西戎者南還行緩西戎伐行速比至室家而捷音已來矣速之至也卉木萋而倉庚鳴初春也采蘩祁祁室家和平也征夫在塗而室家和平者捷音已至故心安也執之獲之西戎服也去秋出車今春還歸數月而城伐之事皆竣者謀祕而行速故也西戎服而玁狁平者翦其黨與則勢孤力弱永不爲難也班固人物表宣王臣有南仲傳古圖有南宮中鼎三一益平玁狁時作其銘曰玉在寒師命太史益懷土之謀也朔方城而玁狁之患除據其要害則形格勢禁不敢動也黍稷方華初秋也歸塗遇雪初冬也秋出而冬還者謀祕而行速玁狁聞之而城已完也城畢而歸可以緩矣又速行而不遑啓居者以王事多難不止朔方當日自天于所又有所受之簡書在焉故不敢歸也城畢言歸中途乃言不歸又不明言所以不歸之故祕之至也蟲鳴螽躍深秋也初秋出車秋末相思不敢望歸而未幾卽歸故喜之也南仲未歸而先有歸者何也數千里而襲人不可以多兵故

與王分將伐徐後作其銘曰唯王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命仲先相南國賁行勢賁行勢卽詩所謂山苞川流不測不克者也　竹書紀年於春秋以前事多刺取詩書而攷之不詳不盡可據

案方叔邑卽今澄城縣六月詩侵鎬及方是也朔方近玁狁之地當在今介休靈石間命南仲而聲言城方祕其謀也至方而弗城又出車疾行始竟城朔

方之命者出不意也襄攘也

○杕杜勞還役也

折中此勞軍士而代述其情也己念室家因念室家之亦念己也我心傷悲征夫憂王事也公義也女心悲止室家憂征夫也私情也登山采杞望父母也望父母則知父母之憂己矣自此至篇末皆所憂之事也

范氏處義曰出車勞還率故美其功杕杜勞還役故極其情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兵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

案此上三詩與菁莪六月采杞相對疑皆軍禮所用出而治兵入而振旅及飲至所歌也豈亦本爲用兵而作後遂爲通用之樂也歟又此三篇皆宣王時詩考文王雖有代大戎之事而玁狁無明文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亦皆無戎狄之患而詩中所稱南仲者又與常武之詩合班固人物表宣王臣有南仲博古圖有王命南宮中之友中伸古宇通南宮或止稱南如南宮紹宇子容論語止作南容是也春秋天王使南季來聘益南仲之後

南陔

白華

華黍

南陔白華華黍笙師所教祼樂也義闕有聲無詞燕禮堂上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堂下笙南陔白華華黍鄉飲酒亦如之

○魚麗初獻賓告旨也

案燕禮主人獻賓送爵膳宰薦脯醢設折俎賓祭降席拜告旨此詩述賓告旨之意也

折中燕主於飲酒君子有酒統殽羞而言也旨且多言備物也多且旨言適口也旨且有其難得之物也多恐雜取之而不精故尚其嘉也旨恐味偏勝而不和故尚其偕也有恐強求之而違性故尚其時也有者雖無關由庚

○南有嘉魚卿大夫美主人也主人君也

案燕禮賓主人卒夫獻酬之後公舉觶酬賓遂旅酬次獻卿獻大夫皆旅樂備安賓遂坐燕盡歡而罷此詩述卿大夫與燕者美主人之辭也以樂以衎獻賓及酬賓也綏之安賓也又思坐燕盡歡也烝然具衆賓也

案嘉魚嘉禮所用之魚鮒也

○崇丘

○南山有臺下報上也

折中樂只君子卽有酒之君子也樂其燕而祝其壽也天保之報上也曰萬壽無疆而歸本於羣黎偏德有臺之報上也亦曰萬壽無疆而歸本於民之父母天人之際可以觀矣

案臺萊葉相類皆附地生故興基臺夫須也說見都人士萊今麥門冬也桑楊葉皆光澤故興光杞枸杞與李皆多子故興父母枸枳枸爾雅一名樻梗鼠梓即茱萸實皆枸曲故興黃耆黃耆背枸曲也栲與杻皆木之長年者故興眉壽

○由庚崇丘由儀亦祇樂也義闕有聲無辭燕禮笙入三終之後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鄉飲酒亦如之

○蓼蕭湛諸侯也

集傳君子指諸侯也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爲龍爲光喜其德之詞也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褒美而祝頌之又因以勸戒之也宜兄宜弟益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畜羣公子秦鍼懼選之類故以宜兄宜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僾

革和鸞皆諸侯車馬之飾也庭燎亦以君子目諸侯而稱其鸞聲之美正此類也

李氏樗曰左傳昭公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指第一章寵光之不宣指第二章令德之不知指第三章同福之不受指第四章惟以寵光之不宣指二章則以龍爲寵是也

案傳革革當作勒繼首也詩及爾雅俱省爲革

毛傳在載曰和在鑣曰鸞說文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鸞烈祖篇鄭箋亦云鸞在鑣四馬則八鸞案鸞必在鑣始可名鸞爲其兩兩比應似鸞鳥聲也天子諸侯並同鄭氏禮注乃云鸞在衡驅驟箋云置鸞于鑣異於乘車是循漢制玉路衡上朱鳥銜鈴爲說不知於八鸞之義無當也八鸞齊鳴聲不可聽鸞鑣不設車容不備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也韓氏嬰曰飲之禮不脫屨而卽席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儀禮燕禮司正命曰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闇人爲大燭於門外宋氏公遷曰露在豐艸則膏澤深飲在宗室則恩意隆陸氏佃曰杞棘剛木故以況令德椅桐柔木故以況令儀

集傳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於是賦湛露與彤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進留賢顧惜之意也後世視府藏爲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

賜錢券而暮歸魏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亯各
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
者異矣

案一朝饗之謂終朝而禮成也饗禮獻酢奠酬不旅
故禮成之速右通侑饗禮有酬幣此有侑幣益加禮
也左傳王饗醴命宥凡三見非常禮故特言命也疇
之儀禮注曰禮器琥璜爵益天子酬諸侯士饗禮一
獻卿大夫三獻諸侯五獻上公七獻

菁菁者莪天子出征受成於學也

案菁菁者莪喻學士之眾而材也君子師儒也師氏
掌以媺詔王是也周之太學在太廟之左謂之辟雍
以教國子弟保氏掌教小學師氏則掌教大學凡國
之貴遊子弟學焉樂可樂也樂且有儀比樂安禮也
君子以禮樂教人學者皆嫺於禮樂則其出謀發慮
必能遠猷辰告矣此天子所以見而喜之也錫我百
朋告我以成謀也凡所以安內攘外柔遠能邇皆是
也汎汎楊舟浮沈靡定喻國勢安危未卜也休安也
既受成則心安也

孔氏穎達曰五貝大貝牡貝么貝小貝不成貝各二
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爲朋

○六月北伐飲至也

毋氏大臨曰上三章言自治之備四章言獫狁來侵
從而禦之五章言治戎有備車馬閑驅之出境不
窮追也六章言休兵飲至樂與孝友之臣同其燕樂
賦窮兵黷武之意消矣

案首章言所以盛夏出師之故二章言應變之速而
不失其常三章言將帥嚴敬以共武事故能定王國
武之實六章言歸而飲至遂勞之而道及其私燕之
事也六月建未之月也常服戎事之常服周官所謂
凡兵事韋弁服左傳謂之均服傳謂以韎韋爲弁又
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比物齊其力也四騏力與色
皆齊也三十里師行至郊也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
十里師行日三十里爾雅十藪周有焦護焦護卽焦
瑕竹書紀年號人滅焦今陝州之乾頭河也瑕卽湖
水左傳亡名珡今閿鄉縣之稠桑河也整居焦護高

鼓振險將爲持久之計也鎬鎬京方叔邑今澄城縣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偏師西擾將爲牽制之計也鳥章前軍所建旆繼旗之旆謂燕尾凡旗旌旆旂皆有旆也元戎前鋒之車也司馬法夏后氏曰鈞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前鋒疾走徑薄焦護也太原晉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窮追出境大創之也焦護克而涇陽之寇自遁矣燕喜天子燕之也燕而喜之錫予便蕃故多受祉此謂飲至也來歸自鎬自鎬京而歸于私邑也我行永久告家人之辭也飲御諸友私燕也此因飲至而勞之並美其賓佐之多賢以見成功之有由也

白旆央央凡旗皆有旆亦不獨繼旂者因旂用緇廣終幅長尋旆長廣與之同故爾雅專以繼旂言之央遒英白華謂之英則白當如字蓋旆作燕尾所以爲旗識故用白爲宜也

○采芑南征愷獻也

陳氏鵬飛曰南征北伐二詩皆是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迫采芑之辭緩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

朱氏公遷曰玁狁匪茹犯義者也蠢爾蠻荊無知者也非文武之吉甫無以卻玁狁非顯允之方叔無以威蠻荊二詩皆美當時將帥而因可以見宣王中興之功也一章二章啓行在道時也三章戰而獲勝時也四章則成功之後而言其獲勝之故也

案爾雅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新田舊畬皆六遂田在遠郊也方叔益食邑於方者以其地當玁狁之衝故宣王封方叔於此爲北方重鎮方叔征伐玁狁之功素著故茲受命南征也涖止涖其行陳也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將行而閱兵也周制五伍爲兩兩者車一乘六軍凡三千乘也率止率以行也

路車將車戎路也中鄉國中也前軍已在遠郊後軍向在中鄉此與出車之詩言郊牧同故不即以旂旒言之央央鮮明貌

言之軹長轂也隼飛隼止比王師遠行而至於所征之地也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先戰而肆之也鉦人伐鼓陳師鞠旅將戰而誓之也顯允方叔不尚奇詭而昭明信義也伐鼓淵淵進戰而鼓聲和不彙怒也方伐鼓而即振旅則蠻迎服也克壯其猶老成持重不

浪戰也服敵而已不濫武也戎車嘽嘽還歸之事容
鉤膺以革繫鉤屬於鞅與鞅以爲固也鞗馬腹帶鞅在
馬肩樊纓乃在曲領不在膺也文還東京賦云鉤膺
玉瓖鞙鞗注鉤膺當胸玉瓖帶鞅以玉飾是也
約軝錯衡軝轂出輪外者也凡轂三分其長二在外
一在內以置其輻錯衡用銕陷諸衡而約之面平如
錯也古謂赤金爲錯言鑄器陷入銅中錯其面也
○車攻美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
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
獵而選車徒焉
祈中天子巡狩諸侯述職其來舊矣周都于雍與山東諸
侯隔遠巡狩之典難以常行而諸侯來朝道里不均
周公相成王以洛最邑地中故營爲東都使天子時往
焉而諸侯就朝之則巡狩不煩供億述職無庸遠行
甚盛典也洛誥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此之謂也
夷厲以來久廢不行宣王中興能復舊制故詩人美
焉然成王至洛肇稱殷禮而已宣王乃兼田獵何也
此則時爲之也白虎夷王下堂諸侯張矣繼以厲王之

亂玁狁內侵蠻荊外叛諸侯之心向背不一征之
不可勝征也故因東都會同諸侯成集而選車徒以
馬肩樊纓乃在曲領不在膺也文還東京賦云鉤膺
玉瓖鞙鞗帶鞅以玉飾是也
玉瓖鞙鞗注鉤膺當胸玉瓖帶鞅以玉飾是也
約軝錯衡軝轂出輪外者也凡轂三分其長二在外
一在內以置其輻錯衡用銕陷諸衡而約之面平如
錯也古謂赤金爲錯言鑄器陷入銅中錯其面也
○車攻美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
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
獵而選車徒焉
祈中天子巡狩諸侯述職其來舊矣周都于雍與山東諸
侯隔遠巡狩之典難以常行而諸侯來朝道里不均
周公相成王以洛最邑地中故營爲東都使天子時往
焉而諸侯就朝之則巡狩不煩供億述職無庸遠行
甚盛典也洛誥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此之謂也
夷厲以來久廢不行宣王中興能復舊制故詩人美
焉然成王至洛肇稱殷禮而已宣王乃兼田獵何也
此則時爲之也白虎夷王下堂諸侯張矣繼以厲王之

亂玁狁內侵蠻荊外叛諸侯之心向背不一征之
不可勝征也故因東都會同諸侯成集而選車徒以
其將征已也于敖搏獸者諸侯震慴遐迺來會因次
敖以待之也曾同有繹來者衆也助我舉柴共命唯
謹也不失其馳示之整徒御不驚好以暇也大庖不
盈又以明天子之不極欲不盡殺也征之爲言正也
所以正有罪也有聞使之潛改無聲使之莫測也
李氏樗曰左氏曰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
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
穆有塗山之會此皆合諸侯之事也則知成王之蒐
與諸侯共之亦猶宣王之會諸侯而與之田獵也

朱氏善曰車攻馬同泛言其軍實之盛也四牡龐龐則自君子所乘者言之也軍政修治於閑暇之時而四牡充實於暬行之日則可以駕言徂東矣毛氏萇曰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集傳甫艸甫田也後爲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也呂氏祖謙曰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閒土季設七覆於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騁奮可以設伏也王氏安石曰諸侯泣其臣庶則折中射夫諸侯之人也諸侯皆佽決拾調弓矢率其屬以助天子蔡順之王也劉氏瑾曰五御之目三曰過君表五曰逐禽左即御田車馳驅之法也集傳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益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爲賓客射左髀達於右髀爲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

朱芾君道也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也

折中射夫諸侯之人也諸侯皆佽決拾調弓矢率其屬以助天子蔡順之王也劉氏瑾曰五御之目三曰過君表五曰逐禽左即御田車馳驅之法也集傳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益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折中漆沮二水名順合曰從漆沮相從入洛又從入渭禹貢曰漆沮既從是也言擇日差馬往庖鹿所聚之地在漆沮既從之處乃天子田獵之所也左右軍士也

獲故禱牲謂之豝豝益祭始爲田者也祭表所以禱馬欲其不驚軼不出防益祭始乘馬者也肆師職云凡四時之獵祭表豝則爲位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豝之祝號表豝既屬兩事則位祝號亦皆不同也爾雅釋此詩唯言馬祭益舉重者言之然不若云田祭乃不致後儒之改伯爲禡與讀豝爲禡者矣

貢曰漆沮既從是也言擇日差馬往庖鹿所聚之地在漆沮既從之處乃天子田獵之所也左右軍士也

田獵之法作圍場開二門從田者分左右而入焉毛傳曰大芟艸以爲防禆纓旆以爲門左者之左右者之右是也以御賓客燕賓客也且以酌醴奉宗廟也案雍州漆水有三而經中漆沮並言者皆馮翊之漆坊記曰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是也

也水出今耀州西北之大黑泉曰頰池卽古姬水南流爲渭谷水又東南合沮水沮西山經作楚字同楚流之通稱也今出耀州北南流左合同官川凡水沮洳之通稱也今出耀州北南流左合同官川而注于漆又東南入渭地理志云漆水在漆縣西漆縣故城在今邠州則今邠州西三十里之黑水河也水出涇州靈臺縣南東北入涇孔安國謂太王公邠度漆踰梁山止岐下是也又西山經踰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則蓋屋縣南之黑河東北流會雙岩河注渭者也唯水經注以岐山西之小橫水爲漆水又名岐水則岐漆聲相近而譌實於經傳無據其祁孔有祁舒行也有多也儦儦俟俟所謂祁也或羣或友所謂舒行也有也記曰天子諸侯無耕則藏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鴻雁矣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無不得其所焉

案鴻雁一類二種合之則皆曰雁分之則大者爲鴻小者爲雁雁曰而小似鳧羣眾而飛下鴻大似鵝色亦白羣少而飛高雁好在江湖間鴻飛必遵衡陽昏禮用雁不用鴻雁易得也月令季冬雁北鄉不言鴻就中土所見也鴻鵠鵠鵠皆能通遠故極鴻鵠並稱不謂鴻卽是鵠也鵠大而黃今謂之天鵝其大小似鴻而蒼者曰鴈鵝皆無南北鴻與雁則皆秋南春北準地也雁古文作厂岸也以別於鳧之在水也鳧爲舒雁不得僅以鳥易佳而名鵝爲鴈此許愼之繆也之子流民目其大宗貴士也杜預左傳注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毛傳云一丈爲板五板爲堵此度太長鄭箋謂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此又太短禮儒行云環堵之室若堵長六尺才得今之三尺六七寸豈復成室哉噉噉徇曉曉謂作詩以告哀也哲人目宣王也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劉氏瑾曰列女傳云宣王常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宣王感悟於是勤于政事早朝晏退以成中興之業
折中此固姜后之賢淑而宣王能聽之而改之改之而久不倦也可不謂難乎從諫如流改過不吝其有之矣周道復興有以也
案時加雞鳴爲央雞鳴陽大之時天地之氣於此交感故曰央也古文作旂从充加八上日古枕字也鵀鞅砆等字義並取此
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墳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邵特牲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孔氏穎達曰庭燎之差公益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
○沔水刺幽王也王與褒姒戲失信於諸侯詩人憂之也
案流水朝宗水有所歸言天下宗周也飛隼載止隼有所擊言諸侯皆怒而去也
三章章首脫文率彼中陵言不肯復至也念彼不蹟彼褒姒也民之訛言亡國之諸褒姒之兆也脩莫之懲責幽王也讒言其興褒姒將爲患也敬所以遠讒也
○鶴鳴申后誡幽王也
案鶴以聲交而孕雄鳴上風雌鳴下風故取爲夫婦之喻皐澤之沮洳處鶴鳴聲聞喻王者好德好色之端關乎家國天人之際不可不謹也在淵在渚喻左右毀譽之言未可信也園檀可樂其根乃是穀蓁愛當知其惡也他山弗親石則弗美而可爲錯攻玉帽當知其善也以白華之詩證之二篇如出一手殆非泛然納誨之辭矣
○祈父刺宣王也
祈與圻通圻父司馬也書曰圻父薄違是也爪牙之士所戮有衛之士虎賁之屬也孔氏穎達曰爪牙之士八百人其職常不應遷易夏官虎賁氏其屬者虎士八百人其職云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

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閒燕
柘也然則爲王閑守乃是虎賁之屬也小司徒職曰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
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又曰
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軍旅出自六鄉也
東萊呂氏曰越勾踐伐吳有父母喬老而無昆弟者
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
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
責司馬之不聽其遠甯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

乃騙吾從戎使吾親不免新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
敢斥王也
集傳序以爲刺宣王之詩說者以爲宣王三十九年
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
詩東萊呂氏曰太子晉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王厲
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
與幽厲並數之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
豈無所自歟
○白駒大夫風宣王也賢者不得志而亦風王之留之
與所以待之也
案曰駒賢者所乘食我場藿將亦而未亦也繫維丞
曰不使公也伊人目賢者也此二章設爲王命留之
意所以風王也責然來思留之而肯留也爾公爾侯
逍豫無期責以義也慇爾優游勉爾遁思留之苦而
不憚其志之不得遂也慎無過也勉無決也在彼空
谷紹之而不留也生芻一束往禮之也其人如玉深
企慕也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終冀其一出也此二

章賦爲王留之之詞亦兼風賢者也朱子曰宣王末
年怠於政事小人在位故賢者不得志而亦之
○黃鳥申侯怨幽王也
案此詩在我行其野之前彼是被逐而亦故其辭直
此是初見棄而思亦故其辭隱此邦之人不欲斥幽
王也
三黃鳥辨爾雅皇黃鳥卽今俗呼白面雞在稻田中
雄鳴於前雌應於後北山經所謂倉庚食之不妒者也又
曰倉庚商庚合遽也庚匹也卽葛覃凱風與緜蠻詩
之黃鳥桑扈之鶯旄丘之流離伐木之出幽谷遷喬

本者也又曰鴛黃楚雀即此與秦風之黃鳥戰國楚策所謂俯噣白粒者也妄者於釋鳥篇末續鵖伯勞也倉庚鴛黃也二語而黃鳥之名遂專屬於倉庚矣倉庚恆集高木不啄粟止楚棘而啄粟者黃雀也說經家偏執一端往往取此譬彼皆讀爾雅不精之過

○我行其野申侯公幽王也

折中周與申世爲昏姻宣王后申伯之女也有令德常諫王之晏起申侯者申伯之子也其女爲幽王后亦有令德觀白華之詩可見矣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實錄也幽王初立申侯以申后之故留京師以翼王室

所謂昏姻之故言就爾居也幽王三年見褒姒而嬖之生伯服遂欲廢申后及太子宜曰所謂不思舊姻求爾新特也爾不我畜王令申侯歸也爲廢后計也言歸思復申侯自欲歸也爲救宜曰計也幽王五年廢申后而立褒姒宜曰奔申十月王求宜曰於申欲殺之申侯不與此則言歸思復之本謀也犬戎因是入寇而西周亡矣溯亂所自起始於舍舊而圖新原德關雎好德罔以之興行亂所從生始於重色而輕德

野漁色周以之滅衽席之上好惡一辟而禍遂至於

不救可不慎哉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言婚姻之成非以其家之富實以其德之異今其德如故也乃舍舊而求新何哉

案我行其野公而在道也薇芾其楊楊散木喻己初見棄也言采其遂喻己被逐也言采其葍葍當也喻王以外戚之富罪己也亦祇以異謂后之德不同於王也

遂毛傳云惡菜鄭箋云牛蘈案即葍也苗名商蔕一名蘈又名作穗芃然下垂貝身僂故名蔓名拜名蘈穗如奔馬尾散故名馬尾名遂又似被矢者俯而流血故名蔓也毛鄭俱不誤

○斯干考新宮也

案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儀乃管新宮三終今此詩與無羊昭子賦車舝可見泰然儀禮言三終今此詩與無羊相比獨闕其一他詩皆不倫惟魚藻一篇與此相類

意猶備在彼非亡之也然則此詩爲武王遷鎬時作非宣王之詩矣朱子曰兄弟相好而無相謀頌禱之詞猶所謂聚國族於斯也姚祖義嫄后稷也既於國門外之左（阿門當作路門）立先妣姜嫄后稷以下之廟然後乃宮內築燕寢之室也正庭南之中燕射張侯之所也鄉射禮曰舉旌以宮偃旌以商實奧宎之開也噦噦語聲細也禓禓也韓詩作禕如鳥斯革棘同亟爾雅錯革鳥曰旟革鳥鷙鳥也下莞上簟爾雅有莞有鼠莞莞今鐘心艸也鼓生似

龍須莖圓細而長直但龍須緊小而瓤實此艸稍粗而瓤虛白也吳蜀人栽蒻之取瓤爲蓯其艸則以織席細於小蒲也鼠莞即龍須一名蓆言莖堅不仆但歆而已與卑聚之莖同義此兩者爲席皆謂之莞周官所謂莞筵也蒲筵之蒲葉有三棱而柔韌中虛是蒲之細葉者即鄭箋所謂小蒲實非莞也莞一名蒲爲席之用同於小蒲也又名薩蘧麻似冈亂惟其上名薩蘧端抽穗處中有苞也又鄭箋竹葦曰簟言葦亦非是此舊蓋竹葦之皮所爲即周官之繅席詩

頤命之筍席以至尊所御親體之物故唯下於次席一等何至用喪事之葦席哉（王篇引此詩作上莞下可以上於莞故以意改之）

○無羊考牧也

孔氏穎達曰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謂牛馬羊犬雞此詩唯言牛羊者馬則祭之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爲卑故特舉牛羊以爲美也案無羊序云考牧也先儒皆以牧事有成爲考牧據周官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載師職以宅田牛

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牧在郊不能無牢柵即牧人不能無治所故考牧者考牧人之室也禮曰凡家造祭器爲先釁賦爲炙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宮及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以此推之始成牧天子亦必親往落之也嚴氏詩緝不能見其大又誤以牢爲牧故來未學之譏矣爾牧羣牧也識識羊角屈曲如水旋也矜矜堅強貌兢兢馴服貌羊性悅矜矜善畏故兢兢不驚不崩所謂矜矜也麾之舉來所謂兢兢也

眾維魚矣多水之祥故曰實維豐年旐維旟矣民眾之祥故曰室家溱溱案周官司常州里建旗縣鄙建旐縣鄙隸於六遂在遠郊者也六遂皆新集之地故田萊人有餘夫雖定制於六遂而成爲縣鄙者益寡卽縣鄙之矣而所以安之利之勸之擾之者皆有待於經畫不似六鄉之皆石民也故夢旐爲旗乃化縣鄙爲州里之徵室家溱溱言人眾而和親也溱同

粵曰洧也 粵古文規

鍾山札記引丁希曾眾維魚矣眾乃螽字之省卽蝗也陳芳生曰鰕遺子艸間不得水則生蝗蝗生數日而能躍又數日而飛又數日孕子於地十八日復生蝗至案蝗與鰕同氣鰕利於民而蝗害稼故夢蝗爲魚卽爲豐年之占不必問若何而化也且蝗遺子在夏者八日內遇雨則爛壞在白露後者來春復生遇臘雪盈尺亦爛壞不成是蝗絕而多魚卽多稼之徵也丁氏之說不爲無理某氏以癡人說夢詆之偪矣

○節南山家父刺平王也

案春秋桓公八年書天王使家父來聘十有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當卽作此詩者尹氏吉甫之後隱三年書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公羊子以爲譏世卿者卽此也比詩作於平王之世在春秋之前言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則是西周已滅而徙東周監之也巖巖高危可畏有實其猗言不平也猗山之欹側處也實古文作𡍮木結實而傾欹也氏木旁根所以輔根者也王安石曰京室以大族爲氏朝廷以尊官爲氏尹氏大族也太師尊官也均轉土器陶人所用也維綱四旁總所以屬眾目者此輔也君子謂王也壻之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瑣小貝也膴膴通卽腜厚也屆至也上也樂終曰闋闋亦止也達遠也君子如屆所謂式已君子如夷所謂式夷但上章責尹氏此責王也成者官府之成事品式所以聽邦治也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聽邦治聽今誤作經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稍責以傳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

由中王刖尹氏而已不能正則亦
無可騁之所也既無所騁惟有咎尹氏而已夫尹氏
之罪已非不正言之也王亦未嘗不怒之也怒之而
旋復悅之是以終不能咎也不咎尹氏則天心終不
平矣王國終不甯矣此皆王之心爲之也今不自懲
其心而反怨人之諫正何哉是用作爲此詩以究王
政昏亂之所由冀王之懲其心而改之則萬邦從此
得和矣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
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
許氏謙曰此詩刺尹氏者大要有二事爲政不平而
委任小人也

呂氏祖謙曰案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
章杜氏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詩在
古止名節也節者山形截業也古印節字作𠂤又作
𠂤象形符節字从竹从𠂤刻爲鋸齒如交錯用印也
此山言節亦謂截業如鋸齒也何氏楷以節爲呂字
之訛案呂古旅字本作𠂤从人在山顚義與𠂤同

詩序議 三上 觀象廬叢書

守从此可證說文謂从𠂤而讀爲節何氏反援此以
疑經文之誤非也

詩序議 三上 觀象廬叢書

○正月憂平王也

折中幽王嬖褒姒而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犬戎入寇弒王而虜衛來援秦襄力戰乃敗犬戎於是諸侯卽申侯而立故太子宜臼由是言之幽王被殺西周無王平王在申諸侯歸心設能痛君父之仇恥哀斯民之臣僕奮然西歸封秦襄爲列侯使滅犬戎留晉侯衛侯夾輔王室則庶幾哉與宣王爭烈矣乃當時謀國之臣諼諼訛訛憚於用兵而卽安於東遷使宗周滴沒

王室卑微此正刀之詩人所由長號永痛而不嫌其詞之繁也呂氏祖謙曰平王初立大仇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坐薪嘗胆之時乃苟安於東恬然自以爲安其不能中興可知矣得詩人之意矣民之無辜云云者當是時幽王被弒宗周已滅東都新造國勢未安周之餘民欲居故土則爲臣僕於秦戎欲適諸侯又未知從何人而受祿如烏之翬飛不知止於誰人之屋天下之可憂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謂山益卑言不

不知謂山益卑亦有岡陵焉知必不爲梗乎燎之方揚言事勢如此而小人猶然燎虐者將謂東周新造如燎方揚必無遽滅之理不知赫赫宗周褒姒尙能滅之況奄奄之東周而羣小用事其爲滅也不難矣何爲不憂之也終其永懷總承上文而言人謀不定厲政爲虐西歸之策徒付之長想東都之民又陷於泥淦王擁虛位佐理無人此大車旣載乃棄爾輔其輸乃載必也旣輸而後求他人之助則嗟何及矣無棄爾輔喻朝廷之上果能用賢以圖治則滅犬戎而復宗社庶事之閒耳今雖東遷終當西歸百亡曾不以是爲意可傷也魚在于沼言王無意於西歸者以東周爲可樂也試觀大魚舍江湖而在池沼其水淺狹何樂之有雖潛伏而焰然可見終受制於人耳以比東都湫隘無山河之固憫見勢屈必受侮於諸侯故憂心慘慘念國之將爲人虐也

瞻彼阪田柴此章上四句比也言已以多才而處哀危之世如彼阪田之有特雖然而已同碩果之不食矣乃天之屈我以風雨雖殘我反如不我克焉

則不盡廢爲殘賊不已也益王之始欲致治而求我
則也若唯恐不我得既得我乃反因執我動不得遂
如怨耦之強求合焉則我雖欲盡力亦奚由哉特茵
之子出者也扤扪也
無棄爾輔輔者無輻小輪置大車之輻外以備陷也
一名柮从木咎奮象形从比撝動如比也古之冕裳
繡黻於石爲兩弓相背形繡補於左爲⊠形取輔助
匡弼之義也斧鉞字从斤从戉省形似輔四分也頰
車謂之輔木聯耳耴亦省輔四分也耴謂之頤古作

⊙象形也輻字古作畐即象輔在輻閒之形也員于
爾輻員古作鼎飯氣徹鼎揭揭也輔加輻外車行
亟動似之
昏姻孔云鄭箋云旋也案旋古文作𠂤古文作𠂤
相近而譌
天天是椓升巷經說據張衡云利端始萌害漸亦牙
速速方穀天天亦加以天天爲天天謂衛衣古未遠
疑得其眞目上文以仳仳薮薮連文不應下特出天
天案天天小屋傾敧之貌椓杙而槩之今荆楚閒
貧民有如此者某氏據書高宗肜日篇非天天民說
集傳作天禍解爲是但彼天字同殀終不若天天之
文從字順也
〇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祈中史稱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又稱幽王三
年三川皆震涇渭洛竭岐山崩而詩稱百川沸騰益
三年川竭六年又因震電淫雨而水溢山崩也幽王
所用之人傳稱虢石父詩稱七人而以皇父爲首益
當時小人甚多亦不可殫述也災異屢見羣小盈朝
都子向亦如鄭伯友逃死之所而盡徙富民以致窟
衛單弱則罪不容誅矣當是時有識之士或遠引於
四方或高蹈於山林不可謂非保身之哲然膜視斯
民而不急君父之難非仁人之用心也故憂天憫人
之士往往混跡羣小之閒崎嶇艱難以挽時事之窮
雖未必有濟而其心則已苦矣然以爲苦而忽焉猶
性情之薄也十月之詩人身任其勞而不以爲苦安
之若命厚之至也孔子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又

曰天下有道邱不與易詩人之心矣

○雨無正刺平王也咎徵薦至無能正王心者也

案雨極雨也因極雨而致饑饉也無正無以善道告王者也節南山曰覆怨其正益當是時王室播遷安危未卜饑饉薦至修省無聞而周大夫之離居者既莫肯從王與共休戚其從遷者又皆唯唯諾諾不爲匡救此詩人所爲並責之而自名其篇以見作詩之意也昊天不駿其德則非昊矣昊天疾威則非昊矣怨天者咎人也西周宗社既已滅矣東周播遷尚無定局離居者爲逃死之謀從遷者無靖共之義我獨賢勞旦夕補救庶幾王之改過而遷善則天變可回人心可挽乃又覆出爲惡饑饉喪亂何時而已哉辟言之不見伸亦若天實爲之則天怒甚矣禍安所底哉然而天非不可回也凡百君子果能畏天之威而相畏相畏而各敬爾身以敬王事則納王於善而天怒息矣今乃不敬其身是不相畏也不相畏是不畏天也不畏乎天可不畏乎戎成而王之爲惡不退則寇戎日深矣饑成而王之爲善不遂則饑饉薦臻矣曾

正大夫冢宰也六官之長則爲庶正雲漢云鞠哉庶正疚哉冢宰是也三事三公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

○小旻刺平王也王辟犬戎之禍謀東遷也

案謀猶回遹東遷之謀也謀臧執不遷者也不從王不從之也用王用之也諭諭相和黨同而無公是也詢詢相詆伐異而無公非也我龜既厭卜遷也匪行遹謀遷者未至東都而臆度東都之美也先民文武周召也大猶宅鎬營洛

之猶也築室于道謀人爲異論不能決也比欲建國者與眾鄙淺之人謀謀夫愈多而愈不集也靡止靡定犬戎未退也靡膴靡多流亡者眾也或聖或哲猶有可與謀者也淪胥以敗謀臧不從也人知其一知犬戎不可與爭鋒也莫知其他不知東遷之卽弱也戰兢戒懼憂危亡之將至也

○小宛王子友戒太子也

案竹書厲王十二年王亡奔彘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時穆公以子代太子靖死而匿之王子必與俱也故因其臨禍忘憂作詩以戒之宛屈顓貌

鴟飛戾天喻國人流王也念昔先人憂文武所受之命至是而墜也有懷二人傷君父之難也夫大命將墜而君父播遷此何時哉乃一醉日富不敬其儀何以同天眷乎況太子已有子不敬則何以正身而訓其子又何以益前愆而慰所生乎庶民采菽以喻其子螟蠃負蜾蠃以食其子皆不知教者也行扈飛鳴兄弟相與敬而不忘者也且太子縱不爲遠計盡爲辟患計填寃宜獄方不知所自穀矣乃無温温之德

惴惴之思履冰偶陷雖悔何追乎厥後太子立是

宣王卒成中興之業宣王崩幽王立竟以淫昏喪國

則式穀之謀未至矣

握粟出卜某氏云淮南說山訓巫用糈藉郭璞及高誘注皆云祀神之米楚辭巫咸將夕降兮怊椒糈而要之王逸注言巫咸將降願懷椒糈要之使筮者占茲吉凶之事也故曰者傳云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精是糈爲卜筮必用之物故嘗子曰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

○小弁廢太子自傷也

折中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後娶褒姒生伯服王信褒姒之讒也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王求宜臼子申欲殺之申侯不與故太子作此詩我罪伊何自怨己之有罪而不知也父子相親人之大倫猶周道也今遭讒間則是周道不行而茂艸壅之矣柳茂而蟬鳴已獨失其庇蔭而哀號無所淵深而葦植已獨離其故土而結根無地譬之舟隨水流不知所至蓋是時太子已奔申而王怒未息故商猶假寐而今不遑焉不

知流離何所止也鹿奔而猶俟戀其麃也以比人皆愛其妻
愛其子也雉朝而即雊求其雌也以比人皆愛其妻
也而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則已之必死而且不葬可
知矣然無可如何惟有涕泣而已此所謂無所逃而
待烹者也伐木者於其將仆尚不即斷而用繩拖之
析薪者於其將開尚不用斧而以手披之益少緩須
臾則理解可得而王不舒究是以舍有罪而加無罪
耳苟平心而徐察之讒言豈得行哉益始終有望於
王也逝梁發笱毀已成之功也益太子之立久矣彼

亦必有所知之人彼亦必有所樹之績此則事關宗
社非爲一己故望勿隳之也當此之時一身不保而所
猶望王之愼言猶望王之遠慮此則性情之厚而所
見有大焉者故聖人有取焉

鄭氏康成曰我生不辰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
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
是謂也說文云雊雄雉鳴也雉鳴而句其頸故字从
隹句陸氏德明曰壞說文作瘣爾雅云瘣木符婁郭
云瓜瓠瘣腫無枝條也毛氏萇曰墐路斃也孔氏穎

達曰左傳曰道墐相望是也呂氏祖謙曰唐德宗將
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
此意左右聞之將構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
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
而猶云爾者益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爲階也棠
其高者莫罷山皆能爲險阻者也其深者莫罷泉皆
懷藏不測者也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嚴氏粲曰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之詩作而內外上
下皆困于讒矣

吳氏師道曰此詩前三章刺聽讒者後三章刺讒人
○何人斯蘇公刺棠公也棠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爲故
蘇公作是詩以責之

折中國家之患莫大乎小人疑君子之害已而譖之既譖
之矣又疑君子之報復而防之爲君子者又不能開
誠布公以示其無他於是乎傾軋之患數世不靖此
固小人之好險亦君子有以激成之也若蘇公之於
棠公既灼見其詭祕之狀矣而容之以大度爭之以

誠心欲其釋疑解怨以共濟國事可謂得大臣之体矣故聖人有取焉

孔氏穎達曰隱十一年左傳曰鄭伯使卒出貜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貜豕也並言詛而俱用三故知此三物豕犬雞也

胡迻我陳陳猶梁也左傳陳魚而觀之

有靦面目靦毛傳訓姡讀爲乖古音圭然則靦本从見非从見也見犬環視也規矩及鵾鵑等字並從此靦則左右視人之貌也讀若規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折中巷宮內道名伹巷宮之長也寺人爲之故以名篇班固作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是也蒌斐成錦哆侈成箕毛傳云斯人自謂避嫌之不審是也避嫌不審皆由於不敬自謂大端已是而不謹于微自恃此心無他而不避其似小人執其徼與似者以譖之則無以自解矣故自傷而作此詩也

蒌非哆侈案毛以避嫌不審釋此二章意最精當蒌小文非錦喻己實有小過也因其蒌而斐之則成是貝錦喻讒人因己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故曰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哆張口非箕言譖人初持己之過也因其哆而侈之則成是南箕比惡我者搆我於譖人使讒口益張也故曰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與謀謂搆我者也蒌蚳名可爲席貝錦錦文如貝也南箕星也緝聑同耳語也翩翩往來貌捷捷儇利貌幡幡反覆貌楊園下地畎丘高地猗道在丘側行不正也言譖始於卑微而其漸將及於大臣也

○谷風刺朋友道絕也

維風及頹爾雅焚輪謂之頹焚輪者風挾火勢屋折如輪轉也

○蓼莪孝子自傷無後也

案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無後則無以繼後世而隕先人之祀故孝子自傷焉爾雅蓼蓼莪蔚牡蒿蔚牡蒿莪抱根叢生歲歲相接有似續之義蔚蔚牡蒿似小蒜也蓼蓼者莪曩所望也匪莪伊蒿今之悲也餅罄罍恥喻己無子爲親之恥也民幼子也古篆作叕从屮叕衣也大雅曰厥

初生民書曰民養其勸弗救是也鮮少也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痛甚之詞也無父何怙無母何恃言有父母而後有身已又不可以死也益身也者親之枝也子也者身之枝也無子如無身誠不如其死然己死則竟無子矣故存其身以有待又未卜終能生民否也是以出則憂思不忘而衔恤入則念我父母而益靡至也生者氣之始也鞠者形之始也鞠古毬字出則顧我謂我出也入則復我謂我復也腹懷抱也南山飄風不能生也

總辨蒿類蒿今劉寄奴草苗莖似艾有四棱葉青似柳而糙澀亦似山蒿艸而尖長長三四尺莖直上古人以爲矢故名蒿蒿矢飛疾聲嗃然也一名茈从從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从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從蕭古音蹤亦矢聲也萩葵燕蔚爲牡蒿今齊頭蒿也葉細薄而本狹末修有秃歧如厨秋開黃花結實大如車前實而內子微細不可見故人以爲無予也蕭萩也一名牡蒿一名治蘐即今菴閭葉似藾而薄多細椏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莖白色如艾莖而粗古人亦用爲矢又可萩室覆牆壁諸蟲飛故有治牆菴閭之名所謂蕭牆者也蕭

交側其身似俄弱羽恆滿而不能飛似鳥離于羅此
蒿可爲蠶簇故兼我蘿之名抱根讓生改曰抱嬭曰
因陳曰叢蘭衺根先百艸而茂故曰麗春生澤澨亦
生高岡故詩言在沚在阿葉似小薊故言蓼蓼長耜
蔣茅蓼之蓼卽小薊說見後 本艸茵陳蒿條不舉異名世醫不識
各以意擬用之陳藏器拾遺遂別出麋蒿而止言其
破血下氣蘇頌圖經別出麗春艸盛稱其治瘧黃黃
疸不知卽因陳也爾雅云萑薍郎蘼衙也叢生似益
母其葉有毛赤莖有風不偃無風獨搖似雛鳥之尾
故名此艸婦人服之絕產無子與益母相反益母本
名茺蔚 讀若唯 又曰茺蔚蒪或名茺蔚蒪蔵本艸訛爲茺蔚有
白花紫花二種莖主產婦血病故名茺蔚以別乎無
子之萑茺子生肥盛也中谷有萑之詩爲婦人無子
被出之辭故以萑言之益兩物功過難明也然因旱
而乾而前且雖旱猶溼則不得咎茺萑爲萑矣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此以
告病焉
折中平王東遷之初西周之府藏皆失東都之百費繁興

已尙不若有抹棘七可以升肉也則是東人供億之勞天亦不能助也

毛氏萇曰報章報反成章孔氏穎達曰織之用緯一來一往報反成章故曰報章

案儻倀貌尙可載也載運載栽植也樸薪初陰未死尙可植而活也舟人之子舟鄭讀爲周孟西人總指畿內言周謂鎬京私則其壁幸親戚也南箕北斗帝舉序星辰以東井東壁別西方七宿以南箕別北方七宿箕爲南故斗爲北其以天綱爲北斗者始於史

遷非古也載翕其舌翕張也張之言翕猶治之言亂

○四月大夫遭亂自傷也

薛嘉穎曰維夏徂暑以暑熱之酷興遭亂之酷秋主殺物之時興四方亂離民人胥受其害也冬日飄風興禍亂之無已時也言夏秋冬獨不及春者孟天地和暢萬物發育治之象也自古治世少亂世多觀四時可知矣眾水統引于江漢猶諸臣統繫于天子今我盡瘁以仕而王曾莫我知視如蔑有何哉

案先祖匪人人訓仁愛也言先祖豈不愛其子孫乎何獨忍於我也奚其適歸不忍亦無所可亦也烈當作洌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者四方雖亂離然人皆知求善地以免禍己獨勤勞王事不避艱險故多受害也嘉卉者別乎眾卉而言之梨梅美木詩人自喻也廢壞棄也殘賊淵傷也構遘同鶺鴒鴒鴒卽天鶺今

○北山大夫刺役不均也

案陟山采杞望父母也偕偕與俱也魏風曰夙夜必偕士子從者也朝夕從事不得養父母也大夫執政之大夫也朱子曰不斥王而曰大夫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彭彭大也傍傍繁劇也如云軍書勞午嘉鮮皆善也旅膂同鞅掌煩勞也出入風議言親信而從容也

折中君子之仕也原以宣勞非求逸也王事靡盬而膂力方剛己欲求逸誰當任勞顧勞可也勞而不均不可也止于勞逸不均猶可也使勞者受逸者之害不可也自古疆場多事之秋君子竭力致身以勞於外而一二得志之小人居息假佾出入風議始則媒孽于

而亂其謀終則阻格而制其命於是乎賢勞之人功無可成而罪且不免北山之詩人致怨於大夫有以也誰秉國均必有任其責者矣

○無將大車憂時也

黃氏震曰武云世既亂矣力微而挽重無益於事與無佃甿田之意同姚氏際牧曰將大車者有任重意無思云者正言其思之不能置也案大車重任與正月之詩其車既載意同將猶扶進也言佐天子任大事也無將者正言其欲將也將之則自塵故無可如思無思云者正言其思之不置也思之則自疵故無可如何而又自戒以無將言小人眾也雖曰無將不能不以至今日也懷歸從二公也畏此罪罟畏小人也方除歲除也方輿厥民隩也鬱急也自詒伊戚悔初從小人也反覆傾側無常也君子凡有位者也恆久也安處不事事也或韜晦以遠禍或觀望而懷疑莫肯助二公為理也正直謂二公也神敬之也聽從之也穀祿也以猶與也言能從二公則能成共和之治天亦必與女以祿也

○鼓鐘刺穆王也

折中穆有塗山之會塗山在淮南又王西巡歸伐徐徐與

淮近竹書王三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于江遂伐越
既由江至越則淮之南北震經之矣傳曰穆王巡行
天下皆有車轍馬蹟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
王心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
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鼓鐘之作與祈招同
旨其爲穆王時詩無疑矣淑人君子懷允不忘有以
也懷其尙德而不勞民之力也磬鼓所以鼓役事言
鼓鐘而又伐磬是流連而又興作民力竭矣故傷淮
水之淵而洲見也琴瑟在堂上以歌笙磬及鐘鼓在
堂下以笙雅樂皆有之南則但有琴瑟鐘磬無笙籥
籥舞也

案鼓瑟鼓琴升歌也笙入也以雅間歌也
以南合樂也以籥舞南籥也雅磬謂之笙磬同音者
齊歌聲也

○楚茨美諸侯耕耤奉祭祀也

案孟子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祭義諸侯爲耤百畝
覛面背絃舒秉耒籍中言君婦言君則非稱王后之
辭言濟濟蹌蹌則是有大夫士助祭言烝嘗祭前鐘
鼓則非卿大夫所有之禮是爲美諸侯之詞無疑也
楚楚荻棘盛密如楚也抽除也與與相屬貌妥妥尸
也侑勸飽也絜潔同祊在廟門外之西郊特牲曰索
祭祝于祊神保尸之嘉號楚詞言靈保亦以巫降神
之稱也孝孫內事之稱爨爨爨廩爨也燔勞也如幾
如式者纚墨之陳有儀而必著有定而不易也如幾
理之可必如式亦理之可循也稷疾也戒戒樂工也
鼓鐘尸出奏肆夏也燕禮賓入門奏肆夏郊特牲大
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是諸侯得奏肆夏也
樂具入奏奏族夏也
先祖是皇皇鄔箋訓暀言孝子祀禮甚明故精氣歸
暀之神保蓋神降可見之名保通呆象作采象子在
保也今俗於始死之奠或竊窺鏡見死者大數寸如
嬰兒此神保靈保之稱所由起歟孔子曰其氣發揚
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卽
神保之義矣

○信南山所年之樂也

案此下三篇周禮籥章所謂豳雅也幽雅幽頌皆述

公劉居豳新年祭蜡之
而美其上也信伸同山
之貌曾孫外事之稱也
四井爲邑乃謂之田四
爲田者十六匠與甸又
者五百十二家又三十
易者易耕之田故知从
成也疆者田界即四井
疆之理之畝之皆田之
色也將雪之候如此月
所陳是也仲夏新穀實
雨也曾孫之穡公田之
舍也守望露積之所也
瓜者易田闢歲而耕其
是菹賦於曾孫者也祭
清汁獻況於醴酒從以
曰烝

○甫田新年之樂也

案此因新年而美農人所以樂田畯也倬大也爾雅
疏引韓詩作鈞甫田一甸之田也十千者甸九萬畝
公田萬畝也我我幽公也髦士俊也十千者甸九夫爲井
四井爲邑乃謂之田四井爲田者四四匠爲甸
田也鼓土鼓也田祖先嗇即神農也爾雅云凡國新
年於田祖則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是也黍稷稻
梁亦曾孫之黍稷稻梁也報以介福頌禱之詞

○大田新年之樂也

案此豳人因新年而祝其上也南畝者田在邑居之
南畝古者四井之邑五比之閭五鄰之里皆邑在田
北故曰南畝非南東其畝之南畝也
折中螟螣蟊賊之爲田稼害也非人力所能去故望田祖
之神取而付之炎火盛田祖神農是爲炎帝盛夏之
時炎帝司令故祺祝禱之詞如此此望神爲曾孫除
害而農夫亦享其利也

案大田多稼鄭箋云多爲稼爲成實也天官書曰戎
菽不爲種於前歲擇種也庭苗挺直也碩肥大也方
比也權種輕重而審歲之宜也卓韋馬食種如爲之

皁也堅成質也好形圓好也爾雅食苗心螟食葉蝗食節賊食根蟊螟稻蝨也中自生蟲似小蠶也螟釋文作蚤蟊斯也好析苗莖食之時懸若弋賊似蟊而尾有刃能以舉鳴蟊同矛蟘蝗也此三者皆恆有之蟲歲祲則爲害秉畀炎火古人治蝗螣法夜於東方布火蝗自躍入其中然不可以治上數蟲也故當從折中說作祀禱之辭涂雲氣翼貌淒淒寒也祁祁雲行徐貌呂氏春秋漢書食貨志引此詩並作興雲韓詩外傳亦作興雲顏氏家訓謂雲當作雨定本從之不知雨可言降言下不可言興也穮耨也禾已穜也不斂稺朗下遺秉聘禮四秉曰筥注云此秉是刈禾盈手之秉筥穅名也鄭意亦謂秉即穮故曰筥穅名也言筥是秉多寡之名非謂筥爲穮也三篇所述皆助法殷制畮頗則言徹法公劉之所創也

○跻彼洛矣美天子狩也

案此與車攻篇同爲美天子狩于東都之作皆因朝會而講武事也

斯中家室王室也天子之神武如此知其能億萬斯年保

固王室以臨諸侯也邦諸侯之國也天子神武則諸侯畏服而小大相安不惟保王室兼能保萬邦矣朱氏善曰周人尚文其弊也恐至于弱故周公戒成王曰詰爾戎兵召公戒康王曰張皇六師皆欲其振厲奮發以鑒萬民之觀聽一四方之趨向也此詩言天子至洛水之上親御戎服以起六師修戎備於巡幸之時使諸侯咸知王靈之赫奕是故福祿之所由聚邦家之所由安也

案禆琫有珌古人刀室之末或用琫或用琫飾琫廡也琫珌也左傳作禆諡詩作鞞琫義皆同也

祕縫際緻好之貌

○裳裳者華美諸侯從王狩也

案裳本華名蒂似裳之襞積故狀之曰裳裳卽今俗名梔子華也初開色白漸萎則黃葉澤而有光采薇詩作常借字也此美諸侯之辭其葉湑兮言國本之固先澤之遠也芸其黃矣言中衰也有章有威儀言侯度不失也或黃或白昔衰今盛能自奮興也前三章朝會時事末章從狩時事左之人和門而左右之

入和門而右君子天子也宜之善之有之中心有之也似之寵命之使似續其先業如言召公是似也○芸其黃矣言裳華如芸之黃也芸今油菜也以仲冬始生正月可采二月而榮張翰詩所謂黃花如散金者也

○桑扈燕諸侯也

朱氏謀堉曰桑扈應候而至喻諸侯時見不違禮也楊氏慎曰有鶯其羽言桑扈之羽如鶯之羽也張氏彩曰樂胥云者足以洽情而不逾禮也亦指燕飲時言

案戢耳通耳語也疑讋也足聲之貌那猶憮也

彼交匪敖王氏經義述聞謂彼亦匪也引襄八年左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杜注云匪彼也爲匪可通彼之證此傳匪字下誤杜蓋又曰交之言姣也廣韻姣侮也字通作佼淮南覽冥訓鳳皇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蚋木不搖而燕雀佼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言燕雀輕侮鳳皇也然則彼交匪敖者言樂胥之君子不侮慢不驕敖也某氏云襄二十七年左傳公孫段賦鴻鴈趙孟子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是彼之作匪自左氏已然又此詩兕觥二句與絲衣詩同彼下文云不吳不敖此云匪交匪敖於文例亦合古匪字讀若悲上聲故訛爲彼又釋木栩梂黏謂黏與梂俱名栩也梂即今之柞子

蕩福來求述聞云求與逑同聚也言萬福來聚也說文逑斂聚也虞書旁逑孱功史記作旁聚布功今本作方鳩僝功爾雅曰鳩聚也民勞篇以爲民逑毛傳逑合也箋曰合聚也是逑與聚同義也爾雅釋訓逑逑通宣十六年左傳武子歸而講求典禮周語作謀聚三代之禮管子七法篇聚天下之精材幼官篇作求天下之精材是求與聚亦同義

○爲鴛刺幽王也王二三其德遠申后而取褒姒爲夫人無綏福之道也

折中爲鴛匹鳥止則偶飛則雙不相離也人之篤于伉儷者似之君子能篤于夫婦則家道成而子孫盛億萬斯年福祿常與其德相稱也宜其遐福言德愷而福

亦遠也乘馬新婦所乘之馬也春秋書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傳曰反馬也蓋古者婦來留其所乘之馬三月廟見而後反之茲未反故在廄也

案畢之羅之言求之也戢其左翼旣成夫婦也鴛鴦相向而衺以左翼相依雄者頸加于雌如兎雌者仰頸如夾他鳥則不然也案爾雅雎烏之雌雄不可別考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是兩翼自相掩非謂雌雄相掩疏引以釋此詩非也

○頍弁申人刺幽王也王取褒姒禮成而弗見申人也

案古者謂昏姻兄弟伊何何人也爾王也言爲王燕而來有皆兄弟非他人也蔦蘿以喻兄弟松柏喻王也君子天子爲主人也蠢心奕奕憂其無親將至喪亡也庶幾冀幸詞也何期期於倘所也具來來燕也

霰毛云霙雪也謂寒甚雪不能成花結如稷粒而散下也寒氣因霰而減後必少温故霙雪繼之非謂霰卽霙雪也然詩意止以霰爲霙雪之微比王之弗見爲虐申人之漸云爾

○車舝刺幽王也王取褒姒以色不以德詩人述古以刺之也

劉氏瑾曰此詩皆言慕悅賢女之意故其未得之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飢渴旣得之也喜其令德來教而心如輸寫至於宴樂之也又欵爲歡之無美其而且恐無德以相與證之關雎亦可謂得性情之正者也

朱氏善曰正小雅有鹿鳴以燕羣臣有常棣以燕兄弟有伐木以燕朋友而獨於夫婦燕爲則此詩雖燕樂新昏之詩其亦昏禮上下通用之樂也歟

案閒關車舝聲如門關也以慰我心韓詩作以愠我心蓋慰古有愠音故訛作愠易革卦上六象傳蔚與君韻是也毛訓爲怨怨愠亦古音同又關雎言琴瑟鐘鼓此言歌舞是天子諸侯大昏亦當用樂

○青蠅刺幽王也王好聽讒言焉

鄭氏康成曰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案樊涸也樊圃之涸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

許氏謙曰一章言因射而飲二章言因祭而飲是言

古飲酒之禮也三章言凡飲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
亂則今飲酒之失也四章言飲當知止而戒其謹威
儀五章言飲不可至醉而戒其謹言語
蓁有王有林言酒醴之狀烝衎洽禮所用也壬淫也
醴液液但淫也箋雖謂大與淫爲大義同林淋也古淋
作箾箾酒清但箾滴也亦謂之湑湑也湑湑但縣澡也省文爲
君輔雖雅者四與天帝公侯同訓非也各奏爾能長
兄弟洗觶爲加爵及嗣舉奠也實載手仇眾賓長爲
加爵也室人入又利洗散獻尸也酌彼康爵鄭箋訓
言既旅而二觶皆盡實爵於下兄弟弟子乃各舉觶於
其長此爵謂觶也樂作爵爲觶監司正也鄉飲酒禮
鄉射禮皆指爲司正史所以佐監
也淳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是
也從謂隨醉人之意而謂之也由亦從也童羖無角
之羯羊必無之物也
○魚藻武王作鎬落成也
說見斯干箋詩言魚言藻豈燕於辟雍也歟建國君

民教學爲先亦其宜也
祈中有邨其居以爲宅中圖大可也以爲無爲安止亦可
也孔子曰爲政以德辟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其是之謂乎
○采菽天子賜諸侯也
祈中諸侯來朝天子賜之禮之常也聖王之意則有餘於
所賜之外者焉未至而儲備之將至而迎望之既至
而喜樂之覓車馬衣服猶未足以將其意也而又錫
之以爵命申之以福祿既欲其安而復來又欲其留
臣事君以忠觀采菽之所詠君之於臣可謂有禮矣
抑臣之忠君亦有之焉彼交匪紓忠之文也殿天子
之邦忠之實也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忠之功也所謂
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乎世運之泰雖曰天時豈非人
事哉一章言將采菽則先備筐筥以興將朝諸侯則
先備錫予也何楷曰諸侯尚未來而王者已預爲之
儲具也二章始觀其旂之動繼聞其車之聲繼見其
馬之數而後其人至焉蓋位立以久俟之也王肅曰

夏駕雨謂之麗殷盖一騑謂之驂周又益二謂之騁
三章韋以謹拜跪幅以利趨蹌也天子所予殷之車
服也何楷曰向所儲者今始予之是也天子命之不
止于以車服又錫以爵命也福祿申之命於廟也記
曰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禮行
於廟故天子既命之神又以福祿申重之也四章平
平辯治也諸侯既自治其國又能辯治其連屬之國
也五章楊舟汎汎以紼維之使不行與諸侯將公天
子處以端揆之任使不亦也葵揆通書曰使宅百揆
是也留相王室則功業愈崇而福祿愈厚故望其優
游而止于是也何楷曰諸侯朝事已畢行當辭歸而
天子致其挽留之意也
案殷天子之邦爲方伯也左右東西諸侯也紼纚維
之毛傳紼繂也纚綅也爾雅釋此詩纚作繘繂作縪
益紼是大紵即苧也纚也綅紼拂也韋者不一左右拂
也縪循也羣所循面牽也如韋牲麗於碑之麗綅
也纚是眾舟子牽纚所續之小繩似婦人繫帶之綅
故亦得名爲綅纚麗也繫也如韋牲麗於碑之麗綅
委也繫而垂之也故結纓垂其末亦曰綅纓維如周

禮六人維王太常之維葵之眷顧之意脤厚也亦是
服也何楷曰向所儲者今始予之是也天子命之不
止于以車服又錫以爵命也福祿申之命於廟也記
曰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禮行
於廟故天子既命之神又以福祿申重之也四章平
平辯治也諸侯既自治其國又能辯治其連屬之國
也五章楊舟汎汎以紼維之使不行與諸侯將公天
子處以端揆之任使不亦也葵揆通書曰使宅百揆
言民本易教而莫肯以身先之也辟辟赤色反弛之
弥則兩端相向無所屬則翩反而相背喻兄弟昏姻
宜有恩禮以相繫屬恩禮衰弛則皆有離心也相怨
各執其一方言很也受爵則不相讓至于爵止則亡
而先公言無禮也老馬爲駒耆年而稚行不顧子孫
之效法言頑朕也食宜儀爭飽也酌孔取爭爵也此
二章言小人之兄弟相瘉者也教猱升木上教之也
徽猷善道也與相與屬親也雪飄消晛以善化不善
也爾雅雨覓爲雪雪覓雪也郭此晛字雪雪釋也郭此消字下相下遺忘也棄

也謂棄其舊惡也居倨同婁荀子作屢卽古屨字屨驕如云趾高氣揚也變南蠻鴃舌西夷無禮讓也我是用變中國將變爲夷狄也

○菀柳咎厲王也王流于彘諸侯莫至詩人述其故以咎王也

蹈厲靖謀極窮也言爲小人所窮也遇遷怒也有烏傅天非不欲從王也彼人斥王側之小人也臻至也極也居安凶惡矜强也蹈厲登舟曰蹈卽爲意荀子引作上帝甚神蓋蹈古作臻與神相似而譌也

○都人士思周舊也

折中此詩人見東遷之後風俗凋弊故思西周之人壬也都西都也周忠信也鄭氏康成曰所行要歸於忠信是也容不改有常也言有章成文也行歸于周德之寔也其服容言行如此故萬民皆望之以爲法也臺笠緇撮言儉素也君子女貴家之女也綢密也直正也言其髮濃密而端正如其髮之多宜不加髢鬘也婦人首飾亦能儉素俗美之至也充耳琇實男子之禮服也尹氏吉氏周舊臣也女之有儀範者人咸謂之尹吉舜其知禮也兎結猶葍結也言西都之士交皆有故家遺風謹守禮法而今不能見故我心鬱結而不舒也雖不見而願從之遵所謂聊與子同歸也旰望也下之風俗由上轉移言從之遵自勉於下也云何旰矣有望於上也

案爾雅臺夫須卽今之荊三棱也葉蔓花實俱似香附而長大其蔓光滑三棱如櫚之葉蔓中有白穰剖之織物柔韌如藤鄭所謂臺皮也胎以細竹可緣爲笠昌忻字林云蓑艸生水中根可緣器卽此艸蔓非臺笠爲二物言臺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是以臺爲首戴者也爾雅翼因云臺可爲衣不可爲笠引齊語韋昭注以證笠不用臺蓑乃用臺案茅蒲皆籍以爲笠櫚皮以爲襫禎幹艸辭荔以爲蓑皆野人所用韋雖誤注襫禎初不言蓑用莎艸爲之益臺與莎葉皆堅脆不可爲衣羅所云編之若甲者殆意其然實未嘗見其艸也涉今香刪藺說並指爲臺

女子垂頂髮長髮長亦作髳垂毳綢繆之約也
直其下垂者也古氏尹氏之別言由之後也以衣涉
水曰厲帶浮如蓋尾也垂帶而厲言紳束垂長行動
蹴起如厲涉也
○采綠刺不用賢也
案此刺欲用賢而不果者也采綠喻求賢也不盈一
匊束行所得也歸沐棄而不采也此與卷耳首章意
同衣破前爲稽謂帶下尺捨簑際者也期約也期見
賢也脅至也不脅不往就見也之子斥其君也狩所
以得獸釣所以得魚皆除喻求賢也張弓綸繳爲之具
也言之子誠欲見賢我則願助之修其禮賢之具也
魴鱮美魚喻所得之賢也觀多也薄言觀者卽拔茅
茹以其彙之意
○黍苗美召伯營謝也
折中此詩與裘高本爲一事彼作於王朝之卿士而意在
申伯此作于行役之軍人而專美召伯也謝南方之
要地宣王封申伯於此益將使南邦是式而非徒尊
寵元功已也然或大臣能知天子之意而百姓不知

朝廷之謀則苦其役而愁怨亦人情也乃召伯又能
宣天子之德意以勞之於是行役之人趨事勸功以
安召伯之心并使召伯得因以安天子之心此則召
伯之勞之眞有如陰雨之膏故至此也易曰說以先
民民忘其勞其是之謂乎
○隰桑養老乞言也
案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
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
後乞言亦徵其禮皆有惇史文王世子既視學始之
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
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
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
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此詩前三章謂
憲之未章謂乞言也桑宜下地定之方中云降觀于
桑阿猗同枝幹茂美也難儦通少好貌沃光澤貌此
二章言大學之中弟子之來觀禮者皆有威儀可觀
故既見君子而樂之也君子謂三老也幽桑老而深
黑也比君子德望老成言動可法也膠重固也德音

孔穎所謂既歌而語合德音之致者也遐胡遥謂猶告也

折中云勸君子使盡言也心乎愛矣言心誠求之非徒以其文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謂永矢弗諼且設誠而致行之也君子盡言人君不能忘其言而行之其於治天下庶幾矣左傳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蓋欲子產之盡言以規誨之也可以知此詩之意矣

○白華申后思幽王也

折中凡篇中言之子皆謂褒姒言碩人皆謂幽王也遠讒間而遠之也猶謀也言天步艱難宜與己同心共處爲王內助也滮池浸稻比王膏澤不及百姓也桑薪烘灶比王棄賢也此所謂天步艱難也念子懆懆子褒姒也鴛在梁而鶴在林鴛則飽而鶴則飢幽王近褒姒而黜申后譬之養鴛而棄鶴也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有常度也今在梁者鴛也非鴛鴦也之子不善其德無常而與王相處則恐有害於王此其所以寘勞我心也侁卑貌疢病也

案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此詩稱管孚意同滮池即皇子陂蹙水交水之間水形象滮此池爲其目也鼓鐘于宮奏房中之樂言妃匹妻妾相和好也有扁斯石乘石也言已爲褒姒所乘也卑詆如賓疵作疵

○隰桑貢士之禮缺也周室道衰諸侯貢士于天子不以其禮故傷今思古焉

案此詩貢士所作也周室雖衰諸侯猶貢士于天子但不以其禮至使青衿之士崎嶇道路此貢士所以傷也隰桑黃鳥好音可懷喻士之有學者也止于丘阿得其所也喻士人當貢之天子也道之云遠我勞如何徒行無車也此傷今也欲食教誨平日則養之庠序也後車命載及其入貢又有以體恤優禮之也此思古也鄭氏康成曰後車倅車也案文王載師尚父以後車孟子後車數十乘皆是貴者之從車耳極至也國語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獸被蹏曳急曰隰隰者時一鳴黃鳥之謂舌似之楚人語曰蠻黃鳥之嚀似之

○瓠葉荊祭也

案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爾雅夏祭曰荊注新菜可汋也又夏獵爲苗注爲苗除害也內則雉兔皆有芼是兔者苗田所獲瓠葉所以芼兔也舉二物明荊薄祭也酌言嘗之主人獻尸尸酢主人也獻之獻賓也酢之主人自酢也酳之酳賓也斯康成云同鮮

○漸漸之石將帥苦東征也厲王好兵東征將帥經歷險遠不堪勞苦故作是詩

案漸漸猶巉巉不遑朝矣無朝旦之暇也卒崒厓沒盡也不遑出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豕蹢本黑今有白者是羣涉波中久浸色變言積水之多也涉波鄭涉潦言雨久未止也非渡河之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畢好雨月麗之故滂沱也積水已多大雨又至其患更甚故武人之東征者求免水患而已不暇更及其他也言智慮廢而憂患專也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旱潦頻仍民不聊生也

案苕爾雅名陵苕或名遼苕張機傷寒論作連軺本草作陵苕兩片相合房中有隔

如刀舟之連剖之則解散陵亂故得諸名連苕岡原下溼皆生故華黃葉青不改言人不如也牂牁羊墳首參星之形也參爲敦牂牂丁是星言無羊也星乃在天言無魚也水靜則星可識也可何通鮮鮮食也人何以食無所得食也鮮何以飽無所可飽也將奄貢也

○何艸不黃悲行役也

案艸衰則黃艸既黃而玄言從役過時也將奄貢也矜擴也兕虎猛獸不可家畜者也芃尾大貌棧車士所乘也

大雅

〇文王周公戒成王也

案通詩戒成王意在念祖鑒殷二句首章言文王之德與天爲一周之所以受命也二章言文王之德敷錫於子孫臣下皆能世其德也三章言由文王之德克生多士而文王亦賴多士以寧也四章五章因文王以德受命而見天命之大因紂以不德失天命而見命之靡常遂以戒王當念厥祖也不然弗德之子孫庸敏之殷士皆殷先王深仁厚澤之遺與周之本支百世不顯亦世者無殊也然皆侯服禍將於我有周者非以後嗣王不修厥德之故歟此已隱然以殷爲鑒矣六章言念祖則必修德鑒殷則不敢不修德上四句承前三章而言下四句承四章五章而言也

觀象廬叢書

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則見殷之先王其德不異於文王而紂之所以喪師失國者不能念祖修德也

七章上四句結鑒殷意下四句結念祖意通篇念祖鑒殷分說其要在修德而已修德之至與天合德而已矣一節天

觀象廬叢書

命宰乎天心者也無聲無臭上天之載其德敷錫於子孫者也曰聲聲一之功也聲聲則不已也天而天弗違者也曰穆穆一之容也曰緝熙一之神也曰敬止一之體也曰永言所以一之也曰於昭于天曰配命曰克配上帝則克一而與天合德也與天合德則天與之則人歸之人歸皆天與也故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曰儀型文王萬邦作孚一詩之中其陳性命之理天人之應委曲詳盡如此殆與伊尹成有一德之書無殊信乎非周公不能作也

〇大明戒成王也

折中首言紂之所以亡見不明其德卽墜厥命其失天下如此之易也次言周之所以興見累世積德乃膺天命其得天下如此之難也知其得之難則不敢替前人之功知其失之易則不敢縱已之欲

案明明在下天鑒之不忒也赫赫在上天威之當念也書曰天明威卽位之年也洽當从竹書紀年作郤郤本在滄涑之間二水西流入河大形象敦會

也合从△从口會字郤之陽河曲也在渭水入河之東中條之首有山俗曰堯山山上有故城曰堯城北去今蒲州三十里在陘河鋪之北盖卽古郤陽城而羊之故都也春秋之初爲虢國地漢之郤陽在渭水之北百餘里不得與渭汭連文雍閒倪也言大邦有子窈雖深居外人莫得而見文王閒而知之信其若天之妹然造舟以濟河爲梁以通渭也造古作艁比四舟也制如方舟而大兩旁又各截爲二各以一環聯之若兩分之則象子告其父俯其躬也諸侯維舟舟兩旁各縈一舟也大夫方舟

兩刀相比也方言云船舟謂之浮梁亦誤以舟梁爲一事維子侯與予周公自謂也與如賓賢與能之與謂興起之也會朝會戰之朝也

○緜教成王也

折中人但知太王遷岐而不知立國之模已開周官周禮之先人但言文王受命而不知得人之盛實啓三千十亂之基詩故詳叙而申明之使成王知前人開創之艱難經理之周密他務未遑惟以農事爲先興作有序惟以廟社爲重不必報怨興師而惟通聲教不必侈言德應而惟務得人則所以保世滋大者亦不外此而得之矣故文王之三皆周公所以戒成王而後遂定爲兩君相見之樂歌以爲天德王道之本末終始皆具於此也姜女太姜也本紀云古公娶于齊有駘氏曰太姜是也曰止子茲曰以時築室于茲龜卜之繇詞也

案毛傳緜緜不絶貌瓜紹也瓞瓟也據傳語則爾雅原作瓞瓟其紹瓞謞也紹是瓜旁蔓如舟紼之有綱也雅又云瓟九葉然則瓟是近本九葉而生者圓小如卵故名瓟易隕故名瓞園人斷其初蔓留其旁枝然後瓜乃大也此喻后稷爲帝嚳支庶如紹其後緜緜不絶如瓜至周而有天下如瓜大也土齊詩作杜沮漆閒地之總名漆合沮水同官水象杜木也西水莫谷水也孟子稱踰梁至岐梁山在今西安府乾州西北五里寢宇記岐在岐山縣東北十里也膴膴韓詩作腜腜左傳曰原田每每膴腜每並同又少儀云祭膴卽脢也爾雅堇有二一茞堇艸卽白茞也性黏故名堇一韌苦菫卽此詩之堇郭璞

云今葵葦菜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邪疏引本艸注
云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蓳菜葉似蕺花紫色
內則蓳菹枌榆是也案此卽紫花地丁蜀人名地黃
瓜者是也晉語曹蓳於肉乃是烏頭止止於是也時
築室之時也測星之謂東西卽左右周徧也言從西
至東無不各執其疆里宣晦之事也抶鳩同聚也謂
鳩工也陾仍同仍仍衆也度營蕝蕝聲衆也登古音
近東築聲也馮馮侀聲也鼛鼓弗勝言民皆先時而
趨功鼓役事者反常若不及也不珍厥慍太王居邠
有獯鬻之侵遷岐復有昆夷之患也不隕厥問至文
王而卒服昆夷也兌悅也駾怒喙之貌駾者馬喙也
辱肉如脫故名柞棫拔而行道兌所謂串夷載路也
大王之事也昆夷駾矣則梗頑皆長服也文王之事
也駾厥生生謂民也書曰至于海隅蒼生逸周書諸
橫生蠶以養從生從生蠶以養一丈夫皤古作皓从
人从古文移足駾如禾之倚移也此駾厥生亦謂天
下歸之廱然如風之偃禾也
○棫樸武王作人成其武功也

棫樸此言武王能作人故於出征之時類造之際見其
人材之盛而足以成其綱紀四方之功所以教成王
也棫樸薪槱燔柴以祭類上帝也槱燎也左右趣之執事
者衆也左右宗伯太宰之屬也奉璋助王亞祼也造
乎禰也髦俊也宜宜乎社也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
司而立軍社盖既宜乎社則立之是宜爲小宗伯之
事故曰髦士也邁行也六師及之不令而從也倬明
而大也雲漢爲章喻人君德爲民表武王末受命故
質也勉勉不已也一也辟王尊之之詞我王親之之
詞王有一德此所以能作人而綱紀四方也盖左右
趣之則執事者無不敬故祭則受福而師徒無虧六
師及之則將帥賢而士豫附故戰則必克而膚功可
奏其要皆本於王之德能作人而已後王可不知所
務哉
○旱麓武王作人受福也
棫樸亦以教成王也一章言武王之德能饗帝也旱

山名林屬於山爲麓棫樸所用以燔也豈弟樂易君子謂武王也二章言武王之德能親親也瑟縝密貌玉瓚圭瓚黃流鬱鬯所用以祼也三章言武王之受福本於作人也鳶飛魚躍人皆作於善而不自知也四章五章言武王能作人所以能饗親饗帝也章首先郊後廟尊天之義也此先廟後郊親祖之義亦祭之序也凡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於后稷也清酒既載祼也禮曰醆酒況於清汁獻況於醆酒騂牡既備迎牲也備腯咸有之備民間徒也燔燔也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喻多士之能芘蓋王也蓋王有豈弟之德故能作人而人皆有其德所以外內官備無不誠敬而祭則受福也求福不回豈虛語哉

○思齊作人之本也

案此詩言文王作人而推本於德之無斁無斁則能世其德者以文王有無斁之德故令斯士皆有譽於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古之人謂文王也無斁不厭也一也不貳不已也此詩大意與文王第二章略同其所推陳則併二南之義盡於此篇矣故刑寡妻嗣徽音者關雎葛覃是也則百斯男螽斯麟趾是也至于兄弟公族皆振振也御于家邦則盡乎二南之

矣桃夭芣苢雞雞之化也采蘩采蘋肅肅之化也譬
鼃斯士於兎罝羔羊九罭以見之至矣哉
○皇矣述祖德教成王也
折中人但知太王遷岐由於避狄而不知西顧與宅乃所
以求民莫也人但知王季受讓疑於不友而不知施
於孫子乃所以篤周慶也人但知文王專征四方無
拂而不知道岸先登乃所以順帝則也故觀太王之
作屏啟辟而知得民之外別無天眷觀王季之明類
順比而知敦倫之外別無帝祉觀文王之畎夷俱無
聲色不大而知天德之外別無王道此千聖之薪傳
百王之定範也

集傳一章二章言天命太王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
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
伐崇
案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卽所謂臨觀求莫也脊也者
指使之意謂啟牖之也憎惡也式廓不用德而矜
大也此與書多方篇意同其嗇其穡詩文原作其嗇
其翳神訛爲穡 繡因通作嗇爾雅釋木亦原作木立

死柿蔽者翳或據詩改柿爲穡故毛从之串柬熟柬
也太王之德克配上帝故天命之是天立厥配也兌
茂悅也作對猶立配也貊靜也
折中王季受讓之心人不能知惟天度之以爲因心則友
而非利之也乃帝雖度之而王季終默而不言益太
伯不欲以讓名故王季亦不言其受讓也悔當作晦
將壿將之將渭水受畢如勺畢水似瓚將也方嚮也
王所歸往也長與張通夏大也
○靈臺同樂也言武王與民同樂而民幾其樂所以教
成王也

案一章言武王作臺築囿民皆趨事勤功也二章以
下述民樂武王之辭三章樂其有鳥獸魚鼈之樂也
三章四章樂其有學射鍾鼓之樂也益武王克殷遷
鎬既於廟左立學立射爲師氏司樂教國子之所大
射擇士養老之處更於其左築囿以阜蕃鳥獸魚鼈
以供祭祀喪紀賓客之用囿中作臺以候祲象因以
時觀游而節勞佚故民既樂爲之成之又樂王之能
樂其樂也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亦曰時臺作囿

必先臺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也凡分王啓閉必登臺以望而書雲物爲備故也白鳥鷺也靈沼因築臺取土之地治爲池沼引辟廱之水注其中因以畜魚鼈也周官有囿人服不氏羅氏掌畜皆囿官也辟廱一名澤左射右學學之中爲大學門內之左小學門內之右瞽宗其後爲學舍射宮在學之左而異其宮其前之澤則不異也射宮文王世子謂之東序內則祭義謂之東膠養老大射蜡歐飲至皆在此學有合舞合聲射有養老大射皆有樂是矇瞍奏公之事而民得聞而樂之也舊說辟廱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是也又云射宮在郊則不可通大射儀賓出奏陔出澤宮門也公入驁由澤宮旁門歷廟前入於路寢也若是在郊則公亦當言出矣若以爲自郊入國則燕至於宵公卿大夫不當倘行郊外郊特牲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卜之曰王立於澤親聽誓命若是在郊則既卜於廟又至三十里外而聽誓命皆屬不近事情又左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視朔在廟歷學宮而往觀臺故曰遂登聘禮賓請觀詩帥之自下門入觀游也下門澤宮旁門與廟左之門相直廟左之門亦爲下門兩下門開有道可自外入故帥之自此入觀於囿中也又魯頌言泮宮泮水泮林禮記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左傳宋皇國父爲平公築臺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昔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皆廟學與囿相比近之證

○下武繼文也武王能昭先人之文德嗣王當繼之也案下下之也言不上武也三后太王王季文王也世德昭下武之德作勉也孚者信其伐商非得已集傳云成王者之信於天下是也下土之式式其文德也媚茲順德所謂式之也哉茲同嗣服謂嗣王即下章昭茲來許也祖文王也

○文王有聲教成王也言文王有武功武王有文德案爾雅烝君也文王修德原自有聲專征之後遂大有聲於是遂求所以安天下者亦遂覩其成功信乎其克君也文王既受天命所以有此武功伐崇邑豐皆武功所致也邑周聖也徙都先定民居與脩篇先

兒止後立室家同意減匹皆水名欲音猶遹追來孝
追太王王季之志而致其孝思也書曰追孝於前文
人公功也濯著明也四方攸同三分天下有其二也
翰屏翰服事殷也禮曰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
心是也王后未有天下之辭也輔氏廣曰王王也追
稱也后君也本稱也豐水東注維禹平成之功文王
於此奄崇侯之害武王遂於此征商奄天下之害故
能集大統而君天下也皇王有天下之稱也鎬京辟
廱武王既克殷遷鎬而作辟廱也辟廱太學在廟左
引水循左右壁至學前壅以爲澤故曰辟廱無思不
服者其心服也豐水有芑沃土也仕事也
○生民卜郊受命於祖廟也
案此詩將祈穀卜郊受命於后稷廟之樂歌也周禮
啓蟄之月上辛之日祈穀于上帝以后稷配郊特牲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此
詩首言后稷之生之異見其爲天所命也次言后稷
教稼以至受封見周之有天下起於后稷也次言后

先生不待十月而生也達大羊本作羍如達者羊以
四月生也以其先生反常故棄之後遂因名棄也棄从
倒子从𠫓子不舉也居安也無菑害也仲春祠高禖彌月生子
下云寘之寒冰者是日進御不必是日是月而有娠
也但以其生之不常而推本於不坼之德敏歆之禮
祀以明篤生之有自耳實古音鎮同奠置也牛羊乳
其子以腯肥之故曰腯字腯在股下股亦腯也翼藉
也或覆之或藉之非一鳥也郃后稷之封今耀州稷
所自生也方晬小雅大田包同孚浮種也種播種也

裸當作裸同裸蕖苗也浦田謂之野發承實種而言秀承實裸而言堅詩粢稻米好謂稃穎桴之善粟實之善也以歸摩祀歸嘉種於虞夏之君始以祀上帝也我祀我今之祀也謀卜曰擇吉也唯齋戒具修也取蕭祭脂將郊先祀后稷也郊用辛祀后稷當用己亥孰繇祝足以實積柴也聘禮記曰出祖釋軹亦謂祭也燔燔柴也興起嗣續季也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行韋將祀后稷大射也天子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后稷將有事于后稷必先大射

案天子將祭皆先大射此則爲祭后稷而射也大射同姓異姓之臣皆與詩但言兄弟親親也或曰爾雅瑣婦之纂相謂爲兄弟禮曰不得嗣爲兄弟是亦兼異姓言也敦追同聚貌敦彼行葦方春未萌斬餘敦然也苞叢生也體著根也肆筵授几射必先燕也燕禮無加席大射有之故曰肆筵設席周禮云設莞筵加繅席設蒲筵加莞席是也授几有緝御公不親授別於異國之賓且優之也奠斝奠酬不舉也夏曰醊殷曰斝周曰爵據大射儀則是觶也醓醢以薦宰胥薦之變於燕也燔燒肉炙肝炙肝謂之肝膋膋亦盛禮也歌歌鹿鳴也徒擊鼓曰咢燕無笙有脾臄亦盛禮也歌歌鹿鳴也徒擊鼓曰咢燕無笙射有之此通下章而言歌之後乃射也樂射之節以鼓爲主故曰不鼓不釋咢則樂將作時先擊鼓以聲之也敦追同雕也爾雅金鏤翦羽謂之鍭射禮揖三而挾一个鈞參亭也均皆中也賢中多也序賓以賢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也句曲也鼓也不侮敬也讓也射以中多爲雋以不侮爲德序之者書而識之也

射義云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是也曾孫外祭之稱以將郊祀故稱曾孫酒醴維醹射竟爲大夫舉旅遂坐燕也大斗長勺也以祈黃耆旅酬公舉觶賜大夫長於西階上也古者於旅也語故求之使言台鮐通引翼者導引之使不迷於所往勸勉之使不怠於所行也祺吉也謂吉言也○既醉祀后稷燕也祭畢而燕父兄美主人也

案此與下篇皆稱公尸謂后稷是先公也通詩之意與楚茨末章相發明

既醉以酒言飲食之豐也既飽以德言禮意之厚也何氏楷曰介爾昭明言助發其智慮小事大事無不周知所謂景福也曹粹中曰老將知而耄及之古人所慮也今錫之以壽考又大之以昭明則受福無窮矣融貫通也昭明而至於貫通則其明遠矣高者識超於事先朗者鑒徹於事後終謂祭畢而燕也令終克綏後祿也假始也謂初祭也公尸嘉告尸以嘉言

假主人也靜嘉清潔而美也朋友謂賓客助祭者也特牲禮曰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攝檢也祭主於誠禮主於敬誠不可見而寓於敬故相攝以威儀也時節也孔時言威儀皆中節也孝子主人之嗣子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是也君子有孝子以君子孝也孝子之心不匱故天永錫之以其類使其子亦孝也其類如何不越乎家室之間君子之子君子之妃皆孝是爲其類也如是則君子萬年天永錫以克祚之

君子之祿使之世爲天子而無不孝是爲永錫祚胤也如是則君子萬年其景命所集又有附屬之者矣其僕如何謂薙爾以女之有士行者使爲其子孫之妃匹既有賢妃又生賢子孫是爲景命有僕也周自大王大姜以來世有賢妃而其後遂大介爾景福莫大於此

（）鬼侯祀后稷繹賓尸也

案郊用辛祀后稷用己越日而繹則是庚也繹者祭之明日又祭所以賓尸也賓尸之禮既葵尸俎陳鼎乃議侑於賓以異姓鬼侯與尸與侑也涇直波也爾雅作徑福祿來成成昨日之福祿也福祿來下下卽降也自天降之也深小永注大永也來宗尊也既燕於宗之宗廟也福祿攸降承上章來下而言也成昨日之福祿而又以作後日之福祿是福祿來崇也孝水流急而鬼侯任其

興來下深自高流下與來崇孝之流急而鬼侯任其

浮沒與無有後鄭鷖鷗也其沈者名鳧窈尸有侑
其禮主於盡愛其飲極於歡盡而懼其流溢也故以
鳧鷖言之鳧鷖二鳥在水不溺以興尸與侑也博古
圖有鳧尊形正如鳧益是瓚尸之尊也
○假樂美大還也
案此詩當作六章章四句與涧酌卷阿皆美武王還
鎬之辭蓋一時所陳也一章統言君子之德宜於臣
民而受天之祿也假大也大哉可樂之君子也宜善
也民庶民众有位者也二章言君子有令德故天既

命之爲天子又申之以百福使定都於鎬用能克昌
厥後也保者保其身右者佑其行與大明篇保佑命
爾胡申重也干祿百福言君子之干祿有道故能獲
茲百福也孫千億言卜世卜年之久也有聲曰詒
厥孫謀以燕翼子三章言將遷告廟筮之也天子移
穆諸侯皇皇廟中之容也天子敬其事故宜於諸侯
諸侯敬天子之事故宜於天子上下一心克從先烈
故能鬼神其依也德亂其法忘棄其業禋由舊章所
謂假先公酋者也四章言將遷大詢眾庶也抑抑謹

下秩秩有序所以詢也庠当羣匹從民之欲故能詢
謀僉同也書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
功五章言神聽民從皆天之福之既遷於鎬則有以
綱紀四方而君臣胥樂也綱四方者持其大綱而四
方胥受其治也君張其綱臣理其紀則清燕之福及
於羣臣矣此宜民卽所以宜人也六章言君臣同欲
以爲民則民永得其所而安定也百辟諸侯卿士羣
臣也媚順也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所謂無敖從康者
也堅息也所謂永建乃家也此宜人卽以宜民也此

篇當次公劉之後
○公劉大遷陳法也周官大史大遷國抱法以前是遷
國因有前人之成法掌之大史者成法之大史者
案此武王將遷周召之徒陳先公之成法與其厚於
民之意以規誨之也篤厚也康安也公劉之祖不寧
失官而竄於戎狄之間公劉不以其地爲可居而遂
安之也疆場積倉爲居者謀也餱糧橐囊爲行者備
也爲居者謀思以和輯其民人爲行者備思以光大
其國家於是始張弓矢揚戈戚以啓行焉益將擇地
而遷而先爲之備也于往也胥相也徃相宅也既庶

既繁從之者衆也順不咈逆宜無堙鬱卽所謂無永歎也陟巘降原以相之將欲久居之也陟降徒行故人皃其帶以玉瑤爲佩而鞸琫飾刀也舟當作佩古文作祕文有闕文瑤因致誤呂祖謙曰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於民也陟岡觀京既得可居之地也京師如云洛師處暫處也處非一處也慮寄舍也旅羈旅也言言語語皆謂衆也時是也謂京師也依安也國於此也蹌蹌濟濟與繇繇者之容也室家未建宗廟先立故先行遷廟之禮也繇几爲神設也祭統云

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遷廟之禮奉神之衣服至於新廟奉者升君從升所謂既登也祝曰令月吉日可以徙於新廟所謂乃依也造召而進之也曹羣臣及大族也國語曰民所曹好注曹羣也既祭之後召而燕之也執豕于牢食之也酌之用匏飲之也君之建其長也宗之立宗法也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君之處卿大夫以采邑使爲之君宗之立之大宗使各統其族也

富也民與民同其勞者通力合作也君與民同其富者視年之上下出斂法也周禮六鄉用徹法六遂徹而兼助民之息耕者相助也野外徹而兼助同井助公田也山西曰夕陽因國中而及於山西既長也民居眾也荒治也館客舍也于豳斯館初遷之時也正絕流曰亂礪石鍛其所以成斧斤基築宮室作民居也有有繼至者也理密芮阮皆地名稱公劉者公劉之遷履矣獨之遷擇地而處與遷鎬類也

卷阿云似先公酋矣亦是此意

○酌酌美大遷也

案周自公劉遷豳太王遷岐王迹肇基而未定猶行
潦也文王受命作邑于豐武王遂克商而有天下猶
行潦既挹於小器也今遷鎬定都猶挹於小器而注
於大器也注茲則可爲儀鎬京爲民之所樂也濯
以養民也可濯罍以飲酒猶鎬京之大足
濊承上二章而言濊謂凡器之可濊者既用則濯之
猶鎬京爲民所永安也孔氏穎達曰彼罍挹之而注
於此罍益以潦水之濁置之大器以澄之挹小器而
用之所以轉經二器也儀禮一作儀爾雅饋餫

稔也謂飯氣員熯出如奔蒸滴如溜故皆爲熟儀禮
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記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
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卷阿美大遷也

案曲陵曰阿卷曲貌來初遷而來也游歌升卷阿以
觀遷者見人民之繁庶河山之壯麗因而樂之也矢
陳也伴奐猶泮渙游衍之意彌周也爾爾性不虧其
性也似象也似續妣祖之似先公謂公劉也酋猷通
似酋如云繼志述事也版當作版版圖也莘

詒福也純大也常久也鄒氏泉曰馮者忠諒可託
心者翼者才猷可任般旅孝者順德則有移忠之心
德者修己則具正物之學以之引導而不昧於所適
以之輔翼而不忘於所行則豈弟君子得以錫極敷
言而爲四方之則矣何氏楷曰兩璋之合則爲一圭
君有馮翼孝德與爲一體如圭也臣能以引以翼協
力比附如璋也如此則同心同德善皆歸君遠者聞
其聲譽近者挹其丰采而豈弟君子得以敷政優優
爲四方之綱矣鳳皇靈鳥雄曰鳳雌曰皇鳳皇之飛
翔而四方之民從之者眾也翽翽羽
聲多也亦集爰止言王止於鎬京也亦傳于天民從
王至鎬京也藹藹和翔貌維君子使臣也媚順
也順王之命順民之欲也山東曰朝陽喻鎬在豐東
也鳳皇鳴于高岡將下集於梧桐喻王將自豐遷鎬
也梧桐先生于朝陽喻羣臣先爲之營鎬也菶菶萋
萋梧桐生之盛也臣盡力也雍雍喈喈鳳鳥鳴之和
也民協服也車馬閑遷者眾且備也遂歌益繼王
之聲而遂歌之猶書所謂簫韶戛擊鳴球也此上三篇皆因

王之歌而美之之辭也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胡氏一桂曰召穆天子大臣宜直致其諫而姑責同僚以使之聞之者豈非亦以監謗之故不欲嬰其鋒以陷於罪而甚吾君之惡也郭吁公之忠愛於此益可見矣

案民勞者勞於兵革重斂也中國諸夏四方四夷也史稱厲王暴虐熊渠畏之亦其王號則四夷之不安亦可見矣詭隨長父導王以好兵榮公之屬長父導王以好兵榮

公導王以好利是民之寇虐也述聚也京師王國四國卽中國也國無有殘謂四國也

折中賈誼曰安民可以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故民勞者國危之漸也民何以勞有虐之者也人何以能虐民盜君之權也何以盜君權以其詭隨也心知其不可而詐隨之則無所不隨矣人君悅其隨也彼則乘其悅而盜其權以虐其民矣此固詭隨者之無良亦以有縱之者也爲大臣者見詭隨之人悅其圓而可共事也利其柔而不至於反噬也而不知既能詭隨必

予繾綣而無良懵愞罔極醜厲之態皆出於是乎不畏明而爲民憂矣作慝而俾正敗且正反矣益一念不謹悅其隨而縱之以至於此也伊尹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能如是則可以謹無良而近有德矣

○板刺幽王也王與小人並爲戲謔也

嚴氏粲曰朱氏以此詩爲第責其察友用事之人而義歸於刺王與上篇同味詩意信然

案通詩致戒之意在出話不然句天變民困皆由於此難驅虐憐皆所謂板板也殿屎多辟皆所謂卒癉也憲憲泄泄謔謔夸毗所謂出話不然也爲猶不遠於出話見之辭輯民洽辭懌民莫牖民孔易懷德維甯所謂遠猶也出話不然由於不知敬天之怒敬天之渝結之敬天則不敢非聖而言皆實於實如是則民安而天變亦可回矣靡聖非聖也管管所謂巧言如簧也民之不洽卽天之方難不莫卽天之方蹶憲憲猶軒軒矜高之意辭不輯也泄泄猶沓沓謔之意辭不懌也孟子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

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爾用憂謔倩句如云
用憂爾謔也悖疾怒也行勞足參曰兮左右側動曰
毗言俾
輔兮毗人病是支也好謔體柔者似之威儀卒
迷於兮毗兒之殷屎呻也如醢家云後重莫我敢葵
善人皆莫敢以遠猶來告者也立辟以不然之言道
之也懷德誠亡於己而言皆忠信無不然之言也宗
子太子也城壞不然之言壞之也王好戲謔則讒慝
起矣

○蕩召穆公諫厲王也

范氏處義曰是詩意其作於厲王鑠鑠益嚴之時故
所陳八章皆不敢斥厲王首章則假上帝之蕩蕩以
爲言後七章則皆假文王之辟辟君也疾威上帝如云
蕩蕩廣遠之意下民之辟亦若天命之也天生
烝民其命匪諶所謂天離忱斯不易維王也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所謂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也命匪諶
命不易之命天降懿德所謂其命多辟也彊禦掊克
周先哲王用人修己之事也得賢才以自輔則無競
人則下文所謂朋友攻君子也覺直也訐謨定命
所謂懿德也而汝也棄用也義類善類也流言寇攘

於君也此承無競維人言也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承有覺德行言也三章言今之失也政之迷亂由德之顛覆謂敗先王之德也紹所承之緒也敷博也共恭同刑法也四章言天厭其德將至淪亡當及今改行也夙興洒掃君德修則民無淫車馬戎兵內有備則外無患也五章至八章言當慎言敬儀也質爾人民不道以淫也天保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侯度所以帥民者言侯度則王度可知矣此承上維民之章言也用戒不虞承上用戒戎作用戒明而大也蘇氏轍曰桑之為物其葉最盛然及其

采之也一朝而盡故詩人取以為比言周之盛也如桑之茂其陰無所不遍至於厲王肆行桑虐則王室忽焉微如桑之既采民失其陰而受其病故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憤塡胸呼天而訴之也四牡旗旐言王之好兵生亂也茂滅資谷將持也謂兢之亂也疑同疑定也居無所定行無所往言亂甚也無競莫強也厲階禍始也梗患也言厲王之秉心不過欲莫強於天下非欲虐民以危國也其專利監謗以為禍始者誰實為之而使至今為患乎則不得不追咎

榮公衛巫之屬矣念我土宇者王室亂則天下可
憂也遑天僤怒者言民飯王弃是天怒已甚也自西
徂東當作自東徂西古音新與愆辰痡爲韻靡所
定處者京師及侯國皆亂也孔棘我圉者中國既病
四夷交侵也考統在河東鎬京在西下文言既之陰
女此云自東徂西豈芮伯既省王於統歸而作此詩
也歟慮難曰謀防患曰悉況象削減也言昔者小人
與王謀國誠使能悉則雖不能弭亂亦不至如
今之甚也我亦常害衛以恤民詢爾以用賢此二者
所以救亂猶濯之救熱也乃竟不能善我是以至今
而相與陷溺於禍亂也溯與朔同遡風北風也傻嗯
也肅戒懼也弃使也謂任用之也云不逮辭之也好
善也言既不能恤民而政愈彙急是以賢者皆有懼
心使之則以力不及爲辭而甘於力田以自食不欲
仕進也由是而民叛王弃是天降喪亂既滅我立王
矣今又降此蟊賊而病我稼穡是喪亂之後又有飢
饉也滅我立王朝廷無主是具贅也稼穡卒痒野無
人耕是卒荒也旅膂同鳥鴞鴞天也喪亂如此不有

共和其無周室矣惜乎其昔之不見信用也惠君順
民好惡之君謂周召也宣布也考擇之審慎慮之周
徂東當作自東徂西古音新與愆辰痡爲韻靡所
定處者京師及侯國皆亂也孔棘我圉者中國既病
四夷交侵也考統在河東鎬京在西下文言既之陰
女此云自東徂西豈芮伯既省王於統歸而作此詩
也歟慮難曰謀防患曰悉況象削減也言昔者小人
與王謀國誠使能悉則雖不能弭亂亦不至如
今之甚也我亦常害衛以恤民詢爾以用賢此二者
所以救亂猶濯之救熱也乃竟不能善我是以至今
而相與陷溺於禍亂也溯與朔同遡風北風也傻嗯
也肅戒懼也弃使也謂任用之也云不逮辭之也好
善也言既不能恤民而政愈彙急是以賢者皆有懼
心使之則以力不及爲辭而甘於力田以自食不欲
仕進也由是而民叛王弃是天降喪亂既滅我立王
之忠言則飾辭以對與之誦言則如醉而不知不用
其良如此是以貪人肆行眾怒民叛反使我罹于悖
戾也厲王悅榮夷公芮良夫諫民疾榮公而叛是必
人耕是卒荒也旅膂同鳥鴞鴞天也喪亂如此不有

以良夫爲導民牧也故曰覆俾我悖作作此詩也飛蟲弋獲喻己所陳亂所由生其言亦有中也陰陰同覆也但我既往告女以亂由而芘陰女女反謂我來由爾涼德之人不忠於王而善背王所以爲民不利恐動也則終莫如之何矣民之所以貪亂罔極者專之事如恐不勝以至於亂也然則民之罔遹是由爾之相競用力而然也民之貪亂未定由賊民帥以爲寇而叛王爾小人亦謂其不可矣已反善背於王善詈君子是始終皆不忠於王不穀於朋友也爾雖詈我而以我爲非然我既作爾歌以著其罪矣爾庶其知所以改行乎

經義述聞古人名民曰黔首猶漢名奴曰蒼頭使省亦頭字而但謂之蒼其可通乎然則以民首黎黑而但謂之黎謬誤何以異是且如其說亦必先有黎首之號而後可省其文曰黎徧考三代兩漢之書無有謂民爲黎首者更以文義求之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天保曰羣黎百姓若詩爲黑民於變羣黑百姓則不辭實甚案述聞所駁甚當黎者匹也室家之謂

黎民如云匹夫匹婦羣黎如云羣匹也羣匹見於文從黍省從利本割黍之稭緣事假名故有匹義矣（雜乘匹無時亦名爲匹見曲禮孟子）

述聞訓中爲得訓垢爲詬詬恥辱也言不順之人行不順之事以得恥辱故曰征以中垢案秦策云是秦之計中高誘注中得也今北人猶謂不得爲不中

○雲漢仍叔美宣王憂旱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災之故仍叔美其憂旱

案雲漢昭回言宣王望雨也王曰已下皆述王仰訴於天之辭爾雅釋詁瘼至也至是一坐再至之至卽隕折義言先祖方隕折我不已子不畏也

折中散無友紀友當作有言散倉廩以賑濟其數無有紀極也周救能耐也止語詞里同理

○崧高尹吉甫贈申伯也

折中嶽周禮所謂嶽山雍州之鎮也南仲山南也何氏揩曰言申伯與仲山甫德位相同所以重申伯也申本侯爵而言伯者命爲方伯也寢廟既成召公既竣事

告王也王錫申伯將遣之也

集傳申甫強勉之貌繼繼繼也使之繼其先世之事也

登成也世執其功言使申伯後世常守其功也庸城也言因謝邑之人而爲國也私人家人遷使就國也

漢明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詔子而以手詔賜其國

申傅益古制如此傅作也介圭諸侯之封圭也近辭也鄗在岐周之東時王在岐周故餞於鄗也言信道誠歸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峙積糗糧道遠也召伯之營謝也則已繳其稅賦積其餱糧

使廬市有止宿之委積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申伯

既入於謝周人皆以爲喜而相謂曰汝今有良翰矣

元長憲法也言文武之士皆以申伯爲法也

孔氏穎達曰案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

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爲侯伯故得車如上公

○烝民尹吉甫宣王也

折中烝民皆好懿德況天監有周生仲山甫其德更懿於

常人而天子之好之亦必有異矣若顧也言天子好

之使之布令於四方也式是百辟位冢宰正百官也

發起而應之也昔曰唯動丕應徯志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則宜朝夕納誨而不可出於外也明矣每懷靡及但
山甫之忠也不敢不盡心也城彼東方無大故而出
重臣於外也式遏其歸不欲其久居於外也穆如清
風山甫之所以當遏歸者其故不能盡言也永懷者
戀君之懷也慰其心者懿德之好原有同然但使不
懈其柔嘉之則曲盡其補袞之才則懿德彌邵而王
自安之不必以徂齊介意也　宣王初年吉甫伐玁
玁南仲城朔方方叔伐荊蠻召虎伐淮徐兼城謝赫
然厲精突後怠於政而勤遠略城彼東方非事也觀

其欲立魯戲也仲山甫諫之而王不聽也及其料民
大原也仲山甫又諫之而又不聽也一旦輟其補袞
之職而使之徂齊吉甫能不惓惓哉袞職有闕式遏
其歸情見乎詞矣至其物則秉彝指性命之實古訓
威儀兼知行之要剛柔不偏得克治之道德輶克舉
盡擇執之功其於學問蓋乎其蓋山甫固深遠矣吉
甫之善言德行抑豈可及哉張氏所望曰人臣事君
事無大小皆不敢以忽心處之固也然山甫一身所
係甚重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之上者當時城齊之役

未詳其事或者當用大臣董治之亦未可曉然一旦
遠行不得朝夕納誨顧瞻君側繫心不忘能無永長
之懷乎故山甫之城齊而有懷愛君之心也吉甫作
誦以慰山甫亦以諷王也夫漢臣尚有薛淮陽願出
入禁閤者山甫豈無是心遏歸之語其旨深矣
案詹語陽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此樊仲非
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父樊穆仲係仲山父於樊
明其爲樊族也然則仲山甫乃樊仲之子弟仕王朝
食采於仲山耳樊在東周畿內仲山在西周畿內別

詳矣經釋地愛莫助之亦人言也曰補闕則愛而能
助矣

○韓奕韓侯受命爲伯也

集傳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燕師城韓如
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呂氏祖謙曰春秋之
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爲之覇
令尙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折中韓侯受命命爲方伯也韓侯之
故命繼之也不庭方者不來庭之國也以先祖受命

者韓侯之先祖曾受命爲伯以撫百蠻也王錫韓侯
以追貊使統受北方之國因以繼其先祖而爲伯所
以續戎祖考幹不庭方也
箋左傳邵晉應韓武之穆也春秋之初晉滅韓曲沃
莊伯之弟萬以爲采邑後爲韓氏又僖十五年晉侯
及秦伯戰于韓成五年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爾雅
梁山晉望也皆在今韓城之證偉大也淑旂綏章縮
菽水曰淑旂有弧韣行則揭動如縮淑用力故曰淑
旂綏垂也如武士綏旌之綏綏章別乎鳥獸之章而
言旂繆不屬於杠也若夏采所謂綏即旌旌之類據

禮記諸侯大夫士皆有綏則綏非旂上之物述聞謂
不得合以爲一信然第以所畫之章爲綏然有文則
綏字仍無根著蓋荀子所謂綏綏即指旌旌藏贅非
文章之通稱也又諸侯之旂龍章無日月亦須省及
鄭氏康成曰玄衰赤舄王公之制韓侯受命作伯故
錫服如上公也孔氏穎達曰案巾車玉路錫樊纓金
路鉤樊纓注云金路無錫有鉤此言鉤膺必金路矣
師鞫旅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揚天威以臨之懾而
服焉斯已矣四方淮夷之四旁也淮夷既平又經營

以金接轡之端如尾蟲然也毛傳蒲蒲翦也說文云
蒲水艸也翦蒲子也周官醢人鄭注深蒲生水中
子案蒲翦言深以別乎昌本之露節者也深測也探
也說文別有蔂字云蒲翦之類此亦強爲分別其實
蒲未有單言蔂者不然周禮止云蔂菹可矣何必係
蔂於蒲邪燕師所完亦穆公營之塘城也壅隍也籍
畎形如籍也
○江漢平淮錫功也
折中淮夷之爲患久矣成王初立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
亀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宣王中興初命吉
甫伐玁狁繼命方叔伐蠻荊南北既定矣乃命召虎
伐淮南又命皇父伐淮北蓋用力于淮夷爲多也江
漢二水名並舉之者漢至夏口合于江也征淮夷而
言江漢者是時蠻荊已服江漢道通故徵南國之師
使順流而下繞出淮夷之後以絕其衣路也求責也
聲其罪而責之也鋪陳也方叔之伐蠻荊也亦曰陳
師鞫旅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揚天威以臨之懾而
服焉斯已矣四方淮夷之四旁也淮夷既平又經營

其四旁之國使皆向化而後可告成功也書曰淮海惟揚州自淮至于南海中界大江凡徐揚之域皆江漢之滸也人繁而地廣故王命召虎乘此兵威以次開闢所闢疆土皆行徹法無重斂以病民無苛急以滋擾平其地令來取中於王國所以除四方之蠆而柔新服之民也旬徇同文人謂文王書曰追孝於前文人是也周岐周也　朱氏道行曰山川土田受之先王傳之後世豈得輕假故必告之文人俾從召祖受命周廟示不敢私以重典也朱氏公遷曰四章以康公之佐文武者勉其功五章以文武之命康公者有其賞皆述策命之詞而以祝頌之語結之也劉氏瑾曰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述穆公受册書而祝謝其君之詞也虎拜稽首天子萬壽述穆公銘祖廟器而祝君之詞也集傳古器物銘云邾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邾其眉壽萬年無疆此無可疑者今定本或從三家詩改之義實較長於毛益浮同泡水上渾也浮浮猶湯湯也滔滔舟在急流逝而不返也亦與洸洸為大波同意旬通徇警巍巍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勑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喪之不順者也宣宣天子之德也意於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見矣

○常武平徐振旅也
折中此美宣王平徐因以爲戒也徐爲伯益之後而淪於東夷一叛于三監流言之時再叛於伯禽就封之日穆王失馭遂爾僭號益貢固之方惟徐爲強也宣王中興獵狁西戎既略平矣乃伐蠻荆以通江漢由江漢以伐淮夷然後循淮浦以伐徐其經營非一日矣北伐南征王未親行平徐之役天子親履行閒敦鋪執虜而後定是徐人敢戰也雖王師幸勝而王靈亦稍褻矣故六月采芑江漢皆不叙戰功此獨詳言其歸詩人之意蓋望其敷文德以柔遠而不欲以智力角勝也其後宣王以黷武之故至敗績於姜戎而料民於大原然則常武之詩人其先見之矣
赫赫威也明明也以命將之事言也以卿士爲大將實維與南仲同太祖者太師皇父其人王則親帥虎士爲之節制也蓋皇父尹氏其先南氏所分也不用南仲將者仲素有聲威徐人必先備之故將皇父而莫之敢抗矣兵法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奢武進戰徐戎莫禦而南竄則率淮浦之父而王哲之而仲實司其謀南宮仲鼎銘云唯王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命仲先相云仲呼歸生對揚刊王勢刊寶彝仍歸於仲也詩於首章一稱南仲立言之體應爾也蓋我六師以修我戎所謂赫赫也既敬既戒惠此南國所謂明明也尹氏卽皇父也程國之伯字休父猶言重黎氏世叙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謂尹氏命程伯者遷別將出奇兵也左右東西也王師東出程伯潛師循淮浦出徐戎之後故曰左右陳行戒者潛師疾走也浦水入湖處也省視也行不留居不處疾出徐戎之後俾三事得早就其惠此南國之緒也三事三公也赫赫盛威業業言舒徐保安謹懼嚴威重也王舒保作三句承業業言舒徐保安重也作行也舒則匪紹保作則匪遊紹紹是續繩牽纘之名故行疾謂之紹遊遊也繹騷絡繹騷動以拒王師也震驚三句承赫赫言下章所陳是震驚徐方之事也徐方震驚則皆悚息而莫之敢抗矣兵法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奢武進戰徐戎莫禦而南竄則率淮浦之父而王哲之而仲實司其謀南宮仲鼎銘云唯王命

淮潰之上因而執其醜虜至是徐人始知截彼淮浦者乃是王師之所也潰淮水形象鳥奔也截截其後也如飛如翰奇兵疾行正兵徐進也如江如漢二水自左右來會也如山之苞正兵衆盛不可撼也如川之流奇兵潛至不可知也脩脩相續循淮浦而陳之其多寡不可測也翼翼其整紀律嚴明不可克也濯濯也濯徐方之汙染而維新之所謂正其不正也猶謀允信塞實也還歸班師而歸也

○瞻卬刺幽王也

折中幽王之亂生於婦寺人所知也而聖人有所取於瞻卬者以其知救亂之道也世之治亂天實主之天心一同靡亂不治同天之道在於法祖法祖之道無他改其忝祖者而已矣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忝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今皆反之所謂忝也但能改過取其忝爾祖者而無之忝虢石父之讒遠褒姒之色賤皇父之好貨而貴周召二公之德則往不可諫來猶可追式救爾後無難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豈虛語哉

案懿厥哲婦懿美也王懿之也匪教二句當屬下章言婦人之禍兼及寺人者蓋二者常相倚爲奸不可不並以爲戒也極究極也言婦寺以言窮人其心忮害忒變或譖於始而不驗於終王豈眞不知而究之但以爲是何足爲慝而已是以長吉愈肆遂至敗與朝廷之事也介閒也近也狄戎也閒近之戎謂褒姒

黃氏佐曰案鄭語云幽王九年王室始騖此詩蓋九年以後所作也亂已至此猶欲遷善改過以圖厲皇則詩人之忠厚也

○召旻刺幽王也王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也

折中篤厚痻病卒盡也居國中也圍邊陲也共與供同潰潰亂也回遹邪僻也何氏楷曰兢兢業業者卽末章召公之流所謂不尙有舊者也潰茂遂茂也昔之時亦有愛祿而富者不如今時之謬也今之時亦有

失位而疚者不如茲人之甚也蒼慶也兄同貺謂嘉與之使得援引其黨類也先王謂宣王也受命謂中興也召公謂召虎也王命召虎式罔四方于彊于理至于南海所謂日靖國百里也至于幽王四夷交侵諸侯內叛所謂日蹙國百里也

案皇皇虩呼訛訛瑕也歲旱艸枯喻庶民棲苴喻小人也棲苴即茲龍須艸也可爲席爾雅蓐謂之茲史記武王入商康叔封布茲公羊傳屬負茲是也苴今芭蕉說文云履藉禮記云苞苴是也茲席細而有文故卷伯云萋兮斐苴皆可藉物故有客云有萋有且也萋水艸苴多陰皆歲旱不枯故以喻小人之囚亂世而得志也疏櫪椑並喻小人也池沐自外來池竭喻民囚也頻濱同池竭自頻喻民囚由王澤不下施也泉水自中出泉竭喻國困也泉竭自中喻國困由王用小人也不云自頻不云自中所謂不知其玷也溥斯害矣國與民俱困也弘亦大也謂害之大也不哉我躬憂之也

周頌

頌詩有舞故謂之頌頌古容貌字　商宋爲王者之後得用先代禮樂魯以周公故成王賜之天子之禮樂故皆有頌詩

○清廟宗祀文王升歌也

案此詩本周公相武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初獻之後升歌之樂歌後凡祭與養老皆用之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

復見文王焉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祭統曰聲莫重于升歌清明絜也清廟卽明堂也對越在天對越上帝也駿奔走在廟奔走文王也楊氏愼曰詩中丕字多作不不丕古音同不顯不承卽書云不顯丕承也若此則美文王之德兼及武王之克承與無射句語意尤合

○維天之命奏象舞之亂也

案此象舞之亂也維清句清卽清廟之清緝熙文王之盛言文王之德久而常新也與緝熙敬止倖緝熙于純嘏語意相類與讀如眞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肇禋始祀有成禮終也生民篇之肇祀穆歸穀天子始爲盛以天禋祖祀也與禋爲韻清成禋爲韻

○烈文薦夏也

武爲天之命者命乎天心者也一也不貳也一故不已不已亦一也不顯丕顯誠則明也純絲之無類者德純一也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此言文王德與天同宜配上帝也假胡通溢益字之譌古損益及水溢字並作益也收受也曾孫外事之稱也篤厚也以篤周祜之篤言天果胡以益我乎我庶其克受之乎蓋天命不已卽天之駿惠我文王者天錫極于文王而文法之我亦惟法文之德以法天純而不已愈篤厚之而不忘而已

○維清奏象舞也

案此象舞之亂也維清句清卽清廟之清緝熙文王之盛言文王之德久而常新也與緝熙敬止倖緝熙于純嘏語意相類與讀如眞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肇禋始祀有成禮終也生民篇之肇祀穆歸穀天子始爲盛以天禋祖祀也與禋爲韻清成禋爲韻

○烈文薦夏也

案篤夏戒封靡也本武王克商諸侯助祭於王所奏因爲公出入之樂儀禮大射儀公入驁是也烈功烈文文章也錫茲祉福助祭而使我獲福也神錫之實辟公助成之是辟公既與我共定天下又助我獲福是惠我也辟公惠我無疆也無疆者福及子孫也我之子孫之保之尤願辟公之保之無封大靡侈于爾邦則王其嘉尚之矣辟公不封靡辟公之子孫亦念茲戎功而不封靡則繼序之後王其益尊大之矣莫強於人能用人則四方其訓之莫顯子德能務德則百辟刑之如是則爲前王所念而不釋乃永保勿失之道也修身尊賢則必無封靡之事矣

○天作王夏也

案王夏明繼述也本武王始祀先王入廟所奏因爲王出入之樂戒子孫無墜前業也高山岐山也大王荒之彼作矣句言大王始荒彼天作之高山也文王康之彼岨矣句言文王復康彼未平之險阻也岐有夷之行既荒既康也子孫保之唯太王文王之功

○昊天有成命肆夏也

案肆夏示易以敬也本成王始祀文武迎尸所奏因爲尸出入之樂而太射燕禮亦用爲行步之節焉成命有天下之命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如書言甯王謂武王也天之成命至武而成之故稱成王書言武猶基之所謂下武言成王之孚是也天有成命而武猶基之不敢康也宵不肆密靜專也緝熙其性單心於事此所以能靖天下成其王業也肆其靖之所謂壹戎衣天下大定也

○我將昭夏也昭者滌也一名樊遏謂爲之樊纓及設楅衡以遏之也

案昭夏本武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迎牲所奏後因爲牲出入之樂將奉也享獻也羊實柴之羊也周禮羊人凡積供其羊牲是也先柴而後獻故羊先于牛也右饗右也神位西而向東故在饗右也張子曰維天其右之不必饗之儀式刑皆法也日靖四方維天之右之也伊嘏句文王之尸嘏之也文王既右饗之嘏辭也帝無尸文王有尸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位皆右所以配之也雖詩言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是已法文王所以畏天威也畏天威所以法文

王也

集傳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而人成形于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于圜丘埽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卽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云大之歷數在爾躬此言天命有周也薄言震之誅焉曰帝遷明德也子之使君天下也右尊序次如此

焉文王親也配文王于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濮氏一之曰文王之祀既不敢同后稷於郊又無屈天神於宗廟之理故特尊其祀于明堂也斯其爲曲盡矣

彭山季氏云將者奉芋以共柴享者獻牛以共祀案正義據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明配者與天異饌謂天用特牛配者用太牢又引芋人職積共芋牲注云積積柴祭天謂祭司中司命乃有芋薪析已審末學更無容置喙

○時邁納夏也 納夏一名棗同棗古主字言爲臣于周

案納夏納賓也本武王克商諸侯始朝受命于周納賓所奏後因爲四方賓至天子饗元侯之樂左傳金奏肆夏之三謂肆夏昭夏納夏也曰三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謂納夏也時邁其邦邁遷也如云帝遷明德也子之使君天下也右尊序次如云大之歷數在爾躬此言天命有周也薄言震之誅無道討不臣也莫不震疊諸侯服從也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既克殷歸祭百神嶽瀆也允王諸侯歸往也維后百神享之也此言周既受命也明昭有周如云昭我周王式序在位諸侯來朝也書云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偃武修文也懿德文德肆陳夏中夏也九夏篇次唯王夏昭夏納夏與周禮合餘皆失其舊矣

集傳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外傳又以爲周文公之頌則此詩乃武王之世周公所

作也外傳又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遏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三也

○執競族夏也

案族夏族人燕所奏也本成王祭武王畢燕族人之樂首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由其德丕顯所以能成此安天下之功也次言上帝既命武王所以自彼商郊成此康功遂奄有四方也次言我之祀武王者斤斤明察禮極其備鍾鼓磬筦樂極其和所以降福孔多也次言神之降福既大而諸父兄弟之與燕者始終皆無失禮所以既醉既飽而福祿來反於我也反復也所謂以綏後祿也于祭簡簡于燕來反所謂穰穰也

○思文后稷配天也

案此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也思語辭文文德也立同粒極中也言民所取中也陳常錫極之大者也李氏公凱曰富而後教此所以裨天地不及之功而其能與天一歟段氏昌武曰詩言來牟者二益麥者五穀成熟之最先一歲豐稔之占又正闕乏之時故養民者以此爲善也

許愼說文來字注云周所受瑞麥來麰也一麥二夆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案古人作書必有是物而後有是名此來字既見於大禹謨益稷而萊从來得聲見於堯典是堯舜時已有此穀已有此字可知但嘉禾同於艸木稷始教民種藝耳則來非周所受瑞麥亦非天所來也來牟之貽乃粒我烝民之大者故特言之

○臣工耕籍也

折中王率羣臣躬耕帝籍祭先農而受釐耕籍事竣乃勅保介使勸農也國語曰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王郤齋宮三日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牲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此則王釐躬成之大略也又曰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淪脈理其滿穀乃不殖稷則遍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滑土不備墾

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此則來咨來茹之大略也
案臣工羣臣百官也鑒福成終也咨問茹度勅保介
也莫春周正建寅之月也古謂閒民無常職轉移執
事爲保亦曰介篆文保从人从呆說衣就功唯著腰
帷如兒在褓也保任義本此介从人象人著腰帷之
形介助介甲介蟲介特義本此此農大夫而謂之保
介以耕耤當助天子也呂氏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
之於參保介之御閒是也
○噫嘻既卜郊戒農官也

折中郊有二有日至之郊有祈穀之郊日至不卜孟春祈
穀則卜之禮記曰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于禰宮尊
祖親考之義也春秋襄公七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
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
農事也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郊宜其不
從也此詩言成王昭格者作龜於禰宮也郊而遂耕
故於廟中戒農官焉勸農重穀之意也
案成王謂武王也昭明假格通昭假成王作龜也爾
服也彼客此主人也禮記客出以振羽以薙敬似卽以此詩爲祈穀而卜郊故農官與焉
○豐年天子大蜡也
語辭既昭格爾既從也爲祈穀

郊特牲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則戒農官亦當
在澤也發公卿也秋官薙氏春始生而萌之載芟云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是也私者六鄉之地田不井授
溝洫之內皆私田也終三十里徧六鄉也一閭謂之
一里萬夫之地方二十里自王城距四郊言則六鄉
之地四面皆三十里也亦者繼事之辭服事也二人
爲耦周制二家五人通力而耕則家二人萬夫之地
則萬耦也
○振鷺大蜡飲酒于辟廱也

案周官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
於序以正齒位由是推之則天子諸侯蜡祭亦當有
飲酒養老之禮所以息老物也辟廱之制左射右學
澤在門南壁內射卽所謂東序也鷺水鳥色白序在
東故謂學爲西雝振鷺子彼西雝興蜡賓自大
學中來也三老五更必以師保爲之也屐止至東序
也亦有斯容蜡祭及飲皆皮弁素服賓亦當如主人
服也彼客此主人也禮記客出以振羽以薙敬
○豐年天子大蜡也

何氏楷曰言隨事賴豐年之利用則隨處徵神惠之普存是宜索祭而報饗之也

折中郊特牲云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是蜡祭惟豐年乃有之也天子之大蜡八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孟春之郊所以祈穀孟冬之蜡報之也列國各有蜡周禮云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謂歲功既成養老勞農而休息之也治民之道曰富曰教富莫要於勤農教莫先於行禮觀此詩所詠年穀順成蓋藏謹裕奉親享祖百禮皆興亦可以得富而教之大略矣

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翼璧翼則樹羽也肅雝和鳴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也先祖是聽客觀厥成神人以和也昔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此詩有焉

孔氏穎達曰釋樂云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是應爲小鼓也大射禮應鞮在建鼓東則爲應和建鼓應鞮共文故知應小鞮也

案田當作冊音貫朔鼜也字二作棘周官大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棘棘則冊也字从束冊聲

○潛季冬薦魚也

案郊特牲之祭也主先嘗而祭司嘗也祭百種以報嘗也此詩言黍稷之多百禮之洽皆先嘗所降之福故我亦當備物以報饗之也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折中鄭氏康成曰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是也言周庭者開國之初樂工多先代之遺故言有商之瞽今在周庭也歷叙樂器昭新制也明堂位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又曰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翼則樹羽也肅雝和鳴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也先祖是聽客觀厥成神人以和也昔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此詩有焉

孔氏穎達曰釋樂云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是應爲小鼓也大射禮應鞮在建鼓東則爲應和建鼓應鞮共文故知應小鞮也

案田當作冊音貫朔鼜也字二作棘周官大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棘棘則冊也字从束冊聲

○潛季冬薦魚也

折中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白虎通云天子不親取魚薦廟乃親行是也天子親
行必有其地有其時有其制春秋隱公五年公觀魚
于棠傳曰書觀非事也書于棠非地也魯語宣公夏
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魚方別孕不教魚
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言不時也此詩言漆沮明得
地也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取獸於此取魚亦於此也
是不傷稼而害物也是君舉有常而納民於軌物也
言潛明得時也冬月水寒故魚性定而深潛是水蟲
廢徹不遲是徹爲后夫人之事也徹以疾爲敬
君婦
故樂師教樂儀趨以采齊謂以采蘩及此詩爲趨步
之節也內宗云以樂徹樂師云帥學士而歌徹謂樂
歌此詩爲徹之節也曰雝雝肅肅是王后助祭入廟
之敬曰於薦廣牡相予肆祀是朝事饋食薦腥薦熟
后薦豆籩及酌齊亞獻之禮假格同皇考文王也綏
安也爲我孝子而安也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道文
武則備君德故能安人以及於天而克昌厥後言我
之祀文王所以得備外內之官者皆文王之德也綏
我眉壽祓我也介以繁祉后助祭克敬助我以多福

講屈蟠取名魚而嘗之寢廟言大寒降與此季冬同
其言土蟄發則孟春也多魚魚名鱣也
○雝齊夏也
案齊夏王后助祭所奏本武王祭文王之徹歌也齊
疾敬也采蘋曰有齊季女王后助祭奏齊夏奏此詩
以徹也論語以雍徹是此詩爲徹樂也周禮王后薦
豆籩徹內宗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外宗
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楚茨諸宰
君婦廢徹不遲是徹爲后夫人之事也徹以疾爲敬

也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大姒也右者朝事於堂饋食於室神坐皆東向尊也少牢祝辭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亦右文母是王后助祭以類而及之辭也噫嘻不諱發此篇不諱昌益以諱事神是周公成政制禮以後之事也

○載見章夏也

案章夏告廟命諸侯也本成王時諸侯繼立來受命天子告廟所奏章以曰求厥章之語名之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是也載始也初立來朝也求厥章請命也龍旂三句所謂章也休有烈光率見昭考至武王廟而命之也以孝以享以介眉壽告勗必祭也永言保之思皇多祜戒勸之也永長言念皇大也既受多祜益思有以大之也烈功文德指其先公也綏以多福緝熙純嘏歸而舍奠也記曰明君尊有德而祿有功必賜于大廟示不敢專也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南南面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

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其義也

○有客戒夏也

案戒夏客醉而出所奏也本成王時諸侯繼立來受命之舊以送之因爲凡送賓之樂左傳曰宋先代之後也于周爲客書曰作賓王家亦自其馬修其禮物仍殷之舊冠冕及馬皆白也蓑且見召晏所以藉庭實者敦追同雕也敦琢所謂束帛加璧也旅陳也記曰庭實旅百又曰旅幣無方有客宿宿再宿也有客信信四宿也信宿熟馬客事畢則將歸故茲送之而預道其慇勤之意願其久留於此也薄言追之客若否則當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淫大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亦大也禮器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邊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臧夏而送之益重禮也

○武奏大武也

案臧夏客醉而出所奏也本成王時徹子助祭出廟之樂以送之因爲凡送賓之樂左傳曰宋先代之後也于周爲客書曰作賓王家亦自其馬修其禮物仍殷之舊冠冕及馬皆白也蓑且見召晏所以藉庭實者敦追同雕也敦琢所謂束帛加璧也旅陳也記曰庭實旅百又曰旅幣無方有客宿宿再宿也有客信信四宿也信宿熟馬客事畢則將歸故茲送之而預道其慇勤之意願其久留於此也薄言追之客若否則當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淫大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亦大也禮器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邊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臧夏而送之益重禮也

○武奏大武也

案此大武之始也春秋傳以爲大武之首章賚三章
桓六章樂記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
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
復綴以崇天子是大武之樂凡六章也始而北出出
南上之綴進而至第二舞位也其節以武爲節所云
總干山立武王之事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備戒
以久病不得衆者其始也祭統謂武宿夜也備戒先
鼓以警戒也咏歎淫泆恐不遽事分夾而進事蚤漕
者其北出也咏歎咏歎此詩也進三步以見方也此
武之一成也再成而滅商由第二舞位遂舞至北上
之位也再始以著往也其節以酌爲節所云夾振駟
伐盛威中國發揚蹈厲及時事者象滅商也純熙大
介也三成而南由北上之位反至第二舞位也其節
以賚爲節南象克商而歸我徂求定歸而述其伐商
之意時周之命則賚有功也四成五成位皆不易四
成以般爲節陟山哀對是疆理南國分封諸侯之事
也五成其詩不傳其舞則分而左右皆坐無軒輊其
於樂章爲亂所謂武亂皆坐周召之治致右憲左非

武坐也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復亂以飭歸也其節以
桓爲節於昭于天皇以間之所以崇天子也皇大也
君也遏止劉殺者底也言武王無競之功實由文德
之文王開之於先武王受而嗣之於後是以其勝殷
也期於除殘去殺以底文王之功而已蓋武烈仍本
於文謨也

○閔予小子成王虞也

案士虞記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天子七月諸侯五
月遂卒哭將旦而祔則薦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
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注卒辭卒哭之祝辭此詩
稱閔予小子則哀子之謂也遭家不造如云昊天不
弔嬛嬛在疚居憂也皇考武王皇祖王季也武王終
世恵孝念茲皇祖常若陟降于庭則隮祔于皇祖所
以賚爲節南象克商而歸我徂求定歸而述其伐商
以順武王之孝心也維予小子夙夜敬止將旦而祔
也祔辭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
其身不寧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適爾皇祖某
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夙夜敬止則夙興夜處不
惰其身之謂也皇王武王繼序猶嗣服也思不忘不

忘其孝也

劉氏瑾曰楚詞大招曰三公穆穆登降堂只其言三公登降堂正猶此言皇祖陟降庭其言只爲語已詞正猶此止也

○訪落成王免喪而致新主于廟也

案此與商頌殷武並免喪而致新主之作祥而廓然故殷武之辭易遵家多難故訪落之辭悲訪問落始也言予愼謀而始配武王者益將率時昭考之道以嗣厥緒也悠遠也未有艾予之責方大也書曰遺大

投艱于朕身將勉也就進也繼猶如云嗣德也判渙三監之亂也武王既喪羣叔流言周公冯位二年罪人斯得則成王免喪時三監當已叛也嗣服之初國家多難維予小子實有未堪所願皇考之神止下於茲新廟並陟降於厥家我必思所以安矣皇考庶有以保予之身使不罹於危難明予之身使不至於昏愚也紹續也紹庭如云新廟也言武王於是新廟或上或下又時陟降於厥家我必思所以安之庶能保明其身也休安也新廟爲皇考所安也

○敬之成王視學也

案周官師氏掌以媺詔王保氏掌諫王惡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此詩先述師保戒之之詞後則自言其不敢不勉之意也士事也就將見前篇緝熙于光明緝熙其敬也仔負也肩任也佛以拂弼之也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無以我不聰敬而棄我也

○小毖成王克殷告廟也

案懲有所傷而知戒也毖謹也予與也莽蜂螟蠃莊子莽蜂不能化霍蠋是也爾雅蜂大者蠭小者蜜蜂蠆曳言莽蜂聲似曳物也拚飛貌鳥也拚飛而致飯也肇始也允信也桃蟲鷦鷯小鳥也桃蟲始化而爲鷦故古語曰鷦鷯生鷦言始小而終大也桃蟲爲鳥向不之信今始信之以比武庚勝國之餘卵而翼之遂至爲難也予既未堪多難若不懲焉又將集於蓼矣是不可不慈也

○載芟黨祭蜡也

案周官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于序是民間之蜡黨之人共行之此詩統言祭蜡報嘗飲酒之事艮耜則專言報嘗絲衣則專言飲酒也芟除艸也柞除木也秋官雍氏掌殺艸柞氏掌攻艸木澤澤解散也千耦者千人爲耦一黨之中家二人也耘芟苗閒艸也隰爲田之處也畛田畔也主黨正伯族師亞閭胥旅比長殭界也長殭衆耦以閒民轉移執事者噴衆食聲猶順依愛士夫也有略四句承載芟二句言百禮可興也有倣其香祭百種以報嘗也邦家之光三時不害民和年豐也有椒其馨飲酒以正齒位也胡考之甯息老物也且讀如蜡音助振古如茲言豐年之屢蜡祭之頻如云自古有年也

○艮耜蜡報嘗也

案此詩亦歷序耕耘以至干穫與前篇意同見民閒終歲勞苦而獲順成宜有以移之也百室一族之人耕耘則黨同之徹之異也黃牛黑脣曰犉周官羽人掌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此上三篇及振鷺豐年皆祭蜡之詩也而思文臣工噫嘻亦郊祀耕耤之作其皆所謂豳頌也歟

○酌大武再成也

此下四章並說見武案鑠美也遵養時晦文王三分有二之後武王觀政于商以前皆是也恪守侯度保我西土與時俱晦也一戎衣而天下定與時俱熙也時所在卽天命所在我周既靈承天命而受之是以武王之造攻蹻蹻然無敵于商郊也載始也文始之而武嗣之則武王之功亦唯文王是師而已公功同爾文王也燕禮若舞則勺勺卽酌也鄭氏泉曰遵養時晦先儒云武王十三年以前無非事商之心是也宋氏善曰方其遵養也聖人非忘天下也及其大介也聖人無忘天下之心亦無利天下也聖人無忘天下之心此所以爲聖人之武也

龍當作靈善也書曰唯我周王靈承于旅古文作龕从雨从古龍字因是譌爲又改作龍耳或曰龍讀爲寵寵亦靈也

○桓大武六成也

折中左傳楚子曰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其卒章者武之卒音也孔氏穎達曰頌皆一章言其卒章者謂終章之句也言其三其六者大武之三成六成也首言禁暴戢兵所謂勝殷遏劉也則武爲一成可知也終言豐財所謂屢豐年也則桓爲六成可知也取天下以武安天下以文文者用賢之謂也能保厥士以治四方則民安而天佑之萬邦屢豐有由然也時遵之詩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此之謂也綏安也桓桓武貌以用閒代也言自克商以來萬邦又安屢獲豐年可見天命之于周久而不倦也其所以如是者由桓桓之武王保文王所有之多士用之於四方能安定其國家其功德上昭于天故命爲皇王使永代商而有天下也

○賚大武三成也

案論語云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書武成云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又云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此賚之所由名也文王既勤止則天下之思文王至矣我承受之則當敷是文王之德使天下皆繹思文王是

以我往伐商維求定文王之功以繼文王之志非有他也今之大賚報功皆周之命非復商舊矣我諸臣受賚者當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矣

○般大武四成也

案般頒也謂分封諸侯也皇君也陟高山望嶽瀆以山川爲之封域使各主其祀也禮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是也隋山之狹而長者喬山之高而大者猶山通允猶水由地中行不氾濫也河大河翕河合于大河之小水也此疆理南國之事也敷皆裒聚對向也普天之下莫不環共內向以對于天子此分封之命實周之命非復獨夫之有也

魯頌

○駉祭馬社臧僕也

案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駁夫注馬社始乘馬者臧善也僕馭五路者謂大僕戎僕齊僕道僕田僕也左傳曰凡馬曰中而出曰中而人以在牧將入故

祕強健也

某氏云正義釋傳謂不引爾雅郊外曰牧之文以彼郊外之牧與此經牧馬字同而事異若言郊外牧嫌與牧馬涉故略之也如孔說是所據本經文作駉駉牧馬故箋云牧于坰野下傳云牧之坰野毛鄭經文亦作牧並無牡字也唯經典釋文經作牡云本或作牧定本亦作牡可見唐初牡牧二本並行今作牡從唐定本而改耳文選李少卿答蘇子卿書牧馬悲鳴李善注引此詩正作牧馬顏氏家訓亦云牡當作牧

則作牡者非古義也案駉駉兼牝陟言下駉者乃專言牡馬

爾雅白馬黑鬣駱案禮楊弓夏后氏駱馬黑鬣夏后尚黑則非但取其黑鬣可知也疑本是黑馬白鬣歟

騂赤色如榴字一作騜雒色如雒雒今鴿鴿也灰白色騵面顙皆白也魚二目白也此處爾雅有脫簡毛云騵豪骭誤

○有駜蜡飲酒于序也

案駜馬遵軌之貌

折中孟冬蜡祭勞農以休息之乃飲酒于序以養宅焉禮運曰仲尼與於蜡賓則蜡而飲酒魯固行之矣有駜之詩鼓舞有樂極飲酒之歡而始於在公明明終於穀貽孫子酒以行禮未嘗繼以淫也好樂無荒故聖人有取焉乘黃來燕者所乘也公燕所也明明禮文辨治也振振羣起貌天子之辟雍諸侯之泮皆有水澤故鷺集焉因所見以起興也于下翔集以興舞也咽咽鼓節也胥相也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是相樂也言飲酒重在酒也勞農以酒養老亦以酒也于飛

將公以興歸也不醉無歸所以盡懽也醉而言歸所以成禮也載燕言飲酒之禮與燕同也自今以始祝之也年豐而後蜡祭故祝自今歲爲始歲歲皆有年也

案天子諸侯蜡飲皆在東序其祭當在射東之囿迎貓迎虎羅氏致鹿及天子樹瓜華皆囿中事也又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謂飲于東序出遊于囿中觀臺之上也是囿與射近明矣古者養老必乞言君子能乞言於老者則必好善故美其有善道以貽子孫也鷺亦以興素服也

○泮水魯侯飲至也

案大學之制惟天子有澤謂之辟雍諸侯不得立焉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公天子禮樂故大學之前亦得爲澤但異其名謂之泮水泮者判也引泗入洙水形似判木也因是廟在學右謂之泮宮囿在射東謂之泮林榮天子賜也至列國之中惟宋以先代之後則亦有所謂圃澤焉左傳宋皇國父爲平公築臺築者謂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是也

費誓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書序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此詩美魯侯既克淮夷歸而飲至之辭也采芹采藻采蘋以舍菜也魯侯戾止來受成於學也小大從公出征也棫樸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其馬蹻蹻戎馬也匪怒伊教非怒淮夷之不服而伐之蓋將往教之使化於善也在泮飲酒既飲舍菜遂之東序養老乞言而受成也永錫難老祝老者使壽考也長道久遠之道此追述魯侯受成於學而服淮夷也不但已也魯侯能事人亦能事神

昭假烈祖受命於泮宮之文王廟也記曰魯人將有事於泮宮謂有事於后稷之廟也獻馘獻囚皆在文王廟此言魯侯受命於祖而服淮夷也多士從征德心克廣獻功莫有爭者教學之效也獻功亦於廟也弓矢既堅既愒獻飲至於序而數軍實也鴞集泮林淮夷從化矣束矢其搜搜通叟矢羽攢聚貌於文从弓从巢省探取鳥巢也巢亦聲束矢五十个孔疏引荀卿論兵云五十箇是一箙用五十矢

○閟宮考新廟也

案此僖公新姜嫄廟既成考而飲也周禮同姓諸侯始封者其國唯立一廟謂之周廟祭以諸侯之禮及始封之君薨則別立祖廟與別子爲祖義同其後至五廟而止四世遞遷成王賜魯天子禮樂故魯之周廟得有五廟與姜嫄廟五廟以后稷爲太祖而太王文王爲穆王季周公爲昭魯公鼎銘云鹵公作文王尊彝是魯有文王廟之證伯禽薨後始別立周公廟而止四世遞遷至茲穆廟其周廟唯存后稷姜嫄廟後亦至五廟而止四世遞遷至茲

公之世伯禽親盡當毀以其始封之君故於祖廟之右別爲廟祀之以比周之世室也此詩首稱后稷明其爲魯所祭後世祫祭猶及之也稱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明以后稷配天也稱周公皇祖明周公廟爲祖廟也魯世室惟一而昭公以後武宮桓宮僖宮猶在者蓋廟無二主若兄終弟及則別於其廟之左右立宮以祀亦親盡則毀魯自閔公始不毀武宮後世因之故皆不毀也明堂位武公廟比武世室夸也諸宮皆不在五廟之數者也諸侯無世

室而嘗之武宮文宮亦六七世不毀者以武公始得
晉國文公始霸皆有功之祖故爲平之世亦別立
宮以祀之也閟深靜也常閟宮而無事也閟宮姜嫄廟
在太祖廟後故深靜也姜嫄所謂先妣禘祭則迎其
主配高辛也周人有姜嫄廟無高辛廟尊親之義也
姜嫄非后故不可令與高辛同室唯禘祭然後配之
權也魯之郊禘與周同爲祀后稷明堂
位言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非也今僖公尊其

觀象廬叢書

頌之以示妾母可爲夫人故特新姜嫄之廟使羣臣
妾母將因禘祭用致夫人之義案禮甚矣僭罔也寘
寘鞏固枚枚鞏密也先種曰稙後種曰穉翦戩同滅
也王迹肇基已有滅商之漸也届極也天命已極也
敦厚也鋪敦淮濆之敦所謂殷商之旅其會如林也
咸和也言周公與武王共濟殷商之功也附庸任顓
臾之屬也莊公之子僖公也龍旂承祀郊也春秋匪
解廟也皇祖猶大祖也降福既多郊也亦其福女廟
也白牡周公之牲也騂剛魯公之牲也時祭皆曰祭
二廟也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
魯公則無所嫌也犧尊尊作牛形開背受酒司尊彝

所謂者尊也毛魚爛公其毛而魚之也蔵切肉也羹
大羹鉶羹也嘗烝主饋食故有羹也大房半體之俎
其前有螣如堂房也嘗烝朝獻用爛故有房俎也三
壽上壽中壽下壽也作朋與卿大夫之壽者爲朋言
多老成人也如岡如陵祝其君臣同慶也大國三軍
兵車千一百二十五乘眾三萬七千五百人言千乘
三萬者舉成數也朱英所以飾矛綠縢所以約弓也
貝胄以貝飾胄朱綅所以綴也鷹當也彼來而我禦
之也懲創也我伐而彼畏之也春秋莊公十有八年
公追戎於濟西所謂戎狄是膺也僖公四年春會諸
侯伐楚八月公至自伐楚穀梁傳曰以伐楚至大伐
楚也所謂荆舒是懲也試用也老成之人相與爲公
用所謂三壽作朋也邦封同詹至也封域所至也龜
蒙二山名春秋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論語言
顓臾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所謂奄有
龜蒙也荒奄也大東極東之國也海邦近海之邦也
鳧繹二山名宅居也謂徐國也春秋莊公二十六年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僖公十四年春楚人伐徐三

月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則徐服于魯久矣南方之夷徐爲大徐服則淮夷南夷莫不應而順之矣常魯邑名管子小匡篇桓公曰淮夷南夷莫不應而順管仲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是也周公營洛成王賜之許田以爲朝宿之邑田美而近于鄭故隱公末年鄭伯以祊易之而未果也桓公弒立鄭挾而要之故以璧假許田魯人雖從之不願也齊相之伯也諸侯各反其侵地故僖公復取之焉常與許皆失而復得故曰復周公之宇也伯禽啓之而僖能復之則有以告周公矣燕喜考廟飲酒也令妻者善其妻壽母者壽其母宜大夫庶士宜其臣也鴞如鵰之飛翼獲獲然也路寢大廟正寢也自人事之曰廟自神居之曰寢殷武云寢成孔安是也新廟羣公之廟也曼長碩大也

商頌

○那祀成湯也

集傳置陳也簡簡和大也衍樂也烈祖湯也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卽此是也湯孫主祀之時王也假與格同綏安也庸鏞通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馬父曰先王之傳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將奉也言湯其尙顧我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致其丁寧之意庶幾其顧之也

案湯孫奏假謂尸入之後朝獻之事嘗烝不踐牲也奏假奏樂以獻也周制嘗烝不樂及反饋而後樂成與此異也綏我猶賚我尸嘏主人也思成如云利成所謂丞芬孝祀神嗜飲食也以此及下篇致之殷制聽嘏在初獻之後亦與周異也穆穆厥聲所謂鼒格無言也

○烈祖祀成湯受釐之樂也

案烈祖湯也秩序也申重也爾遝同今也斯所也既載清酤朝獻也賚我思成見上亦有和羹饋獻也和羹鉶羹也戒定平和也禮器曰血毛詔于室羹定詔于堂是也醓眾也醓假王酳尸后亞酳賓三獻也綏我眉壽承上言神既綏我以福而諸侯之來助

祭者亦皆能假能享則我之受命信乎其廣大矣又言天降豐年故多黍稷而祖考來假來饗祖考綏我之福皆天降之福所謂有秩斯祜也雝子丞嘗湯孫之將說見前篇

○玄鳥祫祭也

折中祫祭自始祖以下故首言契也玄鳥鳦也春分時至有娀氏女簡狄以玄鳥至之日祠高禖生契封于商故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也芒芒大貌契封于商言宅殷土茫茫其後遷殷也竹書夏帝芬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商侯者振也振爲有易所戕其子微興師滅有易殷復興土地日廣故曰宅殷土芒芒也魯語曰上甲微能歸契者也故商人報焉是也微之六世孫曰天乙是爲成湯伐夏而有天下成湯曰吾甚武故曰古帝命武湯也正治也域疆理之也九有九州也自湯以後多賢君伊尹訓太甲咎單訓沃丁伊陟相太戊亟賢相祖乙盤庚涉河復修湯政盤庚之後殷復衰至于武丁得傅說爲相殷以復興故曰殷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也

集傳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嚴氏粲曰成湯之興天實命之其後中微天命幾危矣武丁能振起之所受天命不至於危殆者在武丁能爲人之孫子盡繼述之義也

經義述聞云經文兩武丁皆武王之譌下武王靡不勝乃武丁之譌

案大牲是承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龍旂十乘舉諸侯之尊者言之也邦畿來止民殷富也四海肇域版圖擴也四海來假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至侯甸男采衛各以其職來祭也

者干也來假祁祁景員維河仰其形勝莫不歸心也景員者大河環繞東南至西如規景之員曲也商人屢遷不常厥居自契至湯凡八遷湯始居亳自湯以後五遷至於盤庚始居北冢然率額眾感未大定也武丁修德行政四海來假乃始定都於此而不遷焉亦其繼述之大者也殷受命咸宜自契至武丁也百祿是何謂擔負天之多福疑此祖庚時詩也

○長發祫祭也

孔氏安國曰祫祫之禮爲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

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廟宗禘祭太祖之所自出以
大祖配之世室六廟之主亦升合祭帝及太祖皆東
向與明堂禮同羣廟昭南向穆北向祫則毀廟世室
六廟之主皆合食於太廟太祖東向餘南北向春秋
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謂以禘之吉禮
合祭莊公於太廟也僖八年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
人夫人成風也成風未嘗爲夫人今尊之爲夫人則
必告於太祖以及莊公故因禘祭致之也然則禘祭
六廟之主皆在明矣

祈中祭其始祖之所自出而以羣廟之主及功臣配享之
蓋商制也史稱有娀氏女簡狄爲帝嚳妃吞燕卵而
生契今此詩言禹平水土之時有娀方大通於中國
則立子生商當在帝舜之時魯語展禽曰殷人禘舜
而祖契郊冥而宗湯以舜爲契所自出與詩言腆合
則史記不足信矣自契之後獨言相土者宗有功也
竹書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於商邱乘
馬之法行故海外有截也契有文德相土有武功實
基興王之業故商人祖契而祀相土爲不遷之宗也

盤庚曰今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則商之
功臣其配享者多矣而獨言阿衡者意此詩作于沃
丁之時也太甲之子曰沃丁沃丁之時伊尹乃卒葬
于亳既葬而配享於廟以祭之也上及於始祖之所
自出而下及於有功之臣商之制禮可謂忠厚而周
密矣

案濬哲維商言商世有濬哲之君也長發其祥發祥
之遠也如國語之言則濬哲乃謂舜以下也敷布方
四方也楚詞天問云禹降省下土方外大國四夷也
幅隕猶版圖也古之輿圖蓋以帛幅及員冦畫之有
娀國名卽防風氏春秋爲鄅瞞將大子妀也禮檀弓
舜有三妃豈一卽有娀氏女歟天子有后有夫人立
者立爲夫人也生商生契而封於商也孟子舜之子
亦不肖路史舜妃娥皇無子女英生義均及季萴季
萴封緡爲桀所克義均封於商是爲商均豈義均初
封於商後承虞祀乃以商封契歟長者不肖肖者非
正此所以不傳於子而傳於賢也玄王契也追稱玄
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是玄王爲契也湯大

也撥治也爲司徒而民輯也受小國始封也受大國改封於商也達教行也率履不越以身先之也既盡發應也相土契之孫也烈烈威武也海外有截不侵不叛也齊會也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降猶生也遲遲猶祈祈也祇敬式法九圍九州也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贄之玉也旅毘旂綏結也爲下國綏旅順天下之歸心也何荷競強糾緩遒聚也共供給也師行而小大之國皆供給之左傳云共其資糧扉屨是也庇庳通焉也駿擇其壯健者爲下國駿

庇順天下來蘇之望也不震所謂無畏甯爾也不動所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也懾愧也竦作竦懼也不懾不辱之也不竦不慴之也總合也武王湯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曷遏通一本而生三糵本則夏桀糵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祝融之後也昆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享獻方物也世見吾與桀同日亡葉世也中葉震業殷中衰也相土烈烈而湯以七十里起其中衰可知也降天賜之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

○殷武始祀高宗也

可畏也戒諸侯當畏之也僭賞之差濫刑之過謂賞
罰諸侯也命賞罰之命也我無僭濫爾無怠遑以是
命於下國故諸侯皆免於禍謫則是封建厥國即封
建厥福也前章言諸侯畏天命而遠謫此言天子順
天命爲禍福也商邑王都也極表也赫赫威也聲聞
也濯濯明也靈善也壽考者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
年也甯天下安甯也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景山在
王都之南丸丸圜而直也斷于所生之地遷于造作
之所方鍇也斲斫也皆斲斤也虔謂斲之也以爲桷
則有楹而長以爲楹則有閑而不過其則是以寢成
而神安之也

案古者天子之國必於國南作京以測景謂之景山
蒙城爲景亳湯所都也北山經之景山霍都也中山
經之景山在江陵東南乃强山之鵠也此詩爲頌高
宗高宗居殷乃今林縣地與諸書之景山無涉

受業羅時憲 覆校

受業葉長高 付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０７
作者＝
页数＝８０８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